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五〇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615-5



EB38/11

##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五〇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0.25 印張

1997 年 7 月第 1 版 199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615-5

Z·60 集部定價：127800 圓

# 集部第五〇冊目次

## 集部·別集類

王陽明先生文鈔二十卷(二)

〔明〕王守仁撰 〔清〕張問達輯  
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二十八年致和堂刻本

..... 一

王陽明先生全集二十二卷附年譜一卷(一)

〔明〕王守仁撰 〔清〕俞樾輯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清康熙十二年刻本

..... 二三五



王陽明先生文鈔二十卷

(二)

〔明〕王守仁撰 〔清〕張問達輯

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二十

八年致和堂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陽明文鈔  
二十卷》提要

王陽明先生文鈔卷十

後學江都張問達編輯

書

答佟太守求雨書 癸亥

昨楊李二丞來備傳尊教且詢致雨之術不勝慚悚今早謹  
節推辱臨復申前請尤爲懇至令人益增惶懼天道幽遠豈  
凡庸所能測識然執事憂勤爲民之意真切如是僕亦何可  
以無一言之復孔子云丘之禱久矣蓋君子之禱不在於對  
越所祝之際而在於日用操存之先執事之治吾越幾年於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十

此矣凡所以爲民祛患除弊興利而致福者何莫而非先事  
之禱而何俟於今日然而暑旱尚存雨澤未應者豈別有所  
以致此者歟古者歲旱則爲之主者減膳撤樂省獄薄賦修  
祀典問疾苦引咎賑乏爲民遍請於山川社稷故有叩天求  
雨之祭有省咎自責之文有歸誠請改之禱蓋史記所載湯  
以六事自責禮謂大雩帝用盛樂春秋書九月大雩皆此類  
也僕之所聞於古如是未聞有所謂書符呪水而可以得雨  
者也唯後世方術之士或時有之然彼皆有高潔不污之操  
特立堅忍之心雖其所爲不必合於中道而亦有以異於尋

常是以或能致此然皆出於小說而不見於經傳君子猶以爲附會之談又況於今之方士之流曾不少殊於市井鬻頑而欲望之以揮斥雷電呼吸風雨之事豈不難哉僕謂執事且宜出齋於廳事罷不急之務開窗過之門洗簡寬帶禁抑奢繁泮誠滌慮痛自悔責以爲八邑之民請於山川社稷而彼力士之所請者聽民間從便得自爲之但弗之禁而不專倚以爲重輕夫以執事平日之所操存苟誠無愧於神明而又臨事省惕躬帥僚屬致懇乞誠雖天道亢旱亦自有數使人事良修旬日之內自宜有應僕雖不肖無以自別於凡民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十 書

二

使誠有可以致雨之術亦安忍坐視民患而恬不知顧乃勞執事之僕僕豈無入之心者耶一二日內僕亦將禱於南鎮以助執事之誠執事其但爲民悉心以請毋惑於邪說毋急於近名天道雖遠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

與徐曰仁論養心爲學書

甲子

吾子年方英妙惟宜修德積學以求大成尋常一第固非僕之所望也家君舍衆論而擇子者實有在於衆論之外子宜勉之勿謂隱微可欺而有放心勿謂聰明可恃而有怠志養心莫善於義理爲學莫要於精專毋爲習俗所移毋爲物誘所引求古聖賢而師法之切莫以斯言爲迂濶也昔令叔在學聰明蓋一時然而竟無所成者蕩心害之也去高明而就污下念慮之間顧豈不易哉斯誠往事之鑒雖吾子質美而淳萬無是事然亦不可以不慎也所不避切切爲吾子言者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十 書

三

幸加熟念其親愛之情自有所不能已也



示徐曰仁應試書 丁卯

君子窮達一聽於天。但既業舉子。便須入場。亦人事宜爾。若期在必得。以自窘辱。則大惑矣。入場之日。切勿以得失橫在胸中。令人氣餒志分。非徒無益。而又害之。場中作文。先須大開心目。見得題意大槩了。即放膽下筆。縱味出處。詞氣亦自條暢。夫心無二用。一念在得。一念在失。一念在文字。是三用矣。所事寧有成耶。只此便是執事不敬。便是人事有未盡處。雖或幸成。君子有所不貴也。將進場十日。前尤須練習調養。雞初鳴。即起。盥櫛整衣。端坐。勿使昏惰。節飲食。薄滋味。則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十 書

氣自清。寡思慮。屏嗜欲。則精自明。定心氣。少眠睡。則神自清。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能致力於學問者。茲特以科場一事言之耳。每日或倦甚。思休少偃。即起。勿使昏睡。既晚。即睡。勿使久坐進場。前兩日。即不得翻閱書史。雜亂心目。每日止可看文字一篇。以自娛。若心勞氣耗。莫如勿看。務在怡神適趣。忽充然滾滾。若有所得。勿便氣輕意滿。益加含蓄醞釀。若江河之云泓衍泛濫。驟然決之一瀉千里矣。每日閒坐時。眾方置然。我獨淵默。中心融融。自有真樂。蓋出乎塵埃之外。而與造物者游。非吾子槩嘗聞之。宜未足以與此也。

答人問神仙書 戊辰

詢及神仙有無。兼請其事。三至而不答。非不欲答也。無可答耳。昨令弟來。必欲得之。僕誠生八歲。而即好其說。今已餘三十年矣。齒漸搖動。髮已有一二莖。變化成白。目光僅盈尺。聲聞函丈之外。又常經月臥病。不出。藥量驟進。此殆其効也。而相知者。猶妄謂之能得其道。足下又妄聽之。而以見詢。不得已。姑爲足下妄言之。古有至人。淳德凝道。和於陰陽。調於四時。去世離俗。積精全神。遊行天地之間。視聽八荒之外。若廣成子之千五百歲而不衰。李伯陽歷商周之代。西度函谷。亦嘗有之。若是而謂之曰無。疑於欺子矣。然其呼吸動靜。與道爲體。精骨完久。稟於受氣之始。此殆天之所成。非人力可強也。若後世拔宅飛昇。點化投奪之類。謠怪奇駭。是乃秘術曲技。尹文子所謂幻釋氏謂之外道者也。若是而謂之曰有。亦疑於欺子矣。夫有無之間。非言語可況。存久而明。養深而自得之。未至而強喻言。亦未必能及也。蓋吾儒亦自有神仙之道。顏子三十二而卒。至今未亡也。足下能信之乎。後世上陽子之流。益方外技術之士。未可以爲道。若達摩慧能之徒。則庶幾近之矣。然而未易言也。足下欲聞其說。須退處山林。

十年全耳目一心志。中酒酒不掛一塵而後可以言此。今去仙道尚遠也。

答毛憲副以禮自守書

戊辰

昨承諭以禍福利害且令勉赴太府請謝。此非道誼深情不至此。但差人至龍塲陵侮。自差人挾勢擅威。非太府使之也。龍塲諸猥與之爭鬪。此自諸猥憤慍不平。亦非某使之也。然則太府固未嘗辱某。某亦未嘗傲太府。何所得罪而遽請謝乎。跪拜之禮。亦小官常分。不足為辱。然亦不容無故而行之。不當行而行。與當行而不行。其為取辱一也。廢逐小臣所守以待死者。忠信禮義而已。又棄此而不守。禍莫大焉。凡禍福利害之說。某亦嘗講之。君子以忠信為利。禮義為福。苟忠信禮義之不存。雖祿之萬鍾。爵以侯王之貴。君子猶謂之禍與害。如其忠信禮義之所在。雖剖心碎首。君子利而行之。自以為福也。況於流離竄逐之微乎。某之居此。蓋瘴癘蠱毒之與處。魍魎魍魎之與遊。日有三死焉。然而居之泰然。未嘗以動其中者。誠知生死之有命。不以一朝之患而忘其終身之憂也。太府苟欲加害。而在我誠有以取之。則不可謂無憾。使吾無以取之。而橫罹焉。則亦瘴癘而已。爾蠱毒而已。爾魍魎魍魎而已。爾吾豈以是而動吾心哉。執事之諭。雖有所不敢承。然因是而益知所以自勵。不敢苟有所隳墮。則某也受教多矣。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十

七



與安宣慰辭金帛鞍馬書 戊辰

某得罪朝廷而來惟竄伏陰崖幽谷之中以禦魍魎則其所宜故雖夙聞使君之高誼經旬月而不敢見若甚簡仇者然省愆內訟痛自刻責不敢比數於衮裳則亦逐臣之禮也使君不以爲過使廩人餽粟庖人餽肉圉人代薪水之勞亦寧不貴使君之義而諒其爲情乎自惟罪人何可以辱守土之大夫懼不敢當輒以禮辭使君復不以爲罪昨者又重之以副之以鞍馬禮益隆情益至某益用震悚是重使君之罪也愈有所不敢當矣使者堅不可卻求其情不至再辱則可矣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十

八

與安宣慰論減驛書 戊辰

減驛事非罪人所敢與聞承使君厚愛因使者至間問及之不謂其遂達諸左右也悚息悚息然已承見詢則又不可默凡朝廷制度定自祖宗後世守之不可以擅改改在朝廷且謂之變亂況諸侯乎縱朝廷不見罪有司者將執法以繩之使君必且無益縱遂幸免於一時或五六年或八九年雖遠至二三十年矣當事者猶得持典章而議其後若是則使君何利焉使君之先自漢唐以來千幾百年土地人民未之或改所以長久若此者以能世守天子禮法竭忠盡力不敢分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十 九

寸有所遺越故天子亦不得踰禮法無故而加諸忠良之臣不然使君之土地人民富且盛矣朝廷悉取而郡縣之其誰以爲不可去驛可減也亦可增也驛可改也宣慰司亦可革也由此言之殆甚有害使君其未之思耶所云奏功陞職事意亦如此夫則除寇盜以撫綏平良亦守土之常職今纓舉以要賞則朝廷平日之恩寵祿位顧將欲以何爲使君爲參政亦已非設官之舊今又干進不已是無抵極也衆必不堪夫宣慰守土之官故得以世有其土地人民若參政則流官矣東西南北惟天子所使朝廷下方尺之檄委使君以一職

或聞或蜀其敢弗行乎弗行則方命之誅不旋踵而至捧檄從事則千百年之土地人民非復使君有矣由此言之雖今日之叅政使君將恐辭去之不速其又可再乎凡此以利害言接之於義反之於心使君必自有不安者夫拂心違義而行衆所不與鬼神所不嘉也承問及不敢不以正對幸亮察

與安宣慰論平宋氏之亂書

戊辰

阿賈阿札等畔宋氏爲地方患傳者謂使君使之此雖或出於妬婦之口然阿賈等自言使君嘗錫之以鉞刀遺之以弓弩雖無其心不幸乃有其迹矣始三堂兩司得是說卽欲聞之於朝既而以使君平日忠實之故未必有是且信且疑姑令使君討賊苟遂出軍勦撲則傳聞皆妄何可以濫及忠良其或坐觀逗遛徐議可否亦未爲晚故且隱忍其議所以待使君者甚厚既而文移三至使君始出衆論紛紛疑者將信喧騰之際適會左右來獻阿麻之首偏師出解洪邊之圍群

王陽明先生文鈔卷十

十一

公又復徐徐今又三月餘矣使君稱疾歸臥諸軍以次潛回其間分屯寨堡者不聞擒斬以宣國威惟增剽掠以重民怨衆情愈益不平而使君之民罔所知識方揚言於人謂宋氏之難當使宋氏自平安氏何與而反爲之役我安氏連地千里擁衆四十八萬深坑絕地飛鳥不能越猿猴不能攀縱遂高坐不爲宋氏出一卒人亦卒如我何斯言已稍稍傳播不知三堂兩司已嘗聞之否使君誠久臥不出安氏之禍必自斯言始矣使君與宋氏同守土而使君爲之長地方變亂皆守土者之罪使君能獨委之宋氏乎夫連地千里孰與中十



一大郡擁衆四十八萬。孰與中土之一都司。深坑絕地。安  
其有之。然如安氏者。環四面而居。以百數也。今播州有楊愛  
愷。黎有楊友酉。陽保靖有彭世麒等諸人。斯言苟聞於朝。朝  
廷下片紙於楊愛諸人。使各自爲戰。共分安氏之所有。蓋朝  
令而夕無安氏矣。深坑絕地。何所用其險。使君可無寒心乎。  
且安氏之職四十八支。更迭而爲。今使君獨傳者三世而羣  
支莫敢爭。以朝廷之命也。苟有可乘之釁。孰不欲起而代之。  
乎。然則揚此言於外。以連安氏之禍者。殆漁人之計。蕭牆之  
憂。未可測也。使君宜速出軍。平定反側。破衆讒之口。息多端  
之說。彌方輿之變。絕難測之禍。補既往之愆。要將來之福。其  
非爲人作說客者。使君幸熟思之。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十

十二

與辰中諸生論收放心書

已巳

謫居兩年。無可與語者。歸途乃得諸友。方以爲喜。又聞爾別  
去極快。快也。絕學之餘。求道者少。一齊衆楚。最易搖奪。自非  
豪傑。鮮有卓然不變者。諸友宜相砥礪夾持。務期有成。近世  
士夫亦有稍知求道者。皆因實德未成。而先揭標榜。以來世  
俗之謗。是以往往墮墜無立。反爲斯道之梗。諸友宜以爲鑒。  
刊落聲華。務於切已處着實用力。前所云靜坐。非欲坐禪入  
定。蓋因吾輩平日爲事物紛拏。未知爲已。欲以此補小學收  
放心一段功夫耳。明道云。纔學便須知有着力處。既學便須  
知有得力處。諸友宜於此處着力。方有進步。異時始有得力  
處也。學要鞭辟近裏。着已。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爲名與爲  
利。雖清濁不同。然其利心則一。謙受益。不求異於人。而求同  
於理。此數語宜書之壁間。常目在之。舉業不患妨功。惟患奪  
志。只如前日所約。循循爲之。亦自兩無相礙。所謂知得灑掃  
應對便是精義入神也。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十

十三

答汪石潭論動靜體用書

辛未○石潭名  
俊江西廣信人

夫喜怒哀樂情也。既曰不可謂未發矣。喜怒哀樂之未發。則是指其本體而言性也。斯言自子思。非程子而始有。執事既不以爲然。則當自子思中庸始矣。喜怒哀樂之與思。與知。覺。皆心之所發。心統性情。性。心體也。情。心用也。程子云。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寂然不動是也。有指用而言者。感而遂通是也。斯言既無以加矣。執事姑求之體用之說。夫體用一原也。知體之所以爲用。則知用之所以爲體者矣。雖然體微而難知也。用顯而易見也。執事之云不亦宜乎。夫謂自朝至暮。未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十書

十四

嘗有寂然不動之時者。是見其用而不得其所謂體也。君子之於學也。因用以求其體。凡程子所謂既思即是已發。既有知覺即是動者。皆爲求中於喜怒哀樂未發之時者言也。非謂其無未發者也。朱子於未發之說。其始亦嘗疑之。今其集中所與南軒論難辯析者。蓋往復數十而後決其說。卽今之中庸註疏是也。其於此亦非苟矣。獨其所謂自戒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自慎獨而精之。以至於應物之處者。亦若過於剖析而後之讀者。遂以分爲兩節。而疑其別有寂然不動靜而存養之時。不知常存戒懼恐懼之心。則其工夫未嘗

有一息之間。非必自其不睹不聞而存養也。吾兄之於易。加工勿使間斷。動無不和。卽靜無不中。而所謂寂然不動之體。當自知之矣。未至而揣度之。終不免於對塔說相輪耳。然朱子但有知覺者在。而未有知覺之說。則亦未瑩。吾兄疑之。審亦有見。但其所以疑之者。則有因噎廢食之過。不可以不而究之。極其說而果有不達也。然後從而斷之。是以其辯之也。明而析之也。當蓋在我者。有以得其情也。今學如吾兄。聰明超特。如吾兄。沉潛縝密。如吾兄。而猶有未悉於此。何邪。吾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十書

十五

兄之心。非若世之立異自高者。要在求其是而已。故敢言之。無諱。有所未盡。不借教論。不有益於兄。必有益於我也。

寄諸用明論道貴翕聚書 辛未

君子惟患學業之不修。科第遲速。所不論也。况吾平日所望於賢弟。固有大於此者。不識亦嘗有意於此。否耶。階陽諸姪。聞去歲皆出投試。非不喜其年少有志。然私心切不以爲然。不幸遂至於得志。豈不誤却此生耶。凡後生美質。須令晦養。厚積天道。不翕聚則不能發散。况人乎。花之千華者。無實。爲其華美太發露耳。諸賢姪不以吾言爲迂。便當有進步處矣。書來勸吾仕。吾亦非繫身者。所以汲汲於是。非獨以時當歛晦。亦以吾學未成。歲月不待。再過數年。精神益憊。雖欲勉進。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十 書 十六

而有所不能。則將終於無成。皆吾勢有所不容已也。但老親而下意皆不悅。今亦豈能決然行之。徒付之浩嘆而已。

答王虎谷論仁體本自弘毅書 辛未

承示弘毅之說。極是。但云既不可以棄去。又不可以減輕。既不可以住歇。又不可以不至。則是猶有不得已之意也。不得已之意。與自有不能已者。尚隔一層。程子云知之而至。則循理爲樂。不循理爲不樂。自有不能已者。循理爲樂者。非真能知性者。未易及此。知性則知仁矣。仁。人心也。心體本自弘毅。不弘者蔽之也。不毅者累之也。故燭理明則私欲自不能蔽。累私欲不能蔽。累則自無不弘毅矣。弘非有所擴而大之也。毅非有所作而強之也。蓋本分之內。不加毫末焉。曾子弘毅之說。爲學者言。故曰不可以不弘毅。此曾子窮理之本。真見仁體而後有是言。學者徒知不可不弘毅。不知窮理而惟擴而大之。以爲弘作而強之。以爲毅。是亦出於一時意氣之私。其去仁道尚遠也。此實公私義利之辯。因執事之誨。而并以請正。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十 書 十七

與黃宗賢論仁恕之別書 辛未

所論皆近思切問。足知爲功之密也。甚慰。夫加諸我者。我所不欲也。無加諸人。我所欲也。出乎其心之所欲。皆自然而然。非有所強勿施於人。則勉而後能此。仁恕之別也。然恕者。求仁之方。正吾儕之所有事也。子路之勇。而夫子未許其仁者。好勇而無所取裁。所勇未必皆出於天理之公也。事君不避其難。仁者不過如是。然而不知食輒之祿。爲非義。則勇非其所宜。勇不得爲仁矣。然勇者爲仁之資。正吾儕之所尚欠也。鄙見如此。明者以爲何如。

王明先生文鈔 卷十 書

十八

答黃宗賢應原忠論去私存理書 辛未 原忠名良台州人

昨晚言似太多。然遇二君。亦不得不多耳。其間以造詣未熟。言之未瑩。則有之。然自是吾儕一段切實工夫。思之未合。請勿輕放過。當有豁然處也。聖人之心。纖翳自無所容。自不須磨刮。得若常人之心。如斑垢駁雜之鏡。須痛加刮磨。一番盡去。其駁蝕然後纖塵畢見。纔拂便去。亦自不甚費力。到此已是識得仁體矣。若駁雜未去。其間固自有一點明處。塵埃之落。固亦見得。亦纔拂便去。至於堆積於駁蝕之上。終弗之能見也。此學利因勉之所由異。幸弗以爲煩難而疑之也。凡人情好易而惡難。其間亦自有私意氣習。纏蔽在識破後。自然不見其難矣。古之人。至有出萬死而樂爲之者。亦見得此耳。向時未見得向裏意思。此工夫自無可講處。今已見得此。一層却恐好易惡難。流入禪釋也。昨論儒釋之異。明道所謂敬。以直內則有之。義以方外。則未畢竟連敬以直內。亦不是者。已說到八九分矣。

王明先生文鈔 卷十 書

十九



答徐成之論朱陸異同書 辛未

承以朱陸同異見詢學術不明於世久矣。此正吾儕今日之所宜明辨者。細觀來教。則與庵之主象山既失。而吾兄之主晦庵亦未爲得也。是朱非陸天下之論定久矣。久則難變也。雖微吾兄之爭。與庵亦豈能遽行其說乎。故僕以爲二兄今日之論。正不必求勝務求象山之所以非晦庵。所以是窮本極源。真有以見其幾微得失於毫忽之間。若明者之聽訟。其事之曲者。既有以辨其情之不得已。而辭之直者。復有以察其處之或未當。使受罪者得以伸其情。而獲伸者亦有所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十 書 二十

不得辭其責。則有以盡夫事理之公。卽夫人心之安。而可以俟聖人於百世矣。今二兄之論。乃若出於求勝者。求勝則是動於氣也。動於氣。則於義理之正。何啻千里。而又何是非之論乎。凡論古人得失。決不可以意度而懸斷之。今與庵之論象山曰。雖其專以尊德性爲主。未免墮於禪學之虛空。而其持守端實。終不失爲聖人之徒。若晦庵之一於道問學。則支離決裂。非復聖門誠意正心之學矣。吾兄之論晦庵曰。雖其專以道問學爲主。未免失於俗學之支離。而其循序漸進。終不肯於大學之訓。若象山之一於尊德性。則虛無寂滅。非

大學格物致知之學矣。夫既曰尊德性。則不可謂墮於禪學之虛空。墮於禪學之虛空。則不可謂之尊德性矣。既曰道問學。則不可謂失於俗學之支離。失於俗學之支離。則不可謂之道問學矣。二者之辨。間不容髮。然則二兄之論。皆未免於意度也。昔者子思之論學。蓋不下千百言。而括之以尊德性而道問學之一語。卽如二兄之辯。一以尊德性爲主。一以道問學爲事。則是二者固皆未免於一偏。而是非之論。尚未有所定也。烏得各詩一是。而遽以相非爲乎。故僕願二兄置心於公平正大之地。無務求勝。夫論學而務以求勝。豈所謂尊德性乎。豈所謂道問學乎。以某所見。非獨吾兄之非象山。與庵之非晦庵。皆失之非。而吾兄之是晦庵與庵之是象山。皆未得其所以是也。稍暇。當面悉。姑務養心。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十 書

二十一

再答徐成之書論木陸異同書 辛未

昨所奉答適有逕客酬對紛紜。不暇細論。姑願二兄息未定之爭。各反究其所是者。必已所是已無絲髮之憾。而後可以及人之非。登來承教。乃謂僕漫爲含糊兩解之說。而細釋辭旨。若有以陰助輿庵而爲之地者。讀之不覺失笑。曾謂吾兄而亦有是言耶。僕嘗以爲君子論事。當先去其有我之私。一動於有我則此心已陷於邪僻。雖所論盡合於理。既已亡其本矣。嘗以是言於朋友之間。今吾兄乃云爾。敢不自反其殆陷於邪僻而弗覺也。求之反復。而昨者所論。實未嘗有是。則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十 書 三十一

斯言也。無乃吾兄之過歟。雖然。無是心而言之。未盡於理。未得爲無過也。僕敢自謂其言之已盡於理乎。請舉二兄之所是者以求正。輿庵是象山。而謂其專以尊德性爲主。今觀象山文集所載。未嘗不教其徒讀書窮理。而自謂理會文字。頗與人異者。則其意實欲體之於身。其亟所稱述以誨人者。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曰克己復禮曰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曰先立乎其大者。而小者不能奪。是數言者。孔子孟軻之言也。烏在其爲空虛者乎。獨其易簡覺悟之說。頗爲當世所疑。然易簡之

說出於繫辭覺悟之說。雖有同於魯氏。然釋氏之說。亦有同於吾儒。而不害其爲異者。惟在於幾微毫忽之間。而已亦何必諱於其同。而遂不敢以言。徂於其異。而遂不以察之乎。是輿庵之是象山。固猶未盡其所以是也。吾兄是晦庵。而謂其專以道問學爲事。然晦庵之言曰。居敬窮理。固非存心無以致知曰。君子之心。常存敬畏。雖不見聞。亦不敢忽。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不使離於須臾之頃也。是其爲言。雖未盡整亦何嘗不以尊德性爲事。而又烏在其爲支離者乎。獨其平日汲汲於訓解。雖韓文楚辭陰符參同之屬。亦必與之註釋。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十 書 三十一

考辨而論者。遂疑其玩物又其心慮恐學者之墮等。而或失之於妄作。使必先之以格致而無不明。然後有以實之於誠。正而無所謬。世之學者。掛一漏萬。求之愈繁。而失之愈遠。至有弊力終身。苦其難而卒無所入。而遂議其支離。不知此乃後世學者之弊。而當時晦庵之自爲。則亦豈至是乎。是吾兄之是晦庵。固猶未盡其所以是也。夫二兄之所信而是者。既未盡其所以是。則其所疑而非者。亦豈必盡其所以非乎。然而二兄往復之辯。不能其反焉。此僕之所以疑其誠出於求勝也。一有求勝之心。則已亡其學問之本。而又何以論學爲

哉此僕之所以惟願三兄之自反也。安有所謂含糊兩解。陰爲與庵之地者哉。夫君子之論學。要在得之於心。衆皆以爲是。苟求之心而未會焉。未敢以爲是也。衆皆以爲非。苟求之心而有契焉。未敢以爲非也。心也者。吾所得於天之理也。無間於天人。無分於古今。苟盡吾心以求焉。則不中不遠矣。學也者。求以盡吾心也。是故尊德性而道問學。尊者。尊此者也。道者。道此者也。不得於心。而惟外信於人以爲學。焉在其爲學也。已。僕嘗以爲晦庵之與象山。雖其所爲學者。若有所不同。而要皆不失爲聖人之徒。今晦庵之學。天下之人童而習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十

二十四

之既已入人之深。有不容於論辯者。而獨於象山之學。則以其嘗與晦庵之有言。而遂藩籬之。使若由賜之殊科焉。則可矣。而遂擯放廢斥。若硃氏之與美玉。則豈不過甚矣乎。夫晦庵折衷羣儒之說。以發明六經語孟之旨於天下。其嘉惠後學之心。真有不可得而議者。而象山辨義利之分。立大本。求放心。以示後學。篤實爲己之道。其功亦寧可得而盡誣之。而世之儒者。附和雷同。不究其實。而舉目之以禪學。則誠可寬也已。故僕嘗欲冒天下之譏。以爲象山一暴。其說雖以此得罪。無恨。僕於晦庵。亦有罔極之心。豈欲擗戈而入室者。顧晦

庵之學。既已若日星之章明於天下。而象山獨蒙無價之訕。於今且四百年。莫有爲之一洗者。使晦庵有知。將亦不能一日而安享於廟廡之間矣。此僕之至情。終亦必爲吾兄一吐者。亦何肖漫爲兩解之說。以陰助於與庵。與庵之說。僕猶恨其有未盡也。夫學術者。古今聖賢之學術。天下之所公共。非吾三人者所私有也。天下之學術。當爲天下公言之。而豈獨爲與庵地哉。兄又舉太極之辯。以爲象山於文義。且有所未能通曉。而其強辯自信。曾何有於所養。夫謂其文義之有未詳。不害其爲有未詳也。謂其所養之有未至。不害其爲未至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十

二十五

也。學未至於聖人。寧免太過不及之差乎。而論者遂欲以是而槩之。則吾恐晦庵禪學之譏。亦未免有激於不平也。夫一則不審於文義。一則有激於不平。是皆所養之未至。昔孔子大聖也。而猶曰假我數年。以學易。可以無大過。仲虺之贊成湯。亦惟曰改過不吝而已。所養之未至。亦何傷於二先生之爲賢乎。此正晦庵象山之氣象。所以未及於顏子明道者。在此。吾儕正當仰其所不可及。而默識其所未至者。以爲涵養切之方。不當偏偏私於其間。而有所附會增損之也。夫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而小人之

過也必文。世之學者以晦庵大儒不宜復有所謂過者而必  
爲隱飾增加務詆象山於禪學以求伸其說且自以爲有  
助於晦庵而更相倡引謂之扶持正論不知晦庵乃君子之  
過而吾反以小人之心而文之晦庵有間過則喜之美而吾  
乃非徒順之又從而爲之辭也晦庵之心以聖賢君子之學  
期後代而世之儒者事之以事小人之禮是何詆象山之厚  
而待晦庵之薄耶僕今者之論非獨爲象山惜實爲晦庵惜  
也兄視僕平日於晦庵何如哉而乃有是論是亦可以諒其  
爲心矣惟吾兄去世俗之見宏虛受之成勿求其必同而察  
王陽明先生文鈔卷十書  
其所以異勿以無過爲聖賢之高而以改過爲聖賢之學勿  
以其有所未至者爲聖賢之諱而以其常懷不滿者爲聖賢  
之心則兄與與庵之論將有不待辯說而釋然以自解者孟  
子云君子亦仁而已何必同惟吾兄審擇而正之

二十六

答徐成之論心存則理自顯書

辛未

吾鄉學者幾人求其篤信好學如吾成之者誰歟求其喜聞  
過忠告善道如吾成之者誰歟思而莫吾告也學而莫吾與  
也非吾成之之思而誰思歟自人之失其所好仁之難成也  
久矣向吾成之在鄉黨中刻厲自立衆皆非笑成之不爲少  
變僕時雖稍知愛敬然尚未知成之之難得如此也今知成  
之之難得則又不獲朝夕相與豈非大可憾歟修已治人本  
無二道政事雖劇亦皆學問之地請吾成之隨在有得然何  
從一聞至論以洗凡近之見乎愛莫爲助近爲成之思進學  
王陽明先生文鈔卷十書  
之功微覺過苦先儒所謂志道懇切固是誠意然急迫求之  
則反爲私已不可不察也日甲問何莫非天理流行但此心  
常存而不放則義理自然孟子所謂勿忘勿助深造自得者  
矣學問之功何可緩但恐着意把持振作縱復有得居之恐  
不能安耳成之之學想亦正不知此以僕所見微覺其有近  
似者是以不敢不盡亦以成之示以所樂聞止欲以是求教  
也

二十七



論及棄陳之難。此殆謬於私意。君子與人惟義所在。厚薄輕重。已無所私焉。此所以爲簡易之道。世人心。雜於計較。毀譽得喪交於中。而眩其當然之則。是以處之愈周。計之愈悉。而行之愈難。夫大賢吾師。次賢吾友。此天理自然之則。豈以是爲炎涼之嫌哉。吾兄以僕於公之公卿若某之賢者。則稱謂以友生。若某與某之賢不及於某者。則和謂以侍生。豈以矯時俗炎涼之弊非也。夫彼可以爲吾友。而吾可以友之。彼又吾友也。吾安得而弗友之。彼不可以爲吾友。而吾不可以

王陽明先生文鈔卷十

書

十八

友之。彼又不吾友也。吾安得而友之。夫友也者。以道也。以德也。天下莫大於道。莫貴於德。道德之所在。齒與位。不得而干焉。僕於某之謂矣。彼其無道與德。而徒有其貴與齒。則亦貴齒之而已。然若此者。與之見。亦寡矣。非以事相臨。不往見也。若此者。與凡交遊之隨俗以侍生而來者。亦隨俗而侍生之所謂事之無害於義者。從俗可也。千乘之君。求與之友。而不可得。非在我有所不屑乎。嗟。友未易言也。今之所謂友。或以藝同。或以事合。徇名逐勢。皆吾所謂輔仁之友矣。仁者心之德。人而不仁。不可以爲人。仁所以全其心德也。如是

而後友。今特以技藝文辭之工。地勢聲望之重。而然

友乎賢者。賢者弗與也。吾兄技藝炎涼之說。貴賤少長之論。殆皆有未盡歟。孟子曰。友也者。不可以有挾。孟獻子之友五。人無獻子之家者也。曾以貴賤乎。仲由少顏路三歲。同由之贈處。蓋友也。同與曾點同時。參曰。昔者吾友。曾以少長乎。將矯時俗之炎涼。而自畔於禮。其間不能以寸矣。吾兄又以僕於後進之來。其質美而才者。多以先後輩相處。其庸下者。反待以客禮。疑僕別有一道。是道也。奚有於別。凡後進之來。其才者。皆有意於斯道者也。吾安得不以斯道處之。其庸下者。

王陽明先生文鈔卷十

書

二十九

不過世俗泛然一接。吾亦世俗泛然待之。如鄉人而已。昔伊川初與呂希哲爲同舍友。待之友也。既而希哲師事伊川。待之弟子也。謂敬於同舍。而慢於弟子。可乎。孔子待陽貨以大。夫待回賜以弟子。謂待回賜不若陽貨。可乎。師友道廢已久。後進之中。有聰明特達者。頗知求道。往往又爲先輩待之不誠。不諒其心。而務假以虛禮。以取悅於後進。千待士之譽。此正所謂病於夏畦者也。以是師友之道。日益淪沒。無由復明。僕常以爲。世有周程諸君子。則吾固得而執弟子之役。乃大矣。其次。有周程之高弟。吾猶得而私淑也。不幸世又無

其人有志之士。懷懷其將焉求乎。然則何能無憂也。憂之而不以責之已。責之已而不以求輔於人。求輔於人而待之不以誠。終亦必無所成而已耳。凡僕於今之後進。非敢以師道自處也。將求其聰明特達者。與之講明。因以自輔也。後自以後進求正於我。雖不師事我。固有先後輩之道焉。伊則瞑目而坐。游揚待立。不敢去。重道也。今世習於曠肆。肆於檢務。不復知有此事。幸而有一二後進。畧知求道爲事。若有復明之機。又不誠心直道。與之發明。而徒奄然媚世。苟且阿俗。僕誠痛之。惜之。傳曰。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夫太必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十

三十

有所嚴憚。然後言之而聽之也。審施之而承之也。肅凡若此者。皆求以明道。皆循理而行。非有容私於其間也。伊尹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也。非予覺之而誰也。是故大知覺於小知。小知覺於無知。大覺覺於小覺。小覺覺於無覺。夫已大知大覺矣。而後以覺于天下。不亦善乎。然而未能也。遂自以小知小覺。而不敢以覺於人。則終亦莫之覺矣。仁者固如是乎。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僕之意以爲。已有分寸之知。即欲同此分寸之知於人。已有分寸之覺。即欲同此分寸之覺於人。人之

小知小覺者。益衆則其相與爲知覺也。益易以明如是而後。大知大覺可期也。僕於今之後進。尚不敢以小知小覺自處。譬之凍餒之人。知耕桑之可以足衣食。而又偶聞藝禾樹桑之法。將試爲之。而遂以告其凡凍餒者。使之共爲之也。亦何嫌於已之未嘗樹藝。而遂不以告之乎。雖然。君子有諸已。而後求諸人。僕蓋未嘗有諸已也。而可以求諸人乎。夫亦謂其有意於僕而來者耳。承相問。輒縷縷至此。有未當者。不惜往復。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十

三十

答儲柴墟論師道書 王中

來論責僕不以師道自處恐亦未爲誠心直道。顧僕何人而敢以師道自處哉。前書所謂以前後輩處之者亦謂僕有一日之長而彼又有求道之心者耳。若其年齒相若而無意於求道者自當如常待以客禮。安得側以前後輩處之。是亦妄人矣。又況不揆其來意之如何而抗顏以師道自居。世寧有是理耶。夫師法者非可以自處得也。彼以是求我而我以是應之耳。嗟乎。今之時孰有所謂師云乎哉。今之習技藝者則有師。習舉業求聲利者則有師。彼誠知技藝之可以得衣食。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十

三十三

舉業之可以得聲利而希官爵也。自非誠知己之性分。有急於衣食官爵者孰肯從而求師哉。夫技藝之不習不過乏衣食。舉業之不習不過無官爵。己之性分有所蔽障。是不得爲人矣。人顧明彼而暗此也。可不大家乎。往時漢與王寅之劉景素同遊太學。每季考寅之恒居景素前列。然寅之自以爲講貫不及景素。一旦執弟子禮。師之僕每嘆服以爲如寅之者真可爲豪傑之士。使易此心以求道亦何聖賢之不可及。然而寅之能於彼不能於此也。曾子病革而易簣。子路臨絕而結纓。橫渠撤虎皮而使其弟子從講於二程。惟天下之大。

勇無我者能之。今天下波頹風靡。爲日已久。何異於病革。絕之時。然又人是已見。莫肯相下來。正故居今之世非有傑獨立之士灼見性分之不容已。毅然以聖賢之道自任者莫從而求師也。吾兄又疑後進之來其資稟意向雖不足以承教。若其齒之相遠者恐亦不當樂以客禮相待。僕前書所及茲與有意於斯道者相屬而言亦謂其可以客可以無客者耳。若其齒數邈絕則各分具存。有不待言矣。孔子使關黨童子將命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亦未嘗無誨焉。雖然此皆以不若已者言也。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十

三十三

也。若其德器之夙成識見之超異者雖生於吾後數十年其大者吾師次者吾友也。得以齒序論之哉。

寄蔡希淵論取友之益書

壬申（希淵又字希淵）  
名宗克浙江山陰人

向得林蘇州書知希顏在蘇州其時守忠在山陰矣近張山陰來知希顏已還山陰矣而守忠又有金華之出往歲希顏居鄉而守忠客邪今茲復爾二友之每每相違豈亦有數存焉耶爲仁由已固非他人所能與而相觀砥礪之益則友誠不可一日無者外是子雍明德輩相去數十里決不能朝夕繼見希顏無亦有獨立無與之嘆歟贊評半圭誠然誠然方今山林枯槁之士要亦未可多得去之奔走聲利之場者則遠矣人品不齊聖賢亦因材成就孔門之教言人人殊後世王陽明先生文鈔卷十書  
三十四

儒者始有歸一之論然而成德達材者鮮又何居乎希顏試於此思之定以爲何如也

寄蔡希淵論待人應物書

壬申

所遇如此希淵歸計良是但稍傷急迫若再遲二三月托疾而行彼世形迹泯然既不激怒於人亦不失已之介矣聖賢處末世待人應物有時而委曲其道未嘗不直也若已爲君子而使人爲小人亦非仁人忠恕惻怛之心希淵必以區區此說爲太周旋然道理實如此也區區叨厚祿有地方之責欲脫身潛逃固難若希淵所處自宜進退綽然今亦牽制若此乃知古人掛冠解綬其時亦不易值也

王陽明先生文鈔卷十書

三十五

與王純甫論變化氣質書 壬申

別後有人自武城來云純甫始到家。尊翁頗不喜。歸計尚多。祇得始聞而慨然已而復大喜。久之。又有人自南都來云純甫已蒞任。上下多不相能。始聞而慨然已而復大喜。吾之慨然者。世俗之私情。所爲大喜者。純甫當自知之。吾安能小不忍於純甫。不使動心忍性。以大其所就乎。譬之金之在冶。經烈焰受鉗錘。當此之時。爲金者甚苦。然自他人視之。方喜金之益精煉。而惟恐火力錘煅之不至。既其出冶。金亦自喜其挫折煅煉之有成矣。某平日亦每有傲視行輩。輕忽之。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十 書

三十一

心後雖稍知懲創。亦惟支持抵塞於外而已。及謫貴州三年。百難備嘗。然後能有所見。始信孟氏生於憂患之言。非欺我也。嘗以爲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患難行乎患難。故無入而不自得。後之君子亦當素其位而學。不願乎其外。素富貴學處乎富貴。素貧賤學處乎貧賤。患難則亦可以無入而不自得。向嘗爲純甫言之。純甫深以爲然。不審邇來用力如何耳。近日相與講學者宗賢之外。亦復數人。每相聚輒嘆純甫之高。明今復遭時磨礪若此。其進益不可量。純甫勉之。汪景顏近亦出。

宰大名。臨行請益某。告以變化氣質。居常無所見。惟當利害。經變故。遭屈辱。平時憤怒者。到此能不憤怒。憂惶失措者。到此能不憂惶失措。始是能有得力處。亦便是用力處。天下事雖萬變。吾所以應之。不出乎喜怒哀樂四者。此爲學之要。而爲政亦在其中矣。景顏聞之。躍然如有所得也。甘泉近有書來。已卜居蕭山之湘湖。去陽明洞方數十里。誠得良友相聚。會共進此道人間。更復有何樂。區區在外之榮辱得喪。又足掛之齒牙間哉。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十 書

三十二



答何子元論日食接祭書

壬申○子元名  
孟春柳州人

來書云。禮。曾子問。諸侯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孔子曰。四。又問。諸侯相見揖。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孔子曰。六。而日食存焉。曾子曰。當祭而日食。太廟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曰。接祭而已矣。如牲至未殺。則廢。孟春於此有疑焉。天子崩。太廟火。后夫人之喪。兩需服。失容。此事之不可期。或適相直。若日食。則可預推也。諸侯行禮。獨不容少避乎。祭又何必專於是日。而匆匆於接祭哉。牲未殺。則祭廢。當殺牲之時。而不知日食之候者。何也。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十

三十八

承諭。曾子問日食接祭之說。前此蓋未嘗有疑及此者。足見爲學精察。深用嘆服。如某淺昧。何足以辨此。古者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日官居卿。以底日。日御不失日。以授百官之朝。豈有當祭之日。而尚未知有日食者。夫子答曾子之問。竊意春秋之時。日官多失其職。固有日食而弗之知者矣。堯命羲和。敬授人時。何重也。仲康之時。去堯未遠。羲和已失其職。迷於天象。至日食。罔聞知。故有胤之征。降及商周。其職益輕。平王東遷。政教號令。不及於天下。自是而後。官之失職。又可知矣。春秋所書日食三十有六。今以左傳考之。其以鼓用牲

幣於社。及其他變常失禮。書者三之一。其以官失其職。書者四之二。凡日食而不書朔日者。杜預皆以爲官失之故。其必有考也。經。桓公十七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傳曰。不書日。官失之也。僖公十五年。夏五月。日有食之。傳曰。不書朔與日。官失之也。則傳固已言之矣。襄公之二十七年。冬十二月乙卯朔。日有食之。而傳曰。辰在申。司曆過也。再失閏矣。夫推候之繆。至於再失閏。則日食之不知。殆其細者矣。古之祭者。七日戒。三日齋。致其誠敬。以交於神明。謂之當祭。而日食。則固已行禮矣。如是而中輟之。不可也。接者。疾速之義。其儀節固已簡畧。接祭。則可兩全。而無害矣。凡此以天子禘嘗郊社而言。是乃國之大祀。若其他小祭。則或自有可廢者。在權其輕重而處之。若祭於太廟。而太廟火。則亦似有不得不廢者。然此皆無明文。竊意其然。不識高明且以爲何如也。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十

三十九

與胡伯忠論君子待小人之道書 癸酉

某往在京。雖極歡慕。彼此以事未及從容一敘。別去。以爲經期異時相遇。決當盡意劇談一番。昨未出京師。卽已預期彭城之會。謂所未決於心者。在茲行矣。及相見。又復匆匆而別。別。又復以爲恨。不知執事之心。亦何如也。君子與小人居。決無苟同之理。不幸勢窮理極。而爲彼所中傷。則安之而已。處之未盡於道。或過於疾惡。或傷於憤激。無益於事。而致彼之怨恨仇毒。則皆君子之過也。昔人有言。事之無害於義者。從俗可也。君子豈輕於從俗。獨不以異俗爲心耳。與惡人居。如王陽明先生文鈔卷十 書 四

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者。伯夷之清也。雖袒裼裸裎於我側。彼焉能免我哉。柳下惠之和也。君子以變化氣質爲學。則惠之和。似亦執事之所宜從者。不以三公易其介。彼固未嘗無伯夷之清也。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惟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僕於執事之謂矣。正人難得。正學難明。流俗難變。直道難容。臨筆惘然。如有所失。

答王純甫論明善誠身書 癸酉

純甫所問辭則謙下而語意之間。實自以爲是矣。夫既自以爲是。則非求益之心矣。吾初不欲答。恐答亦無所入也。故前書因發其端。以俟明春渡江而悉。既而思之。人生聚散無常。純甫之自是。蓋其心尚有所惑。而然亦非自知其非。而故爲自是以要我者。吾何可以遂已。故復備舉其說。以告純甫。來書云。學以明善誠身。固也。但不知何者。謂之善原。從何處得來。今在何處。其明之之功。當何如。入頭當如何。與誠身有先後次第否。誠是誠甚底。此等處。細微曲折。儘欲叩求啟發。因王陽明先生文鈔卷十 書 四

厭所疑。以自附於助我者。反覆此語。則純甫近來得力處。在此。其受病處。亦在此矣。純甫平日。徒知存心之說。而未嘗實加克治之功。故未能動靜合一。而遇事輒有紛擾之患。今乃能推究若此。必已漸悟往日之墮空虛矣。故曰純甫近來用功得力處。在此。然已失之支離外馳。而不覺矣。夫心主於身。性具於心。善原於性。孟子之言性善。是也。善卽吾之性。無形體可指。無方所可定。夫豈自爲一物。可從何處得來者乎。故曰。受病處亦在此。純甫之意。蓋未察夫聖門之實學。而尚徂於後世之訓詁。以爲事物物各有至善。必須從事事物物。

求至善而後謂之明善。故有原從何處得來。今在何處之語。純甫之心。殆亦疑我之或墮於虛空也。故假是說以發我之蔽。吾亦非不知感純甫此意。其實不然也。夫在物爲理。處物爲義。在性爲善。因所指而異其名。實皆吾之心也。心外無物。心外無事。心外無善。吾心之處事物。純乎理而無人。僞之雜。故謂之善。非在事物有定所之可求也。處物爲義。是吾心之得其宜也。義非在外可襲而取也。格此也。致者致此也。必曰。事事物物上求至善。是離而二之也。伊川所云。纔用彼。卽曉此。是猶謂之二性無彼此。理無彼此。善無彼此也。且如王陽明先生文鈔卷十

卷十

四十一

與黃宗賢論牽制文義書 癸酉  
滁陽之行。相從者亦二三子。兼復山水清遠。勝事閒曠。誠有足樂者。故人不忘久要。果能乘興一來。耶得應元忠書。讀如其言。亦大可喜。牽制文義。自宋儒已然。不獨今時學者遂求脫然洗滌。恐亦甚難。但得漸能疑辨。當亦終有覺悟矣。自歸越後。時時默念年來交遊益覺。人才難得。如元忠者。豈易得哉。京師諸友。邇來畧無消息。每因已私難克。輒爲諸友憂慮一番。誠得相聚一堂。早晚當有多少砥礪切磋之益。然此在各人。非可願望得。  
王陽明先生文鈔卷十  
與黃誠甫論正誼明道書 癸酉 誠甫名宗明 紹興人  
立志之說。已近煩瀆。然爲知己言。竟亦不能舍是也。志於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功名者。富貴不足以累其心。但近世所謂道德。功名而已。所謂功名。富貴而已。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一有謀計之心。則雖正誼明道。亦功利耳。諸友既素居曰仁。又將遠別。會中須時相警發。庶不就弛靡。誠甫之足自當一日千里。任重道遠。吾非誠甫誰望耶。臨別數語。彼此聞然。終能不忘。乃爲深愛。

奇蔡希顏論學愈講愈無窮書 癸酉

承手札。論及出處。此見希顏愛我之深。他人無此也。然此義亦惟希顏有之。他人無此也。幸於世故。未能即日引決為愧。為忤。然亦終須如希顏所示耳。患難憂苦。莫非實學。希顏雖倚廬。意思亦須有進。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蓋一言而足。至於功夫節目。則愈講而愈無窮者。孔子猶曰。學之不讲。是吾憂也。今世無志於學者無足言。幸有一二篤志之士。又為無師友之講明。認氣作理。冥悍自信。終身勤苦。而卒無所得。斯誠可哀矣。某無大知識。亦非好為人言者。顧今之時。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十 四

與黃宗賢論王純甫交情書 癸酉

書來及純甫事。懇懇不一而足。足知朋友思愛之至。僕在留都。與純甫性密。適或一月一見。或間月不一見。輒有所規切。皆發於誠愛懇惻。中心未嘗懷憾。毫較計。純甫或有所疎外。此心真可質諸鬼神。其後純甫轉官北上。始覺其有慈然者。每亦痛自悔責。以為吾人相與。豈宜有如此芥蒂。却是墮人世間較計坑阱中。亦成何等胸次。當下冰消霧釋矣。其後人言屢屢而至。至有為我憤辭厲色者。僕皆惟以前意處之。實是未忍一日而忘純甫。蓋平日相愛之極。情之所鍾。自如此。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十 書

早五

也。旬月間。復有相知自北京來。備傳純甫所論。僕竊疑有浮薄之徒。幸吾黨間隙。鼓弄交構。增飾其間。未必盡出於純甫之口。僕非矯為此說。實是故人情厚。不忍以此相疑耳。僕平日之厚純甫。本非私厚。縱純甫今日薄我。當亦非私薄。然則僕未嘗厚純甫。純甫未嘗薄僕也。亦何所容心於其間哉。往往見世俗朋友。易生嫌隙。以為彼蓋苟合於外。而非有性分之契。是以如此。私竊嘆間。自謂吾黨數人。縱使散處敵國仇家。當亦斷不至是不謂今日。亦有此等議論。此亦惟宜自反。白責而已。孟子云。愛人不親。反其仁。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

已。自非履涉親切。應未識斯言味永而意懇也。僕近時與朋  
友論學。惟說立誠二字。吾人爲學。當從心髓入。微處用力。自  
然篤實光輝。雖私欲之萌。真是洪爐點雪。天下之大本立矣。  
若就標末粧綴比擬。凡平日所謂學問思辨者。適足以爲長  
傲遂非之資。自以爲進於高。明光大。而不知陷於復戾險嫉。  
亦誠可哀也已。以近事觀之。益見得吾儕往時所論。自是向  
裏。此蓋聖學的傳。惜乎淪落堙埋已久。往時見得。猶自恍惚。  
近來無所進。只於此處看較分曉。直是痛快。無復可疑。但與  
吾兄別久。無告語處耳。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十

書

與戴子良論立志書

癸酉

汝成相見於滁。知吾兄之質。溫然純粹者也。今茲乃得其爲  
志。蓋將從事於聖人之學。不安於善人而已也。有志者事竟  
成。吾兄勉之。學之不明。已非一日。皆由有志者少。好德民之  
秉夷。可謂盡無其人乎。然不能勝其私欲。竟淪陷於習俗。則  
亦無志而已。故朋友之間。有志者甚可喜。然志之難立。而易  
墜也。則亦深可懼也。自古有志之士。未有不求助於師友。匆  
勿別來。所欲爲吾兄言者。自未及一沿途歎嘆雅意。誠切快  
快。相會未卜。惟勇往直前。以遂成此志。是望。

與王純甫論必有事焉書  
甲戌  
得曰仁書。知純甫近來用工甚力。可喜。可喜。學以明善誠身。  
只兀兀守此昏昧雜擾之心。却是坐禪入定。非所謂必有事  
焉者矣。聖門寧有是哉。但其毫釐之差。千里之謬。非實地用  
功。則亦未易辨別。後世之學。瑣屑支離。正所謂採摘汲引。其  
間亦寧無小補。然終非力本求原之學。句句是字字合。然而  
終不可與人堯舜之道也。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十

書

與王純甫論學有同異書

甲戌

屢得汪叔憲書。又兩得純甫書。備悉相念之厚。感愧多矣。近  
又見與曰仁書。聚損益至三復。赧然。夫趨向同而論學或異。  
不害其爲同也。論學同而趨向或異。不害其爲異也。不能積  
誠反躬而徒騰口說。此僕往年之罪。純甫何尤乎。因便布此  
區區。臨楮傾念無已。

與許台仲論居喪亦學書

吾子累然憂服之中。顧勞垂念。其何以當。道不可須臾離。故學不可須臾而間居喪。亦學也。而喪者以荒迷自居。言不能無荒迷爾學。則不至於荒迷。故曰。喪事不敢不勉。寧戚之說。爲流俗忘本者言也。喜怒哀樂發皆中節之謂和。哀亦有和焉。發于至誠而無所乖戾之謂也。夫過情非和也。動氣非和也。也有意必於其間。非和也。孺子終日啼而不噬。和之至也。知此。則知居喪之學。固無所異於平居之學矣。聞吾子近日有過毀之憂。輒敢以是奉告。幸圖其所謂大孝者可也。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十 書

四七

答王天宇論爲學篤志書

甲戌

書來。見平日爲學用功之概。今之時。能稍有志聖賢之學。已不可多見。况又能實用其力者。是豈易能哉。辱推擬過當。誠有所不敢。居然求善自輔。則鄙心實亦未嘗不切切也。天宇自謂。有志而不能篤。不知所謂志者。果何如。其不能篤者。又誰也。謂聖賢之學。能靜可以制動。不知若何而能靜。靜與動有二心乎。謂臨政行事之際。把捉模擬強之。使歸於道。固亦卒有所未能。然造次顛沛。必於是者。不知如何其爲功。謂開卷有得。接賢人君子。使自觸發。不知所觸發者何物。又賴二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十 書

四八



答王天宇論格致明誠書

甲戌

來書云。誠身以格物。乍讀。不能無疑。既而細詢之。希顏始悉其說。

區區未嘗有誠身格物之說。豈出於希顏耶。鄙意但謂君子之學。以誠意爲主。格物致知者。誠意之功也。猶饑者以求飽爲事。飲食者。求飽之事也。希顏頗悉鄙意。不應有此或恐一時言之未瑩耳。幸更細講之。

來書云。大學一書。古人爲學之次第。朱先生謂窮理之極。而後意誠。其與所謂居敬窮理。非存心無以致知者。固相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十 書

五十

矛盾矣。蓋居敬存心之說。補於傳文。而聖經所指。止謂窮理而後心正。初學之士。執經而不考傳。其流弊安得不至於支離耶。

大學次第。但言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若窮理之極。而后意誠。此則朱先生之說如此。其間亦無大相矛盾。但於大學本旨。未盡合耳。非存心無以致知。此語不獨於大學未盡。就於中庸尊德性而道問學之旨。亦或有未盡。然此等處。言之甚長。非面悉。不可。後之學者。附會於補傳。而不深考於經旨。牽制於文義。而不體認於身心。是以往往失之支離。而

卒無所得。恐非執經而不考傳之過也。

來書云。不由窮理而遽加誠身之功。恐誠非所誠。適足以爲僞而已。

此言甚善。但不知誠身之功。又何如作用耳。幸體認之。

來書云。譬之行道者。大都爲所歸宿之地。猶所謂至善也。不辭險阻艱難。決意向前。猶存心也。若未識大都所在。而泛焉欲往。其不致爲臨岐之嘆者。幾希矣。

此譬大畧皆是。但以不辭險阻艱難。決意向前。別爲存心。未免牽合。而不得其要耳。夫不辭險阻艱難。決意向前。此正是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十 書

五十

誠意之意。審如是。則其所以問道途。具資斧。戒舟車。皆有不吝已者。不然。又安在其爲決意向前。而亦安所前乎。夫不識大都所在。而泛焉欲往。則亦欲往而已。未嘗真往也。惟其欲往而未嘗真往。是以道途之不問。資斧之不具。舟車之不戒。若決意向前。則真往矣。真往者。能如是乎。此最爲切要者。以天宇之高明。篤實。而足求之。自當不言而喻矣。

來書云。格物之說。昔人以扞去外物爲言。大扞去外物。則此心存矣。心存。則所以致知者。皆是爲已。

如此說。却是扞去外物爲一事。致知又爲一事。扞去外物之

說亦未爲甚害。然止擇禦於其外。則亦未有拔去病根之意。非所謂克己求仁之功矣。區區格物之說。亦不如此。大學之所謂誠意。卽中庸之所謂誠身也。大學之所謂格物致知。卽中庸之所謂明善也。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皆所以明善而爲誠身之功也。非明善之外。別有所謂誠身之功也。格物致知之外。又豈別有所謂誠意之功乎。書之所謂精一。論語之所謂博文約禮。中庸之所謂尊德性而道問學。皆若此而已。是乃學問用力之要。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謬者也。心之精微。口莫能述。亦豈筆端所能盡。已喜北上有期。倘能迂道。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十

五

江濱謀一夕之話。庶幾有所發明。

寄李道夫論教宜隨機引導書

此學不講久矣。鄙人之見。自謂於此頗有發明。而聞者往往詆以爲異。獨執事傾心相信。確然不疑。其爲喜慰何啻空谷之足音。近日徐曰仁自西江還。益得備聞執事任道之勇。執德之堅。令人起躍。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誠得弘毅如執事者三二人。自足以爲天下倡。彼依阿僕僂之徒。雖多亦奚以爲哉。比聞列郡之始。卽欲以此學爲教。仁者之心。自然若此。僕誠甚爲執事喜。然又甚爲執事憂也。學絕道喪。俗之陷溺。如人在大海波濤中。且須援之登岸。然後可授之衣。而與之食。若以衣食投之波濤中。是適重其溺。彼將不以爲德。而反以爲尤矣。故凡居今之時。且須隨機引導。因事啟沃。寬心平氣。以熏陶之。俟其感發興起。而後開之以其說。是故爲力易。而收効溥。不然。將有扞格不勝之患。而且爲君子愛人之累。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十

五

王陽明先生文鈔卷十終

王陽明先生文鈔卷十一

書

後學江都張問達編輯

與黃宗賢論學貴有源書

數承相念之厚。兄又辱書惠。禮恭而意篤。意家庭旦夕之論。必於此學有相發明者。是以波及於僕。幸之餘。媿何以堪。別後工夫。無因一叩如書中所云。大畧知之。用力習熟。然後居山之說。昔人嘗有此。然亦須得其源。吾輩通患。正如池面浮萍。隨風隨波。未論江海。但在浮萍。萍即不能蔽何者。王陽明先生文鈔卷十一 書

活。水有源。池水無源。有源者由已。無源者從物。故凡不思者。有源作輟者。皆無源。故耳。

與陸清伯論無往非實學書 丙子

來書勤勤問學。惟恐失墜。足知進修之志。不怠。異時發揮斯道。使來者有所興起。非吾子誰望乎。所問大學中庸註。向嘗畧具草稿。自以所養未純。未免務外欲速之病。尋已焚毀。近雖覺有稍進。其意皆大畧。則平日固已爲清伯言之矣。因是益加體認研究。當自有見。汲汲求此。恐猶未免舊日之病也。博學之說。向已詳論。今猶牽制若此。何耶。此亦恐是志不堅定。爲世習所撓之故。使在我果無功利之心。雖錢穀兵甲。搬柴運水。何往而非實學。何事而非天理。況子史詩文之類乎。王陽明先生文鈔卷十一 書

使我尚存功利之心。則雖日談道德仁義。亦只是功利之事。況子史詩文之類乎。一切屏絕之。說是猶泥於舊習。平日用功。未有得力處。故云爾。請一洗俗見。還復初志。更思平日飲食養身之喻。種樹栽培灌溉之喻。自當釋然融解矣。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吾子之言。是猶未見終始。本末之一致也。是不循本末終始。自然之序。而欲以私意速成之也。

與希顏台仲諸友論仕途功夫須有得力書 丁丑

聞諸友皆登第喜不自勝。非爲諸友今日喜。爲野夫異日山中得良伴喜也。入仕之始。意況未免搖動。如絮在風中。若非粘泥貼網。恐自主張未得。不知諸友却何如。想平時工夫。亦須有得力處耳。野夫失脚落渡船。未知何時得到彼岸。且南贛事極多掣肘。緣地連四省。各有撫鎮。乃今亦不過因仍度日。自古未有事權不一而能有成者。告病之志。雖動。恐成虛文。未敢輕舉。欲俟地方稍靖。今又得諸友在。吾終有整頓。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十一 書

三

與王晉溪大司馬議復南贛商稅書 丁丑 晉溪名璠山西太原人

某才劣任重。大懼覆餗。爲薦揚之累。近者南贛盜賊雖外若稍定。其實譬之疽癰。但未潰決。至其惡毒。則固日深月積。將漸不可瘳治。生等固庸醫。又無藥石之備。不過從旁撫摩調護。以紓目前。自非老先生發鍼下砭。指示方藥。安敢輕措其手。冀百一之成。前者申明賞罰之請。固來求鍼砭於門下。不知老先生肯賜俯從。卒授起死回生之方。否也。近得推中消息云。將大事乘虛入廣。蓋兩廣之兵。近日皆聚府江。生等恐其聲東擊西。亦已密切布置。并爲先事之圖。但其事隱而未露。未敢顯言於朝。然又不敢不以聞於門下。且聞府江不久班師。則其謀亦將自阻。大抵南贛兵力極爲空疎。近日稍加募選訓練。始得三千之數。然而糧賞之資。則又百未有措。若夾攻之舉果行。則其勢尤爲窘迫。欲稱貸於他省。則他省各有軍旅之費。欲加賦於貧民。則貧民又有從盜之虞。惟贛州鹽稅一事。邇來又奉戶部明文停止。但官府雖有禁止之名。而好豪實竊私通之利。又鹽利下通於三府。皆民情所深願。而官府稍取其什一。亦商人所悅從。用是輒因官僚之議。仍舊抽放。蓋事機窘迫。勢不得已。然亦不加賦而財足。不擾民。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十一 書

四

而事辦比之他圖。固猶計之得者也。今特具本奏聞。伏望老  
先生曲賜扶持。使兵事賴此以濟。實亦地方生靈之幸。生等  
得免於失機誤事之誅。其爲感幸尤深且大矣。

與王晉溪大司馬議東攻事宜書 丁丑

生於前月。地方偶獲微功。已於是月初二日具本奏聞。差人  
既發。始領部咨。知東攻已有成命。前者嘗具兩可之奏。不敢  
專主東攻者。誠以前此三省嘗爲是舉。乃往復勘議。動經歲  
月。形跡顯露。事未及舉。而賊已奔竄大半。今老先生畧去繁  
文之擾。行以實心。斷以大義。一決而定。機速事果。則東攻之  
舉。固亦未嘗不善也。凡敗軍債事。皆緣政出多門。每行一事。  
既稟巡撫。復稟鎮守。復稟巡按。往返需遲之間。謀慮既泄。事  
機已去。昨睹老先生所議。謂關外兵權貴在專委。征伐事宜。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十一 書 六  
切忌通制。且復除去總制之名。使各省事有專責。不令掣肘。  
致相推托。真可謂一洗近年捫肩牽援之弊。非有大公無我  
之心。發強剛毅者。孰能與於斯矣。廟堂之上。得如老先生者。  
爲之張主人。亦孰不樂爲之用乎。今各賊巢穴之近江西者。  
蓋已焚毀大半。但擒斬不多。徒黨尚盛。其在廣東湖廣者。猶  
有三分之一。若平日稍機揜撲。則賊勢分。而兵力可省。今欲  
大舉賊且并力。令勢非有一倍之衆。未可輕試攻圍。况南贛  
之兵。素稱疲弱。見賊而奔。乃其長技。廣湖所用。皆土官狼兵。  
賊所素畏。東攻之日。勢必偏潰。江西今欲調狼兵。以當其

鋒非惟慮其所過殘掠兼恐緩不及事生近以漳南之役親見上抗程郭兩處機快頗亦可用且在撫屬之內故今特調二縣各一千名并奉南贛新集起備共爲一萬二千之數若以軍法五攻之例必須二省合兵十萬而後可但南贛糧餉無措不得已而從減省若此伏望老先生特賜允可若更少其數斷然力不足以支寇矣伏惟老先生憫其不逮敎以方畧使得有所持循幸甚幸甚

與王晉溪大司馬議南贛巡撫事宜書 丁丑

某腐儒小生實非可用之才茲承南贛之乏已嘗告病求退後以托疾避難之嫌遂不敢固請詎意至小實恐得罪於道德負薦舉之盛心耳今聞寇雖平而南贛之寇又數倍於閩且地連四省事權不一兼之勅旨又有不與民事之說故雖虛據巡撫之名而其實號令之所及止於贛州一城然且尚多抵牾是亦非皆有司者敢於違抗事勢使然也今爲南贛巡撫止可因仍坐視稍欲舉動便有掣肘某竊以南贛之巡撫可無半語止有兵備而統於南贛之紀制庶幾事體歸王陽明先生文鈔卷十一 八

一不然則歸併於江西之巡撫雖三省之務尚有牽制而南贛之事猶可自專一應軍馬錢糧皆得通融裁處而預爲之所猶勝於今之南贛巡撫無事則開雙眼以坐視有事則空兩手以待人也夫彌蓋所以安民而安民者彌蓋之本今責之以彌蓋而使無與於民猶專以藥石攻病而不復問其飲食調適之宜病有日增而已矣但巡撫之改革事體關係或非一人私議之間便可更定惟有申明賞罰猶可稍重任使之權而因以畧舉其職故今輒有是奏伏惟特賜採擇施行非獨生一人得以稍追罪戾地方之困亦可以少蘇矣

與王晉溪大司馬論南贛賊勢書 丁丑

某近因舉賊大修戰具遠近勾結將遂乘虛而入乃先其未發分兵揜撲雖斬獲未盡然克全師而歸賊巢積聚亦爲一空此皆老先生申明律例將士稍知用命以克有此不然以南贛素無紀律之兵見賊不奔亦已難矣況敢暮夜撲剿奮呼追擊功雖不多其在南贛則實創見之事矣伏望老先生持加勸賞使自此益知激勵幸甚今各巢奔潰之賊皆聚橫水桶岡之間與樹桂諸賊接壤生恐其勢窮或并力復出且天氣炎毒兵難深入遂攻乃公留重卒於金坑營前扼其要害王陽明先生文鈔卷十一

九

與王晉溪太司馬乞休致書 戊寅

生惟君子之於天下非知善言之爲難而能用善言之爲難善在深山之中與木石居鹿豕遊其所以異於澤山之野人者幾希舜亦何以異於人哉至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沛然若決江河莫之能禦然後見其與世之人相去甚遠耳今天下知謀才辯之士其所思慮謀猷亦無以大相遠者然多蔽而不知或雖知而不能用或雖用而不能決雷同附和求其的然真見其孰爲可行孰爲不可行孰爲似迂而實切孰爲似是而實非斷然施之於用如神醫之用藥寒暑虛實惟意王陽明先生文鈔卷十一

十



明公雖已自有以異於人人固猶若無以大異者必至於  
而後見其相去之甚遠也某耻爲佞詞以諛人若明公者豈  
之所謂社稷大臣負王佐之才臨大節而不可奪者非明公  
其誰歟某後進迂劣何幸辱在驅策之末奉令承教以效其  
尺寸所謂驚駘遇伯樂而獲進於百里其爲感幸何如哉邇  
者龍川之役亦幸了事第本推原厥功所自己畧具於奏未  
不敢復縷縷所恨福薄之人難與成功雖仰賴方畧倖倖塞  
責而病患日深已成廢棄昨日乞休疏入輒嘗恃愛控其懇  
切之情日夜瞻望允報伏惟明公終始曲成使得稍慰老父  
王陽明先生文鈔卷十一書  
爲報耶情隘詞迫乞冀矜亮

戒諸弟及時改過書 戊寅

屢得弟輩書皆有悔悟奮發之意但不知弟輩果出於誠心  
乎亦設爲之說云爾本心之明皎如白日無有有過而不自  
知者但患不能改爾一念改過當時卽得本心人孰無過改  
之爲貴邇伯玉大賢也欲寡其過而未能成湯孔子大聖也  
亦惟曰改過不吝可以無大過而已人皆曰人非堯舜安能  
無過此亦相沿之說未足以知堯舜之心若堯舜之心而自  
以爲無過卽非所以爲聖人矣其相授受之言曰人心惟危  
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彼其自以爲人心之惟危也

王陽明先生文鈔卷十一書

士

則其心亦與人同耳危卽過也惟其兢兢業業常加精一之  
功是以能允執厥中而免於過古之聖賢時時自見已過而  
改之是以能無過非其心果與人異也只此戒慎不睹恐懼  
不聞者時時自見已過之功吾近來實見得此學有用力處  
但爲平日習染深痼克治未勇故切切預爲弟輩言之母使  
亦如吾之習染深而後克治之難也人方少時精神意氣既  
足鼓舞而身家之累尚未切心故用力頗易迨其漸長世累  
日深而精神意氣亦日漸以減然能汲汲奮志於學則尚可  
以有爲至於四五十卽如下山之日漸以微減不復可挽

矣。孔子云：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曰：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吾亦近來實見此病，故切切預爲弟輩言之，宜及時勉力，毋使過時而徒悔也。

一書

上三

戒聞人邢英邦正立志書 戊寅

書來意思甚懇切，足慰遠懷。持此不懈，卽吾志之說矣。源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立志者，其本也。有有志而無成者矣，未有無志而能有成者也。賢弟勉之。色養之暇，怡怡切切，可想而知。交修罔怠，庶吾望之不孤矣。地方稍平，退休有日，預想山間講習之樂，不覺先已欣然。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十一 書

十四

寄聞人邢英邦正論舉業無妨聖學書 戊寅

得書備見向往之誠。家貧親老，豈可不求祿仕？但能立志堅定，隨事盡道，不以得失動念，則雖勉習舉業，亦自無妨聖賢之學。若是原無求爲聖賢之志，雖不業舉，日談道德，亦只成並得務外好高之病而已。此昔人所以有不患妨功，惟患奪志之說也。夫謂之奪志，則已有志可奪。若尚未有可奪之志，却又不可以不深思猛省，而早圖之。每念賢弟資質之美，求皆不切拳拳夫美質，難得而易壞，至道難聞而易失，公年過三十，過習俗難革而易流，昆玉勉之。

寄聞人邦英邦正論舉業書 戊寅

得書見昆季用志之不凡此固區區所深望者何幸何幸世俗之見豈足與論君子惟求其是而已仕非爲貧也而有時乎爲貧古之人皆用之吾何爲獨不然然謂舉業與聖人之學相戾者非也程子云心苟不忘則雖應接俗事莫非實學無非道也而況於舉業乎謂舉業與聖人之學不相戾者亦非也程子云心苟忘之則雖終身由之只是俗事而況於舉業乎忘與不忘之間不能以髮要在深思默識所指謂不忘者果何事耶知此則知學矣賢弟精之熟之不使有毫釐之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十一 書 十五

與薛尚謙論工夫得力書 戊寅

日來因兵事紛擾賤軀怯弱以此益見得工夫有得力處只是從前大段未曾實落用力虛度虛說過自今當與諸君努力鞭策誓死進步庶亦收之桑榆耳日平停館鬱孤恐風氣太高數日之留則可倘更稍久終恐早晚寒暖失宜區區初擬目下卽回因從前征勦撤兵太速致遺今日之患故且示以久屯之形正恐後之罪今亦猶今之罪昔耳但從征官屬已萌歸心更相倡和已有不必久屯之說天下事不能盡如人意大抵皆坐此輩可數可數聞仕德失調意思何如太抵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十一 書 十六

心病愈則身病亦自易去縱血氣衰弱未便卽除亦自不能爲心患也小兒勞開教焉駘之質無復望其千里但得帖然於皂櫪之間斯已矣

與薛尚謙論學貴真切書

戊寅

數年切磋只要立志辯義利若於此未有得力處却是平日所講盡成虛語平日所見皆非實得不可以不猛省也經一蹶者長一智今日之失未必不爲後日之得但已落第二義須從第一義上着力一真一切真若這些子既是更無計不

乘涼如何

王陽明先生文鈔卷十一書

十七

與薛尚謙論用功實落書

戊寅

得書知日孚停舟鬱孤遲遲未發此誠出於意望之外日孚好學如此豪傑之士必有聞風而起者矣何喜如之歐生一書可謂有志中間述子晦語頗失真恐亦子晦一時言之未瑩爾大抵工夫須實落做去始能有見料想臆度未有不自誤誤人者矣小兒勞諸公勤勤開誨多感多感昔人謂教小兒有四益驗之果何如耶正之間已到何因復歸區區人於外徒勞諸友往返念之極切懸懸今後但有至者須請爲我盡意吐露縱彼不久留亦無負其來可也

與陸元靜論深造自得書

戊寅

尚謙至聞元靜志堅信篤喜慰莫喻人在仕途如馬行淖田中縱復馳逸足起足陷其在駕下坐見淪沒耳乃今得還故鄉此亦譬之小歇田廛若自此急尋平路可以直去康莊馳騁萬里不知到家工夫却如何也自曰仁沒後吾道益孤致望元靜者亦不淺子夏聖門高弟曾子數其失則曰吾過矣吾離群而索居亦已久矣夫離群索居之在昔賢已不能無過況吾儕乎以元靜之英敏自應未卽摧墮山間切磋砥礪還復幾人深造自得便問亦可寫寄否尚謙至此日有所進

王陽明先生文鈔卷十一書

十八

自去年十二月到今已八踰月尚未肯歸視其室非其志有所專宜不能聲音笑貌及此也區區兩疏辭乞尚未得報決意兩不允則三三不允則五則六必得而後已若再一舉輒須三月二舉則又六七月矣計吾舟東抵吳越元靜之旆當已北指幽冀會晤未期如之何則可

與王晉溪大司馬論福建叛軍書已別

抑衡諸處群孽漏殄尚多蓋緣進剿之時彼省土兵不甚用命而廣兵防夾又復稍遲是以致此其在目今若無箇蕘之災兵革之舉料亦未敢動作但恐一二年後則有所不能堪耳今大征甫息勢既未可輕舉而地方新遭土兵之擾復不堪重困將舒目前之患不過添立屯堡若欲稍爲經人之圖亦不過建立縣治然此二端彼省鎮巡已嘗會奏舉行往雖復往豈能別有區畫但慮其事勢屯堡之設雖可以張布聲威然使守瞭日久未免怠弛散歸無事則虛具名數費糧

王陽明先生文鈔卷十一

十九

餉有急卽張皇賊勢復須調兵此其勢之所必至者惟建縣一事頗爲得策又聞所設縣分乃瓜分兩省三縣之地彼此各吝土地人民豈肯安然割已所有以資異省別郡必有紛爭與同之論未能歸一則立縣之舉勢亦未能克就既承責委亦已遣人再往詢訪苟有利弊稍可裨益者當復舉請但因閩事孔棘遙聞廟堂之議亦欲繆以見責故且未敢輒往柳桂然勅書又未見到則閩中亦不敢遽往且夕諮訪其事頗悉顛末大槩閩中之變亦由積漸所致其始作於延平繼於邵武又繼發於建寧發於汀漳發於沿海諸衛所其間

驚聞雖小大不一然亦皆因倡於前者畧無懲創遂致效尤而興今省城渠魁雖已授首人心尚爾驚惶未定邵武諸處尤不可測急之必致變縱而不問將來之禍尤有不可勝言者蓋福建之軍縱恣驕騫已非一日既無漕運之勞又無征戍之役飽食安坐徭賦不及平居則腴民之膏血以供其糧有事反籍民之子弟而爲之閭有司參養如驕子百姓疾畏如虎狼稍不如意呼嘯群聚而起焚掠居民鄉管官吏氣歆所加帖然惟其所欲而後已今其勢既盈如將潰之堤岌乎洶洶匪朝伊夕孰有耄耋者難善其後固非迂劣如某者所能

王陽明先生文鈔卷十一

二十

辦此也又況積弱之軀百病侵剝近日復聞祖母病危日夜痛苦方寸已亂豈復堪任伏望曲加矜憫改授能者使生得全首領歸延殘息於田野非生一人之幸實一省數百萬生靈之幸也

與當道論宸濠叛亂書已卯

江省之變大畧具奏內此人逆謀已非一日久而未發蓋其心懷兩途是以遲疑未決抑亦慮生之躡其後也近聞生將赴閩必經其地已視生爲几上肉矣賴朝廷之威靈諸老先生之德庇竟獲脫身虎口所恨兵力寡弱不能有爲耳南贛舊嘗屯兵四千朝有警而夕可發近爲戶部必欲裁革商稅糧餉無所取給故遽放散曾未三月而有此變復欲召集非數月不能亦且空然無資矣世事之相撓阻每每如此亦何望乎今亦一面號召忠義取調各縣機快且先遣疲弱之卒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十一

書

張布聲勢於豐城諸處牽蹙其後天奪其魄彼果遲疑未進若再留半月南都必已有備彼一離巢穴生將奮揚其虛使之進不得前退無所據勤王之師又四面漸集必成擒矣此生愚料若此切望諸老先生急賜議處速遣能將將重兵聲罪而南以絕其北竄之望飛召各省急興勤王之師此人寬發忌刻世所未有使其得志天下無道類矣諒在廟堂必有成算區區愚誠亦不敢不竭盡生病疲厄僅存餘息近者入閩已具本乞休必不得已且容歸省不意忽遭此變本非生之責任但閩省無一官見在人情渙散洵洵震攝使無一人

牽制其間彼得安意順流而下萬一南都無備將必失守彼又分兵四掠十三郡之民素劫於積威必向風而靡如此則湖湘閩浙皆不能保及事聞朝廷大兵南下彼之奸計漸成破之難矣以是遂忍死斃賢於此徒以空言收拾散下感激忠義日望命帥之來生得以興疾還越死且瞑目伏望諸老先生鑒其血誠曲賜保全勿遂竭其力所不能窮其智所不及以爲出身任事者之戒幸甚幸甚

卷十一

書

三

答湛甘泉論心同理同書已卯

旬日前領手教。具悉造詣用功之詳。蓋自是而吾黨之學歸一矣。來簡勤勤訓責。僕以久無請益。此吾兄愛僕之厚。僕之罪也。雖然。此心同。此理同。苟知用力於此。雖百慮殊途。同歸一致。不然。雖字字而證。句句而求。其始也毫釐。其末也千里。老兄造詣之深。涵養之久。僕何敢望至其向往直前以求必得乎此之志。則有不約而契。不求而合者。其間所見時或不能無小異。然吾兄既不屑屑於僕。而僕亦不以汲汲於兄者。正以志向既同。如兩人同適京都。雖所由之途。間有迂直。知王陽明先生文鈔卷十一書

其異日之歸。終同耳。向在龍江舟次。嘗進大學舊本及格物諸說。兄時以爲未然。而僕亦不復強聒者。知兄不久。自當釋然於此也。乃今果獲所願。喜躍何可言。崑崙之源。有時而伏。流終必達於海也。僕寒人也。雖獲夜光之璧。人將不信。必且謂其爲妄。爲僞。今璧入於荷頓之室。自此至寶昭明於天下。幸得免於遺璧之罪矣。雖然是喻猶二也。夜光之璧。外求而得也。此則吾所固有。無待於外也。偶遺忘之耳。未嘗遺忘也。偶蒙翳之耳。一一世事如狂風驟雨中落葉。倏忽之間。寧有定所。所幸吾兄道明德立。宗盟有人。用此可以自慰。

答方叔賢論切實爲己書已卯

近得手教。及與甘泉往復兩書。快讀一過。灑然如熱者之濯清風。何子之見超卓而速也。真可謂一日千里矣。大學舊本之復。功尤不小。其論象山處。舉孟子放心數條。而甘泉以爲未足。復舉東西南北海。有聖人出。此心此理同。及宇宙內事。皆已分內事。數語。甘泉所舉。誠得其大。然吾獨愛西樵子之近而切也。見其大者。則其功不得不近而切。然非實加切近之功。則所謂大者。亦虛見而已耳。自孟子道性善。心性之原。世儒往往能言。然其學卒入於支離外索。而不自覺者。正以王陽明先生文鈔卷十一書

其功之未切耳。此吾所以獨有喜於西樵之言。固今時對症之藥也。古人之學。切實爲己。不徒事於講說書札往來。終不若而語之能盡。且易使人溺情於文辭。崇浮氣而長勝心。求其竟之無病。而不知其心病之已多矣。此近世之通患。賢知者不免焉。不可不察也。



寄蔡希淵論君子自反書已卯

近得鄭子冲書聞與當事者頗相砥牾希淵德性謙厚和平其於世間榮辱炎涼之故視之何異飄風浮雲豈得尚有芥蒂於其中耶卽而詢之果然出於意料之外非賢者之所自取也雖然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曰我必無禮我必不忠希淵克已之功日精日切其肯遂自以爲忠乎往年區區謫官貴州橫逆之加無月無有迄今思之最是動心忍性砥礪切磋之地當時亦止塘塞排遣竟成空過甚可惜也聞教下士甚有興起者莆故文獻之區其士人素多王陽明先生文鈔卷十一 書 二五

根器今得希淵爲之師真如時雨化之而已吾道幸甚

與顧惟賢論刻慈湖文集書已卯

北行不及一面甚關久別之懷承寄慈湖文集客冗未能遍觀來論欲摘其尤粹者再圖翻刻甚善但古人言論自各有見語脉牽連互有發明今欲就其中以已意刪節之似亦甚有不易莫若盡存以俟具眼者自加分別所云超捷長如高見今亦但當論其言之是與不是不當逆觀者之致疑反使吾心昭明洞達之見有所揜覆而不盡也

與錢古仲論諫官書 庚辰

榮擢諫垣聞之喜而不寐非爲台仲喜得此官爲朝廷諫垣喜得台仲也孟子云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聞也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一正君而國定矣碌碌之士未論其言之若何苟言焉亦足尚矣若夫君子之志於學者必時然後言而後言又不專以敢言爲貴也去惡先其甚者顛倒是非固已得罪於名教若搜羅瑣屑亦君子之所耻矣向時格致之說近來用功有得力處否若於此見得真切卽所謂一以貫之如前所云亦爲瑣瑣矣

王陽明先生文鈔卷十一 書

二十七

與陳國英論學日進書 庚辰

別久矣雖彼此音問闕疎而消息動靜時時及聞國英天資篤厚加以靜養日久其所造當必大異於疇昔惜無因一面叩耳凡人之學不日進者必日退譬諸草木生意日滋則日益暢茂苟生意日息則亦日就衰落矣國英之於此學且十餘年其日益暢茂者乎其日就衰落者乎君子之學非有同志之友日相規切則亦易以悠悠度日而無有乎激勵警發之益山中友朋亦有此學日相講求者乎孔子云德之不

修之學之不講是吾憂也而況於吾儕乎哉

復唐虞佐論有教無類書 庚辰○虞佐名龍浙江蘭谿人

承示詩五章語益工與寄益無盡深歎多才但不欲以是有道者稱頌耳撤講憤懣之喻愛我良多但區區之心亦自有不容已者聖賢之道坦若大路夫婦之愚可以與知而後之論者忽近求遠舍易圖難遂使老生宿儒皆不敢輕議故在今時非獨其庸卜者自分以爲不可爲雖高明特達皆以此學爲長物當此之時苟有一念相尋於此真所謂空谷足音見似人者喜矣況其章縫而來者寧不忻忻然接之乎然要其間亦豈無濫竽假道之弊但在我不可以此意逆之亦

王陽明先生文鈔卷十一 書

二十八

將於此求其真者耳正如淘金於沙非不知沙之汰而去者且十九然未能舍沙而別以淘金爲也孔子云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孟子云君子之設科也來者不拒往者不遺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蓋不憤不啟者君子施教之方有教無類則其本心焉耳

與陸清伯論格致書 庚辰

屢得書見清伯所以省愆罪已之意可謂真切懇到矣卽此便是清伯本然之良知凡人之爲不善者雖至於逆理亂常之極其本心之良知亦未有不自知者但不能致其本然之良知是以物有不格意有不誠而卒入於小人之歸故凡致知者致其本然之良知而已大學謂之致知格物在書謂之精一在中庸謂之慎獨在孟子謂之集義其工夫一也向在南都嘗謂清伯喫緊於此清伯亦自以爲既知之矣近觀來書往往似尚未悟輒復贅此清伯更精思之大學古本一冊王陽明先生文鈔卷十一 三九

寄去時一覽近因同志之士多於此處不甚理會故序中特改數語有得便中寫知冀惟乾事善類所共寬望爲委曲周旋之

與王晉溪大司馬請乞蠲租書 庚辰

自去冬畏途多阻遂不敢數數奉啟感荷之情無由一達繆劣多忤尚獲曲全非老先生何以得此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誦此而已何能圖報哉江西之民困苦已極其間情狀計已傳聞無俟復喋今驟求既未有艾錢糧又不得免其變可立待去歲首爲控奏既未蒙旨繼爲申請又不得達今茲事窮勢極只得冒罪復請伏望憫地方之塗炭爲朝廷深憂遠慮得與速免以救燃眉幸甚幸甚生之乞歸省墓去秋已蒙賊平來說之旨冬底復請至今未奉允報生之汲汲爲此非獨情事苦切亦欲因此稍避怨嫉素蒙老先生道誼骨肉之愛無所不至於此獨忍不一舉手投足爲生全之地乎今地方事殘破已極其間宜修舉者百端去歲嘗繆申一二奏皆中道沮沮而歸繼是而後遂以形迹之嫌不敢復有所建白兼照恙日疋瘡又以老父憂危致疾之故神志恍惚終日如在夢寐中今雖復還省城不過閉門昏臥服藥喘息而已此外人事都不復省況能爲地方救災拯難有所裨益於時乎所以復有蠲租之請者正如病中人被錐刺未能不知疼痛縱足撲擦不及聊復一呻吟耳老先生幸憐其志哀其情

王陽明先生文鈔卷十一 三九

三十

速免征科以解地方之倒懸一允省葬之乞使得歸全首領  
於牖下則闔省蒙更生之德生父子一家受骨肉之恩舉念  
刻於無涯矣

與朱守忠論謙虛立誠書

辛巳○守忠名  
簡浙江山陰人

乍別忽旬餘沿途人事擾擾每得稍暇或遇景感觸輒復興  
懷承手札知警省不懈幸甚此意不忘卽是時時相見雖別  
非別矣道之不明皆由吾輩明之於口而不明之於身是以  
徒騰頰舌未能不言而信要在立誠而已向日謙虛之說其  
病端亦起於不誠使能如好好色如惡惡臭亦安有不謙不  
虛時邪虞佐相愛之情甚厚別後益見其真切所恨愛莫爲  
助但願渠實落做箇聖賢以此爲報而已相見時以此意規  
之謙之當已不可留國家亦時時相見否學問之益莫大於  
王陽明先生文鈔卷十一

朋友切磋聚會不厭頻數也明日當發玉山到家漸可計日  
但與守忠相去益遠臨紙悵然

答倫彥式論動靜體用書 辛巳○彥式書

以訓僕人

論及學無靜根感物易動處事多悔。此三言尤見近時用功之實。僕罔所知識。何足以辱賢者之問。大抵三言者。病亦相因。惟學而別求靜根。故感物而懼其易動。感物而懼其易動。是故處事而多悔也。心無動靜者也。其靜也者。以言其體也。其動也者。以言其用也。故君子之學。無間於動靜。其靜也常覺而未嘗無也。故常應其動也。常定而未嘗有也。故常寂常應常寂。動靜皆有。事焉是之謂集義。集義故能無祗悔。所謂動亦定。靜亦定者。心一而已。靜其體也。而復求靜根焉。玉陽明先生文鈔 卷十一 書

三

是撓其體也。動其用也。而懼其易動焉。是廢其用也。故求靜之心。卽動也。惡動之心。非靜也。是之謂動亦動。靜亦動。將迎起伏相尋於無窮矣。故循理之謂靜。從欲之謂動。欲也者。非必聲色貨利外誘也。有心之私皆欲也。故循理焉。雖酬酢萬變皆靜也。濂溪所謂主靜無欲之謂也。是謂集義者也。從欲焉。雖心齋坐忘亦動也。告子之強制正助之謂也。是外義者也。雖然。僕益從事於此。而未之能焉。聊爲賢者陳其所見云。

與陸元靜論養生之學書 辛巳

聞以多病之故。將從事於養生。區區往年。蓋嘗弊力於此。後乃知其不必如是。始復一意於聖賢之學。大抵養德養身。只是一事。元靜所云。真我者。果能戒慎不睹。恐懼不聞。而專志於是。則神住氣住。精住而仙家所謂長生久視之說。亦在其中矣。神仙之學。與聖人異。然其造端托始。亦惟欲引人於道。悟真篇後序中。所謂黃老悲其貪着。乃以神仙之術。漸次導之者。元靜試取而觀之。其微旨亦自可識。自堯舜禹湯文武。至於周公孔子。其仁民愛物之心。蓋無所不至。苟有可以長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十一 書

三

生不死者。亦何惜不以示人。如老子彭義之徒。乃其稟賦有若此者。非可以學而至。後世如白玉蟾丘長春之屬。皆是彼學中所稱述。以爲祖師者。其得壽皆不過五六十。則所謂長生之說。當必有所指矣。元靜氣弱多病。但遺棄聲名。清心寡慾。一意聖賢。如前所謂真我之說。不宜輕信異道。徒自惑亂聰明。弊精勞形。靡廢歲月。若久而不返。將遂爲病狂。喪心之人。不難矣。昔人謂三折肱爲良醫。區區非良醫。蓋嘗三折肱者。元靜其慎聽毋忽。

與楊仕鳴論致知之學書

辛巳、仕鳴名  
廣東潮州人

論及日用功夫只依自家良知所及擴充以盡其本體不  
遷就氣質以趨時好果如是方是致知格物方是明善誠身  
果如是德安得而不日新業安得而不富有謂每日自檢未  
有終日渾成片段者亦只是致知工夫間斷夫仁亦在乎熟  
之而已又云以此磨勘先輩文字同異工夫不合常生疑慮  
又何爲其然哉區區所論致知二字真是建諸天地而不悖  
質諸鬼神而無疑考諸三王而不謬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  
知此者方謂之知道得此者方謂之有德異此而學卽謂之  
王陽明先生文鈔卷十一 書  
三五  
異端離此而說卽謂之邪說迷此而行卽謂之冥行尚何異  
同之足惑乎所謂此學如立在空中四面皆無倚靠萬事不  
容染着色色任他本來不容一毫增減若涉安排便不是介  
一功夫雖言句微有未盡亦是仕鳴見得處但須切實用力  
始下落空若只如此說未免亦是擬議做像雖與近世格物  
者症候稍有不同要其爲病一而已詩文之習儒者雖不廢  
孔子所謂有德者必有言若着意組織未有不起于勝心者  
先輩號爲有志斯道而亦復如是只是習心未除耳今旣知  
致知之說此等處自當一劬而破囁他纖毫不得也

與唐虞佐論學古有獲書

辛巳

相與兩年情日益厚意日益真別後復承雄文追送稱詩迺  
情未又重以傳誄之事所擬益非其倫感忤何旣雖然故人  
之賜也敢不拜受果如是非獨進以有爲將退而隱於巖穴  
之下要亦不失其爲賢也已敢不拜賜昔人有言投我以木  
桃報之以瓊瑤今投我以瓊瑤矣我又何以報之報之以其  
所賜可乎詭之言曰學於古訓乃有獲夫所謂學於古訓者  
非謂其通於文辭講誦於口耳之間義襲而取諸外也獲也  
者得之於心之謂非外也必如古訓而學其所學也誠諸  
王陽明先生文鈔卷十一 書  
三五  
其身所謂默而成之不言而信乃爲有得也夫謂遜志務時  
敏者非謂其飾情卑禮于其外汲汲於事功聲譽之間也其  
遜志也如地之下而無所不承也如海之虛而無所不納也  
其時敏也一於天德戒懼於不睹不聞如太和之運而不思  
也夫然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溥博淵泉而時出之言而民  
莫不信行而民莫不悅施及蠻貊而道德流於無窮斯固詭  
之所以爲詭也以是爲報虞佐其能引卻我乎孟氏云責難  
之謂恭吾其敢以後世文章之士期虞佐乎顏氏云舜何人  
也子何人也虞佐其能不以詭自期乎

與安之論朱子晚年定論書

辛巳

聞安之肯向學。不勝欣願。得奮勵如此。庶不負彼此相愛之情也。在留都時。偶因饒舌。遂致多口攻之者。環四面取朱子晚年悔悟之說。集爲定論。聊藉以解紛耳。門人輩。近刻之雲都。初聞。甚不喜。然士夫見之。乃往往遂有開發者。無意中得此一助。亦頗省頰舌之勞。近年竄墩諸公。嘗有道一等編見者。先懷黨同伐異之念。故卒不能有人反激而怒。今但取朱子所自言者。表章之。不加一辭。雖有褊心。將無所施其怒矣。尊意以爲何如耶。聊往數册。有志向者。一出指示之所。須文王陽明先生文鈔卷十一 書 三七

字。非不欲承命荒疎。既久。無下筆處耳。貧漢作事大難。富人豈知之。

答湛甘泉論隨處體認天理書

辛巳

承示學庸。測中間極有發明處。但於鄙見。尚大同小異耳。隨處體認天理。是真實不誑語。鄙說初亦如是。及根究老兄命意發端處。卻似有毫釐未協。然亦終當殊途同歸也。修齊治平。總是格物。但欲如此節節分疏。亦覺說話太多。且語意務爲簡古。比之本文。反更深晦。讀者愈難尋求。此中不無亦有心病。莫若明白淺易其詞。畧指路徑。使人自思得之。更覺意味深長也。致知之說。鄙見恐不可易。亦望老兄更一致意。便間示知之。此是聖學傳心之要。於此既明。其餘皆洞然矣。意王陽明先生文鈔卷十一 書 三七

到懇切處。不得不直。幸勿罪其僭妄也。叔賢大學洪範之說。其用力已深。一時恐難轉移。此須面論。始有可辯正耳。會問先一及之。



與席元山論讀書辛巳。元山名書。席東人。

向承教札。見則後學力所到。卓然斯道。一任庶幾天下非之而不顧。非獨與世之附和雷同。從人悲笑者相去萬萬而已。中間仍有須面論者。近聞內臺之擢。決於從鉛山取道。而僕亦有歸省之便。冀得停舟途次。爲信宿之談。使人便於分水。乃未有前驅之報。駐信城者五日。悵悵而去。天之不假緣也。可如何哉。大抵此學之不明。皆由吾人入耳出口。未嘗誠諸其身。譬之設飲說食。何由得見醉飽之實乎。僕自近年來。始實見得此學。真行于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朋友中亦漸有王陽明先生文鈔卷十一 書 三

答方叔賢論爲學入門工夫宜辨書。辛巳。

承示大學原知用心於此深密矣。夫道一而已。論其大本大原則六經四書無不可推之。而同者又不特洪範之於大學而已。此意亦僕平日於朋友中所常言者。譬之草木。其同者生意也。其花實之疏密枝葉之高下。亦欲盡比而同之。吾恐化工不如是之雕刻也。今吾兄方自喜以爲獨見新得。銳意主張。是說雖素蒙信愛。如鄙人書。一時論說。當亦未能遽入。且願吾兄以所見者實體諸身。必將有疑。果無疑。必將有得。果無得。又必有見。然則鄙言可得而進也。學之不明幾百年。王陽明先生文鈔卷十一 書 四

三數輩篤信不回。其疑信相半。顧瞻不定者。多以舊說沈痼。且有得失毀譽之虞。未能專心致志以聽。亦坐相處不久。或交臂而別。無從與之細說耳。象山之學。簡易直截。孟子之後。一人其學。問思辯致知格物之說。雖亦未免沿襲之累。然其大本大原。斷非餘子所及也。執事素能深信其學。此亦不可不察。正如求精金者。必務煅煉足色。勿使有纖毫之雜。然後可無虧損變動。蓋是非之懸絕。所爭毫釐耳。用熙聞已赴京。倘猶未出。亦勸之學問而已。存心養性之外。無別學也。相見時亦望遂以此言致之。

與夏致夫論爲學有要書 辛巳

不相見者幾時每念吾兄忠信篤厚之資學得其要斷能一日千里惜無因亟會親晤所謂歷塊過都者以爲快耳昔夫子謂子貢曰賜也汝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與子曰非也予一以貫之然則聖人之學不乃有要乎彼釋氏之外人倫遺物盡而望於空寂者固不得謂之明其心矣若世儒之外務雖求孝盡而不知本諸其心者其亦可以謂之窮理乎此區區之心深從曉正於有道者因便輒及之幸有

望

與楊遠庵閣者求表揚先德書 壬午 遠庵人

某之鄉居如夢華邦一朝一夕矣自先君之始托交於門下至於今且四十餘年父子之間受惠於不知蒙施於無迹者何可得而勝舉就其顯然可述不一而足者則如先君之爲祖母乞塋祭也則因而施及其祖考某之承乏於南贛而行事之難也則因而改授以提督其在廣會征偶獲微功而見誦於當事也則竟遠衆議而中之其在江西幸平大憝而見構於權奸也則委曲調護既允全其身家又因維新之詔而特爲之表揚暴白於天下力主非常之典加之以顯爵其因王陽明先生文鈔卷十一 望

便道書乞歸省也則既嘉允其奏而復優之以存問其頒封爵之典也出非望之恩而遂推及其三代此不待人之請不由有司之議傍無一人可致纖毫之力而獨出於執事之心者思德之深且厚也如是受之者宜何如爲報乎夫人有德於已而不知以報者草木鳥獸也櫟之樹隨之蛇尚有靈焉人也而顧草木鳥獸之弗若耶顧無所可效其報者惟中心藏之而已中心藏之而輒復言之懼執事之謂其貌然若罔聞知而遂以草木視之也邇者先君不幸大故有司以不肖孤方榮然在疚謂其且無更生之望遂以葬祭贈諡爲之代

請。頗爲該部所抑。而朝廷竟與之以葬祭。是執事之心何所。不容其厚哉。乃今而復有無厭之乞。雖亦其情之所不得已。實情知愛之篤。遂徑其情而不復有所諱忌嫌沮。是誠有類於藐然若罔聞知者矣。事之類未別具附。敢惟執事始終其德而不以之爲戮也。然後敢舉而行之。

寄楊邃庵閣老乞誌銘書 壬午

孤聞之。古之君子之葬其親也。必求名世大賢君子之言以圖其不朽。然而大賢君子之生不數數於世。固有世有其人而不獲同其時者矣。又有同其時而限於勢分無由自通於門牆之下者矣。則夫圖不朽於斯人者。不亦難乎。痛惟先君宅心制行。庶亦無愧於古人。雖已忝在公卿之後。而遭時未久。志未大行。道未大明。取嫉權奸。歛德而歸。今則復長已矣。不孝孤將以是歲之冬。舉葬事。圖所以不朽者。惟墓石之誌爲重。伏惟明公道德文章。師表一世。言論政烈。儀型百辟。求之昔人。蓋歐陽文忠。范文正。韓魏公。其人也。所謂名世之大賢君子。非明公其誰歟。不幸而生不同時也。則亦已矣。幸而猶及在後進之末。雖明公固所不屑。揮之門牆之外。猶將冒昧強顏而入焉。況先君素辱知遇。不肖孤又嘗在屬吏之末。受教受恩。懷知己之感。有道誼骨肉之愛。邇者又嘗辱使臨予。寵之以文詞。惻然憫念其遺孤。而不忍遽棄遺之者。是以忘其不幸之罪。犯僭踰之戮。而輒敢以誌爲請。伏惟明公休休容物。篤厚舊故。甄陶一世之士。而各欲成其名。收錄小大之才。而惟恐沒其善。則如先君之素受知愛者。其忍靳一言。

之惠而使之泯然無聞於世耶不腆先人之幣敢以陸司業之狀先於將命者惟明公特垂哀矜生死受賜世世子孫捐軀殞命未足以爲報也不勝惶悚顛越之至

寄楊邃庵閣老論相業書

自明公進秉機密天下士大夫忻忻然動顏相慶皆謂太平可立致矣。門下鄙生獨切至憂以爲猶甚難也。幸屯傾否當今之時舍明公無可以望者。則明公雖欲逃避乎此將亦有所不能。然而萬斛之舵操之非一手則緩急折旋豈能盡如已意。臨事不得專操舟之權而債事乃與同覆舟之罪。此鄙生之所謂難也。夫不專其權而漫同其罪則莫若預逃其任。然在明公亦既不能逃矣。逃之不能專又不得則莫若求避其罪。然在明公亦終不得避矣。天下之事果遂卒無可爲歟。

王陽明先生文鈔卷十一

四

夫惟身任天下之禍然後能操天下之權。操天下之權然後能濟天下之患。當其權之未得也其致之甚難。而其歸之也則操之甚易。萬斛之舵平時從而爭操之者以利存焉。一旦風濤顛沛變起不測衆方皇惑震喪救死不遑而誰復與爭操乎。於是起而專之衆將恃以無恐而事因以濟苟亦從而委靡焉固淪胥以溺矣。故曰其歸之也則操之甚易者此也。古之君子洞物情之向背而握其機察陰陽之消長以乘其運是以動必有成而吉無不利。伊且之於商周是矣。其在漢唐蓋亦庶幾乎此者。雖其學術有所不逮然亦足以定國

而安社稷則亦斷非後世偷生免死者之所能也夫權者天下之大害也小人竊之以成其惡君子用之以濟其急固君子之不可一日去小人之不可一日有者也欲濟天下之難而不操之以權是猶創持太阿而授人以柄希不剖矣故君子之致權也有道本之至誠以直其德隨之善類以多其輔示之以無不容之量以安其情懷之以無所競之心以平其氣昭之以不可奪之節以凝其向神之以不可測之機以懾其奸形之以必可賴之智以收其望坦然爲之下以上之退然爲之後以先之是以功蓋天下而莫之嫉善利萬物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十一

四七

而莫與爭此皆明公之能事素所蓄而有者惟在倉卒之際身任天下之禍決起而操之耳夫身任天下之禍豈君子之得已哉既當其任知天下之禍將終不能免也則身任之而已身任之而後可以免於天下之禍小人不知禍之不可以倖免而百計以求脫遂致釀成大禍而已亦卒不能免故任禍者惟忠誠憂國之君子能之而小人不能也其受印門下不能効一得之愚以爲報獻其芹曝伏惟鑒其忱悃而矜其所不逮幸甚

王陽明先生文鈔卷之十一終

王陽明先生文鈔卷十二

後學江都張問達編輯

書

與陸元靜論講學異同書

四方英傑以講學異同之故議論方興吾儕可勝辯乎惟當反求諸已苟其言而是歟吾斯向有所未信歟則當務求其是不得輒是已而非人也使其言而非歟吾斯既已自信歟則當益致其踐履之實以務求自慊所謂默而成之不言而信者也然則今日之多口孰非吾儕動心忍性砥礪切磋之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十二

一

地乎且彼議論之興非必有所私怨於我亦將自以爲衛夫道也况其說本自出於先儒之緒論固各有所憑據而吾儕之言驟異於昔反若鑿空杜撰者乃不知聖人之學本來如是而流傳失真先儒之論所以日益支離則亦由後學沿習乖謬積漸所致彼既先橫不信之念莫肯虛心講究加以吾儕議論之間或爲勝心浮氣所乘未免過爲矯激則固宜其非笑而駭惑矣此吾儕之過未可專以罪彼爲也嗟乎吾儕今日之講學將求異其說於人耶抑求同其學於人耶將以善而勝人耶抑以善而養人耶知行合一之學吾儕但口說

何嘗知行合一耶。推尋所自。則如不肖者爲罪尤重。蓋在平時。徒以口舌講解。而未嘗體諸其身。名浮於實行。不掩言已。未嘗實致其知。而謂昔人致知之說。有未盡如貧子之說。金乃未免從人乞食。諸君病於相信相愛之過好。而不知其惡。遂乃共成今日紛紛之議。皆不肖之罪也。雖然。昔之君子。蓋有舉世非之。而不顧千百世非之。而不顧者。亦求其是而已矣。豈以一時毀譽而動其心耶。惟其在我者有未盡。則亦安可遂以人言爲盡。非伊川晦菴之在當時。尚不免於詆毀斥逐。況在吾輩。行有所未至。則夫人之詆毀斥逐。正其宜耳。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十二

二

凡今爭辯學術之士。亦必有志於學者也。未可以其異已而遂有所疎外。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彼但蔽於積習。故於吾說。卒未易解。就如諸君。初聞離說時。其間寧無非笑詆毀之者。久而釋然以悟。甚至反有激爲過當之論者矣。又安知今日相詆之力。不爲異時相信之深者乎。孟子云。是非之心。知也。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卽所謂良知也。孰無是良知乎。但不能致之耳。易謂。知至至之。知至者。知也。至之者。致知也。此知行之所以一也。近世格物致知之說。只一知字。尚未有下落。若致字。工夫全不曾道著矣。此知行之所以二也。

與楊仕鳴論教人不宜過當書

癸未

向得尚謙書。知仕鳴工夫。日有所進。殊慰所期。大抵吾輩既知學問頭腦。已不慮無下處。只恐客氣爲患。不肯實致其良知。耳。後進中。如何生道。亦頗有力。其可進。只是客氣爲害。亦不小。不知近來果能克去否。相見出此。共勉之。前輩之於後進。無不欲其入於善。則其親切砥礪之間。亦容有直情過當者。却恐後學未易承當。得起。既不我德。反以我爲仇者。有矣。往往無益。而有損。故莫若且就其力量之所可及者。誘掖獎勵之。往時亦嘗與仕鳴論及此。想能不忘也。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十二

三

與楊仕鳴論學貴自得書

癸未

前者是備錄區區之語。或未盡區區之心。此冊乃直述仕鳴所得。反不失區區之見。可見學貴乎自得也。古人謂得意忘言。學苟自得。何以言爲乎。若欲有所記札。以爲日後印證之資。則直以已意之所得者書之。而已不必一一拘其言辭。反有片不達也。

答蕭子雍論毀譽書 癸未

穆妄迂疎多招物議乃其宜然每勞知已為之憂念不平徒增悚赧荼毒未死之人此身已非已有况其外之毀譽得喪又敢與之乎哀痛稍蘇時與希淵一二友喘息於荒榛敗草間惴惴焉惟免於戮辱是幸他更無復顧矣近惟教化大行已不負平時視望知者不慮其不明而慮其過察果者不慮其無斷而慮其過嚴若夫尊德樂義激濁揚清以丕變陋習則吾與昔人可無間然矣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十二 書

四

與劉元道論為學勿偏虛靜書 癸未

來論欲兀坐窮山絕世故屏思慮養吾靈明必自喻至於通晝夜而不息然後以無情應世故且云於靜求之似為徑直但勿流於空寂而已觀此足見任道之剛毅立志之不凡其前後所論皆不為無見者矣夫良醫之治病隨其疾之虛實強弱寒熱內外而斟酌加減調理補泄之要在去病而已初無一定之方不問症候之如何而必使人人服之也君子養心之學亦何以異於是元道自量其受病之深淺氣血之強弱有可如其所云者而斟酌為之亦自無傷但專欲絕世故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十二 書

五

屏思慮偏於虛靜則恐既已養成空寂之性雖欲勿流於空寂不可得矣大抵治病雖無一定之方而以去病為主則是一定之法若但知隨病用藥而不知因藥發病其失一而已矣閒中且將明道定性書熟味意况當又不同

與黃宗賢論講學須謙虛簡明書 癸未

四方朋友來去無定。中間不無切磋砥礪之益。但真有力。量能擔荷得。亦自少見。大抵近世學者。只是無有必爲聖人之志。近與尚謙子辛誠甫講。孟子鄉原。原任狃一章。頗覺有所省發。相見時。試更一論如何。聞接引同志孜孜不怠。甚善甚善。但議論之際。必須謙虛簡明。爲佳。若自處過任。而詞意重複。却恐無益有損。在高明斷無此。因見舊時友朋。往往不免斯病。謾一言之。

王陽明先生文鈔卷十二 書

六

寄薛尚謙論去輕傲書 癸未

承諭自咎只緣輕傲二字累倒。足知用力懇切。但知得輕傲處。便是良知。致此良知。除卻輕傲。便是格物致知二字。是千古聖學之秘。向在虔時終日論此。同志中尚多有未徹近於古本序中改數語。頗發此意。今寄一紙。幸熟味論及甘泉論仕德處。殆一時意有所向。而云蓋亦未見其止之嘆耳。仕德之學。未敢便以爲至。卽其信道之篤。眼前曾有幾人。所云心心相持。如髮如鉗。正恐同輩中。亦未見有能如此者也。

答舒國用論敬畏書 甲申。國用名。江。西進賢人。

來書足見爲學篤切之志。學患不知要。知要矣。患無篤切之志。國用既知其要。又能立志篤切如此。其進也孰禦。中間所疑一二節。皆工夫未熟。而欲速助長之爲病耳。以國用之志。向而去其欲速助長之心。循循日進。自當有至。前所疑一二節。自將渙然冰釋矣。何俟於予言。嘗之飲食。其味之美惡。食者當自知之。非人之能以其美惡告之也。夫謂敬畏之增。不能不爲灑落之累。又謂敬畏爲有心。如何可以無心。而出於自然。不疑其所行。凡此皆吾所謂欲速助長之爲病也。夫君子

王陽明先生文鈔卷十二 書

七

子之所謂敬畏者。非有所恐懼憂患之謂也。乃戒慎不睹。恐懼不聞之謂耳。君子之所謂灑落者。非曠蕩放逸。縱情肆意之謂也。乃其心體不累於欲。無入而不自得之謂耳。夫心之本體。卽天理也。天理之昭明靈覺。所謂良知也。君子之戒慎恐懼。惟恐其昭明靈覺者。或有所昏昧放逸。流於非僻邪妄。而失其本體之正耳。戒慎恐懼之功。無時或間。則天理常存。而其昭明靈覺之本體。無所虧蔽。無所牽擾。無所恐懼憂患。無所好樂忿懣。無所意必固我。無所歉餒愧作。和融瑩徹。充塞流行。動容周旋。而中禮從心所欲。而不踰斯。乃所謂真灑



落矣。是灑落。生於天理之常存。天理常存。生於戒慎恐懼之無間。孰謂敬畏之增。乃反爲灑落之累耶。惟夫不知灑落爲吾心之體。敬畏爲灑落之功。岐爲二物。而分用其心。是以互相牴牾。動多拂戾。而流於欲速助長。是國用之所謂敬畏者。乃大學之有所恐懼憂患。非中庸戒慎恐懼之謂矣。程子常言。人言無心。只可言無私心。不可言無心。戒慎不睹。恐懼不聞。是心不可無也。有所恐懼。有所憂患。是私心不可有也。堯舜之兢兢業業。文王之小心翼翼。皆敬畏之謂也。皆出乎其心體之自然也。出乎心體。非有所爲而爲之者。自然之謂也。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十二 書

八

敬畏之功。無間於動靜。是所謂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也。敬義立而天道達。則不疑其所行矣。所寄諸說大意亦好。以此自勵可矣。不必以之責人。君子不斬人之信也。自信而已。不斬人之知也。自知而已。

與黃勉之論述作非當務書 甲申

屢承書惠。兼示述作。足知才識之邁。向道懇切之難得也。然未由一面鄙心之所欲效者。尚爾鬱而未申。有負盛情多矣。君子學以爲己。成己成物。雖本一事。而先後之序。有不不紊。孟子云。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誦習經史。本亦學問之事。不可廢者。而忘本逐末。明道尚有玩物喪志之戒。若立言垂訓。尤非學者所宜汲汲矣。所示格物說。修道註。誠荷不鄙之盛切深慚。然非淺劣之所敢望於足下者也。且其爲說。亦於鄙見微有未盡。何時合并。當悉其義。願且勿以示人。孔子云。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充足下之才志。當一日千里。何所不可到。而不勝駿逸之氣。急於馳驟奔放。抵突若此。將恐自蹶其足。非任重致遠之道也。古本之釋。不得已也。然不敢多爲辭說。正恐葛藤纏繞。則枝幹反爲蒙翳耳。短序亦嘗三易稿。石刻其最後者。今各往一本。亦足以知初年之見。未可據以爲定也。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十二 書

九

答黃勉之論良知之學書

來書云。涵泳良知之教。覺微動微靜。微生微死。無非此物。不假纖毫思索。不得纖毫助長。觸而應。感而通。真千聖同途也。竊以中庸誠者之明。卽此良知而明。誠之者之戒懼。恐懼。卽此良知爲戒懼。恐懼。當與惻隱羞惡一般。俱是良知條件。知戒懼。恐懼。知惻隱。羞惡。通是良知。卽是明。此節論得已甚分曉。知此。則知致知之外。無餘功夫矣。知此。則知所謂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非虛語矣。誠明戒懼。效驗功夫。本非兩義。旣知微動微靜。微死微生。無非此物。則誠明戒懼。與惻隱羞惡。又安得別有一物爲之歟。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十二

十

來書云。陰陽之氣。所合和暢而生萬物。故人之生理。本自和暢。本無不樂。但爲客氣物欲所累。始有間斷不樂。孔子曰。學而時習之。便立個無間斷功夫。悅則樂之。萌矣。朋來則學成。而吾性本體之樂復矣。人雖不我知。吾則無一毫愠怒。以間斷吾性之樂也。聖人恐學者之樂。有時而息。故又言此。所謂不怨不尤。與夫樂在其中。不改其樂。皆是樂無間斷否。

樂是心之本體。仁人之心。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所合和暢。無間隔。來書謂人之生理。本自和暢。本無不樂。但爲客氣物欲所累。始有間斷不樂是也。時習者。求復此心之本體也。悅則本體漸復矣。朋來。則本體之所合和暢。充周無間。本體之所合和暢。本來如是。初未嘗有所增也。就使無朋來。而天下莫我知焉。亦未嘗有所減也。來書云。無間斷意思。亦是聖人亦只是至誠無息而已。其工夫。只是時習。時習之要。只是謹獨。謹獨卽是致良知。良知卽是樂之本體。此節論得大意。亦皆是。但不宜便有所執着。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十二

十一

來書云。韓昌黎博愛之謂仁。一句看來。大段不錯。不知宋儒何故非之。愚意。則曰。性卽未發之情。情卽已發之性。仁卽未發之愛。愛卽已發之仁。如何訓愛作仁。不得言愛。則仁在其中矣。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也。周子謂愛曰。仁。昌黎此言。與孟周之旨。無甚差別。不可以其文人而忽之也。博愛之說。本與周子之旨。無大相遠。樊遲問。仁子曰。愛人。愛字。何嘗不可謂之仁。昔儒看古人言語。亦多有因人重輕之病。正是此等處耳。然愛之本體。固可謂之仁。但亦有愛得是。與不是者。須愛得是。方是愛之本體。方可謂之仁。若只知博

愛而不論是與不是亦便有差處吾嘗謂博字不若公字爲  
盡大抵訓釋字義亦只是得其大槩若其精微與蘊在人思  
而自得非言語所能喻後人多有泥文著相專在字上穿求  
却是心從法華轉也

來書云大學如好好色如惡惡臭所謂惡者凡見惡臭無  
處不惡固無妨礙至於好色無處不好則凡美色之經於  
目也亦將盡好之乎大學之訓當是借流俗好惡之常情  
以喻聖賢好善惡惡之誠耳抑好色亦爲聖賢所同好經  
於口雖知其姦而思則無邪未常少累其心體否乎詩云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十二

書

有女如雲未嘗不知其姦也匪我思存則思無邪而不累  
其心體矣

人於尋常好惡或亦有不真切處惟好好色惡惡臭則皆發  
於真心自求快足曾無纖假者大學是就人人好惡真切易  
見處指示人以好善惡惡之誠當如是耳亦只是形容一誠  
字今若又於好好色字上生如許意見却未免有執指爲月  
之病昔人多有爲一字一句所牽蔽遂致錯解聖經者正是  
此症候耳不可不察也中間云無處不惡固無妨礙亦便有  
受病處更詳之

來書云有因薛文清過思亦是暴氣之說乃欲截然不思  
者竊以孔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亦將謂孔  
子過而暴其氣乎愚以思而外於良知乃謂之過若念念  
在良知上體認卽如孔子終日終夜以思亦不爲過不外  
良知卽是何思何慮尚何過哉

過思亦是暴氣此語說得亦是若遂欲截然不思却是因噎  
而廢食也來書謂思而外於良知乃謂之過若念念在良知  
上體認卽終日終夜以思亦不爲過不外良知卽是何思何  
慮此語甚得鄙意孔子所謂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十二

書

無益不如學也者聖人未必然乃是指由徒思而不學之病  
以誨人耳若徒思而不學安得不謂之過思歟

答劉內重論去人我之見書乙酉

書來警發良多。程子云：所見所聞不可不遠。且大然爲之，亦須量力有漸，志大心勞，力小任重。恐終敗事。夫學者既立，有必爲聖人之志，只從自己良知明覺處，樸實用功，自然循循日有所至。外面是非毀譽，正可資之以爲警惕砥礪之地，却不得以此稍動其心，便流於心勞日拙，而不自知矣。內重剛毅篤實，自是任道之器。然於此等處，尚須與謙之從容一商量，又當有見也。眼前路徑，須放開闊，纔好容人來往。若太拘窄，恐自己亦無展足之地矣。聖人之行，初不遠於人情。魯人

王陽明先生文集

卷十二 書

丙

微較孔子亦獵較鄉人，儼朝服而立於阼階，難言之。且鄉亦與其童子進見在當時，固不能無惑之者矣。子見南子，子路且有不悅。夫子到此，如何更與子路說得是非，只有矢之而已。何也？若要說見南子是得多少氣力來說，且依着子路認不是，則子路終身不識聖人之心，此學終將不明矣。此等苦心處，惟顏子便能識得。故曰：於吾言無所不悅。此正是大頭腦處。區區舉似內重，亦欲內重，謙虛其心，宏大其量，去人我之見，絕意必之私，則此大頭腦處，自將卓爾有見，常有雖欲從之末由也已之嘆矣。大抵奇特斬絕之行，多爲後世希

高慕大者之所喜，聖賢不以是爲貴也。故索隱行古，則後世有述焉。依乎中庸，固有遜世不見知者。學絕道喪之餘，苟有以講學來者，所謂空谷之足音，得似人者可矣。必如內重所云，則今之可與講學者止如內重輩二三人而止。然如內重者，亦不能時時來講也。則法堂前草深一丈矣。內重有進道之資，而微失之於隘。吾故不敢避飾非自是之嫌，而叨叨至此。內重宜悉此意，勿徒求之言語之間可也。

王陽明先生文集

卷十二 書

丁

與黃勉之論刻王信伯遺言書 乙酉

承欲刻王信伯遺言。中間極有獨得之見。非餘儒所及。惜其零落既久。後學莫有傳之者。因勉之寄此。又知程門有此人也。幸甚幸甚。中間如論明道伊川處。似未免尚有執着。然就其所到。已甚高明特達。不在游揚諸子之下矣。中間可省畧者。刪去之。為佳。凡刻古人文字。要在發明此學。惟簡明切實。之為貴。若支辭蔓說。徒亂人耳目者。不傳可也。

三陽田先生文鈔 卷十二 書

去



戒克剛焚棄八策書

春初。承以八策見示。讀之。心術不明之故。姑且與克剛講學。旬日之間。克剛如見豁然。其初志。即欲焚棄八策。以為自此誓不復言此等下焉之念矣。當時同志諸友。無不嘆服克剛。以為不獨。而勇於從善若此。人人皆自以為莫及也。盛价遠來。忽。諄懇懇。意求刪改前策。將圖復上與臨別。丁寧意。六相矛盾。豈間澗之久。切磋無力。遂爾迷誤至此耶。易曰。君子思不出其位。若克剛斯舉。乃所謂思出其位矣。又曰。不易乎世。不成。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十二 書

七

乎名。遁世無悶。憂則違之。若克剛斯舉。是易乎世而成乎名。非遁世無悶。憂則違之之謂矣。克剛向處山林。未嘗知有朝廷事體。今日羣司之中。縉紳士夫之列。其間高明剴切之論。經畧康濟之謨。何所不有。如八策中所陳。蓋已不知幾十百人。幾十百上矣。寧復有俟於克剛耶。克剛此舉。雖亦仁人志士之心。然夜光之璧。無因而投。人亦且按劍而怒。況此八策者。特克剛之敝箴耳。亦何保舊之深。而必以投人為哉。若此策。遂上非獨不見施行。且將有指摘非訾之者。其為克剛之累。不小也。克剛亦何苦而汲汲於為是哉。八策之中。類皆老。

生常談惟第五策於地方利害頗有相關然一不過訴狀之詞一有司聽之足矣而克剛乃以爲致治垂統之一策得無以身家之故遂爲利害所蔽而未暇深思之耶明者一覽如見肺肝但克剛不自知耳昔者顏子在陋巷簞瓢孔子賢之夫陋巷簞瓢豈遂至於人不堪憂其間蓋亦必有患害屈抑常情所不能當如克剛今日之所遭際者矣若其時遂以控之於時君世主誦誦屑屑求白於人豈得復謂之賢乎禹稷曷言於朝過門不入以有大臣之責也今克剛居顏子陋巷之地而乃冒任禹稷之憂是宗祝而代庖人之罰弗不傷手王陽明先生文鈔卷十二書

六

矣遂會同志諸友爲克剛焚此魔障克剛自此但宜收斂精神日以忠信進德爲務默而成之不言而信不見是而無悶可也

與鄒謙之論學書

鄒謙之字子良江西安

正之歸備談政教之善勤懇懇懇問誘來已任其爲喜幸如何可言學絕道喪之餘苟有與焉是學者皆可以爲同志不必銖稱寸度而求其盡合於此以之待人可也若在我之所爲造端立命者則不容有毫髮之或爽矣夫道一而已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釋氏之所以爲釋老氏之所以爲老百姓日用而不知皆是道也寧有二乎古今學術之誠偽邪正何啻砒砒美玉然有眩惑終身而不能辨者正以此道之無二而其變動不拘於王陽明先生文鈔卷十二書

七

塞無間縱橫顛倒皆可推之而通世之儒者各就其一偏之見而又飾之以比擬倣像之功夫之以章句假借之訓及其習熟既足以自信而條且又足以自安此其所以誑已誑人終身沒溺而不悟焉耳然其毫釐之差而乃致千里之謬非誠有求爲聖人之志而從事於惟精惟一之學者莫能察其受病之源而發其神奸之所由伏也某益亦嘗陷溺於其間者幾年俛俛然既自以爲是矣賴天之靈偶有悟於良知之學然後悔其向之所爲者固作僞於外而心勞日拙者也十餘年來雖痛自洗剔創艾而病根深痼萌蘖時生所幸良知

在我操得其要譬如舟之得舵雖驚風巨浪顛沛不無尚猶得免於傾覆者也夫舊習之溺人雖已覺悔悟而其克治之功尚且其難若此又况溺而不悟日益以深者亦將何所抵極乎以謙之精神力量又已有覺於良知自當如江河之注海沛然無復能有爲之障礙者矣默成深造之餘必有日新之得可以警發昏惰者便間不惜款款示及之

奇鄭謙之論立志宜辨是非詳

隨處體認天理之說大約未嘗不只要根究下落即未免捕風捉影縱令鞭辟向裏亦與聖門致良知之功尚隔一層若復失之毫釐便有千里之謬矣四方同志之至此者但以此意提掇之無不即有省發只是著實能透徹者亦不易得也世間無志之人既已見驅於聲利詞章之習間有知得自己性分當求者又被一種似是而非之學兜絆羈縻終身不得出頭緣人未有真爲聖人之志未免祇有見小欲速之私則此種學問極足支吾眼前得過是以雖在豪傑之士而王陽明先生文鈔卷十二書

王

任重道遠志稍不力聊且安頓其中者多矣謙之之學既已得其大原近想涉歷彌久則功夫當益精明矣無因接席一論以資切劘傾企如何范祠之建實亦有裨風教僕於大宇本非所長況已久不作所須祠匾必大筆自揮之乃佳也

答鄒謙之論禮書 丙戌

承示諭俗禮要。大抵一宗文公家禮而簡約之。切近人情。其善甚善。非吾謙之誠有意於化民成俗。未肯汲汲爲此也。古禮之存於世者。老生宿儒當年不能窮其說。世之人若其煩且難。遂皆廢置而不行。故今之爲人上而欲導民於禮者。非詳且備之爲難。惟簡切明白而使人易行之爲貴耳。中間如四代位次及祔祭之類。固區區向時欲稍改以從俗者。今皆斟酌爲之。於人情甚協。蓋天下古今之人。其情一而已矣。先王制禮。皆因人情而爲之。簡文是以行之。萬世而皆準。其或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十二 書

三

反之吾心。而有所未安者。非其傳記之訛。則必古今風氣習俗之異宜者矣。此雖先主未之有。亦可以義起。三王之所以不相襲禮也。若徒拘泥於古。不得於心而實行焉。是乃非禮之禮。行不著而習不察者矣。後世心學不講。人失其情。難乎與之言禮。然良知之在人心。則萬古如一日。苟順吾心之良知以致之。所謂不知足而爲。我知其不爲。黃矣。非天子不議禮。制度今之爲此。非以議禮爲也。徒以末世廢禮之極。聊爲之兆。以興起之。故特爲此。同易之說。欲使之易知。易從焉耳。冠婚喪祭之外。附以。其於民俗亦甚有補。至於

禮。宜別爲一書。以教學者。而非所以求論於俗。今以附於其間。却恐民間以非所常行。視爲不切。又見其說之難曉。遂并冠婚喪祭之易曉者而棄之也。文公家禮。所以不及於射。或亦此意也。祠堂位次。祔祭之義。往年曾與徐曰仁備論曰。仁嘗記其畧。今錄一通奉覽。以備採擇。

或曰。文公家禮。高曾祖禰之位。皆西上。以次而東。於心切有未安。陽明子曰。古者廟門皆南向。主皆東向。合祭之時。昭之遷主。列於北。廟穆之遷主。列於南。廟皆統於太祖。東向之尊。是故西上。以次而東。今祠堂之制。既異於古。而又無太祖東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十二 書

三

向之統。則西上之說。誠有所未安。曰。然則今當何如。曰。禮以時爲大。若事死如事生。則宜以高祖南向。而曾祖。祖。禰。東西分列。席皆稍降。而弗正對。似於人心爲安。曾見浦江鄭氏之祭。四代考妣。皆異席。高考妣南向。曾祖。祖。考。皆西向。妣。皆東向。各依世次。稍退半席。其於男女之列。尊卑之等。兩得其宜。今吾家亦如此行。但恐民間廳事多淺隘。而器物有所不備。則不能以通行耳。

問。無後者之祔于已之子姪。固可下列矣。若在祖宗之行。宜何如。陽明子曰。古者大夫三廟。不及其高矣。適士二廟。不



及其曾矣。今民間得祀高曾，蓋亦體順人情之至，例以古制則既爲僭，況在其行之無後者乎？古者士大夫無子，則爲之置後，無後者鮮矣。後世人情偷薄，始有棄貧賤而不問者。古所爲無後皆殤子之類耳。祭法：王下祭殤，五適子適孫適曾孫。適玄孫適來孫。諸侯下祭三大夫，二適士及庶人祭子而止。則無後之祔皆子孫屬也。今民間既得假四代之祀，以義起之，雖及弟姪可矣。往年湖湘一士人家有曾伯祖與堂叔祖皆賢而無後者，欲爲立嗣，則族衆不可，欲弗祀則思其賢有所不忍也。以問於某某曰：不祀二三十年而追爲之嗣，勢王陽明先生文鈔卷十二書

孟

與鄒謙之論尊經閣記書 丙戌  
隨事體認天理，卽戒慎恐懼功夫，以爲尚闇一層者爲世之所謂事事物物皆有定理而求之於外者，豈若以良知之功明則此語亦自無害不然，猶未免毫釐千里也。寄示尊經閣記甚善，其間大意亦與區區稽山書院之作同。稽山之作自謂於此學頗有分毫發明，今甘泉乃謂聰明知覺不必外求，諸經者則似急於立言而未暇細察鄙人之意矣。後世學術不明，非特後人聰明識見不及古人，大抵多由勝心爲患，不能取善相下，明知其說之已是而又務爲一說以高之，是王陽明先生文鈔卷十二書

二五

有所不行矣。若在士大夫家，自可依古族屬之義，於春秋二祖之次特設一祭，凡族之無後而親者各以昭穆之次配祔，義亦可也。

與鄒謙之論致良知書 丙戌

致良知及足慰離索兼示論語講章明白痛快足以發朱註之所未及諸生聽之當有油然而興者矣後世人心陷溺禍亂相尋皆由此學不明之故只將此學字頭腦處指撥得透徹使人洞然知得是自己生身立命之原不假外求如木之有根暢茂條達自有所不容已則所謂悅樂不愠者皆不待言而喻書院記文整嚴精確迥爾不羣皆是直寫胸中實見一洗近儒影響雕飾之習不徒作矣其近來卻見得良知兩字日益真切簡易朝夕與朋輩講習只是發揮此兩字不盡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十二 書

三

緣此兩字人人所自有故雖至愚下品一提醒省覺若致其極雖聖人天地不能無憾故說此兩字窮極不能盡世儒尚有致疑於此謂未足以盡道者只是未嘗實見得耳近有卿大夫請某講學者云除却良知還有甚麼說得某答云除却良知還有甚麼說得不審邇來謙之於此兩字見得比舊又如何矣無因面叩以快傾渴止之去當能畧盡鄙懷後世大患全是士夫以虛文相誑畧不知有誠心實意流積成風雖有忠信之質亦且迷溺其間不自知覺是故以之爲子則非孝以之爲臣則非忠流毒扇惑民之

欲救之惟有返樸還淳是對症之劑故吾儕今日用下務在鞭辟近裏刪削繁文始得然鞭辟近裏刪削繁文亦非草率可能必須講明致良知之學每以言於同志不識謙之亦以爲何如也講學之暇望時及之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十二 書

三

與歐陽崇一論爲學在實有諸已書 丙戌

正之諸友下第歸僞談在京相與之詳雖仕途紛擾中而功力畧無退轉甚爲難得來書自咎真切論學數條卓有定見非獨無退轉且大有所進矣文蔚所疑良不爲過孟子謂有諸已之謂信今吾未能有諸已未能自信也宜乎文蔚之未能信我矣乃勞崇一逐一爲我解嘲然又不敢盡謂崇一解嘲之言爲口給但在區區則亦未能一一盡如崇一之所解者爲不能無愧耳固不敢不勉力也

與南元善論講學須涵育熏陶書 丙戌

竊嘗喜晦翁涵育熏陶之說以爲今時朋友相與必有此意而後彼此交益近來一二同志與人講學乃有規礪太刻遂相憤戾而去者大抵皆不免於以善服人之病耳楚國寶又爾變去子京諸友亦不能亟相會一齊衆楚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雖然風雨如晦鷄鳴不已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非賢昆玉疇足以語於斯乎其餘世情真若浮雲之變態亮非元善之所屑聞也

寄陸原靜論刊錄講學條目書 丙戌

原靜雖在憂苦中其學問功夫所謂顛沛必於是者不言可知矣奚必論說講究而後可以爲學乎南元善曾將原靜後來論學數條刊入後錄中初心甚不欲渠如此近日朋輩見之却因此多有省悟始知古人相與辯論窮詰亦不獨要自己明白直欲共明此學於天下耳蓋此數條同志中肯用功者亦時有疑及之然非原靜則亦莫肯如此披豁吐露就欲如此披豁吐露亦不能如此曲折詳盡故此原靜一問其有益於同志良不淺也自後但有可相啓發者不惜時寄及之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十二 書 无

近得施聘之書意向卓然出於流輩往年嘗竊異其人今果與俗不同大事今冬能舉得便可年歲外繁如聘之者不妨時時一會窮居獨處無朋友相砥切最是一大患也

答友人論疑謗書 丙戌

君子之學務求在己而已。毀譽榮辱之來。非濁不以動其心。且資之以爲切磋砥礪之地。故君子無入而不自得。正以其無入而非學也。若夫聞譽而喜。聞毀而戚。則將惶惶於外。惟日不足矣。其何以爲君子。往年駕在雷都。左右交譏。某禍且不測。僚屬咸危懼。某曰。君子不求天下之信已也。自信而已。吾方求自信之不服。而暇求人之信已乎。某於執事爲世交。執事之心。某素能信之。而顧以相訊若此。豈亦猶有未能自信也乎。雖然。執事之心。又焉有所不自信者。至於防範之外。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十二 書

意料所不及。若校人之於子產。亦安能保其必無則執事之懇懇以詢於僕。固君子之嚴於自治。宜如此也。昔楚人有宿於其友之家者。其僕竊友人之屨以歸。楚人不知也。適使其僕市屨於肆。僕私其直。而以竊屨進。楚人不知也。他日友人見其屨在楚人之足。大駭曰。吾固疑之。果然竊吾屨。遂與之絕。逾年。事暴。友人踵楚人之門而悔謝。請爲友如初。今執事之見疑於人。其有其無。某皆不得而知。縱或有之。亦何傷於執事之自信乎。不俟逾年。吾見有踵執事之門而悔謝者矣。執事其益自信。無怠固將無入而非學。亦無入而不自得也。

答南元善論良知之學書 丙戌

別去忽踰三月。居當思念。輒與諸生私相慨嘆。計歸程之所。及此時當到家久矣。渭南風景。當與柴桑無異。而元善之識見興趣。則又有出於元亮之上者矣。近得中途寄來書。讀之恍然如接顏色。勤懇懇。惟以得聞道爲喜。急問學爲事。恐卒不得爲聖人爲憂。疊疊千數百言。畧無一字及於得喪榮辱之間。此非真有剗開夕死之志者。未易以涉斯境也。諸生遞觀傳誦。相與嘆服。因而興起者多矣。世之高抗通脫之士。捐富貴。輕利害。棄爵祿。決然長往而不顧者。亦皆有之。彼或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十二 書

三

從好於外道詭異之說。役情於詩酒山水技藝之樂。又或奮發於意氣感激於憤排。牽溺於嗜好。有待於物以用勝。是以去彼取此。而後能及其所之。既倦。意衡心鬱。情隨事移。則憂愁悲苦隨之而作。果能捐富貴。輕利害。棄爵祿。快然終身。無入而不自得矣乎。夫惟有道之士。真有以見其良知之昭明靈覺。圓融洞徹。廓然與太虛而同體。太虛之中何物不有。而無一物能爲太虛之障礙。蓋吾良知之體。本自聰明。睿知。本自寬裕溫柔。本自發強剛毅。本自齋莊中正。文理密察。本自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本無富貴之可慕。本無貧賤之可憂。本

無得喪之可欣戚愛憎之可取舍蓋吾之耳而非良知則不能以聽矣又何有於聰目而非良知則不能以視矣又何有於明心而非良知則不能以思與覺矣又何有於睿知然則又何有於寬裕溫柔乎又何有於發強剛毅乎又何有於齊莊中正文理密察乎又何有於溥博淵泉而時出之乎故凡慕富貴憂貧賤欣戚得喪愛憎取舍之類皆足以蔽吾聰明睿知之體而窒吾淵泉時出之用若此者如明目之中而翳之以塵沙聰耳之中而塞之以木楔也其疾痛鬱逆將必速去之爲快而何能忍於時刻乎故凡有道之士其於慕富貴

王陽明先生文錄

卷十二

三

憂貧賤欣戚得喪而取舍愛憎也若洗目中之塵而拔耳中之楔其於富貴貧賤得喪愛憎之相值若飄風浮雲之往來變化於太虛而太虛之體固常廓然其無碍也元善今日之所造其始庶幾於是矣乎是豈有待於物以相勝而去彼取此激昂於一時之意氣者所能強而聲音笑貌以爲之乎元善自愛關中自古多豪傑其忠信沈毅之質明達英偉之器四方之士吾見亦多矣未有如關中之盛者也然自橫渠之後此學不講或亦與四方無異矣自此有所振發興起進其文藝於道德之歸變其氣節爲聖賢之學將必自吾元善昆

今始也今日之歸謂天爲無意乎元貞不及別簡蓋心同道同而學同吾所以告之亦不能有他說也

王陽明先生文錄卷十二

三

答友人論知行合一書 丙史

問先儒皆以學問思辯屬知篤行屬行分明是兩截事今先生獨謂知行合一不能無疑

此事吾已言之屢屢凡謂之行者只是着實去做此專若着實做學問思辯工夫則學問思辯便是行矣學是學此事問是問此事思辯是思辯此事則行亦便是學問思辯矣若謂學問思辯之然後去行却如何懸空先去學問思辯得行時又如何去得學問思辯之事行之明覺精察處便是知知之真切篤實處便是行若行而不能精察明覺便是真行便是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十二 書

學而不思則罔所以必須說知知而不能真切篤實便是妄想便是思而不學則殆所以必須說行原來只是合一工夫凡古人說知行皆是就一個工夫上補偏救弊說不似今人截然分作兩事做某今說知行合一雖亦是就今時補偏救弊說然知行體段本來如是吾契但着實就身心上體履當下便自知得今却從言語文義上窺測所以牽制支離轉說轉糊塗正是不能知行合一之弊耳

問象山論學與晦庵大有同異先生嘗稱象山於學問頭腦處見得直截分明今觀象山之論却有謂學有講明有

踐履及以致知格物為講明之事乃與晦庵之說無異而與先生知行合一之說反有不同何也

君子之學豈有心於同異惟其是而已吾於象山之學有同者非是苟同其異者自不掩其為異也吾於晦庵之論有異者非是求異其同者自不害其為同也假使伯夷柳下惠與孔孟同處一堂之上就其所見之偏全其議論斷亦不能皆合然要之不害其同為聖賢也若後世論學則全是黨同伐異私心浮氣所使將聖賢事業作一場見戲看也

問知行合一之說是先生論學最要緊處今既與象山之王陽明先生文武 卷十二 書

說異矣敢問其所以同知行兩字須要曉得是合一工夫此合一工夫須着此兩字方說得完全無弊若頭腦處見得分明原是一事則雖分知行作兩事說畢竟將來工夫只是一件始或未便融會終所謂百慮而一致矣若頭腦見得不分明看做兩事則雖將知行合一說亦恐終未有泰泊處况又分作兩截用功則是從頭至尾更無討下落處也

問致良知之說真是百世俟聖人而不惑者象山已於頭腦上見得分明如何於此尚有不同

致知格物自來儒者皆相沿如此說故象山亦遂相沿得來  
不復致疑耳然此畢竟亦是象山見得未精一處不可掩也  
知之真切篤實處是行之明覺精察處是知若知之時其  
心不能真切篤實則其知便不能明覺精察不是知之時只  
要明覺精察更不要真切篤實也行之時其心不能明覺精  
察則其行便不能真切篤實不是行之時只要真切篤實更  
不要明覺精察也知天地之化育心體原是如此乾知大始  
心體亦原是如此

答季明德論講學書

丙辰年  
浙江山陰人

承示立志益堅謂聖人必可學而至兢兢焉常磨鍊於事爲  
朋友之間而厭煩之心比前差少又謂聖人之學不能無積  
累意亦切實中間以堯舜文王孔子諸說發明志學一章之  
意足知近來進修不懈居有司之煩而能精思力究若此非  
朋輩所及然在吾明德自以此意奮起其精神砥切其志意  
則可矣必欲如此節節分疏引證以爲聖人進道一定之階  
級又連綴數聖人紙上陳迹而入之於此一畧條例之中如  
以堯之試經爲未能不惑于夏之啓予爲未能耳順之類則  
王陽明先生文鈔卷十二 書 三七  
是尚有比擬牽滯之累以此論聖人亦必由學而至則雖有  
所發明然其階級懸難反覺高遠深奧而未見其爲人皆可  
學乃不如末後一節謂至其極而矩之不踰亦不過自此志  
之不已所積而不踰之上亦必有學可進聖人豈絕然與人  
異哉又云善者聖之體也害此善者人欲而已人欲吾之所  
本無去其本無之人欲則善在我而聖體全聖無有餘我無  
不足此以知聖人之必可學也然非有求爲聖人之志則亦  
不能以有成只如此論自是親切簡易以此開喻來學足以  
興起之矣若如前說未免使柔怯者畏縮而不敢當高明者

希高而外逐不能無弊也。凡看經書要在致吾之良知。取其有益於學而已。則千經萬典。顛倒縱橫。皆爲我之所用。一涉拘執。比擬則反爲所縛。雖或特見妙詣。開發之益一時不無。而意必之見。流注潛伏。益有反爲良知之障礙。而不自覺者矣。其云善者。聖之體意固已好善。卽良知言良知則使人尤爲易曉。故區區近有心之良知是謂聖之說。其間又云人之爲學求盡乎天而已。此明德之意。本欲合天人而爲一。而未免反離而二之也。人者天地萬物之心也。心者天地萬物之主也。心卽天也。言心則天地萬物皆舉之矣。而又親切簡易。王陽明先生文鈔卷十二書  
三九

答魏師說論良知之學書

丁亥。師說名  
南昌人

來書所云任情任意認作良知及作意爲之不依本來良知而自謂良知者。既已察識其病矣。意與良知當分別明白。凡應物起念處。皆謂之意。意則有是有非。能知得意之是與非者。則謂之良知。依得良知卽無有不是矣。所疑拘於體面格於事勢等患。皆是致良知之心未能誠切專一。若能誠切專一。自無此也。凡作事不能謀始。與有輕忽苟且之弊者。皆是致知之心未能誠一。亦是見得良知未透徹。若見得透徹。卽體面事勢中。莫非良知之妙用。除却體面事勢之外。亦別無王陽明先生文鈔卷十二書  
三九



與馬子莘論致知之外無學書

丁亥○子莘名明  
衡福建莆田人

連得所寄書其字畫文彩皆有加於疇昔根本盛而枝葉茂理固宜然草木之花千葉者無實其花繁者其實鮮矣子莘之志得無微有所萌乎是亦不可以不省也良知之說往時亦嘗備講不審邇來能益覺微否明道云吾學雖有所受然天理二字却是自家體認出來良知即是天理體認者實有諸已之謂耳非若世之想像講說者之謂也近時同志莫不知以良知為說然亦未見有能實加體認者是以前未免於疑惑蓋有謂良知不足以盡天下之理而必假於窮索以

王陽明先生文鈔卷十二 書 四十

增益之者又以為徒致良知未必能合乎天理須以良知講求其所謂天理者而執之以為一定之則然後可以率由而無弊是其為說非實加體認之功而真有以見夫良知者則亦莫能辨其言之似是而非也莆中故多賢國英及志道二三同志之外相與切磋砥礪者亦復幾人良知之外更無知致知之外更無學外良知以求知邪妄之知矣外致知以為學異端之學矣道喪千載今之友朋知以此事日相講求者殆空谷之足音歟

與毛古庵論致知用功不息書

丁亥

函承書惠中間歎然下問之意足以仰見賢者進修之功可勝瞻馳凡鄙人所謂致良知之說與今之所謂體認天理之說本亦無少相遠但微有直截迂曲之差耳譬之種植致良知者是培其根本之生意而達之枝葉者也體認天理者是茂其枝葉之生意而求以復其根本者也然培其根本之生意固自有以達之枝葉矣欲茂其枝葉之生意亦安能舍根本而別有生意可以茂之枝葉之間者乎吾兄忠信近道之資既自出於儕輩之上近見胡正人備談吾兄平日工夫又

王陽明先生文鈔卷十二 書 四十一

皆篤實懇切非若世之徇名遠跡而徒以支離於其外者只如此用功不已自當循循有至所謂殊途而同歸者也亦奚必改途易業而別求所謂為學之方乎惟益就平日用工得力處進步不息譬之適京都者始在偏州僻壤未免經歷於傍蹊曲逕之中苟志往不懈未有不達於通衢大路者也

與黃宗賢論山處書

丁亥

人在仕途。比之退處山林。其工夫之難十倍。非得良友時時警發砥礪。則其平日之所志向。鮮有不潛移默奪。弛然日就於頹靡者。近與誠甫言在京師相與者。少二君必須預先相約定。彼此但見微有動處。即須提起。致良知話頭。互相規切。凡人言語。正到快意時。便戢然能忍。默得意氣。正到發揚時。便翕然能收。歛得憤怒嗜欲。正到騰沸時。便廓然能消。化得此非天下之大勇者。不能也。然見得良知親切時。其工夫又自不難。緣此數病。良知之所本無。只因良知昏昧蔽塞。王陽明先生文鈔卷十二

聖

聖

而後有若良知一提醒時。即如白日一出。而魑魅自消矣。中庸謂知耻近乎勇。所謂知耻。只是耻其不能致得自己良知耳。今人多以言語不能屈服。得人為耻。意氣不能陵軋。得人為耻。憤怒嗜欲。不能直意任情。得為耻。殊不知此數病者。皆是蔽塞自己良知之事。正君子之所宜深耻者。今乃反以不能蔽塞自己良知為耻。正是耻非其所當耻。而不知耻其所當耻也。可不大大哀乎。諸君皆平日所知厚者。區區之心。愛莫為助。只願諸君都做個古之大臣古之所謂大臣者。更不稱其有甚知謀才畧。只是斷斷無他技休休如有容而已。諸君

知謀才畧。自是超然衆人之上。所未能自信者。只是未能致得自己良知。未全得斷斷休休體段耳。今天下事勢如沉痾積癰。所望以起死回生者。當有在於諸君子。若自己病痛未能除得。何以能療得天下之病。此區區一念之誠。所以不能不為諸君竭盡者也。諸君每相見時。幸默以此意相規切。須是克去己私。真能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實實康濟得天下挽回三代之治。方是不負如此聖明之君。方能報得如此知遇也。病卧山林。苟延喘息。但於諸君出處。亦有痛痒相關者。不覺縷縷至此。幸亮此情也。

王陽明先生文鈔卷十二

四十一

與戚秀夫論明德本體書

丁亥○秀夫名

德洪諸友。時時談及盛德深情。追憶留都之會。恍若夢寐中矣。盛使遠辱。感作何既。此道之在人心。皎如白日。雖陰晴晦明。千態萬狀。而白日之光。未嘗增減變動。足下以邁特之資。而能篤志問學。勤勤若是。其於此道。真如掃雲霧而覩白日耳。奚假於區區之為問乎。

答以乘憲副論爲學篤信書 丁亥

此學不明於世久矣。而舊聞舊習。障蔽纏繞。一旦驟聞吾說。未有不非詆疑議者。然此心之良知。昭然不昧。萬古一日。但肯平心易氣。而以吾說反之於心。亦未有不洞然明白者。然不能卽此奮志進步。勇脫窠臼。而猶依違觀望於其間。則舊聞舊習。又從而牽滯蔽塞之矣。近時同志中。往往皆有是病。不識以乘別後意思。却如何耳。昔有十家之村。皆荒其百畝。而日惟轉糴於市。取其贏餘。以贍朝夕者。鄰村之農。勸之曰。爾日夕轉糴。勞費無期。曷若三年耕則餘一年之食。數年耕而積而富矣。其二人聽之。舍糴而田。入家之人。競相非沮。室人老幼。亦交徧歸譴。曰。我朝不糴。則無以爲羹菽。不糴則無以爲食。朝夕不保安。能待秋而食乎。其一人力田不顧。卒成富家。其一人不得已。復棄田而糴。竟餓終身。嗚呼。今天下之人。方皆轉糴於市。忽有舍糴而田者。寧能免於非謫乎。要在深信弗疑。力田而不顧。乃有成耳。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十二 書

四

與霍九崖論大禮事 丁亥 九月

往歲曾辱大禮議見示。時方在京病心。不暇取。既而元山亦有示使者。必求復書草草作。思所論良是。而典禮已成。當事者未必能改言之。徒益紛紜。不若姑相與講明於下。俟信從者衆。然後圖之。其後議論既興。乃居有言不信之地。不敢公言於朝。然士夫之問及者。亦時時爲之辯析。期在委曲調停。漸求挽復。卒亦不能有所益也。後來賴諸公明目張膽。已申其義。然如倒腸滌胃。積於宿疾。雖亦快然。一去而病勢亦已危甚。今日急務。惟在扶養元氣。諸公必有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十二 書

四

回陽奪化之妙矣。僕衰病陋劣。何足以與於斯。耶數年來。頻罹疾病。痰嗽潮熱。日益尪羸。僅存喘息。無復人間意矣。乃者忽承兩廣之推。豈獨任非其才。是蓋責以其力之所必不能支。將以用之。而實以斃之也。懇辭疏下。望相與扶持。曲成使就得就醫林下。幸而痊復。量力圖報。尚有時也。

與黃宗賢論朝事書 丁亥

近得邸報及親友書聞知石龍之於區區乃無所不用其極而西樵元崖諸公愛厚勤勞亦復有加無已今求朝廷之上信其有事君之忠憂世之切當事之勇用心之公若諸公者復何人哉諸公既爲此一大事而出則其事亦不得不然但於不肖則似猶有溺愛過情者異日恐終不免爲諸公知人之累耳思田之事本亦無大緊要只爲從前張皇太過後來遂不可輕易收拾所謂天下本無事人自擾之耳其畧已具奏詞必得朝廷如奏中所請則地方庶可以圖久安不然反王陽明先生文鈔卷十二 書 哭

覆未可知也西樵元崖爲時輩所擠排殊可駭嘆此亦皆由學術不明近來士夫專以客氣相尚凡所毀譽不惟其是惟其多且勝者是附是和是以至此近日來接見者畧爲一講已覺豁然有省發處自後此等意思亦當漸消除京師事體如何君子道長則小人道消疾病既除則元氣亦當自復但欲除疾病而攻治太厲則亦耗元氣藥石之施亦不可不以漸也木翁遂老相與能不孤海內之望否亦在諸公相與調和此如行舟若把舵不定而東撐西曳亦何以致遠涉險今日之事正須同舟共濟耳

與黃宗賢懇辭重任書 丁亥

得書知別後動定且知世事之難爲人情之難測有若此徒增慨嘆而已朽才病廢百念俱息忽承重寄豈復能堪懇辭不獲自此將爲知己之憂矣江西功次固不足道但已八年餘尚爾查勘未息致使効忠赴義之士廢產失業身死道途縱使江西之功盡出冒濫獨不可比於留都湖浙之實乎此事終須一白但今日言之又若有挾而要者奈何奈何木翁旬日間亦且啓行此老愼默簡重當出流輩但精力則向衰若如元崖之論欲使之破常格以用才不顧天下之毀王陽明先生文鈔卷十二 書 哭

譽榮辱以力主國議則恐勢有所未能盡行耳東南小姦特瘡疥之疾羣僚百司各懷讒嫉黨比之心此則腹心之禍大爲可憂者近見二三十士夫之論始知前此諸公之心尚未平貼姑待釐耳一二當事之老亦未見有同寅協恭之誠問聞有口從面諛者退省其私多若警仇病廢之人愛莫爲助竊爲諸公危之不知若何而可以善其後此亦不可不早慮也西樵元崖皆不及別簡望同致意近聞諸公似有德色傲容者果爾將重失天下善類之心矣相見間可隱言之

與鄭啓辭謝薦舉書

某愚不自量痛此學之不講而竊有志於發明之自以劣弱思得天下之豪傑相與扶持砥礪庶幾其能有成故每開海內之高明特達忠信而剛毅者即欣慕愛樂不啻骨肉之親以是於吾啓範雖未及一面之識而心乎神契已如白首之交者數年矣每得封事讀之其間適有齒及不肖者則又爲之振顏汗背踟躕不安古之君子耻有其名而無其實吾於啓範惟切磋之是望乃不考其實而過情以譽於朝異時苟有不稱將使啓範爲失言矣如之何而可不肖志雖切於求王陽明先生文鈔卷十二書

哭人

答方叔賢辭兩廣重任書

久不奉狀非敢自外實以憂疾類仍平生故舊頗不敢通問在吾兄誠不當以此例視然廣士之來遊者相踵山中啓處時時聞之簡札虛文似有不必然者吾兄當能亮之也聖主聰明不世出諸公既蒙知遇若此安可不一出圖報今日所急惟在培養君德端其志向於此有立政不足問人不足譎是謂一正君而國定然此非有忠君報國之誠其心斷斷休休者亦只好議論粉飾於其外而已矣僕積衰之餘病廢日甚豈復更堪兵甲驅馳之勞况護構未息又可復出而冒爲王陽明先生文鈔卷十二書

哭

之乎懇辭疏下望與扶持得且養河林下稍俟痊復出而圖報非晚也

答見山家宰論進賢退不肖書

朽才病廢寧堪重托懇辭之疏必須朝廷憐准與其他日蒙  
顛覆之戮孰若今日以是獲罪乎東南小醜何足動煩朝廷  
以主上聖明德威所被指日自將平定但廟堂之上至今未  
有同寅協恭之風此則殊爲可憂者耳不知諸公竟何以感  
化而幹旋之大抵護邪不遠則賢士君子斷不能安其位以  
有爲於時自昔當事諸公亦豈盡不知進賢去不肖之爲美  
顧其平日本無忠君愛國之誠不免阿時附俗以苟目前之  
譽卒之悅諛信譏終於蔽賢病國而已矣來官守僅力遣數  
王陽明先生文鈔卷十二書

辛

四始肯還病筆草草未盡傾企

答方叔賢論薦賢書

昨見邸報知西樵元崖皆有舉賢之疏此誠士君子正朝之  
盛節深用嘆服但與名其間却有一二未曉者此恐鄙人淺  
陋未能知人之故然此乃天下治亂盛衰所繫君子小人進  
退存亡之機不可以不恤也此事譬之養蠶但得一蠅蠶於  
其中則一匡好蠶盡爲所壞矣凡薦賢於朝與自己用人又  
自不同自己用人權度在我故雖小人而有才者亦可以器  
使若以賢才薦之於朝則評品一定便如白黑其間舍短錄  
長之意若非明言誰復知之小人之才豈無可用如砒砒芒  
王陽明先生文鈔卷十二書

壬

雖皆有攻毒破惡之功但混於參苓膏木之間而進之養生  
之人萬一用之不精鮮有不誤者矣僕非不樂二公有此盛  
舉正恐異日或爲此舉之累故輒叨叨當不以爲罪也思用  
事貴鄉往來人當能道其詳俗諺所謂生事事生此類是矣  
今其事體既以壞盡欲以無事處之要已不能只求減省一  
分則地方亦可減省一分勞費耳鄙見器具奏內深知大拂  
喜事者之心然欲殺數千無罪之人以求成一己之功仁者  
之所不忍也

寄安福諸同志書

諸友始爲惜陰之會當時惟恐只成虛語邇來乃聞遠近豪傑聞風而至者以百數此可見良知之同然而斯道大明之機於此亦可卜矣得虞卿及諸同志寄來書所見此舊又加親切足驗工夫之進只如此用功去當不致有他岐之惑矣明道有云寧學聖人而不至不以一善而成名此爲有志聖人而未能真得聖人之學者則可如此說若今日所講良知之說乃真是聖學的傳但從此學聖人却無有不至者惟恐吾儕尚有一善成名之意未肯專心致志於此耳在會諸同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十二

至三

志雖未及一一面見固已神交於千里之外相見時幸出此共勉之王子茂寄問數條亦皆明切中間所疑在子茂亦是更須誠切用功到融化時并其所疑亦皆釋然沛然不復有相阻礙然後爲真得也凡工夫只是要簡易真切愈真切愈簡易愈簡易愈真切病咳中不能多及亦不能一一備列姓字幸以意亮之而已

與陳惟濬論致知實功書

江西之會尚意得同舟旬日從容一談人盡知人盡難紛沓及登舟時惟濬已行矣近得聶文蔚書知已入志難困苦之餘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者宜必日有所進養之以福正在此時不得空放過也聖賢論學無不可用之工只是致良知三字尤簡易明白有實下手處更無走失近時同志亦已無不知有致良知之說然能於此實用工者絕少皆緣見得良知未真又將致字看得太易是以多未有所得力處雖比往時支離之說稍有頭緒然亦只是五十步百步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十二

至三

之間耳就中亦有肯精心體究者不覺又轉入舊時窠臼中反爲文義所牽滯工夫不得洒脫精一此君子之道所以鮮也此事必須師友時時相講習切劘自然意思日新自出山來不覺便是一年山中同志結廬相待者尚數十人時有書來儘令人感動而地方重務勢難輕脫又日狼狽若此不知天意竟何如也文蔚書中所論迥然大進真有一日子聖之勢病中草草答大畧見時可取視之亦有所發也

與黃宗賢論立朝勿求近功書 戊子

兩廣大勢罷敝已極非得誠於爲國爲民強力有爲者爲之數年未可以責効也思旧之患其間三五大巢久爲廣西諸賊之根株凋敝者亦已用計剿平就今日久困積寃之民言之亦可謂之太平無事矣病軀咳患日增今又深入炎毒之鄉旦夕動履且有不能若巡撫官再俟旬月不至亦只得且爲歸休之圖待罪於南贛之間聖天子在上賢公卿在朝真所謂明良相遇千載一時鄙人世受國恩從大臣之末固非果於忘世者平生亦不喜爲尚節求名之事何忍遽言歸乎王陽明先生文鈔卷十二書 五面

王陽明先生文鈔卷十三

後學江都張問達編輯

五經臆說 論 策 說

元年春王正月 戊辰

人君卽位之一年必書元年元者始也無始則無以爲終故書元年者正始也大哉乾元天之始也至哉坤元地之始也成位乎其中則有人元焉故天下之元在於王一國之元在於君君之元在於心元也者在天爲生物之仁而在人則爲心心生而有者也易爲爲君而始乎曰心生而有者也未爲王陽明先生文鈔卷十三 五經臆說

君而其用止於一身既爲君而其用關於一國故元年者人君爲國之始也當是時也羣臣百姓悉意明目以觀維新之始故元年者人君正心之始也曰前此可無正乎曰正也有未盡焉此又其一始也故元年者人君改過遷善修身立德之始也端本澄源三綱五常之始也立政治民休戚安危之始也嗚呼其可以不慎乎

元年者魯隱公之元年春者天之春王周王也王次春示王者之上承天道也正月者周王之正月周人以建子爲大統則夏正之十一月也夫子以天下之諸侯不復知有周也於



是乎作春秋以尊土室故書王正月以大一統也書王正月以大一統不以王年而以魯年者春秋魯史而書王正月斯所以爲大一統也隱公未嘗卽位也何以有元年乎曰隱公卽位矣不卽位何以有元年夫子削之不書欲使後人之求其實也曰隱公卽位矣而不書何也曰隱公以桓之功而攝焉其以攝告故不卽位也然而天下知隱公讓國之誓而爭奪觀觀者知所愧矣曰以攝告則宜以攝書而不書何也曰隱公兄也桓公弟也庶均以長隱公若也奚攝焉然而天下知嫡庶長幼之分而亂常失序者知所定也曰隱公君也非攝也則宜卽位矣而不卽位焉何也曰諸侯之立國也承之先君而命之天子隱無所承命也然而天下知父子君臣之倫而無父無君者知所懼矣一不書卽位而隱公讓國之善見焉嫡庶長幼之分明焉父子君臣之倫正焉善惡兼著而足非不相揜嗚呼此所以爲化工之妙也歟

鄭伯克段於鄆

書鄭伯原殺段者惟鄭伯也段以弟篡兄以臣伐君王法之所必誅國人之所共討也而專罪鄭伯蓋授之大邑而不爲之所縱使失道以至於敗者伯之心也段之惡既已暴著矣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十三 五經說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十三 五經說

天下春秋無所庸誅矣書克原伯之心素視段爲寇敵於是而始克之也段居于京而書于鄆見鄭伯之既伐諸京而復伐諸鄆必殺之而後已也鄭伯之於叔段始焉授之大邑而聽其收鄆若愛弟之過而進於厚也既其畔也王法所不赦鄭伯雖欲已焉若不容已矣天下之人皆以爲段之惡在所必誅而鄭伯討之宜也是其迹之近似亦何以異於周公之誅管蔡故春秋特誅其意而書曰鄭伯克段於鄆辨似是之非以正人心而險譎無所容其奸矣

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

天地感而萬物化生實理流行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至誠發見也皆所謂貞也觀天地交感之理聖人感入之道不過於一貞而萬物生天下和平焉則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恒亨无咎利貞

恒所以亨而无咎而必利於貞者非恒之外復有所謂貞也久於其道而已貞即常久之道也天地之道亦惟常久而不已耳天地之道無不貞也利有攸往者常之道非滯而通止而不動之謂也是乃始而終終而復始循環無端周流而不已者也使其滯而不通止而不動是乃泥常之名而不知

常之實者也。豈能常久而不已乎？故利有攸往者，示人以常道之用也。以常道而行，何所往而不利？無所往而不利，乃所以爲常。久不已之道也。天地之道，一常久不已而已。日月之所以能晝而夜，夜而復晝，而照臨不窮者，一天道之常久而不已也。四時之所以能春而冬，冬而復春，而生運不窮者，一天道之常久不已也。聖人之所以能成而化，化而復成，而妙用不窮者，一天道之常久不已也。夫天地日月四時聖人之所以能常久而不已者，亦貞而已耳。觀夫天地日月四時聖人之所以能常久而不已者，不外乎一貞。則天地萬物之情，王陽明先生文鈔卷十三 五經應說 四

### 題亨小利貞

題陰漸長而陽退，題也。彖言得此卦者，能進而退避，則亨。當此之時，苟有所爲，但利小貞而不可大貞也。夫子釋之以爲

題之所以爲亨者，以其時陰漸長，陽漸消，故能自全其道而退避。則身雖退而道亨。是道以進而亨也。雖當陽消之時，然四陽尚盛，而九五居尊得位，雖當陰長之時，然二陰尚微，而六二處下應五。蓋君子猶在尊位，而其朋尚盛，小人新進，勢猶不敵。尚知順應於君子，而未敢肆其惡。故幾微之際，君子雖已知其可進之時，然勢尚可爲，則又未忍決然舍去，而必於進且欲與時消息，盡力匡扶，以行其道。則雖當進之時，而亦有可亨之道也。雖有可亨之道，然終是陰長之時，小人之朋日漸以盛，苟一裁之以正，則小人將無所容，而大肆其惡。王陽明先生文鈔卷十三 五經應說 五

### 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

日之體本無不明也。故謂之大明。有時而不明者，入於地則不明矣。心之德本無不明也。故謂之明德。有時而不明者，蔽

於私也。去其私無不明矣。日之出地。日自出也。天無與焉。君子之明明德。自明之也。人無所與焉。自昭也者。自去其私欲之蔽而已。

初六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

初陰居下。當進之始。上與四應有晉如之象。然四意方自求進。不暇與初爲援。故又有見摧之象。當此之時。苟能以正自守。則可以獲吉。蓋當進身之始。德業未著。忠誠未顯。上之人豈能遽相孚信。使其以上之未信。而遂汲汲於求知。則將有失身枉道之耻。而悔吝之求。必矣。故當寬裕雍容。安處於正。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十三 五經騰說

六

則德久而自孚。誠積而自感。又何咎之有乎。蓋初雖晉如。而終不失其吉者。以能獨行其正也。雖不見信於上。然以寬裕自處。則可以無咎者。以其始進在下。而未嘗受命。當職任也。使其已當職任。不信於上。而優裕廢弛。將不免於曠官失職。其能以無咎乎。

時邁其邦。昊天其于之。有右序有周。薄言震之。莫不震疊。懷柔百神。及河喬嶽。允王維后。明昭有周。式序在位。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

此武王初克商。巡守諸侯。朝會祭告之樂歌。言我不敢自逸。

而以時巡行諸侯之邦。我勤民如此。天其以我爲子乎。今以我巡行之事占之。是天之實有以右序。夫我有問矣。何者。我之巡行諸侯。所以興廢舉墜。削有罪。黜不職者。亦聊以警勸。震發其萎靡頹惰者耳。而四方諸侯。莫不警懼修省。敦薄立懦。而興起夫維新之政。至於懷柔百神。而河之深廣。崇之崇。高莫不感格焉。則信乎天之以我爲王。而于以君臨天下矣。于是其宣明昭布。我有周之典章。于以式序在位之諸侯。我其戢歛夫干戈弓矢。以偃夫武功。我其旁求懿德之士。陳布於中國。以敷夫文德。則亦信乎可以爲王。而能保有上。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十三 五經騰說

七

天右序我有周之命矣。

執競武王。無競維烈。不顯成康。上帝是皇。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斤斤其明。鐘鼓喤喤。磬筦將將。降福穰穰。降福簡簡。威儀反反。既醉既飽。福祿來反。

言武王持其自強不息之心。其功烈之盛。天下既莫得而強之矣。成康繼之。其德亦若是其顯。而復爲上帝之所皇焉。夫繼武上之後。蓋難乎其爲德也。然自成康之相繼爲君。而其德愈益彰明。則於武王無競之烈。爲有光。而成康誠可謂善繼矣。今我以三王之功德。作之于樂。以其感格。而果能降福。

之多且大若此我其可不反身脩德而思有以成之乎我能反身修德而感儀之反則可享神之福既醉既飽而三王之所福我者益將反覆而無窮矣此蓋祭武王成王康王之詩也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粒我蒸民莫匪爾極貽我來牟帝

命率育無此疆爾界陳常于時夏

言思文后稷其德真可以配上天矣蓋凡使我蒸民之得以粒食者莫非爾后稷之德之所建也斯固后稷之德矣然來牟之種非天不生則是來牟之貽我者實由上帝以此命之王陽明先生文鈔卷十三五經說

八

后稷而使之備養夫天下是以天下之民皆有所養而得以復其常道則后稷之德固亦莫非上天之德也此蓋郊祀后稷以配天之詩故頌后稷之德而卒歸之於天云

嗟嗟臣工敬爾在公王釐爾成來咨來茹嗟嗟保介維

莫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命於皇來牟將受厥明明

昭上帝迄用康年命我衆人痔乃饔餼奄觀鉅文

此戒農官之詩言嗟爾司農之臣工當各敬爾在公之事今王以治農之成法賜汝汝宜來咨來度而敬承毋怠也因并呼農官之屬而總詔之曰嗟爾保介當茲暮春之月牟麥在

田而百穀未播蓋農工之暇也汝亦何所爲乎因汝所治之新田其牟麥亦何如哉夫牟麥之茂盛皆上帝之明賜也牟麥漸熟則行將受上帝之明賜矣上帝有是明賜爾苟惜農自安是不克靈承而祇上帝之賜矣爾尚永力爾田以昭明上帝之賜務底於豐年有成可也然則爾亦烏可謂茲農工之尚遠而遂一無所事乎汝當命爾衆農乘茲閒暇預修播種之事以具乃田器奄忽之間又將艾麥而興東作矣暮春周正建寅之月夏之正月也

有誓有誓在周之庭設業設虞崇牙樹羽應田縣鼓鞀

王陽明先生文鈔卷十三五經說

九

磬柷

簫管備舉喤喤厥聲肅雍和鳴先祖

是聽我客戾止永觀厥成

言有誓有誓在周之廷而樂工就列矣設業設虞崇牙樹羽應田縣鼓鞀磬柷圍而樂器具陳矣樂器既以備陳於是衆樂乃奏而簫管之屬亦皆備舉矣由是樂聲之喤喤其整密麗肅者莫非至敬之所寓而雍容暢達者莫非至和之所宜其肅雍和鳴如此是以幽有以感乎神而先祖是聽明有以感乎人而我客來觀厥成者蓋武王功成作樂使非繼述之孝真無愧于文考固無以致先祖之格而非其盛德之至

紂救民之舉。真有以順乎天。應乎人。而於湯有光焉。其亦何  
以能使亡國者之子孫。永觀厥成。而畧無忌嫉之心乎。此蓋  
始作樂而合于祖廟之詩。

元年春正月論

聖人之言。明白簡實。而學者每求之於艱深隱奧。是以爲愈詳。而其意益晦。春秋書元年春王正月。蓋仲尼作經始筆也。以予觀之。亦何有可疑。而世儒之爲說者。或以爲周雖雖予而不改月。或以爲周改月而不改時。其最爲有據。而爲世所宗者。則以天子嘗欲行夏之時。此以夏時冠周月。蓋見諸行事之實也。紛紛之論。至不可勝舉。遂使聖人明白簡實之訓。反爲千古不決之疑。嗟夫。聖人亦人耳。豈獨其言之有遠於人情乎哉。而儒者以爲是聖人之言。而必求之於不可窺。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十三

論

測之地。則已過矣。夫聖人之示人。無隱。若日月之垂象於天。非有變怪恍惚。有目者之所覩。而及其至也。巧曆有所不能計。精於理者。有弗能盡知也。如是而已矣。若世儒之論。是後世任情用知。拂理亂常者之爲。而謂聖人爲之耶。夫子嘗曰。吾從周。又曰。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災及其身者也。仲尼有聖德。無其位。而改周之正朔。是議禮制度自己出矣。其得爲從周乎。聖人一言。世爲天下法。而身自違之。其何以訓天下。夫子患天下之夷狄橫。諸侯強。背不復知有天王也。於是乎作春秋。以誅僭亂。尊周室。正一王之

大法而已。乃首改周之正朔。其何以服亂臣賊子之心。春秋之法。變舊章者必誅。若宣公之稅畝。秦主制者必誅。若鄭莊之歸初。無王命者必誅。若莒人之入向。是三者之有罪。固猶未至於變易天王正朔之甚也。使魯宣鄭莊之徒。舉是以詰夫子。則將何辭以對。是攘鄰之鷄。而惡其爲盜。責人之不盜。而自毀其兄也。豈春秋忠恕先自治而後治人之意乎。今必泥於行夏之時之一言。而曲爲之說。以爲是固見諸行事之驗。又引孟子春秋天子之事。罪我者其惟春秋之言。而證之夫謂春秋爲天子之事者。謂其時。天王之法。不行於天下。爾王陽明先生文鈔卷十三論主

紀元年冬十月。而證周之不改時。是亦未爲無據也。予之謂周之改月與時也。獨何據乎。曰。吾據春秋之文也。夫商王武庚月。則伊訓必不書曰元祀十有二月。秦而改時。則史記必不書曰元年冬十月。周不改月與時也。則春秋亦必不書曰春王正月。春秋而書曰春王正月。則其改月與時已何疑焉。況禮記稱正月。七月日至。而前漢律曆志。武王伐紂之歲。周正月辛卯朔。合辰在斗前一度。戊午師度孟津。明日己未冬。至考之太誓。十有三年。春武成一月壬辰之說。皆足以相爲發明。證周之改月與時。而予意直據天子春秋之筆。有不必疑。王陽明先生文鈔卷十三論主

而已然非始於周而後有矣曰夏時冠周月此安定之論耶  
程子亦嘗云爾曾謂程子之賢而不及是也何哉曰非謂其  
知之不及也程子蓋泥於論語行夏之時之言求其說而不  
得從而爲之辭蓋推求聖言之過耳夫論語者夫子議道之  
書而春秋者魯國紀事之史議道自夫子則不可以不盡紀  
事在魯國則不可以不實道並行而不相悖者也且周雖建  
子而不改時與月則固夏時矣而夫子又何以行夏之時云  
乎程子之云蓋亦推求聖言之過耳庸何傷夫子嘗曰君子  
不以人廢言使程子而猶在也其殆不廢予言矣

問佛老爲天下害已非一日天下之訟言攻之者亦非  
一人矣而卒不能去豈其道之不可去耶抑去之  
不得其道耶將遂不去其亦不足以爲天下之患耶  
夫今之所謂佛老者鄙穢淺劣其妄初非難見而程  
子乃以比之楊墨尤爲近理豈其始固自有說而今  
之所習者又其糟粕之餘歟佛氏之傳經傳無所考  
至於老子則孔子之所從問禮者也孔子與之同時  
未嘗一言攻其非而後世乃排之不置此又何歟夫  
楊氏之爲我墨氏之兼愛則誠非道矣比之後世食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十三 五

目無耻放於利而行者不有問乎而孟子以爲無父  
無君至比於禽獸然則韓愈以爲佛老之害甚於楊  
墨者其將何所比乎抑不知今之時而有兼愛爲我  
者焉其亦在所關乎其將在所取乎今之時不見有  
所謂楊墨者則其患止於佛老矣不知佛老之外尚  
有可患者乎其無可患者乎夫言其是而不知其所  
以是議其非而不議其所以非同然一辭而以和於  
人者吾甚恥之故願諸君之深辨之也 甲子

天下之道一而已矣而以爲有二焉者道之不明也孔子曰

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鳴呼。道一也。而人有知。愚賢不肖之異焉。此所以有過與不及之弊。而異端之所從起歟。然則天下之攻異端者。亦夫子之道而已耳。夫子之道。明彼將不攻而自破。不然。我以彼爲異端。而彼亦將以我爲異端。譬之穴中之鬪鼠。其是非孰從而辨之。今夫吾夫子之道。始之於存養。慎獨之微。而終之以化育參贊之大。行之於日用常行之間。而達之於家國天下之遠。人不得焉。不可以爲人物不得焉。不可以爲物猶之水火救吊不可一日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十三

十六

饒焉者也。彼異端者。乃至與之執立而爲三。則亦道之不明言之罪矣。道苟不明。苟不過焉。卽不及焉。過與不及。皆不得夫中道者也。則亦異端而已矣。而何以攻彼爲哉。今夫二氏之說。其始亦非欲以亂天下也。而卒以亂天下。則是爲之使者之罪也。夫子之道。其始固欲以治天下也。而未免於二氏之惑。則亦爲之徒者之罪也。何以言之。佛氏吾不得而知矣。至於老子。則以知禮聞。而吾夫子所嘗問禮。則其爲人要亦非庸下者。其修身養性以求合於道。初亦豈甚乖於夫子乎。獨其專於爲己。而無意於天下國家。然後與吾夫子之格。

誠正而達之於修齊治平者之不同耳。是其爲心也。以爲吾仁矣。則天下之不仁。吾不知可也。吾義矣。則天下之不義。吾不知可也。居其實而去其名。歛其器而不示之用。置其心於都無計較之地。而亦不以天下之計較動其心。此其爲念。固亦非有害於天下者。而亦豈知其弊之一至於此乎。今夫夫子之道。過者可以俯而就。不肖者可以企而及。是誠行之萬世而無弊矣。然而子夏之後。有田子方。子方之後。爲莊周。子弓之後。有荀况。荀况之後。爲李斯。蓋亦不能以無弊。則亦豈吾夫子之道。使然哉。故夫善學之。則雖老氏之說。無益於天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十三

十七

下而亦可以無害於天下。不善學之。則雖吾夫子之道。而亦不能以無弊也。今天下之患。則莫大於貪鄙以爲同。曰進而無恥。貪鄙以爲同者。曰吾夫子固無可無不可也。曰進而無恥者。曰吾夫子固汲汲於行道也。嗟乎。吾以吾夫子之道而爲奸。則彼亦以其師之說而爲奸。顧亦奚爲其不可哉。今之二氏之徒。若空其行。而虛幻其說者。既已不得其原矣。然後以其苦空。而吾以其貪鄙。彼以其虛幻。而吾以其月進。如是而攻焉。彼既有辭矣。而何以服其心乎。孟子曰。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今不皇皇焉自攻其弊。以求明吾夫



子之道而徒以攻二氏爲心亦見其不知本也夫生復言之  
執事以攻二氏爲問而生切切於自攻者夫豈不喻執事之  
肯哉春秋之道責已嚴而待人恕吾夫子之訓先自治而後  
治人也若夫二氏與楊墨之非則孟子闢之於前韓歐諸子  
闢之於後而豈復俟於言乎哉執事以爲夫子未嘗攻老氏  
則夫子蓋嘗攻之矣曰鄉愿德之賊也蓋鄉愿之同乎流俗  
合乎汙世卽老氏之所謂和其光而同其塵者也而光同塵  
之說蓋老氏之徒爲之者而老氏亦有以啟之故吾夫子之  
攻鄉愿非攻老氏也攻鄉愿之學老氏而又失之也後世談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十三 九

二氏者皆出於鄉愿故曰夫子蓋嘗攻之也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十三

九

問古之人言曰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諸君皆  
志伊學顏者請遂以二君之事質之夫伊尹之耕於  
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也固將終身爾矣湯之聘  
幣三往而始幡然以起是豈苟焉者而後世至以爲  
割烹要湯斯固孟子已有明辨至於樂則固未嘗以  
幣聘尹也而自往就之至再至五昔人謂其急於生  
人而欲速其功也果爾其不類於以割烹要之與顏  
淵之學於孔子也其詳且要無有過於四勿之訓茲  
四言者今之初學之士皆自以爲能知而孔門之徒  
以千數其最下者宜其猶愈於今之人也何獨唯顏  
子而後可以語此乎至於簞瓢陋巷而不改其樂此  
尤孔子之所深嘉屢嘆而稱以爲賢者而昔之人乃  
以爲哲人之細事將無類於今之初學曰謂能知四  
勿之訓者乎夫尹也以湯之聖則三聘而始往以桀  
之虐則五就而下辭顏之四勿孔門之徒所未聞而  
今之初學自以爲能識簞瓢之樂孔子以爲難而昔  
人以爲易也茲豈無其說乎不然則伊尹之志荒而  
顏子之學淺矣 甲子

求古人之志者必先自求其志而後能辨其出處之是非論古人之學者必先自論其學而後能識其造詣之深淺此伊尹之志顏子之學所以未易於窺測也嘗觀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固將終其身於畝畝雖祿之以天下有弗顧者其後成湯三聘之勤而始幡然以起是誠甚不負矣而戰國之士猶以爲割烹要湯向非孟氏之辨則千載之下孰從而知其說之妄乎至於五就桀之說則尚有可疑者孟子曰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夫尹以庶人而往役於桀可也以行道而往就於桀不可也伊於成湯之聖猶必待其三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十三

三

聘者以爲身不可辱而道不可枉也使尹不俟桀之聘而自往則其辱身枉道也甚矣而何以爲伊尹乎使尹之心以爲湯雖聖臣也桀雖虐君也而就之則旣以爲君矣又可從而伐之乎桀之暴虐天下無不知者彼置成湯之聖而弗用尚何有於伊尹使尹不知而就之是不知也知而就之是不仁也就之而復伐之是不忠也三者無一可而謂伊尹爲之乎柳宗元以爲伊尹之五就桀是大人之欲速其功且曰吾觀聖人之急生人莫若伊尹伊尹之大莫大於五就桀蘇子瞻議之以爲宗元欲以此自解其從叔文之非可謂得其心矣

然五就之說孟子亦嘗言之而說者以爲尹之就桀湯之就伊也則尹惟知以湯之心爲心而已是在聖人固必自有以處此而愚以爲雖誠有之亦孟子所謂有伊尹之志則可耳不然吾未見其不爲反覆悖亂之歸也至於顏子四勿之訓此蓋聖賢心學之大有未易以言者彼其自謂能知則譬之越南冀北孰不知越之爲南而冀之爲北者至其道里之曲折險易自非所嘗經歷莫從而識之也今以四勿而詢人則誠未見其有不知者及究其所謂非禮則又莫不喑然而無以爲答也今夫天下之事固有似禮而非禮者矣亦有似非禮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十三

三

而實爲禮者矣其纖悉毫釐至於不可勝計使非盡格天下之物而盡窮天下之理則其疑似幾微之間孰能決然而無所惑哉夫於所謂非禮者旣有未辨而斷然欲以之勿視聽言動是亦告子之所謂不得於言而勿求於心耳其何以能克已復禮而爲仁哉夫惟顏子博約之功已盡於平日而其明睿所照旣已略無纖芥之疑故於事至物來天理人欲不待議擬而已判然然後行之勇決而無疑滯此正所謂有至明以察其幾有至健以致其決者也孔門之徒自子貢之類悟不能無疑於一貫則四勿之訓宜乎唯顏子之得聞也若

天籟之樂則顏子之賢盡在於此蓋其所得之深者周子  
嘗云二程尋之則既知其難矣惟韓退之以爲顏子得聖人  
爲之依歸則其不憂而樂也豈不易顧以爲哲人之細事初  
若無所難者是蓋言其外而未究其中也蓋簞瓢之樂其要  
在於窮理其功始於慎獨能窮理故能擇乎中庸而復禮以  
爲仁能慎獨故能克己不貳過而至於三月不違蓋其人欲  
淨盡天理流行是以內省不疚仰不愧俯不忤而心廣體胖  
有不知其手舞足蹈者也退之之學言誠正而弗及格致則  
窮理慎獨之功正其所大缺而於顏子之樂宜其得之淺矣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十三 策 三

梁仲用默齋說

仲用謙高而氣象既舉進士銳然有志天下之務一旦責其  
志曰於乎予乃太早烏有已之弗治而能治人者於是專心  
爲己之學深思其氣質之偏而病其言之易也以默名庵過  
予而請其方予亦天下之多言人也豈足以知默之道然予  
嘗自驗之氣浮則多言志輕則多言氣浮者耀於外志輕者  
放其中予請誦古之訓而仲用自取之手默有四僞疑而不  
知問蔽而不知辯冥然以自罔謂之默之愚以不言恬人者  
謂之默之狡慮人之覘其短長也掩覆以爲默謂之默之誣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十三 策 三  
深爲之情厚爲之貌淵誨辨狠自託於默以售其奸者謂之  
默之賊夫是之謂四僞又有入誠焉孔子曰君子恥其言而  
過其行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故誠知恥而後知默  
又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夫誠敏於行而後欲默矣仁  
者其言也訥非以爲默而默存焉又曰默而識之是故必有  
所識也終日不違如愚者也默而成之是故必有所成也退  
而省其私亦足以發者也故善默者莫如顏子闢然而日章  
默之積也不言而信而默之道成矣天何言哉四時行焉萬  
物生焉而默之道至矣非聖人其孰能與於此哉夫是之謂

八誠仲用盡亦知所以自取之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十三 說

語

崔伯樂悔齋說 卷百

悔者善之端也。誠之復也。君子悔以遷於善。小人悔以不敢肆其惡。惟聖人而後能無悔。無不善也。無不誠也。然君子之過悔而弗改焉。又從而文焉。過將日入於惡。小人之惡悔而益深巧焉。益憤譎焉。則惡極而不可解矣。故悔者善惡之分也。誠偽之關也。吉凶之機也。君子不可以頓悔。小人則幸其悔而或不甚焉耳。吾友崔伯樂氏以悔名其齋。非曰吾將悔而已矣。將以求無悔者也。故吾爲之說如是。

劉生約齋說 甲戌劉生就約 晉名郡潯州人

潯陽劉生。詔既學於陽明子。乃自悔其平日所嘗致力者。溢而無功。瑣雜而不得其要也。思得夫簡易可久之道。而固守之。乃以約齋自號。求所以爲約之說於予。予曰。子欲其約。乃所以爲煩也。其惟循理乎。理而已。人欲則有萬其殊。是故一則約。萬則煩矣。雖然。理亦萬殊也。何以求其一乎。理雖萬殊。而皆具於吾心。心固一也。吾惟求諸吾心而已。求諸心而皆出乎天理之公焉。斯其行之簡易。所以爲約也已。彼其膠於人欲之私。則利害相攻。毀譽相制。得失相形。榮辱相纏。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十三 說 蓋是非相傾。顧瞻牽滯。紛紜外戾。吾見其煩且難也。然而世之知約者鮮矣。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其知所約者。約之道歟。吾子勉之。吾言則亦已煩。

劉觀時見齋論乙亥。觀時號見齋。湖廣辰州人。

辰陽劉觀時學於潛子。既有見矣。復學於陽明子。嘗自言曰。吾名觀時。觀必有所見。而吾猶懵懵無睹也。隨其居曰見齋。以自勵。問於陽明子曰。道有可見乎。曰。有。有而未嘗有也。曰。然則無可見乎。曰。無。無而未嘗無也。曰。然則何以爲見乎。曰。見而未嘗見也。觀時曰。弟子之惑滋甚矣。夫子則明言之。以教我乎。陽明子曰。道不可言也。強爲之言。而益晦。道無可見也。妄爲之見。而益遠。夫有而未嘗有。是真有也。無而未嘗無。是真無也。見而未嘗見。是真見也。子未觀於天乎。謂天爲無。

王陽明先生文鈔卷十三

說

可見則蒼蒼耳。昭昭耳。日月之代明。四時之錯行。未嘗無也。謂天爲可見。則卽之而無所指之。而無定執之。而無得。未嘗有也。夫天道也。道天也。風可捉也。影可拾也。道可見也。曰。然則吾終無所見乎。古之人。則亦終無所見乎。曰。神無方。而道無體。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是有方體者也。見之而未盡者也。顏子則如有所立。卓爾。夫謂之如。則非有也。謂之有。則非無也。是故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故夫顏氏之子。爲庶幾也。文王望道而未之見。斯真見也已。曰。然則吾何所用心乎。曰。淪於無者。無所用其心者也。蕩而無歸。滯於有者。

用其心於無用者也。勞而無功。夫有無之間。見與不見之然。非可以言求也。而于顧切切焉。吾又從而強言其不可見。是以其言也。夫見飲者。不可以爲醉。見食者。不可以爲飽。子求其醉飽。則盡飲食之。子求其見也。其惟人之所不見乎。夫亦戒慎乎其所不睹也。已。斯真觀也。已。斯求見之道也。已。

立志說乙亥

大學莫先於立志志之不立猶不種其根而徒事培植灌溉  
勞苦無成矣而人之所以因循苟且隨俗習非而卒歸於污  
下者凡以志之弗立也故程子曰有求爲聖人之志然後可  
與共學人苟誠有求爲聖人之志則必思聖人之所以爲聖  
人者安在非以其心之純乎天理而無人欲之私歟聖人之  
所以爲聖人惟以其心之純乎天理而無人欲則我之欲爲  
聖人亦惟在於此心之純乎天理而無人欲耳欲此心之純  
乎天理而無人欲則必去人欲而存天理務去人欲而存天  
王陽明先生文鈔卷十三 說 无

欲而存天理之方若五經四書是已吾惟欲去吾之人欲存  
吾之天理而不得其方是以求之於此則其展卷之際真如  
餓者之於食求飽而已病者之於藥求愈而已暗者之於燈  
求照而已跛者之於杖求行而已曾有徒事記誦講說以資  
口耳之獎哉夫立志亦不易矣孔子聖人也猶曰吾十有五  
而志於學三十而立立者立志也雖至於不踰矩亦志之不  
踰矩也志豈可易視哉夫志氣之帥也人之命也木之根也  
水之源也源不涸則流不息根不植則木枯命不續則人死志  
不立則氣昏是以君子之學無時無處而不以立志爲事正  
王陽明先生文鈔卷十三 无

理則必求所以去人欲而存天理之方求所以去人欲而存  
天理之方則必正諸先覺考諸古訓而凡所謂學問之功者  
然後可得而講而亦有所不容已矣夫所謂正諸先覺者既  
以其人爲先覺而師之矣則當專心致志惟先覺之爲聽言  
有不合不得棄置必從而思之思之不得又從而辨之務求  
了釋不敢輒生疑惑故記曰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  
敬學苟無尊崇篤信之心則必有輕忽慢易之意言之而聽  
之不審猶不聽也聽之而不思之不慎猶不思也是則雖曰師  
之猶不師也夫所謂考諸古訓者聖賢垂訓莫非教人去人

目而視之無他見也傾耳而聽之無他聞也如貓捕鼠如雞  
覆卵精神心思凝聚融結而不復知其他然後此志常立神  
氣清明義理昭著一有私欲即便知覺自然容住不得矣故  
凡一毫私欲之萌只責此志不立即私欲便退聽一毫客氣  
之動只責此志不立即客氣便消除或怠心生責此志即不  
怠忽心生責此志即不忽躁心生責此志即不躁矜心生責  
此志即不矜忿心生責此志即不忿貪心生責此志即不貪  
傲心生責此志即不傲吝心生責此志即不吝蓋無一息而  
非立志責志之時無一事而非立志責志之地故責志之功

其去人欲有如烈火之煖毛太陽一出而魍魎潛消也自古  
聖賢因時立教雖若不同其用功大指無或少異書謂惟精  
惟一易謂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孔子謂格致誠正博文約禮  
曾子謂忠恕子思謂尊德性而道問學孟子謂集義養氣求  
其放心雖若人自爲說有不可強同者而求其要領歸宿合  
若符契何者道一而已道同則心同心同則學同其卒不同  
者皆邪說也後世大患尤在無志故今以立志爲說中間字  
字句句莫非立志蓋終身學問之功只是立得此志而已若  
以是說而合精一則字字句句皆精一之功以是說而合敬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十三 說 辛  
則字字句句皆敬義之功其諸格致博約忠恕諸說無不  
合但能實心體之然後信予言之非妄也

方特舉矯亭說 乙亥

君子之行順乎理而已無所事乎矯然有氣質之偏焉偏於  
柔者矯之以剛然或失則傲偏於慈者矯之以毅然或失則  
刻偏於奢者矯之以儉然或失則陋凡矯而無節則過過則  
復爲偏故君子之論學也不曰矯而曰克克以勝其私私勝  
而理復無過不及矣矯猶未免於意必也意必亦私也故克  
已則矯不必言矯者未必能盡乎克已之道也雖然矯而當  
其可亦克已之道矣行其克已之實而矯以名焉何傷乎古  
之君子其取名也廉後之君子實未至而名先之故不曰克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十三 說 壬  
而曰矯亦矯世之意也方君特舉以矯名亭請予爲之說

楊景瑞謹齋說

子友の景瑞號謹齋廣東人子思元

君子之學。心學也。心性也。性天也。聖人之心。純乎天理。故無事於學。下是則心有存而汨其性。喪其天矣。故必學以存其心。學以存其心者。何求哉。求諸其心而已矣。求諸其心。何爲哉。謹守其心而已矣。博學也。審問也。慎思也。明辯也。篤行也。皆謹守其心之功也。謹守其心者。無聲之中。而常若聞焉。無形之中。而常若睹焉。故傾耳而聽之。惟恐其或謬也。注目而視之。惟恐其或逸也。是故至微而顯。至隱而見。善惡之萌。而纖毫莫遁。由其能謹也。謹則存。存則明明。則其察之也精。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十三 說

三

其存之也。一昧焉而弗知過焉。而弗覺弗之謹也。已故謹守其心於其善之萌焉。若食之克飽也。若抱赤子而履春水。惟恐其或陷也。若捧萬金之璧而臨千仞之壑。惟恐其或墜也。其不善之萌焉。若鳩毒之投於羹也。若虎蛇橫集而思所以避之也。若盜賊之侵陵而思所以勝之也。古之君子所以履至道而成盛德。未有不由於斯者。雖堯舜文王之聖。然且兢兢業業。而况於學者乎。後之言學者。舍心而外求。是以支離決裂。愈難而愈遠。吾甚悲焉。吾友侍御楊景瑞。以謹名其齋。其知所以爲學之要矣。景瑞嘗遊白沙陳先生之門。歸而求

之。自以爲有見。又二十年。而忽若有得。然後知其向之所見。猶未也。一旦告病歸。將從事焉。必底於成。而後出。君之篤志若此。其進於遠也。孰禦乎。君達其子思元。從子學。亦將別子以歸。因論君之所以名齋之義。以告思元。而遂以爲君贈。



劉氏三千字說乙亥○劉氏字教

劉毅齋之子三人當毅齋之始入學也其孟生名之曰甫學始舉於鄉也其仲生名之曰甫登始從政也其季生名之曰甫政毅齋將冠其三子而問其字於予予曰君子之學也以成其性學而不至於成性不可以爲學字甫學曰子成要其終也學成而登庸登者必以漸故登高必自卑字甫登曰子漸戒其驟也登庸則漸以從政矣政者正也未有已不正而能正人者字甫政曰子正反其本也毅齋起拜曰乾也既承教豈獨以訓吾子

王陽明先生文鈔卷十三

書

天澤夜氣說乙亥

天澤每過輒與之論夜氣之訓津津既有所興起至是告歸請益復謂之曰夜氣之息由於旦晝所養苟枯亡之反復則亦不足以存矣今夫師友之相聚於茲也切砥於道義而砥礪乎德業漸而入焉反而熈焉雖有非僻之萌其所滋也亦已罕矣迨其離群索居情可得肆而莫之警也欲可得縱而莫之尼也物交引焉志交喪焉雖有理義之萌其所滋也亦罕矣故曰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夫人亦孰無理義之心乎然而不得其養者多矣是以若是其寥寥也天澤勉之

白說字貞夫說乙亥

白生說常太保康敏公之孫都憲敬齋公之長子也敬齋實子而冠之昨既醮而請曰是兒也嘗辱子之門又辱臨其冠敢請字而教諸曰字而教諸說也吾何以字而教諸吾聞之天下之道說而已天下之說貞而已乾道變化於穆流行無非說也天何心焉坤德闢闢順成化生無非說也坤何心焉仁理惻怛感應和平無非說也人亦何心焉故說也者貞也貞也者理也全乎理而無所容其心焉之謂貞本於心而無所拂於理焉之謂說故天得貞而說道以亨地得貞而說道

王陽明先生文鈔卷十三

書

以成人得貞而說道以生貞乎貞乎三極之體是謂無已說乎說乎三極之用是謂無動無動故順而化無已故誠而神誠神剛之極也順化柔之則也故曰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說之時義大矣哉非天下之至貞其孰能與於斯乎請字說曰貞夫敬齋曰廣矣子之言固非吾兒所及也請問其次曰道一而已執精粗焉而以次爲君子之德不出乎性情而其至塞乎天地故說也者情也貞也者性也說以真情之性也貞以說性之命也性情之謂和性命之謂中致其性情之德而三極之道備矣而又何二乎吾姑

語其略而詳可推也本其事而功可施也目而色也耳而聲也口而味也四肢而安逸也說也有貞焉君子不敢以或遇也貞而已矣仁而父子也義而君臣也禮而夫婦也信而朋友也說也有貞焉君子不敢以不至也貞而已矣故貞者說之餘也說者貞之枝也故貞以養心則心說貞以齊家則家說貞以治國平天下則國天下說說必貞未有貞而不說者也貞必說未有說而不貞者也說而不貞小人之道君子不謂之說也不偽則欲不悖則邪奚其貞也哉夫夫君子之稱也貞君子之道也字說曰貞夫勉以君子而已矣敬齋起拜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十三

美

日子以君子之道訓吾兒敢不拜嘉願謂說曰再拜稽首書

諸紳以蚤夜祗承夫子之命

脩道說 戊寅

率性之謂道誠者也脩道之謂教誠之者也故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中庸為誠之者而作脩道之事也道也者性也不可須臾離也而過焉不及焉離也是故君子有脩道之功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微之顯誠之不可揜也脩道之功若是其無間誠之也夫然後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道脩而性復矣致中和則大本立而達道行知天地之化育矣非至誠盡性其孰能與於此哉是脩道之極功也而世之言脩道者難矣故特著其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十三

毛

說

鄉愿狂者說 宋末。九年譜

鄒守益薛侃黃宗明馬明衡王艮請問鄉愿狂者之說先生曰鄉愿以忠信廉潔見取於君子以同流合汙無忤於小人故非之無舉刺之無刺然究其心乃知忠信廉潔所以媚君子也同流合汙所以媚小人也其心已破壞矣故不可與入堯舜之道狂者志存古人一切紛囂俗染舉不足以累其心真有鳳凰翔於千仞之意一克念即聖人矣惟不克念放蕩略事情而行常不掩惟其不掩故心尚未壞而庶可與較曰鄉愿何以斷其媚世曰自其譏狂獨而知之狂獨不與俗諸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十三 說

美

而謂生斯世也爲斯世也善斯可矣此鄉愿志也教其所爲皆色取不疑所以謂之似三代以下士之取盛名於時者不過得鄉愿之似而已然究其忠信廉潔或未免致疑於妻子也雖欲純乎鄉愿亦未易得而況聖人之道乎曰狂獨爲孔子所思然至於傳道終不及擊張載而傳曾子豈曾子亦猶耆之流乎先生曰不然琴張輩狂者之稟也雖有所得終止於狂曾子中行之稟也故能悟入聖人之道

黃勉之自得齋說 甲申。勉之名

孟子云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夫率性之謂道道吾性也性吾生也而何事於外求世之學者業辭章習訓詁工技藝探幽而索隱獎精極力勤苦終身非無所謂深造之者然亦辭章而已耳訓詁而已耳技藝而已耳非所以深造於道也則亦外物而已耳寧有所謂自得逢原者哉古之君子戒慎不睹恐懼不聞致其良知而不敢須臾或離者斯所以深造乎是矣是以大本立而達道行天地以位萬物以育於左右逢原乎何有黃勉之省曾氏以自得名齋蓋有志於道者請學於予而祈爲之說予不能有出於孟氏之言也爲之書孟氏之言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十三 說

美

南元真博約說乙酉。元真陝西渭南人。元善之弟。

南元真之學於陽明子也。聞致知之說而恍若有見矣。既而疑於博約先後之訓。復來請曰。致良知以格物格物以致其良知也。則既聞教矣。敢問先博我。以文而後約。我。以禮也。則九儒之說得無亦有所不同歟。陽明子曰。理一而已矣。心一而已矣。故聖人無二教。而學者無二學。博文以約禮格物以致其良知一也。彼先後之說。後儒支離之見也。夫禮也者。天理也。天命之性。具於吾心。其渾然全體之中。而條理節目森然畢具。是故謂之天理。天理之條理。謂之禮。是禮也。其發見

王陽明先生文錄卷十三

早

於外則有五常百行。酬酢變化。語默動靜。升降周旋。隆殺厚薄之屬。宣之於言。而成章措之於爲。而成行。書之於冊。而威訓炳然。蔚然。其條理節目之繁。至於不可窮詰。是皆所謂文也。是文也者。禮之見於外者也。禮也者。文之存於中者也。文顯而可見之禮也。禮微而難見之文也。是所謂體用一源而顯微無間者也。是故君子之學也。於酬酢變化。語默動靜之間。而求盡其條理節目焉。非他也。求盡吾心之天理焉耳矣。於升降周旋。隆殺厚薄之間。而求盡其條理節目焉。非他也。求盡吾心之天理焉耳矣。求盡其條理節目焉者。博文也。求

盡吾心之天理焉者。約禮也。文散於事。而萬殊者也。故曰。博

禮根於心。而一本者也。故曰。約。博文而非約之。以禮則其文爲虛文。而後世功利辭章之學矣。約禮而非博學於文。則其禮爲虛禮。而佛老空寂之學矣。是故約禮必在於博文。而博文乃所以約禮。二之而分先後焉者。是聖學之不明。而功利異端之說亂之也。昔者顏子之始學於夫子也。蓋亦未知道之無方體形像也。而以爲有方體形像也。未知道之無窮盡止極也。而以爲有窮盡止極也。是猶後儒之見。事事物物皆有定理者也。是以求之仰鑽瞻忽之間。而莫得其所。謂及聞

王陽明先生文錄卷十三

早

夫子博約之訓。既竭吾才以求之。然後知天下之事。雖千變萬化。而皆不出於此心之一理。然後知殊途而同歸。百慮而一致。然後知斯道之本無方體形像。而不可以方體形像求之也。本無窮盡止極。而不可以窮盡止極求之也。故曰。雖欲從之。末由也已。蓋顏子至是而始有真實之見矣。博文以約禮。格物以致其良知也。亦寧有二學乎哉。

示正憲戒傲尚謙說 乙酉

今人病痛大段只是傲。千罪百惡皆從傲上來。傲則自高自是不肯屈下人。故爲子而傲必不能孝。爲弟而傲必不能弟。爲臣而傲必不能忠。象之不仁。丹朱之不肖。皆只爲一傲字。便結果一生做箇極惡大罪之人。更無解救得處。汝曹爲學。先要除此病根。方纔有地步可進。傲之反爲謙。謙字便是對證之藥。非但是外貌卑遜。須是中心恭敬。樽節退讓。常見自己不是。真能虛已受人。故爲子而謙。斯能孝。爲弟而謙。斯能弟。爲臣而謙。斯能忠。堯舜之聖。只是謙到至誠處。便是允恭。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十三 說 聖

克讓溫恭。允塞也。汝曹勉之。敬之。其母若伯魯之節哉。

朱應周南岡說 丙戌。應周名鳴鵠。號南岡。福建莆田人。

浙大參朱君應周居莆之壺公山下。應周之名曰鳴陽。蓋取詩所謂鳳凰鳴矣。于彼朝陽之義也。莆人之言曰應周則誠吾莆之鳳矣。其居青瑣進。言而天下仰望其風采。則誠若鳳之鳴於朝陽者矣。夫鳳之棲必有高岡。則壺公者。固其所從而棲鳴也。於是號壺公曰南岡。蓋亦取詩所謂鳳凰鳴矣。於彼高岡之義也。應周聞之曰。嘻。因子名而擬之以鳳焉。其名也。人固非鳳也。因壺公而號之以南岡焉。其實也。固亦鳳也。吾方愧其名之虛。而思以求其號之實也。因以南岡而自號。大夫卿士爲之詩歌序記。以咏嘆揄揚其美者。既已連篇累牘。而應周猶若未足。勤勤焉以斬於子。必欲更爲之一言。上其心。治不以贊譽稱頌之爲喜。而以樂聞規切砥礪之爲益也。吾何以答應周之意乎。姑且就南岡而與之論學。夫天地之道。誠焉而已耳。聖人之學。誠焉而已耳。誠故不息。故久。故徵故悠遠。故博厚。故高明。是故天惟誠也。故常清地惟誠也。故常寧。日月惟誠也。故常明。今天南岡亦拳石之積耳。而其廣大悠久。至與天地而無疆焉。非誠而能若是乎。故觀夫南岡之匡石。則誠匡石爾矣。觀夫南岡之溪谷。則誠溪谷爾。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十三 說

聖

矣。觀夫南岡之峯巒巖壑，則誠參巒巖壑，猶矣。是實理之誠然而非有所虛假文飾，以僞爲於其間。是故草木生焉，禽獸居焉，寶藏興焉，四時之推攸寒暑晦明，烟嵐霜雪之變態，而南岡若無所與焉。鳳凰鳴矣，而南岡不自以爲瑞也。虎豹藏焉，而南岡不自以爲威也。養生送死者資焉，而南岡不自以爲德雲霧興焉，而見光怪，而南岡不自以爲靈。是何也？誠之無所爲也。誠之不容已也。誠之不可揜也。君子之學，亦何以異於是？是故以事其親，則誠孝爾矣；以事其兄，則誠弟爾矣；以事其君，則誠忠爾矣；以交其友，則誠信爾矣。是故蘊之

劉邦采惜陰說

王陽明先生文鈔卷十四

後學江都張問達編輯

書卷 題跋 雜著

書汪汝成格物卷 癸酉

予於汝成格物致知之說。博文約禮之說。博學篤行之說。貫忠恕之說。蓋不啻一論再論。五六論數十論不止矣。汝成於吾言始而駭以拂。既而疑焉。又既而大疑焉。又既而稍釋焉。而稍喜焉。而又疑焉。最後與予遊於玉泉。蓋論之連日夜。而始快然以釋。油然而喜。冥然以契。不知余言之非汝成也。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十四 書卷

一

不知汝成之言非予言也。於戲若汝成可謂不苟同於予亦非苟異於予者矣。卷首汝成之請。蓋其時尚有疑於予。今既釋然予可以無言也已。敘其所以而歸之。

書石川卷 甲戌

先儒之學得有淺深。則其爲言亦不能無同異。學者惟當反之於心。不必苟求其同。亦不必故求其異。要在於是而已。今學者於先儒之說。苟有未合。不妨致思。思之而終有不同。固亦未爲甚害。但不當因此而遂加非毀。則其爲罪大矣。同志中往往似有此病。故特及之。程先生云。賢且學他是處。未須論他不是處。此言最可以自警。

嚴矣。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則不至於責人已甚。而自治嚴矣。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十四 書卷

二

議論好勝。亦是今時學者大病。今學者於道如管中窺天。少有所見。卽自足自是。傲然居之不疑。與人言論。不待其辭之終而已。先懷輕忽非笑之意。訑訑之聲音顏色。拒人於千里之外。不知有道者從傍視之。方爲之悚息汗顏。若無所容。而彼悍然不顧。畧無省覺。斯亦可哀也已。近時同輩中。往往亦有是病者。相見時。可出此以警勵之。

某之於道。雖亦畧有所見。未敢盡以爲是也。其於後儒之說。雖亦時有異同。未敢盡以爲非也。朋友之來問者。皆相愛者也。何敢不盡吾所見。正期體之於心。務期真有以見其孰是。

孰非而身發明之庶有益於斯道也。若徒入耳出口互相標立門戶。以爲能學。則非某之初心。其所以見罪之者至矣。近聞同志中。亦有類此者。切須戒勉。乃爲無負孔子云。默而識之。學而不厭。斯乃深望於同志者也。

書王天宇卷 甲戌

徐曰仁。數爲予言天宇之爲人。予既知之矣。今年春始與相見於姑蘇。話通宵。益信曰仁之言。天宇誠忠信者也。才敏而沉潛者也。於是乎慨然有志於聖賢之學。非豪傑之七能。然哉。出茲卷。請予言。予不敢虛。則爲誦古人之言曰。聖誠而已矣。君子之學。以誠身格物致知者。立誠之功也。譬之植焉。誠其根也。格致其培壅而灌溉之者也。後之言格致者。或異於是。不以植根而徒培壅焉。灌溉焉。舉精勞力。而不知其終何所成矣。是故聞日博而心日外。識益廣而僞益增。涉獵考究。王陽明先生文鈔卷十四 書卷 四

之愈詳。而所以絲飾其奸者愈深。以其是爲弊。亦既可觀矣。顧猶泥其說而莫之察也。獨何歟。今之君子。或疑予言之爲禪矣。或疑予言之求異矣。然吾不敢苟避其說。而內以評於已。外以誣於人也。非吾天宇之高明。其孰與信之。



青王嘉秀請益卷

甲戌。嘉秀字實。夫湖廣辰州人。

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莫非已也。故曰。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古之人所以能見人之善。若已之有之。見人之不善。則惻然。若已推而納諸溝中者。亦仁而已矣。今見善而妬。其勝已見不善而疾視輕蔑。不復比數者。無乃自陷於不仁之甚。而弗之覺者耶。夫可欲之謂善。人之乘夷好是懿德。故凡見惡於人者。必其在已。有未善也。瑞鳳祥麟。人爭快觀。虎狼蛇蝎。見者持挺。亦而向之矣。夫虎狼蛇蝎。未必有害人之心。而見之必惡。爲其有虎狼蛇蝎之形也。今之見惡於人者。王陽明先生文鈔卷十四 書卷 五

不自省也。

君子之學。爲已之學也。爲已。故必克已。克已。則無已。無已者。無我也。世之學者。執其自私自利之心。而自任以爲爲已。湊然入於陳腐斷滅之中。而自任以爲無我者。吾見亦多矣。嗚呼。自以爲有志聖人之學。乃墮於末世佛老邪僻之見。而弗覺。亦可哀也。夫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恕之一言。最學者所喫緊。其在吾子。則猶對病之良藥。宜時時服之也。

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夫能見不賢而內自省。則躬自厚而薄責於人矣。此遠怨之道也。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十四

書卷

書傅生鳳卷

甲戌。傳鳳字。山東祁州人。

祁生傳鳳志在養親而苦於貧徐曰仁之爲祁也憫其志當自而教之及曰仁去祁生乃來京師謁予遂從予而南聞予言若有省將從事於學然痛其親之貧且老其繼母弟又孽而愚無所資以爲養乃記誦訓詁學文辭冀以是干升斗之祿日夜不息遂以是得危疾幾不可救同門之士百計寬譬之不能已乃以質於予予曰噫若生者亦誠可憐者也生之志誠出於孝親然已陷於不孝而不之覺矣若生者亦誠可憐者也生聞之悚然來問曰家貧親老不爲祿仕得爲孝乎王陽明先生文鈔卷十四書卷七

予曰不得爲孝矣欲求祿仕而至於成疾以殞其軀得爲孝乎生曰不得爲孝矣殞其軀而欲讀書學文以求祿仕祿仕可得乎生曰不可得祿仕矣曰然則爾何以能免於不孝生於是泫然泣下甚悔且曰鳳何如而可以免於不孝予曰保爾持母絕爾生正爾情母辱爾親盡爾職母以得失爲爾惕安爾命母以外物戕爾性斯可以免矣其父聞其疾危來視遂攜之同歸予憐鳳之志而不能成也哀鳳之貧而不能賑也憫鳳之去而不能留也臨別書此遺之

書孟源卷

乙亥。源字。伯生。濰州人。

聖賢之學坦如大路苟知所從入循循而進各隨分量皆有所至後學厭常喜異往往入於斷蹊曲徑用力愈勞而去道愈遠向在濰陽論學亦懲末俗卑污未免專就高明一路開導引接蓋矯枉救偏以拯時弊不得不然若終迷陋習者已無所資其間亦多興起感發之士一時趨向皆有可喜近來又復漸流空虛爲脫落新奇之論使人聞之甚爲足憂雖其人品高下若與終迷陋習者亦微有間然究其歸極相去能幾何哉孟源伯生復來金陵請益察其意向不爲無進而談王陽明先生文鈔卷十四書卷八

說之弊亦或未免故因其歸而告之以此遂使偏告同志務相勉於平實簡易之道庶無負相期云可

書楊思元卷

乙亥○思元名  
父字景瑞廣東人

楊生思元自廣來學既而告歸曰夫子之教思元既畧聞之懼不克任請所以砭其疾者而書諸紳予曰子強明者也警敏者也強明者病於矜高是故亢而不能下警敏者病於淺陋是故浮而不能實砭子之疾其謙默乎謙則虛虛則無不容是故受而不溢德斯聚矣默則慎慎則無不密是故積而愈堅誠斯立矣彼少得而自盈者不知謙者也少見而自衒者不知默者也自盈者吾必惡之自衒者吾必恥之而人有不我惡者乎有不吾恥者乎故君子之觀人而必自省也其

謙默乎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十四

書卷

九

書玄默卷

乙亥

玄默志於道矣而猶有詩文之好何耶奕小技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況君子之求道而可分情於他好乎孔子曰辭競而已矣蓋世之爲詞章者莫不以是藉其口亦獨不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乎德猶根也言猶枝葉也根之不植而徒以枝葉爲者吾未見其能生也予別玄默久友朋得玄默所爲詩者見其辭藻日益以進其在玄默固所爲根盛而枝葉茂者耶玄默過留都示予以斯卷書此遺之玄默尚有以告我矣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十四

書卷

十

書朱源卷 巳卯

敬讀朱源見其先世所遺翰墨知其爲宋孝子壽昌之裔也。既弊爛矣。使工爲裝緝之。因諭之曰。孝人之性也。放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橫乎四海。施之後世而無朝夕。保爾先世之翰墨。則有時而弊。保爾先世之孝。無時而或弊也。人孰無是孝。豈保爾先世之孝。保爾之孝耳。保先世之翰墨。亦保其孝之一事。充是心而已矣。源歸。其以吾言過諭。鄭憐。苟有慕壽昌之孝者。各充其心焉。皆壽昌也已。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十四

書卷

十一

書汪進之卷 庚辰

程先生云。有求爲聖人之志。然後可與共學。夫苟有必爲聖人之志。然後能加爲己謹獨之功。能加爲己謹獨之功。然後於天理人欲之辨。日精日密。而於古人論學之得失。孰爲支離。孰爲空寂。孰爲似是而非。孰爲似誠而僞。不待辯說而自明。何者。其心必欲實有諸己也。必欲實有諸己。則殊途而同歸。其非且僞者。自不得而強入。不然。終亦忘己逐物。徒弊精力於文句之間。而曰。吾以明道。非惟有捕風捉影之弊。抑且有執指爲月之病。辯折愈多。而去道愈遠矣。故某於朋友論學之際。惟舉立志以相切礪。其於議論同異之間。姑且置諸未辯。非不欲辯也。本之未立。雖欲辯之。無從辯也。夫志猶木之根也。講學者。猶栽培灌溉之也。根之未植。而徒以栽培灌溉其所滋者。皆蕭艾也。進之勉之。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十四

書卷

十二

書陳世傑卷 庚辰

堯允恭克讓。舜溫恭允塞。禹不自滿。假文王微柔。恭小心翼翼。望道而未之見。孔子溫良恭儉讓。蓋自古聖賢。未有不篤於謙恭者。向見世傑。以足恭爲可恥。故遂入於簡抗。自是簡抗自是。則傲矣。傲凶德也。不可長也。足恭也者。有所爲而爲之者也。無所爲而爲之者。謂之謙。謙德之柄也。溫溫恭人。惟德之基。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仲尼贊易之謙曰。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故地不謙。不足以載萬物。天不謙。不足以覆萬物。人不謙。不足以受天下之益。昔者顏子以能問於不能。有若無。蓋得夫謙道也。慎獨致知之說。既嘗反覆於世傑。則凡百私意之萌。自當退聽矣。復噴噴於是。蓋就世傑氣質之所急者言之。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則德修。母謂已爲已知。而輒以誨人。母謂人爲不知。而輒以忽人。終日但見已過。默而識之。學而不厭。則於道也。其庶幾乎。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十四 書卷

十三

書樂惠卷 庚辰。惠字子仁。浙人。

樂子仁訪予於虔。舟遇於新淦。嗟乎。子仁久別之懷。茲亦不足爲慰乎。顧茲簿領紛沓之地。雖固道無不在。然非所以從容下上其議時也。子仁歸矣。乞骸之疏已數上。行且得報子仁其候我於桐江之許。將與子盤桓於雲門。若耶間。有日也。聞子仁之居鄉。嘗以鄉約善其族黨。固亦仁者及物之心。然非子仁所汲汲。孔子云。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然惟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而後行。子仁其務立參前倚衡之誠乎。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聊以是爲子仁別去之贈。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十四 書卷

十四

書頤伯何卷

諸陽伯何從子問學將別請言子曰相與數月而未嘗有言論別而後言也不既曉乎曰數月而未敢有所問知夫子之無隱於我而冀或有所得也別而後請言已自知其無所得而慮夫子之或隱於我也子曰吾何所隱哉道若日星然子惟不用目力焉耳無弗親者也子又何求乎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天下之通患也子歸而立志焉子之目力若是而有所弗親則吾爲隱於子矣

王文公卷十四

書

書頤維賢卷

辛巳

維賢以子將遠去持此卷求書警戒之辭只此警戒二字便是子所最丁寧者今時朋友大患不能立志是以因循懈弛散漫度日若立志則警戒之意當自有不容已故警戒者立志之輔能警戒則學問思辯之功切磋琢磨之益將日新又新沛然莫之能禦矣程先生云學者爲氣所勝習所奪只好責志又云凡爲詩文亦喪志又言且省外事但明乎善惟盡誠心其文章雖不中不遠矣所守不約泛濫無功學問之道四書中備矣後儒之論未免互有得失其得者不能出於四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十四

書

書之外失者遂有毫釐千里之謬故莫如專求之四書四書之言簡實苟以忠信進德之心求之亦自明白易見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覺其臭則與之俱化孔子大聖尚賴三益之資致三損之戒吾儕從事於學頤隨俗同汗不思輔仁之友欲求致道恐無是理矣非笑詆毀聖賢所不免伊川有涪州之行孔子尚微服過宋今日風俗益偷人心日以淪溺苟欲自立遠俗拂衆指摘非笑紛然而起勢所必至亦多由所養未深高自標榜所致學者固不當自立門戶以招謗速毀亦不當故避非毀同流合汙維賢溫雅朋友中最

爲難得似亦微失之弱。但恐詆笑之來。不能無動。纔爲所動。卽依阿隱忍。久將淪胥以溺。每到此。便須反身自責。激昂奮發。惟知明己之善。立己之誠。以求快足乎已。豈暇顧人非笑。指摘。故學者爲己之志。苟能堅定。則非笑詆毀。不足動搖。反爲砥礪。礪之地矣。今人多言世之非毀。亦當顧恤。此皆隨俗習非之久。相沿其說。不知裏許盡是私意。爲害不小。不可以不察也。

書徐汝佩卷 癸未○汝佩名  
珊浙江諸暨人

壬午之冬。汝佩別予北上。赴南宮試。已而門下士有自京來者。告予以汝佩南宮策問。若陰詆夫子之學者。不對而出。遂浩然東歸。行且至矣。子聞之。黯然而不樂者久之。士曰。汝佩斯舉。有志之士。莫不欽仰。歆服。以爲自尹彥明之後。至今而始再見者也。夫人離去其骨肉之愛。齋糧束裝。走數千里。以赴三日之試。將竭精疲力。惟有司之好是投。以斬一日之得。希終身之榮。斯人人之同情也。而汝佩於此。獨能不爲其所不爲。不欲其所不欲。斯非有見得思義。見危授命之勇。其孰能。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十四 書卷 七

聲言笑貌而爲此乎。是心也。固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者矣。將夫子聞之。躍然而喜。顯然而嘉與之也。而顛黜然而不樂也。何居乎。子曰。非是之謂也。士曰。然則汝佩之爲是舉也。尚亦有未至歟。豈以汝佩骨肉之養。且旦暮所不給。無亦隨時順應。以少蘇其貧困也乎。若是。則汝佩之志荒矣。子曰。非是之謂也。士曰。然則何居乎。予默然不應。士不得問而退。他日。汝佩既歸。士往問於汝佩曰。向吾以子之。問於夫子矣。夫子黯然而不樂。子云云。而夫子云云也。子以爲奚居。汝佩曰。始吾見發策者之陰詆吾夫子之學也。蓋憐

然而怒憤然而不平以爲吾夫子之學則若是其簡易廣大也吾夫子之言則若是其真切著明也吾夫子之心則若是其仁恕公溥也夫子憫人心之陷溺若已之墮於淵壑也冒天下之非笑詆訾而日諄諄焉亦豈有求於世乎而世之人曾不覺其爲心而相嫉媚詆毀之若是若是而吾尚可與之並立乎已矣吾將從夫子而長往於深山窮谷耳不與之相聞而目不與之相見斯已矣故遂浩然而歸歸途無所事事始復專心致志沉潛於吾夫子致知之訓心平氣和而良知自發然後黯然而不樂曰嘻吁乎吾過矣士曰然則子之爲王陽明先生文鈔卷十四書卷九

夫子冒天下之非笑詆毀而日諄諄然惟恐人之不入於善而我則反之其間不能以寸矣夫子之黯然而不樂也蓋所以愛珊之至而憂珊之深也雖然夫子之心則又廣矣大矣微矣幾矣不覩不聞之中吾豈能盡以語子也汝佩兒備以其所以告於士者爲問子領之而弗答默然者久之汝佩悚然若有省也明日以此卷入請曰昨承夫子不言之教珊傾耳而聽若震驚百里粗心浮氣一時俱喪請遂書之

王陽明先生文鈔卷十四書卷二十

書王一爲卷一爲字

廣東惠州人

王牛爲白惠負笈來學居數月皆隨衆聚謁默然未嘗有所請視其色津津若有所喜然一日衆皆退乃獨復入堂下而請曰致知之訓千聖不傳之秘也一爲旣領之矣敢請益子曰千丈之木起於膚寸之萌芽子謂膚寸之外無所益歟則何以至於千丈子謂膚寸之外有所益歟則膚寸之外子將何以益之一爲躍然起拜曰間教矣又三月思其母老於家告歸省視因書以與之



書朱子語卷 甲申

守諸問爲學子曰立志而已問立志子曰爲學而已守諸未達子曰人之學爲聖人也非有必爲聖人之志雖欲爲學誰爲學有其志矣而不日用其力以爲之雖欲立志亦烏在其爲志乎故立志者爲學之心也爲學者立志之事也譬之奕焉奕者其事也專心致志者其心一也以爲鴻鵠將至者其心二也惟奕秋之爲聽其事專也思援弓繳而射之其事分也守諸曰人之言曰知之未至行之不力予未有知也何以能行乎子曰是非之心知也人皆有之子無患其無知惟患其知之未至惟患不致其知耳故曰知之非至知耳無患其知之未至惟患不致其知耳故曰知之非至之惟艱今執途之人而告之以凡爲仁義之事彼皆能知也告之以凡爲不仁不義之事彼皆能知其爲不善也途之人皆能知之而子有弗知乎知知其爲善也致其知爲善之知而必爲之則知至矣知知其爲不善也致其知爲不善之知而必不爲之則知至矣知猶水也人心之無不知猶水之無不就下也決而行之無有不就下者決而行之致知之謂也此吾所謂知行合一者也吾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

再書諸陽伯傳卷 甲申

妻姪諸陽伯傳請學既告之以格物致知之說矣他日復請曰致知者致吾心之良知也是既問教矣然入下事物之理無窮果惟致吾之良知而可盡乎抑尚有所求於其外也乎復告之曰心之體性也性即理也天下寧有心外之性寧有性外之理乎寧有理外之心乎外心以求理此告子義外之說也理也者心之條理也是理也發之於親則爲孝發之於君則爲忠發之於朋友則爲信千變萬化至不可窮竭而莫非發於吾之一心顧謂端莊靜一爲養心而以學問思辯爲窮理也是析心與理而爲二矣若吾之說則端莊靜一亦所以窮理而學問思辯亦所以養心非謂養心之時無有所謂理而窮理之時無有所謂心也此古人之學所以知行並進而收合一之功後世之學所以分知行爲先後而不免於支離之病者也曰然則朱子所謂如何而爲溫清之節如何而爲奉養之宜者非致知之功乎曰是所謂知矣而未可以爲致知也知如何而爲溫清之節則必實致其溫清之節而後吾之知始至知如何而爲奉養之宜則必實致其奉養之宜而後吾之知始至如是乃可以爲致知耳若徒知如何爲溫

青奉養而遂謂之致知。明孰小孰大者耶。又曰。至聖之知至者。知也。至之者。致知也。此孔門不易之教。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

先生文鈔卷十四

書卷

三

書朱子禮卷 甲中

子禮爲諸暨宰。問政。陽明子與之言學。而不及政。子禮退。而省其身。懲已之忿。而因以得民之所惡也。窒已之慾。而因以得民之所好也。舍已之利。而因以得民之所趨也。惕已之易。而因以得民之所忽也。去已之蠹。而因以得民之所患也。明已之性。而因以得民之所同也。三月而政舉。歎曰。吾乃今知學之可以爲政也。已。他日又見。而問學。陽明子與之言政。而不及學。子禮退。而修其職。平民之所惡。而因以懲已之忿也。從民之所好。而因以窒已之慾也。順民之所趨。而因以舍已之利也。塞民之所忽。而因以惕已之易也。去民之所患。而因以去已之蠹也。復民之所同。而因以明已之性也。若年而化行。歎曰。吾乃今知政之可以爲學也。已。他日又見。而問政。與學之要。陽明子曰。明德親民一也。古之人明明德以親其民。親民所以明其明德也。是故明明德體也。親民用也。而止至善其要矣。子禮退。而求至善之說。炯然見其良知焉。曰。吾乃今知學所以爲政。而政所以爲學。皆不外乎良知焉。信乎止至善其要也矣。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十四

書卷

三

書朱守乾卷 乙酉守乾字 湖廣黃州人

黃州朱生守乾請學而歸爲書致良知三字夫良知者即所謂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不待學而有不待慮而得者也人辨無是良知乎獨有不能致之耳自聖人以至於愚人自一人之心以達於四海之遠自千古之前以至於萬代之後無有不同是良知也者是所謂天下之大本也致是良知而行則所謂天下之達道也天地以位萬物以育將富貴貧賤患難欲無所入而弗自得也矣

王文公卷十四 書卷

三

書魏師孟卷 乙酉師孟名良 貴江西南昌人

心之良知是謂聖人之學惟是致此良知而已自然而致之者聖人也勉然而致之者賢人也自蔽自昧而不肯致之者愚不肖也愚不肖者雖其蔽昧之極而良知未嘗不存苟能致之則與聖人無異此良知所以爲聖愚之同具而人皆可以爲堯舜者此也是故致良知之外無學矣孔孟既沒此學失傳幾千百年某賴天之靈偶復有見誠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每以彼夫同志無不躍然以喜此亦可以驗夫良知之同然者間有聽之而疑者則是支離之習沒溺既久先王陽明先生文鈔卷十四 書卷 三

橫不信之心。而然使能姑置其舊見。而平氣以釋吾說。蓋亦未有不幡然而悔悟者也。南昌魏氏兄弟舊學於予。既皆有得於良知之說矣。其季良貴師孟。因其諸兄而來請其資稟甚穎。而意向甚篤。然以計偕北上。不得久從於此。吾雖畧以言之。而未能悉也。故特書此以遺之。

書張思欽卷

乙酉。思欽名元  
相映西三原人

三原張思欽元相將葬其親卜有日矣南走數千里而來請銘於予予之不爲文也久矣辭之固而請弗已則與之坐而問曰子之乞銘於我也將以圖不朽於其親也則亦寧非孝子之心乎雖然子以爲孝子之圖不朽於其親也盡於是而已乎將猶有進於是者也夫圖之於人也則易若圖之於子乎傳之於其人之口也則易若傳之於其子之身乎故子爲賢人也則其父爲賢人之父矣子爲聖人也則其父爲聖人之父矣其與托之於人之言也孰愈夫叔梁紇之名至今爲王陽明先生文鈔卷十四 書卷 三

不朽矣則以仲尼之爲子耶抑亦以他人爲之銘耶思欽感然而起稽顙而後拜曰元相非至於夫子之門則幾失所以圖不朽於親者矣明日入而問聖人之學則語以格致之說焉求格致之要則語之以良知之說焉思欽躍然而起拜而復稽顙曰元相苟非至於夫子之門則尚未知其心又何以圖不朽於其親乎請歸葬吾親而來卒業於夫子之門則庶幾其不朽之圖矣

書林司訓卷

丙戌。林司訓名  
江西彭澤人

林司訓年七十九矣走數千里謁予於越予憫其既老且貧婉無以爲濟也嗟乎昔王道之大行也分田制祿四民皆有定制壯者修其孝弟忠信老者衣帛食肉不負戴於道路死徙無出鄉出入相友疾病相扶持烏有耄耋之年而走衣食於道路者乎周衰王迹熄民始有無恒產者然其時聖學尚明士雖貧困猶有固窮之節里閭族黨猶知有相恤之義逮其後世功利之說日浸以盛不復知有明德親民之實士皆巧文博詞以飾詐相規以僞相軋以利外冠裳而內禽獸而王陽明先生文鈔卷十四 書卷 三

自以爲從事於聖賢之學如是而欲挽而復之三代鳴乎其難哉吾爲此懼揭知行合一之說訂致知格物之謬思有以正人心息邪說以求明先聖之學庶幾君子問大道之要小人蒙至治之澤而嗷嗷者皆視以爲狂惑喪心詆笑訾謗子亦不自知其力之不足日擠於顛危莫之救以死而不顧也不亦悲夫子過彭澤時嘗憫林之窮使邑人延爲社學師至是又失其業於其歸也不能有所資給聊書此以遺之

書黃夢星卷一  
黃東潮州人

潮有處士黃翁保號坦夫者其子夢星來越從子學越去潮數千里夢星居數月輒一告歸省其父去二三月輒復來如是者屢屢夢星質性溫然善人也而其孝然氣義弱若不任於勞者竊怪其乃不憚道途之阻遠而勤苦無已也因謂之曰生既聞吾說可以家居養親而從事矣奚必往來跋涉若是乎夢星踞而言曰吾父生長海濱知慕聖賢之道而無所從求入既乃獲見吾鄉之薛楊諸子者得夫子之學與聞其說而樂之乃以責夢星曰吾衰矣吾不希汝業舉以干祿王陽明先生文鈔卷十四 書卷 三

汝但能若數子者一間夫子之道焉吾雖啜粥飲水死填溝壑無不足也已夢星是以不遠數千里而來從每歸省求為三月之留以奉菽水不許則求為踰月之留亦不許居未旬日即已具資糧戒僮僕促啓行夢星涕泣以請則責之曰唉兒女子欲以是為孝我乎不能黃鶴千里而思為翼下之雛徒使吾心益自苦故亟遊夫子之門者固夢星之本心然不能久留於親側而修往修來吾父之命不敢違也予曰賢哉處士之為父孝哉夢星之為子也勉之哉卒成乃父之志斯可矣今年四月上旬其家忽使人來計云處士沒矣嗚呼惜

哉聖賢之學其久見棄於世也不啻如土苴苟有言論及之則眾共非笑詆斥以為怪物唯世之號稱賢士大夫者乃始或以之相講究至考其立身行己之實與其平日家庭之間所以訓督期望其子孫者則又未嘗不汲汲焉唯功利之為務而所謂聖賢之學者則徒以資其談論粉飾文具於其外如是者常十而八九矣求其誠心一志實以聖賢之學督教其子如處士者可多得乎而今亡矣豈不惜哉阻遠無有主哭送寄一奠以致吾傷悼之懷而敘其遣子來學之故若此以風勵夫世之為父兄者亦因以益勵夢星使之務底于有王陽明先生文鈔卷十四 書卷 三

成以無忘乃父之志

題湯大行殿試策問下

壬戌

士之登名禮部而進於天子之廷者，天子臨軒而問之，則錫之以制，皆得受而歸藏之於廟，以輝榮其遺際之盛。蓋今世士人皆爾也。拜賜湯君某，登弘治進士，方爲行人，以其嘗所受之制，屬某跋數語於其下。嗟夫！明試以言，自虞廷而然，乃言底可續，則三代之下，吾見亦罕矣。君之始進也，天子之以咨之者，何如耶？而君之所以對之者，何如耶？夫矯言以求進，君之所不爲也。已進而遂忘其言焉，又君之所不忍也。君於是乎朝夕焉，顧謨聖天子之明命，其將曰：是天子之所以咨詢我者也。始吾既如是其對揚之矣，而今之所以持其身，以事吾君者，其亦果如是耶？抑亦有未踐耶？夫伊尹之所以告成湯者，數言而終身踐之；太公之所以告武王者，數言而終身踐之。惟是心也，君其志於伊呂之事乎？夫輝榮其一時之遭際，以誇世，君所不屑矣。不然，則是制也者，君之所以鑑也。昔人有惡形而惡鑑者，遇之則掩袂却走，君將掩袂却走之不服，而又烏揚之焉？曰：以示人其志於伊呂之事，奚疑哉？君其勉矣。上帝臨汝，毋貳爾心。某亦嘗繆承明問，雖其所以對揚，與其所以爲志者，不可以望君，然亦何敢忘自惕。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十四

書卷

三

書東齋風雨卷後

癸酉

悲喜憂快之形於前，初亦何嘗有哉？向之以爲愁苦淒涼之鄉，而今以爲樂事者有矣。向之歌舞歡愉之地，今過之而歎息咨嗟，泣然而泣下者有矣。二者之相尋於無窮，亦何以異於不能崇朝之風雨，而顧執之留之於胷中，無乃非達者之心歟？吾觀東齋風雨之作，固亦寫其一時之所感遇，風止雨息而感遇之懷亦不知其所如矣。而猶諷承嗟嘆於十年之後，得非類於夢爲僕役，覺而涕泣者歟？夫其隱几於蓬牖之下，聽芹波之春響，而咏夜簫之寒聲，自今言之，但覺其有幽閒自得之趣，殊不見其有所苦也。藉使東齋主人得時居顯要，一旦失勢，退處寂寞，其感念疇昔之懷，當與今日何如哉？然則錄而追咏之，無亦將有洒然而樂，廓然而忘言者矣。而和者以爲真有所苦，類爲垂楚不任之辭，是又不可與言夢者，而於東齋主人之意，失之遠矣。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十四

書卷

三

竹江劉氏族譜跋

甲戌

劉氏之盛。散於天下。其在安成者。出長沙定王。發今昔所傳。有自來矣。竹江之譜。斷自竹溪翁而下。不及於定王。見葉子曰。大夫不敢祖諸侯禮也。夫大夫之不祖諸侯也。蓋自祭也。若其支系之所自。則魯三桓之屬。是實不可得而翦。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蓋孔子之時。史之闕疑者。既鮮矣。竹江之不及定王。闕疑也。可以爲譜法也已。王道不明。人僞滋而風俗壞。上下相罔以詐。人無實行。家無信譜。天下無信史。三代以降。吾觀其史。若江河之波濤焉。聊以知其起伏之槩。而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十四

書卷

三

已爾。士夫不務誠身立德。而徒誇詡其先世以爲重。日昧琴緣。適以絕其類。亂其宗。不知桀紂幽厲之出於禹湯文武。而顏閔曾孟之先。未始有顯者也。若竹江之譜。其可以爲世法也哉。孔子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充是心。雖以復三代之淳。可也。且竹溪翁之後。其聞於世者。歷歷爾。至其十世祖敬齋公。遂以清節大顯於當代。錄名臣者。以首廉吏敬齋之孫南峯公。又以清節文學顯。德業聲光。方爲天下所屬望。竹江之後祖敬齋。而宗南峯焉。亦不一足矣。况其世賢之多也。而又奚必長沙之爲重也夫。

題夢槎奇遊詩卷

乙酉○林汝桓  
名 陝西人

君子之學。求盡吾心焉爾。故其事親也。求盡吾心之孝。而非以爲孝也。事君也。求盡吾心之忠。而非以爲忠也。是故夙興夜寐。非以爲勤也。朝繁理劇。非以爲能也。嫉邪祛蠹。非以爲剛也。規切諫諍。非以爲直也。臨難死義。非以爲節也。吾心有不盡焉。是謂自欺其心。心盡而後吾之心。始自以爲快也。惟夫求以自快吾心。故凡富貴。貧賤。憂戚。患難之來。莫非吾所以致知求快之地。則亦安有所謂富貴。貧賤。憂戚。患難者。足以動其中哉。世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十四

書卷

三

之人。徒知君子之於富貴。貧賤。憂戚。患難。無入而不自得也。而獨以爲能人之所不可及。不知君子者。求以自快其心而已矣。林君汝桓之名。吾聞之蓋久。然皆以爲聰明特達者也。文章氣節者也。今年夏。聞君以直言被謫。果信其爲文章氣節者矣。又踰月。君取道錢塘。則以書來。道其相愛念之厚。病不能一會爲恨。且倦倦以開道爲急。問學爲事。嗚呼。君蓋知學者也。志於道德者也。寧可專以文章氣節稱之。已而郡守南君元善。示予以夢槎奇遊卷。蓋京師士友贈之南行者子讀之終篇。嘆曰。君知學者也。志於道德者也。則將以求自快

其心者也。則其奔走於郡縣之末也。猶其從容於部署之間也。則將地官。即之議國事。未嘗以爲抗。而徐聞丞之親民務。未嘗以爲瑣也。則夢寐未嘗以爲異。而南遊未嘗以爲奇也。君子樂道人之善。則張大而從諛之。是因贈行者之心。乎。子亦以病不及與君一面。感君好學之篤。因論君子之所以爲學者。以爲君贈。

卷十四 書卷

三

書佛郎機遺事 庚辰

見素林公。聞寧濠之變。卽夜使人範錫爲佛郎機銃。并抄火藥方。手書勉子竭忠討賊。時六月。毒暑。人多道暈。死公遣兩僕裹糧從間道。冒暑晝夜行三千餘里。以遺子。至則濠已就擒。七日。子發書爲之感。激泣下。蓋濠之擒。以七月二十六。距其始事六月十四。僅月有十九日耳。世之君子。當其任。能不畏難巧避者。鮮矣。況已致其事。而能急國患。踰其家。如公者。乎。蓋公之忠誠。根於天性。故老而彌篤。身退而憂愈深。節愈勵。嗚呼。是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嘗欲列其事於朝。顧非公王陽明先生文鈔卷十四 書卷

三

之心也。爲作佛郎機私詠。君子之同聲者。將不能已於言耳。

佛郎機誰所爲。截取比干腸。暴以鴟夷皮。裒弘之血。戮不足耶陽之怒。恨有遺老臣。忠憤寄所洩。震驚百里。賊膽披徒請。尚方劍。空聞魯陽揮。段公笏板不在茲。佛郎機誰所爲。

正德戊寅之冬。福建按察僉事。周期雍。以公事抵嶺。時逆濠奸謀日稔。遠近洶洶。予思預爲之備。而濠黨伺覘左右。播手動足。朝聞暮達。以期雍官異省。當非濠所計及。因屏左右。語之故。遂與定議。期雍歸。卽陰募曉勇具械束裝。卽



勒以俟子微晨到而期雍夕發故當濠之變外援之兵惟期雍先至適常見素公書至之日距濠始事亦僅月有十九日耳初子嘗使門人冀元亨者因講學說濠以君臣大義或格其奸濠不懌已而滋怒遣人陰購害之冀辭子曰濠必反先生宜早計遂遁歸至是聞變知子必起兵即日潛行赴難亦適以是日至見素公在莆陽周官上杭冀在常德去南昌各三千餘里乃皆同日而至事若有不偶然者輒附錄於此聊以識子之耿耿云

卷十四 書卷

三

書同門科舉題名錄後 甲中

嘗讀文中子見唐初諸名臣若房杜王魏之流大抵皆出其門而論者猶以文中子之書乃其徒僞爲之而托焉者未必其當然也今以道庵先生之徒觀之則文中子之門又奚足異乎子嘗論文中子蓋後世之大儒也自孔孟既沒而周程未興董韓諸子未或有先焉者先生自爲童子既以神奇薦入翰林未弱冠而已爲人師其穎悟之發文學之懿比之文中實無所愧而政事之敏卓才識之超偉文中未有見焉文中之在當時嘗以策干隋文不及一試而又蚤死先生少發其陽明先生文鈔卷十四 書卷 三

科第入中書督學政典禮太常經畧邊陲弭好戢亂陟司徒登冢宰晉位師相威名振於夷狄聲光被於海宇功成身退優游未老之年以身係天下安危聖天子且將復起之以恢中興之烈而海內之士日翹首跂足焉則天之厚於先生者殆文中子所不能有也文中子之徒雖顯於唐然皆異代隔世若先生之門具體而微者亦且幾人其餘或得其文學或得其政事或得其器識亦各彬彬成章足爲名臣布列中外不下數十又皆同朝共事並經於時其間喬斷諸公遂與先生同升相位相繼爲冢宰若此者文中子之門益有所不敢望

矣。且文中子之門。其親經指授。若董常程元之流。多不及顯。而章明於世。往往或請益於片言。邂逅於一接。非若今之題名所載。皆出於先生之陶冶。其出於陶冶。而不顯於世。若常元之徒。殆未暇悉數也。先生之在吏部。某常爲之屬。受知受教。蓋不止於片言一接者。然以未嘗親出陶冶。不敢憾於茲錄之不與。若其出於陶冶。而有若常元者焉。或亦未可以其不顯與世。而遂使之不與也。讀茲錄者。且以爲何如。

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承諸君之不鄙。每子來歸。咸集於此。以問學爲事。甚盛意也。然不能旬日之留。而旬日之間。又不過三四會。一別之後。輒復離羣索居。不相見者動經年歲。然則豈惟十日之寒而已乎。若是而求萌蘖之暢發條達。不可得矣。故子切望諸君。勿以予之去留爲聚散。或五六月。八九月。雖有俗事相妨。亦須破冗一會於此。務在誘掖獎勵。砥礪切磋。使道德仁義之習。日親日近。則世利紛華之染。亦日遠日寡。所謂相親而善。百工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十四 書卷 四

居肆以成其事者也。相會之時。尤須虛心遜志。相親相敬。大抵朋友之交。以相下爲益。或議論未合。要在從容涵育。相感以誠。不得動氣求勝。長傲遂非。務在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其或矜已之長。攻人之短。粗心浮氣。矯以沽名。許以爲直。挾勝心而行。憤嫉以圯族。敗羣爲志。則雖日講時習於此。亦無益矣。諸君念之。念之。

書諸用明爲善樂義

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然小人之得其欲也吾亦但見其苦而已耳五色令人目盲五聲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營營戚戚憂患終身心勞而日拙欲縱惡積以亡其生烏在其爲樂也乎若夫君子之爲善則仰不愧俯不忤明無人非幽無鬼責優優蕩蕩心逸日休宗族稱其孝鄉黨稱其弟言而人莫不信行而民莫不悅所謂無入而不自得也亦何樂如之妻弟諸用明積德勵善有可用之才而不求仕人曰子獨不樂仕乎用明日爲善最樂也用陽明先生文鈔卷十四書卷一

王陽明先生文鈔卷十四書卷一

聖

龍塲生問答 戊辰

龍塲生問於陽明子曰夫子之言於朝似也愛不忘乎君也今者譴於是而汲汲於求去殆有所淪乎陽明子曰吾今則有間矣今吾又病是以欲去也龍塲生曰夫子之以病也則吾所聞命矣茲問其所以有間何謂也昔爲其貴而今爲其賤昔處於內而今處於外歟夫乘田委吏孔子嘗爲之矣陽明子曰非是之謂也君子之仕也以行道不以道而仕者竊也今吾不得爲行道矣雖古之有祿仕未嘗好其祿也曰牛羊茁壯會計當也今吾不無愧焉夫祿仕爲貧也而吾有先世之田力耕足以供朝夕且以吾爲道乎以吾爲貧乎龍塲生曰夫子之來也譴也非仕也子於父母惟命是從臣之於君同也不曰事之如一而可以拂之無乃爲不恭乎陽明子曰吾之來也譴也非仕也吾之譴也乃仕也非役也役者以力仕者以道力可屈也道不可屈也吾萬里而至以承譴也然猶有職守焉不得其職而去非以譴也君猶父母事之如一固也不曰就養有方乎惟命之從而不以道是妾婦之

王陽明先生文鈔卷十四書卷一

聖

之也。怪者曰：焉而吾。吾懼於吾。龍場生曰：吾聞  
賢者之有益於人國也，惟所用。無擇於小人焉。若是，亦有所  
不利。曰：賢者之用於世也，行其義而已。義無不宜，無不利  
也。不得其宜，雖有廣業，君子不謂之利也。且吾聞之，人各有  
能有不能。惟聖人而後無不能也。吾猶未得為賢也，而子貴  
我以聖人之事，固非其擬矣。曰：夫子不屑於用也。夫子而荷  
肩於用，蘭蕙榮於堂階，而芬馨被於几席。桂華之刈，可以覆  
垣。草木之微，則亦有然者。而況賢者乎。陽明子曰：蘭蕙榮於  
堂階也，而後芬馨被於几席。桂華也，而後可刈以覆垣。今子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十四 書卷 聖

示龍場諸生教條 戊辰

諸生相從於此，甚盛。恐無能為助也。以四事相規，卿以答諸  
生之意。一曰立志，二曰勤學，三曰改過，四曰責善。其慎聽之。  
忽。

志不立，天下無可成之事。雖百工技藝，未有不本於志者。今  
學者曠廢業情，玩歲愒時，而百無所成，皆由於志之未立耳。  
故立志而聖，則聖矣。立志而賢，則賢矣。志不立，如無舵之舟，  
無銜之馬，漂蕩奔逸，終亦何所底乎。昔人有言：『為善，而父  
母怒之，兄弟怨之，宗族鄉黨賤惡之，如此而不為善，可也。』為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十四 書卷 聖

善，則父母愛之，兄弟悅之，宗族鄉黨敬信之。何苦而不為善。  
為君子，使為惡，而父母愛之，兄弟悅之，宗族鄉黨敬信之。如  
此而為惡，可也。為惡，則父母怒之，兄弟怨之，宗族鄉黨賤惡  
之。何苦而必為惡，為小人。諸生念此，亦可以知所立志矣。  
已立志為君子，自當從事於學。凡學之不勤，必其志之尚未  
篤也。從吾遊者，不以聰慧為高，而以勤確謙抑為上。諸  
生試觀儕輩之中，苟有虛而為盈，無而為有，諱己之不能，忌  
人之有善，自矜自是，大言欺人者，使其人資稟雖甚，迨遇情  
境之中，有弗能容者，有子有弗鄙賤之者，乎彼固將以欺人

人爲所欺有弗竊笑之者乎。苟有謙默自持無能自處  
志力行勤學好問稱人之善而咎己之失從人之長而明  
己之短忠信樂易表裏一致者使其人資稟雖甚魯鈍儕輩  
之中有弗稱慕之者乎。彼固以無能自處而不求上人人果  
遂以彼爲無能有弗敬尚之者乎。諸生觀此亦可以知所從  
學矣。

夫過者自大賢所不免。然不害其卒爲大賢者爲其能改也。  
故不貴於無過而貴於能改過。諸生自思平日亦有缺於廉  
恥忠信之行。者乎。亦有薄於孝友之道。陷於狡詐偷刻之習。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十四

書卷

呈

者乎。諸生始不至於此。不幸或有之。皆其不知而誤蹈。素無  
師友之講習規箴也。諸生試內省。萬一有近於是者。固亦不  
可以不痛自悔。咎然亦不當以此自歉。遂餒於改過從善之  
心。但能一旦脫然洗滌舊染。雖昔爲寇盜。今日不害爲君子  
矣。若曰。吾昔已如此。今雖改過。而從善將人。不信我且無贖  
於前過。反懷羞澁疑沮。而甘心於汙濁終焉。則吾亦絕望爾  
矣。

貴善朋友之道。然須忠告而善道之。悉其忠愛。致其婉曲。使  
彼聞之。而可從。經之。而可改。有所感而無所怒。乃爲善耳。若

先暴曰。其過惡痛。使無所容。彼將發其愧耻憤恨之心。  
雖欲降以相從。而勢有所不能。是激之而使爲惡矣。故凡  
許人之短。攻發人之陰私。以沽直者。皆不可以言善。雖然  
我以是而施於人。不可也。人以是而加諸我。凡攻我之失者。  
皆我師也。安可以不樂受而心感之乎。某於道未有所得。其  
學。幽莽耳。謬爲諸生相從於此。每終夜以思。惡且未免。況於  
過乎。人謂。事師無犯無隱。而遂謂師無可諫。非也。諫師之道。  
直不至於犯。而婉不至於隱耳。使吾而是也。因得以明其是。  
吾而非也。因得以去其非。蓋教學相長也。諸生責善當自吾

明先生文鈔

卷十四

書卷

呈

諭俗四條 丁丑

爲善之人非獨其宗族親戚愛之朋友鄉黨敬之雖鬼神亦陰相之爲惡之人非獨其宗族親戚惡之朋友鄉黨怨之雖鬼神亦陰殛之故積善之家必餘慶積不善之家必餘殃

見人之爲善我必愛之我能爲善人豈有不愛我者乎見人之爲不善我必惡之我苟爲不善人豈有不惡我者乎故凶人之爲不善至於隕身亡家而不悟者由其不能自反也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十四 書卷

聖

於彼則彼亦欲求勝於我譬譬如報達至破家蕩產禍貽子孫豈若含忍退讓使鄉里稱爲善人長者子孫亦業其庇乎今人爲子孫計或至謀人之業奪人之產日夜營營無所不至昔人謂爲子孫作馬牛然身沒未寒而業已屬之他人譬家羣起而報復子孫反受其殃是殆爲子孫作蛇蝎也吁可戒說

諭泰和楊茂 茂聲庶幾能識

字自候門求見

先生以字問 你口不能言是非你耳不能聽是非你心還能知是非否 茂以字答知是非 如此你口雖不如人你耳雖不如人你心還與一般人 茂首肯點謝 大凡人只是此心此心

若能存天理是箇聖賢的心口雖不能言耳雖不能聽也是箇不能言不能聽的聖賢心若不存天理是箇禽獸的心口雖能言耳雖能聽也只是箇能言能聽的禽獸 茂扣胸指天

你如今於父母但盡你心的孝於兄長但盡你心的敬於鄉黨隣里宗族親戚但盡你心的謙和恭順見人怠慢不要嘆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十四 書卷

哭

怪見人財利不要貪圖但在裏面行你那的是的心莫行你那非的心縱使外面人說你是也不須聽說你不是也不須聽茂首肯拜謝 你口不能言是非省了多少閑是非你耳不能聽是非省了多少閑是非凡說是非便是是非生煩惱聽是非便是非添煩惱你口不能說你耳不能聽省了多少閑是非省了多少閑煩惱你比別人倒快活自在許多 茂扣胸指天時地 我如今教你但終日行你的心不消口裏說但終日聽你的心不消耳裏聽 茂頓首再拜而已

壁帖 壬午

某鄙劣無所知且在憂病奄奄中故凡四方同志之辱臨者皆不敢相見或不得已而相見亦不敢有所論說各請歸而求諸孔孟之訓可矣夫孔孟之訓昭如日月凡支離決裂似是而非者皆異說也有志於聖人之學者外孔孟之訓而他求足舍日月之明而希光於螢燭之微也不亦繆乎有負遠來之情聊此以謝荒迷不次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十四 書卷

四

客座私祝

但願溫恭直諒之友來此講學論道示以孝友謙和之行德業相勸過失相規以教訓我子弟使毋陷於非僻不顧狂躁惰慢之徒來此博奕飲酒長傲飾非導以驕奢淫蕩之事誘以貪財鬻貨之謀冥頑無恥扇惑鼓動以益我子弟之不肖嗚呼由前之說是謂良士由後之說是謂凶人我子弟苟遠良士而近凶人是謂逆子戒之戒之嘉靖丁亥八月將有兩廣之行書此以戒我子弟并以告夫士友之辱臨於斯者請一覽教之

文鈔卷十四終

王陽明先生文鈔卷十五

後學江都張問達編輯

箴 銘 碑 贊 墓誌 祭文

師道箴

古之教者莫難嚴師嚴道尊教乃可施嚴師維何莊敬自持外內若一匪徒威儀施教之道在勝已私執義執利辨析毫釐源之弗潔厥流孔而毋忽其細與獨謹微毋事於言以身先之教不由誠曰惟自欺施不以序孰云匪愚庶乎知新慮在好爲凡我師士宜鑒於茲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十五 箴

改過箴

嗚呼小子曾不知警竟詎未聖信日兢兢既墜於淵猶恬履薄既折斷股猶適奔轍人之冥頑則疇與汝不見墮腫疔乃斯愈不見痿痺劑乃斯起人之嚴詬皆汝砭劑汝曾不知反以爲怒誰怒伊色亦反其語汝之冥頑則疇之比嗚呼小子告爾不一既四十有五而會是不憶

謹言箴

嗚呼小子慎爾出語躁言維多吉言維寡多言何益徒以取禍謹默而戒之者言訥執默而謙執訥而病舉人之善過情

人之非罪曷有已嗚呼多言亦惟汝心汝心而存將  
日欽欽豈足多言上帝汝臨

務實錄

嗚呼小子爾章之習爾工何爲不以釣譽不以蠱惑佻彼優  
伶爾視孔鴻覆蹈其術爾顧胡厚日月喻過爾胡不恤棄爾  
天命嗟爾警賊昔皇多士亦胥茲溺爾獨不鑒自抵伊

爲學銘

來爾同志古訓爾陳惟古爲學在求放心心苟或放學乃徒  
勤勿發文辭之不富惟慮此心之未純勿憂名譽之不顯惟

王陽明先生文錄卷十五

慮此心之或溷斯須不敢鄙慢入造次不謹放僻成行  
內照虛已以受人言勿傷於煩易志勿惰於因循勿以立而  
爲有勿以虛而爲盈勿遂非而文過勿務外而徇名溫溫恭  
人允惟基德堂堂張也難與爲仁卓爾在如愚之同一貫乃  
質魯之參終身可行惟一恕三年之功去一矜不貴其辯貴  
其內不患其鈍患其輕惟危焉而時敏乃闢然而日新凡我  
同志宜鑒茲銘

示正憲

幼兒曹聽教誨勤讀書要孝弟學謙恭循禮義節飲食戒遊

戲母說謊母貪利母任情母屬氣母責人但自治能下人是  
有志能容人是利器凡做人在心心地地好是良士心地惡  
是兇類譬樹果心是蒂蒂若壞果必墜吾教汝全在是汝謹  
聽勿輕棄





平茶寮碑 丁丑

正德丁丑。猶寇大起。江廣湖邨之家。騷然。且三四年矣。於是三省奉命會征。乃十月辛亥。子督江西之兵。自南康入甲寅。破橫水左溪諸巢。賊敗奔庚申。復連戰奔桶岡。十一月癸酉。攻桶岡。大戰西山界甲戌。又戰賊大潰。丁亥。盡殲之。比破巢八十有四。擒斬三千餘俘。三千六百有奇。俘其脅從千有餘。衆歸流亡。使復業。度地居民。鑿山開道。以夷險阻。辛丑。師旋。於乎。兵惟凶器。不得已而後用。刻茶寮之石。留以美成。重舉事也。提督軍務都御史王某書。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十五

四

題開元寺讀書臺後石刻 庚辰

正德己卯六月乙亥。寧藩宸濠。以南昌叛。稱兵向闕。破南康九江。攻安慶。遠近震動。七月辛亥。臣守仁以列郡之兵。復南昌。宸濠擒餘黨悉定。當此時。天子聞變。赫怒親統六師臨討。遂俘宸濠。以歸於赫皇威。神武不殺如霆之震。靡擊而折。神器有歸。孰敢窺竊。天監於宸濠。式昭皇靈。嘉靖我邦國。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十五

五

平泖頭碑 辛巳

四省之寇。惟泖尤黠。擬官僭號。潛圖孔亟。正德丁丑冬。舉猛既殄。益機險阱。毒以虞王師。我乃休士歸農。戊寅正月癸卯。計擒其魁。遂進兵擊其懈。丁未破泖。來勝遂北。大小三十餘戰。滅巢三十有八。俘斬三千餘。三月。木回軍壺漿迎道。耕大遍野。父老咸懷。農器不陳。於今五年。復我常業。還我室廬。伊誰之力。赫赫皇威。匪威曷憑。爰伐山石。用紀厥成。提督軍務都御史王某書。

田州立碑 丁亥

嘉靖丙戌夏。官兵伐田。隨與恩恩之人。相比復囑。集軍四省。洶洶連年。千時皇帝憂憫元元。容有無辜而死者乎。迺命新建伯王守仁。曷往視師。其以德綏勿以兵戾。班師撤旅。信義大宣。諸夷感慕旬日之間。自縛來歸者七萬一千。悉放之歸農。兩省以安。昔有苗徂征。七旬來格。今未替月。而蠻夷率服。綏之斯來。速於郵傳。舞干之化。何以加焉。爰告恩田。毋忘在德。爰勒山石。昭此赫赫。文武聖神。率土之濱。凡有血氣。莫不尊親。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十五 碑

六

田州石刻 戊子

田石平田州寧 民謠如此 田水縈田山迎 府治新甸千萬世 聖皇明嘉靖歲戊子春。新建伯王守仁。勒此石告後人。

陳直夫南官像贊

夫子稱史魚曰。直哉。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謂視鮒。宋朝曰。非斯人難免乎。今之世矣。予嘗三復而悲之。直道之難行。而誦諛之易合也。豈一日哉。魚之直。信乎後世。其在當時。不若朝與鮒之易容也。悲夫。吾越直夫陳先生。嚴毅端潔。其正言直氣。放蕩佻諛之士。嫉視若讐。彼寧無知之卒於已。非便也。故先生舉進士。不久輒致仕。而歸。屢薦復起。又不久輒退。以是也。哉。然天下之言直者。必先生與焉。始予拜先生於餘清江上。歆然其得先生奚取於予。殆空谷之足音也。世日起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十五 贊

七

於下先生而在。雖執鞭之事。吾亦爲之。今既沒矣。其子子欽。以先生南官圖像請識一言。先生嘗應視軒冕。豈一第之爲榮。聞之子欽。蓋初第時。有以相遺者。受而存之。先生沒。子欽始裝演。將藏諸廟。則又爲子者宜爾也。詩曰。有服。有冠。翼翼在彼。周行其容。孔式。秉笏端弁。中溫且栗。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彼何人斯。邦之司直。邦之司直。宜公宜孤。既來既徂。爲冠爲模。孰久其道。衆聽且孚。如江如河。其趨彌汗。邦之司直。今也則亡。

易直先生墓誌 壬戌

易直先生卒鄉之人相與哀思不已從而纂述其行以諒之曰嗚呼先生之道諒易平直而篤於孝友外孚於忠實不戚戚於窮不欣欣於得翦徹居福於物無抵于于施施率意任其而亦不干於禮藝學積行將施於邦六舉於鄉竟弗一獲以死嗚呼傷哉自先生之沒鄉人子弟無所式爲善者無所倚談經究道者莫與考論含章秘迹林棲而澤遁者莫與邀遊以處天胡奪吾先生之速也先生姓王名衮字德章古者賢士死則有以易其號今先生沒且三年而猶襲其常稱其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十五 墓誌 八

謂鄉人何益相與私謐之曰易直於是先生之姪某聞而泣曰叔父有善吾子姪弗能紀述而以辱吾之鄉亦奚爲於子姪請得誌諸墓嗚呼吾宗江左以來世不乏賢自吾祖竹軒府君以上凡積德累仁者數世而始發於吾父龍山先生叔父生而勤修砥礪能協成吾父之志人謂相繼而興以昌王氏者必在叔父而又竟止於此天意果安在哉叔母葉孺人先叔父十有三年卒生二子守禮守信繼孺人方氏生一子守恭叔父之生以正統己巳十月戊午得壽四十有九而

治戊午之八月廿三卒卒之歲太夫人吳氏方就養於

京泣曰須吾歸視其柩於是壬戌正月太夫人自京歸始克以十月甲子葬叔父於邑東穴湖山之陽南去竹軒府君之墓十武而近去葉孺人之墓十武而遙未合葬蓋有所俟也

陳處士墓誌銘 癸亥

處士諱泰字思易父剛祖仲彰曾祖勝一世居山陰之錢清剛戌遠左娶馬氏生處士正統甲子處士生十二年矣始從其父自遠來歸當是時陳雖巨族然已三世外成基業凋廢殆盡處士歸與其弟排於清江之上數年遂復其故處士狷介純篤處其鄉族親黨無內外少長戚疎朴直無委曲又奸面折人過不以毛髮假借不爲斬險刻削故其生也人爭信憚其死也莫不哀思之處士於書史僅涉獵不專於文敦典崇禮務在躬行郡中名流以百數皆雕繪藻飾煥爛以貴聲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十五 墓誌

十

譽然稱隱逸之良必於處士皆以爲有先太丘之風焉弘治癸亥正月庚寅以疾卒年七十二九月己丑其子琢卜葬於郡西之廻龍山初處士與同郡羅周管士弘朱張弟浚友以善交稱成化間浚以歲貢至京某時爲童子聞浚道處士心竊慕之至是歸求其廬則既死矣浚姪孫節與子遊以世交之誼爲處士請銘且曰先生於處士心與之久矣卽爲之銘亦延陵掛劍之意耶子曰諾明日與琢以狀來請惟陳氏世有顯聞剛之代父戍遠也甫年十四主帥壯其爲人召與語大說遂留察帳下累立戰功出奇計當封賞輒爲當事者沮

抑竟死牖下處士亦狀貌魁岸幼習邊機論議根柢的然可施於用性孝友屬其家多難收養其弟姪之孤掇拾扶持不忍舍去遂終其身琢亦能詩有行次子玠三孫徠衡俱皆向於學夫豈抑其進其後將必有昌者銘曰嗟惟處士敦樸厚堅猶玉在璞其輝燭然秉義揭仁鄉之司直邇矣大丘其孫孔式胡湓而逝其人則亡德音孔邇鄉人相告毋或而弛無寧處士愧其孫子廻龍之岡其鬱有蒼母爾勿伐處士所藏

文鈔 卷十五 墓誌

士

陽明子謫居貴陽有齊衰而杖者因鄉進士鄭鑒氏而來請

曰陽明令楊尚文卒其孤姪卿來謂鑒曰先伯父死無嗣子所知我後人又不競非得當世名賢勗一言於墓將先德其泯廢無日子辱於伯父久亦宜所甚憫其若之何敢遂以卿奉其先人之遺幣再拜階下以請陽明子曰噫子擯人懼僂辱之弗遑奚敢以銘人之墓爲其改圖諸卿伏階下泣弗與鄭爲之請益固則登其狀與幣於席而揖使歸曰吾徐思之明日卿來伏階下泣又明日復來曰不得命無以卽喪次館

王陽明先生文鈔卷十五墓誌

三

下之士多爲之請且言尚文之爲人曰尚文敦信狷直其居鄉不苟與所交必名士巨人視儕輩之弗臧者若免焉嘗召其友飲狂士有因其友願納歡者與偕往尚文拒弗受曰吾爲某不爲若其峻絕如是陽明子曰其然斯亦難得矣今之人惟同汗逐垢弗自振立故風俗靡靡至此若斯人又易得耶因取其狀視之多若館下士之言焉乃許爲之誌維楊氏之先居楊之泰州祖廉爲監察御史擢參議貴陽卒遂家焉考祥終昭化縣尹生三千伯敬仲敞卽尚文季敬丞荆門之建陽驛尚文始從同郡都憲徐公授易尋舉鄉薦中進士乙

桂林陽朔縣掃頭弗卽工者文諭以威德皆相率來

受約束俱賦稅流移聞之歸復業者以千數部使者以聞將加擢用而尚文死矣得年僅五十有五又無嗣天於善人何哉然尚文所歷三庠之士思其教陽朔之民懷其惠鄉之後進高其行其與身沒而名踣又爲人所穢鄙者雖有子若孫何如哉娶同郡阮氏瑞新昌主簿君女尚文雖無子有卿存焉子也銘曰獅山之麓有封若斧左岡右阻樹其樹爰封之下鄉人過者來視其處曰嗚呼斯楊尹之墓

王陽明先生文鈔卷十五墓誌

三

徐昌國墓誌 辛未

正德辛未三月丙寅大學博士徐昌國卒年三十三夫聞而哭之者皆曰嗚呼是何促也或曰孔門七十子顏子最好學而其年獨不永亦三十二而亡說者謂顏子好學精力瘁焉夫顏雖既竭吾才然終日如愚不改其樂也此與世之謀聲利苦心焦勞患得患失逐逐終其身耗勞其神氣奚啻百倍而皆老死黃馘此何以辨哉天於美質何生之甚寡而壞之特速也夫麗麗以夜出京風至而玄鳥逝豈非凡物之盛衰以時乎夫嘉苗難植而易稿芝榮不踰旬莠草難而易繁王陽明先生文鈔卷十五墓誌

古

賜臬應機通天下而麟鳳之出間世一觀焉商周以降清淑日澆而濁穢惠積天地之氣則有然矣於昌國何疑蓋始昌國與李夢陽何景明數子友相與砥礪於辭章既殫力精思傑然有立矣一旦諷道書若有所得歎曰弊精於無益而忘其軀之養也可謂知乎巧辭以希俗而捐其親之遺也可謂仁乎於是習養生有道士自西南來昌國與語悅之遂究心玄虛益與世汨自謂長生可必至正德庚午冬陽明王某至京師某故善數子而亦嘗汲汲於仙釋昌國喜馳往省與論道形化氣之術是時適有某在坐與昌國言不協某

沮去異日復來論如初某笑而不應因留宿曰吾慢異人五金八石之秘服之冲舉可得也子且謂何某復笑而不應迺曰吾曠黜吾昔而游心高玄塞兌欽華而靈樞是固斯亦去之就疏於世遠矣而子猶余拒然何也某復笑而不應於是默然者久之曰子以子爲非耶抑又有所秘耶夫居有者不足以赴無踐器者非所以融道吾將去知故而宅於埃壙之表子其語我乎某曰謂吾爲有秘道固無形也謂吾謂子非子未吾是也雖然試言之夫去有以赴無無將奚趨矣外器以融道道器爲偶矣而固未嘗趨乎而固未嘗融乎夫盈虛王陽明先生文鈔卷十五墓誌

古

消息皆命也纖巨內外皆性也隱微寂感皆心也存心盡性順夫命而已矣而奚所趨舍於其間乎昌國首肯良久曰冲舉有諸某曰盡爲之性者可以冲於天矣盡爲之性者可以泳於川矣曰然則有之曰盡人之性者可以知化育矣昌國悅而思慨然而起曰命之矣吾且爲前甲吾且爲流漸子其照然屬我以陽春某曰復來謝曰道果在是而奚以外求吾不遇子幾亡人矣然吾笑且作懼不足以致遠則何如某曰悖乎曰生寄也死歸也何悖津津然既有志於斯已而不見者踰月忽有人來計昌國之天下無一子歸往哭盡哀因

商其家事其長子伯虬言昌國垂歿整衽端坐託徐子容以  
後事子容泣昌國笑曰常事耳謂伯虬曰哀銘其請陽明  
氣益微以指畫伯虬掌其冥漠漠四字餘遂不可辨而神  
氣不亂嗚呼吾未竟吾說以時昌國之及而昌國乃止於是  
吾則有憾焉臨歿之託又可負之昌國名顯卿世蘇州人始  
舉進士爲大理評事不能其職於是以親老求改便地爲養  
當事者目爲好異抑之已而降爲五經博士故雖爲京官數  
年卒不復封其親以爲憾所著有談藝錄古今詩文若干首  
其言非其至者昌國之學凡三變而卒乃有志於道墓在虎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十五 墓誌 七

正西麓銘曰惜也昌國吾見其進未見其至早攻聲詞中迺  
謝棄脫洗垢濁修形鍊氣守靜致虛恍若有際道幾朝聞遐  
久先逝不足者命有餘者志璞之未琢豈方頑礪隱埋山澤  
有虹其氣後千百年曷考斯誌

贈翰林院編修湛公墓表 壬申

嗚呼聖學晦而中行之士鮮矣世方弁阿爲工方特爲腐紛  
紜倒置孰定是非之歸哉蓋公治長在縲絏之中仲尼明非  
其罪匡章通國稱不孝孟子辨之夫然後在所禮貌焉剛狷  
振礪之士獨行違俗爲世所媚嫉卒以傾廢踣墮又復以非  
其罪者可勝道哉予讀怡菴誌而悲之怡菴湛公英者廣之  
增城人介直方嚴刻行砥俗鄉之善長咸服信取酬倚以扶  
弱禦侮然不辭色少貸人面斥人過惡至無所容狡獪之徒  
動見矯拂嫉視如讐聚謀必覆公於惡母使抗吾爲公直行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十五 墓誌 七

其心不顧竟爲所構誣憤發病以死公既死其徒惡益行鄉  
之人遂皆謂湛公行義顧報民其施而惡者自若吾儕何以  
善爲後十餘年爲奸者貫盈翦滅浸盡而公子若水求濂洛  
之學爲世名儒舉進士官國史編修推原尋繹公德益用表  
著朝廷贈官如子日顯赫疎耀鄉人相與追嗟慕歎爲善之  
報何如何特未定耳嗚呼古有狷介特行之士直志犯衆惡  
之死靡悔湛公殆其人非耶向使得志立朝當大飾其青儉  
官爲人僕役响濡喘息以斷緩須臾死其不能矣夫脂韋  
之徒亦何能緩急自至一頓爲國者當可取哉予悲斯人

之不遇而困重者成厥世者君子順微闇幽以明世警職  
信暴者無庸揚矣彼之然就抑鬱墳塋而弗害其可以無表  
而出之

卷十五

六

湛賢母陳太孺人墓碑

甲戌

湛子之母卒於京師葬於增城陽明子迎而叩諸龍江之滸  
已湛子泣曰若水之辱於吾子蓋人莫不聞吾母歿而子無  
一言人將以病子陽明子曰銘者爲之銘矣表者爲之表矣  
某何言雖然良亦無以紓吾情吾聞太孺人之生七十有九  
其在孀居者餘四十年端靖嚴潔如一日既老雖其至親卑  
幼之請謁見之未嘗踰閤也不亦貞乎積麻春舉教其子以  
顯嘗使從白沙之門曰寧學聖人而未至也不亦知乎恤其  
庶姑與其庶叔化厲爲順撫孤與女愛不違訓不亦慈乎已  
王陽明先生文鈔卷十五墓誌  
九  
膺封錫祿養備至而縉衣疏食不改其初不亦儉乎貞知慈  
儉老而彌堅不亦賢乎請著其石曰湛賢母之墓湛子拜泣  
而受之既行人曰湛母之賢信矣若湛子之賢則吾猶有疑  
焉湛子始以其母之老不試者十有三年是也復出而取  
第爲美官則何居母亦老矣又去其鄉而迎養既歸復往卒  
於旅則何居陽明子曰是烏足以疑湛子矣夫湛子純孝人  
也事親以老於歆歆其志也其出而仕母命之也其迎之也  
母欲之也既歸而復往母泣而強之也是能無從乎無大拂  
於義則東西南北之惟命彼湛子者亦豈以人之譽毀於外



考其體制之精。曰。湛子必以顯吾世故命之出。湛母矣。夫世父之早世也。屬其子曰。必以顯吾世故命之出。者。行其夫之志也。就之。養有安其子之心也。強之。往者勉其子之忠。以率其夫之願也。昔者孟母斷機。以勵其子。蓋不歸者。幾年。君子不以孟子爲失養。孟母爲非訓。今湛母之心。亦若此。而湛子又未嘗違乎養也。故湛母賢母也。湛子孝子也。然猶不免於世祇。吾雖欲無言也。可得乎。

王文鈔卷十五 墓誌

二

凌陽人楊氏墓誌銘

古之葬者。不封不樹。葬之有銘。非古矣。然必其賢者也。然世之皆有銘也。亦非古矣。而婦人不特銘。婦人之特銘也。則又非古矣。然必其賢者也。賢而銘。雖婦人其可哉。是故非其人而銘之。君子不與也。銘之而非其實。君子不爲也。吾於銘人之墓也。未嘗敢以易。至於婦人。而加審焉。必有其證矣。凌陽人楊氏之銘也。曷證哉。證於其夫之狀。證於其子之言。證於其鄉人之所傳。其賢者也。孺人之夫。爲封監察御史。凌公石巖。諱雲者也。石巖之狀。謂孺人爲通懷遠將軍之曾孫女。歲年十八。而來歸。姑舅愛之。族黨稱之。鄉閭則之不悉數其行。則賢可知矣。子金憲。相子同年。賢也。地官員外郎。楷又賢也。婦人之慈訓存焉。相嘗爲予言。孺人之賢。十餘年矣。與今石巖之狀同也。吾鄉之士。遊業於通者。以十數。稱通之巨族。以凌氏爲最。凌氏之賢。以石巖爲最。則因及於孺人之內助。其所稱舉。與今之狀又同也。夫夫或溺譽焉。子或溢美焉。若鄉人之言。不要而實契。斯又何疑矣。孺人之生。以正統丁卯十二月九日。卒於正德癸酉十一月九日。壽蓋六十七。男四。長即相次。俱早卒。次即楷。次斌。女二。孫男八。女三。曾孫男一女。

王陽明先生文鈔卷十五 墓誌

三

一相將以乙亥正月丙寅附葬孺人於祖塋之左而格於其次。迺以石嵌之狀來請銘。且問葬曰。合葬非古也。周公以來未之有改也。先孺人附於祖塋之左。昭也。家君百歲後將合焉。葬左則疑於陽。虛右則疑於陰。若之何。則可。予曰。附也則祖爲之尊。左陽右陰也。陽兼陰而主變者也。陰從陽而主常者也。陽在左則居左而在右則居右。陰在左則從左而在右則從右。其虛右而從左乎。於是孺人之葬。虛右而從左。銘曰。孺人之賢。予豈究知。知子若夫。鄉議是符。如彼作室。則觀其。彼昏情。謂予盡誣。狼山之西。祖塋是依。左藏右虛。孺人。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十五

墓誌

王

文橋菴墓誌

高吾之丘。今胡然其歸。歸兮。鄉人所培兮。高吾之木兮。胡然其蹟。蹟兮。鄉人所植兮。高吾之行兮。胡然其砥。砥兮。鄉人所履兮。陽明子曰。嗚呼。茲橋菴文子之墓耶。莫不亭曰。昔陽明子自貴移廬陵。道出辰常間。遇文子於武陵溪上。與之語。三夕而不輟。旬有五日而未能去。門人問曰。夫子何意之深耶。陽明子曰。人也。樸而理。直而虛。篤學審問。比毫而不衰。吾聞其蒞官矣。執而恕。惠而節。其張叔之儔歟。吾聞其居鄉矣。勵行飭已。不言而俗化。其太丘之儔歟。嗚呼。於今時爲難得也。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十五 墓誌 王

矣。別以其墓銘屬陽明子。心許之而不諾。門人曰。文子之是請也。殆猶未達歟。陽明子曰。達也。曰。達何以不諾也。曰。古之葬者。不封不樹。銘非古也。後世則有銘。既葬而後具。豫不可也。曰。然則惡在其爲達矣。曰。死生之變大。而若人晝夜視之。不以諱非達歟。蓋晉之末。有陶潛者。嘗自誌其墓。文子既歿。其子裴棠東集。祔葬之高吾之原。陽明子乃掇其所狀而爲之銘。文子名澍。字汝霖。號橋菴。舉進士。歷官刑部郎中。出爲重慶守。已而忤時貴。改恩州。遂謝病去。文子之先爲南昌人。曾祖均玉。始避地桃源。門人有閔廷圭者。爲之行狀甚悉。

明封邢部主事浩齋陸君墓碑誌 丙子

封君之葬也。子澄毀其失明。病不能事事。以問於陽明子曰。吾湖俗之葬也。咸錫資以盛賓客。至於毀家。不則以爲儉。其親也不肖。孤則何費之。敢靳夫惟疾之不任。遂底於顛殞。以重其不孝。敢請已之。如何。陽明子曰。不亦善乎。棺槨衣衾之得爲也者。君子不以儉其親。徇湖俗之所尚。是以其親遂非而導侈也。又況以殆其遺體乎。吾子已之。旣葬。而以禮告人。豈有非之者。將湖俗之變。必自吾子始矣。一舉而三善。吾子其已之。旣而復以誌墓之文。請陽明子辭之。不得。則謂之曰。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十五

墓誌

三

誌墓非古也。古之葬者。不封不樹。孔子之葬其親也。自以爲東西南北之人。不可以無識也。而封之。崇四尺。其於季札之葬。則爲之識曰。有吳延陵季子之墓。後之誌者。若是焉可矣。而內以誣其親。外以誣於人。是故君子恥之。吾子志於賢聖之學。苟卒爲賢聖之歸。是使其親爲賢聖者之父也。誌孰大焉。吾子曷已之。封君之存也。嘗以其田二頃。給吾黨之貧者。以資學。是於斯文爲有裨也。而又重以吾子之好。無已則如夫子之於札也。可乎。因爲之題其識墓之石曰。皇明封刑部主事浩齋陸君之墓。而書其事於石。按陸君諱濤。字文華。湖

之歸安人。墓在甌。子澄。進士。乃爲刑部員外郎。澄之兄曰津。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十五

墓誌

三

程守夫墓碑 甲申

吾友程守夫以弘治丁巳之春卒於京去今嘉靖甲申二十有八年矣。嗚呼！朋友之墓有宿草則弗哭，而吾於君尚不能無潸然也。君之父味道公與家君爲同年進士，相知甚厚。故吾與君有通家之誼。弘治壬子，又同舉於鄉，已而又同卒業於北雍。密邇居者四年有餘，凡風雪之晨、花月之夕、山水郊園之遊，無不與共。蓋爲時甚久而爲迹甚密也。而未嘗見君有憤詞忤色，情日益篤。禮日益恭，其在家庭，雍雍于子，內外無間；交海內之士，無貴賤少長咸敬而愛之。雖粗鄙暴悍遇王陽湖先生文鈔 卷十五 墓碑 五

君未有不重然而心醉者。當是時，子方馳騁於舉業，詞章以相矜高爲事，雖知愛重君而尚未知其天資之難得也。其後君既歿，子亦入仕，往往以粗浮之氣得罪於人，稍知創艾，始思君爲不可及。尋謫貴陽，獨居幽寂窮苦之鄉，困心衡慮，乃從事於性情之學，方自苦其勝心之難克，而客氣之易動，又見夫世之學者率多媚嫉險隘，不能去其有我之私，以共明天下之學，成天下之務，皆起於勝心容氣之爲患也。於是愈益思君之美質，蓋天然近道者，惜乎當時莫有以聖賢之學啓之有啓之者，其油然而逝乎？如大木之，嗚呼惜哉。

乃今稍見端緒，有足以啟君者，而君不可作也已。君之子國子生桂致君臨沒之言，欲子與林君利瞻爲之表誌。林君旣爲之表，而君之葬已久，誌已無所及，則爲書其墓之碑，聊以識吾之哀思。夫君者不徒嬉遊征逐之好而已，君諱文楷，世居嚴之淳安，其詳已具於墓表。

節巷方公墓表 乙酉

蘇之崑山有節巷方翁。縣者始爲士業。舉子已而棄去。從其妻家朱氏居。朱故業商。其友曰子乃大士而從商乎。翁笑曰。子烏知士之不爲商。而商之不爲士乎。其妻家勸之從事。遂爲郡從事。其友曰子又去士而從事乎。翁笑曰。子又烏知士之不爲從事。而從事之不爲士乎。居久之。歎曰。吾憤世之碌碌者。刀錐利祿。而屑爲此。以矯俗振頹。乃今果不能爲益也。又復棄去。會歲歉。盡出其所有以賑饑乏。朝廷義其所爲。榮之。服後復遷授建寧州吏目。翁視之蕭然。若無與。與其配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十五 墓表

三

朱陽力農耕。殖其家。以士業授二子鵬。鳳。皆舉進士。歷官方面。翁既老。日與其鄉士爲詩酒會。鄉人多能道其平生。皆磊落可異。顧太史九和云。吾嘗見翁與其二子書。皆忠孝節義之言。出於流俗。頹古之知道者。陽明子曰。古者四民異業。而同道其盡心焉。一也。士以修治。農以具養。工以利器。商以通貨。各就其資之所近。力之所及者而業焉。以求盡其心。其歸要在於有益於生人之道。則一而已。士農以其盡心於修治具養者。而利器通貨。猶之士與農也。工商以其盡心於利器通貨者。而修治具養。猶之工與商也。故曰四民異業而

同道。蓋昔舜敘九官。首稷而次契。並工。益虞先於夔龍。商周之代。伊尹耕於莘野。傳說版築於巖膠。隔舉於魚鹽。呂望釣於磻渭。百里奚處於市。孔子爲乘田委吏。其諸儀封。晨門。荷蕢。斲輪之徒。皆古之仁聖英賢。高潔不羣之士。書傳所稱。可考而信也。自王莽篡位。學術乖人。失其心。交薦於利。以相驅軼。於是始有歛士而卑農。榮宦遊而恥工賈。棄其責。射時罔利。有甚焉。特異其名耳。極其所趨。編浮辭。飾以誣世惑衆。比之具養器貨之甚。舉而實反不逮。吾觀方翁。士商從事之喻。隱然有愾於古四民之義。若有歎而云者。嗚呼。斯義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十五 墓表

三

之亡也久矣。翁殆有所聞歟。抑其天質之美。而默有契也。吾於是而重有所感焉。吾昔獲交於翁二子。皆頹然敦古道。敏志於學。其居官。臨民。務在濟世及物。求盡其心。吾以是得其源流。故爲之論。著之云耳。翁既歿。葬於邑西馬鞍山之麓。配朱孺人有賢行。合葬焉。鄉人爲表其墓。曰。明贈禮部主事節巷方公之墓。嗚呼。若公者。其亦可表也矣。

南鎮禱雨文 祭文

惟神秉靈毓秀作鎮於南實與五嶽分服而治維是揚州之域威靈神休以生以養凡其疾疫災沴之不時雨暘寒暑之弗書無有遠近莫不引頸企足惟神是望恐有歸功有底神固不得而辭也而況紹興一郡又神之官爵疊敷之下乎謂宜風雨節而寒暑當民無疾而五穀昌特先請郡以霑神惠而乃入夏以來亢陽爲虐連月弗雨泉源告竭黍苗蕭條歲且不登民將無食農夫相與咨於野商賈相與憾於市行旅相與怨於途守土之官帥其吏民奔走呼號維是祈禱告請

王陽明先生文鈔卷十五 祭文

三十

亦無不至矣而猶雨澤未應早烈益張是豈吏之不職而食墨者衆歟賦歛繁刻而獄訟寃滯歟祀典有弗修歟民怨有弗平歟夫是數者皆吏之譴而民何咎之有夫怒吏之不職而移其譴於民又知神之所不忍也不然豈民之冥頑妄作者衆將奢淫暴虐以怒神威神將罰而懲之歟夫薄罰以示戒神之威靈亦既彰矣百姓震懼憂懼諸罪無所遂棄而絕之使無唯賴神之慈仁同應不爲若是之甚也夫民之所賴者神神之食於茲土亦非一日矣今民不得已有求於神而神無以應之然則民將何恃而神亦何以信於民乎某生畏

茲土猶鄉之人也鄉之人以某嘗讀書學道謬以爲是鄉人之傑者其有得於山川之秀爲多藉之以爲吾愚民之不能自達者通誠於山川之神其宜有感夫某非其人也而冒有其名人而冒以其名加我我既不得而辭矣又何敢獨辭其責耶是以冒昧輒爲之請固知明神亦有所不得而辭也謹告

王陽明先生文鈔卷十五 祭文

三十一

瘞旅文 戊辰

維正德四年秋 月三日有吏目云自京來者不知其名氏  
攜一子一僕將之任過龍場投宿土苗子從籬落間望見之  
陰雨昏黑欲就問訊北來事不果明早遣人覘之已行矣薄  
午有人自蜈蚣坡來云一老人死坡下傍兩人哭之哀予曰  
此必吏目死矣傷哉薄暮復有人來云坡下死者二人傍一  
人坐歎詢其狀則其子又死矣明日復有人來云見坡下積  
尸三焉則其僕又死矣嗚呼傷哉念其暴骨無主將二童子  
持畚鍤往瘞之二童子有難色然子曰嘻吾與爾猶彼也二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十五 祭文 三

厲侵其外憂鬱攻其中其能以無死乎吾固知爾之必死然  
不謂若是其速又不謂爾子爾僕亦遽爾奄忽也皆爾自取  
謂之何哉吾念爾三骨之無依而來瘞爾乃使吾有無窮之  
愴也嗚呼痛哉經不雨瘞幽屋之孤成羣陰壑之虺如車輪  
亦必能葬爾於腹不致久暴露爾爾既已無知然吾何能為  
心乎自吾去父母鄉國而來此二年矣歷瘴毒而苟能自全  
以吾未嘗一日之戚戚也今悲傷若此是吾為爾者重而自  
為者輕也吾不宜復為爾悲矣吾為爾歌爾聽之歌曰連峯  
際天兮飛鳥不通遊子懷鄉兮莫知西東莫知西東兮維天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十五 祭文 三

則同異域殊方兮環海之中達觀隨寓兮奚必于宮室兮理  
今無悲以惘又歌以慰之曰吾與爾皆鄉土之離兮望之人  
言語不相知兮性命不可期吾苟死於茲兮率爾子爾僕來  
從予兮吾與爾邀以嬉兮驟紫彪而乘文螭兮登望故鄉而  
嘯唏兮吾苟獲生歸兮爾子爾僕尚爾隨兮無以無侶悲兮  
道傍之塚累累兮多中土之流離兮相與呼嘯而徘徊兮殮  
風飲露無爾饑兮朝友麋鹿暮猿與棲兮爾安爾居兮無為  
屬於茲墟兮

祭荆頭山神文

惟廣谷大川阜財興物以域民畜聚故古者必祭於內山川亦惟其有功於民然則人傑人之無民事是以爲山川之羞茲土爲盜賊所據且數十年遠近之稱荆頭者皆曰賊巢恥莫大焉是豈山川之罪哉雖然清剌之井糞穢不除久則同於厠溷矣丹鳳之穴鴟狐聚而不去久則化爲妖窟矣糞穢之所過者拾鼻妖孽之窟人將持矛燔燎環而攻之何者其積聚招致使然也誠使除其糞穢刮剌滌蕩將不終朝而復其清淵鴟狐逐而鸞鳳歸妖孽之窟還爲孕祥育王陽明先生文鈔卷十五 祭文 五

臨之所矣今茲土之山川亦何以異於是某奉天子明命來鎮西陲憤淵賊之兇悖民苦荼毒無所控顧故邇者計擒渠魁旋兵揚其巢穴所向克捷動獲如志斯固人怨神怒天人順應之理將或茲土山川之神厭惡兇殘思欲洗其積穢陰有以相協假手於子今駐兵於此彌月餘旬雖巢穴悉已掃蕩擒斬十且八九然漏殄之徒尚有潛匿小民不能無恐于山川之神爲之逋逃主祭謂茲也今子提兵深入豈獨除民之害亦爲山川之神雪其恥夫安舊樂業新圖非中人之情而況於鬼神乎今此殘徒勢窮力屈亦方遣人投招將順而

撫之則慮其無革心之誠復遺患於日後逆而弗受又恐其或出於誠心殺之有不忍也神其陰有以相協使此殘寇而果誠心耶即陰佑其衷俾盡攜其黨類自縛來投若水之赴壑予將隄沿停畜之如其設詐懷奸即陰奪其魄張我軍威風驅電掃一鼓而殲之茲惟下民之福亦惟神明之休壇而祀之神亦永永無作惟神實鑒圖之



祭徐曰仁文 戊寅

嗚呼痛哉曰仁吾復何言爾言在吾耳爾親在吾目爾志在吾心吾終可奈何哉記爾在湘中還嘗語予以壽不能長久予詰其故云嘗遊衡山夢一老瞿曇撫曰仁背謂曰子與顏子同德俄而曰亦與顏子同嗚呼疑之予曰夢耳予疑之過也曰仁曰此亦可奈何但今得告疾早歸林下冀從事於先生之教朝有所聞夕死可矣嗚呼吾以爲是固夢耳孰謂乃今而竟知所夢耶向之所云其果夢耶今之所傳其果真耶今之所傳亦果夢耶向之所夢亦果妄耶嗚呼痛哉曰仁王陽明先生文鈔卷十五 祭文 三

嘗語予道之不明幾百年矣今幸有所見而又卒無所成不亦尤可痛乎願先生早歸陽明之麓與二三子講明斯道以誠身淑後予曰吾志也自轉官南轅即欲過家堅臥不出曰仁曰未可紛紛之議方馳先生且一行愛與二三子姑爲饒粥計先生了事而歸嗚呼孰謂曰仁而乃先止於是乎吾今縱歸陽明之麓孰與予共此志矣二三子又且離羣而索居吾言之而孰聽之吾倡之而孰和之吾知之而孰問之吾疑之而孰思之嗚呼吾無與樂餘生矣吾已無所進曰仁之進未也天而喪予也則喪予矣而又喪吾曰仁何以天胡

且烈也嗚呼痛哉朋友之中能復有知予之深信予之篤如曰仁者乎夫道之不明也由於不知不信使吾道而非耶則已矣吾道而是耶吾能無斬於人之不予知予信乎自得曰仁計蓋啜咽而不能食者兩日人皆勸予食嗚呼吾有無窮之志恐一旦遂死不克就將以托之曰仁而曰仁今則已矣曰仁之志吾知之幸未卽死又忍使其無成乎於是復強食嗚呼痛哉吾今無復有意於人世矣姑俟冬夏之交兵革之役稍定卽拂袖而歸陽明二三子苟有予從者尚與之切磋砥礪務求如平日與曰仁之所云縱舉世不以予爲然者亦王陽明先生文鈔卷十五 祭文 三

且樂而忘其死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耳曰仁有知其尚能啓予之昏而警予之情耶嗚呼痛哉予復何言

又祭曰仁文 甲申

嗚呼曰仁別我而逝今七年於今葬茲丘兮宿草幾青我思君兮一來尋林木拱兮山日深君不見今宵皓魄之空兮四方之英賢兮日來臻君獨胡爲兮與鶴飛而猿吟憶麗澤兮歛歛真椒醑兮松之陰良知之說兮聞不聞道無聞於隱顯兮幽明而與心我歌曰雪兮誰同此音

祭國子助教薛尚哲文 甲申

嗚呼。良知之學。不明於天下。幾百年矣。世之學者。蔽於見聞。習染。莫知天理之在吾心。而無假於外也。皆舍近求遠。舍易求難。紛紜交騖。以私智相高。客氣相競。日陷於貪欲夷狄。而不知。間有獨覺其非。而畧知反求其本原者。則又羣相詬笑。斥爲異學。嗚呼。可哀也已。蓋自十餘年來。海內同志之士。稍知講求於此。則亦如晨星之落落。乍明乍滅。未見其能光大也。潮陽在南海之濱。聞其間。亦有特然知向之士。而未及與見。間有來相見者。則又去來無常。自君之弟尚謙。始從子於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十五 祭文

三

留都朝夕相與者三年。歸以所聞於子者。語君。君欣然樂聽。不厭。至忘寢食。脫然棄其舊業如敝屣。君素篤學。高行爲鄉邦子弟所宗依。尚謙自幼受業焉。至是。聞尚謙之言。遂不知已之爲兄。尚謙之爲弟。已之嘗爲尚謙師。而尚謙之嘗師於已也。盡使其羣子弟姪。來學於子。而君亦躬枉辱焉。非天下之大勇。能自勝其有我之私。而果於從義者。孰能與於此哉。自是其邑之士。若楊氏兄弟。與諸後進之來者。源源以十數。海內同志之盛。莫有先於潮陽者。則貴君之昆弟之爲倡也。其有功於斯道。豈小小哉。方將因藉毘賴。以共明此學。而君

忽逝矣。其爲同志之痛。何可言哉。雖然。君於斯道。亦既有聞。則夕死。無憾矣。其又奚悲乎。吾之所爲長號涕洟而不能自已者。爲吾道之失助焉耳。天也可如何哉。相望千里。靡由走哭。因風寄哀。言有盡而意無窮。嗚呼。哀哉。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十五 祭文

三

祭朱守中文

節浙江山陰人

嗚呼聖學之不明也久矣。予不自量。犯天下之詆笑。而冒非其任。恃以無恐者。謂海內之同志。若守中者。爲之胥附。先後終將必有所濟也。而自十餘年來。若吾姚之徐曰仁。潮陽之鄭朝朔。楊仕德。武陵之冀惟乾者。乃皆相繼物故。其餘諸同志之尚存。足可倚賴者。又皆離羣索居。不能朝夕相與。以資切磋砥礪之益。今守中又復棄我而逝。天其或者既無意於斯文已乎。何其善類之難合。而易聚。善人之難成。而易喪也。嗚呼痛哉。守中之於斯道。既已識其大者。又能樂善不倦。旁王陽明先生文鈔卷十五 祭文 甲

招博采引接同志。而趨之同歸於善。若饑渴之於飲食。視天下之務。不啻其家事。每欲以身殉之。今茲之沒也。實以驅賊由東。晝夜勞瘁。至聞其身而不顧。嗚呼痛哉。始守中之赴山東也。過予而告別。大節於先生之學。誠有終身几席之願。顧事功之心。猶有未能脫然者。先生將何以裁之。予曰。君子之事。進德修業而已。雖位天地育萬物。皆已進德之事故。德業之外。無他事功矣。乃若不由天德。而求聘於功名事業之場。則亦希高慕外。後世高明之士。雖知向學。而未能不爲才力所使者。猶不免焉。守中既已心覺其非。固當不爲所累矣。嗚呼。

呼。豈知竟以是而亡其身。守中。

災捍患而死勤

事。能爲忠臣志士之所難能矣。而吾猶以是爲憾者。痛吾道之失助。爲海內同志之不幸焉耳。嗚呼痛哉。靈輜二六邁一奠永訣。豈無良朋。孰知我心之悲。嗚呼痛哉。

王陽明先生文鈔卷十五 祭文

甲

祭楊士鳴文 丙戌

嗚呼士鳴。吾見其進也。而遽見其止耶。往年士德之歿。吾已謂天道之無知矣。今而士鳴又相繼以逝。吾安所歸咎乎。嗚呼痛哉。忠信明容之資。一郡一邑之中。不能一二見而顧萃於一家之兄弟。又皆與聞斯道。以承千載之絕學。此豈出於偶然者。固宜使之得志大行。發聖學之光輝。冀斯文於悠遠。而乃栽培長養。則若彼其艱。傾覆摧折。又如此其易。其果出於偶然。修聚修散。而天亦畧無主宰於其間耶。嗚呼痛哉。潮在南海之涯。一郡耳。一郡之中。有薛氏之兄弟子姪。既足盛王陽明先生文鈔卷十五 祭文 聖

矣。而又有士鳴之昆季。其餘聰明特達。毅然任道之器。後先頤頤而起者。以數十計。其山川靈秀之氣。殆不能若是其淑且厚。則亦宜有盈虛消息於其間矣乎。士鳴兄弟雖皆中道而逝。然今海內善類。孰不知南海之濱。有楊士德士鳴者。爲成德之士。如祥麟瑞鳳。爭一睹之爲快。因而向風興起者。比比則士鳴昆季之生。其潛移默相。以有績於斯道。豈其微哉。彼黃馘槁斃。與草木同腐者。又何可勝數。求如士鳴昆季一日之生以死。又安可得乎。嗚呼。道無生死。無去來。士鳴則既聞道矣。其生也奚以喜。其死也奚以悲。獨吾黨之失助而未及

見斯道之大行也。則吾亦安能無一慟乎。嗚呼痛哉。

王陽明先生文鈔卷十五 祭文

聖

祭元山文

嗚呼元山真可謂豪傑之士社稷之臣矣世方沒溺於功利  
辭章不復知有身心之學而公獨超然遠覽知求絕學於千  
載之上世方黨同伐異徇俗苟容以鉤聲避毀而公獨卓然  
定見惟是之從蓋有舉世非之而不顧者世方植私好利依  
違反覆以壘斷相與而公獨世道是憂義之所存冒然危而  
必吐心之所宜經百折而不可蓋其所論雖或亦有動於氣  
激於忿而其心事磊磊則如青天白日洞然可以信其無他  
世方相與譏訾排擠已以嫉高明而公獨誠心樂善求以伸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十五 祭文

四

人之才而不自知其身之爲屈求以進賢於國而不自知怨  
謫之集於其身蓋所謂斷斷休休人之有技若已之者此  
大臣之盛德自古以爲難非獨近世之所未見也嗚呼世固  
有有君而無臣亦有有臣而無君者矣以公之賢而又遭逢  
主上之神聖如公之深而信公之篤不啻金石之固膠漆之  
投非所謂明良相逢千載一時者歟是何天意之不可測其  
行之也方若巨艦之遇順風而其傾之也忽中流而折檣枕  
其植之也方爾枝葉之敷榮而摧之也遂根株而斷截其果  
無意於斯世斯人也乎嗚呼痛哉某之不肯屢屢辱公過情

之薦自度終不能有濟於時而徒以爲公知人之累每切私  
懷慚愧又憶往年與公論學於貴州受公之知實深近年以  
來覺稍有所進思得與公一面少敘其愚以求實正斯亦千  
古之一快而公今復已矣嗚呼痛哉聞公之訃不能奔哭千  
里設位一慟割心自今以往吾進不能有益於君國退將益  
修吾學期終不負知己之報而已矣嗚呼痛哉言有盡而意  
無窮嗚呼痛哉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十五

祭文

四

祭永順寶靖土兵文 戊子

維湖廣永順寶靖二司之土兵。多有物故於南寧諸處者。嘉靖七年六月十五日。乙卯。欽差總制四省軍務尚書左都御史新建伯王。委南寧府知府蔣山卿等。告於南寧府城隍之神。使號召諸物故者之魂魄。以牛二羊四豕四。祭而告之。曰。嗚呼。諸湖兵壯士。傷哉爾等。皆勤國事而來。死於茲土。山谿阻絕。不能一旦歸見其父母妻子。旅魂飄飄於異域。無所依倚。嗚呼痛哉。三年之間。兩次調發。使爾絡繹奔走於道途。不獲顧其家室。竟死客鄉。此我等上官之罪也。復何言哉。復何言哉。王陽明先生文鈔卷十五 祭文 哭

言哉。古者不得已而後用兵。先王不忍一夫不獲其所。況忍羣驅無辜之赤子。而填之於溝壑。且兵之爲患。非獨鋒鏑死傷之酷而已也。所過之地。皆爲荆棘。所住之處。遂成塗炭。民之痛苦。傷心慘目。可盡言乎。邇者思田之役。予所以必欲招撫之者。非但以思田之人無可勦之罪。於義在所當撫。亦正不欲無故而斷爾等於兵刃之下也。而爾等竟又以疾病物故於此。則豈非命耶。嗚呼。傷哉。人孰無死。豈必窮鄉絕域。能死人乎。今人不出戶庭。或飲食傷多。或逆欲過節。醫治不痊。亦死矣。今爾等之死。乃因驅馳國事。捍患禦寇而死。蓋得其

死所矣。古之人固有願以馬革裹尸。不願死於婦人女子之手者。若爾等之死。真無愧於馬革裹尸之言矣。嗚呼。壯士。爾死何憾乎。今爾等徒侶。皆已班師去矣。爾等游魂漂泊。正可隨之西歸。爾等尚知之乎。爾等其收爾游魂。歛爾精魄。駕風逐霧。隨爾徒侶去。歸其鄉。依爾祖宗之墳墓。以棲爾魂。享爾妻子之蒸嘗。以庇爾後。爾等徒侶。或有征調之役。則爾等尚鼓爾生前義勇之氣。以陰助爾徒侶。立功報國。爲民除患。豈不生爲壯烈之夫。而沒爲忠義之士也乎。予因疾作。不能親臨祭所。一哭爾等。以舒予傷感之懷。臨文悽愴。涕下沾臆。今王陽明先生文鈔卷十五 祭文 哭

妾知府布告予。東爾等有靈。尚知之乎。嗚呼。傷哉。

王陽明先生文鈔卷十六

後學江都張問達編輯

賦詩

九華山賦 壬戌

循長江而南下指青陽以幽討啟鴻濛之神秀登九華之天  
巧非效靈於坤軸孰構奇於玄造涉五溪而徑入宿無相之  
窈窕訪王生於蓬谷掬金沙之清潦凌風雨乎半霄登望江  
而遠眺步千仞之蒼壁俯龍池於深窅弔謫仙之遺跡躋化  
城之縹緲飲鉢盂之朝露見蓮花之孤標叩雲門而望天柱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十六 賦

列仙舞於晴昊儼雙椒之闢門真人駕陽雲而獨臨翠蓋平  
臨乎石照綺霞掩映乎天姥二神升於翠微九子隣於積  
翠熒熒起於玉甌爛石碑之文藻回澄秋於枕月建少微之  
旌纛承滴翠之餘瀝展旗立雲外之旌纛下安禪而步逍  
遙覽雙泉於松梢踰西洪而憩黃石懸百丈之瀨瀨瀨流觴  
而紫紵遺石船於澗道呼白鶴於雲峯釣嘉魚於龍沼倚透  
碧之峴帆謝塵寰之紛擾攀齊雲之巉峭鑑琉璃之浩茫沿  
東陽而西歷殄九節之蒲草樵人導余以冥採排碧雲之瑤  
島羣巒翳其繆藹失陰陽之昏曉華七布之沉沉靈龜隱而

復佻履高僧而屢招賢開白日之杲杲試胡茗於春陽汲垂  
雲之洲漱凌繡壁而據石屋何文殊螺髻之蟠糾梯拱辰而  
北盼瞻遺先於拾寶繡裳迂於黃袍休圓寂之幽僧鳥呼春  
於叢篁和雲韶之鸛鳴喚起促余之晨興落星河於蒼嶺護  
山腰其驚飛怪遊人之太早攬丹木之如濯被晨暉而爭妓  
靜鏡聲之剝啄幽人劇參蔭於冥香碧雞啼於青林鵬翻雲  
而失皓隱搗藥於樛蘿挾提壺餅焦而翔翹鳳凰承蓋冠以  
相遺飲沆瀣之仙醪羞竹實以嬉翔集梧枝之嫋嫋嵐欲雨  
而乖罪鳴濕濕於蘼蓀躡三遊而轉青嶂拂天香於茫渺席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十六 賦

泓潭以濯纓浮桃瀉而揚綸淙淙而落蔭飲猿猱之捷狡  
眺谷河而昇大還望會仙於雲表憫子京之故宅欬知微之  
碧桃條金光之閃映曉景於穹切弄玄珠於赤水舞千尺  
之潛蛟並花塘而峻極散香林之回飈撫浮屠之突兀泛五  
叙之翠濤襲玳瑁於絕巘裊金步之搖搖莎羅踟躕芬敷而  
燦耀幢玉女之妖嬈牽龍鬚於靈寶墮鉢囊之飄飄開仙掌  
於欬嶽散青馨之迢迢披白雲而躡崇壽見參錯之僧寮日  
既夕而山冥柑星辰於隆敷宿南臺之明月虎嘯而罷嘯  
鹿麋羣遊於左右若將侶幽人之岑寂迨高寒其無寐同水

經之洞簫溪女厲晴瀧而曝木。雜精苓之春苗。邀子觴以仙  
液。飯玉粒之瓊瑤。謫辭子而遠去。飄霞裾之飄飄。復中峰而  
帳望。或仙蹤之可招。迺下見陽陵之蛟。懷忽有感於子明之  
宿。要逝子將遺世而獨立。採石芝於層霄。雖長處於窮僻。迺  
永離乎塵囂。彼蒼黎之緝緝。固吾生之同胞。苟顛連之能濟。  
吾豈靳於一毛。矧狂狐之越。獺王師局而奔勞。吾寧不欲請  
長纓於闕下。快生平之鬱陶。顧力微而任重。懼覆敗於或遭。  
又出位以圖遠。將無謂於鷦鷯。嗟有生之迫隘。等滅沒於風  
泡。亦富貴其奚爲。猶榮華之一朝曠。百世而與感。蔽雄傑於  
王陽明先生文鈔卷十六 賦 三

今  
蓬蒿吾誠不能同草木而腐柯。又何避乎羣喙之嗷嗷。已矣  
乎。吾其鞭風霆而騎日月。被九霞之翠袍。搏鵬翼於北溟。鉤  
三山之巨鰲。道崑崙而息駕。聽王母之雲歌。呼浮丘於子晉。  
招勾曲之三茅。長遨遊於碧落。共太虛而逍遙。亂曰。蓬壺之  
藐藐兮。列仙之所逃。今九華之矯矯兮。吾將於此巢兮。匪塵  
心之足攬兮。念鞠育之功勞兮。苟初心之可紹兮。永矢弗撓  
今

遊大任山 已未。見濬縣大任山石刻

曉披烟霧入青巒。山寺疎鐘萬木寒。千古河流成沃野。幾年  
沙勢自風湍。水穿石甲龍鱗動。日繞峰頭佛頂寬。官闕五雲  
天北極。秋高更上九霄看。

遊浮峰寺 壬戌

紫紆鳥道入雲松。下數湖南百二峯。巖犬吠人時出樹。山僧  
迎客自鳴鐘。凌巖陟險真扶病。異日探奇是舊踪。欲叩靈關  
問丹訣。春風蘿薜隔重重。

翠壁看無厭。山池坐益清。深林落輕葉。不道是秋聲。

王陽明先生文鈔卷十六 詩 四

怪石有千窟。老松多半枝。清風瀝巖洞。是我再來時。

人間酷暑避不得。清風都在深山中。池邊一坐卽三日。忽見

巖頭碧樹紅。

兩到浮峰興轉劇。醉眠三日不知還。眼前風景色色異。惟有  
人聲似世間。

山中立秋日偶書 壬戌

風吹蟬聲亂。林臥鷺驚新。秋山池靜澄。碧暑氣亦已收。青峰出  
白雲。突兀成瓊樓。祖徕坐溪石。對之心悠悠。倏忽無定態。變  
化不可求。浩然發長嘯。忽起雙白鷗。



移居勝果寺。癸亥

江上但知山色好。峰迴始見寺門開。半空虛閣有雲住。六月深松無暑來。病肺正思移枕簟。洗心兼得遠塵埃。富春咫尺烟濤外。時倚層霞望釣臺。

泛海。丁卯

險夷原不滯胸中。何異浮雲過太空。夜靜海濤三萬里。月明飛錫下天風。

夜宿宣風館。丁卯

山石崎嶇古轍痕。沙溪馬渡水猶渾。夕陽歸鳥投深麓。烟火

王陽明先生文鈔卷十六

五

行人望遠村。天際浮雲生白髮。林間孤月坐黃昏。越南冀北俱千里。正恐春愁入夜魂。

去婦歎。戊辰

委身奉箕箒。中道成棄捐。蒼蠅間白壁。君心亦何愆。獨嗟貧家女。素質難爲妍。命薄良自喟。敢忘君子賢。春華不再艷。顏

魄無重圓。新歡莫終恃。令儀慎周還。行違出門去。欲行復遲遲。鄰姬盡出別。強語含辛悲。陋質容有繆。放逐理則宜。姑老藉相慰。缺乏多所資。妾行長已矣。會面當無時。

妾命如草芥。君身北琅玕。奈何以妾故。廢食懷憤冤。無爲傷姑意。燕爾且爲歡。中厨存宿肯。爲姑備朝餐。畜育意千緒。倉卒徒悲酸。伊邇望門屏。益從新人言。大意已如此。妾還當誰顏。

去矣勿復道。已去還躊躇。雞鳴尚聞響。犬懸猶相隨。感此摧肝肺。淚下不可揮。岡回行漸遠。日落羣鳥飛。羣鳥各有托。孤妾去何之。

空谷多凄風。樹木何蕭森。浣水澗冰合。採苓山雪深。離居寄巖穴。憂思托鳴琴。朝彈別鶴操。暮彈孤鴻吟。彈苦思彌切。嘖

王陽明先生文鈔卷十六

六

皖隔雲岑。君聰甚明哲。何因聞此音。

採薪二首。戊辰

朝採山上荆。暮採谷中栗。深谷多凄風。霜露霑衣濕。採薪勿辭辛。昨來斷薪拾。晚歸陰壑底。抱甕還自汲。薪水良獨勞。不

愧食吾力。倚檐青厓際。歷斧厓下石。持斧起環顧。長松百餘尺。徘徊不忍揮。俯略澗邊棘。同行笑吾僂。爾谷安用歷。快意豈不能。物材各有適。

春行已巳

冬盡西歸滿山雪春初復來花滿山白鷗亂浴清溪上黃鳥  
雙飛綠樹間物色變遷隨轉眼人生豈得長朱顏好將吾道  
從吾黨歸把漁竿東海灣

村南 巳巳

花事紛紛春欲酣杖藜隨步過村南田翁開野牧新犢溪女  
分流浴種蠶猗猗大吠人依密樹閑兒照影立晴潭偶逢江客  
傳鄉信歸臥楓堂夢石龕

夜泊憶元明 庚午

扁舟泊近漁家晚茅屋深環柳港清雷雨驟開江霧散星河  
王陽明先生文鈔卷十六 詩 七

不動暮川平夢回客枕人千里月上春堤夜四更欲寄愁心  
無處傳披衣坐聽野雞鳴

立春日道中短述 庚午

臘意中宵盡春容傍曉生野塘水轉綠江寺雪消晴農事沾  
泥肯惜懷聽谷鶯故山梅正發誰寄欲歸情

香山次韻 辛未

尋山到山寺得意却忘山巖樹坐來靜壁蘿春自開樓臺星  
斗上鐘磬翠微間頽息塵懷念清溪踏月還

杖錫道中用日仁韻 辛未

每逢佳處問山名風景依稀過眼生歸霧忽連千嶂暝夕陽  
偏放一溪晴晚投巖寺依雲宿靜愛楓林送雨聲夜久披衣  
還起坐不禁風月照人清

送守中至龍盤山中 壬申

未盡師生六日情天教風雨阻西行茅堂豈有春風坐江郭  
虛留一月程容邸琴書燈火靜故園風竹夢魂清何年穩閉  
陽明洞梧楸山爐煮石羹

瑯琊山中 癸酉

草堂寄放瑯琊間溪鹿巖僧且共閑冰雪能回草木死春風  
王陽明先生文鈔卷十六 詩 八

不化石山頑六經散地莫收拾叢棘被道誰刊刪已矣驅馳  
二三子鳳圖不出吾將還

風景山中雪後增看山雪後亦誰曾隔溪巖犬迎人吠飲澗  
飛猿踏樹騰歸騎林間燈火動鳴鐘谷口暮光凝塵踪正自  
縮籠在一宿雲房尚未能

龍潭夜坐 癸酉

何處花香入夜清石林茅屋隔溪聲幽人月出每孤往棲鳥  
山空時一鳴草露不辭芒屨濕松風偏與葛衣輕臨流欲寫  
荷蘭意江北江南無限情

送蔡希顏 癸酉

希淵赴南宮試。訪予滁陽。遂留閑歲。既而東歸。別之以詩。

風雪蔽曠野。百鳥凍不翔。孤鴻亦何事。嗷嗷遡寒雲。豈伊稻梁計。獨往求其羣。之子眇萬里。就我滁水濱。野寺同遊詣。春山共攀援。鳥鳴幽谷曙。伐木西澗曛。清夜湛玄思。晴牕玩奇文。寂景賞新悟。微言欣有聞。寥寥絕代下。此意冀可論。

鄭伯典謝病還鹿門。雪夜過別賦贈 癸酉

溶流須有源。植木須有根。根源未溶植。枝派寧先蕃。謂勝通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十六 詩 九

夕話義利分毫間。至理匪外得。譬猶鏡本明。外塵蕩瑕垢。鏡體日寂然。孔訓示克己。孟子垂反身。明明賢聖則。請君勿與談。

滁陽別諸友 甲戌

滁陽諸友。送予至烏衣。不能別。王性甫。汝德復送至江浦。留居。俟予渡江。書此促之歸。并寄諸賢。

滁之水。入江流。江潮日復來。滁州相思若潮水。未住何時休。空相思。亦何益。欲慰相思情。不如崇令德。攜地見泉水。隨處無弗得。何必驅馳爲。千里遠相即。君不見。堯叟與舜壻。又不

見孔與跖。對面不相識。逆旅主人多慇懃。出門轉盼成路人。次樂子仁韻送別四首 乙亥

從來尼父欲無言。須信無言已蹊然。悟到鳶魚飛躍處。工夫原不在陳編。

操持存養本非禪。矯枉寧知已過偏。此去好從根脚起。竿頭百尺未須前。

野夫非不愛吟詩。才欲吟詩卽亂思。未會性情涵泳地。二南還合是淫辭。

道聽塗傳影響前。可憐絕學遂多年。正須閉口林間坐。莫道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十六 詩 十

青山不解言。

征漳寇。長汀道中有感 丁丑

將略平生非所長。也提戎馬入汀漳。數峰斜日旌旗遠。一道春風鼓角揚。英倚貳師能出塞。極知充國善平羌。瘡痍到處曾無補。翻憶鍾山舊草堂。

通天巖 丁丑

青山隨地佳。豈必故園好。但得此身閑。塵寰亦蓬島。西林日初暮。明月來何早。醉臥石林涼。洞雲秋未掃。

潮頭巖。次謙之韻 丁丑

潮頭起平地。化作千丈雪。棹舟者何人。試問山頭月。

回軍龍南。小憩玉石巖。雙洞絕奇。因寓以陽明別洞之號。兼留此作。戊寅

甲馬新從鳥道回。覽奇還更陟崔嵬。寇平漸喜流移復。春暖兼欣農務開。兩竇高明行日月。九關深閉風雷投。替最好支茅地。戀土猶懷舊釣臺。

陽明山人舊有居。此地陽明景不如。但在乾坤俱逆旅。曾留信宿即吾廬。行窩已許人先號。別洞何妨我借書。他日中車還舊隱。應懷茲土復鄉閭。

王陽明先生文鈔卷十六

書玉山草萍驛巳卯

十一

獻俘晚駐。忽傳王師及徐淮。遂乘夜速發。次壁間韻。一戰功成未足奇。親征消息尚堪危。邊烽西北方傳警。民力東南已盡疲。萬里移風嘶甲馬。千山斜日度旌旗。小臣何爾驅馳急。欲請回鑾罷六師。

千里風塵一劍當。萬山秋色送歸航。堂垂雙白虛頻滿。門已三過有底忙。羽檄西來雲黯黯。關河北望夜蒼蒼。自嗟力盡螳螂臂。此日回天在廟堂。

宿淨慈寺。巳卯

王師遣人追寧濠復還江西。是日謝病。退居西湖。

老屋深松覆古藤。羈縻猶記昔年曾。棋聲竹裏消閒盡。藥裹臆前對病僧。烟艇避人長曉出。高峰遠望亦時登。而今更是多牽繫。欲似當時又不能。

常苦人間不盡愁。每懷須是人山休。若為此夜山中宿。猶自中宵煎白髮。百戰西江方底定。六飛南甸尚淹留。何人真有回天力。諸老能無取日謀。

山僧對我笑長見。說歸山如何十年別。依舊不曾閑。

舟中至日。巳卯

王陽明先生文鈔卷十六

十二

歲寒尤歎滯江濱。漸喜陽回大地春。未有一絲添衾繡。漫提三尺淨風塵。丹心信覺年來苦。白髮從教鏡裏新。若待完名始歸隱。桃花笑殺武陵人。

阻風。巳卯

冬江盡說風長北。偏我北來風便南。未必天公真有意。却逢人事偶相參。發糧得暇堪登獲。破屋多寒且曝簷。果使困窮能稍濟。不妨經月阻江潭。

楊遂庵待隱園次韻。巳卯

嘉園名待隱。專待主人歸。此日真歸隱。名園竟不違。巖花如

其語山石故相依。朝市都忘却無勞更掩扉。

芳園待公隱。屯世待公亨。花竹深臺榭。風塵暗甲兵。一身良得計。四海未忘情。語及艱難際。停盃淚暗傾。

遊廬山開元寺次壁間杜牧韻

巳卯

春山路僻問歸樵。爲指前峰石逕遙。僧與白雲還眼望。月隨滄海上寒潮。世間老去渾無賴。遊興年來獨未消。回首孤航又陳迹。疎鐘隔渚夜迢迢。

太平宮白雲

巳卯

白雲休道本無心。隨我迢迢度遠岑。攔路野風吹壑斷。又穿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十六

詩

深樹候前林。

江上望九華不見

巳卯

五旬三過九華山。一度陰寒一度雨。此來天色稍晴明。忽復昏霾起亭午。平生山水最多緣。獨此相逢客有數。人言此山天所秘。山下居人不常睹。蓬萊涉海或可求。瑤水崑崙俱舊遊。洞庭何止吞八九。五嶽曾向囊中收。不信閒雲掃六合。手扶赤日照九州。駕風騎氣覽八極。視此瑣屑真浮沤。

遊九華道中

巳卯

微雨山路滑。山行入輕舟。桃花東岸迷遠近。迴巒疊嶂盤深

巖。奇峰應接勞回首。瞻之在前忽在後。不道舟行轉屈曲。但

信青山亦奔走。薄午雨霽雲亦開。青鞋布襪無塵埃。梅蹊柳徑度村落。長松白石穿林隈。始攀風磴出木杪。更俯懸崖聽瀑雷。亂山高頂藏下野。茅屋高低自成社。此中那得有人家。恐是當年避秦者。西巖日色漸欲下。且向前林秣吾馬。世途濁隘不可居。吾將此地營蘭若。

雙峯遺柯生喬

巳卯

幽家雙峯下。不見雙峰景。如錐處囊中。深藏未脫穎。盛德心愈卑。幽人迹多屏。悠然望雙峯。可以發深省。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十六

詩

夜宿天池月下聞雷次早知山下大雨三首

巳卯

昨夜月明峰頂宿。宿隱隱雷聲在山麓。曉來却問山下人。風雨三更捲茅屋。

野人相傳青山主。風景朝昏頗裁取。巖傍日脚半溪雲。山下

大池之水近無主。木魅山妖競偷取。公然又盜山頭雲。去向人間作風雨。

弘治壬戌嘗遊九華。陰霧無所覩。至是復往。風日清朗。盡得其勝。喜而作歌。

庚辰

昔年十日九華住，雲霧終旬竟不開。有如昏夜入寶藏，日月無觀成空回。每逢好事談奇勝，卽思策蹇還一來。頻年驅逐事兵革，出入賦壘衝風埃。恐恐晝夜不遑息，豈復山水能徘徊。鄱湖一戰偶天幸，遠隨歸帆停江隈。是時軍務頗多暇，況復我馬方虺隤。舊遊諸生亦羣集，遂將童冠登崔嵬。先晨霏靄尚暝晦，却疑山意猶嫌猜。肩輿一入青陽境，忽然白日開西嶺。長風擁篲掃浮陰，九十九峯如夢醒。羣鷺踴躍爭獻奇，兒孫俯伏摩其頂。今來始識九華面，恨無詩筆爲傳影。層樓疊閣寫未工，千朵芙蓉抽玉井。怪哉造化亦安排，天下奇山王陽明先生文鈔卷十六詩

卷十六

十五

北兼井攬衣登高望，入荒雙闕下見日月光。長江如帶繞山麓，五湖七澤皆陵滄。蓬瀛海上浮拳石，舉足可到虹可梁。仙人爲我設閭闔，鸞鶴駕紛翔。翔從今脫屣謝塵世，飄然拂袖凌蒼蒼。

將遊九華，移舟宿山寺

庚辰

逢山未憚意，落日更移船。峽寺緣溪逕，雲林帶石泉。鐘聲先度嶺，月色已浮川。今夜巖房宿，寒燈不待懸。

有僧坐巖中，已三年。詩以勵吾黨。

庚辰

莫怪巖僧木石居，吾儕真切幾人如。經營日夜身心外，剝竊

緣桃齒頰餘。俗學未堪欺老衲，肯賢取善及陶漁。年來奔走成何事，此日斯人亦起予。

重遊開元寺戲題壁

庚辰

中丞不解了公事，到處看山復尋寺。尚稱善學李休錢，至今未得休官去。三月開元兩度來，寺僧傳客門未開。山靈似嫌俗士惡，溪風攔路吹人回。君不見富貴中人如中酒，折腰解醒須五斗。未妨適意山水間，浮名於我亦何有。

睡起偶成

庚辰

四十餘年睡夢中，而今醒眼始朦朧。不知日已過停午，起向王陽明先生文鈔卷十六詩

卷十六

十六

高樓撞曉鐘

起向高樓撞曉鐘，尚多昏睡正惺惺。縱令日暮醒猶得不信，人間耳盡聾。

嗽嗽吟

庚辰

知者不惑仁不憂，君胡戚戚眉雙愁。信步行來皆坦道，憑天判下非人謀。用之則行舍卽休，此身浩蕩浮虛舟。丈夫落落掀天地，豈顧東縛如窮囚。千金之珠彈鳥雀，掘土何須用鋤。君不見東家老翁防虎患，虎夜入室銜其頭。西家兒童不識虎，執竿驅虎如驅牛。痴人慾嚙遠塵食，愚者畏渴死自投。

人生連命自灑落憂說避毀徒啾啾

魯賓池夜坐

甲申

一雨涼入夜新池邊孤月倍精神。潛魚水底傳心訣。鳴鳥枝頭說道真。莫謂天機非嗜欲。須知萬物是吾身。無端禮樂紛紛議。誰與青天掃舊塵。

獨坐秋庭月色新。乾坤何處更閒人。高歌度與清風去。幽意自隨流水春。千聖本無心外訣。六經須拂鏡中塵。却憐擾擾周公夢。未及惺惺陋巷貧。

林汝桓寄二詩次韻爲別

乙酉

王陽明先生文鈔卷十六

詩

七

堯舜人人學可齊。昔賢斯語豈無稽。君令一日真千里。我亦當年若舊迷。萬理由來吾具足。六經原只是階梯。山中儘有閑風月。何日扁舟更越溪。

月夜

甲申

萬里中秋月正晴。四山雲霧忽然生。須臾濁霧隨風散。依舊青天自月明。肯信良知原不昧。從他外物豈能撓。老夫今夜狂歌發。化作釣天滿太清。

詠良知四首示諸生

甲申

箇箇人心有仲尼。自將聞見苦遮迷。而今指與真頭面。只是

良知更莫疑

問君何事日憧憧。煩惱場中錯用功。莫道聖門無口訣。良知兩字是參同。

人人自有定盤針。萬化根源總在心。却笑從前顛倒見。枝枝葉葉外頭尋。

無聲無臭獨知時。此是乾坤萬有基。拋却自家無盡藏。沿門持鉢效貧兒。

示諸生三首

甲申

爾身各各自天真。不用求人更問人。但致良知成德業。從

王陽明先生文鈔卷十六

詩

十

故紙費精神。乾坤是易原。非盡心性何形得有塵。莫道先生學禪語。此言端的爲君陳。

人人有路透長安。坦坦平平一直看。盡道聖賢須有秘。翻嫌易簡却求難。只從孝弟爲真學。莫把辭章學柳韓。不信自心原具足。請君隨事反身觀。

長安有路極分明。何事幽人曠不行。遂使秦茅成間塞。儘教麋鹿自縱橫。徒聞絕境勞懸想。指與迷途却浪驚。冒險甘投蛇虺窟。顛崖墮壑竟亡生。

答人問良知二首

甲申

良知即是獨知時。此知之外更無知。誰人不有良知在。知得良知却是誰。

知得良知却是誰。自家痛癢自家知。若將痛癢從人問。痛癢何須更問爲。

答人問道 甲申

饑來喫飯倦來眠。只此修行玄更玄。說與世人渾不信。却從身外覓神仙。

別諸生 丙戌

綿綿聖學已千年。兩字良知是口傳。欲識渾淪無斧鑿。須從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十六 詩 十九

規矩出方圓。不離日用常行內。直造先天未畫前。握手臨岐更何語。慙慙莫愧別離筵。

書扇示正憲 丙戌

汝自冬春來。頗解學文義。吾心豈不喜。顧此枝葉事。如樹不植根。暫榮終必瘁。植根可如何。願汝且立志。

中秋 丙戌

去年中秋陰復晴。今年中秋陰復陰。百年好景不多遇。況乃白髮相侵尋。吾心自有光明月。千古圓圓永無缺。山河大地

澹清輝。賞心何必出茲節。

復過釣臺 丁亥

憶昔過釣臺。驅馳正軍旅。十年今始來。復以兵戈起。空山烟霧深。住迹如夢裏。微雨林徑滑。肺病雙足腫。仰瞻臺上雲。俯濯臺下水。人生何碌碌。高尚當如此。瘡痍念同胞。至人匪爲已。過門不遑入。憂勞豈得已。滔滔良自傷。果哉末難矣。

西安雨中諸生出候。因寄德洪汝中并書院諸生 丁亥

幾度西安道。江聲暮雨時。機關鷗鳥破。踪跡水雲疑。伏虢非吾事。傳經愧爾師。天真泉石秀。新有鹿門期。

謁伏波廟二首 戊子

三陽明先生文鈔 卷十六 詩 二十

四十年前夢裏詩。此行天定豈人爲。徂征敢倚風雲陣。所遇衆儒時雨師。尚喜逢人知向往。却慚無術救瘡痍。從來勝算歸應廟。莫說兵戈定四夷。

樓船金鼓宿烏蠻。魚麗羣舟夜上灘。月遠旌旗千嶂靜。風傳鈴柝九溪寒。荒夷未必先聲服。神武由來不殺難。想見虞廷新氣象。兩塔千羽五雲端。

平八寨 戊子

見說韓公破此蠻。猓獠十萬騎連山。而今止用三千卒。遂爾收功一月間。豈是人謀能妙算。偶逢天助及師還。窮搜極討



非長計須有恩威化梗頑。

南寧二首 戊子

一駐南寧五月餘。始因送遠過僧廬。浮屠絕壁經殘蕪。井甕沿村見廢墟。撫恤尚慚凋弊後。遊觀正及省耕初。近聞祿負歸猶獐。莫陋夷方不可居。

勞矣田人莫遠迎。瘡痍未定犬猶驚。梗餘破屋須先輯。雨後荒畬莫廢耕。歸喜逃亡來負襁。貧憐繡袴綠旗旌。聖朝恩澤寬如海。饒蚶盆魚縱爾生。

題甘泉居 戊子

王陽明先生文鈔卷十六 詩

三

我聞甘泉居近連菊坡麓。十年勞夢思今來快心目。徘徊欲移家山南尚堪屋。渴飲甘泉泉。餓殍菊坡菊。行看羅浮雲。此心聊復足。

王陽明先生文鈔卷十六終

王陽明先生文鈔卷十七

後學汀都張問達編輯

公移

奉勅巡撫南贛通行各屬牌 正德十二年正月

照得撫屬地方界連四省。山谿峻險。林木茂深。盜賊潛處。其間不時出沒剽劫。東追則西竄。南捕則北奔。各省巡捕等官。彼此推調觀望。不肯協力追勦。遂至延蔓日多。當職猥以菲才。濫膺重寄。大懼職業。鯨鱓仰負。朝廷委託。為照前項地方。延袤廣遠。未能遍歷。其間緩撫之方。隨時殊制。攻守之策。因地異宜。若非的確詢訪。難以臆見裁度。為此仰抄案回司。并所屬大小衙門。各該官吏。公同逐一會議。要見即今各處城寨關隘。有無堅完。軍民快會。否操練。其處賊方猖獗。作何擒剿。其處賊已退散。作何撫輯。其賊估終。必須撲滅。其賊被誘。尚可招徠。何等入設。堪為鄉導。何等大戶。可令追義。軍不足恃。或須別募精強。財不足用。或可別為經畫。其處或有間田可興屯。口足食。其處或多浮費。可節省以供軍。何地須添寨堡。以斷賊之往來。何地堪建城邑。以扼賊之要害。姑息隱忍。固非久安之圖。會舉夾攻。果得萬全之策。一應足可養兵。

弭盜安民之術皆宜悉心計慮折衷推求山川道路之險要  
必須親切畫圖賊壘民居之錯雜皆可按實開注近者一月  
以裏遠者一月以外凡有所見備寫揭帖各另呈來以憑採  
擇非獨以匡當職之不逮亦將以驗各官之所存務求實用  
毋事虛言各該官吏俱要守法奉公長廉遠耻祛患衛民竭  
誠報國毋以各省而分彼此務須協力以濟艱難果有清勇  
忠勤績行顯著者旌勸自有常典當職不敢蔽賢其或奸貪  
畏縮志行卑污者黜罰亦有明條當職亦不敢同惡深惟昧  
劣庶賴匡襄凡我有官各宜知悉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十七 公移

二

選練民兵牌

正德十二年正月

照得撫屬地方界連四省山谷險隘林木茂深盜賊所盤三  
居其一乘間劫掠大爲民患本院繆當巡撫專以弭盜安民  
爲職欽奉敕諭一應軍馬錢糧事宜得以徑自區畫蒞任以  
來甫及旬日雖未遍歷各屬且就贛州一府觀之財用耗竭  
兵力脆寡衛所軍丁止存故籍府縣機快半應虛文禦寇之  
方百無足恃以此例彼餘亦可知夫以羸卒而當強寇猶驅  
羣羊而攻猛虎必有所不敢矣是以每遇盜賊猖獗輒復會  
奏請兵非調土軍卽倩狼達往返之際輒已經年糜費所須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十七 公移

三

勦逾數萬逮至集兵舉事卽已颺颺潛形會無可剿之賊稍  
俟遊師旋旅則又鼠狐聚黨復皆不軌之羣良由素不練兵  
倚人成事是以機宜屢失備禦益弛微發無救於瘡痍供饋  
適增其荼毒羣賊習知其然愈肆無憚百姓謂莫可恃競亦  
從非大事緩則坐視烏合勢急則動調狼兵一皆苟且之謀  
此豈可常之策古之善用兵者驅市人而使戰假閭戍以興  
師豈以一州八府之地遂無奮勇敢戰之夫事豫則立人存  
政舉近據江西領北道呈將所屬各縣機快通行揀選委官  
統領操練卽其處分當亦漸勝於前但此等機快止可護守

城郭隄備關隘至於搗巢深入推鋒陷陣亦未堪爲此案仰四省各兵備官於各屬弩手打手機快等項挑選驍勇絕羣膽力出衆之士每縣多或十餘人少或八九輩務求魁傑異材缺則懸賞召募大約江西福建二兵備各以五六百名爲率廣東湖廣二兵備各以四五百名爲率中間若有力能扛鼎勇敵千人者優其廩餼署爲將領召募犒賞等費皆查各屬商稅贓罰等銀支給各縣機快除南贛兵備已行編選外餘四兵備仍於每縣原額數內揀選精壯可用者量留三分之一就委該縣能官統練專以守城防隘爲事其餘一分主陽明先生文鈔卷十七公移四

尚有知慮未周措置猶缺者又在各官酌量潤色務在盡善期於可久亮愛民憂國之心既無不同則拯溺救焚之圖自不容緩案至即便舉行或有政務相妨未能一一規諸先行各屬精爲選發先將召募所得姓名及措置支費銀糧陸續呈報事完之日通造文冊以憑查考

修十家牌告諭 正德十一年正月

本院奉命巡撫是方。惟欲剪除盜賊。安養小民。所恨才力短淺。智慮不及。雖懷愛民之心。未有及民之政。父老子弟。凡可以匡我之不逮。苟有益於民者。皆有以告我當商度。其可以大舉行。今為此牌。似亦煩勞爾眾。中間固多詩書禮義之家。吾亦豈忍以狡詐待爾良民。但欲防奸革弊。以保安爾良善。則又不得不然。父老子弟。其體此意。自今各家務要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婦隨。長惠幼順。小心以奉官法。勤謹以辦國課。恭儉以守家業。謙和以處鄉里。心要平恕。毋得輕意忿。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十七 公移 六

十家牌式

某人某籍	某人某籍
某人某籍	某人某籍
某人某籍	某人某籍
某人某籍	某人某籍
某人某籍	某人某籍
某人某籍	某人某籍
某人某籍	某人某籍
某人某籍	某人某籍
某人某籍	某人某籍
某人某籍	某人某籍

右甲尾某人 右甲頭某人

此牌就仰同牌十家。輪日收掌。每日酉時分。持牌到各家。照粉牌查審。某家今夜少某人往某處。幹某事。某日當回。某家今夜多某人。是某姓名從某處來。幹某事。務要審問的確。仍通報各家知會。若事有可疑。即行報官。如或隱蔽。事發十家同罪。

各家牌式

某縣某坊民戶某人。係某都里長。某下甲首軍戶。則云某所總旗小旗某人。匠戶。則云某里甲下某色匠。客戶。則云原籍某處。某里甲下某色人。見作何生理。當某處差役。有無寄庄田。在本縣某都。原買某人田。親証保住人某某。若不報寫庄田在牌者。日後告有庄田。皆不准。不報寫原籍里甲。即係來歷不明。即須查究。官戶。則云某衙門下舍人舍餘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十七 公移 七

男子幾下。某項官見任致仕。某在京聽選或在家。某治何生業成丁未成。某丁或往何處經營。某有何技能。某或患癘疾。

某。某處生員史典。某。見當某差役。某。

兒在家幾丁。

若人丁多者則許增潤。豈係行格填寫。

婦女幾口。

門面屋幾間。

係自己屋或典賃某人屋。

寄歇客人。

其人係某處人到此作何生理一名客開寫浮票寫帖客去則揭票無則云無。

告諭撫屬軍民

正德十二年

告諭父老子弟。今兵荒之餘。困苦良甚。其各休養生息。相勉於善。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和。婦從。長惠。幼順。勤儉。以守家業。謙和。以處鄉里。心要平恕。毋懷險譎。事貴含忍。毋輕鬭爭。父老子弟。曾見有溫良遜讓。卑已尊人。而人不敬愛者乎。曾見有兇狠貪暴。利己侵人。而人不疾怨者乎。夫鬭訟之人。爭利而未必得利。求伸而未必能伸。外見疾於官府。內破敗其家業。上辱父祖。下累兒孫。何苦而爲此乎。此邦之俗。爭利健訟。故吾言懇懇於此。吾愧無德政。而徒以言教父老。其勉聽。王陽明先生文鈔卷十七 公移 九

吾言各訓戒其子弟。毋忽。

行廣東福建各兵備道剿捕漳寇方畧牌 正德二年

照得剿捕漳寇事宜。已經行仰遵照。所有方畧。恐致泄露。不欲備開案內。爲此另牌。仰廣東福建兵備道。密切會同守巡等官。於公文至日。便可揚言。本院新有明文。謂天氣向暖。農務方新。兼之山路崎嶇。林木蒼鬱。若雨水滂至。瘴霧驟興。軍馬深入。實亦非便。莫若於要緊地方。量留打手機兵。操練隄備。其餘軍馬。逐漸抽回。待秋收之後。風氣涼冷。然後三省會兵齊進。或宣示遠近。或曉諭下人。此聲既揚。却乃大饗軍士。陽若犒勞。給賞爲散軍之狀。實則感激衆心。作興士氣。一面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十七 公移

十

亦將不甚緊關人馬。抽放一處兩處。以信其事。其實所散人馬。亦可不遠而復。預遣間諜。探賊虛實。有間可乘。即便齎檄。銜枚連夜速發。當此之時。却須捨却身家。有死無生。有進無退。若一念轉動。便成大害。勦卒當前。重兵繼後。伺至其地。鼓噪而入。仍戒當先之士。惟在摧鋒破陣。不許斬取首級。後繼重兵。止許分五六十騎。沿途取斬其餘。亦不得輒亂行次。違者。就便以軍法斬首。重兵之後。紀功贊畫等官。各率數隊。相繼而進。嚴整行伍。務令鼓噪之聲。連亘不絕。使諸賊逃遁山谷者。聞之不得復聚。若賊首未盡。探其所如。分兵速躡。不

得稍緩。使賊復得爲計。已獲渠魁。其餘解散黨與。平日罪惡不大。可招納者。還與招納。不得貪功一槩屠戮。乘勝之餘。尤要振兵肅旅。如初遇敵。不得恃勝懈弛。恐生他虞。歸途仍將已破賊巢。悉與掃蕩。經過寨堡村落。務禁擄掠。宜撫恤者。卽加撫恤。宜處分者。卽與處分。毋速一時之歸。復遺他日之悔。本院奉命而來。專以節制四省沿邊軍職爲務。卽今進兵。一應機宜。悉宜稟聽本院。庶幾事有總領。舉動齊一。授去方畧。敢有故違。悉以軍法論處。各官知會之後。卽連名開具遵依揭帖。密切回報。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十七 公移

十一

案行廣東福建司道進剿事宜 正德十二年

看得兩省勦捕事宜設施布置頗已詳備誠使諸將齊心軍士用命並舉夾攻已有必克之勢但事干各省舉動難一頓兵既久變故旋生則謀筭機宜旬日頗異亦難各守初議執爲定說照得福建軍務整緝既久兼有海滄演城政和諧處打手足可濟事諸將咸有以功贖罪之心意氣頗銳該道亦皆協謀并力期收克捷之功利在速戰若當集謀之始掩賊不備奮擊而前成功可必今既曠日持久聲勢漸開各巢賊黨必有連絡糾合阻阱設械以禦我師其爲奸黨當亦日加王陽明先生文鈔卷十七 公移 十二

險密至於今日已爲持久之師且宜示以寬懈待間而發而猶執其乘機之說張皇於外以堅賊志是謂知吾卒之可擊而不知敵之未可擊也廣東之兵集謀稍緩聲威未震意在倚重福建土軍然後舉事利於持久是亦慎重周悉之謀諸賊聞之雖相結聚尚候土兵之集以卜戰期其備必猶懈弛若因而形之以緩乘此機候正可奮怯爲勇變弱爲強而猶執其待重之說必候土軍之至以坐失事機是徒知吾卒之未可擊而不知敵之正可擊也善用兵者因形而借勝於敵故其戰勝不復而應形於無窮勝負之筭間不容髮焉可執

肅除江西南贛地方凡通賊關隘已行兵備道委官隄備截殺及將進剿方畧各另差人封付福建廣東兵備各道會同守巡等官密切遵依行事外仰抄案回司卽行各官務要同心協力乘間而動毋得各守一見糜軍債事一應進止不必呈稟以致誤事領軍等官隨機應變就便施行一面呈報如復彼此偏執失誤軍機定行從重參拏決不輕貸其軍馬錢糧紀功給賞等項已行有成規不再更定

案行遼南道戴罪督兵勦賊 正德十二年

據鎮海衛指揮高偉呈稱指揮覃桓縣丞紀鏞被大傘賊眾突出馬陷泥被傷身死到院。簿查先據叅政陳策等呈已經批各官酌量事機。公同會議如是賊雖據險而守尚。可出其不趨掩其不備則用鄒艾破蜀之策從間道以出奇若果賊已盤據得地可以計困難以兵克則用充國破羌之謀滅冗兵以省費務在防隱禍於顯利之中絕深奸於意料之外萬全無失。俞謀皆同然後呈來定奪。去後今據前因叅照指揮高偉既奉差委督哨自合與覃桓等相度機宜協謀並進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十七 公務

十四

却乃孤軍輕率中賊奸計雖稱督兵救援先已頗有斬獲終是功微罪大難以贖罪廣東指揮黃春等既與覃桓等面議夾攻眼見摧敗畧不應援挫損軍威壞事匪細俱屬違法各該兵備守巡等官督提欠嚴亦屬有違合就通行叅究但在緊急用人之際姑且記罪查勘督勦及查添調狼兵一節案查該省節呈兵糧預備已久惟俟尅日進攻今始成軍而出一遇小挫輒求濟師況動調狼兵往返數月非但臨渴掘井緩不及事兼據見在官兵二千有餘數已不少兵皆善用豈在徒多况稱糧餉缺乏正宜減兵省費安可益軍匱貲除廣

東坐視官員及應否動調狼兵另行查議外仰抄案回道查勘指揮覃桓縣丞紀鏞是否領兵夾攻被傷身死各官原領軍兵若干見在若干其指揮仲欽推官胡寧道等緣何不行策應是否畏避退縮俱要備查明白從實開報其覃桓等所統軍兵就仰高偉管領戴罪殺賊立功自贖仍仰福建布政司作急查處堪以動支銀兩就呈鎮巡衙門知會差官領解軍前接濟一面備數呈來以憑查考不許稽遲致誤軍機各該官員俱要奮勇協心乘機進勦毋領兵遙制以失機宜毋坐待狼兵以自懈弛務須連營犄角以壯我軍之威更休迭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十七 公務

十五

出以蓄我軍之銳多方以悞賊人之謀分攻以疲賊人之守掃蕩巢穴安靖地方則東隅可收於桑榆大捷不計其小挫事完之日通查功罪呈來以憑酌量叅奏



行領兵官搜剿餘賊牌 正德十二年

看得象湖箭灌最爲峻絕諸巢賊首悉遁其間賊之精悍盡聚於此自來兵卒所不能攻今各官雖有前挫隨能密遵方畧奮勇協力竟破難克之寨以收桑榆之功計其大捷足蓋小挫但象湖雖破而可塘猶存賊首頗已就擒而餘得尚多逃遁若不乘此機會速行剿撲雜草存根恐復滋蔓役兇入穴獲之益難除將功次另行查奏外爲此仰抄案回道查照先行方畧乘此勝鋒急攻可塘破竹之勢不可復緩仍一面分兵搜斬餘猾毋令復聚爲奸若罪惡未稔可招納者還與王陽明先生文鈔卷十七 公移 十六

招納毋縱貪功一槩屠戮務收一簣之功毋爲九仞之棄本院卽日自漳州起程前來各營督戰仍與各官備歷已破諸賊巢壘其議經久之策

兵符節制 正德十二年正月

看得習戰之方莫要於行伍治衆之法莫先於分數所據各兵既集部曲行伍合先預定爲此仰抄案回道照依定去分數將調集各兵每二十五人編爲一伍伍有小甲五十人爲一隊隊有總甲二百人爲一哨哨有長協哨二人四百人爲一營營有官有參謀二人一千二百人爲一陣陣有偏將二千四百人爲一軍軍有副將偏將無定員臨陣而設小甲於各伍之中選材力優者爲之總甲於小甲之中選材力優者爲之哨長於千百戶義官之中選材識優者爲之副將得以王陽明先生文鈔卷十七 公移 十七

副偏將偏將得以副營官營官得以副哨長哨長得以副總甲總甲得以副小甲小甲得以副伍衆務使上下相維大小相承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自然舉動齊一治衆如寡庶幾有制之兵矣編選既定仍每五人給一牌備列同伍二十五人姓名使之連絡習熟謂之伍符每隊各置兩牌編立字號一付總甲一藏本院謂之隊符每哨各置兩牌編立字號一付哨長一藏本院謂之哨符每營各置兩牌編立字號一付營官一藏本院謂之營符凡遇征調發符比號而行以防奸偽其詔緝養訓練之方旗鼓進退之節皆要逐一講求務濟

實用以收成績事完備造花名手冊送院以憑查考務造

預整操練牌 正德十二年

看得龍南等縣捕盜老人葉秀芳等部下兵衆多經戰陣况  
向化日久皆有竭忠報効之心但其勇力雖有而節制未諳  
向慕雖誠而情意未洽一時調用亦恐兵違將意將拂士情  
信義既未交孚心志豈能齊一爲此仰抄案回道通將所屬  
向化義民人等悉行查出照依先定分數行令各選部下驍  
勇之士多者二三百人少者一百人或五十人順從其便分  
定班次各役若無別故自行統領或有事故相妨許令推選  
親屬爲衆所服者代領前來贛城皆於教場內操演除耕種  
王陽明先生文鈔卷十七 公移 十九  
之月放令歸農其餘農隙俱要輪班上操仍於教場起蓋營  
房使各有棲息之地人給口糧使皆無供饋之勞初有勤  
者厚加犒賞違犯約束者時與懲戒如此則號令素習自然  
如身臂手指之便恩義素行自然與父兄子弟之愛居則有  
禮動則有威以是征剿將無不可矣

選募將領牌 正德十二年

看得撫屬地方盜賊充斥。一應撫剿事宜各該兵備等官以地方責任勢難頻來面議若專以公文往來非惟事情不能該悉兼恐機宜多致洩漏為此牌仰郴州兵備道卽於屬軍衛有司官或義官耆老推選素有膽畧才堪將領熟知賊寨險易備曉盜情向肯忠慎周密可稱信任者一二人前來軍門凡遇地方機務卽與密切商度往來計議庶幾事可周悉機無疎虞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十七 公移

二十一

批留嶺北道給由呈

正德十二年六月

朝廷設官本因保障臣子盡職匪專給由副使楊璋才力精敏識見練達久在軍中習知戎務見今盜賊猖獗方爾請兵會剿一應軍馬錢糧皆倚贊畫方有大策若因給由遽爾輕動更代之人豈免事多生疎交承之際必至弊乘間隙遂有出柙之虞何益噬臍之悔仰本官勿以循例給由爲急惟以効忠盡職爲先益展謀猷仍舊供職地方安靖足申體國之勤懇績彰聞豈俟天曹之考仍行撫按衙門加會

批廣東韶州府留兵防守申 正德十二年

本院募兵選士欲以彈盜安民正恐地利不能齊一措置或有未周故期各官酌量周色務求盡善可久今據該府各縣所呈非惟不能彈盜而適以啓盜非徒不能安民而又以擾民此豈本院立法之初意哉行仰各縣印官務體本院立法不得已之意各要酌量事勢通融審處苟無不盡之心自無難處之事兵法謂守則不足攻則有餘今各縣所留之兵止於防守而兵備所選之士將以勦蕪防守之兵雖老弱皆可

以備數而張威剿襲之士非精銳不可以摧鋒而陷陣况各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十七 公移

二十一

縣所留尚有三分之二而兵備所取止得三分之一其於大勢未便虧損今取三分之一而遂以爲地方不復可守假使原數止此亦將別無措置之方耶又况剿襲之兵既集則兵威日振聲東擊西倏來忽往賊將瞻前顧後自然不敢輕出各縣防守愈易爲力此於事理亦皆明白易見各官類皆徂於因循憚於振作惟知取私便之爲利而不知妨大計之爲害宜各除去褊小之見其爲公溥之謀皆復推調遲延夾攻在邇已經奏有成命苟候軍機定以軍法從事

告諭涇頭巢賊

正德十二年十月

本院巡撫是方專以弭盜安民爲職蒞任之始卽聞爾等積年流劫鄉村殺害良善民之被害來告者月無虛日本欲卽調大兵剿除爾等隨往肅建督征漳寇意待回軍之日剿蕩巢穴後因漳寇幾平紀驗斬獲功次七千六百有餘審知當時倡惡之賊不過四五十人黨惡之徒不過四千餘衆其餘多係一時彼脅不覺慘然與哀因念爾等巢穴之內亦豈無有從之人况聞爾等亦多大家子弟其間固有識達事勢頗知義理者自吾至此未嘗遣一人撫諭爾等豈可遽爾興師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十七 公移

三

爾滅是亦近於不教而殺異日吾終有憾於心故今特遣人告諭爾等勿自謂兵力之強更有兵力強者勿自謂巢穴之險更有巢穴險者今皆悉已誅滅無存爾等豈不聞見夫人情之所共耻者莫過於身被盜賊之名人心之所共憤者莫甚於身遭劫掠之苦今使有人罵爾等爲盜爾必怫然而怒爾等豈可心惡其名而身蹈其實又使有人焚爾室廬劫爾財貨掠爾妻女爾必憤恨切骨寧死必報爾等以是加人人其有不怨者乎人同此心爾等寧獨不知乃必欲爲此其間想亦有不得已者或是爲官府所迫或是爲大戶所侵一時

錯起念頭誤入其中後遂不敢復出此等苦情亦甚可憫然亦皆由爾等悔悟不切爾等當初去從賊時乃是生人尋死路尚且要去便去今欲改行從善乃是死人求生路乃反不敢何也若爾等肯如當初去從賊時拚死出來求要改行從善我官府豈有必要殺爾之理爾等久習惡毒忍於殺人心多猜疑豈知我上人之心無故殺一雞犬尚且不忍况於人命關天若輕易殺之實其之中斷有還報殃禍及於子孫何苦而必欲爲此我每爲爾等思念及此輒至於終夜不能安寢亦無非欲爲爾等尋一生路惟是爾等冥頑不化然後不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十七 公移

三

得已而與兵此則非我殺之乃天殺之也今謂我全無殺爾之心亦是誑爾若謂我必欲殺爾又非吾之本心爾等今雖從惡其始同是朝廷赤子譬如一父母所生十子八人爲善二人背逆要害八人父母之心須除去二人然後八人得以安生均之爲子父母之心何故必欲偏殺二子不得已也吾於爾等亦正如是若此二子者一旦悔惡遷善號泣投誠爲父母者亦必哀憫而收之何者不忍殺其子者乃父母之本心也今得遂其本心何喜何幸如之吾於爾等亦正如此聞爾等辛苦爲賊所得苦亦不多其間尚有衣食不充者何不

以爾爲賊之勤苦精力而用之於耕農運之於商賈可以坐致饒富而安享逸樂放心縱意遊觀城市之中優游田野之內豈如今日擔驚受怕出則畏官避警入則防誅懼剿潛形遁迹憂苦終身卒之身滅家破妻子戮辱亦有何好爾等好自思量若能聽吾言改行從善吾卽視爾爲良民撫爾如赤子更不追咎爾等既往之罪如葉芳梅南春王受謝鉞輩吾今只與良民一樂看待爾等豈不聞知爾等若習性已成難更改動亦由爾等任意爲之吾南調兩廣之狼達西調湖湘之土兵親率大軍圍爾巢穴一年不盡至於兩年兩年不盡王陽明先生文鈔卷十七公移 二十四

至於二年爾之財力有限吾之兵糧無窮縱爾等皆爲有翼之虎掠亦不能逃於天地之外嗚呼吾豈好殺爾等哉爾等苦必欲害吾良民使吾民寒無不饑無食居無廬耕無牛父母死亡妻子離散吾欲使吾民避爾則田業被爾等所侵奪已無可避之地欲使吾民賄爾則家資爲爾等所撈掠已無可助之財就使爾等今爲我謀亦必須盡殺爾等而後可吾今特遣人撫諭爾等賜爾等牛酒銀錢布疋與爾妻子其餘人多不能遍及各與曉諭一道爾等好自爲謀吾言已無不誑吾心已無不盡如此而爾等不聽非我負爾乃爾負我我

可以無憾矣嗚呼民吾同胞爾等皆吾赤子吾終不能撫恤爾等而至於殺爾痛哉痛哉興言至此不覺淚下。

征剿橫水桶岡分委統哨正德十二年十二月

據縣丞舒富探得各賊聞知湖廣土兵將到鑿山開壘爲備益堅又於桶岡後山絕壁結構飛梯自此直入范陽大山自來人跡所不能到今皆搬運糧穀設有機監意在悉力拒戰而不勝即奔入此中官兵即無所施其力等情照得南贛兵力自來疲弱爲賊所輕必資湖廣土兵然後行事賊見土兵未至必以爲夾攻尚遠今若出其不意奮兵合擊先以一小哨急趨其後奪其隘口賊既失勢殆可盡殲若必俟土兵之至陷賊計中老師費財復爲他日之患追悔何及除監督守王陽明先生文錄卷十七 公移 二十六

進剿  
贛州知府邢珣統領官兵自上猶石坑進由上稍石溪入磨刀坑過白封龍一面分兵搜茶源爲井杞州坑正兵經過朱坑早坑入楊梅村攻白藍橫水與都司許清指揮謝昶姚璽知縣王天與等兵會合結爲一大營乃各選精銳用鄉導分引齋乾糧三四日搜附近各山寨如茶潭爲井杞州坑寨下等處多方爪探務期盡絕互相應援每致疎虞止溪諸賊既

盡然後分哨起營過背烏坑穿牛角窠踰梅伏坑過長流坑涉果木口搜芒背上思順過烏地入上新地中下新地攻桶岡洞諸賊與知府唐淳指揮余恩謝昶等兵合勢夾擊賊既敗散遂會各營連絡犄角爲一大營各選精銳開合縱橫分佈搜扒必使惟類無遺候有班師日期方許回兵

軍符安遠縣民兵八百名乾字營機兵四百名弓箭手一隊號手八名鄉導二十名火藥八十斤地圖一張軍令八十張號色布一千五百件兵旗大小九十面令字藍絹大旗一面奇兵搜扒用爲先導正兵行動用爲常皆掩遇各營兵始開令字黃絹大旗一面先導尋常皆掩王陽明先生文錄卷十七 公移 二十七

各營兵始開  
軍令夫設軍機者斬臨陣退縮者斬違犯號令者斬經過宿歇去處敢有攪擾居民及取人一草一木者斬劄營起隊取火作食後時遲慢者照軍法治因而誤事者斬安營住隊常如對敵不許私相往來及輒去衣甲器械違者照軍法治因而誤事者斬凡安營設非給有各隊信牌及非營門而輒出入者皆斬守門人不舉告者同罪其出營樵牧汲水方便而擅過營門外者杖一百軍中呼號奔走驚衆者斬雖遇賊乘暗攻營將士輒呼動者斬軍中卒遇火起除奉軍令救火入

外敢有喧呼及擅離本隊者斬軍中守夜巡夜之人每夜各有號色號色不應者卽便收縛軍中不許私議軍機及妄言禍福休咎或亂衆心違者皆斬凡入賊境哨探可往而畏難不往托故推調及回報不實者斬軍行遇敵人往衝及有埋伏在旁者不許輒動卽便整隊向賊牢把相機殺剿違者斬軍行遇賊衆乞降恐有奸謀卽要駐軍嚴備一面飛稟中軍令其遠退有縛求投不許輒與相近遇有自稱官吏及地方里老來迎接者亦不許輒與相近卽便駐軍嚴備一面飛稟中軍審實發落違者皆斬賊使人營及來降之人將士敢與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十七

公移

二八

私語及間賊中事宜凡漏泄軍情者斬凡臨陣對敵一隊失全伍皆斬鄰隊不救鄰隊皆斬賊敗追奔不得太遠一聽號令卽鼓方進聞金卽止違者斬賊巢財物並聽殺賊已畢差官勘驗給賞敢有臨陣擅取者斬乘勝逐賊不許爭取首級路有遺下金銀寶物不許低頭拾取違者皆斬

汀州知府唐淳統領官兵前往南安府自百步橋浮江合村等處進屯聶都會同把隘推官徐文英將點集守把鄉夫內選取堪爲鄉導者一百名分引哨路進襲上關破下關乃分兵爲三哨中一大哨踰相見嶺撲密溪徑攻左溪右一小哨

從下關分道搜絲茅壩復從中大哨於密溪進攻左溪左一小哨自密溪搜羊牯腦山復自密溪從中大哨進攻左溪三哨復合爲一與本院會於橫水遂會同守備鄭文知府李敬指揮余恩縣丞舒富等兵五營特角合爲一大營乃各選精銳用鄉導分引齊收糧二三日四搜山寨多方爪探務期盡絕互相應援毋致疎虞左溪諸賊既盡聽候本院再授方畧然後分哨起營復自密溪回關門推官徐文英仍於關門厚集營陣以待奔竄遺賊勿輕散動本官自關門率兵由古亭進屯上保復自上保歷茶坑由十八畝依期進川木坳攻桶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十七

公移

二九

附諸賊與知府邢珣指揮余恩等兵合勢夾擊賊既敗散遂會各營連絡特角爲一大營各選精銳開合縱橫分布搜扒必使噍類無遺候有班師之日方許回兵以下軍符大同小異軍令並同南安知府李敬統領官兵自南安府石人背進破義安分兵搜朱雀坑入西峰分兵搜狐狸坑進鉛廠分兵搜李家坑屯穩下分兵搜李坑遂踰狗脚嶺搜陰木坑攻左溪與本院會於橫水遂與守備鄭文知府邢珣指揮余恩縣丞舒富等兵合連爲一大營乃各選精銳齊乾糧二三日用鄉導分引四搜附近山寨多方爪探務期盡絕互相應援毋致疎虞

左溪諸賊既盡然後分哨起營逼密溪搜羊牯腦踰相見嶺歷上關下關開田經古亭分屯上保茶坑斷葫蘆洞等處賊路四面設伏以待桶岡奔賊爲都指揮許清之繼探候緩急相繼應援必使根株悉拔噍類無遺候有班師日期方許回兵。

都指揮僉事許清統領官兵自南康進破雞湖撲新地襲楊梅坑攻白藍竄木院會於橫水遂與知府邢珣等兵會合共結爲一大營乃各選精銳用鄉導分引齋乾糧二三日四搜附近山寨多方爪探務期盡絕互相應援毋致疎虞橫水諸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十七

公移

三十

賊既盡聽候本院再授方畧然後分哨起營自橫水穿牛角窟搜川拘陰木潭會左溪入密溪過相見嶺歷下關上關開田上華山過鱗潭屯左泉分斷西山界葫蘆洞等賊路四面設伏以待桶岡奔賊仍歸屯橫水控制諸巢遣與知府李敷相機應援必使根株悉拔噍類無遺候有班師日期方許回兵。

守備指揮使刻文統領官兵前往南安府白石人坑度湯瓶嶺破義安上西峰過鉛廠破苦竹坑剿長河洞搜孤狸坑攻左溪與木院會於橫水遂與知府唐淳李敷指揮余恩縣丞

舒富等兵五營連絡爲一大營乃各選精銳用鄉導分引齋乾糧二三日四搜附近山寨如天台菴獅子山絲茅壩等處多方爪探務期盡絕互相應援毋致疎虞左溪附近諸賊既盡聽候木院再授方畧然後分哨起營自左溪過密溪分兵搜絲茅壩會下關開田過古亭踰上保搜茶坑屯十八溪分兵斷下章設伏以待桶岡奔賊爲知府唐淳之繼使人探候消息相機應援必使遠近各賊噍類無遺候有班師日期方許回兵。

贛州衛指揮余恩統領官兵自上猶官隘踰獨孤嶺至營前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十七

公移

三十一

進金坑屯過步破長流坑分兵入梅伏坑破牛角窟撲川拘陰木潭與正兵合攻左溪與木院會於橫水遂與縣丞舒富知府唐淳李敷守備刻文等兵連絡爲一大營仍各選精銳齋乾糧二三日用鄉導分引四搜附近各山寨多方爪探務期盡絕互相應援毋致疎虞左溪諸賊既盡聽候本院再授方畧然後分哨起營逼密溪搜羊牯腦踰相見嶺歷下關上關開田經華山鱗潭網夾裏從左溪入西山界攻桶岡諸賊與知府邢珣唐淳指揮謝昶等兵合勢夾擊賊既敗散遂命各營連絡犄角爲一大營各選精銳開台縱橫分布搜扒



分令各營隊有班師日期方許回兵

長流坑徑攻左溪與本院會於橫水遂與知府邢珣唐淳李  
璽守備知文等兵合四營共結為一大營乃分選精銳齊乾  
糧用鄉導分引四搜附近賊巢如驚坑箬坑赤坑觀音山奄  
場仙鶴頭源陂左溪等處諸賊既盡聽候本院再授方畧然  
後分哨起營復自長流坑過果木口搜芒背搜鐵木里嶺上  
必使曉類無遺候有班師日期方許回兵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十七 公移

三十三

下新地分兵搜扒斷絕要路四面設伏以待桶岡奔賊為知  
府邢珣之繼使人探候緩急仍與縣丞舒富聲息相接應援  
院再授方畧然後分哨起營過背烏坑牛角窩梅伏坑涉長  
流渡果木口搜芒背上思順入烏地經上新地中新地分屯

池邊搜東桃坑山源竹壩泉大王嶺板嶺諸巢遂屯鎮建  
外四面埋伏以待桶岡奔賊仍與知縣王天與聲息相接彼  
此相機應援必使曉類無遺候有班師日期方許回兵

吉安知府何文定統領官兵前去屯劄穩下會同守備知文  
併謀協力搜剿稽蕪等處賊巢進屯橫水聽候本院再授方  
畧然後進攻桶岡諸巢本官仍須詳察地理險易相度機宜  
協和行事毋得爾先我後力散勢分致失事機國典具存夾  
不輕貸軍中一應事宜亦聽隨宜應變毋違報者仍呈軍門  
施行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十七 公移

三十三

廣東程鄉知縣張戢統領部下新民鄉夫人等搜剿稽蕪黃  
雀扣新地等處賊巢進屯橫水聽候本院再授方畧然後進  
攻桶岡諸巢本官仍須詳察  
中軍參隨官並同

獎勵湖廣統兵叅將史春牌

正德十三年正月

據嶺北道呈稱補岡賊巢悉已掃蕩恐湖廣官兵未知仍復前來非但無賊可剿抑且徒勞遠涉等因到院看得補岡天險先經夾剿圍困半年終不能下乃今一鼓而破斯固諸將用命軍士効力實亦湖廣兵威大震有以懾服其心故破巢之日不敢四散奔潰以克收茲全功訪得湖廣統兵叅將史春紀律嚴明行陣肅整故能遠揚威武致茲克捷雖兵不接刃而先聲以張相應差官獎勵為此牌差千戶高賡齋頌後開花紅禮物前去湖廣郴州親送本官營內傳布本院獎勵王陽明先生文鈔卷十七 公移 三十四

之意以彰本官不顯之功

申諭十家牌法

正德十二年正月

本院所行十家牌諭近來訪得各官多視為虛文不肯着實奉行查考尚恐未悉本院立法之意故今特述所以再行申諭凡置十家牌須先將各家門面小牌挨審的實如人丁若干必查某丁為某官吏或生員或當某差役習某技藝作某生理或過某房出贅或有某殘疾及戶籍田糧等項俱要逐一查審的實十家編排既定照式造冊一本留縣以備查考如遇勾攝及差調等項按冊處分更無躲閃脫漏一縣之事如視諸掌每十家各令換報甲內平日習為偷竊等項不良王陽明先生文鈔卷十七 公移 三五

之人同具不致隱漏結狀官府為置舍舊圖新簿記其姓名始勿追論舊惡令其自今改行遷善果能改化者為除其名境內或有盜竊即令此輩自相挨緝若係甲內漏報仍并治同甲之罪又每日各家照依牌式輪流沿門曉諭覺察如此則奸偽無所容而盜賊亦可息矣十家之內但有爭訟等事同甲即時勸解和釋如有不聽勸解恃強凌弱及誣告他人者同甲相率稟官官府當時量加責治省發不必收贖淹滯凡遇問理詞狀但涉誣告者仍要查究同甲不行勸導之罪又每日各家照牌互相勸諭務令諸信修睦息訟罷爭日

開導如此則小民益知爭鬪之非而詞訟亦可簡矣凡十家  
牌式其法甚約其治甚廣有司果能着實舉行不但盜賊可  
息詞訟可簡因是而修之補其偏而救其弊則賦役可均因  
是而修之連其伍而制其什則外侮可禦因是而修之警其  
薄而勸其厚則風俗可淳因是而修之導以德而訓以學則  
禮樂可興凡有司之有高才遠識者亦不必更立法制其於  
民情土俗或有未備但循此而潤色修舉之則一邑之治真  
可以不勞而致今特畧述所以立法之意再行申告言之所  
不能盡者其各爲我精思熟究而力行之毋徒紙上空言搪  
王陽明先生文鈔卷十七 公移 三

寒竟成掛壁之虛文則庶乎其可矣

批廣東兵備道留兵搜捕呈 正德十三年

看得樂昌等處賊徒構怨連年流毒三省該道乃能身歷險  
阻設謀調度巢穴雖已底定而漏殄難保必無亢閑湖兵撤  
後殘賊多復嘯聚河源龍川諸賊亦復招羣集黨連結漸多  
逆其將來必復熾盛今雖役久兵疲且宜班師息衆但留兵  
搜捕亦不可少毋謂斬木之不殲死灰之不燃苟涓涓之不  
塞將江河之莫禦其狼兵旣已罷散難復追留若機快鄉兵  
之屬暫令歸休即可起集爲輪番迭出之計務使搜剿之兵  
若農夫之耘耨庶幾盜賊之種如稂莠之可除該道仍備行  
王陽明先生文鈔卷十七 公移 三

各官務體此意悉拔根苗無遺後患

批湖廣廣東將士爭功呈 正德十三年

通者大征之舉湖廣實首其謀江廣亦協其力既名夾攻事  
體湖兵有失是亦廣兵之罪廣人有獲斯亦湖人之功  
況今賊首既擒則湖廣領哨之官亦復何咎雖云因虞得獲  
而廣東計誘之人亦非無功但求共成厥事何必已專其伐  
矧各呈詞亦無相遠就如湖廣各官所呈即廣人乘機捕獲  
之功居然自見就如廣東各官所呈則湖廣運謀驅逐之榮  
亦自不掩獲級者匹夫之所能爭功者君子之大耻仰該道  
併行湖廣守巡等官彼此同心易氣各自據實造冊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十七 公移

三十八

批汀州知府乞休申 正德十三年

看得知府唐淳沉勇多智精敏有為兼之持守能謹制事以  
勤近因本院調委領兵征剿南安諸賊効勞備至斬獲居多  
雖克捷之奏已舉而賞功之典未頒况汀州所屬多係新民  
投招未久反側無常正賴本官威懷緝撫以為保障縱有微  
疾不俾起居即其才能豈妨卧治仰該府即行本官不妨養  
疾照舊管事安心職務善求藥餌務竭委身之忠勿動乞休  
之念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十七 公移

三十九

批贛州府賑濟呈 正德十三年

看得該府所申賑濟石城事宜許中戶糴買下戶給收准如  
所議施行但出糴之數止及三千而待濟之民不知幾許附  
郭者得遂先獲之圖遠鄉者必有不霑之惠近日贛縣發倉  
其糶可見仰行該縣先選殷實可托者十數輩不拘士民耆  
老各給斗斛候遠鄉之民一至即便分曹給散仍選公直廉  
明之人數輩在傍糾察如有貪緣頂冒即時擒拏照嚴例治  
庶幾小民得蒙救急之惠而遠鄉可免久候之難

批惠州府給由呈 正德十三年

看得知府陳祥政者循良才堪統馭近因興師之舉且近考績之行今本官親從本院征剿叛賊効勞備至斬獲居多巢穴悉皆掃平地方既已寧靖既喜奏功於露布允宜上最於天曹除賞功之典另行外仰該府即便照例起送給由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十七 公移

四十

批贛州府給由呈 正德十三年

照得知府邢珣久勞郡政屢立戰功合有賞功之典出於報最之外今三年之考既因事久稽而六載之期亦計日非遠况地方盜賊雖平瘡痍未起仰行本官照舊支俸益弘永圖苟有善可及民何厭久於其道微疾已痊即起視事給由一節六年并考

告諭南安贛州軍民 正德十三年

照得風俗不美亂所由興今民窮苦已甚而又競為淫侈豈不重自困乏夫民習染既久亦難一旦盡變吾姑就其易改者漸次誨爾吾民居喪不得用鼓樂為佛事竭貲分帛費財於無用之地而儉於其親之身投之水火亦獨何心病者宜求醫藥不得聽信邪術專事巫禱嫁娶之家豐儉稱貲不得計論聘財裝奩不得大會賓客酒食連朝親戚隨時相問惟貴誠心實禮不得徒飾虛文為送節等名目奢靡相尚街市村坊不得迎神賽會百十成羣凡此皆糜費無益有不率教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十七 公移

四十一

者十家牌鄰互相糾察容隱不舉正者十家均罪爾民之中豈無忠信循理之人顧一齊衆楚寡不勝衆不知違棄禮法之可耻而惟慮市井小人之非笑此亦豈獨爾民之罪有司者教導之不明與有責焉至於孝親敬長守身奉法講信修睦息訟罷爭之類已嘗屢有告示懇切開諭爾民其聽吾誨益敦母怠

頒行社學訓蒙條約 正德十三年

先據嶺北道選送教讀劉伯頌等。頗已得人。但多係客寓。日給爲難。今欲望以開導訓誨。亦須量資勤苦。已經索仰該道。通加禮貌優待。給薪水紙筆之資。各官仍要不特勸勵敦勉。令各教讀務遵本院原定教條。盡心訓導。視童蒙如己子。以啓迪爲家事。不但訓飭其子弟。亦復化諭其父兄。不但勤勞於詩禮章句之間。尤在致力於德行心術之本。務使禮讓日新。風俗日美。庶不負有司作興之意。與士民嚮向之心。而凡教授於茲土者。亦永有光矣。爲此仰將發去教諭。每學教讀。王明先生文鈔卷十七 公移 聖

給與二張。揭置座右。每日務要遵照訓誨諸生。該道府官員亦要不時親臨激勵稽考。毋得苟應文具。遂令日就廢弛。古之教者。教以人倫。後世記誦詞章之習起。而先王之教亡。今教童子。惟當以孝弟忠信禮義廉耻爲專務。其栽培涵養之方。則宜誘之歌詩。以發其志意。導之習禮。以肅其威儀。風之讀書。以開其知覺。今人往往以歌詩習禮爲不切時務。此皆末俗庸鄙之見。烏足以知古人立教之意哉。大抵童子之情。樂嬉遊而憚拘簡。如草木之始萌。茱舒暢之。則條達摧撓之。則衰痿。今教童子。必使其趨向鼓舞。中心喜悅。則其進自

不能已。譬之時雨春風。霑被卉木。莫不萌動發越。自然日長月茂。若水霜剝落。則生意蕭索。日就枯槁矣。故凡誘之歌詩者。非但發其志意而已。亦所以洩其跳號呼嘯於咏歌。宣其幽抑結滯於音節也。導之習禮者。非但肅其威儀而已。亦所以周旋揖讓。而動蕩其血脉。拜起屈伸。而固束其筋骸也。諷之讀書者。非但開其知覺而已。亦所以沉潛反復。而存其心。抑揚諷誦。以宣其志也。凡此皆所以順導其志意。調理其性情。潛消其鄙吝。默化其蠢頑。日使之漸於禮義。而不苦其難入於中和。而不知其故。是蓋先王立教之微意也。若近世之王陽明先生文鈔卷十七 公移 四

訓蒙釋者。日惟督以句讀課做。責其簡束。而不知導之以禮。求其聰明。而不知養之以善。鞭撻繩縛。若待拘囚。彼視學舍如圜獄。而不肯入。視師長如寇讐。而不欲見。規避掩覆。以遂其嬉遊。設詐飾詭。以肆其頑鄙。偷薄庸劣。日趨下流。是蓋驅之於惡。而求其爲善也。何可得乎。凡吾所以教其意。實在於此。恐時俗不察。視以爲迂。且吾亦將去。故特叮嚀以告。爾諸教讀其務體吾意。永以爲訓。毋輒因時俗之言。改廢其繩墨。庶成蒙以養正之功矣。

每日清晨。諸生參揖畢。教讀以太遍詢諸生。在家所以愛親

敬長之心得無懈忽。未能與切否。溫清定省之儀。得無欠缺。未能實踐否。往來街衢。步趨禮節。得無放蕩。未能謹飭否。一應言行心術。得無欺妄。非僻。未能忠信篤敬否。諸童子務要各以實對。有則改之。無則加勉。教讀復隨時就事。曲加誨諭。開發。然後各退。就席肄業。

凡歌詩。須要整容定氣。清朗其聲音。均審其節調。毋躁而急。毋蕩而囂。毋餒而憊。久則精神宣暢。心氣和平矣。每學童童子多寡。分爲四班。每日輪一班。歌詩其餘皆就席。欽容肅聽。每五日。則總四班。通歌於本學。每朔望。集各學會歌於書院。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十七

公移

四

凡習禮。須要澄心肅慮。審其儀節。度其容止。毋忽而惰。毋沮而作。毋徑而野。從容而不失之迂緩。修謹而不失之拘局。久則體貌習熟。德性堅定矣。童子班次。皆如歌詩。每間一日。則輪一班。習禮其餘皆就席。欽容肅觀。習禮之日。免其課做。每十日。則總四班。通習於本學。每朔望。則集各學會習於書院。凡授書。不在徒多。但貴精熟。量其資稟。能二百字者。止可授以一百字。常使精神力量有餘。則無厭苦之患。而有自得之美。諷誦之際。務令專心一志。口誦心維。字字句句。細繹反復。抑揚其音節。寬虛其心意。久則義禮浹洽。聰明日開矣。

每日工夫。先考德。次背書。誦書。次習禮。或作課做。次復誦書。講書。次歌詩。凡習禮歌詩之類。皆所以常存童子之心。使其樂習不倦。而無暇及於邪僻。教者知此。則知所施矣。雖然。此其大畧也。神而明之。則存乎其人。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十七

公移

四

禁約權商官吏 正德十三年

照得商人比諸農夫。固爲逐末。然其終歲棄離家室。辛苦道途。以營什一之利。良亦可憫。但因南贛軍資無所措備。未免加賦於民。不得已而爲此。本亦寬恤貧民之意。奈何奉行官吏。不能防禁奸弊。以致牙行橋子之屬。騷擾客商。求以寬民。反以困商。商獨非吾民乎。除另行訪拏禁約外。仰抄案回道。即便備行收稅官吏。今後商稅。遵照奏行事例抽收。不許多取毫釐。其餘雜貨。俱照舊例三分抽一。若資本微細。柴炭雞鴨之類。一槩免抽。橋子人等。止許開口把守開放。不得擅登。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十七 公移 四十六

議處河源餘賊牌 正德十三年

看得河源等處賊勢漸盛。民患日深。該道既以兵力勞憊。勢未能克。卽須會同各官。或親至賊巢。或於附近賊巢處所。也剗。選差知因通賊。曉事人役。齎執告示榜文。權且撫諭各賊。委曲開譬。或姑賜以牛酒銀布耕具種子之類。令其收衆入巢。趁時耕作。因使吾民。亦得暫免防截之役。及時盡力農畝。一面選兵勵士。密切分布哨道。候收斂已畢。各巢亦積有糧米。然後確探虛實。尅期並舉。出其不趨。掩其不備。是乃藉兵於民。因糧於賊。非獨可以稍紓目前之急。亦因得以永除日後之患矣。今若兵力不足。既未能剿。又不從權撫捕。任其出沒往來。非惟民不安生。窮困愈甚。抑且賊亦失其農業衣食。不給若非擄掠。何以爲生。是所謂益重吾民之苦。而愈長羣賊之奸。兵糧日耗。後欲圖之功。愈難矣。爲此仰該道會同守巡等官。上緊議處。施行回報。毋得徒事往復。致釀後艱。其各該官同兵快人等。不論或撫或剿。俱要時時操練整束。密切防備。不得縱弛。致有疎虞。



優禮請官 正德十三年

本院奉命提督軍務。征勦四省盜賊。深慮才微責重。無以仰稱任使。合求賢能以資謀畧。訪得湖州府三河驛丞王思志。行高古學問淵源。直道不能趨時。長才足以濟用。惠州府通衢馬驛丞李中。堅忍之操。篤實之學。身困而道益亨。志屈而才未展。合就延引。以匡不及。為此。牌仰該府照牌事理。措辦羊酒禮幣。差委該縣教官。齎送本官處。用見本院優禮之意。仍照例起關應付。以禮起送。前赴軍門。以憑諮訪。該驛印記。別行委官署掌。先具依准。及禮過緣由。繳牌。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十七 公移

四十八

中行保甲告諭 正德十四年

頃者。頑卒倡亂。震驚遠邇。父老子弟。甚憂苦。騷動彼真。頑無知。逆天叛倫。自求誅戮。究言思之。實足憫悼。然亦豈獨此其頑之罪。有司者撫養之有缺。訓迪之無方。均有責焉。雖然。父老之所以倡率飭。平日無乃亦有所未至歟。今倡亂渠魁。皆就擒滅。脅從無辜。悉已寬貸。地方雖已寧復。然創今圖後。父老所以教約其子弟者。自此不可以不預。故今特爲保甲之法。以相警戒。聯屬父老。其率子弟慎行之。務和爾鄰里。睦爾姻族。德義相勸。過失相規。敦禮讓之風。成淳厚之俗。本院奉命巡撫茲土。屬有哀疚。未遑匍匐來問。父老疾苦。廉有司之不職。究民之利。災而興除之。故先遣諭父老子弟。使各知悉。方春父老善相保愛。督子弟及時農作。母情。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十七 公移

四十九

優獎致仕縣丞龍顯牌

正德十四年

訪得贛州致仕縣丞龍顯平素居官清謹。迨其老年歸休。遂致貧乏。不能自存。薄俗愚鄙。反相譏笑。夫食汗者。乘肥衣輕。揚揚自以爲得志。而愚民競相歎羨。清謹之士。至無以爲生。鄉黨鄰里。不知周恤。又從而笑之。風俗薄惡如此。有司者豈獨不能解其責。孟子二使饑餓於我土地。吾耻之。是亦有司者之耻也。爲此牌仰贛州府官吏。即便措置。無礙官銀十兩。米二石。羊酒一付。掌印官親送本官家內。以見本院優恤獎待之意。仍仰贛縣官吏歲時常加存問。量資柴米。毋令困乏。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十七

公移

五十

嗚呼。養老周貧。王政首務。况清謹之士。既貧且老。有司坐視而不顧。其可乎。遠近父老子弟。仍各曉諭。務洗貪鄙之俗。共敦廉讓之風。具依准拜措送過。繳牌。

王陽明先生文鈔卷十八

後學江都張問達編輯

公移

收復南昌招諭從逆官員牌

正德十四年七月十八日

照得。寧王悖逆天道。造謀作亂。殺戮大臣。三司官員。各俟於暴虐。保其妻子。以致臨難之際。不能自擇。或僥首幽囚。或甘心降伏。食生畏死。反面事仇。春秋之義。雖嚴於無將之誅。而志圖興復者。尚不忍於峻絕。探得各官。見今在城。閉門自訟者。有之。臨城巡問者。有之。出入府庫。運籌策者。有之。此皆王陽明先生文鈔卷十八公移

大義未分。孤立無助。揆之法理。固不容誅。推之人情。實爲可憫。即今本院統集狼達土漢官軍二十餘萬。後先臨城。各官果能去逆歸順。尚可轉禍爲福。故今特遣牌諭。兵臨之日。仰各開門出首。仍一面將本院發去告示。給散張貼。撫諭善良百姓。宗支儀賓人等。各開門自保。毋輕出街市。橫遭殺戮。該府把守內臣校尉人等。亦各諭以大義。俾知背逆向順。尚可免死。投戈釋甲。蓬頭面縛。候本院臨審定奪。或有從惡不悛。執迷不悟。拒敵官兵者。必殺無赦。仍具改正緣由。親齎投首。以憑施行。毋得遲違。自取族滅。

具依准繳

行撫州知府收復南康九江牌正德十四年七月

照得寧王謀反與兵向關南康九江見被攻破分留逆黨據守城池意圖西扼湖兵之應援南遏我師之追躡本院仰賴宗社威靈克復省城除遣官分布哨道邀擊寧賊務在得獲外所據逆黨占據府縣應合分兵剿復為此牌仰撫州知府陳槐等各選精兵身自統領星夜前去南康九江地方相機行事務要攻復城池平靖反側仍將地方人民加意賑恤激以忠義無以寬仁權舉有司之職以理庶事查處倉庫之積以足軍資一面分兵邀誘寧賊毋令東下并差人瓜探飛報王陽明先生文鈔卷十八公移

王陽明先生文鈔卷十八公移

二

軍門各官務要同心協力協和行事毋得人懷一心彼此參錯致誤事機兵快人等敢有違犯節制者仰照本院欽奉勅諭事理以軍法從事一應事機俱聽從官區畫一面呈報軍門仍備查各官棄城逃走致賊焚掠屠戮之故具由申報以憑參拏究治

仰沿途州縣衛所驛遞巡司慰諭軍民牌正德十四年八月

照得先因寧王謀反請兵征剿續該本院親督各哨於七月二十日攻復省城二十四等日在鄱陽湖與賊大戰至二十日遂將寧王俘執及其謀黨李士實等俱已前後擒獲餘黨蕩平地方稍靖已於本月三十日具本奏捷訖近因傳報京軍復來過民妄相逃竄往往溺水自縊本院親行撫諭尚未能息殊不知朝廷出兵專為誅剿寧賊救民水火之中况統兵將帥皆係素有威望老臣宿將紀律嚴明遠近素所稱服縱使復來亦必自無擾害况今寧賊已擒地方已靖京軍王陽明先生文鈔卷十八公移

王陽明先生文鈔卷十八公移

三

豈有無事遠涉之理愚民無知輒相驚惑深為可憫誠恐沿途一帶居民亦多聽信傳聞不實之言而北來京軍尚未知寧王已就擒獲合行差官沿途曉諭軍民及一面迎候北來官兵煩請就彼回轉除將寧王反逆黨與本院親自量帶官兵徑從水路解赴京師外仰沿途軍衛有司驛遞等衙門照牌事理即行抄牌備出告示曉諭遠近鄉村軍民人等使知寧賊已擒京軍已轉免致驚疑釀成他變差去官員仍仰程程護送同與迎候京軍堅請就彼回轉以免沿途百姓供給之苦仍諭以本院押解賊犯量帶官兵皆自備行糧廩給

沿途經過。有司等衙門止備人夫牽拽船隻。及畧供柴草給付各兵燒用。其他一無所擾。不得因此科害里甲軍民。差去官員晝夜前進。毋得在途遲滯抄牌官吏各具依准候本院經過日繳。

公核

9

案行江西按察司停止獻俘呈

正德十四年

據江西按察司呈奉欽差提督軍務御馬監太監張劄付內開會同欽差提督軍務平賊將軍左都督朱議得止兵息民不爲無見。但照奔潰黨惡。兇該各屬。日報嘯聚流劫。亦非已靖。黨惡閔念四等。又係職等行文之後。拿獲亦或尚多。撫按守臣當此新亂之餘。正宜留心撫綏地方。聽候勸明解京。良由不知前因。固執一見。輒要自行護解。私請回師。再照妃嫔係宗藩眷屬。外官押解恐有妨礙。設或越分擅爲。咎歸何人。職等體念民力。不堪供給軍餉。責令將官將所領官兵分布。毛陽明先生文鈔卷十八公務五

各府住劄聽掣當職止帶合用參隨人員。徑趨江西。公同巡撫等官。查驗巢穴。撫安地方。外劄仰本司。即便遵照。鈞帖內事理。備行巡撫都御史王等。將已獲賊犯。留彼聽候明旨。欽遵施行。等因。仰呈到院。卷查。先爲飛報地方。謀反重情。事本職將寧王。并其逆黨。親自量帶官兵。徑赴水路。照依原擬日期。啓行解赴京師。已至廣信地方。今准前因爲照前項逆黨。俱已擒獲。其餘脅從。遵照欽降黃榜事例。俱已許令投首解散。宗藩眷屬。俱係取到各將軍府內使管伴監守。保無他嫌。今欽差提督軍務太監張平賊將軍左都督朱憂國愛民之

心素聞遠近元號令嚴明秋毫無犯今來體勘逆賊巢穴果已蕩平百姓貧困顛連必能大加撫諭安輯以仰布朝廷懷惠小民之仁本職縱使復回省城亦安能少效一籌不過往返道途違誤奏過程期有損無益爲此仰抄案回司照依案驗內事理即便俯呈前去煩請徑自查照施行

移兵部查驗文移咨 正德十四年

照得本職已將寧王宸濠并其黨與及宮眷人等照依原擬具疏日期起程親自解赴闕下間隨據江西按察司呈奉欽差提督軍務御馬監太監張劄內開訪得宸濠已該本職擒獲克復省城等語未曾親到江西又無堪信文移止是見人傳說遽難憑據况係宗藩人衆中間恐有撥置同謀逆黨乘盡等因及節准欽差提督軍務御馬監太監張揭帖開稱將各犯委酌當人員用心防守調攝飲食獻俘闕下會官封記庫藏俱候按臨地方區畫等因又准欽差提督軍務充總兵王陽明先生文鈔卷十八 公移 七

官安邊伯米手本開稱即查節次共擒斬叛賊級若干內各處原奏報有名若干無名若干有名未獲漏網并自首及得獲馬騾器械等項各若干連獲官軍衛所職役姓名備查明白俱各存留江西省城聽候審驗仍查餘黨有無奔潰及曾否殄滅盡絕緣由通行開報等因各到職爲照宸濠并其同謀黨與俱已擒獲餘孽亦就誅戮雖有脅從數亦不多皆非得已隨即遵奉欽降黃榜曉諭俱赴所在官司投首解散其庫藏等項該本職會同多官於未准揭帖之先限同封貯在官聽候命下定奪官軍兵快擒斬功次見該原經奏留兩廣

監察御史謝源伍希儒查造奏繳及照宸濠并各重犯官卷人等見解廣信地方。設若往返恐致疎虞。及違悞本職奏報原擬日期。除照舊督解。前赴闕下獻俘。以昭聖武。及具揭帖。各另回覆。外。今照前因。照得本職。緣當軍旅重寄。地方安危所關。三軍死生攸係。一應事機。若非奉有御寶勅旨。及兵部印信咨文。安敢輕易憑信。今前項各官文移。既非祖宗舊章。成憲就使果皆出於上意。亦須貴部行有知會公文。萬一奸人假托各官名目。乘間作弊。致有不測變亂。本職雖死。亦何所及。除奉欽差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後軍都督府王陽明先生文鈔卷十八公移八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十八公移

八

大師鎮國公朱鈞帖曾奉朝旨。相應遵奉。其餘悉遵舊章施行。外。緣前項各官文移。未委虛的。俱合備行咨報貴部。為此備抄揭帖粘連。咨請查驗施行。

案行浙江按察司交割逆犯 正德十四年

照得當職先因患病。具本乞休間。隨奉勅。扶病前往福建公幹。六月十五日。行至江西豐城地方。適遇寧王與兵作亂。看係君父大難。義不忍去。復回吉安。督同知府伍文定等。起調兵夫。招集義勇。扶病親行統領。於七月二十日。攻復省城。二十四五六日。於鄱陽湖。連日大戰。擒獲寧王宸濠。及逆黨李士實等。先後具本奏報。外。隨聞大駕南征。理當解赴軍門。又因宸濠連日不食。慮恐物故。無以獻俘奏凱。彰朝廷討賊之義。兼之合省內外。人情洶洶。或生他變。當具本題知。於九月王陽明先生文鈔卷十八公移九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十八公移

九

十一日啓行。將宸濠及逆黨官各解赴軍門。當職力疾親行押解。行至廣信地方。又奉欽差總督軍務鈞帖。備仰照依制諭內事理。即便轉行所屬司府衛所州縣驛遞等衙門。遵依通行。間。續准提督軍務御馬監太監張。照會。及總督軍務安邊伯朱。手本。各遣官遞回本職。并將所解宸濠等逆犯回省。聽候會審。本職看得。既奉總督軍門鈞帖。自合解赴。面受節制。若復退還省城。坐待駕臨。恐涉遲誤。且誤奏過程期。又復扶病。日夜前進。行至浙江杭州府地方。本職前病。愈加沉重。不能支持。請醫調治間。適遇提督軍務御用監太監張。奉命。

前來江西體勘宸濠等反逆事情及查理庫藏官眷等事當  
准鈞帖開稱宸濠等待親臨地方覆審明白具奏軍門定奪  
等因爲照本職先因父老祖喪累疏乞休未蒙俞允隨扶病  
赴闕意圖了事卽從彼地冒罪逃歸不意行至中途遭值寧  
王反叛此係國家大變臣子之義不容舍之而去又聞省巡  
撫地方等官無一人兒在天下事機間不容髮故復忍死暫  
留爲牽制攻討之圖候命帥旣至地方稍靖卽從初心少申  
烏鳥之私等情具奏外今照前事本職自度病勢日重猝未  
易愈前進既有不能退回愈有不可若再遲延必成兩誤除  
王陽明先生文鈔卷十八公移 十

本職暫留當地請醫調治俟稍痊可一面仍回省城或仍前  
進沿途迎駕一面具本乞恩養病另行外所據原解逆犯合  
行查明交割聽候駕臨審處通行爲此仰抄案回司着落當  
該官吏備呈提督軍務御用監太監張頌請會同監軍御史  
公同當省都布按三司等官將見解逆首宸濠及逆黨各犯  
并宮眷馬匹等項逐一交查明白仍請徑自另委相應官員  
兵快人等管押帶回省城從宜審處施行仍備呈兵部查  
知會抄案依准并行過日期先行呈來

撫諭軍民并慰勞京邊官軍告示

正德十四年十月

告諭軍民人等爾等困苦已極本院才短知窮坐視而不能  
救徒含羞負愧言之實切痛心今京邊官軍馳驅道路萬里  
遠來皆無非爲朝廷之事拋父母棄妻子被風霜冒寒暑顛  
頓道路經年不得一顧其家其爲疾苦始有不忍言者豈其  
心之樂居於此哉况南方卑濕之地尤非北人所宜今春氣  
漸動瘴疫將興久客思歸情懷益有不堪爾等居民念自己  
不得安寧之苦卽須念諸官軍久離鄉土拋棄家室之苦務  
敦主客之情勿懷怨恨之意亮事寧之後凡遭兵困之民朝  
王陽明先生文鈔卷十八公移 十一

廷必有優恤今軍馬塞城有司供應日不暇給一應爭鬪等  
項詞訟俱宜含忍止息勿輒告擾各安受爾命寧耐爾心本  
院心有餘而力不足聊布此苦切之情於爾百姓其各體悉  
無怨

再批江西布政司追徵錢糧呈 正德十四年

行得江西一省重遭大患民困已極屢經奏免糧稅日久未奉明旨近因南科奏停隨後部使催督一以爲獨免一以爲追徵非惟下民無所遵守亦且官府難於施行今該司議謂兌准起運係京儲額數而王府祿米亦歲月難缺要行所屬先納兌准次及京庫折銀次及南京倉米次及王府祿米其餘俱候明降此亦浚觀民患欲濟不能委曲調停計出無奈仰卽如所議備行各該府州縣查照施行後有恩旨當亦止免十五年以後錢糧其十四年以前拖欠必須帶徵終有不王陽明先生文鈔卷十八 公移 十二

再批江西布政司追徵錢糧呈 正德十四年

看得本省十四年以前一應錢糧已奉明旨果係小民拖欠俱准暫且停徵還着各官設法賑濟此朝廷之深仁厚德念窮民誠愛憫恤之所發小民莫不歡欣鼓舞臣子所當遵守奉行乃今停徵之令甫下而催併之徵復行賑濟之仁未布而箠撻之苦已加法令如此有司何以奉行下民何所取信夫爲人臣者上有益於國下有益於民雖死亦甘爲之今日所行上使朝廷失信於民下使百姓歸怨於上重貧民之困益地方之災縱使錢糧果可立辦忍心害理亦不能爲况王陽明先生文鈔卷十八 公移 十三



批南昌府追徵錢糧呈 正德十四年

據南昌府所申凋弊徵求之苦。本院繆當斯任。實切憂慚。都堂諸公。非無恤民之念。但身司國計。不得不以空乏為虞。在外有司。非無圖計之憂。但目擊民瘼。不能不以撫恤為重。若使平民尚堪浚削。一時忍痛并徵。以輸國用。豈非臣子之心。但恐徒爾虐民。無濟國事。非徒無濟。兼恐生虞。斟酌調停。事在善處。仰布政司會同各官。將該府所申事理。即加酌議。或先徵新糧。將舊糧減半帶徵。或儘其力量可及。分作幾限。令民依期逐漸辦納。但可通融調攝。皆須悉心議處。務使窮民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十八 公移 十四

不致重傷。而國用終亦無損。一面備行各該府縣查照施行。一面具由呈來。以憑咨奏。

批江西布政司設縣呈 正德十五年

看得近來各處設縣。皆因窮山絕谷。盜賊盤據。人迹罕通。糧救不及。不得已而為權宜之計。若腹裏平衍四通五達之衝。止宜減并。不貴增添。蓋增一縣。即增一縣之事。官吏供給。學校倉庫。囚獄差徭。一應煩費。未易悉舉。且又有彼此推避之奸。互相牽制之患。計其為利。不償所害。古人謂省事不如省官。省官不如省吏。凡今作事。責任譴始。仰布政司再行會同。一司各官。從長計議。設縣之外。果無別策。可以致理。具議呈奪。繳。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十八 公移 十五

獎勵主簿于旺牌 正德十五年

看得近來所屬下僚。鮮能持廉守法。訪得興國縣主簿于旺。獨能操持清白。處事詳審。近委管理抽分。纖毫無佔。奸弊剗革。無屬小官之內。誠不多見。相應獎勵。以勸其餘。為此。牌仰該縣官吏。即便支給商稅銀兩。買辦花紅彩段。羊酒各一事。并將本院發去官馬一匹。帶鞍一付。備用。故樂差官以禮送付。本官用。見本院獎勵之意。

批江西按察使患病呈 正德十五年

看得按察使伍文定茂著成功新膺憲命當其衆難交攻尚  
以一身獨任偶茲微恙豈妨供職諒本官自切百姓瘡痍之  
憂豈遑一身痛痒之顧仰該司印行本官照舊管事果有疾  
患一面調理毋再呈辭致曠職業

王陽明先生文鈔卷十八 公移 十六

批臨江府耆民建立生祠呈 正德十五年

看得知府戴德儒素隆清白之守久著循良之政今其去任  
而郡民建祠報德此亦可見天理之在人心自不容已仰該  
府縣官體順民情量行撥人看守非徒激厲後人俾有所興  
且以成就民德使歸於厚

批提學僉事邵銳乞休呈 正德十五年

看得提學僉事邵銳求歸誠切堅守考察之操而按察使伍  
文定挽留懇至曲盡縑衣之情是亦人各有志所謂兩盡其  
美然求歸者雖亦明哲保身使皆絜身而去則君臣之義或  
幾乎息挽留者雖以爲國惜賢使皆覲顏在位則高尚之風  
亦日以微况本院自欲求退而未能安可沮人之求退仰該  
司備行本官再加酌量於去就之間務求盡合於天理之至  
必欲全身遠害則掛冠東門亦遂聽行所志若猶眷顧宗國  
未忍割情獨往且可見危授命同舟共艱稍須弘濟却遂初  
王陽明先生文鈔卷十八 公移 十七

心則臨難之義既無苟免於搶攘之日而括退之節自可求  
伸於事定之餘興言及此中心怡而

招諭安仁餘干東鄉三縣頑民告諭 正德十五年

自本院始至江西卽聞三縣間有頑梗背化之民數千家其時本院方事剿平閩廣湖湘諸蠻寇且所治止於南贛政教有所未及自去歲征討逆藩朝廷復有兼撫是方之命隨因聖駕南巡奔走道路故亦未遑經理今復還省城備詢三司府縣各官及遠近士夫軍民皆謂爾民梗化日久積惡深重已在必誅無赦夫朝廷威令雷厲風行於九夷八蠻之外而中土郡縣之民乃敢悖抗若此不有誅滅以示懲戒亦將何以爲國欲卽撥兵剿捕顧其間尚多良善恐致玉石無辨且王陽明先生文鈔卷十八 公移 十八

前此有司所以處之亦有未善何者安仁餘干里分本少於東鄉而地勢又限以山谷顧乃割小益大以啓爾民規避之端其失一矣旣而兩邑之民徭賦不平爭訟競起其時若盡改復舊亦有何說顧又使其近東鄉者歸安仁近安仁者附東鄉以益爾民紛爭之謗其失二矣及爾等抗拒之迹旣成尚當體悉爾等中間或有難忍之怨屈抑不平之情亦須爲之申泄斷理或懲或戒使兩得其平若終難化諭者卽宜斷然正以國法顧乃憚於身任其勞一切惟事姑息欲逃租賦遂從而免其租賦欲逃逋債遂從而貸其逋債於彼則務隱

忍之政而聽其外附於此又信一偏之詞而責其來歸紀綱不立冠履倒置長奸縱惡日增月熾以成爾民背叛之罪而陷之必死之地其失三矣然爾等罪惡皆在本院未臨之前自本院撫臨以來尚未曾有一言開諭爾等况查本院新行十家牌諭以弭盜息訟勸善糾惡而各該縣官又因爾等恃頑梗化未曾編查曉諭爾等皆未知悉其間或有悔創自新之願亦未可知若遽行擒剿是亦不教而殺雖爾等在前之惡受此亦不爲過然於吾心終有所未盡也近日撫州同知陸俸來稟爾等尚有可憫之情各懷求生之願故特委陸俸

王陽明先生文鈔卷十八 公移 十九

親齎本院告諭往諭爾等父老子弟因而查照本院十家牌式通行編排曉諭使各民互相勸戒糾察痛懲已往之惡共爲維新之民爾等父老子弟其間知識明達者蓋亦深思熟慮之世豈有不納糧不當差與官府相背抗而可以長久無事終免於誅戮者乎世豈有恃頑樹黨結怨構仇劫衆拒捕不伏其辜而可以長久無事終免於誅戮者乎就使爾等各

天下矣。一旦稱舉事。本院奉朝廷威令。與一旅之師。不旬日而破滅之。如擒匹雛爾等。縱頑梗克悍。自視以爲執與宸濠。吾若聲汝之罪。不過令一偏裨領衆數百。立盡粉爾輩。如几上肉耳。顧念爾等皆吾赤子。其始本無背叛之謀。止因規利爭忿。肆惡長奸。日迷日陷。遂至於此。夫父母之於子。豈有必欲殺之心。惟其悖逆亂常之甚。將至於覆宗滅戶。不得已而後置之。法苟有改化之機。父母之心。又未嘗不欲生全之也。前此官府免爾租稅。蠲爾債負。除爾罪名。而遂謂爾可以安居復業。是終非所以生汝。吾今則不然。不免爾租賦。不蠲爾債負。不除爾罪名。爾能聽吾言。改惡從善。惟免爾一死。限爾一月之內。釋怨解仇。逃稅者輸其賦。負債者償其直。有罪者伏其辜。吾則待爾如故。爾不聽吾言。任汝輩自爲之。吾心既無不盡。吾可以無憾矣。爾後無悔。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十八

公移

二十

南贛鄉約

正德十五年

客爾民。昔人有言。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泥。不染而黑。民俗之善惡。豈不由於積習使然哉。往者新民。蓋嘗棄其宗族。畔其鄉里。四出爲暴。豈獨其性之異。其人之罪哉。亦由我有司治之無道。教之無方。爾父老子弟。所以訓誨戒飭於家庭者。不早。熏陶漸染於里閭者。無素。誘掖獎勵之不行。連屬協和之無具。又或懷怨相激。役僞相殘。故遂使之靡然日流於惡。則我有司與爾父老子弟。皆宜分受其責。嗚呼。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追。故今特爲鄉約。以協和爾民。自今凡爾同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十八

公移

二十一

約之民。皆宜孝爾父母。敬爾兄長。教訓爾子孫。和順爾鄉里。死喪相助。患難相恤。善相勸勉。惡相告戒。息訟罷爭。講信修睦。務爲良善之民。共成仁厚之俗。嗚呼。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責已則昏。爾等父老子弟。毋念新民之舊惡。而不與其善。彼一念而善。即善人矣。毋自恃爲良民。而不修其身。爾一念而惡。即惡人矣。人之善惡。由於一念之間。爾等慎思吾言。毋忽。

一。同約中推年高有德。爲衆所敬服者一人。爲約長。一人爲約副。又推公道果斷者四人。爲約正。通達明察者四人。爲約

史精健康幹者四人爲知約禮儀習熟者二人爲約贊置文簿三扇其一扇備寫同約姓名及日逐出入所爲知約司之其二扇一書彰善一書糾過約長司之

一。同約之人每一人出銀三分送知約具飲食毋大奢取免饑渴而已

一。會期以月之望若有疾病事故不及赴者許先期遣人告知約無故不赴者以過惡書仍罰銀一兩公用

一。立約所於道里均平之處擇寺觀寬大者爲之

一。彰善者其辭顯而決糾過者其辭隱而婉亦忠厚之道也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十八 公移

三十一

如有人不第毋直曰不第但云聞某於事兄敬長之禮頗有未盡某未敢以爲信姑書之以俟凡糾過惡皆例此若有難改之惡且勿糾使無所容或激而遂肆其惡矣約長副等須先期陰與之言使當自省衆共誘掖獎勵之以興其善念姑勿書之使其可改若不能改然後糾而書之又不能改然後白之官又不能改同約之人執送之官明正其罪勢不能執戮力協謀官府請兵滅之

一。通約之人凡有危疑難處之事皆須約長會同約之人與之裁處區畫心當於理濟於事而後已不得坐視推托陷人

於惡罪坐約長約正諸人

一。寄庄人戶多於納糧當差之時躲回原籍往往負累同里今後約長等勒令及期完納應承如蹈前弊告官懲治削去寄庄

一。本地大戶異境客商放債收息合依常例毋得尋弊或有貧難不能償者亦宜以理量寬有等不仁之徒輒便捉鎖尋取挾寫田地致令窮民無告去而爲盜今後有此告諸約長等與之明白償不及數者勒令寬捨取已過數者力與追還如或恃強不聽率同約之人鳴之官司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十八 公移

三十二

一。親族鄉鄰往往有因小忿投賊復讐殘害良善釀成大患今後一應鬪毆不平之事鳴之約長等公論是非或約長聞之卽與曉諭解釋敢有仍前妄爲者率諸同約呈官誅殄一軍民人等若有陽爲良善陰通賊情販買牛馬走傳消息利歸一己殃及萬民者約長等率同約諸人指實勸戒不悛呈官究治

一。吏書義民總甲里老百長弓兵機快人等若攬差下鄉索求資發者約長率同呈官追究

一。各寨居民昔被新民之害誠不忍言但今既許其自新所

一投招新民因爾一念之善貸爾之罪當痛自克責改過自新勤耕勤織平買平賣思同良民無以前日名目甘心下流自取滅絕約長等宜時時提撕曉諭如踵前非呈官懲治一男女長成各宜及時嫁娶往往女家責聘禮不充男家責嫁裝不豐遂致愆期約長等其各省諭諸人自今其稱家之有無隨時婚嫁

一。父母喪。殯。示。余棺槨。但盡誠孝。稱家有無而行。此外或大

作佛事或盛設宴樂傾家費財俱於死者無益約長等其各省諭約內之人一遵禮制有仍蹈前非者卽與糾惡簿內書以不孝

一當會前一日知約預於約所灑掃張具於堂設告諭牌及香案南向當會日同約畢至約贊鳴鼓三衆皆詣香案前序立北面跪聽約正讀告諭畢約長合衆揚言曰自今以後凡我同約之人祇奉戒諭齊心合德同歸於善若有二三其心陽善陰惡者神明誅殛衆皆曰若有二三其心陽善陰惡者神明誅殛皆再拜興以次出會所分東西立約正讀鄉約畢

大聲曰凡我同盟務遵鄉約衆皆曰是乃東西交拜興各以次就位少者各酌酒於長者三行知約起設彭善位於堂上南向置筆硯陳彭善簡約贊鳴鼓三衆皆起約贊唱請舉善衆曰是在約史約史出就彭善位揚言曰某有某善某能改某過請書之以爲同約勸約正遍質於衆曰如何衆曰約史舉甚當約正乃揖善者進彭善位東西立約史復謂衆曰某所舉止是請各舉所知衆有所知卽舉無則曰約史所舉是矣約長副正皆出就彭善位約史書簡畢約長舉杯揚言曰某能爲某善某能改某過是能修其身也某能使某族人爲王陽明先生文錄

某善改某過是能齊其家也使人人若此風俗焉有不厚凡我同約當取以爲法遂屬於其善者善者亦酌酒酬約長曰此酒足爲善乃勞長者過覆某誠惶愧敢不益加砥礪期無負長者之教皆飲畢再拜謝約長約長答拜興各就位知約撤影善席酒復三行知約起設糾過位於階下北向置華硯陳糾過簿約贊鳴鼓三衆皆起約贊唱請糾過衆曰是在約史約史就糾過位揚言曰聞某有某過未敢以爲然姑審之以俟後圖如何約正遍質於衆曰如何衆皆曰約史必有見約正乃揖過者出就糾過位北向立約史復遍謂衆曰某所

聞止是請各言所聞衆有所聞卽言無則曰約史所聞是矣於是約長副正皆出糾過位東西立約史書簿畢約長謂過者曰雖然姑無行罰惟速改過者跪請曰某敢不服罪自起酌酒跪而飲曰敢不速改重爲長者憂約正副史皆曰某等不能早勸諭使爾陷於此亦安得無罪皆酌自罰過者復跪而請曰某既知罪長者又自以爲罰某敢不卽就戮若許其得以自改則請長者無飲某之幸也趨後酌酒自罰約正副臧曰爾能勇於受責如此是能遷於善也某等亦可免於罪矣乃釋爾過者再拜約長揖之與各就位知約撤糾過席酒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十八 公移

二十六

復三行遂飯飯畢約贊起鳴鼓三唱申戒衆起約正中堂立揚言曰嗚呼凡我同約之人明聽申戒人孰無善亦孰無惡爲善雖人不知積之既久自然善積而不可掩爲惡若不知改積之既久必至惡極而不可赦今有善而爲人所彰固可喜有遂以爲善而自恃將日入於惡矣有惡而爲人所糾固可愧苟能悔其惡而自改將日進於善矣然則今日之善者未可自恃以爲善今日之惡者亦豈遂終於惡哉凡我同約之人盡共勉之衆皆曰敢不勉乃出席以次東西序立交拜與遂退

議處官吏廩俸牌 正德十五年

照得近來所屬各州縣衙所倉庫等衙門大小官吏以賦問革者相望而冒犯接踵究詢其由皆云家口衆多日給不足俸資所限本以涼薄而近例減削又復日甚加有上下接應之費出入供送之繁窮窘困迫計出無聊中間亦有甘貧食苦刻勵自守者往往狼狽藍縷至於任滿職革債負纏結不得去歸其鄉夫食墨不才法律誠所難貸而其情亦可矜憫夫忠信重祿所以勸士在昔任人既富方穀庶民在官祿足代耕此古今之通義也朝廷賦祿百司厚薄既有等級要皆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十八 公移

二十七

使各裕其資養免其內顧然後可望以盡心職業責以廉耻節義今定制所限既不可得而擅增至於例所應得又從而裁削之使之仰事俯育且不能遂是陷之於必貪之地而責之以必廉之守中人之資將有不能而況其下者之衆乎所據前項事理非獨人情有所未堪其於政體亦有所損合行會議查處參酌事理輕重及查在外官員自二品至九品并雜職吏胥等俸米除本色外其折色原例每石作銀若干於何年月裁減應否復舊或量行加增務要議處停當呈奉定奪施行

稅部院仲理冀元亨正德十五年八月

照得湖廣常德府武陵縣舉人冀元亨忠信之行孚於遠邇孝友之德化於鄉閭本職往年謫官貴州本生曾從講學近來南贛延之教子時因寧藩宸濠潛謀不軌虐害日張本職封疆連屬欲為曲突徙薪之舉則既無其由將為發奸摘伏之圖則又無其實偶值宸濠飾詐要名禮賢求學本職因使本生乘機往見宸濠冀得因事納規開陳大義沮其邪謀如其不可勸喻亦因得以審察動靜知其叛逆遲遲之機庶可密為禦備乃本生既與相見議論大相矛盾宸濠以本職所王陽明先生文錄卷十八 公移二千八

遣一時雖亦含忍遣發而毒怒不已陰使惡黨四出訪緝欲加陷害本生素性愿恪初不之知而本職風聞其說常遣密從間道潛回常德以避其禍後宸濠既敗痛恨本職起兵攻剿雖反噬之心無所不至而天理公道所在無因得遂其奸乃以本生係本職素所愛厚之人輒肆詆誣謂與同謀將以泄其讐憤且本生既與同謀則宸濠舉飯之日本生何故不與其事却乃反回常德聚徒講學為濠素所同謀之人如李士實劉養正王春之徒宸濠曾不一及而獨口稱本生與之造始此其挾讐誣指蓋有不待辨說行道之人皆能知者但

當事之人不加詳察輒爾聽信遂陷本生一至於此本生為事師之義懷報國之忠蹈不測之虎口將以轉化凶頑潛消奸宄論心原迹尤當顯蒙賞錄乃今身陷俘囚妻子奴戮家業蕩盡宗族遭殃信奸人之口為叛賊泄憤報讐此本職之所為痛心刻骨日夜冤憤而不能自己者也本職義當與之同死幾欲為之具奏伸理而本生雖在拘囚傳聞不一或以為既釋或以為候旨兼慮當事之人或不見諒反致激成其罪故復隱忍到今又恐多事紛紜之日萬一玉石不分竟使忠邪倒置徒以沮義士之志而快叛賊之心則本職後雖繼王陽明先生文錄卷十八 公移二千九

之以死將亦無以贖其痛恨為此合行具咨貴部煩請咨詢鑒察特賜扶持分辯施行



批瑞州知府告病呈 正德十五年

看得知府胡堯元始以忠義興討賊之功繼以剛果著及民之政雖獲上之誠或有未孚而守身之節初無可議據申告病情由亦似意有所爲大抵能絜矩者必推己及人當大任者在動心忍性仰布政司卽行本官照舊盡心管理府事毋因一朝之忿遂忘三反之功事如過激欲抗彌卑理苟不渝雖屈匪辱

七陽明先生文鈔 卷十八 公移 三十

批各道巡歷地方呈 正德十五年

看得南昌湖西湖東九江各道地方兵荒之餘民窮財盡盜賊蜂起劫掠鄉無月無警府縣各官事無綱紀申請旁午文移日繁政務日廢仰各道不時往來臨督所屬設法調度用其所長而不責其備教其不及而勿撓其權興廉激懦祛獎懲奸務以息訟彌盜康寧小民毋憚一日之勞終歲逸居省城坐視民患藐不經心俱仰備行各官查照施行

賑恤南昌縣州二府水災牌 正德十五年

看得橫水非常下民昏墊實可傷憫但計府縣所積無多實難薄賑其地方被水既廣而民困窮不謀父若侯查實報名造冊給散未免曠日遲久反生冒濫已行南昌撫州二府各委佐貳官及所屬被水各縣印官用船裝載穀米分投親至被水鄉村驗果貧難下戶就便量行賑給爲照南昌所屬水災尤劇但居民稠雜數多頑梗若賑給之時非守巡臨督於上或致騰擁紛爭爲此仰守巡等道卽便分督該府縣官於預備倉內米穀用船裝運親至被水鄉村不必揚言賑濟專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十八 公移 三十一

以勘勘水災爲事其間驗有貧難下戶就便量給升斗暫救目前之急給過人戶畧記姓名數目完報查考不必造冊擾害所至之地就督各官申嚴十家牌諭通加撫慰開導令各相安相恤仍督各官俱要視民如子務施實惠不得虛文搪塞徒費錢糧無救民患

申飭十家牌法

正德十五年十一月

凡立十家牌專爲止息盜賊若使每甲各自糾察甲內之人不得容留賊盜右甲如此左甲復如此城郭鄉村無不如此以至此縣如此彼縣復如此遠近州縣無不如此則盜賊亦何自而生夫以一甲之人而各自糾察十家之內爲力甚易使一甲而容一賊十甲卽容十賊百甲卽容百賊千甲卽容千賊矣聚賊至於千百雖起一縣之兵勦除之爲力固已甚難今有司往往不嚴十家牌法及至盜賊充斥卽乃興師動衆欲於某處屯兵某處截捕不治其本而治其末不爲其易王陽明先生文鈔卷十八公移三十三

而爲其難皆由平日怠忽因循未嘗思念及此也自今務令各甲各自糾舉甲內但有平日習爲盜賊者卽行捕送官司明正典刑其或過惡未稔尚可教戒者照依牌諭報名在官令其改化自新官府時加點名省諭又逐日督令各家輪流沿門曉諭覺察如此則奸僞無所容而盜賊自可息矣大抵法立弊生必須人存政舉若十家牌式徒爾編置張掛督勸考較之法雖或暫行終歸廢弛仰各該縣官務於坊里鄉都之內推選年高有德衆所信服之人或三四十人或一二十人厚其禮貌特示優崇使之分投巡訪勸諭深山窮谷

必至教其不能督其不率而命耳提多方化導或素習頑梗之區亦可間行鄉約進見之時咨詢民瘼以通下情其於邑政必有裨補若巡訪勸諭著有成效者縣官備禮親造其廬重加獎勵如此庶幾教化興行風俗可美今之守令不知教化爲先徒恃刑驅勢迫由其無愛民之實心若使果然視民如已子亦安忍不施教誨勸勉而輒加箠楚鞭撻孟子云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况非善政乎守令之有志於愛民者其盍思之

王陽明先生文鈔卷十八公移

三十三

褒崇陸氏子孫牌

正德十六年正月

看得宋儒陸象山先生兄弟得孔孟之正傳。爲吾道之宗。派學術久晦。致使湮而未顯。廟堂尚缺配享之典。子孫未沾褒崇之澤。仰該縣官吏將陸氏嫡派子孫差役查照各處聖賢子孫事例。俱與優免。其間有聰明俊秀。堪以入學者。具名送提學官處。選送儒學肄業。務加崇重之義。以扶正學之衰。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十八 公移

三十四

勸留教授蔡宗堯牌

正德十六年

自得教授蔡宗堯。德任師儒。心存孝義。今方奉慈母而行。正可樂英才之化。况職主白鹿。當宋儒倡道之區。勝據匡廬。又昔賢棲隱之地。偶有親疾。自可將調輟與掛冠之請。似違奉教之心。仰布政司備行南康府掌印官。以禮勸留。仍與修葺學官供給薪水。稍厚養賢之禮。以見崇儒之意。

批廣東按察司立縣呈

正德十六年

看得立縣之舉。今且三年。而兩省會議。猶是道傷之談。似此往復不已。畢竟何時定計。自昔舉事。須順人情。凡今立縣。專爲彌亂。若使兩地人心未協。遂爾各執已見而行。則是今日定亂之圖。反爲異時起爭之本。今江西安仁東鄉各縣。紛紜奏告連年不息。卽今徵矣。除行該道上緊約會廣東各官。親詣地方。拘集里老年高有識者。備詢輿論。務在衆議調停。兩情和協。就行相度地勢。會計財力。監造起工。然後各自回任。若使議終不合。必徵各自立縣。亦須酌裁適均。要見廣東於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十八 公移

三十五

高宿立縣都圖若干。湖廣於色。立縣都圖若干。城邑若干。官員裁減若干。異時賦役兩地逃縣。若何區處。盜賊出沒。若何緝捕。一應事宜。逐條開議。須於不同之中。務求通融之術。不得徒事空言。彼此推託。苟延目前。不顧後患。異時追論致禍之因。罪亦終有不免。除批行湖廣兵備官查照外。仰抄案回司會同布政司。各行該道約會湖廣各官。面議停當。一面會計工料。委官及時興工。一面備由開詳。以憑覆奏。毋再推延。執拗致有他虞。斷行奉究。不恕。仍行兩廣提督。并巡按衙門查照催督施行。

卷十八終

王陽明先生文鈔卷十九

後學江都張問遠編輯

公移

行廣西各道湖兵進止事宜

嘉靖六年十月

據廣西桂林等道會稟。原調永保二司宜慰官兵六千餘員。名九月盡可到省城。如兵至賓州未用。悉接境思山二府。致生疑變。合無屯劄梧州府。聽候撫臨調度等因。照得本年八月二十四日。先該本爵看得。先任總督已蒙欽差致仕。本爵又以扶病就醫。聽候辭本命下。未卽起程。其時湖兵未至。秋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十九 公移

是尚深。遙計賊情。正在懈弛。機有可乘。事宜從便。已經行仰各官相度機宜。若各叛目誠心投撫。中間尚有可憫之情。朝廷豈以必殺爲事。且宜從權撫插。聽候本爵督臨查處。若是陽投陰叛。謫詐反覆。度其事勢終難周全。則宜審切相機乘間行事。務在獲厥渠魁。不得濫加無罪。各官務要協和行事。既無參錯抵牾。有乖共濟之義。亦無貪功輕率。仰反好生之仁。夫後今據前因。看得湖兵既至。勢難中止。非徒無事漫行。有失遠人之信。亦且師老財費。重爲地方之憂。但聞諸道路傳諸商旅。皆謂各目投撫之誠。今已甚切。致亂之情。尚有可

原。且朝廷以好生爲德。下民無必死之誓。是以本爵尚爾遲疑。欲候督臨。乃決進止。願傳聞未真。兵難遙度。各官身親其事。必皆灼知。况原任總督雖已致政。尚在統領。老成慎重。當無遺策。若果事在不疑。卽宜乘機速舉。一勞永逸。以靖地方。如其尚有可生之道。亦且毋爲必殺之謀。匪曰姑息。將圖久安。及照各處流賊。素爲民患。非止一巢。若用聲東擊西之術。則湖兵之來。未爲徒行。各官俱審切慎圖。務出萬全。本爵亦已扶病。晝夜速進軍中事宜。從便施行。一面呈稟撫鎮巡按等衙門。一體通行知會。

公移

二

奉勅總督兩廣通行各屬牌

嘉靖六年十二月

照得當爾役以非才濫膺重寄。多病之餘。精力既已減耗。久廢之後。事體又復凋疎。大懼弗堪。有負委任。及照兩廣之與江西湖廣。雖云相去途遠。而壤地相連。上夫軍民。往來絡繹。傳聞既多。議論有素。况在無嫌之地。是非反得其真。且處傍觀之時。區畫宜有其當。合行諮詢。以輔不逮。為此仰抄捧回司。照依案驗。備奉勅諭內事理。即行所屬大小衙門各該官吏。凡有所見。勿憚開陳。其間或撫或剿。孰為得宜。該土設流。孰為便利。與凡積弊宿蠹之宜改於目前。遠慮深謀之可行。王陽明先生文鈔卷十九 公移 三

諭安遠縣義官葉芳牌

嘉靖六年

往年本爵提督南贛軍務。因盜賊未平。爾葉芳等乃能率領兵夫。來隨帳下。奮勇殺賊。効勞為多。後遭寧藩之變。爾葉芳又能堅辭賊賄。一聞本爵起調。統領曾德禮等。遠赴國難。立有戰功。賞未酬勞。予心歉歎。嘗欲表奏。爾一官以勵忠勤。隨因本爵守制還家。未及舉行。今茲奉命。總制四省軍務。復臨是境。看得舊時從征軍士。多被屈抑。心殊不平。念爾葉芳。潛勞未酬。合先獎勵。故特差官。將帶花紅羊酒。親至爾家用。旌爾功爾其益謹禮法。以緝下人。益殫忠勤。以報上德。省諭部。王陽明先生文鈔卷十九 公移 四

下之人。各安生理。各守家業。人惟不為善。未有為善而不獲善報者。人惟不為惡。未有為惡而不受惡殃者。聞爾所居。傍近各寨新民。雖云向化。其間尚多與爾為讐。爾宜高爾墻垣。嚴爾警備。以戒不虞。爾等皆與杜栢等不和。各宜消釋。講信修睦。安輯地方。吾所以惓惓誨諭爾等者。實念爾等辛勤從我日久。吾視爾等。不啻如父子。雖欲已於言情。有所不容已也。吾今以軍機重務。即赴兩廣。不得久留。爾等俱體吾教戒之意。各安室家。不必遠來候見。徒勞無益。其曾德禮等俱各諭以此意。

批廣西布按二司請建講堂呈

嘉靖六年

看得感發奮勵見諸生之有志作興誘掖實有司之盛心。不  
有藏修之地。難成講習之功。况境接諸蠻之界。最宜用夏變  
夷。而時當梗化之餘。尤在敷文來遠。雖亦並豆之事。實關軍  
旅之機。准如所議。動支軍餉銀兩。卽爲起蓋務爲經久之計。  
毋飾目前之觀。

王陽明先生文錄卷十九 公移

五

批嶺西道撫處盜賊呈

嘉靖七年二月

看得各處盜賊。全在撫處得宜。緩柔有道。使之畏威懷德。歲  
改月化。自然不敢爲惡。乃爲善策。雖賜勦之舉。亦不得已而  
後一行。若必待其猖獗肆惡。然後懸金以購首級之獲。掩襲  
以求斬捕之多。抑亦末矣。今後該道務思撫處緩柔之長策。  
如駕舟之舵。御馬之轡。操持有要。而運動由已。若舍舵與轡。  
而廣求駕御之術。雖極工巧習熟。終亦不免傾跌之虞。一應  
賞罰。量功大小。以爲多寡。軍門原有舊規。累功陞級。亦有見  
行事例。臨陣退縮。仰遵照勦諭事理。以軍法從事。

王陽明先生文錄卷十九 公移

六

批嶺西道立營防守呈

嘉靖七年二月

看得所議立營防守緣由。既得其要畧。但屯兵固不可分。而  
合兵又不宜頓。必須該道及統兵官。時將屯聚之兵。督率於  
盜賊出沒要害之處。往來巡視操演。因而或修復營堡。或開  
通道路。或戒飭反側。密寨。或撫安凋弊民村。巡行慣熟。遠近  
不疑。擇其長惡不悛者。間行勦勦。懲一戒百。如農夫之植禾。  
必逐漸而耕耨。如園丁之去草。必以次而芟除。庶屯聚之兵。  
無坐食之患。而有日新之功矣。仰備行各官查照施行。

禁革輕委職官牌 嘉靖七年

參看擅離職役律有明條。今各處軍衛有司官往往輒因私事棄職遠出。或因上司經由過為越境送迎。往回動經旬月。上下相安。恬不為異。仰布政司通行禁革。究治。今後不係緊急軍機重務。其餘間候申請等項。雖亦公事。務有輕緩者。止役吏胥差使。不許輕委職官。非但廩給夫馬騷擾。道途勞費不少。抑且城池庫獄。一有虧失。貽累匪輕。各該衙門首領官。今後俱要置立文簿。凡遇掌印佐貳及帶俸等官公事出入。俱要開記月日。因某事到某處送迎。或承何衙門到某處。差委某年月日回任。歲終繳報本院。以憑查究。大抵天下之不治。皆由有司之失職。而有司之失職。非獨小官下吏偷情苟安。僥倖度日。亦由上司不遵國憲。不恤民事。不以地方為念。不以職業經心。既無身率之教。又無警戒之行。是以蕩弛日甚。亦宜分受其責可矣。仰布政司備行各道及府州縣衛所大小衙門查照施行。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十九

公移

七

批布政司裁革文移呈

看得近來官府文移日煩。如造冊依准等項。果係徒勞徒費。虛文無補。本院欲革此弊。久矣。因軍務紛劇。未及舉行。據呈前因。可謂先得我心之同然者。自今事關本院。除例該奏報及倉庫錢糧金帛。賦罰紙價。預備稻穀等項。仍於每歲終開項。共造手冊一本。送院查考外。其餘一應不大緊要文冊。及依準等項。通行裁革。務從簡實。以省勞費。凡我有官。皆要誠心實意。一洗從前靡文粉飾之弊。各竭為國為民之心。共圖正大光明之治。通備行各該衙門查照。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十九

公移

八

批右江道調和寨目呈

據呈。湖潤既已自知原屬鎮安。自此必益供事大之職。鎮安既欲自求仍統湖潤。自此必益施字小之仁。須要誠心協和。庶可永絕禍患。若徒迫脇矯誣於一時。終必反覆變亂於日後。此乃自取滅亡。後悔何及。仰各知悉。遵照毋違。

行南寧府延師講禮牌

嘉靖七年八月

照得。安上治民。莫善於禮。冠婚喪祭諸儀。固宜家諭而戶曉者。今皆廢而不講。欲求風俗之美。其可得乎。况茲邊方遠郡。土夷錯雜。頑梗成風。有司徒事刑驅勢迫。是謂以火濟火。何益於治。若教之以禮。庶幾所謂。小人學道則易使矣。近據福建莆田儒學生員陳大章。前來南寧遊學。進見之時。每言及禮。因而叩以冠婚鄉射諸儀。果亦頗能通曉。看得近來各學諸生。類多束書高閣。飽食嬉遊。散漫度日。豈若使與此生朝夕講習於儀文節度之間。亦足以收其放心。固其肌膚之會。王陽明先生文鈔卷十九 公移 九

筋骸之束。不猶愈於博奕之爲賢乎。爲此。牌仰南寧府官吏。即便館設陳生於學舍。於各學諸生中。選取有志習禮及年少賢美者。相與講解演習。使諸生有所觀感。興起砥礪切磋。修之於家。而後於里巷。達於鄉村。則邊徼之地。自此遂化爲鄒魯之鄉。亦不難矣。如諸生講習已有成效。該府仍要從厚指置禮幣。以申酬謝。仍僱由差人送至廣西提學官。以次送發各府州縣一體演習。其於風教。要亦不爲無補。

行南雄府禮送故官牌

嘉靖七年八月

照得。保昌縣縣丞杜洞。久在軍門。管理軍賞。清介自持。賢勞茂著。那屬之中。實爲翹然。今不幸病故。使人檢其行囊。蕭然無以爲歸殯之資。殊可傷悼。今尋常故官小吏。無洞一日之勞者。猶且有水手殯殮之例。况洞從征惡寇。跋涉險阻。衝冒瘴毒。又且平日才而且賢。所謂以死勤事者矣。若不從厚待之。是賢不肖。兩無所辨也。爲此。仰府官吏。卽於庫貯無礙官錢內。給與水夫二名。棺殮銀十兩。就行照例起關應付船隻脚力。查照家屬名數。給與口糧。務要從厚。資送還鄉。開報。及王陽明先生文鈔卷十九 公移 十

仰保昌縣官吏。卽便僉撥長行水手二名。棺殮銀二十兩。及將本官應得俸糧馬夫銀兩。照數支給。交付伊男。及差的當人役。護送還鄉。毋致稽悞。



摘獎儒士岑伯高牌 嘉靖七年

照得思田之亂上厓九重命將出師動調四省軍馬錢糧洵兩年功未告成而變日不測本院前來勘處是因仰賴皇上好生之仁格於天地至誠動物不疾而速是以宣布威德而旬月之間諸夷即爾革心向化翕然來歸然而奔走服役固有効勞於下者其間乃有深謀秘計之士潛開默導以會合事機其功隱而難見此惟主將知之功成行賞是所謂首功者也照得儒生岑伯高素行端介立心忠直積學待時安貧養母一毫無所苟取而人皆服其廉一言不肯輕發而人

王陽明先生文錄 卷十九 公移 十一

皆服其信遊學橫州南寧之間遠近士夫及各處土官土夷莫不聞風向慕仰其高節本院撫臨之初即用此生使之深入諸夷仰布朝廷之德下宣本院之誠是以諸夷孚信之速至於如此本生實與有力焉當時平復奏內即欲具列本生之功而事變方息深謀秘計未欲張布於諸夷且本生志在科第發身不肯異途苟進堅辭力請本院不欲重違雅志遂爾未及奏列今思思田已大定凡有微勞於茲役者莫不開列而本生之功泯然未表其於報功勵忠之典誠有未當仰抄案回司即於軍餉銀內動支一百兩及置買彩幣羊酒禮

送本生以見本院慰賞犒勞之意仍仰遵本院欽奉勅諭便宜事理給與軍功冠帶以榮其身該司仍備給劄付執照并行原籍官司以禮優待免其雜泛差徭明朝廷賞功之典彰軍門激勵之道既以遂其養母之願且以成其高尚之心是後本生志求科第其冠帶自不相妨仍行兩廣總鎮總兵鎮巡等衙門知會

行廣西湖廣領兵官牌 嘉靖七年

牌行廣西參將會同守巡各道及湖廣領兵等官監督永順宣慰彭明輔統兵進剿牛腸諸賊保靖宣慰彭九霄統兵進剿六寺磨刀等寨諸賊各官未至信地三日之前停軍中途候約參將張經集議先將進兵道路之險易遠近各巢賊徒之多寡強弱及所過良民村分之經由往復面同各鄉道人等逐一備細講明明白務要彼此習熟通曉若出一人然後尅定日時偃旗息鼓寂若無人密至信地乘夜速發務使迅雷不及掩耳將各寨惡賊魁盡數擒剿以除民害除臨陣斬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十九 公移 十三

獲外其餘脇從老弱一切皆可宥免今茲之舉惟以定亂安民爲事不以多獲首級爲功各官務要仰體朝廷憂憫困窮之心俯念地方久罹荼毒之苦禁約軍民人等所過良民村分毋得侵擾一草一木有犯令者當依軍法斬首示衆本官既有地方責任兼復素懷忠義當茲委用務竭心力以祛患安民事完之日通將獲過功次開報紀功御史紀驗以憑奏報仍密行總鎮鎮巡等衙門知會俱毋違錯

戒諭土目牌 嘉靖七年

案照先經行委副總兵張祐督率官兵進剿思恩八寨衙賊今據頭目盧蘇王受等報言已攻破各寨斬獲賊級雖未日久苦亦無多且又未見獲有真正首惡中間恐有容隱脫放情弊合行戒諭督促爲此牌仰本官上緊親行督諭各頭目及土兵人等俱要協力齊心竭忠報效務圖勦滅以絕禍根庶可以表明各目盡忠圖報之真心若是少有縱容復留遺孽亦是徒勞一場不足爲功適足爲罪非惟不能仰報朝廷再生之恩其於本院所以勤勤懇懇不顧利害是非務要委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十九 公移 十四

曲成就爾等之意亦辜負矣牌至仰以此意勉諭各目各兵此舉非獨爲除地方之害亦爲爾等建子孫久長之業盡此一番辛苦便可一勞永逸矣發去良民旗榜可給則給可止則止一應事機俱仰相機而行其號色等項已付思田報効人役徑自帶回分俵亦宜知悉

督諭田州思恩土目牌 嘉靖七年

看得田州思恩領兵頭目盧蘇王受等所領目兵皆係驍勇慣戰之人今又各爲身家子孫之計自願出力報効立功贖罪既已攻破賊巢分屯其地則其搜捕潰散之賊當如探囊取物數目可盡今已半月有餘尚未見有成功氣勢日見委靡此必軍中收有賊巢婦女等項貪戀女色財物不肯割舍脫離奮勇殺賊苟且偷安遂致兵氣日衰軍威不振若諸賊聞此消息乘此懈怠掩襲不備我軍必致撓敗如此則是各目此舉本欲立功而反敗事本欲贖罪而反增罪非惟不能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十九 公移

十五

仰報朝廷之德抑且有損軍門之威矣正名定罪後悔何及爲此牌仰本官齎執令旗金牌會同總兵監軍等官身督盧蘇等閱視各營但有收得賊巢婦女財物者通行搜出俱各開紀名數別立老營一所遷委老成頭目另撥謹實小心兵夫晝夜營守將各貪戀女色財物不肯奮勇殺賊頭目兵夫姑且免其罰治責令即出搜山果能多有擒斬旬日之內功成班師仍將前項婦女財物照名給還亦不追究前罪若有貪戀女賊違犯軍令仍前不肯効力者仰即遵照軍門號令當時斬首示衆斷毋姑息容忍致敗三軍大事益前日之招

撫專以慈愛惻怛爲念者乃是本院憐憫兩府之民無罪而就死地乃是父母愛子之心惟恐一民不遂其生也至於今日用兵却須號令嚴明有功必賞有罪必戮者乃是本院欲安兩府之民使之立功贖罪以定其身家而因以除去地方之患是乃帥師行軍之道不如此不足以取勝而成功也差去旗牌官員務要星火催督毋事姑息若旬日之後再無成功本院親臨分地定先將監軍督軍等官明正軍法其推奸避事不肯奮勇殺賊頭目通行斬首決不虛言

公移

委指揮趙璇留勦餘賊牌 嘉靖七年

牌仰指揮趙璇前去副總兵張祐處查審各寨。稔惡將賊。曾否勦絕。各兵見住何處。聞已出屯三里。就查各營土目兵夫。凡有疾病老弱者。俱令在營將息調理。其精壯曉勇。目兵仍仰本官務要三四日。或五六日。督令入山巡勦。一番出意外之奇。以示不測之武。須候各山果無潛遁之奸。各巢已無復歸之賊。俟軍門牌至。方許回兵。仍諭土目盧蘇王受等。以如此炎毒天氣。如此暑雨連綿。各兵久在山中。辛勤勞苦。本院非不惓惓憂念。但一則欲爲爾等立功。一則欲爲地方除害。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十九 公移 十七

心雖不忍久勞爾等。而勢有所不能已也。爾等其務體本院之意。要耐旬日之苦。以成百年之功。毋得欲速一時。致貽後悔。事完之日。通至賓州。本院親行犒賞。就領牌劄。仰各知悉。

行廣西左江道梁柔流賊牌 嘉靖七年

據左江道府呈稱。古陶白竹石馬等賊。近雖追勦。然尚有流出府江諸處者。乞調歸順土官岑嶽等兵。住劄平南桂平衝要地方。及量留湖兵。并調武靖州狼兵防守等因。始觀論議。似亦區畫經久之圖。徐考成功。終亦支吾目前之計。蓋用兵之法。伐謀爲先。處夷之道。攻心爲上。今各徭征勦之後。有司卽宜誠心撫恤。以安其心。若不服其心。而徒欲久留湖兵。多調狼卒。憑藉兵力。以威劫把持。謂爲可久之計。則亦未矣。殊不知遠來客兵。怨憤不肯爲用。一也。供饋之需。稍不滿意。求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十九 公移 十八

索營署將無抵極。二也。僞居民間。騷擾濁亂。易生警隙。三也。困頓日久。資財耗竭。適以自斃。四也。欲借此以衛民。而反爲民增一苦。欲借此以防賊。而反爲吾招一寇。各官之意。豈不虞各賊乘間突出。故欲振揚兵威。以苟幸目前之無事。抑亦不睹其害矣。前歲湖兵之調。旣已大拂其情。乃今復欲留之。其可行乎。夫刑賞之用。當而後善有所勸。惡有所懲。勸懲之道。明而後政得其平。民得其安。今稔惡各徭。舉兵征勦。刑旣加於有罪矣。然破敗奔竄之餘。卽欲招撫。彼亦未必能信。必須先從其傍。良善各巢。厚加撫恤。使爲善者。益知所勸。而不

肯與之相連相此則黨惡自孤而其勢自定。使良善各巢傳道引諭。使各賊咸有回心向化之機。然後吾之招撫可得而行。而凡緩懷制御之道。可以次而舉矣。夫柔遠人而撫戎狄。謂之柔與撫者。豈專恃兵甲之盛。威力之強而已乎。古之人能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故能通天下之志。凡舉大事。必順其情而使之。因其勢而導之。乘其機而勸之。及其時而興之。是以爲之但見其易而成之不見其難。此天下之民所以陰受其庇而莫知其功之所自也。今皆反之。豈所見若是其相遠乎。亦由無忠誠惻怛之心。以愛其民。不肯身任地方利害爲王陽明先生文錄 卷十九 公移 十九

久遠之圖。凡所施爲。不本於精神心術。而惟事補湊掇拾。或古粉飾於其外。以苟幸吾身之無事。此蓋今時之通弊也。合就通行計處。仰抄案回道。即行府縣等官。親至已破賊巢各鄰近良善村寨。以次加厚撫恤。給以告示。猶以魚鹽待以誠信。數以德恩。諭以朝廷所以誅勦各賊者。爲其稔惡不悛。若爾等良善守分村寨。我官府何嘗輕動爾等一草一木。爾等各宜益堅向善之心。毋爲彼所煽惑搖動。從而爲之推遲。衆所信服。立爲酋長。以連屬之。優其禮待。厚其犒賞。以漸綏來。調習使之日益親附。又諭以稔惡各賊。彼若不改。一征不已。

至於再。再征不已。至於三。至於四五。至於六七。必使滅絕而後已。此後官府若行勦除。爾等但要安心樂業。無有驚疑。若各賊果能改惡遷善。實心向化。今日來投。今日即待以良善。即開其自新之路。決不追其既往之惡。爾等即可以此意傳告開諭之。我官府亦未嘗有必欲殺彼之心。若彼賊果有稍引來投者。亦就實心撫安。招來之。量給鹽米爲之經紀生業。亦就爲之選立酋長。使有統率。毋令渙散。一面親查侵占田土。開立里甲。以息日後之爭。禁約良民。毋使乘機報復。以激其變。如農夫之植嘉禾而去稂莠。深耕易耨。芝蘭薝蔔。專心王陽明先生文錄 卷十九 公移 二十

一事。勤誠無情。必有秋獲。夫善者益知所勸。則助惡者日衰。惡者益知所懲。則同善者益衆。此撫柔之道。而非專有恃於兵甲者也。至於本院近行十家牌諭。誠亦弭盜安民之良法。今之有司。舉以虛文。抵塞。莫肯實心推求舉行。雖已造冊報。尚不知其間所屬何意。該道仍要用心督責。整頓。使此法一行。不待調發。而處處皆兵。不待屯聚。而家家皆兵。不待善養。而人人皆兵。無餽運之勞。而糧餉足。無關隘之虞。而守禦固。習之愈久而法愈精。行之彌廣。而功彌大。真前項區區摘調之兵。有虛名而無實用。可張皇於暫時。而不可施行於

永久者。勞逸煩簡相去遠矣。惟有該府議欲散撤僱倩機快等項。調取武靖州土兵使之就近防守一節。區區煩當。然以二千之衆而常在一處屯頓坐食。亦未得宜。必須分作六班。每五百名爲一班。每兩箇月日而更一次。若有賜勳等項。然後通行起調。然必須於城市別立營房。毋使與民雜處。然後可免於騷擾嫌隙。蓋以十家牌門之兵而爲守土安民之本。以武靖起調之兵而僱追捕勳截之用。此亦通權交濟相須之意。合就准行。仰該道仍將行糧等項再議停當。備行該州土目人等遵照奉行。自今以後免其秋調各處哨守等役。專王陽明先生文鈔卷十九 公移 二五

在潯州地方聽憑調用。凡遇緊急調取。即要星馳赴信地。不得遲違時刻。守巡各官仍要時加戒諭撫輯。毋令日久玩弛。又成虛應故事。本院疎才多病。精力不足。不能躬親細務。獨其憂患地方。欲爲建立久安長治一念。真切自不能已。是以不覺其言之叨叨。各官務體此意。毋厭其多言。而必務爲紓釋。毋謂其迂遠。而必再與精思。務竭其忠誠。務行其切實。同心協德。共濟時艱。通行鎮巡等衙門知會。仍行司道守巡等官。事有相類者。悉以此意推而行之。發去魚鹽。或有不足。再行計處定奪。

行廣西右江道議立縣衛碑 嘉靖七年

昔得八寨猖賊。稔惡爲患。巢穴連絡千里。實爲廣西衆賊之淵藪。近該本院進剿掃蕩巢穴。若不及今設置軍屯衛縣。據其腹心要害。以扼塞各賊呼吸之咽喉。斷絕各賊牽引之脈絡。不過數年。又將屯聚生息。禍根終未剪除。看得周安堡。正當八寨之中。而三里堡亦當八寨之隘。俱各山勢回抱。堪以築立城郭。籌畫設縣。但未經廣詢博訪。詳審水土之善惡。民情之逆順。中間有無利害得失。擬合再行查訪。爲此。牌仰分巡右江道會同該道分守官。即便會同同知桂璽等。帶領廣王陽明先生文鈔卷十九 公移 二五

年知識親至其地。經營相度。若果風氣以水土便利。即行料理規劃。景定方向。各另畫圖貼說。仍要各訪父老子弟。通曉賊情習知民俗者。即今移立衛縣。其於四遠賊巢。果否足能控制。民情有無便益妨損。務在人心樂順。足爲經長永久之計。然後轉由呈報。以憑會奏。就將築立城垣。合用木石。甄灰。人夫。匠作。料價。工食等項。議估停當。具揭呈報。以憑先行。一面委官分督辦理。及時興工。毋得忽易苟且。玩愒遲延。致誤事機。

廬陵縣告諭 正德五年

廬陵文獻之地。而以律訟稱。甚為吾民羞之。縣令不明。不能聽斷。且氣弱多疾。今與吾民約。自今非有迫於軀命。大不得已事。不得輒興詞。興詞但訴一事。不得牽連。不得過兩行。每行不得過三十字。過是者不聽。故違者有罰。縣中父老謹厚。知禮法者。其以吾言歸告子弟。務在息爭。與讓。嗚呼。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被敗其家。遺禍於其子孫。孰與和氣自處。以良善稱於鄉族。為人之所敬愛者乎。吾民其思之。

今災疫大行。無知之民。惑於漸染之說。至有骨肉不相顧。療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十九 公移

二十三

者。湯藥隨溺。不繼。多饑餓以死。乃歸咎於疫。大鄉鄰之道。宜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乃今至於骨肉不相顧。縣中父老。豈無一二敦行孝義。為子弟倡率者乎。夫民陷於罪。猶且三宥致刑。今吾無辜之民。至於閭門相枕藉以死。為民父母。何忍坐視言之痛心。中夜憂惶。思所以救療之道。惟在諸父老。勸告子弟。興行孝弟。各念爾骨肉。母忍背棄。灑掃爾室宇。具爾湯藥。時爾餽粥。貧弗能者。官給之藥。雖已遣醫生。老人分行鄉井。恐亦虛文無實。父老凡可以佐令之不逮者。悉以見告。有能興行孝義者。縣令當親拜其廬。凡此災疫。實

由令之不職。乖愛養之道。上干天和。以至於此。縣令亦方有疾。未能躬問疾苦。父老其為我慰勞存恤。諭之以此意。

諭告父老。為吾訓戒子弟。吾所以不放告者。非獨為吾病不任事。以今農月。爾民方宜力田。苟春時一失。則終歲無望。若放告。爾民將牽連而出。荒爾田畝。棄爾室家。老幼失養。貧病莫全。稱貸營求。奔馳供送。愈畏刀風。為害滋甚。昨見爾民號呼道路。若真有大苦而莫伸者。姑一放告。爾民之來訟者。以數千。披閱其詞。類皆虛妄。取其近似者窮治之。亦多憑空架捏。曾無實事。甚哉爾民之難喻也。自今吾不復放告。爾民果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十九 公移

二十四

有大冤抑。人人所共憤者。終必彰聞。吾自能訪而知之。有不盡知者。鄉老據實呈縣。不實則反坐鄉老。以其罪。自餘宿憾小忿。自宜互相容忍。夫容忍美德。眾所悅愛。非獨全身保家而已。嗟乎。吾非無嚴刑峻罰。以懲爾民之誕。顧吾為政之日淺。爾民未吾信。未有德澤及爾。而先槩治以法。是雖為政之常。然吾心尚有所未忍也。姑申教爾。申教爾而不復吾聽。則吾亦不能復貸爾矣。爾民其熟思之。毋違悔。

一應公差人員。經過河下。驗有關文。即行照關。應付毋得留難取罪。其無關文。及雖有關文。而分外需求生事者。先將裝

載船戶摘竿送縣。取供一面。卽與搜盤行李。上繫封貼。仍將本人綁拿送縣。以憑參究懲治。其公差人安分守法。以禮自處。而在官人役。輒行辱慢者。體訪得出。倍加懲究。不恕。一借辦銀兩。本非正法。然亦上人行一時之急計。出於無聊也。今上人有急難。在爾百姓亦宜與之周旋。寧忍坐視不顧。又從而惡詈訕訐之。則已過矣。夫忘身爲民。此在上人之自處。至於全軀保妻子。則亦人情之常耳。爾民母責望太過。吾豈不願爾民安居樂業。無此等騷擾事乎。時勢之所值。亦不得已也。今急難已過。本府決無復行追求之理。此必奸僞之徒。王陽明先生文鈔卷十九 公移 三五

假府爲名。私行需索。自後。但有下鄉征取者。爾等弟與俱來。吾有以處之。毋遽洵洵。今縣境多盜。良由有司不能撫綏。民間又無防禦之法。是以盜起益橫。近與父老豪傑謀。居城郭者。十家爲甲。在鄉村者。村自爲保。平時相與講信修睦。寇至。務相救援。庶幾出入相友。守望相助之義。今城中畧已編定。父老其各寫鄉村爲圖。付老人呈來。子弟平日染於薄惡者。固有司失於撫綏。亦父老素缺教誨之道也。今亦不追咎。其各改行爲善。老人去宜論此意。毋有所擾。

示諭鄉頭糧長人等。上司奏定水次兌運。正恐爾輩在縣延。不卽起運。荷錢糧無虧。先期完事。豈有必以水次費爾之理。縱罪不免。比之後期不納者。獲罪必輕。昨呼兌運軍旗面語。亦皆樂從。不敢有異。爾輩第於水次速兌。苟有益於民。吾當身任其咎。不以累上官。但後期誤事。則吾必爾罰。

今天時亢旱。火災流行。水泉枯竭。民無屋廬。歲且不稔。實由令之不職。獲怒神人。以致於此。不然。爾民何罪。今方齋戒省咎。請罪於山川社稷。停催征。縱輕罪。爾民亦宜解訟罷爭。息心火。無助烈焰。禁民間。毋宰殺醢飲。前已遣老人。遍行街巷。

王陽明先生文鈔卷十九 公移 二六 其蓋修火備。察奸民之因火爲盜者。縣令政有不平。身有缺失。其各赴縣直言。吾不憚改。

昨行被火之家。不下千餘。實切痛心。何延燒至是。皆由衢道太狹。居室太密。架屋太高。無磚瓦之間。無火巷之隔。是以一遇火起。卽不可救撲。昨有人言。民居夾道者。各退地五尺。以開衢道。相連接者。各退地一尺。以拓火巷。此誠至計。但小民惑近利。迷遠圖。孰肯爲久長之慮。徒往往臨難。追悔無及。今與吾民約。凡南北夾道居者。各退地三尺爲街。東西相連接者。每間讓地二寸爲巷。又間出銀一錢。助邊巷者爲牆。以斷



風火沿街之屋高不過一丈五六廂樓不過二丈一二邊者各有罰地方父老及子弟之諳達事體者其即赴縣議處毋忽

昨軍民互爭火巷赴縣騰告以爲軍強民弱已久在縣之人皆請抑軍扶民何爾民視吾之小也夫民吾之民軍亦吾之民也其田業吾賦稅其屋宇吾井落其兄弟宗族吾役使其祖宗墳墓吾土地何彼此乎今吉安之軍比之邊寨雖有間然其差役亦甚繁難月糧不得食者半年矣吾方憫其窮又可抑乎今法度廢腐一陷於罪即投諸邊裔出樂土離親戚王陽明先生文鈔卷十九

公移 二十七

墳墓不保其首領國典具在吾得而繩之何強之能爲彼爲之官長者平心一視未嘗少有同異而爾民先倡爲是說使我負愧於彼多矣今姑未責爾致爾以敦睦其各息爭安分毋相侵陵火巷吾將親視一不得其平吾罪爾矣訴狀諸軍明早先行赴縣面審

縣令到任且七月以多病之故未能爲爾民興利去弊中間局於時勢且復未免催科之擾德澤無及於民負爾父老子弟多矣今茲又當北觀私計往返與父老且有半年之別兼亦行藏靡定父老其各訓戒子弟息忿罷爭講信修睦各安

爾室家保爾產業務爲善良使人愛樂勿作克頑下取怨惡於鄉里上招刑戮於有司嗚呼言有盡而意無窮縣令且行矣吾民其聽之

廬陵縣蠲免加派公移 正德五年

廬陵縣准本縣知縣王開查得正德四年十一月抄蒙本府紙牌抄欵差鎮守太監王發銀一百兩拘集通縣糧里收買葛紗。比因知縣員缺縣丞楊融署印。又蒙上司絡繹行委。催提勘合人犯印信更替不一。正德五年三月十八日本職方纔到任。隨蒙府差到縣守併。當拘糧里陳江等。着令領價收買。據稱本縣地方。自來不產葛紗。原派歲額亦不曾開有葛紗名色。惟於正德三年鎮守太監姚案行布政司備查山產葛紗縣分行令。依時採辦。無產縣分。量地方大小。出銀解送。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十九 公移 二十九

收買本縣奉派折銀一百五兩。當時百姓嗷嗷。眾口騰沸。江等迫於徵催。一時無由控訴。只得各自出辦賠賂。正德四年仍前一百五兩。又復忍苦賠解。今復蒙催督買辦。又在前項加派一百五兩之外。百姓愈加驚惶。恐自此永爲定額遺累。無窮兼之歲辦杉柵木炭牲口等項。舊額三千四百九十八兩。今年增至一萬餘兩。比之原派幾於三倍其餘。公差往來騷擾刻剝日甚一日。江等自去年以來。前後賠賂七十餘兩。皆有實數可查。民產已窮。征求未息。况今旱災相仍。疾疫大作。比巷連村。多至闔門而死。骨肉奔散。不相顧療。幸而生者

又爲征求所迫。弱者逃竄流離。强者羣聚爲盜。若不呈乞寬免。切恐衆情忿怒。一旦激成大變。等情。據此。欲爲備由申請。間。募有鄉民千數。擁入縣門。號呼動地。一時不辯所言大意。欲求寬貸。於卒試恐變生。只得權辭慰解。諭以知縣自當爲爾等申請。上司悉行蠲免。衆始退聽。徐徐散歸。本月初七日。復蒙鎮守府紙照催督前事。并提當該官吏。看得前項事件。既已與民相約。豈容復肆科歛。非惟心所不忍。兼亦勢有難行。參照本職。自到任以來。即以多病不出。未免有妨職務。坐視民困而不能救。心切時弊。而不敢言。至於物情忿激。擁衆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十九 公移 三十

呼號。始以權辭慰諭。又復擅行蠲免。論情雖亦紓一時之急。據理則亦非萬全之謀。既不能善事上官。又何以安處下位。苟欲全信於民。其能免禍於已除。將原發銀兩解府轉解。外合關本縣當道。垂憐小民之窮苦。俯念時勢之難爲。特賜寬容。悉與蠲免。其有遲違等罪。止坐本職一人。卽行罷歸田里。以爲不職之戒。等因。備關到縣。准此理合就行。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十九 終

王陽明先生文鈔卷二十

後學江都張問達編輯

年譜

謹按先生諱守仁字伯安姓王氏先世居山陰後徙餘姚遂爲餘姚人父龍山公思山陰山水佳麗復自餘姚徙山陰先生嘗築室於山陰之陽明洞故學者稱爲陽明先生。

成化八年壬辰秋九月三十日丁亥先生生於餘姚。

先生出晉光祿大夫覽之裔有軍將軍義之之後也世居

王陽明先生文鈔卷二十 年譜

山陰二十三世祖迪功郎壽始徙餘姚遂爲餘姚人壽五世孫綱有文武才明初官廣東參議死苗難子彥達綴羊革裏尸歸葬是爲先生五世祖較建廟祀增城彥達生高祖與準精禮易著易微數千言舉遺逸不起曾祖諱世傑稱爲槐里子祖諱天敘號竹軒封翰林院修撰自槐里子以下兩世皆贈嘉議大夫禮部右侍郎追贈新建伯父諱華字德輝晚稱海日翁嘗讀書龍泉山又稱爲龍山公成化辛丑賜進士及第官南京吏部尚書先生生之父祖母岑夢雲中緋玉神人鼓吹送兒授之覽而遂聞啼聲故竹

軒公以雲名先生鄉人亦指所生樓曰瑞雲

十二年丙申先生五歲猶不言乃更今名曰守仁

十七年辛丑先生十歲

是年龍山公舉進士第一甲第一人

十八年壬寅先生十有一歲

先生從竹軒公至京師舟次金山賦曰金山一點大如拳打破維揚水底天醉倚妙高臺上月一聲吹徹洞龍眠賦蔽月山房曰山近月遠覺月小便道此山大於月若人有眼大如天還見山小月更濶坐客皆大驚先生豪邁不羈

王陽明先生文鈔卷二十 年譜 二

每對書輒靜坐凝思一日出遊歸問塾師曰何爲第一等事塾師曰讀書登第先生曰當是讀書學聖賢耳

二十年甲辰先生十有三歲寓京師

是年母太夫人鄭氏卒

二十二年丙午先生十五歲寓京師

時燕秦盜起先生慨然有經畧四方之志出遊居庸三關經月始返夢謁漢馬伏波將軍廟詩曰卷甲歸來馬伏波早年兵法鬚毛蟠雲埋銅柱雷轟折六字題詩尚不磨二十三年丁未先生十六歲寓京師

弘治元年戊申先生十有七歲在餘姚七月親迎夫人諸氏於南昌。

時外舅諸公養和官江西布政司叅議先生就官署委禽焉合卺之日散步鐵樹宮見道士趺坐一榻與論養生之說遂忘歸家人尋踪及之次早始還。

是年先生學書法嘗曰吾始臨模古帖止得字形後舉筆不輕落紙凝思靜慮擬形于心久之始通其法已而聞明道先生有吾作字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學之語先生曰既非要字好又何學耶固知古人隨時隨事只在此心

王陽明先生文鈔卷二十年譜 三

上學此心精明字好亦在其中矣。

二年己酉先生十有八歲客江西十二月歸姚夫人諸氏從歸。

先生舟次廣信謁雙一齋諒講宋儒格物之學謂聖人必可學而至是年先生始慕聖學。

五年壬子先生二十有一歲在餘姚秋舉浙江鄉試。

是年先生寔心宋儒格物之學○浙間夜半有二巨人衣緋緣東西立大言曰三人好作事已忽不見其後宸濠之變胡尚書世寧發其奸孫忠烈燧死其難先生平之是科

同榜三人也。

十年丁巳先生二十有六歲寓京師

是年先生寔心兵法。

十一年戊午先生二十有七歲寓京師。

是年先生談養生之學有遺世人山之意。

十二年己未先生二十有八歲會試第二人賜二甲進士出身第七人觀政工部秋七月奉命督造威寧伯墳子游縣

先生未第時夢威寧伯王越遺以寶劍至是其家出威寧生前所佩劍贈先生以其與夢符也受之復命上邊務人

王陽明先生文鈔卷二十年譜 四

事後有語及者先生曰是疏亦有可用但當時學問未透激忿之氣未盡消融欲與天下共事恐亦未必有濟。

十三年庚申先生二十有九歲授刑部雲南清吏司主事。

十四年辛酉先生三十歲奉命江北審錄。

是年先生遊九華訪道者蔡蓬頭請問仙道不答項之引至後亭屏左右再拜請問蔡曰汝後堂後亭禮貌雖略終不忘官相一笑而別聞地藏洞有異人坐卧松毛不火食者有年先生屢屢險訪之異人方熟睡先生默坐其傍久之開目視曰周濂溪程明道是汝儒家兩箇好秀才轉身

復睡明日再往其人已莫知所之矣

十五年壬戌先生三十有一歲五月入京復命八月請告歸山陰

先生築室陽明洞行導引術友人王思與四人來訪先生令僕迎之遇於中途與語良久衆驚爲前知先生曰此最弄精神非道也已而靜久思欲遁世惟祖母及龍山公在念乃曰此念生于孩提此念可去是斷滅種性矣

十六年癸亥先生三十有二歲移疾錢塘之西湖

是年先生復思用世往來南屏虎跑諸刹有僧祖坐三年

王陽明先生文鈔卷二十年 五

不語不視先生喝之曰這和尚終日巴巴說甚麼終日眼睜睜着甚麼僧驚寢開視問其家曰有母在日起念否曰不能不起念因指愛親本性論之僧泣謝歸去

十七年甲子先生三十有三歲在京師秋主考山東鄉試九月陞兵部武選清吏司員外郎

十八年己丑先生三十有四歲在京師

是年門人始進與增城湛甘泉若水定交倡明聖學

正德元年丙寅先生三十有五歲在京師二月上封事下詔徵謫貴州龍場驛驛丞

時聞劉瑾亂政言官論劾忤旨係詔獄先生抗疏救之亦下詔獄廷杖四十謫龍場驛

二年丁卯先生三十有六歲夏赴謫過錢塘

時瑾遣人沿途詔伺先生先生潛附商船游舟山颶風大作一日夜達閩界登岸躡巖險扣寺投宿僧故不納乃卧廟香案傍夜半虎逐墻咆哮先生鼾睡達旦僧始驚曰非常人也遷至寺適二十年前所遇鐵樹宮道士在焉題有二十年前曾見君君來消息我先聞之詩先生意欲遠逝道士曰萬一移逮爾父奈何因爲養得明夷先生亦題詩

王陽明先生文鈔卷二十年 六

子壁有險夷原不滯胸中何異浮雲過太空之句乃問道由鄱陽至南京省龍山公時龍山公官南京吏部尚書也十二月取道錢塘赴貴陽○是年先生妹婿徐愛始執贄師事先生

三月戊辰先生三十有七歲春至龍場

龍場在貴州西南萬山叢棘中人皆駭舌難與通語先生自計得失榮辱頗能超脫惟死生一念未化乃爲石欄日夜端坐其中曰吾俟命而已從者皆病先生自析薪作糜隨之閒調越曲雜以詼笑使忘其疾病患難也丙念聖人

處凡更有何道。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始信聖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於事物者皆誤也。乃以默記五經之言。証之無不昭合。因著五經臆說。其士人亦日來親近。伐木構龍岡書院。及寅賓堂。何陋軒。君子亭。玩易窩。以居先生。

初朝議設衛築城于貴州之水西。既而中止。安宣慰猶惡驛傳。據其腹心。欲併請裁減。以書問先生。先生折其不可。乃止。宋氏酋長有阿賈阿札者。叛宋氏。為地方患。先生以書諷宣慰。率所部平其難。邊境以寧。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二十年譜 七  
四年己巳。先生三十有八歲。在貴陽。

是年先生始論知行合一之功。○提學副使席書聘先生主貴陽書院。身率諸生。事先生以師禮。

五年庚午。先生三十有九歲。三月陞江西廬陵縣知縣。冬十一月入覲。陞南京刑部四川清吏司主事。未任

先生過常德。門人葉元亨。蔣信。劉觀時。迎謁。因論靜坐。為補小學收放心之功。至京。論學者實踐之功。黃紱請見。引與甘泉共學。後十年。縮遂師事先生。

六年辛未。先生四十歲。在京師。正月。調北吏部驗封清吏司

主事。二月。為會試同考試官。十月。陞文選清吏司員外郎。馬方獻夫為吏部郎中。位先生上。比論學。遂執贄。是年先生論朱陸異同之學。

七年壬申。先生四十有一歲。三月。陞考功清吏司郎中。十二月。陞南京太僕寺少卿。便道歸省。

是年徐愛以郴州知州。陞南京工部員外郎。與先生同舟歸。論窮理盡性明誠傳約之功。

八年癸酉。先生四十有二歲。二月至山陰。十月之滁州。莅任。先生日與門人講學。瑯琊溪泉間。月夕環龍潭而坐者數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二十年譜 八

百人

九年甲戌。先生四十有三歲。四月。陞南京鴻臚寺卿。五月。莅任。

滁州諸生送別於江浦。先生為詩促之歸。有君不見堯美與舜牆。又不見孔與昭。對面不相識。逆旅主人多殷勤。出門轉盼成路人之句。

十年乙亥。先生四十有四歲。在南京。立從子正憲。為後八月。擬諫迎佛疏。未上。

時先生與弟守儉守文守章。皆未舉子。龍山公為先生擇

從弟守信子正憲立為後時正憲年八歲

十一年丙子先生四十有五歲在南京九月陞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巡撫南贛汀漳等處十月歸省至山陰

時汀漳巨寇竊發兵部尚書王瓊特舉先生

十二年丁丑先生四十有六歲正月開府贛州行十家牌法選民兵二月平漳寇四月班師駐軍上杭禱雨立應因名行臺之堂曰時雨

按先生開府設二櫺子門一求通民情一願聞已過

五月立兵符奏設平和縣于河頭移河頭巡檢司于枋頭從

王陽明先生文鈔卷二十年譜 九

平和縣屬福建漳州府奏疏作清平縣

六月疏請行廣鹽于袁臨吉安三府從之

八月疏請申明賞罰九月勅改授提督南贛汀漳等處軍務

給旗牌便宜行事

勅賜銀幣獎勵先生上疏謝恩

以平漳寇功也

招撫樂昌龍川諸賊巢酋長盧珂等率眾投降

十月平橫水桶岡諸寇十二月班師閏十二月奏設崇義縣

及茶寮隘上堡鉛廠長龍三巡檢司從之

崇義縣屬江西南安府

十三年戊寅先生四十有七歲正月征三泖二月奏移小溪驛從之三月疏乞致仕不允平大帽洞頭諸寇四月班師立社學五月奏設和平縣從之

和平縣屬廣東惠州府

六月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詹子錦衣衛世襲百戶上疏謝恩

旌橫水桶岡功也

王陽明先生文鈔卷二十年譜 十

七月刻古本大學朱子晚年定論序之八月薛侃刻傳習錄

于贛州徐愛所遺也

九月修濂溪書院以居四方學者十月舉行鄉約十一月再

疏通鹽法永著為例從之

十四年己卯先生四十有八歲在贛州正月以三泖九連功

賡子錦衣衛世襲副千戶疏辭不允以祖母岑疾疏乞致仕

不允

六月奉敕勘處福建叛軍十五日行至豐城聞宸濠反遂返

吉安起義兵

時南風大作。宸濠追兵甚急。先生舟弗得返。乃焚香告天。頃之北帆盡起。率募士雷濟蕭禹潛附。魚舟得脫。念南京倉卒無備。于是故爲兩廣機密火牌。備兵部咨及都御史顏咨。云率領狼遼官兵四十八萬。江西公幹。令雷濟家屬飛報宸濠。計使遲疑不發。十八日。先生至吉安。率知府伍文定等起兵。

十九日。上疏告變。傳檄四方。勤王。疏留復命。巡按御史謝源伍希儒監軍紀功。

先生在吉安。令文定等張疑兵于豐城。又故爲接濟官軍。王陽明先生文鈔卷二十年譜 十一

公移。備准兵部咨。許泰。卻永。分領邊軍。從鳳陽陸路進。劉暉。桂勇。分領邊軍。從徐淮水陸並進。王守仁。楊旦。秦金。等領兵分道並進。刻期夾攻南昌。且以原奉機密勅旨爲據。令雷濟。龍光。等計入于宸濠。宸濠果遲疑觀變。至七月初二日。謀知非實。始分兵守南昌。遣潘鵬持偽檄說安慶。李敦說吉安。而自引兵向闕。

按先生之遇變。豐城也。宸濠追兵將及。時夫人公子在舟。夫人提劍誓曰。以此自衛。先生佩敕印登漁舟。陳禹持斗米。齋魚以行。先生指羅蓋曰。到地方無此。何以示信。及至

吉安。城守方嚴。舟不得拍岸。揭羅蓋示之。乃護呼迎入。問伍文定糧餉有備。乃留起兵。

二十一日。再疏告變。應叛黨中。途有阻也。疏乞便道歸省。不允。疏上。逆濠僞檄固封以進。

初。兵部尚書王瓊度宸濠必反。舉先生據上游。申紀律。修武備。但有鄰境賦警。及時調兵策應。給旗牌。便宜行事。南贛賊平。應繳旗牌。會閩中軍叛。奏救先生往視。旗牌隨行。時人莫測也。及豐城遇變。得以便宜調兵。疏未及上。聞而罪人已得。江西已定矣。王公山西太原人。生平未與先生

王陽明先生文鈔卷二十年譜 十二

識面。嘗懸先生像於中堂。每先生奏至。必焚香對坐。左手抱孫。右手執奏讀。至關緊。則擊節稱歎。曰。生見當如此輩奇男子。明日入朝。必盡行所請。先生之功。其王公有以成之與。

時宸濠變。聞朝臣會議左順門。璫從直房頃刻。覆十三疏。首請下詔。削宸濠爵。籍正賊名。次請命將出師。趙南原。伯方壽祥。防江。都御史俞諫。率淮兵。胡南都。尚書王鴻儒。主給餉。王守仁。率南贛兵。由臨江。都御史秦金。率湖兵。出荆瑞會南昌。李昌嗣鎮鎮江。許廷光鎮浙江。蕪湖鎮儀真。道



賊衝徽江西諸路有能倡義旅擒反者封侯又請南京守備操江五府掌印官各自陳務得人以固根本草畢閣筆曰監子殆不足慮都御史王守仁據上游擒之必矣但如此大事朝廷不可不命將出師耳

先生在吉安有傳宸濠誘新民葉芳來寇者鄒守益趨見先生曰芳必不反諸賊舊以茅爲屋反則焚去我過其巢許伐鉅木創屋萬餘今其黨不肯焚矣守益曰從濠望封拜可以尋常計乎先生默然良久曰天下盡反我輩固當如此倣明日語守益曰昨夜思之老父在浙萬一禍及奈

王陽明先生文鈔卷二十年譜 十三

何今早已遣報避他所矣

七月初一日先生率伍文定等兵發吉安十五日大會于臨江之樟樹十八日至豐城十九日發市汊誓師二十日援南昌遂促兵追宸濠二十三日接戰二十四日戰于黃家渡二十五日戰于八字腦二十六日知縣王冕執宸濠于樵舍江西平

按先生既援南昌忽傳令造免死木牌數十萬衆莫知所用明日鄱陽接戰取木牌浮水順流而下時賊衆方驚懼無措一見皆爭取潰散又明日我兵少挫先生令斬先

者頭文定等立銃袍間火燎其鬚督各兵殊死力戰忽一牌太書寧王已擒我兵毋得縱殺賊遂大潰宸濠奔竊與妃嬪泣別遙見漁舟隱蘆葦中急呼渡舟子縛送中軍始知爲先生所遣知縣王冕兵也

按先生在軍中論學不輟有報文定焚嶺狀先生申軍法還坐論學如常後報宸濠就擒行賞還坐復理前語論學如常或問用兵之術先生曰勝負不待決于臨陣只在此心動不動之間因問制動之方曰當對敵時此心先要制動又誰與發謀若平日在良知上用功時時精明自能臨

王陽明先生文鈔卷二十年譜 十四

事不動然亦須學過非意想所得天下未有不履其事而能造其理者孔子自謂軍旅未之學亦不是謙言但得時行道自有消變未萌之道不須用此

八月疏諫親征

是時捷音久上不發武宗假威武大將軍鎮國公親率六師奉天征討故也

疏恤重刑以實軍伍從之

疏恤從逆脅從免死編發南昌前衛以補焚戮缺伍全活者二百六十餘人

九月十一日獻俘。發南昌。以病留杭州。

時太監張忠安邊伯許泰議縱宸濠于鄱陽。俟駕臨。親與接戰。而後奏凱。遣人追至廣信。先生不聽。乘夜過玉山草萍驛。太監張永候于杭。先生曰。江西新經大亂。繼以旱災。又供軍饋餉。窮迫所激。必嘯聚山谷。奸黨乘之。變將不測。此時興兵勘定。難矣。永憮之曰。吾此出。非爲掩功來也。正欲調和左右。默輔聖躬耳。聖性順其意。猶可挽回。不然。徒激羣小怒。無救于大計。于是先生信其無他。以濠付之。病西湖淨慈寺。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二十年譜 十五

初武宗以大將軍鈞帖遣錦衣千戶追取宸濠。先生不肯出迎。曰。人子于父母亂命。若可告語。當涕泣以從。忍從諛乎。三司力勸。乃令參隨官負敕同迎。以入。贖之五金。錦衣怒。不納。次日來辭。先生曰。我肯下錦衣獄。甚久。未見輕財重義有如公者。我無他長。惟善作文字。他日當爲表章。令錦衣知有公也。其人竟不能出他語而別。

十一月奉敕兼巡撫江西返南昌。

先生欲堅卧不出。聞武宗南巡。已至淮安。不得已。從鏡江趨行在。大學士楊一清固止之。會有巡撫江西之旨。乃還

南昌。忠泰等搜羅百出。軍馬屯聚。供億不堪。甚至舉坐供慢。或故衝道起鼻。先生一不爲動。傳示遠近。以北軍久客勞苦。居民務敦主客禮。每遇北軍喪。必停車問故。厚與之。輒嗟嘆良久。乃去。會冬至。城市新經喪亂。哭亡醉酒者。聲聞不絕。北軍無不泣下思歸。忠泰強先生較射。意先生必大屈。先生三發三中。北軍哄然稱贊。忠泰驚曰。我軍皆附王都耶。乃旋師。

十五年庚申。先生四十有九歲。正月赴召。次蕪湖。尋得旨返江西。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二十年譜 十六

時武宗在南都。忠泰屢矯僞命。先生不爲動。乃譏先生必反。曰。召必不至。于是有詔陞見。及先生趨赴。忠等復拒之于蕪湖。先生坐九華草菴中。武宗遣人覘之。曰。王守仁學道人也。安得反。遂命返江西。正月晦日。重過開元寺。留石刻讀書臺後。明日遊白鹿洞。

先生坐草菴。夜聞水波拍岸。汨汨有聲。思此一身蒙謗。如老親何。因謂門人曰。此時若有一孔。可以竊父而逃。吾亦終身長往矣。

二月如九江觀兵。是月還南昌。

以車駕未還京也

三月疏請寬免江西稅糧疏乞省葬不允

五月江西大水疏述災異自劾不報會同巡按御史唐龍朱  
節上疏計處廢產代民稅糧從之

時武宗駕留南都疏上災異自劾異君心開悟加意民生  
也

六月如贛州大閱士卒教戰法

先生從章口至吉安遊青原山和黃山谷詩至泰和少宰  
羅欽順問學先生答之以書至贛大閱士卒疑謗益騰門

王陽明先生文鈔卷二十年譜 十七

人皆爲先生危甚先生作啾啾吟解之有東家老翁防虎  
患虎夜入室銜其頭西家小兒不識虎持竿驅虎如驅牛  
之語且曰吾在此與童子歌詩習禮有何可疑陳九川亦  
以爲言先生曰公等何不講學吾昔在省城權閹構陷禍  
且不測吾亦帖然縱有大變亦避不得許多吾所以不輕  
動者蓋有淺慮焉耳

七月重上江西捷音

武宗久留南都羣黨欲自獻俘襲功張永曰不可昔未出  
京宸濠已擒獻俘北上經人耳目不可襲也于是以大將

軍鈞帖令重上捷音先生乃節畧前疏入諸人姓名再上  
之駕始北旋

錢德洪曰先生疏乞便道省葬與再報濠反同日而上豈  
當國家危難之日而暇及此也及倡義興師濠且旦夕擒  
矣猶疏請命將出師若身不與其事者至諫止親征疏乃  
歎古人處成功之際難矣哉

八月谷部院雪冀元亨冤狀閏八月疏乞省葬不允九月

還南昌

是年泰州王良初名鑑先生  
命改今名服古衣冠執木簡以二詩爲

上陽明先生文鈔卷二十年譜 十八

贊請見先生異其人降階迎之既上坐問何冠曰有虞氏  
冠問何服曰老萊子服曰學老萊子乎曰然曰將止學服  
其服未學上堂佯跌掩面啼笑也良色動坐漸側及論致  
知格物之學有悟遂執弟子禮○進賢舒芬問律呂元聲  
先生與論心者中和之本芬悅服亦執弟子禮

十六年辛巳先生五十歲正月在南昌錄金谿陸象山子孫

是年先生始揭致良知之學

五月集門人蔡宗兗夏良勝舒芬陳九川鄒守益于白鹿洞  
是年霍韜過南昌先生與論大學湛甘泉寄學庸測方叔

賢寄大學洪範。倫以訓造。弟以諒問。動靜之學。先生皆答以書。

六月。敕馳驛召見。尋詔止之。陞南京兵部尚書。至錢塘疏乞便道歸省。得旨。八月。至山陰。九月。歸餘姚。省祖墓。

旌平宸濠功也。六月二十日。起程赴京。陛見。輔臣諷科道建言新政浩費。不宜行宴賞禮。乃止。先生于中途。○是年。與陸澄論動靜之學。錢德洪始北面事先生。

十二月。封新建伯。奉天翔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兼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歲支祿米一千石。三

王陽明先生又鈔卷二十年譜十九

代并妻一體追封。子孫世世承襲。遣行人賁銀幣慰勞存問。父華于家。賜羊酒。

是月十九日。龍山公生辰。部客適至。先生捧觴爲壽。龍山公蹙然曰。寧濠之變。皆以汝爲死矣。而不死。皆以事難平矣。而卒平。讒構朋興。前後二年。岌岌乎不免。今天開日月。父子復相見。于一堂。監冒封爵幸矣。然盛者衰之始。福者禍之基。因今思昔。雖以爲幸。又以爲懼也。

嘉靖元年。壬午。先生五十。有一歲在山陰。正月。疏辭封爵。不允。二月十二日。龍山公卒。

龍山公年七十。疾且革。聞制誥及門。從先生及諸弟出迎。問已成禮。然後瞑目而逝。先生戒家人勿哭。加新冕服。植紳含槨。既具。始舉哀。一慟幾絕。門人子弟紀喪百日。後許弟侄輩稍進乾肉。曰。養習久。母恣作僞。宴弔客以禮。盡革奢侈。越俗遇高年。則于蔬食中。間肉二器。曰。若使弔客食。同孝子。非所以安高年。酬賓旅也。後甘泉來弔。見肉食。不悅。先生引過不辦。○是年。黃綰始北面師事先生。

七月。再疏辭封爵。不報。

時。科道承輔臣風旨。倡異論。以過正學。陸澄官刑部主事。王陽明先生文鈔卷二十年譜二十

上疏爲六辨。先生聞而止之。○德洪赴省試。辭行。請益先生曰。舜禹有天下而不與。是何等氣象。文何得喪介于其中。

九月。葬龍山公于石泉山。

二年。癸未。先生五十。有二歲在山陰。

時。南宮策士以心學爲間。陰以詆先生門人徐珊。不荅而出。德洪歸見先生。先生喜曰。聖學從此大昭矣。德洪問故。先生曰。吾學惡能偏詔天下士。今會試錄出。雖窮鄉深谷。無不到矣。吾學既非天下必有起而求其真是者。○是年。

先生有鄉愿在者之辨。

九月改葬龍山公于天柱峰。鄭太夫人于徐山。

初鄭太夫人附葬于餘姚之穴湖。既而收殮于紹興城南之石泉山。及合封開墳。有水患。遂改葬。

十一月至蕭山。

都御史見素林公致政歸。取道錢塘來訪。先生迎于蕭山宿浮峰寺。

張元冲問二氏之學。先生曰。聖人盡性至命。何物不具。卽吾盡性至命中完養此身。謂之仙。卽吾盡性至命中不染。

王陽明先生文鈔卷二十 年譜

二王

物累。謂之佛。聖人與天地民物同體。儒。佛。老。莊。皆吾之用。故謂之大道。二氏自私其身。是之謂小道。

三年甲申。先生五十有三歲。在山陰。五月服闋。

是年門人日進。郡守南大吉以座主稱門生受學。自言臨政多過。先生曰。何以知之。曰。良知後數日。自數過益密。且曰。身過可免。心過。奈何。先生曰。昔鏡未開。可藏垢。今鏡明矣。一塵之落。自難住脚。此入聖之機也。于是大吉闢福山書院。身率多士講習不倦。○海寧董漢年六十八。來訪與語。連日夜。有悟。遂納拜受學。

八月宴門人天泉橋。

是月有蒼舒相敬畏灑落之間。

時大禮議起。門人霍韜黃緒先後請問。先生皆不答。夜坐碧霞池。有潛魚水底傳心訣。鳴鳥枝頭說道真。無端禮樂紛紛議。誰與青天掃舊塵。之句。蓋已示其微矣。

十月門人南大吉續刻傳習錄于紹興。

初薛侃刻傳習錄三卷于贛州。至是大吉取先生論學書增爲五卷。

四年乙酉。先生五十有四歲。在山陰。正月夫人諸氏卒。四月王陽明先生文鈔卷二十 年譜

二王

初塋于徐山。六月禮部尚書席書御史石金交章薦不報。九月歸餘姚省墓。

是年作尊經閣記。南大吉區菴政堂。曰親民。山陰知縣吳竄重修縣學。提學僉事萬潮御史潘倣拓新萬松書院。先生皆爲之記。谷顧東橋書論格物致知之學。歸餘姚約會于中天閣書壁。以勉諸生。

十月建陽明書院于山陰。

門人爲之也。在城西郭門內光相坊之東。後十二年巡按御史門人周汝員建祠于樓前。匾曰陽明先生祠。

五年丙戌先生五十有五歲在山陰

鄒守益刻諭俗禮要于廣德書至先生復書贊之并成文公家禮祠堂祠會之制

四月復南大吉書答歐陽德書八月答薛豹書

大吉入覲見黜于時致書數千言惟以得聞道為喜不得為聖人為憂略無一字及于得喪榮辱之間先生歎曰此非真有朝聞夕死之志者未易臻斯境也德官六安以初政倥傯為問先生曰吾所謂學正在政事倥傯中豈必聚徒而後為講學乎豹以福建巡按渡錢塘來見既別復

王陽明先生文錄卷二十年譜

三

以書問先生答以平生得天下之非詆惟恐吾人不聞斯道而一體同物之思汲汲終身是時豹猶稱晚生後六年引德洪為証具香案拜先生稱門人

十一月十七日子正誕生

庶室張氏生先生命名曰正聰後七年避時相諱更名

十二月作詩八首

劉邦采合友同志為會曰肯綮先生為之說

六年丁亥先生五十有六歲在山陰正月奇黃宗賢書

書曰人在仕途必得其友時時警發微蘊方無差失然見

得良知親切其平素亦自不難古之大臣更不稱其知才略只是斷斷無他技休休如有客而已諸君須克去己私真能以天地為一體實實康濟得天下方不負此一出也

四月鄒守益刻文錄于廣德

先生命以年月為次專在講學明道不在文詞分別體類也德洪請擬拾所遺先生不允德洪曰先生之文雖一時應酬亦莫不本于性情學者傳誦日久恐後為好事者撓拾反失今日裁定之意矣乃許刻附錄一卷凡四冊

王陽明先生文錄卷二十年譜

三

五月奉命總制兩廣江西湖廣四省軍務兼都察院左都御史征思田六月疏辭不允遣官敦促上道

廣搖岑猛為亂提督姚鎮征之既就擒遣目盧蘇王受復相煽禍侍郎張璠薦先生特起總制四省軍務隨宜剿撫先生以病辭因言思田之役起于土官警殺非如寇賊攻郡縣劫生民者比宜專責鎮臨其委任略其小過假以歲月而要其成功若其終無底績然後別選賢能兼請民情上俗者往代其任事必有濟不報八月書客坐私祝以戒子弟

九月壬午發山陰甲申渡錢塘丙申次衢州戊戌過常山先生將行錢德洪王畿侍坐天泉橋各舉所見以質疑先生曰無善無惡是心之體有善有惡是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只依此四句宗旨以之自修直躋聖域以之立教卽是正學

十月至南昌謁文廟講大學于明倫堂

徐樾自貴溪追及于餘干請見樾自白鹿洞靜坐有禪定意先生曰此體豈有方所辟之此燭光無不照不可以燭上爲光因指舟中曰此亦是光指舟外水面曰此亦是光

王陽明先生文鈔卷二十年譜 三五

樾有省至南昌之南浦父老軍民焚香塞道至不能行升堂就謁命東入西出有不合者出且復入自辰至未始舉有司常儀明日謁廟講書諸生屏攝不得前唐堯臣藉獻茶上堂聞講沛然無疑初堯臣不信學至是問門友笑曰遁迹主亦投降乎堯臣曰須如此大捕人方能降我

至吉安大會士友于螺川驛

諸生侍側者三百餘人先生立談不倦門童適是生知安行聖人猶兢兢業業用困勉工夫吾儕以困勉資質反慙慙蕩蕩欲坐享生知安行成功豈不誤已誤人又曰工夫

只是簡易真切愈真切愈簡易愈簡易愈真切

十一月至肇慶乙未至梧州開府上謝恩疏預陳處置思田機宜

十二月奉命兼理巡撫兩廣疏辭不允

七年戊子先生五十有七歲在梧州二月思田卒

先生至南寧疏陳思田之役十患十善二幸四毀盡撤調隼防守之兵散歸惟潮兵道遠暫使解甲休息于賓寧待間而發初蘇受等聞先生奉命勘處始知朝廷無必殺之意已而聞太監總兵相繼召還乃遣其頭目赴軍門投訴

王陽明先生文鈔卷二十年譜 三六

先生露布朝廷威德尅期受撫正月二十六日蘇受等皆自縛歸命南寧城下于是下蘇受于軍門各杖之百衆皆叩首悅服先生隨至其營撫定餘衆委布政使林富副總兵張祐安揀復業思田以平先生爲文勒石

救遣行人賁銀五十兩紵絲四襲所司備羊酒獎勵先生上疏謝恩

四月興思田學校五月撫新民六月興南寧學校行各學講習冠婚鄉射諸儀

七月襲八寨斷藤峽破之

疏請經畧恩田及斷藤峽

凡為經畧事宜有三特設流官知府以制土目之勢仍立土官知州以順土目之情分設土官巡檢以散各目之黨設州治于府之西北立猛子那相為吏目待其有功漸陞為知州分設恩思土巡檢司九田州土巡檢司十有八以蘇受及土目之為眾所服者世守之既而破八寨斷藤峽疏經畧事宜有六移南丹衛城于八寨改築恩思府城于荒田改鳳化縣治于三里分割恩龍鄉苗增設隆安縣治上那久增築守鎮城堡于五屯事下戶兵一部持之學士

上陽明先生文鈔卷二十年譜

二十七

霍韜疏論其是非○按隆安縣屬廣西南寧府

九月疏謝獎勵賞賞

初八日行人為恩賞捧至鎮賞恩田功也

月疏乞骸骨歸不報

疏言昔在南贛為炎毒所中去歲力疾入廣事竣不能復興今已興至南寧移卧舟次將自梧道廣待命韶雄之間是月答聶豹書論必有事焉為致良知之功

謁漢馬伏波將軍廟

以與夢符也識二詩于壁

祀增城五世祖新廟

先生五世祖死苗難奉教廟祀增城至是有司復加修葺先生謁祀過甘泉廬題詩于壁寄錢德洪王畿書言諸同志會講齋發興起吾道之昌真有火然泉達之機矣此間地方悉平旬月間便當就歸途也

十一月乙卯先生卒于南安

是月廿五日先生踰梅嶺至南安登舟推官門人周積請見先生起坐啾喘不已徐言曰近來進學如何積以政對已而問安先生曰病勢危亟所未死者元氣耳廿八日晚

王陽明先生文鈔卷二十年譜

二十八

泊問何地曰青龍簡明日名積入開目視曰吾去矣積泣問遺言先生微哂曰此中光明亦復何言有頃瞑目而逝是二十九日辰時也贛州兵備門人張思聰迎至南年初先生出廣布政使門人王大用備美材隨行至是思聰親領門人劉邦采來奔喪十二月初三日庚午思聰與官屬師生就南望驛中堂沐浴餼飯設祭如禮明日登舟深山窮谷士民麻衣遮道哭聲振地壬申至贛州戊子至臨江辛卯至南昌所至擁哭如南安巡按儲良材提學副使門人趙淵請改歲行士民朝夕哭奠



八年己丑正月庚子先生喪發南昌

是月連日逆風舟不得行。趙淵祝于柩前曰。先生豈爲南昌士民留耶。越中子弟候久矣。忽西風大作。初四日發南昌。初九日遂至弋陽。初德洪。叢迎先生及嚴離。聞訃成喪于廣信。遣告同門至是皆會。是日繼子正憲至。明以過玉山弟守信守文至。

二月庚午先生喪至山陰。

時二月初四日也。子弟門人奠柩中堂。飭喪紀婦入哭門內。孝子正憲正億與親族子弟哭門外。門人哭幕外。朝夕

王陽明先生文鈔卷二十年譜 二十九

哭奠如儀。門人來弔者日百餘人。有自初喪至葬後不歸者。書院聚會如師存時。朝議爵廕贈諡誥典皆不行。不許禁僞學。詹事黃綰上疏白其事。不報。

十一月十一日葬先生于山陰之洪溪。

洪溪去縣城三十里。入蘭亭五里。先生所說擇也。門人會葬者千餘人。亦不哀。扶柩而哭四方不罷者莫不交涕。我先生歿。忌者既請。朝有司承風旨。鄉之豪強乘機煽動。時正憲方四歲。與繼子正憲化離。蕩析明年大學士乃

感天憤地。而部員外王臣。分祀前食六。

家。人黃云綱會南京禮部侍郎黃綰于應天爲正億請

婚。外侮稍息。其明年內舉漸萌。于是王臣推官李逢與王民薛喬管州等送正億。依舅氏館以居。後四年錢德洪刻先生文錄于蕪州。二十九年德洪增錄先生所取朱子晚年定論二卷。凡三卷刻于溧陽。四十二年四月先生年譜成。門人鄒守益德洪薛侃歐陽德弘綱何性之王畿張元中。所訂也。其明年少師徐階撰先生像記。四十五年嘉興知府徐必進刻先生文錄續編并家乘三卷。

隆慶二年戊辰十月十七日制贈先生新建侯諡文成。遣行

王陽明先生文鈔卷二十年譜 三十

人賜諡。墳城浙江布政司堂上正官與祭七壇。

從大學士徐階議也。

三年己巳六月先生子王正億襲伯爵。

萬曆十二年甲戌勅從祀先生于文廟之西廡。第四十七位。從御史耿定向疏大學士申時行議也。

附錄

辯忠議以定國是疏

嘉靖二年

陸澄

臣切見御史程啓充給事中毛玉論劾新建伯王守仁似若心跡未明功罪未當者此論既倡一二嫉賢妬功之徒固有從而和之者矣臣守仁門生也知之最詳寃憤實甚故敢昧死一言謹按守仁學本誠明才兼文武抗言時事致忤逆瑾杖之幾死謫居龍場居夷處困動心忍性獨悟道真荷先帝收用屢遷巡撫南贛四征而福建湖廣廣東江西數十年逋寇爲之蕩平因奉勅勦處福建叛軍道由豐城適遇宸濠之王陽明先生文鈔

變復回吉安倡義勤王不旬月而賊滅人但見其處變之從容而不知其忠誠之激切但見其成功之迅速而不知其謀畧之淵微但見其遭非常之構陷而禍莫能中而不知其守身行已絕無毫髮之可議當時張鏡錢寧輩以不遂賣國之計而恨之張忠江彬輩以不遂冒功之私而恨之宸濠劉吉輩以不遂篡逆之謀而恨之凡可以殺其身而赤其族者誅求搜剔何所不至假使守仁初有交好之情中有猶豫之意後有貪冒之事彼諸人者其肯隱忍不發而故留之以待啓

是王而後著乎皇上龍飛褒姒殊恩形於詔旨天下方

朝廷之清明今功罪既白賞罰既定不意乃復有此怪僻顛倒之論曖昧不明之謗掩其顯者不世之功天理人心安在哉論者之意大畧有六一謂宸濠私書有王守仁亦好之語二謂守仁曾遣冀元亨見宸濠三謂守仁亦爲賀宸濠生辰而來四謂守仁起兵由於致仕都御史王懋中知府伍文定攀激五謂守仁破城時縱兵焚掠殺人太多六謂宸濠本無能爲一知縣之力可擒而其捷本所陳粧點太過然究其本心不過忌其功名而已夫宸濠私書王守仁亦好之說乃啓充得於湖口知縣章玄梅者切惟刑部節奉欽依原搜簿籍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一十

附錄

着盡行燒毀今玄梅之書從何而來且出於宸濠之口尤不足信矣夫賢者用意實非尋常可測使守仁欲圖宸濠而幾事不密則亦不過如孫燧許達一死報國而已何以成後功而貽皇上今日之安乎假使守仁微有交通之迹而卒以滅之其心事亦自可白於天下況以其絕無可憑信者遂疑其心而舍其討賊之大功哉其遺冀元亨者以元亨天性忠孝或可啓其良心而寢其邪謀於萬一彼元亨一見不合遂回常態若使其言合志投何宸濠反逆之日元亨反在千里之外乎今元亨之冤魂既伸而守仁之心事不白天理人心安

在哉。毛玉謂守仁因賀生辰偶爾遇變殊不知守仁奉勅往福建緣瑞金會昌等縣瘴氣生發故道出豐城且宸濠生辰在十三日而守仁十五日方抵豐城又何爲獨後期不至也。其謂守仁起義由王懋中等之舉激尤爲乖謬夫守仁近豐城五里聞變卽爲駕兩廣都御史楊旦率領大兵火牌於知縣顧必晉見之時令人詐爲驛卒走遍守仁伴喜令顧必傳牌會城以疑宸濠時有報稱賊兵六百追擒王都者守仁急乘漁舟得脫此時王懋中安在次日至蛇河遇臨江知府戴德儒議起兵而府城不足恃入新淦又不可守乃奔吉安問

王陽明先生文鈔

三

知倉庫充實遂駐其地調集軍民今伍文定敦請鄉官王懋中等盟誓勤王此時各府州縣官兵若非提督軍門以便宜起調其肯聽致仕鄉官遂集乎今乃顛倒其說謂守仁掩懋中之功天理人心安在哉至於破城之時焚者官中自焚故內室毀而外宇存官兵救焚者也殺人者知縣劉守緒所領奉新之兵以守仁號令開門者生迎敵者死故殺迎敵者百餘人夫省城之人各受宸濠銀二兩米一石爲之拒守是賊也殺賊何罪又官爲賊巢財皆賊賊卽焚之取之抑又何罪今舍大功而摘小過是黨宸濠而爲逆賊報仇也且宸濠

煽惑天人皆望風奔逃及守仁搗其巢而破其黨羽翼俱盡妻妾赴水然後知縣王冕得而執之今乃以爲一知縣可擒也果若所言則巡撫都御史孫燧按察使許逵何爲被殺三司衆官何爲被縛耶安慶鎮巡楊銳張文錦何爲城守一月不敢出戰必待南昌收復而賊圍自解耶伍文定何以一敗而被殺者八百人諸將又何以力戰三日而後賊黨始蕩滅耶至若提本所陳或作偽牌以疑賊心或行反間以解賊黨之類所不載者尤多而謂其以無爲有也可乎彼時宸濠變發震撼兩京守仁以一書生平之於旬日之內功亦奇矣使

王陽明先生文鈔

四

不卽滅而貽先帝親征之勞臣不知賣國之徒計安出也今建不世之功而遭不明之謗天理人心安在哉臣知守仁之心決非榮辱死生所能動但恐公論不明而忠義解體宜乎天變之疊見也臣與守仁分旣師生義同生死伏願聖明詳察特降綸音慰安守仁仍戒飭言官勿爲異論庶幾國是以定而亦消天變之一端也

陽明文鈔二十卷

江西巡撫  
採進本

明王守仁撰是編康熙己巳江都張問達所編以  
傳習錄大學或問爲首奏疏序記諸講學書及論  
說襍著賦詩公移次之而終以陽明年譜

王陽明先生全集二十二卷

附年譜一卷(一)

〔明〕王守仁撰 〔清〕俞嶠輯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清

康熙十二年刻本

王陽明先生全集序

古所稱立德立功立言爲三不朽而克兼者實難求其德足以紹往聖功足以弭大變言足以垂萬世者於吾

先生庶幾無憾焉先生倡明正學首重良知闡性命之淵微齊聖凡於同軌雖憂患險阻軍旅倥傯先生一以靜穆處之故能平定大難不震不矜善乎武宗之言曰王某

學道人也道以德爲體以功爲用而全體大用著乎言迄今瞽宗之祀與顏曾諸子並列不祧豈非粹然無疵配名岳而永崇者哉今先生往矣其文具在則其人具在古

序二

云存則人亡則書其統一也予生也晚幸而同先生里居自鼎角受書以來執鞭之慕斯夕以之第所傳文集二十卷兵燹之後原板灰燼予懼夫先生之文日久漸湮而

後之學者將俛俛乎其靡所適從也故予甫及下車卽取先生全集重付剞劂而詮次之夫一命初膺席尚未煖且徵調不時簿書日迫顧亟亟以此爲務鮮有不笑予之

序三

迂者不知先生之文其有關於風俗人心者正匪細也况先生當年駐節兩粵其恩威所被能使未拓之疆變爲樂土積梗之俗遷其夙心明德豐功淪膏浹髓雖年紀殷

遙直赫赫若前日事惜此間人士  
第能述先生之德與功而竟不得  
一讀先生之文是猶覩鏞鐘鼗鼓  
而未獲攷擊聞聲也終非深知先  
生者也夫先生之文如日月然終

序四

古不變而光景常新雖布帛菽粟  
之恒言具有過化存神之至理爲  
之因其文以求其人則文章如面  
昔日之衣冠劔珮俱在我羹牆寤  
寐中矣寧僅傳說其功德云爾耶

予以拙才而守茲巖邑惟恐羽籥  
未盡興刀犢未盡化雨膏未盡敷  
以上負

聖天子愛民至意倘藉先生之文而  
爲之振鐸宇內使善讀者深求乎

序五

身心性命之微廣推乎天下民物  
之大以此迪德何德不成以此敷  
功何功不奏所以立身者在是所  
以報

國者亦在是矣又豈予一人一邑

之所敢私也哉是爲序

康熙癸丑七月同里後學俞 璘

題於從化之自公堂



序六

陽明先生文集序

天地之大所以相通者惟一理  
古今之邈所以相合者惟一心  
羲黃堯舜湯文周孔聖聖相承  
則心外無理天地古今一以貫  
之已至孟子而當楊墨橫行獨  
陽明先生文集 序  
一  
聞性善使仁義之道復明其功  
不在禹下漢博而雜晉麗而葩  
唐韻而靡幸董江都王文中韓  
昌黎辨天人相與之理正君臣  
父子之道至宋而濂洛關閩輩  
出發太極之秘定性命之書承



先啓後庶幾賴焉有明以來卑者溺於訓詁高者驚於虛寂分心分理幾不可問吾姚陽明先生出而學凡三變後於龍場萬山叢棘中蛇虺魍魎瘴癘馱舌之交石穴而處中夜驚起忽然悟致良知之旨以是而叅合天地古今經史宗教無不條貫昭合胎於孩少瞬目揚睂於孟子縱橫透快於知行合一之論何嫌何疑而至今尙有指之爲禪者歟大槩惑於無善無惡心之

體併周子之無極而疑之不知玄門說虛吾道不能以爲實佛氏說無吾道不能以爲有第說虛者好言前知近於簸弄精魂說無者諱言義諦不顧自相矛盾質何如吾道之正大光明非虛非實亦有亦無本於格致誠正而達於脩齊治平之爲衆著乎昭然揭日月而行古來爻象疇範非義禹之良知則亦旋毛拆甲同於電馬而已千聖代興自我作祖又何以云若陽明先生

之艱難險阻萬死一生進平樂  
昌龍川諸賊并橫水桶岡諸寇  
以書示薛侃曰破山中賊易破  
心中賊難及宸濠破後世但知  
擒濠之功而不知其神機妙算  
內戢克幸外防賊黨撫定瘡痍

陽明先生文集

鄒序

四

激勵將士諸門人危疑甚俱請  
釋兵先生處之泰然曰二三子  
何不講學旣又以湖兵歸路之  
便因思田効命之助平斷藤峽  
八寨諸巨賊國不費餉民不知  
擾而仍聚徒賦詩絲竹鏗然何

一不取之良知良知又何往不  
具妙用豈非文貫九功武經七  
德造次必是顛沛必是者耶可  
以考三王建天地質鬼神俟百  
世者矣容城徵君孫先生者潛  
心河洛主持南北道脉手定理

陽明先生文集

鄒序

五

學宗傳以濂溪爲孟子之聞知  
以文成爲濂溪之聞知而昔年  
龍谿先生謂顏子之後一人又  
豈特濂溪之聞知而已耶然則  
本體未明而妄生枝節此何異  
腐草捶鐘寸霧迷日其於本體

又何傷乎故容城孫先生列陽明先生居十一子之中爲正宗則良知之旨明後之人可以無聚訟矣從幸與吾友嵩庵俞子同居陽明先生舊里衣冠劍佩猶能想像之從辨復歸里朝夕

陽明先生文集

鄒序

六

啐先生文集所得之身心深之寤寐而吾友俞子筮仕粵東甫下車而力任斯道於親民之暇搜羅先生善本綱舉條輯捐俸付梓公之同好當此徵訓日繁簿書鞅掌而吾友欲以先生曩

日之駐節兩粵者化誨東粵使革薄從忠去鄙就雅豈惟先生之文而已哉周子有云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其有關於世道人心甚大惟良知之旨明而堯舜湯文周

陽明先生文集

鄒序

七

孔之道不墜讀是書而俞子之功又何如哉

崑

康熙庚申孟夏姚江後學鄒景

從謹序



王陽明先生全集序

關閩濂洛之後談理學者無如姚江良知之旨挈其大全然須會得良知非尋常知識湛然廓然無知無不知故謂之良經濟文章悉從此出其實至此亦無安着處此千聖相傳心法也吾儒徹上徹下之功止有此一事

林序

一

所爭者純與不純之別而已余少年受書時聞塾師言吾儒所學在作爲文章以取科第已耳筮仕以後困阨顛躓皆非人意計所及方知此身之外無一可恃遂汎覽二氏經典奮然有出世之思然終以棄絕人倫爲疑因返求諸關閩濂洛之說不得要領

述悶日久既而讀陽明先生全集反

覆辨析總不出良知大旨而後渙然悟吾儒所學在此一事且當下具足不假外求也故歸里後遯跡建溪七年不復作出處想耿逆倡亂後幽囚十有八月就戮者三不復作生死想泊挈眷避地虎林扃戶讀書環堵蕭

林序

二

然不復作饑飽寒煖想但此心當湛然廓然之頃而動靜語默夢覺之交往往旋得旋失乍合乍離不能自必始歎用功淺深之數有不可強矣癸亥夏杪余同年友姚江俞君嵩菴以宰從化時所梓陽明先生全集見示余讀之乃二十年前所揣摩者今且

老而故我今我不能無大異焉對之  
未嘗不面熱汗浹也惟是蒿菴當宰  
從化甫下車卽以是書教人則其爲  
治可知矣宰從化未幾遽值烽火搶  
攘之變震驚而七堯不失則其平日  
得力尤可知矣然功貴於純當湛然  
廓然之頃而動靜語默夢覺之交無

林序

三

得失離合之異宜必有道以處此也  
蒿菴有得於此是於無可用功處用  
功卽謂以一身紹良知之統可也豈  
僅傳其書而已哉故於其屬序因書  
此以還質之晉安後學林雲銘謹序  
併書



王陽明先生全集序  
斯道之常存於古今也豈  
不重賴於理孝哉孝官廉  
洛山亦語孟卯經始昭朕  
揭日月而行於世故攸

王序

一

賴之其後則朱孝亭陸子  
靜兩公最著余嘗竊異諸  
儒於朱陸之學不得肯綮  
疑信參半紛聚訟至今不  
知其源流之合之明中華

陽明王先生起而力振之  
吳季婦本良知於陸為近  
然而知此所以致要非窮  
理不為功又何嘗不昇朱  
子同條其貫蓋古今無德

王序

二

性外之問季而亦釋理學  
外出事功則合朱陸而一  
之而研究辨晰折衷衷帝  
惟先生允稱焉先生綺紉  
華胄塵軒冕非珠玉孽

焉闡發語孟羽翼卯經以  
遠紹魏魯史傳近研周程  
之派者不啻抱冰握火期  
於終始文澈俾釋遺義而  
止以是操修有年譚理則

王序

三

微言大義靡不條晰人微  
論事則洞悉機宜而指諸  
掌而限一且陳誠盡臣之  
石畫至若誇人則論斷嚴  
切或略述而原心或指事

而責惡褒謫所加嚴若衮  
鉞居朕良史之直筆之是  
果由諸中者理明識確及  
發為文章如日星需藻之  
昭回而一種正大燦落也

三序

中

氣不可殫滅羅圭峰章梈  
而下瞠乎其後矣至謂  
有明理學王陽明與陳白  
沙兩人工夫殊二義余竊  
謂王之昇陳工夫不異而

仕用不同而益宗時先生  
持正不阿毅朕以身任之  
而功存宗社雖周絳焦之  
定燕代裴晉公之平淮蔡  
韓魏公之威鹵夏而佐元

五序

五

樞當不之過此無從先生  
以致知格物之理成動心  
忍性之功故不以危疑眩  
異識不以險仄折其氣不  
以常變得喪易異守故有

昔功名盛大先生視若固  
有耻時為人所齟齬先生  
亦直處晏如唯二手所釐  
定極當皆後世人所不能  
措之手言所誅擊極當時

王序

六

後世人所不敢出之言藉  
嚴威以求補過之原好憂  
患以為孝稽之助以是孝  
以是教更以是為治耻亦  
吳撫虔時五額而南皆其

穀教所至士沐流風民歌  
臬於迄今猶俎豆不祧也  
會壬子沐粵闡策士首課  
道統皆余視藩篆得董厥  
事因思漸統之傳有語孟

王序

七

六經下逮濂洛以及芹亭  
子靜白沙諸先輩吳以文  
章經濟兼表著者拾難多  
屈感慨係之適同孝官從  
化宰俞君嵩菴為先生初



榆繼起和淑典型匪朝尹  
夕念先生文集散失海內  
有求遺書者幾不可得爰  
搜正別外三歸彙為全集  
重光梨棗不為理孝文章

王序

八

經濟之編第列奏記傳銘  
書文之序蓋以體用無殊  
同條共貫亦古今彝德性  
外之問學併無理孝外之  
吏功之重之因屬序於余

余惟先生文錄先是梓畋  
給姑蘇次給元真實緒山  
錢氏龍溪王氏與有方焉  
則先生之教固無蕭家喻  
而戶曉也顧更得茲集毋

王序

九

乃斯道復倡於海嶠不闢  
邪說集大成用以佐戎  
今上右文之治斯固粵韻人  
士之牽抑寧止粵都人士  
之幸已哉宰曰唯之徵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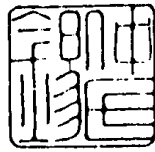
生言無以弁斯集且竊以  
先斯舉余不敢亦不敢辭  
固陋乃敬述所聞而樂富  
之云爾 昔

康熙十二年冬十一月關

王序

十

中後孝王令琴手題于  
珠江官署



餘姚史章隸古

凡例

先生學問專以致良知為主良知者心之本體也  
本體精明則所以經緯天地綱維萬物者皆從  
此出矣山極其高而雲霞蔚起淵極其深而蛟  
龍蒸變有本之學亦猶是也先生教人專從本  
體上做工夫既不苦於支離又不墮於虛寂傳  
程朱之衣鉢衛孔孟之藩籬千古崇祀食報不  
爽故是集仍以講學居首

先生文集舊本以講學明道者爲正錄以詞章

凡例

卷首

一

應者爲外集以奏疏及公移爲別錄卽吾姚施  
四明先生亦分理學文章經濟爲三編不知聖  
賢教人體用一致表裏俱融或一篇之中有始  
理學而推及於政事者有始政事而原本於理  
學者月落萬川處處皆圓正不得強分色相也  
故予於集中如書與書爲類序與序爲類第別  
體裁不分支節觀者較舊本爲便

先輩刻書多用圈點批評一篇之中罔不數句  
評不過數語要使文章之精意迭見紙上庶幾

讀者易於省密近來濫用圈點遂至句櫛字比  
零雜可厭矣夫文章之妙全在本文與其評贊  
失真不若淡思自得况先生之文旨淡而言顯  
所謂千人亦見萬人亦見者也予第刻刊本文  
不敢妄加評點亦從游夏莫贊之意爾

先生年譜自稱齒而強壯自窮約而通顯一生之  
功名事業統備於斯當日門人簪筆而紀之鏤  
版而傳之欲以年譜不朽先生而其實先生自  
足不朽也但刻於江州之匡山書院者僅有專

凡例

卷首

二

書而不及文集于并文集彙爲一書使學者開  
卷遙聞知其先時立志者若何後來立業者若  
何縱悉俱詳庶無遺憾

昔華亭徐少師階督學江西於士人家摹得先生  
燕居像二朝衣冠像一此則其朝像也徐少師  
嘗語人云此像於先生極肖予於吾里所見廟  
像亦然今後人仰慕先生每有不見古人之恨  
予特繪而傳之使學者能於有象之面目求其  
無形之性情則語言文字之外當自有遇之者

先生文集吾姚錢緒山先生首刻於姑蘇嗣後聞  
越河東關中皆有刻本近年以來板多殘失海  
內求其遺書卒不易得予以家藏諸本輯而梓  
之是役也起工於壬子之十月告成於癸丑之  
九月其間亥豕之訛已細加糾正矣但原本偶  
有殘缺不敢輕補一字以蹈自用之失而警軼  
精工則家弟赤文之功爲不可泯也

自公堂主人識

凡例

卷首

三

王陽明先生遺像



遺像

卷首

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竭忠盡瘁人臣職分之常崇德報功  
實國家激勵之典矧通侯班爵崇亞上公而  
節惠易名榮逾華衮事必待乎論定恩豈容  
以久虛爾故原任新建伯南京兵部尚書兼  
都察院左都御史王守仁維岳降靈自天祐  
命爰從弱冠屹爲宇宙人豪甫拜省郎獨奮  
乾坤正論身瀕危而志愈壯道處困而造彌

濃紹堯孔之心傳微言式闡倡周程之道術  
來學攸宗蘊蓄既宏猷爲丕著遺艱投大隨  
試皆宜戡亂解紛無施弗效閩粵之等巢盡  
掃而檣縱如神東南之黎庶舉安而文武足  
憲爰及逆藩稱亂尤資仗鉞洲謀旋凱奏功  
速於吳楚之三月出奇決勝邁彼淮蔡之中  
宵是嘉社稷之偉勳中盟帶纓之異數旣復  
無歸兩廣旋致格苗七旬蒞起功高賞移冊  
重爰遵

告介

卷首

二

遺詔兼采公評續相國之生封時而旌伐追曲江  
之受卹庶以酬勞茲特贈爲新建侯諡文成  
錫之

詔命於戲鐘鼎勒銘嗣美東征之烈券綸昭錫世  
登南國之功永爲一代之宗臣實耀千年之  
史冊冥甯不昧寵命其承

王陽明先生全集總目

卷之一

書一

卷之二

書二

卷之三

書三

卷之四

書四

王陽明先生全集總目

卷之五

序

卷之六

記

卷之七

說 雜著

卷之八

賦 騷 詩

卷之九

詩

卷之十

墓誌銘

墓表

墓碑

傳

碑

贊

箴

祭文

卷之十一

奏疏一

卷之十二

奏疏二

卷之十三

奏疏三

卷之十四

奏疏四

卷之十五

奏疏五

卷之十六

奏疏六

卷之十七

奏疏七

王陽明先生全集總目

二

卷之十八

公移一

卷之十九

公移二

卷之二十

公移三

卷之二十一

傳習錄

卷之二十二

王陽明先生全集總序

語錄

三

王陽明先生年譜

先生諱守仁字伯安其先晉右軍將軍羲之之後世本瑯琊居山陰至二十三世迪功郎壽徙徐姚壽五世孫綱官廣東叅議死苗難廟祀增城綱生彥達號祕湖漁隱彥達生與準永樂間舉遺逸不起號遜石翁曾祖世傑以明經貢入太學號槐里子祖天敘號竹軒父華號龍山由進士及第第一人仕至南京吏部尚書龍山公念山陰山水佳麗又爲先世故居復自餘姚徙越城之光相坊先生因築室陽明洞故學者稱爲陽明先生

王陽明先生年譜

卷一

成化八年壬辰九月三十日丁亥先生生先生  
在娠十四月生之夕祖母岑夢神人衣緋玉自  
雲中鼓吹送兒來驚寤已聞啼聲竹軒翁因命  
名雲而鄉人遂指所生樓曰瑞雲樓  
十二年丙申先生五歲翁不言有神僧過而目之  
曰好個孩兒可惜名字道破竹軒翁更以今名  
卽能言嘗暗誦翁所讀書翁訝問之曰向聞祖

讀時已默記矣

十七年辛丑先生十歲 龍山公舉進士第一甲  
第一人

十八年壬寅先生十一歲 竹軒翁因龍山公迎  
養攜先生如京師過金山寺與客賦詩未就先  
生從傍占一絕客大驚復命賦蔽月山房先生  
又占一絕明年就塾師於鄉中一日與同學生  
走長安街遇相者曰吾爲爾相爾鬚拂頰入聖  
境鬚至上丹臺結聖胎鬚至下丹田聖果圓光

王陽明先生年譜

卷首

二

生感其言歸問師曰何爲第一等事師曰讀書

登第先生曰恐未是當讀書作聖人耳

二十年甲辰先生十三歲 母太夫人鄭氏卒居  
喪哭泣甚哀

二十二年丙午先生十五歲 時石英王勇亂畿  
內石和尚劉千金亂秦中先生出遊居庸遂健  
兒騎射遍詢所以備禦之策經月始返夜夢謁  
伏波將軍廟賦七言絕句先生感慨時事屢欲  
上書龍山公格而止之

弘治元年戊申先生十七歲 七月親迎夫人諸

氏於洪都時諸公養和爲江西參議先生就署  
委會合卷日偶行入餞柱宮見道士跣趺卽而  
叩之相與對坐談養生次早始還 署中有紙  
數篋先生日取學書書法大進先生嘗曰吾始  
模古帖止得字形後舉筆不輕落紙凝思靜慮  
擬形於心久之始通其法既後讀明道先生書  
曰吾作字甚敬非要字好只此是學既非要字  
好又何學也乃知古人隨時隨事只在心上學

王陽明先生年譜

卷首

三

此心精明字好亦在其中矣

二年己酉先生十八歲 十二月以夫人諸氏歸  
餘姚舟過廣信謁雙一齋諒講格物之學先生  
甚喜以爲聖人必可學而至也遂淡契之

五年壬子先生二十一歲舉浙江鄉試時聞中夜  
半見有二巨人各衣緋綠東西立大言曰三人  
好作事已而先生與孫中丞燧胡尚書世寧同  
舉及宸濠之變胡發其奸孫死其難先生平之  
六年癸丑先生二十二歲春試南宮下第舉相李

西涯素器先生戲曰待汝作來科狀元試為來  
科狀元賦先生拈筆而就有意者曰此子取上  
第月中無我輩矣及丙辰春試竟為忌者所抑  
同舍有以不第為耻者先生慰之曰世以不得  
第為恥吾以不得第動心為恥

十年丁巳先生二十六歲 時邊烽甚急詔舉將  
才無以應先生因精究兵法每遇賓宴常聚果  
核列陣勢為戲

十一年戊午先生二十七歲讀考亭上光宗疏有

王陽明先生年譜

卷首

四

曰居敬持志為讀書之本循序致精為讀書之  
法乃悔前日用力雖勤而無所得者欲速故也  
因循序以求之然物理吾心終判為二沈鬱既  
久舊疾復作偶聞道士談養生遂有遺世人山  
之意

十二年己未先生二十八歲春舉會試第二人賜  
二甲進士出身第七人觀政工部 先生為諸  
生時夢成寧伯王越遺以弓劍是秋奉 命督  
造威寧墳取役夫以什伍法休食以時服則驅

演八陣圖事竣威寧家謝以金帛不受乃出威  
寧以所佩劍以贈適與夢符遂受之時有星變  
下 詔求言先生疏論邊務八事

十三年庚申先生二十九歲授刑部雲南司主事  
十四年辛酉先生三十歲奉 命獻獄江北多所  
平反事竣遊九華山見道者蔡遂頭問以仙術  
蔡曰尚未有頃先生逆左右再拜請問蔡曰尚  
未問至再三蔡曰汝禮雖隆終不忘官相大笑  
而別聞地藏洞有異人坐臥松毛不火食先生

王陽明先生年譜

卷首

五

歷巖險訪之值其睡先生默坐良久方醒問以  
第一義答曰周濂溪程明道是儒家兩個好秀  
才也語畢復睡先生歸明日再遇不復見矣  
十五年壬戌先生三十一歲 八月 予告歸越  
築室陽明祠行導引術友人王思輿等來訪先  
生命僕迎之且歷語其來蹟似先知者衆驚異  
以為得道久之先生悟曰此簸弄精魄非道也  
遂屏去其術欲離家遠避念祖母岑與龍山公  
在因循未決又忽悟曰此念生於孩提此念可



去是斷滅種性矣乃移居西湖還來南屏虎跑  
間有僧禪坐三年不語不視先生喝曰這和尚  
終日口巴巴說甚麼終日眼睜睜看甚麼僧驚  
起先生問其家對曰有母在曰起念否對曰不  
能不起念先生卽指愛親本性論之僧涕泣謝  
歸

十七年甲子先生三十三歲秋主考山東鄉試

九月改兵部武選司主事

十八年乙丑先生三十四歲是年湛甘泉若水

王陽明先生年譜

朱音

六

爲庶常一見定交共以倡明聖學爲事門人始  
進

正德元年丙寅先生三十五歲時庵瑾擅政南

京科道戴銑薄彥徽等以諫忤旨皆下獄二月

先生抗疏救之廷杖四十謫貴州龍場驛驛丞

二年丁卯先生三十六歲夏赴謫至錢塘瑾遣

人陰跡先生先生度不免乃託言投江以脫之

密附商船還舟山颶風大作一日夜至閩界比

登岬山行數十里夜扣一寺僧故不納又趨野

廟倚香案臥蓋虎穴也夜半虎但遶廊吼不敢

入黎明僧意先生必斃於虎將收其柩見先生

方睡醒驚曰公非常人也不然得無恙乎遂至

寺寺有道人卽前識于鐵柱宮者出詩相示有

二十年前曾見君今來消息我先聞之句因問

先生曰爾欲安往萬一瑾怒逮爾父奈何先生

愕然因著之得明夷乃決策返遂取間道由武

夷歸時龍山公官南京吏部尚書從都陽往省

以十二月赴龍場驛時先生妹婿徐愛因先生

王陽明先生年譜

朱音

七

將赴龍場納贄北面奮然有志於學

三年戊申先生三十七歲春三月至龍場驛龍

場在貴州萬山中蛇虺蟲豸聚時瑾憾未釋

先生自計得失榮辱俱忘惟生死一念尚在乃

鑿石榔自誓曰吾惟俟命而已會從者皆病先

生親析薪取水作糜飼之又爲歌詩調越曲雜

談笑以相解慰因沈思聖人處此更有何道忽

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不覺呼躍而起默記

五經之言證之莫不吻合因著五經臆說八見

先生所棲湫涇爲構龍岡書院寅賓堂何陋軒  
君子亭玩易窩以居先生水西安宣慰餽梁肉  
給使令重以金幣鞍馬先生俱不受始 朝廷  
議設軍衛於水西兼築城廓既而中止然驛傳  
尚存安惡據其腹心欲去之以問先生先生遺  
書折其不可且申 朝廷威信令甲議遂寢已  
而宋氏酋長有阿賈阿札者叛宋氏爲地方患  
先生復遺書詆諷之安悚然率所部平其難民  
賴以寧

主陽明先生年譜

卷首

入

四年己巳先生三十八歲 貴州提學副使席書  
聘先生主貴陽書院身督諸生師先生是年先  
生始論知行合一其說具語錄中

五年庚午先生三十九歲陞廬陵縣知縣爲政七  
月不事威刑惟以開導人心爲本 冬十一月  
入 觀館於興隆寺時黃宗賢紹始見先生與  
之語喜曰此學久絕子何所聞對曰雖旼有志  
實未用功先生曰人惟患無志不患無功明日  
引見甘泉訂與共學 十二月陞南京刑部四

川司主事

六年辛未先生四十歲 正月調吏部驗封司主  
事如論晦庵象山之學時方獻夫爲吏部郎中  
位在先生上因論學遂執贊事以師禮 二月  
爲會試同考試官 十月陞文選司員外郎  
七年壬申先生四十一歲 二月陞考功司郎中  
十二月陞南京太僕寺少卿便道歸省是年徐  
愛以祁州守遷南工部郎與先生同舟歸越論  
大學宗旨語詳傳習錄

主陽明先生年譜

卷首

九

八年癸酉先生四十二歲 冬十月至滁州日與  
門人遨遊琅琊滾泉間月夕環龍潭而坐者數  
百人歌聲振山谷舊學之士日益至  
九年甲戌先生四十三歲 四月陞南京鴻臚寺  
卿是年始專以致良知訓學者  
十年乙亥先生四十四歲 立再從子正憲爲後  
先生與諸弟守儉守文守章皆未舉子龍山公  
擇守信子立之時年八齡 八月擬諫迎佛疏  
時遣宦者劉允乘傳往迎佛徒允奏請鹽七萬

引以為路費許之輔臣楊廷和執奏不聽先生擬疏欲上後止疏請告是年祖母岑太夫人年九十有六疏凡再上

十一年丙子先生四十五歲九月陞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巡撫南贛汀漳等處王思輿語季本曰陽明此行必立事功本曰何以知之曰吾觸之不動矣

十二年丁丑先生四十六歲正月至贛州經萬安有賊數百沿途劫掠商舟不敢進先生乃聯

王陽明先生年譜

卷四

十

商艦結為陣勢揚旗鳴鼓如趨賊狀賊懼羅拜呼曰饑荒流民乞求賑濟先生令人諭之曰至贛後即差官撫卹各安生理毋作非為自取戕滅賊皆散歸先生入贛日即招募民兵行十家牌法先是贛民為洞賊耳目官府舉動賊必先聞軍門一老隸作奸尤甚先生知之呼入密室使自擇生死隸吐實先生許以不死試所言悉驗先生于是盡得賊情二月平漳寇四月班師時二月不雨先生駐軍上杭禱於行臺

及班師一雨三日有司請名行臺之堂曰時雨

堂五月立兵符奏設平和縣治於河頭移

小溪巡檢司於枋頭六月請疏通鹽法九月

改提督南贛汀漳等處軍務欽給旗牌得便

宜行事先是先生申明賞罰疏以旗牌便宜為

請有笑其迂者獨王公瓊曰朝廷此等權柄

不與此等人又將誰與褻疏得旨悉從之

以平漳寇功陞俸一級賞銀二十兩紵絲二表

裡疏處南贛商稅十月平橫水桶岡諸寇

王陽明先生年譜

卷四

十一

賊首謝志珊就擒先生問之曰汝何得黨類之衆若此志珊曰亦不容易平生見世上好漢斷不放過必多方鉤致之或周其急或逞其嗜好待其懷德與之謀無不應矣先生頗謂門人曰吾儒求友之切亦當如是十二月班師奏設崇義縣治于橫水增茶寮隘上堡鉛廠長龍三巡檢司

十三年戊寅先生四十七歲正月征三洞三

月平大帽洞頭諸寇四月班師立社學五

月奏設和平縣治於和平峒改和平巡檢司於  
荆頭 六月以平橫水桶岡功陞右副都御史  
蔭一子錦衣衛世襲百戶 七月刻古本大學  
刻朱子晚年定論 八月門人薛侃刻傳習錄  
九月修濂溪書院 十月舉鄉約 十一月  
再請疏通鹽法

十四年己卯先生四十八歲 六月奉 敕勘處  
福建叛軍十五日至豐城聞寧王宸濠反遂返  
吉安值南風急舟弗能前乃焚香拜泣告天曰

三陽明先生集

卷一

七

天若哀憫生靈許我匡扶社稷願即返風若無  
意斯民守仁無生望矣須臾風漸止北帆盡起  
濂道兵迫先生先生潛入魚舟得脫十九日至  
吉安上疏告變慮濂順流窺建業犯京師兩都  
倉卒無備思以計詭濂使遲留旬月於是偽爲  
火牌公文間諜等先後設法故聞於濂濂果疑  
罷先生一日發牌票二百餘左右莫知所往二  
十一日叛黨方熾恐中途有阻再告變先生起  
兵未奉成 命上便道省葬疏 七月初五日

疏上宸濠偽檄十三日率伍文定等傳檄四方  
起兵發吉安十五日大會於樟樹遣奉新縣知  
縣劉守緒襲破濂伏兵於新舊墳廠十九日發  
市汊二十日拔南昌二十四日與賊戰于鄱陽  
湖之黃家渡二十五日戰於八字腦二十六日  
獲濂於樵舍江西平當是時南京都御史李克  
嗣飛章告急集廷臣會議猶不敢斥言濂反獨  
兵部尚書王瓊曰豎子素行不義今倉卒舉亂  
殆不足慮士守仁據上游躡之成擒必矣乃疏

三陽明先生集

卷一

七

請下 詔削濂屬籍正賊名請命將出師趣南  
都時群小導 上親征有 旨不必命將朕當  
親率六師奉天征討假威武大將軍鎮國公行  
事令太監張永張忠安邊伯許泰都督劉暉率  
京邊官軍萬餘以從給事中祝檣御史張綸隨  
軍紀功 八月十六日上疏諫止親征是日再  
乞便道省葬不允 九月十一日發南昌獻俘  
如京師時忠泰等議將逆濂縱還湖中俟 上  
親與之戰而後奏凱論功先生不聽乘夜過五

山適張永侯於杭先生見永謂曰江西之民久  
遭濠毒既經大亂繼以旱災又加以京邊官軍  
供應不支必逃聚山谷爲亂天下將成土崩之  
勢公素委心朝廷得無念耶永曰然吾之此  
出欲調護左右以默輔聖躬非爲掩功來也  
但皇上天性順其意猶可挽回若逆之徒激  
羣小之怒無救於天下大計矣先生信其無他  
以濠付之稱病西湖淨慈寺十一月奉敕  
巡撫江西返南昌時忠泰等在江西百計撓羅

王陽明先生年譜

卷首

四

續綸又望風附會肆爲飛語先生既還北軍肆  
坐慢罵武故衝導起釁先生一不爲動愈待以  
禮密令居人移家於鄉而以老羸應門傳諭北  
軍離家苦楚居民富敦主客之禮每出遇北軍  
喪必停車唁慰久之北軍咸感服忠泰欲與先  
生較射意先生必大屈先生勉應之三發三中  
北軍在傍哄然舉手噴噴忠泰大懼曰我軍皆  
附王都耶乃班師是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上  
至南都

十五年庚辰先生四十九歲 上在南都忠泰既  
憾先生潛先生必反 上問以何爲驗對曰試  
召之必不來 正月有詔召先生張永使募  
士錢秉忠密以報先生聞 命趨至忠泰復拒  
之蕪湖半月先生不得已入九華山每日宴坐  
艸庵中 上陰遣人覘之曰王守仁學道人也  
安得反 命還江西過開先寺刻石於讀書臺  
二月觀兵如九江 三月請寬租 三疏省  
葬不允 五月江西大水疏自劾 六月如贛

王陽明先生年譜

卷首

五

大閱士卒教戰法江彬遣人來覘人皆爲先生  
懼先生作啾啾吟解之有言萬安多武士命叅  
隨往錄之龍光問曰宸濠既平錄此何爲先生  
笑曰交趾有內難出其不意而搗之亦一機會  
也蓋是時 上在南都宸濠尚未伏法而彬謀  
叵測故有半首夜驚之事先先生之所以觀兵九  
江校士贛州錄萬安武力者其意固難爲衆人  
道矣 七月重上江西請寬疏時羣黨欲自獻  
俘巢功張永不可於是以大將軍鈎帖令先生

重上捷音先生乃節畧前奏入諸人名於疏內  
再上之 八月各部院雪理冀元亨冤狀 閏  
八月初八日 上在南京受俘十二日旋蹕霍  
韜曰是役也罪人已執猶動衆出師地方已寧  
乃殺民奏捷誤 先朝於過舉搖國是於將危  
蓋忠泰之攘功賊義厥罪滔天而續綸之詭隨  
敗類其黨惡不才亦甚矣 四疏省葬不允先  
生在贛聞祖母岑太夫人訃及海日翁病亟欲  
棄職逃歸門人周仲曰先生思歸一念亦似着  
相先生良久曰此相安能不着 九月還南昌  
十二月初三日 上在通州賜宸濠死初八  
日 上還京

十六年辛巳先生五十歲 正月居南昌錄陸象  
山子孫 三月 上崩於豹房 四月 世宗  
登極 五月集門人於白鹿洞 六月召先生  
馳驛來京發南昌輔臣沮之陞南京兵部尚書  
叅贊機務先生行至錢塘上疏仍乞便道省葬  
九月歸餘姚省祖塋訪瑞雲樓 十二月制

封新建伯奉天翊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  
光祿大夫柱國兼南京兵部尚書照舊叅贊機  
務歲支祿米壹千石三代并妻一體追封給興  
誥恭子孫世世承襲詔至適龍山公誕辰先生  
捧觴爲壽公感然曰寧濠之變皆以汝爲死矣  
而不死皆以事難平矣而卒平讒構朋興禍機  
四發岌乎幾不免矣天開日月顯忠遂良父子  
濫冒封賞穹官高爵復相見於一堂豈非幸歟  
然盛者衰之始福者禍之基雖可幸亦可懼也  
先生洗爵而跪曰大人之教兒所日夜切心者  
也

嘉靖元年壬午先生五十一歲 正月疏辭封爵  
不允 二月龍山公卒先生哭踊幾絕戒家人  
齋食百日未幾又令弟姪輩稍進乾肉曰諸子  
叅養習久強其不能是恣其作僞也不如稍寬  
之使各求自盡可矣先生久哭輒輟有弔客至  
侍者云宜哭先生曰哭發于心若以客至而始  
哭則以客退而不哭矣世人飾情行詐故於父

母亦然 七月再疏辭封爵不報時御史程啓  
充給事中毛玉承宰相意倡爲異說劾先生門  
人刑部主事陸澄上疏爲六辯以折之先生聞  
而止之 九月葬龍山公于石泉山

二年癸未先生五十二歲 二月南宮策士以心  
學爲問陰闕先生門人徐珊不荅而出門人錢  
德洪下第歸見先生先生喜相接曰聖學從茲  
大明矣德洪曰時事如此此學何由得明先生  
曰吾學惡得過語天下今會試錄出雖窮鄉僻

王陽明先生年譜

卷首

六

谷無不見矣吾學既非天下必有起而求真是  
者 九月改葬龍山公於天柱峰鄭太夫人於  
徐山 十一月與張元冲論二氏之學先生曰  
聖人盡性至命何物不具二氏之學皆我之學  
卽吾盡性至命中完養此身謂之仙不染世累  
謂之佛後世儒者不見聖學之全故與二氏成  
二見耳

三年甲申先生五十三歲 正月越郡守南大吉  
見先生自陳其臨政多過問先生何無一言教

我先生曰吾已言之久矣大吉未解先生問曰  
吾不言汝何以知對曰此某之良知也先生曰  
良知非我常言而何大吉笑謝而去越數日再  
來請曰某過後甚悔雖思改圖焉若預言不

犯爲佳先生曰人言不如自悔真切越數日又  
來請曰身過可勉心過奈何先生曰昔鏡未開  
明可以藏垢今鏡明矣一塵之落亦難住脚此  
入聖之機也勉之 八月十五日宴門人於天  
泉橋是夜月白如畫門人百餘人酒酣各歌詩

王陽明先生年譜

卷首

七

投壺擊鼓盪舟爲樂 時大禮議起霍元厓席  
元山黃宗賢黃宗明問先生先生皆不荅 十  
月門人南大吉續刻傳習錄

四年乙酉先生五十四歲 正月夫人諸氏卒四  
月附葬于徐山 六月先生服闋禮部尚書席  
書特疏薦曰生在臣前者見一人曰楊一清生  
在臣後者見一人曰王守仁 九月歸餘姚省  
墓會諸生於龍泉寺之中天閣 十月立陽明  
書院於越城

五年丙戌先生五十五歲 聶豹以御史巡按福  
建渡錢塘來見先生喜謂思孟周程無意相遭  
於千載之下然豹是時尚以賓客禮見也後六  
年豹出守蘇州先生已違世四年矣語錢德洪  
王畿曰吾學誠得先生開發冀再見執贄不及  
矣茲以二君爲證具香案拜先生遂稱門人  
十一月庚申子正億生繼室張氏所出

六年丁亥先生五十六歲 四月鄒守益刻文錄  
於廣德州 五月起總督兩廣江西湖廣軍務

主陽明先生年譜

卷一

年

征思田 九月發越 十月過南昌先生舟次  
廣信門人徐樾方自白鹿洞來有禪定意先生  
目而得之令舉似曰不是已而稍變前語曰不  
是此體豈有方所譬之此燭光無不在不可以  
燭上爲光因指舟中曰此亦是光此亦是光指  
舟外水而曰此亦是光樾唯唯明日至南浦百  
姓懽迎填途塞巷至不能行父老頂輿傳遞入  
都司先生命就謁者東入西出不舍者出且  
復入自辰至未而散始舉有司常儀明日謁文

廟講大學於明倫堂諸生屏擁多不得聞唐堯  
臣詐爲獻茶者得上堂傍聽驚曰三代後安得  
有此氣象耶 十一月至梧州上謝恩疏

七年戊子先生五十七歲 二月平思田 四月

典思田學校 七月平八寨斷藤峽 上經畧

思田及八寨斷藤峽事宜 九月疏謝獎勵賞

賚 十月以疾疏請告不報 謁伏波廟于烏

蠻灘宛然如少時夢中所見識二詩于其壁

祀增城六世祖祠廟 十一月班師至大庾嶺

主陽明先生年譜

卷二

年

先生疾已劇謂布政使王大用曰爾知孔明之  
所以託姜維乎大用遂擁兵護衛且爲教匠事  
二十五日至南安門人推官周積來見先生起  
坐徐言曰近來進學如何積以政對遂問道體  
無恙先生曰病勢危亟所未死者元氣耳二十  
八月泊青龍舖明日召積入開日視曰吾去矣  
積泣下問何遺言先生微哂曰此心光明亦復  
何言頃之瞑目而逝門人賴州兵備張思聰迎  
入南楚驛沐浴衾斂如禮 十二月初二日思



聰與官屬師生設祭入棺明日輿輓登舟士民  
遠近遮道哭聲震地至贛士民沿途擁哭至南  
昌門人巡按御史儲良材提學副使趙淵請改  
歲行士民斯夕哭奠

八年己丑正月喪發南昌時連日逆風舟不能  
行趙淵祝於柩曰公豈爲南昌士民留耶越中  
子弟門人來候久矣忽變西風六日直至弋陽

二月庚午喪至越時朝中有異議爵廢贈諡  
諸典皆不行方下詔禁偽學詹事黃綰上疏

曰忠臣事君義不苟同君子立身道無阿比臣  
昔爲都事今少保桂萼時爲舉人臣取其大節  
與之交友及臣爲南京都察院經歷見大禮不  
明相與論列從此二十餘年始終無間昨臣薦  
新建伯王守仁堪以柄川萼與守仁不合因不  
謂然小人乘間構隙然臣終不以此廢萼平生  
也但臣於事君之義師友之道則有不得不明  
者夫臣之所以淡知守仁者以其功與學耳然  
功高而人忌學古而人不識此守仁之所以不

三陽明先生集

卷四

三

容於世也蓋守仁之大功有四其一宸濠不軌  
謀非一日內臣如魏彬等變幸如錢寧江彬等  
文臣如陸完等爲之內應鎮守如畢真劉則等  
爲之外應故當時中外諸臣多懷觀望若非守  
仁忠義自許不顧赤族之禍身任討賊之事則  
天下安危未可知矣今乃皆以爲伍文定之功  
是輕發縱而重走狗也其二大帽茶寮測頭桶  
岡諸賊寨勢連四省兵積累歲守仁臨鎮次第  
底定其三田州思恩構釁有年事不得息民不  
得安故起守仁以往使盧王之徒崩角來降歲  
泣受杖遂平一方之難其四自來八寨爲兩廣  
腹心之疾其間守戍官軍與賊爲黨莫可奈何  
守仁假永順狼兵盧王降卒襲而殲之遂去兩  
廣無窮之巨害夫守仁所立戰功皆除大患卒  
又以死勤事而寧可泯滅之乎其學之大要有  
三一曰致良知致知出於孔氏而良知出於孟  
柯何可異也二曰親民蓋大學舊本所謂親民  
者卽百姓不親之親凡親賢樂利與民同其好

惡而爲絜矩之道者是也亦非創爲之說也三  
日知行合一蓋亦大易所謂知至至之知終終  
之只一事也守仁發此欲人言行相顧勿事空  
言是守仁之學弗詭於聖弗畔於道乃孔門之  
正傳也而庸可非訾之乎今夢以此詆守仁遂  
致陛下失此良弼使守仁不獲致君堯舜誰  
之過歟故臣不敢以此爲夢是也夫以守仁之  
學之正如此其功之高又如此乃旌賞不及削  
罰有加廢褒忠之典倡僞學之禁夢之所以聯

王陽明先生集

卷十

書

明主者爲何如哉今守仁客死妻子孱弱家  
童散骨骸埋空山鬼神有知當爲惻然臣實不  
忍見聖明之世有此事也假使守仁生於異  
世陛下猶當追崇況在今日哉臣昔與守仁  
友二十年一日憤寡過之不能守仁從而覺之  
若有淺者遂師事之是臣於守仁實非苟然相  
信如世俗師友者也臣於君父之前處師友之  
間既有所懷不敢不盡昔夢爲小人所譏臣爲  
之憤既而得白臣爲之喜固非臣之私也今守

仁之抱冤亦猶夢之負屈伏願擴一視之仁特

敕所司優以卹典贈諡仍與世襲并開學禁

以昭聖德若此事不明則夢之與臣終不能

以自忘故臣敢直言如此所以盡事陛下之

忠且以補夢之過也疏入不報十一月葬先

生於洪溪門人會葬者千餘人麻衣衰履扶柩

而哭觀者莫不交涕洪溪去越城三十里入蘭

亭五里先生所親擇也先是前溪入懷與左溪

會衝齒右麓術者嫌之有山翁夢神人耕袍玉

王陽明先生集

卷十

書

帶立於溪上曰吾欲還溪故道明日雷雨大作

溪泛忽從南岸明堂周濶數百尺遂定穴門人

李拱等築治更番月餘而墓成

隆慶元年丁卯五月詔贈先生爲新建侯諡文

成

二年戊辰六月子正德襲封新建伯

萬曆十二年甲申詔從祀先生於孔子廟

王陽明先生全集目錄

卷之一 書一

與辰中諸生 巳巳

答徐成之 辛未

答黃宗賢應原忠 辛未

答汪石潭內翰 辛未

寄諸用明 辛未

答王虎谷 辛未

與黃宗賢 辛未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一 一

二 壬申

三 癸酉

四 癸酉

五 癸酉

六 丙子

七 戊寅

與王純甫 壬申

二 癸酉

三 甲戌

四 甲戌

寄希淵 壬申

二 壬申

三 癸酉

四 巳卯

與戴子良 癸酉

與胡伯忠 癸酉

與黃誠甫 癸酉

二 丁丑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一 二

答王天宇 甲戌

二 甲戌

寄李道夫 乙亥

與陸元靜 丙子

二 戊寅

與希顏台仲明德尚謙原靜 丁丑

與楊仕德薛尚謙 丁丑

寄聞人邦英邦正 戊寅

二 戊寅

三 庚辰

寄薛尚謙 戊寅

二

三

寄諸弟 戊寅

與安之 巳卯

答甘泉 巳卯

二 庚辰

答方叔賢 巳卯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一

與陳國英 庚辰

復唐虞佐 庚辰

答羅整菴少宰 庚辰

答甘泉 辛巳

王陽明先生全集卷之一

同里後學俞 嶠重編

書一

始正德巳  
巳至庚辰

與辰中諸生 巳巳

謫居兩年無可與語者歸途乃得諸友何幸何幸  
方以為喜又遽爾別去極怏怏也絕學之餘求道  
者少一齊衆楚最易搖奪自非豪傑鮮有卓然不  
變者諸友宜相砥礪夾持務期有成近世士夫亦  
有稍知求道者皆因實德未成而先揭標榜以來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一  
世俗之謗是以往往墮墮無立反為斯道之梗諸  
友宜以是為鑒刊落聲華務於切已處着實用力  
前在寺中所云靜坐事非欲坐禪入定蓋因吾輩  
平日為事物紛拏未知為已欲以此補小學收放  
心一段功夫耳明道云纔學便須知有着力處既  
學便須知有得力處諸友宜於此處着力方有進  
步異時始有得力處也學要鞭辟近裏着已君子  
之道闇然而日章為名與為利雖清濁不同然其  
利心則一謙受益不求異於人而求同於理此數

語宜書之壁間常日在之舉業不患妨功惟患奪志只如前日所約循循爲之亦自兩無相礙所謂知得洒掃應對便是精義入神也

答徐成之 辛未

汝華相見於逆旅間成之落居甚悉然無因一面徒增悵快吾鄉學者幾人求其篤信好學如吾成之者誰歟求其喜聞過忠告善道如吾成之者誰歟過而莫吾告也學而莫吾與也非吾成之之思而誰思歟嗟吾成之幸自愛重自人之失其所好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一

二

仁之難成也久矣向吾成之在鄉黨中刻厲自立衆皆非笑以爲迂腐成之不爲少變僕時雖稍知愛敬不從衆非笑然尚未知成之之難得如此也今知成之之難得則又不獲朝夕相與豈非大可憾歟修己治人本無二道政事雖劇亦皆學問之地諒吾成之隨在有得然何從一聞至論以洗凡近之見乎愛莫爲助近爲成之思進學之功微覺過苦先儒所謂志道懇切固是誠意然急迫求之則反爲私已不可不察也日用間何莫非天理流

行但此心常存而不放則義理自熟孟子所謂勿忘勿助深造自得者矣學問之功何可緩但恐著意把持振作縱復有得居之恐不能安耳成之之學想亦正不如此以僕所見微覺其有近似者是以不敢不盡亦以成之平日之樂聞且欲以是求教也

答黃宗賢應原忠 辛未

昨晚言似太多然遇二君亦不得不多耳其間以造詣未熟言之未瑩則有之然卻自是吾儕一段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一

三

的實工夫思之未合請勿輕放過當有豁然處也聖人之心纖翳自無所容自不消磨刮若常人之心如斑垢駁雜之鏡須痛加刮磨一番盡去其駁蝕然後纖塵即見纔拂便去亦自不消費力到此已是識得仁體矣若駁雜未去其間固自有一點明處塵埃之落固亦見得亦纔拂便去至於堆積於駁蝕之上終弗之能見也此學利困勉之所由異幸弗以爲煩難而疑之也凡人情好易而惡難其間亦自有私意氣習纏蔽在識破後自然不見

其難矣古之人至有出萬死而樂爲之者亦見得耳向時未見得向裏而意思此工夫自無可講處今已見此一層卻恐好易惡難便流入禪釋去也昨論儒釋之異明道所謂敬以直內則有之義以方外則未畢竟連敬以直內亦不是者已說到八九

答汪石潭內翰 辛未

承批教連日瘡甚不能書未暇請益來教云昨日所論乃是一大疑難又云此事關係頗大不敢不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一

四

言僕意亦以爲然是以不能遽已夫喜怒哀樂情也既曰不可謂未發矣喜怒哀樂之未發則是指其本體而言性也斯言自子思非程子而始有執事既不以爲然則當自子思中庸始矣喜怒哀樂之與思與知覺皆心之所發心統性情性心體也情心用也程子云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寂然不動是也有指用而言者感而遂通是也斯言既無以加矣執事姑求之體用之說夫體用一源也知體之所以爲用則知用之所以爲體者矣雖然體

微而難知也川顯而易見也執事之云不亦宜乎夫謂自朝至暮未嘗有寂然不動之時者是見其用而不得其所謂體也君子之於學也因川以求其體凡程子所謂既思卽是已發既有知覺卽是動者皆爲求中於喜怒哀樂未發之時者言也非謂其無未發者也朱子於未發之說其始亦嘗疑之今其集中所與南軒論難辯析者蓋往復數十而後決其說則今之中庸註疏是也其於此亦非苟矣獨其所謂自戒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一

五

自謹獨而精之以至於應物之處者亦若過於剖析而後之讀者遂以分爲兩節而疑其別有寂然不動靜而存養之時不知常存戒慎恐懼之心則其工夫未始有一息之間非必自其不睹不聞而存養也吾兄且於動處加工勿使間斷動無不和卽靜無不中而所謂寂然不動之體當自知之矣未至而揣度之終不免於對塔說相輪耳然朱子但有知覺者在而未自知覺之說則亦未瑩吾兄疑之蓋亦有見但其所以疑之者則有因噎廢食

之過不可以不審也君子之論苟有以異於古姑母以爲決然宜且循其說而究之極其說而果有不達也然後從而斷之是以其辯之也明而析之也當蓋在我者有以得其情也今學如吾兄聰明超特如吾兄深潛縝密如吾兄而猶有未悉如此何邪吾兄之心非若世之立異自高者要在求其是而已故敢言之無諱有所未盡不惜教論不有益於兄必有益於我也

寄諸用明 辛未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一

六

得書足知邇來學力之長甚喜君子惟患學業之不修科第遲速所不論也兄吾平日所望於賢弟固有大于此者不識亦嘗有意於此否耶便中時報知之階陽諸姪間去歲皆出投試非不喜其年少有志然私心切不以爲然不幸遂至於得志豈不誤却此生耶凡後生美質須令晦養厚積天道不翕聚則不能發散况人乎花之千葉者無實爲其華美太發露耳諸賢姪不以吾言爲迂便當有進步處矣書來勸吾仕吾亦非潔身者所以汲汲

於是非獨以時當歛晦亦以吾學未成歲月不待再過數年精神益弊雖欲勉進而有所不能則將終於無成皆吾所以勢有不容已也但老祖而下意皆不悅今亦豈能決然行之徒付之浩嘆而已

答王虎谷 辛未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一

七

永示別後看得一性字親切孟子云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此吾道之幸也喜慰何可言弘毅之說極是但云既不可以棄去又不可以減輕既不可以住歇又不可以不至則是猶有不得已之意也不得已之意與自有不能已者尚隔一層程子云知之而至則循理爲樂不循理爲不樂自有不能已者循理爲樂者也非真能知性者未易及此知性則知仁矣仁人心也心體本自弘毅不弘者蔽之也不毅者累之也故燭理明則私欲自不能蔽累私欲不能蔽累則自無不弘毅矣弘非有所擴而大之也毅非有所作而強之也蓋本分之內不加毫末焉曾子弘毅之說爲學者言故曰不可以不弘毅此曾子窮理之本真見仁

體而後有是言學者徒知不可不弘毅不知窮理而惟擴而大之以爲弘作而強之以爲毅是亦出於一時意氣之私其去仁道尚遠也此寔公私義利之辨因執事之誨而并以請正

與黃宗賢 辛未

所喻皆近思切問足知爲功之密也甚慰夫加諸我者我所欲也無加諸人我所欲也出乎其心之所欲皆自然而然而非有所強勿施於人則勉而後能此仁恕之別也然恕求仁之方正吾儕之所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一

八

有事也子路之勇而夫子未許其仁者好勇而無所取裁所勇未必皆出天理之公也事君而不避其難仁者不過如是然而不知食輒之祿爲非義則勇非其所宜勇不得爲仁矣然勇爲仁之資正吾儕之所尚欠也鄙見如此明者以爲何如未盡望更示

二 壬申

使至知近來有如許忙想亦因是大有得力處也僕到家卽欲與曰仁成鴈蕩之約宗族親友相牽

絆時刻弗能自由五月終決意往值烈暑阻者益衆且堅復不果時與曰仁稍尋傍近諸小山其東南林壑最勝絕處與數友相期候宗賢一至卽往又月餘曰仁憑眼過甚乃翁督促勢不可復待乃從上虞入四明觀白水尋龍溪之源登杖錫至於雪竇上千丈巖以望天姥華頂若可睹焉欲遂從奉化取道至赤城適彼中多旱山田盡龜裂道傍人家徬徨望雨意慘然不樂遂自寧波買舟還餘姚往返亦半月餘相從諸友亦微有所得然無大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一

九

發明其取所歉然宗賢不同茲行耳歸又半月曰仁行去使來時已十餘日思往時在京每恨不得還故山往返當益易乃今益難自後精神意氣當日不逮前不知回視今日又何如也念之可嘆可懼留居之說竟成虛約親友以曰仁既往催促日至滁陽之行難更遲遲亦不能出是月聞彼中山水頗佳勝事亦閒散宗賢有惜陰之念明春之期亦既後矣此間同往者後輩中亦三四人習氣已深雖有美質亦消化漸盡此事正如淘沙會有見



金時但目下未可必得耳

三 癸酉

滁陽之行相從者亦二三子兼復山水清遠勝事  
閑曠誠有足樂者故人不志久要果能乘興一來  
耶得應元忠書誠如其言亦大可喜牽制文義自  
宋儒已然不獨今時學者遂求脫然洗滌恐亦甚  
難但得漸能疑竇當亦終有覺悟矣自歸越後時  
時默念年來交遊益覺人才難得如元忠者豈易  
得哉京師諸友邇來畧無消息每因已私難克輒  
為諸友憂慮一番誠得相聚一堂早晚當有多少  
砥礪切磋之益然此在各人非可願望得

四 癸酉

春初姜翁自天台來得書問山間况味懸企之極  
且承結亭相待既感深誼復媿其未育以副也甘  
泉丁乃堂夫人憂近有書來索銘不久且還增城  
道途邈絕草亭虛席相聚尚未有日僕雖相去伊  
邇而家累所牽遲遲未決所舉遂成北山之移文  
矣感原忠久不得音問想數會聚聞亦北上果然

王陽明先生集

卷之一

書一

十

否此間往來極多友道則實寥落敦夫雖住近不  
甚講學純甫近改北驗封且行曰仁又公差未還  
宗賢之思靡日不切又得草堂報益使人神魂飛  
越若不能一日留此也如何如何去冬解冊吏到  
承欲與原忠來訪此誠千里命駕矣喜慰之極日  
切瞻望然又自度鄙劣不足以承此曰仁入夏當  
道越中來此其時得與共載何樂如之

五 癸酉

書來及純甫事懷恨不一而足足知朋友忠愛之

王陽明先生集

卷之一

書一

十一

至世衰俗降友朋中雖平日寂所愛敬者亦多改  
頭換面持兩端之說以希俗取容意思殊為衰飒  
可憫若吾兄真可謂信道之篤而執德之弘矣何  
幸何幸僕在留都與純甫住密邇或一月一見或  
間月不一見輒有所規切皆發於誠愛懇惻中心  
未嘗懷纖毫較計純甫或有所踈外此心直可質  
諸鬼神其後純甫轉官北上始覺其有忽然者尋  
亦痛自悔責以為吾人相與豈宜有如此芥蒂却  
是墮入世間較計坑陷中亦成何等習次當下冰

消霧釋矣其後人言屢屢而至至有爲我憤辭厲色者僕皆惟以前意處之實是未忍一日而忘純甫蓋平日相愛之極情之所鍾自如此也旬月間復有相知自北京來備傳純甫所論僕竊疑有浮薄之徒幸吾黨間隙鼓弄交構增飾其間未必盡出於純甫之口僕非矯爲此說實是故人情厚不忍以此相疑耳僕平日之厚純甫本非私厚縱純甫今日薄我當亦非私薄然則僕未嘗厚純甫純甫未嘗薄僕也亦何所容心於其間哉往時見世

毛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一

書

五

俗朋友易生嫌隙以爲彼蓋苟合於外而非有性分之契是以如此私竊嘆憫自謂吾黨數人縱使散處敵國仇家當亦斷不至是不謂今日亦有此等議論此亦惟宜自反自責而已孟子云愛人不親反其仁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自非履涉親切應未識斯言味永而意懇也僕近時與朋友論學惟說立誠二字殺人須就咽喉上着刀吾人爲學當從心體入微處用力自然篤實光輝雖私欲之萌真是洪爐點雪天下之大本立矣若就標末

耕綴比擬凡平日所謂學問思辯者適足以爲長傲遂非之資自以爲進於高明光大而不知陷於狠戾險嫉亦誠可哀也已以近事觀之益見得吾儕往時所論自是向裏此蓋聖學的傳惜乎淪落堙埋已久往時見得猶自恍惚僕近來無所進只於此處看較分曉直是痛快無復可疑但與吾兄別久無告語處耳原忠數聚論否近嘗得渠一書所見迥然與舊不同殊慰殊慰今亦寄一簡不能詳細見時望并出此歸計尚未遂旬月後且圖再

毛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一

書

三

舉會期未定臨楮耿耿

六 丙子

宅老數承遠來重以嘉貺相念之厚媿何以堪令兄又辱書惠禮恭而意篤意家庭旦夕之論必於此學有相發明者是以波及於僕喜幸之餘媿何以堪別後工夫無因一如如書中所云大畧知之用力習熟然後居山之說昔人嘗有此然亦須得其源吾輩通患正如池而浮萍隨開隨蔽未論江海但在活水浮萍卽不能蔽何者活水有源池水

無源有源者由已無源者從物故凡不息者有源  
作較者皆無源故耳

七 戊寅

得書見相念之厚所引一詩尤懇惻至情讀之既  
感且媿幾欲涕下人生動多牽滯反不若他流外  
道之脫然也奈何奈何近收甘泉書頗同此憾士  
風日偷素所目爲善類者亦皆雷同附和以學爲  
諱吾人尚栖栖未卽逃避真處堂之燕雀耳原忠  
聞且北上恐亦非其本心仕途如爛泥坑沒入其

孟陽先生全集

卷之一

書一

齒

中鮮易復出吾人便是失脚樣子不可不鑒也承  
欲枉顧幸甚幸甚好事多阻恐亦未易如願努力  
圖之籠中病翼或能附冥鴻之末而歸未可知也

與王純甫

玉中

別後有人自武城來云純甫始到家尊翁頗不喜  
歸計尚多抵牾始聞而惋然已而復大喜久之又  
有人自南都來者云純甫已蒞任上下多不相能  
始聞而惋然已而復大喜吾之惋然者世俗之私  
情所爲大喜者純甫當自知之吾安能小不忍於

純甫不使動心忍性以大其所就乎嘗之金之在  
冶經烈焰受鉗錘當此之時爲金者甚苦然自他  
人視之方喜金之益精煉而惟恐火力錘煅之不  
至既其出冶金亦自喜其挫折煅煉之有成矣某  
平日亦每有傲視行輩輕忽世故之心後雖稍知  
懲創亦惟支持抵塞於外而已及謫貴州三年百  
難備嘗然後能有所見始信孟氏生於憂患之言  
非欺我也嘗以爲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  
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患難行乎

孟陽先生全集

卷之一

書一

圭

患難故無入而不自得後之君子亦當素其位而  
學不願乎其外素富貴學處乎富貴素貧賤患難  
學處乎貧賤患難則亦可以無入而不自得向嘗  
爲純甫言之純甫深以爲然不審邇來川力御如  
何耳近日相與講學者宗賢之外亦復數人每相  
聚輒嘆純甫之高明今復遭時磨勵若此其進益  
不可量純甫勉之汪景顏近亦出宰大名臨行請  
益某告以變化氣質居常無所見惟當利害經變  
故遭屈辱平時憤怒者到此能不憤怒憂惶失措

者到此能不憂惶失措始是能有所得力處亦便是用力處天下事雖萬變吾所以應之不出乎喜怒哀樂四者此爲學之要而爲政亦在其中矣景顏聞之躍然如有所得也甘泉近有書來已卜居蕭山之湘湖去陽明洞方數十里耳書屋亦將落成聞之喜極誠得良友相聚會共進此道人間更復有何樂區區在外之榮辱得喪又足掛之齒牙間哉

二 癸酉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十一

書一

七

純甫所問辭則謙下而語意之間實自以爲是矣夫既自以爲是則非求益之心矣吾初不欲答恐答之亦無所入也故前書因發其端以俟明春渡江而悉既而思之人生聚散無常純甫之自是蓋其心尚有所惑而然亦非自知其非而又故爲自是以要我者吾何可以遂已故復備舉其說以告純甫來書云學以明善誠身固也但不知何者謂之善原從何處得來今在何處其明之之功當何如入頭當何如與誠身有先後次第否誠是誠箇

甚的此等處細微曲折儘欲扣求啓發而因獻所疑以自附於助我者反覆此語則純甫近來得力處在此其受病處亦在此矣純甫平日徒知存心之說而未嘗實加克治之功故未能動靜合一而遇事輒有紛擾之患今乃能推究若此必已漸悟往日之墮空虛矣故曰純甫近來用功得力處在此然已失之支離外馳而不覺矣夫心主於身性具於心善原於性孟子之言性善是也善卽吾之性無形體可指無方所可定夫豈自爲一物可從何處得來者乎故曰受病處亦在此純甫之意蓋未察夫聖門之實學而尚徂於後世之訓詁以爲事事物物各有至善必須從事事物物求箇至善而後謂之明善故有原從何處得來今在何處之語純甫之心殆亦疑我之或墮於空虛也故假是說以發我之蔽吾亦非不知感純甫此意其實不然也夫在物爲理處物爲義在性爲善因所指而異其名實皆吾之心也心外無物心外無事心外無理心外無義心外無善吾心之處事物純乎理

而無人偽之雜謂之善非在事物有定所之可求也處物爲義是吾心之得其宜也義非在外可襲而取也格者格此也致者致此也必曰事事物物上求箇至善是離而二之也伊川所云纔明彼卽曉此是猶謂之二性無彼此理無彼此善無彼此也純甫所謂明之功當何如入頭處當何如與誠身有先後次第否誠是誠箇甚的且純甫之意必以明善自有明善之功誠身又有誠身之功也若區區之意則以明善爲誠身之功也夫誠者無

妄之謂誠身之誠則欲其無妄之謂誠之之功則明善是也故博學者學此也審問者問此也慎思者思此也明辯者辯此也篤行者行此也皆所以明善而爲誠之之功也故誠身有道明善者誠身之道也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非明善之外別有所謂誠身之功也誠身之始身猶未誠也故謂之明善明善之極則身誠矣若謂自有明善之功又有誠身之功是離而二之也難乎免於毫釐千里之謬矣其間欲爲純甫言者尚多紙筆未能詳悉

尚有未合不妨往復

三 甲戌

得曰仁書知純甫近來用工甚力可喜可喜學以明善誠身只兀兀守此昏昧雜擾之心却是坐禪入定非所謂必有事焉者矣聖門寧有是哉但其毫釐之差千里之謬非實地用功則亦未易辨別後世之學瑣屑支離正所謂採摘汲引其間亦寧無小補然終非積本求原之學句句是字字合然而終不可入堯舜之道也

四 甲戌

屢得汪叔憲書又兩得純甫書備悉相念之厚感媿多矣近又見與曰仁書貶損益至三復赧然夫趨向同而論學或異不害其爲同也論學同而趨向或異不害其爲異也不能積誠反躬而徒騰口說此僕往年之罪純甫何尤乎因便布此區區臨楮傾念無已

寄希淵 壬申

所遇如此希淵歸計良是但稍傷急迫若再遲二

三月托疾而行彼此形迹泯然既不激怒於人亦不失已之介矣聖賢處末世待人應物有時而委曲其道未嘗不直也若已爲君子而使人爲小人亦非仁人忠恕惻怛之心希淵必以區區此說爲太周旋然道理實如此也區區叨厚祿有地方之責欲脫身潛逃固難若希淵所處自宜進退綽然今亦牽制若此乃知古人掛冠解綬其時亦不易值也

二千申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十一

三

向得林蘇州書知希顏在蘇州其時守忠在山陰矣近張山陰來知希顏已還山陰矣而守忠又有金華之出往歲希顏居鄉而守忠客祁今茲復爾二友之每每相違豈亦有數存焉邪爲仁由已固非他人所能與而相觀砥礪之益則友誠不可一日無者外是子雅明德輩相去數十里決不能朝夕繼見希顏無亦有獨立無與之嘆歟冀評半圭誠然誠然方今山林枯槁之士要亦未可多得去之奔走聲利之場者則遠矣人品不齊聖賢亦因

材成就孔門之教言人人殊後世儒者始有歸一之論然而成德達材者鮮又何居乎希顏試於此思之定以爲何如也

三 癸酉

希顏然在疚道遠無因一慰問友朋中多言希顏孝心純篤哀傷過節某素知希顏者宜爲終身之慕母徒毀傷爲也守忠來承手札喻及出處此見希顏愛我之深他人無此也然此義亦惟希顏有之他人無此也幸於世故未能卽日引決爲愧爲作然亦終須如希顏所示耳患難憂苦莫非實學今雖倚廬意思亦須有進向見季明德書觀其意向甚正但未及與之細講耳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蓋一言而足至其工夫節目則愈講而愈無窮者孔子猶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今世無志於學者無足言幸有一二篤志之士又爲無師友之講明認氣作理冥悍自信終身勤苦而卒無所得斯誠可哀矣讀禮之餘與明德相論否幸以其所造者示知某無大知識亦非好爲人言者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十一

三

顧今之時人心陷溺已久得一善人惟恐其無成期與諸君共明此學固不以自任爲嫌而避之譬之婚姻聊爲諸君之媒妁而已鄉里後進中有可言者卽與接引此本分內事勿謂不服也樓居已完否糊口之出非得已然其間亦有說聞朋友中多欲希顏高尚不出就中亦須權其輕重使親老饘粥稍可繼則不必言高尚自不宜出不然卻恐正是私心不可不察也

四 已卯

圭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一

書

正月初二得家信祖母於去冬十月背棄痛割之極縻於職守無由歸遁今復懇疏若終不可得將遂爲徑往之圖矣近得鄭子冲書聞與當事者頗相抵牾希淵德性謙厚和平其於世間榮辱炎涼之故視之何異飄風浮雲豈得尚有芥蒂於其中耶卽而詢之果然出於意料之外非賢者之所自取也雖然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曰我必無禮自反而有禮又自反曰我必不忠希淵克己之功日精日切其肯遂自以爲忠乎往

年區區謫官貴州橫逆之加無月無有迄今思之寂是動心忍性砥礪切磋之地當時亦止搪塞排遣竟成空過甚可惜也聞教下士甚有興起者甫故文獻之區其士人素多根器今得希淵爲之師真如時雨化之而已吾道幸甚近有責委不得已不久且入閩苟求了事或能乘便至莆一問語不盡不盡

與戴子良 癸酉

圭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二

書

汝成相見於滁知吾兄之質溫然純粹者也今茲乃得其爲志蓋將從事於聖人之學不安於善人而已也何幸何幸有志者事竟成吾兄勉之學之不明已非一日皆由有志者少好德民之秉彝可謂盡無其人乎然不能勝其私欲竟淪陷於習俗則亦無志而已故朋友之間有志者甚可喜然志之難立而易墜也則亦深可懼也吾兄以爲何如宗賢已南還相見且未有日京師友朋如貴同年陳佑卿顧惟賢其他如汪汝成梁仲川王舜卿蘇天秀皆嘗相見從事於此者其餘尚三四人吾兄

與諸友處當自識之自古有志之士未有不求助於師友匆匆別來所欲爲吾兄言者百未及一沿途歎嘆雅意誠切快快相會未卜惟勇往直前以遂成此志是望

與胡伯忠 癸酉

某往在京雖極歆慕彼此以事未及從容一敘別去以爲憾期異時相遇決當盡意劇談一番耳昨未出京師卽已預期彭城之會謂所未決於心在茲行矣及相見又復匆匆而別別又復以爲恨不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一

書

知執事之心亦何如也君子與小人居決無苟同之理不幸勢窮理極而爲彼所中傷則安之而已處之未盡於道或過於疾惡或傷於憤激無益於事而致彼之怨恨讐毒則皆君子之過也昔人有言事之無害於義者從俗可也君子豈輕於從俗獨不以異俗爲心耳與惡人居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者伯夷之清也雖袒跽裸裎於我側彼焉能免我哉柳下惠之和也君子以變化氣質爲學則惠之和似亦執事之所宜從者不以三公易其

介彼固未嘗無伯夷之清也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惟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僕於執事之謂矣正人難得正學難明流俗難變直道難容臨筆惘然如有所失言不盡意惟心亮

與黃誠甫 癸酉

立志之說已近煩瀆然爲知己言竟亦不能舍是也志於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功名者富貴不足以累其心但近世所謂道德功名而已所謂功名富貴而已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一有謀計之心則雖正誼明道亦功利耳諸友旣索居曰仁又將遠別會中須時相警發庶不就弛靡誠甫之足自當一日千里任重道遠吾非誠甫誰望耶臨別數語彼此黯然終能不忘乃爲深愛

二 丁丑

區區正月十八日始抵嶺郡兵事紛紛二月往征漳寇四月班師中間曾無一日之暇故音問缺然然雖擾擾中意念所在未嘗不在諸友也養病之



舉恐已蹙停此亦順親之心未爲不是不得以此日縈於懷無益於事徒使爲善之念不專何處非道何處非學豈必山林中耶希顏尚謙清伯登第間之喜而不寐近嘗寄書云非爲今日諸君喜爲陽明山中其日得良伴喜也吾於誠甫之未歸亦然

荅王天宇書

甲戌

書來見平日爲學用功之槩深用喜慰今之時能稍有志聖賢之學已不可多見况又果能實用其

三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一

書一

美

力者是豈易得哉辱推擬過當誠有所不敢居然求善自輔則鄙心實亦未嘗不切切也今乃又得吾天宇其爲喜幸可勝言哉厚意之及良不敢虛然又自嘆愛莫爲助聊就來論商確一二天宇自謂有志而不能篤不知所謂志者果何如其不能篤者又誰也謂聖賢之學能靜可以制動不知若何而能靜靜與動有二心乎謂臨政行事之際把捉模擬強之使歸於道固亦卒有所未能然造次顛沛必於是者不知如何其爲功謂開卷有得接

賢人君子便自觸發不知所觸發者何物又賴二事而後觸發則二事之外所作何務當是之時所謂志者果何在也凡此數語非天宇實用其力不能有然亦足以見講學之未明故尚有此耳或思之有得不厭寄示

二甲戌

承書惠感感中間問學之意懇切有加於舊足知進於斯道也喜幸何如但其間猶有未盡區區之意者既承不鄙何敢不竭然望詳察庶於斯道有

三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一

書一

美

所發明耳

來書云誠身以格物乍讀不能無疑既而細詢之希顏始悉其說

區區未嘗有誠身格物之說豈出於希顏邪鄙意但謂君子之學以誠意爲主格物致知者誠意之功也猶饑者以求飽爲事飲食者求飽之事也希顏頗悉鄙意不應有此或恐一時言之未瑩耳幸更細講之

又云大學一書古人爲學次第朱先生謂窮理

之極而後意誠其與所謂居敬窮理非存心無  
以致知者固相為矛盾矣蓋於敬存心之說補  
於傳文而聖經所指直謂其窮理而后心正初  
學之士執經而不考傳其流之弊安得不至於  
支離邪

大學次第但言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若  
窮理之極而後意誠此則朱先生之說如此其間  
亦自無大相矛盾但於大學本旨卻恐未盡合耳  
非存心無以致知此語不獨於大學未盡就於中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一

書一

堯

庸尊德性而道問學之旨亦或有未盡然此等處  
言之甚長非面悉不可後之學者附會於補傳而  
不深考於經旨牽制於文義而不體認於身心是  
以往徃失之支離而卒無所得恐非執經而不考  
傳之過也

又云不由窮理而遽加誠身之功恐誠非所誠  
適足以為偽而已矣

此言甚善但不知誠身之功又何如作用耳幸體  
認之

又言譬之行道者如大都為所歸宿之地猶所  
謂至善也行道者不辭險阻艱難決意向前猶  
存心也如使斯人不識大都所在而泛焉欲往  
其不南走越而北走矣幾希矣

此譬大畧皆是但以不辭險阻艱難決意向前別  
為存心未免牽合之苦而不得其要耳夫不辭險  
阻艱難決意向前此正是誠意之意審如是則其  
所以問道途具資斧戒舟車皆有不吝已者不然  
又安在其為決意向前而亦安所前乎夫不識大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一

書一

堯

都所在而泛焉欲往則亦欲往而已未嘗真往也  
惟其欲往而未嘗真往是以道途之不問資斧之  
不具舟車之不戒若決意向前則真往矣真往者  
能如是乎此最工夫善學者以天宇之高明篤實  
而反求之自當不言而喻矣

又云格物之說昔人以扞去外物為言矣扞去  
外物則此心存矣心存則所以致知者皆是為  
已

如此說卻是扞去外物為一事致知又為一事扞

去外物之說亦未爲甚善然止得禦於其外則亦未有拔去病根之意非所謂克己求仁之功矣區區格物之說亦不如此大學之所謂誠意卽中庸之所謂誠身也大學之所謂格物致知卽中庸之所謂明善也博學審問慎思明辯篤行皆所謂明善而爲誠身之功也非明善之外別有所謂誠身之功也格物致知之外又豈別有所謂誠意之功乎書之所謂精一語之所謂博文約禮中庸之所謂尊德性而道問學皆若此而已是乃學問用功之要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謬者也心之精微口莫能述亦豈筆端所能盡已喜榮擢北上有期矣倘能迂道江濱謀一夕之話庶幾能有所發明元遽中不悉

寄李道夫 乙亥

此學不講久矣鄙人之見自謂於此頗有發明而聞者往往詆以爲異獨執事傾心相信確然不疑其爲喜慰何當空谷之足音別後時聞士夫傳說近又徐曰仁自西江還益得備聞執事任道之勇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一

書一

辛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一

書一

辛

執德之堅令人起躍奮迅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誠得弘毅如執事者二三人自足以爲天下倡彼依阿僂爾之徒雖多亦奚以爲哉幸甚幸甚比聞到郡之始卽欲以此學爲教仁者之心自然若此僕誠甚爲執事喜然又甚爲執事憂也學絕道喪俗之陷溺如人在大海波濤中且須援之登岸然後可授之衣而與之食若以衣食投之波濤中是適重其溺彼將不以爲德而反以爲尤矣故凡居今之時且須隨機導引因事啓沃寬心平

與陸元靜 丙子

書來知貴恙已平復甚喜書中勤勤問學惟恐失墜足知進修之志不息又甚喜異時發揮斯道使來者有所興起非吾子誰望乎所問大學中庸註向嘗略具草稿自以所養未純未免務外欲速之

病尋已焚毀近雖覺稍進意亦未敢便以爲至姑俟異日山中與諸賢商量共成之故皆未有書其意旨大略則固平日已爲清伯言之矣因是益加體認研究當自有見汲汲求此恐猶未免舊日之病也博學之說向已詳論今猶牽制若此何耶此亦恐是志不堅定爲世習所撓之故使在我果無功利之心雖錢糧兵甲搬柴運水何往而非實學何事而非天理況子史詩文之類乎使在我尚存功利之心則雖日談道德仁義亦只是功利之事

況子史詩文之類乎一切屏絕之說是猶泥於舊習平日用功未有得力處故云爾請一洗俗見還復初志更思平日飲食養身之喻種樹栽培灌溉之喻自當釋然融解矣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吾子之言是猶未是終始本末之一致也是不循本末終始天然之序而欲以私意速成之也

尚謙至聞元靜志堅信篤喜慰莫喻人在仕途如

馬行淖田中縱復馳逸足起足陷其在爲下坐見淪沒耳乃今得還故鄉此亦譬之小歇田塍若自此急尋平路可以直去康莊馳騁萬里不知到家工夫卻如何也自曰仁沒後吾道益孤致望元靜者亦不淺子夏聖門高弟曾子數其失則曰吾過矣吾離群而索居亦已久矣夫離群索居之在昔賢已不能無過況吾儕乎以元靜之英敏自應未卽摧墮山間切磋砥礪還復幾人深造自得便間亦可寫寄否尚謙至此日有所進自去年十二月

到今已八踰月尚未肯歸視其室非其志有所專宜不能聲音笑貌及此也區區兩疏辭乞尚未得報決意兩不允則三三不允則五則六必得而後已若再一舉輒須三月二舉則又六七月矣計吾舟東抵吳越元靜之旆當已北指幽冀會晤未期如之何則可

聞諸友皆登第喜不自勝非爲諸友今日喜爲野夫異日山中得長伴喜也入仕之始意况未免摧

動如絮在風中若非粘泥貼網恐自張上未得不  
知諸友却何如想平時工夫亦須有得力處耳野  
夫失脚落渡船未知何時得到彼岸且南嶺事極  
多掣肘緣地連四省各有撫鎮乃今亦不過因仍  
度日自古未有事權不一而能有成者告病之興  
雖動恐成虛文未敢輕舉欲俟地方稍靖今又得  
諸友在吾終有望矣日仁春來頗病聞之極憂念  
昨書來欲與二三友去田雪上因寄一詩今錄去  
聊同此懷也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一

書一

詩

與楊仕德薛尚謙

丁丑

即日已抵龍南明日入巢四路兵皆已如期並進  
賊有必破之勢某向在橫木嘗寄書仕德云破山  
中賊易破心中賊難區區翦除鼠竊何足爲異若  
諸賢掃蕩心腹之寇以收廓清平定之功此誠大  
丈夫不世之偉績數日來諒已得必勝之策捷奏  
有期矣何喜如之日季美質誠可與其學此時計  
已發舟倘未行出此同致意解中事以累尚謙想  
不厭煩瑣小見正憲猶望時賜督責

寄聞人邦英邦正

戊寅

昆季敏而好學吾家兩弟得以朝夕親資磨勵聞  
之甚喜得書備見向往之誠尤極浣慰家貧親老  
豈可不求祿仕求祿仕而不工舉業却是不盡人  
事而徒責天命無是理矣但能立志堅定隨事盡  
道不以得失動念則雖勉習舉業亦自無妨聖賢  
之學若是原無求爲聖賢之志雖不業舉日談道  
德亦只成就得務外好高之病而已此昔人所以  
有不患妨功惟患奪志之說也夫謂之奪志則已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一

書一

書

有志可奪若尚未有可奪之志却又不可以不深  
思疑省而早圖之每念賢弟資質之美未嘗不切  
拳拳夫美質難得而易壞至道難聞而易失盛年  
難遇而易過習俗難革而易流昆玉勉之

二 戊寅

得書見昆季用志之不凡此固區區所深望者何  
幸何幸世俗之見豈是與論君子惟求其是而已  
仕非爲貧也而有時乎爲貧古之人皆用之吾何  
爲獨不然然謂舉業與聖人之學相戾者非也程

子云心苟不怠則雖應接俗事莫非實學無非道也而況於舉業乎謂舉業與聖人之學不相戾者亦非也程子云心苟怠之則雖終身由之只是俗事而況於舉業乎怠與不怠之間不能以髮要在深思默識所指謂不怠者果何事耶知此則知學矣賢弟精之熟之不使有毫釐之差千里之謬可也

三 庚辰

書來意思甚懇切足慰遠懷持此不懈即吾立志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一

書一

三六

之說矣源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立志者其本也有有志而無成者矣未有無志而能有成者也賢弟勉之色養之暇怡怡切切可想而知矣修罔怠庶吾望之不孤矣地方稍平退休有日預想山間講習之樂不覺先已欣然

與薛尚謙 戊寅

沿途意思如何得無亦有走作否數年切磋只得立志辯義利若於此未有得力處却是平日所講

盡成虛語平日所見皆非實得不可以不猛省也經一蹶者長一智今日之失未必不為後日之得但已落第二義須從第一義上着力一真一切真若這些子既是更無討不是處矣此間朋友聚集漸聚比舊頗覺興起尚謙既去仕德又往歐陽崇一病歸獨惟乾留此精神亦不足諸友中未有倚靠得者苦於接濟乏人耳乞休本至今未回未免坐待尚謙更靜養幾月若進步欠力更來火坑中乘涼如何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一

書一

七

得書知日字停舟鬱孤遲遲未發此誠出於意望之外日字好學如此豪傑之士必有間風而起者矣何喜如之何喜如之昨見太和報効人知歐王二生者至不識曾與一言否歐生有一書可謂有志中間述子晦語頗失真恐亦子晦一時言之未瑩爾大抵工夫須實落做去始能有見料想臆度未有不白誤誤人者矣此間賊巢乃與廣東山後諸賊相連餘黨往往有從逆者若非斬絕根株意

惡日後必相聯而起重爲兩省之患故須更遲遲旬日與之剪除兵難適度不可預料大抵如此小兒勞諸公勤勤開誨多感多感昔人謂教小兒有四益驗之果何如耶正之間已到何因復歸區區久頓於外徒勞諸友往返念之極切懸懸今後但有至者須諸君爲我盡意吐露縱彼不久留亦無負其來可也

三

日來因兵事紛擾賤軀怯弱以此益見得工夫有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一

書一

卷一

得力處只是從前大段未曾實落用力虛度虛說過了自今當與諸君努力鞭策誓死進步庶亦收之桑榆耳日乎停館獨孤忍風氣太高數日之留則可倘更稍久終恐早晚寒煖久適區區初擬日下卽回因從前征勦徵兵太速致遺今日之患故且示以久屯之形正恐後之罪今亦猶今之罪昔耳但從征官屬已萌歸心更相倡和已有不必久屯之說天下事不能盡如人意大抵皆坐此輩可數可數聞仕德失調意惡何如大抵心病愈則身

病亦自易去縱血氣衰弱未便卽除亦自不能爲心患也小兒勞開教驚駭之質無復望其千里但得帖然於皂纆之間斯已矣門戶勤早晚得無亦厭責屑否不一

寄諸弟 戊寅

屢得弟輩書皆有悔悟奮發之意喜慰無盡但不知弟輩果出於誠心乎亦謾爲之說云爾本心之明皎如白日無有有過而不自知者但患不能改耳一念改過當時卽得本心人孰無過改之爲貴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一

書一

卷一

蘧伯玉大賢也惟曰欲寡其過而未能成湯孔子大聖也亦惟曰改過不吝可以無大過而已人皆曰人非堯舜安能無過此亦相沿之說未足以知堯舜之心若堯舜之心而自以爲無過卽非所以爲聖人矣其相授受之言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彼其自以爲人心之惟危也則其心亦與人同耳危卽過也惟其兢兢業業嘗加精一之功是以能允執厥中而免於過古之聖賢時時自見已過而改之是以能無過非其心果

與人異也戒慎不睹恐懼不聞者時時自見已過之功吾近來實見此學有用力處但爲平日習染深痼克治欠勇故切切預爲弟輩言之母使亦如吾之習染既深而後克治之難也人方少時精神意氣既足鼓舞而身家之累尚未切心故用力頗易迨其漸長世累日深而精神意氣亦日漸以減然能汲汲奮志於學則猶尚可爲至於四十五十卽如下山之日漸以微減不復可挽矣故孔子云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又曰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吾亦近來實見此病故亦切切預爲弟輩言之宜及時勉力毋使過時而徒悔也

與安之已卯

聞安之肯向學不勝欣願得奮勵如此庶不負彼此相愛之情也留都時偶因饒舌遂致多口攻之者環四面取朱子晚年悔悟之說集爲定論聊藉以解紛耳門人輩近刻之等初聞甚不喜然士夫見之乃往往遂有開發者無意中得此一助亦

頗省頽舌之勞近年篋墩諸公嘗有道一等編見者先懷黨同伐異之念故卒不能有人反激而怒今但取朱子所自言者表章之不加一辭雖有褊心將無所施其怒矣尊意以爲何如耶聊往數冊有志向者一由指示之所須文字非不欲承命荒踈既久無下筆處耳貧漢作事大難富人豈知之

答甘泉已卯

旬日前楊仕德人來領手教及答子莘書具悉造詣用功之詳喜躍何可言蓋自是而吾黨之學歸

一矣此某之幸後學之幸也來簡勤勤訓責僕以久無請益此吾兄愛僕之厚僕之罪也此心同此理同苟知用力於此雖百慮殊途終歸一致不然雖字字而證句句而求其始也毫釐其末也千里老兄造詣之深涵養之久僕何敢望至其向往直前以求必得乎此之志則有不約而契不求而合者其間所見時或不能無小異然吾兄既不屑屑於僕而僕亦不以汲汲於兄者正以志向既同如兩人同適京都雖所由之途間有迂直知其異日



之歸終同耳向在龍江舟次亦嘗進其大學舊本  
及格物諸說兄時未以爲然而僕亦遂置不復強  
聒者知兄之不久自當釋然於此也乃今果獲所  
願喜躍何可言崑崙之源有時而伏流終必達於  
海也僕愛人也雖獲夜光之璧人將不信必且以  
謂其爲妄爲僞金璧人於倚頓之室自此至寶得  
以昭明於天下僅亦免於遺璧之罪矣雖然是喻  
猶二也夜光之璧外求而得也此則於吾所固有  
無待於外也偶遺忘之耳未嘗遺忘也偶蒙翳之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一

書一

呈

耳叔賢所進超卓海內諸友實罕其儔同處西樵  
又資麗澤所造可量乎僕年未半百而衰疾已如  
六七十翁日夜思歸陽明爲夕死之圖疏三上而  
未遂欲棄印長往以從大夫之後恐形迹大駭必  
俟允報則須冬盡春初乃可遂也一一世事如狂  
風驟雨中落葉倏忽之間寧復可定所耶兩承楚  
人之誨此非骨肉念不及此戚刻祖母益老思一  
見老父亦書來促歸於是情思愈惡所幸吾兄道  
明德立宗盟有人用此可以自慰其諸所欲請仕

德能有述有所未當便問不惜指示

二 庚辰

得正月書知大事已畢常亦稍慰純孝之思矣近  
承避地髮履塚下進德修業善類幸甚傳聞貴邑  
盜勢方張果爾則遠去家室獨留曠寂之野恐亦  
未可長也某告病未遂今且暫告歸省去住亦未  
可必悠悠塵世畢竟作何稅駕當亦時時念及幸  
以教之叔賢志節遠出流俗渭先雖未久處一見  
知爲忠信之士乃聞不時一相見何耶英賢之生  
何幸同時共地又可虛度光陰容易失却此大機  
會是使後人而復惜後人也二君曾各寄一書托  
宋以道轉致相見幸問之

答方叔賢 已卯

近得手教及與甘泉往復兩書快讀一過洒然如  
熱者之濯清風何子之見超卓而速也真可謂一  
日千里矣大學舊本之復功尤不小幸甚幸甚其  
論象山處舉孟子放心數條而甘泉以爲未足復  
舉東西南北海有聖人出此心此理同及宇宙內

事皆已分內事數語甘泉所舉誠得其大然吾獨愛西樵子之近而切也見其大者則其功不得不近而切然非實加切近之功則所謂大者亦虛見而已耳自孟子道性善心性之原世儒往往能言然其學卒入於支離外索而不自覺者正以其功之未切耳此吾所以獨有喜於西樵之言固今時對症之藥也古人之學切實爲已不徒事於講說書札往來終不若面語之能盡且易使人溺情於文辭崇浮氣而長勝心求其說之無病而不知其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一

書一

語

心病之已多矣此近世之通患賢知者不免焉不可以不察也揚仕德去草草復此諸所欲言仕德能悉

與陳國英 庚辰

別久矣雖彼此音問闕疎而消息動靜時時及聞國英天資篤厚加以靜養日久其所造當必大異於疇昔惜無因一而叩之耳凡人之學不日進者必日退譬諸草木生意日滋則日益暢茂苟生意日息則亦日就衰落矣國英之於此學且十餘年

矣其日益暢茂者乎其日就衰落者乎君子之學非有同志之友日相親切則亦易以悠悠度日而無有乎激勵警發之益山中友朋亦有以此學日相講求者乎孔子云德之不修學之不講是吾憂也而况於吾儕乎哉

復唐虞佐 庚辰

永示詩二韻五章語益工興寄益無盡深嘆多才但不欲以是爲有道者稱頌耳撤講慎擇之喻愛我良多深知感作但區區之心亦自有不容已者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一

書一

聖

聖賢之道坦若大路夫婦之愚可以與知而後之論者忽近求遠舍易圖難遂使老師宿儒皆不敢輕議故在今時非獨其庸下者自分以爲不可爲雖高明特達皆以此學爲長物視之爲虛談贅說亦許時矣當此之時苟有一念相亭於此眞所謂空谷足音見似人者喜矣况其章逢而來者寧不忻忻然以接之乎然要其間亦豈無濫竽假道之弊但在我不可以此意逆之亦將於此以求其眞者耳正如淘金於沙非不知沙之汰而去者且十

九然亦未能卽舍沙而別以淘金爲也孔子云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孟子云君子之說利也來者不拒去者不追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蓋不憤不啓者君子施教之方有教無類則其本心焉耳多病之軀重爲知己憂惓惓惠喻及此感愛何有窮已然區區之心亦不敢不爲知己一傾倒也行且會面悉所未盡

答羅整菴少宰

庚辰

某頓首啓昨承教及大學發舟匆匆未能奉答曉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一

書一

吳

來江行稍暇復取手教而讀之恐至讀後人事復紛沓先具其略以請來教云見道固難而體道尤難道誠未易明而學誠不可不講恐未可安於所見而遂以爲極則也幸甚幸甚何以得聞斯言乎其敢自以爲極則而安之乎正思就天下之有道以講明之耳而數年以來聞其說而非笑之者有矣而嘗之者有矣置之不足較量辨議之者有矣其肯遂以教我乎其肯遂以教我而反覆賡論惻然惟恐不及救正之乎然則天下之愛我者固莫

有如執事之心深且至矣感激當何如哉夫德之不修學之不講孔子以爲憂而世之學者稍能傳習訓詁卽皆自以爲知學不復有所謂講學之求可悲矣夫道必體而後見非已見道而後加體道之功也道必學而後明非外講學而復有所謂明道之事也然世之論學者有二有講之以身心者有講之以口耳者講之以口耳揣摸測度求之影響者也講之以身心行著習察實有諸已者也知此則知孔門之學矣來教謂某大學古本之復以人之爲學但當求之於內而程朱格物之說不免求之於外遂去朱子之分章而削其所補之傳非敢然也學豈有內外乎大學古本乃孔門相傳舊本耳朱子疑其有所脫誤而改正補緝之在某則謂其本無脫誤悉從其舊而已矣失在於過信孔子則有之非故去朱子之分章而削其傳也大學貴得之心求之於心而非也雖其言之出於孔子不敢以爲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於心而是也雖其言之出於庸常不敢以爲非也而况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二

書一

朱

其出於孔子者乎且舊本之傳數千載矣今讀其  
文辭既明白而可通論其功夫又易簡而可入亦  
何所按據而斷其此段之必在於彼彼段之必在  
於此與此之如何而缺彼之如何而誤而遂改正  
補和之無乃重於背朱而輕於叛孔已乎來教謂  
如必以學不資於外求但當反觀內省以爲務則  
正心誠意四字亦何不盡之有何必於入門之際  
便困以格物一段工夫也誠然誠然若語其要則  
修身二字亦足矣何必又言正心正心二字亦足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六

論

學

矣何必又言誠意誠意二字亦足矣何必又言致  
知又言格物惟其工夫之詳密而要之只是一事  
此所以爲精一之學此正不可不思者也夫理無  
內外性無內外故學無內外講習討論未嘗非內  
也反觀內省未嘗遺外也夫謂學必資於外求足  
以已性爲有外也是義外也用智者也謂反觀內  
省爲求之於內是以已性爲有內也是有我也自  
私者也是皆不知性之無內外也故曰精義入神  
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性之德也合內外

之道也此可以知格物之學矣格物者大學之實  
下手處徹首徹尾自始學至聖人只此工夫而已  
非但入門之際有此一段也夫正心誠意致知格  
物皆所以修身而格物者其所以用力處可見之  
地故格物者格其心之物也格其意之物也格其  
知之物也正心者正其物之心也誠意者誠其物  
之意也致知者致其物之知也此豈有內外彼此  
之分哉理一而已以其理之凝聚而言則謂之性  
以其凝聚之主宰而言則謂之心以其主宰之發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六

書

學

動而言則謂之意以其發動之明覺而言則謂之  
知以其明覺之感應而言則謂之物故就物而言  
謂之格就知而言謂之致就意而言謂之誠就心  
而言謂之正正者正此也誠者誠此也致者致此  
也格者格此也皆所謂窮理以盡性也天下無性  
外之理無性外之物學之不明皆由世之儒者認  
理爲外認物爲外而不知義外之說孟子蓋嘗闢  
之乃至襲陷其內而不覺豈非亦有似是而難明  
者歟不可以不察也凡執事所以致疑於格物之

說者必謂其是內而非外也必謂其專事於反觀內省之爲而遺棄其講習討論之功也必謂其一意於綱領本原之約而脫略於支條節目之詳也必謂其沉溺於枯稿虛寂之偏而不盡於物理人事之變也審如是豈但獲罪於聖門獲罪於朱子是邪說誣民叛道亂正人得而誅之也而况於執事之正直哉審如是世之稍明訓詁聞先哲之緒論者皆知其非也而况執事之高明哉况某之所謂格物其於朱子九條之說皆包羅統括於其中但爲之有要作用不同正所謂毫釐之差耳然毫釐之差而千里之謬實起於此不可不辨孟子闢楊墨至於無父無君二子亦當時之賢者使與孟子並世而生未必不以之爲賢墨子兼愛行仁而過耳楊子爲我行義而過耳此其爲說亦豈滅理亂常之甚而足以眩天下哉而其流之弊孟子至此於禽獸所謂以學術殺天下後世也今世學術之弊其謂之學仁而過者乎謂之學義而過者乎抑謂之學不仁不義而過者乎吾不知其於

洪水猛獸何如也孟子云予豈好辨哉予不得已也楊墨之道塞天下孟子之時天下之尊信楊墨當不下於今日之崇尚朱說而孟子獨以一人喁喁於其間噫可哀矣韓氏云佛老之害甚於楊墨韓愈之賢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於未壞之先而韓愈乃欲全之於已壞之後其亦不量其力且見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嗚呼苦某者其尤不量其力果見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矣夫衆方嗜嗜之中而獨出涕嗟若舉世恬然以趨而獨疾首蹙額以爲憂此其非病狂喪心殆必誠有大苦者隱於其中而非天下之至仁其孰能察之其爲朱子晚年定論蓋亦不得已而然中間年歲早晚誠有所未考雖不必盡出於晚年固多出於晚年者矣然大意在委曲調停以明此學爲重平生於朱子之說如神明著龜一旦與之背馳心誠有所未忍故不得已而爲此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蓋不忍抵牾朱子者其本心也不得已而與之抵牾者道固如是不直則道不見也執

事所謂決與朱子異者僕敢自欺其心哉夫遁天下之公道也學天下之公學也非朱子可得而私也非孔子可得而私也天下之公也公言之而已矣故言之而是雖異於已乃益於已也言之而非雖同於已適損於已也益於已者已必喜之損於已者已必惡之然則某今日之論雖或與朱子異未必非其所喜也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其更也人皆仰之而小人之過也必文其雖不肖固不敢以小人之心事朱子也執事所以教反覆數百言皆以未悉鄙人格物之說若鄙說一明則此數百言皆可以不待辯說而釋然無滯故今不敢縷縷以滋瑣屑之瀆然鄙說非而陳口析斷亦未能了於紙筆間也嗟乎執事所以開導啓迪於我者可謂懇到詳切矣人之愛我寧有如執事者乎僕雖甚愚下寧不知所感刻佩服然而不敢遽舍其中心之誠然而姑以聽受云者正不敢有負於深愛亦思有以報之耳秋盡冬還必求一而以卒所請千萬終教

荅甘泉

世傑來承示學庸淵喜幸喜幸中間極有發明處但於鄙見尚大同小異耳隨處體認天理是真實不誑語鄙說初亦如是及根究老兄命意發端處卻似有毫釐未協然亦終當殊途同歸也修齊治平總是格物但欲如此節節分疏亦覺說話太多且語意務爲簡古比之本文反更深晦讀者愈難尋求此中不無亦有心病莫若明白淺易其詞略指路徑使人自思得之更覺意味深長也高明以爲何如致知之說鄙見恐不可易亦望老兄更一致意便開示知之此是聖學傳心之要於此既明其餘皆洞然矣意到懇切處不得不直幸不罪其僭妄也叔賢大學洪範之說其用力已深一時恐難轉移此須而論始有可辯正耳會問先一及之去冬有方叟者過此傳示高文其人習於神仙之說謂之志於聖賢之學恐非其本心人便草草不盡

王陽明先生全集卷之一

王陽明先生全集目錄

卷之二 書二

與鄒謙之 辛巳

二 乙酉

與夏敦夫 辛巳

與朱守忠 辛巳

與席元山 辛巳

答倫彥式 辛巳

與唐虞佐侍御 辛巳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二 目

答方叔賢 辛巳

二 癸未

與楊仕鳴 辛巳

二 癸未

三 癸未

與陸元靜 辛巳

二 壬午

三 甲申

答舒國川 癸未

與劉元道 癸未

答路賓陽 癸未

與黃宗賢 癸未

寄薛尚謙 癸未

答周道通 甲申

與黃勉之 甲申

二 甲申

答劉內重 乙酉

與王公弼 乙酉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二 目

答顧東橋 乙酉

答董澐蘿石 乙酉

王陽明先生全集卷之二

同里後學命 麟重編

書二

始正德辛巳  
至嘉靖乙酉

與鄒謙之 辛巳

別後德聞日至雖不相面嘉慰殊深近來此意見  
得益親切國裳亦已篤信得謙之更一來愈當沛  
然矣適吳守欲以府志奉讀同事者于中國裳汝  
信惟濬遂令開館於白鹿醉翁之意蓋有在不專  
以此煩勞也區區歸遜有日 聖天子新政英明  
如謙之亦宜束裝北上此會宜急圖之不當徐徐  
而來也蔡希淵近已主白鹿諸同志須僕已到山  
却來相講尤妙此時却匆匆不能盡意也幸以語  
之

二 乙酉

鄉人自廣德來時常得聞動履兼悉政教之善殊  
慰傾想遠使吊贈尤感憂念之深所喻粹臨盤錯  
蓋非獨以別利器正以精吾格致之功耳又能以  
意荒自懼其進可知矣近時四方來遊之士頗衆

其間雖甚魯鈍但以良知之說略加點綴無不即  
有開悟以是益信得此二字真吾聖門正法眼藏  
謙之近來所見不審又如何矣南元善益信此學  
日覺有進其見諸施設亦大非其舊便間更相獎  
掖之固朋友切磋之心也方治葬事使還草草疏  
謝不盡

與夏敬夫 辛巳

不相見者幾時每念吾兄忠信篤厚之資學得其  
要斷能一日千里惜無因亟會親睹其所謂歷塊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二

書二

二

過都者以為快耳昔夫子謂子貢曰賜也汝以予  
為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與子曰非也予一  
以貫之然則聖人之學乃不有要乎彼釋氏之外  
人倫遺物理而墮於空寂者固不得謂之明其心  
矣若世儒之外務講求考索而不知本諸其心者  
其亦可以謂窮理乎此區區之心深欲就正於有  
道者因便輒及之幸有以教我也區區兩年來血  
氣亦漸衰無復用世之志近始奉 勅北上將遂  
便道歸省老親為終養之圖矣冗次不盡所懷



與朱守忠 辛巳

乍別忽旬餘沿途人事擾擾每得稍暇或遇景感觸輒復興懷齋詔官來承手札知警省不懈幸甚幸甚此意不怠卽是時時相見雖別非別矣道之不明皆由吾輩明之於口而不明之於身是以徒騰頰舌未能不言而信要在立誠而已向日謙虛之說其病端亦起於不誠使能如好好色如惡惡臭亦安有不謙不虛時邪處佐相愛之情甚厚別後益見其真切所恨愛莫爲助但願渠實落做箇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二

書二

三

聖賢以此爲報而已相見時以此意規之謙之當已不可留爾衆亦時時相見否學問之益莫大於朋友切磋聚會不厭頻數也明日當發玉山到家漸可計日但與守忠相去益遠臨紙悵然

與席元山 辛巳

向承教札及鳴寬錄讀之見別後學力所到卓然斯道之任庶幾乎天下非之而不顧非獨與世之附和雷同從人悲笑者相去萬萬而已喜幸何極中間乃有須面論者但恨無因一會近聞內臺之

擢決知必從鉛山取道而僕亦有歸省之便庶得停舟途次爲信宿之談使人候於分水乃未有前驅之報駐信城者五日悵悵而去天之不假緣也可如何哉大抵此學之不明皆由吾人入耳出口未嘗誠諸其身譬之談飲說食何由得見醉飽之實乎僕自近年來始實見得此學真有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朋友之中亦漸有三數輩篤信不回其疑信相半顧瞻不定者多以舊說沈痼且有得失毀譽之虞未能專心致志以聽亦坐相處不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二

書二

四

久或交臂而別無從與之細說耳象山之學簡易直截孟子之後一人其學問思辨致知格物之說雖亦未免沿襲之累然其大本大原斷非餘子所及也執事素能深信其學此亦不可不察正如求精金者必務煅煉足色勿使有纖毫之雜然後可無虧損變動蓋是非之懸絕所爭毫釐耳用熙近聞已赴京知公故舊之情極厚倘猶未出亦勸之學問而已存心養性之外無別學也相見時亦望遂以此言致之

答倫彥式 辛巳

往族仙舟過嶺承不自滿足執禮謙而下問懇古  
所謂敏而好學於吾彥式見之別後連冗不及以  
時奉問極切馳想近令弟過省復承惠教志道之  
篤趨向之正勤倦有加淺薄何以當此悚息悚息  
論及學無靜根感物易動處事多悔卽是三言尤  
見近時用工之實僕罔所知識何足以辱賢者之  
問大抵三言者病亦相因惟學而別求靜根故感  
物而懼其易動感物而懼其易動是故處事而多  
悔也心無動靜者也其靜也者以言其體也其動  
也者以言其用也故君子之學無間於動靜其靜  
也常覺而未嘗無也故常應其動也常定而未嘗  
有也故常寂常應常寂動靜皆有事焉是之謂集  
義集義故能無祇悔所謂動亦定靜亦定者也心  
一而已靜其體也而復求靜根焉是撓其體也動  
其用也而懼其易動焉是廢其用也故求靜之心  
卽動也惡動之心非靜也是之謂動亦動靜亦動  
將進起伏相尋於無窮矣故循理之謂靜從欲之

謂動欲也者非必聲色貨利外誘也有心之私皆  
欲也故循理焉雖酬酢萬變皆靜也濂溪所謂主  
靜無欲之謂也是謂集義者也從欲焉雖心齋坐  
忘亦動也告子之強制正助之謂也是外義者也  
雖然僕益從事於此而未之能焉聊爲賢者陳其  
所見云爾以爲何如便問示知之

與唐虞佐侍御 辛巳

相與兩年情日益厚意日益真此皆彼此所心喻  
不以言謝者別後又承雄文追送稱許過情未又  
重以傳說之事所擬益非其倫感作何旣雖然故  
人之賜也敢不拜受果如是非獨進以有爲將退  
而隱於巖穴之下要亦不失其爲賢也已敢不拜  
賜昔人有言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今投我以  
瓊瑤矣我又何以報之報之以其所賜可乎說之  
言曰學於古訓乃有獲夫謂學於古訓者非謂其  
通於文辭講說於口耳之間義襲而取諸其外也  
獲也者得之於心之謂非外鑠也必如古訓而學  
其所學焉誠諸其身所謂默而成之不言而信乃

爲有得也夫謂遜志務時敏者非謂其飾情卑禮於其外汲汲於事功聲譽之間也其遜志也如地之下而無所不承也如海之虛而無所不納也其時敏也一於天德戒懼於不睹不聞如太和之運而不息也夫然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溥博淵泉而時出之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悅施及蠻貊而道德流於無窮斯固說之所以爲說也以是爲報虞佐其能以卻我乎孟子云責難之謂恭吾其敢以後世文章之士期虞佐乎顏氏云舜何人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三

七

也予何人也虞佐其能不以說自期乎人還燈下草草爲謝相去益遠臨楮快悵

荅方叔賢

辛巳

承示大學原知用心於此深密矣道一而已論其大本大原則六經四書無不可推之而同者又不特洪範之於大學而已此意亦僕平日於朋友中所常言者譬之草木其同者生意也其花實之疏密枝葉之高下亦欲盡比而同之吾恐化工不如是之雕刻也今吾兄方自喜以爲獨見新得銳意

主張是說雖素蒙信愛如鄙人者一時論說當亦未能遽入且願吾兄以所見者實體諸身必將有疑果無疑必將有得果無得又必有見然後鄙說可得而進也學之不明幾百年矣近幸同志如甘泉如吾兄者相與切磋講求頗有端緒而吾兄忽復牽滯文義若此吾又將誰望乎君子論學固惟是之從非以必同爲貴至於入門下手處則有不容於不辯者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謬矣致知格物甘泉之說與僕尚微有異然不害其爲大同若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三

八

吾兄之說似又與甘泉異矣相去遠恐辭不足以達意故言語益且日不復有所遜讓近與甘泉書亦道此當不以爲罪也

二 安未

此學慕蘊今幸吾儕復知講求於此固宜急急進迫并心同志務履其實以身明道學雖所入之途稍異要其所志而同斯可矣不肖之誤劣已無足論若叔賢之於甘泉亦乃牽制於文義紛爭於辯說益重世人之惑以啓歟歟者之口斯誠不能無

憾焉憂病中不能數奉問偶有所聞因謙之去輒  
附此言無倫次渭先相見望併出此

與楊仕鳴 辛巳

差人來知令兄已於去冬安厝墓有宿草矣無由  
一哭傷哉所委誌銘既病且冗須朋友中相知深  
者一爲之始能有發耳喻及日用講求功夫只是  
各依自家良知所及自去其障擴充以盡其本體  
不可遷就氣習以趨時好幸甚幸甚果如是方是  
致知格物方是明善誠身果如是德安得而不日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二

書二

九

新業安得而不富有謂每日自檢未有終日渾成  
片段者亦只是致知工夫間斷夫仁亦在乎熟之  
而已又云以此磨勘先輩文字同異工夫不合常  
生疑慮又何爲其然哉區區所論致知二字乃是  
孔門正法眼藏於此見得真的直是建諸天地而  
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考諸三王而不謬百世以  
俟聖人而不惑知此者方謂之知道得此者方謂  
之有德異此而學即謂之異端離此而說即謂之  
邪說迷此而行即謂之冥行雖千魔萬怪眩昏變

幻於前自當觸之而碎迎之而解如太陽一出而  
鬼魅魍魎自無所逃其形矣尚何疑慮之有而何  
異同之足惑乎所謂此學如直在空中四面皆無  
倚靠萬事不容染着色色信他本來不容一毫增  
減若涉些安排着些意思便不是合一工夫雖言  
句時有未瑩亦是仕鳴見得處足可喜矣但須切  
實用力始不落空若只如此說未免亦是議擬做  
象已後只做得一箇美精魄的漢雖與近世格物  
者症候稍有不同其爲病痛一而已矣詩文之習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二

書二

十

儒者雖亦不廢孔子所謂有德者必有言也若着  
意安排組織未有不超於勝心者先輩號爲有志  
斯道而亦復如是亦只是習心未除耳仕鳴既知  
致知之說此等處自當一勘而破瞞他些子不得  
也

二 癸未

別後極想念向得尚謙書知仕鳴功夫日有所進  
殊慰所期大抵吾黨既知學問頭腦已不慮無下  
手處只恐客氣爲患不肯實致其良知耳後進中

如柯生輩亦頗有力量可進只是客氣爲害亦不小行時嘗與痛說一番不知近來果能克去否書至來相見出此共勉之前輩之於後進無不欲其入於善則其規切砥礪之間亦容有直情過當者却恐後學未易承當得起既不我德反以我爲仇者有矣往往無益而有損故莫若且就其力量之所可及者誘掖獎勸之往時亦嘗與仕鳴論及此想能不忘也

三 癸未

圭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二

書二

十一

前者是備錄區區之語或未盡區區之心此冊乃直述仕鳴所得反不失區區之見可見學貴乎自得也古人謂得意忘言學苟自得何以言爲乎若欲有所記札以爲日後印證之資則直以已意之所得者書之而已不必一一拘其言辭反有所不達也中間詞語時有未瑩病中不暇細爲點檢

真陸元靜 辛巳

齋秦人回得佳稿及手札殊慰聞以多病之故將從事於養生區區往年蒸嘗弊力於此矣後乃知

其不必如是始復一意於聖賢之學人抵養德養身只是一事元靜所云真我者果能戒謹不貳恐懼不聞而專志於是則神住氣住精住而仙家所謂長生入視之說亦在其中矣神仙之學與聖人異然其造端托始亦惟欲引人於道悟真篇後序中所謂黃老悲其貪着乃以神仙之術漸次導之者元靜試取而觀之其微旨亦自可識自堯舜禹湯文武至於周公孔子其仁民愛物之心蓋無所不至苟有可以長生不死者亦何惜以示人如老

圭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二

書二

十二

子彭錢之徒乃其稟賦有若此者非可以學而至後世如白玉蟾丘長春之屬皆是彼學中所稱述以爲祖師者其得壽皆不過五六十則所謂長生之說當必有所指矣元靜氣弱多病但道棄聲名清心寡慾一意聖賢如前所謂真我之說不宜輕信異道徒自惑亂聰明喫精勞神廢靡歲月久而不返將遂爲病狂喪心之人不難矣昔人謂三折肱爲良醫區區非良醫蓋嘗三折肱者元靜其慎聽毋忽區區省親本問部中已准覆但得 旨卽

當長遞山澤不久 朝廷且大賚則元靜推封亦  
有日果能訪我於陽明之麓當能爲元靜決此大  
疑也

二 壬午

某不孝不忠延禍先人酷罰未敷致茲多口亦其  
宜然乃勞賢者觸冒忌諱爲之辯雪雅承道誼之  
愛深切懇至甚非不肖孤之所敢望也無辯止謗  
嘗聞昔人之教矣况今何止於是四方英傑以講  
學異同之故議論方興吾儕可勝辯乎惟當友求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三

十一

古

諸已苟其言而是歟吾斯尚有所未信歟則當務  
求其是不得輒是已而非人也使其言而非歟吾  
斯既已自信歟則當益致其踐履之實以務求於  
自惟所謂默而成之不言而信者也然則今日之  
多口孰非吾儕動心忍性砥礪切磋之地乎且彼  
議論之興非必有所私怨於我彼其爲說亦將自  
以爲衛夫道也况其說本自出於先儒之緒論固  
各有所憑據而吾儕之言驟異於昔反若鑿空杜  
撰者乃不知聖人之學本來如是而流傳失真先

儒之論所以日益支離則亦山後學沿習乖謬積  
漸所致彼既先橫不信之念莫肯虛心講究加以  
吾儕議論之間或爲勝心浮氣所乘未免過爲矯  
激則固宜其非笑而駭惑矣此吾儕之責未可專  
以罪彼爲也嗟乎吾儕今日之講學將求異其說  
於人邪亦求同其學於人邪將求以善而勝人邪  
亦求以善而養人邪知行合一之學吾儕但口說  
耳何嘗知行合一邪推尋所自則如不肖者爲罪  
尤重蓋在平時徒以口舌講解而未嘗體諸其身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三

十二

古

名浮於實行不掩言已未嘗實致其知而謂昔人  
致知之說有未盡如貧子之說金乃未免從人乞  
食諸君病於相信相愛之過好而不知其惡遂乃  
共成今日紛紛之議皆不肖之罪也雖然昔之君  
子蓋有舉世非之而不顧千百世非之而不顧者  
亦求其是而已矣豈以一時毀譽而動其心邪惟  
其在我者有未盡則亦安可遂以人言爲盡非伊  
川晦庵之在當時尚不免於詆毀斥遂况在吾輩  
行有所未至則夫人之詆毀斥遂正其宜耳凡今

爭辯學術之士亦必有志於學者也未可以其異已而遂有所疎外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彼其但蔽於積習故於吾說卒未易解就如諸君初聞鄙說時其間寧無非笑詆毀之者久而釋然以悟甚至反有激為過當之論者矣又安知今日相詆之力不為異時相信之深者乎袞袞哀苦中非論學時而道之興廢乃有不容於泯默者不覺叨叨至此言無倫次幸亮其心也致知之說向與惟濬及崇一諸友極論於江西近日楊仕鳴來過亦嘗一及

書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五

書二

五

頗為詳悉今原忠宗賢二君復往諸君更相與細心體究一番當無餘蘊矣孟子云是非之心知也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即所謂良知也孰無是良知乎但不能致之耳易謂知至至之知至者知也至之者致知也此知行之所以一也近世格物致知之說只一知字尚未有下落若致字工夫全不曾道著矣此知行之所以二也

三 甲申

來書云下手工夫覺此心無時寧靜妄心固動

也照心亦動也心既恒動則無刻暫停也  
是有意於求寧靜是以愈不寧靜耳夫妄心則動也照心非動也恒照則恒動恒靜天地之所以恒久而不已也照心固照也妄心亦照也其為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息有刻暫停則息矣非至誠無息之學矣

來書云良知亦有起處云云

此或聽之未審良知者心之本體即前所謂恒照者也心之本體無起無不起雖妄念之發而良知

書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五

書二

六

未嘗不在但人不知存則有時而或放耳雖昏塞之極而良知未嘗不明但人不知察則有時而或蔽耳雖有時而或放其體實未嘗不在也存之而已耳雖有時而或蔽其體實未嘗不明也察之而已耳若謂良知亦有起處則是有時而不在也非其本體之謂耳

精一之精以理言精神之精以氣言理者氣之條理氣者理之運用無條理則不能運用無運用則亦無以見其所為條理者矣精則精精則明精則



一精則神精則誠一則精一則明一則神一則誠  
原非有二事也但後世儒者之說與養生之說各  
滯於一偏是以不相爲用前日精一之論雖爲原  
靜愛養精神而發然而作聖之功寔亦不外是矣  
來書云元神元氣元精必各有寄藏發生之處  
又有真陰之精真陽之氣云云

夫良知一也以其妙用而言謂之神以其流行而  
言謂之氣以其凝聚而言謂之精安可以形象方  
所求哉真陰之精卽真陽之氣之母真陽之氣卽  
真陰之精之父陰根陽陽根陰亦非有二也苟吾  
良知之說明則凡若此類皆可以不言而喻不然  
則如來書所云三關七返九還之屬尚有無窮可  
疑者也

來書云良知心之本體卽所謂性善也何未發  
之中也寂然不動之體也廓然太公也常人皆  
不能而必待於學耶中也寂也公也既以屬心  
之體則良知是矣今驗之於心知無不良而中  
寂太公實未有也豈良知復超然於體用之外

乎

性無不善故知無不良良知卽是未發之中卽是  
廓然太公寂然不動之本體人人之所同具者也  
但不能不昏蔽於物欲故須學以去其昏蔽然於  
良知之本體初不能有加損於毫末也知無不良  
而中寂太公未能全者是昏蔽之未盡去而存之  
未純耳體卽良知之體用卽良知之用寧復有超  
然於體用之外者乎

來書云周子曰主靜程子曰動亦定靜亦定先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十一

書二

大

生曰定者心之本體是靜定也決非不睹不聞  
無思無爲之謂必常知常存常主於理之謂也  
夫常知常存常主於理明是動也已發也何以  
謂之靜何以謂之本體豈是靜定也又有以貫  
乎心之動靜者邪

理無動者也常知常存常主於理卽不睹不聞無  
思無爲之謂也不睹不聞無思無爲非槁木死灰  
之謂也睹聞思爲一於理而未嘗有所睹聞思爲  
卽是動而未嘗動也所謂動亦定靜亦定體用一



原初也

來書云此心未發之體其在已發之前乎其在已發之中而爲之主乎其無前後內外而渾然一體者乎今謂心之動靜者其主有事無事而言乎其主寂然感通而言乎其主循理從欲而言乎若以循理爲靜從欲爲動則於所謂動中有靜靜中有動動極而靜靜極而動者不可通矣若以有事而感通爲動無事而寂然爲靜則於所謂動而無動靜而無靜者不可通矣若謂

圭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二

九

未發在已發之先靜而生動是至誠有息也聖人有復也又不可矣若謂未發在已發之中則不知未發已發俱當主靜乎抑未發爲靜而已發爲動乎抑未發已發俱無動無靜乎俱有動有靜乎幸教

未發之中卽良知也無前後內外而渾然一體者也有事無事可以言動靜而良知無分於有事無事也寂然感通可以言動靜而良知無分於寂然感通也動靜者所遇之時心之本體固無分於動

靜也理無動者也動卽爲欲循理則雖酬酢萬變而未嘗動也從欲則雖稿心一念而未嘗靜也動中有靜靜中有動又何疑乎有事而感通固可以言動然而寂然者未嘗有增也無事而寂然固可以言靜然感通者未嘗有減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又何疑乎無前後內外而渾然一體則至誠有息之疑不待解矣未發在已發之中而已發之中未嘗別有未發者在已發在未發之中而未發之中未嘗別有已發者在是未嘗無動靜而不可以

圭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二

十

動靜分者也凡觀古人言語在以意逆志而得其大旨若必拘滯於文義則靡有孑遺者是周果無遺民也周子靜極而動之說苟不善觀亦未免有病蓋其意從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說來太極生生之理妙用無息而常體不易太極之生生卽陰陽之生生就其生生之中指其妙用無息者而謂之動謂之陽之生非謂動而後生陽也就其生生之中指其常體不易者而謂之靜謂之陰之生非謂靜而後生陰也若果靜而後生陰動而後生

陽則是陰陽動靜截然各自爲一物矣陰陽一氣也一氣屈伸而爲陰陽動靜一理也一理隱顯而爲動靜春夏可以爲陽爲動而未嘗無陰與靜也秋冬可以爲陰爲靜而未嘗無陽與動也春夏此不息秋冬此不息皆可謂之陽謂之動也春夏此常體秋冬此常體皆可謂之陰謂之靜也自元會運世歲月日時以至刻杪忽微莫不皆然所謂動靜無端陰陽無始在知道者默而識之非可以言語窮也若只牽文泥句比擬做像則所謂心從法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二

主

華轉非是轉法華矣

來書云常試於心喜怒哀懼之感發也雖動氣之極而吾心良知一覺即罔然消沮或過於初或制於中或悔於後然則良知常若居優閒無事之地而爲之主於喜怒哀懼若不與焉者何歟

知此則知未發之中寂然不動之體而有發而中節之和感而遂通之妙矣然謂良知常若居於優閒無事之地語尚有病蓋良知雖不滯於喜怒哀

懼而喜怒哀懼亦不外於良知也

來書云夫子昨以良知爲照心竊謂良知心之本體也照心人所用力戒慎恐懼之心也猶思也而遂以戒慎恐懼爲良知何歟

能戒慎恐懼者是良知也

來書云先生又曰照心非動也豈以其循理而謂之靜歟妄心亦照也豈以其良知未嘗不在於其中未嘗不明於其中而視聽言動之不過則者皆天理歟且旣曰妄心則在妄心可謂之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二

主

照而在照心則謂之妄矣妄與息何異今假妄之照以續至誠之無息竊所未明幸再啓蒙照心非動者以其發於本體明覺之自然而未嘗有所動也也有所動即妄矣妄心亦照者以其本體明覺之自然者未嘗不在於其中但有所動耳無所動即照矣無妄無照非以妄爲照以照爲妄也照心爲照妄心爲妄是猶有妄有照也有妄有照則猶二也貳則息矣無妄無照則不貳不貳則不息矣

來書云養生以心寡爲要夫清心寡欲作聖之功畢矣然寡欲則心自清清心非舍棄人事而獨居求靜之謂也蓋欲使此心純乎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耳今欲爲此之功而墮人欲生而克之則病根常在未免滅於東而生於西若欲刊剝洗蕩於衆欲未萌之先則又無所用其力徒使此心之不清且欲未萌而搜剔以求去之是猶引犬上堂而逐之也愈不可矣必欲此心純乎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此作聖之功也必欲此心純乎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非防於未萌之先而克於方萌之際不能也防於未萌之先而克於方萌之際此正中庸戒慎恐懼大學致知格物之功舍此之外無別功矣夫謂滅於東而生於西引犬上堂而逐之者是自私自利將迎意必之爲累而非克治洗蕩之爲患也今日養生以清心寡欲爲要只養生二字便是自私自利將迎意必之根有此病根潛伏於中宜其有滅於東而生於西引犬上堂而逐之之患也

來書云佛氏於不思善不思惡時認本來面目於吾儒隨物而格之功不同吾儒於不思善不思惡時用致知之功則已涉於思善矣欲善惡不思而心之良知清靜自在惟有寐方醒之時耳斯正孟子夜氣之說但於斯光景不能久倏忽之際思慮已生不知用功久者其常寐初醒而思未起之時否乎今澄欲求寧靜愈不寧靜欲念無生則念愈生如之何而能使此心前念易滅後念不生良知獨顯而與造物遊乎不思善不思惡時認本來面目此佛氏爲未識本來面目者設此方便本來面目即吾聖門所謂良知今既認得良知明白即已不消如此說矣隨物而格是致知之功即佛氏之常惺惺亦是常存他本來面目耳體段工夫大略相似但佛氏有箇自私自利之心所以便有不同耳今欲善惡不思而心之良知清靜自在此便有自私自利將迎意必之心所以有不思善不思惡時用致知之功則已涉於思善之患孟子說夜氣亦只是爲失其良心

之人指出箇良心萌動處使他從此培養將去今  
已知得良知明白常用致知之功卽已不消說夜  
氣却是得免後不知守免而仍去守株兔將復失  
之矣欲求寧靜欲念無生此正是自私自利將迎  
意必之病是以念愈生而愈不寧靜良知只是一  
箇良知而善惡自辨更有何善何惡可思良知之  
體本自寧靜今却又添一箇求寧靜本自生生今  
却又添一箇欲無生非獨聖門致知之功不如此  
雖佛氏之學亦未如此將迎意必也只是一念良  
知徹頭徹尾無始無終卽是前念不滅後念不生  
今卻欲前念易滅而後念不生是佛氏所謂斷滅  
種性入於槁木死灰之謂矣

來書云佛氏又有常提念頭之說其卽孟子所  
謂必有事夫子所謂致良知之說乎其卽常惺  
惺常記得常知得常存得者乎於是念頭提在  
之時而事至物來應之必有其道但恐此念頭  
提起時少放下時多則工夫間斷耳且念頭放  
失多因私欲客氣之動而始忽然警醒而後提

其放而未提之間心之昏雜多不自覺今欲日  
精日明常提不放以何道乎只此常提不放卽  
全功乎抑於常提不放之中更宜加省克之功  
乎雖曰常提不放而不加戒懼克治之功恐私  
欲不去若加戒懼克治之功焉又爲思善之事  
而於本來面目又未達一間也如之何則可  
戒懼克治卽是常提不放之功卽是必有事焉豈  
有兩事邪此節所問前一段已自說得分曉末後  
却是自生迷惑說得支離及有本來面目未達一  
間之疑都是自私自利將迎意必之爲病去此病  
根自無此疑矣

來書云質美者明得盡查滓便渾化如何謂之  
明得盡如何而能使渾化

良知本來自明氣質不美者查滓多障蔽厚不易  
開明質美者查滓原少無多障蔽略加致知之功  
此良知便自瑩徹些少查滓如湯中浮雪如何能  
作障蔽此本不甚難曉元靜所以致疑於此想是  
因一明字欠明白亦是稍有欲速之心向會面論

明善之義明則誠矣非若後儒所謂明善之淺也  
來書云聰明容知果質乎仁義禮智果性乎喜怒哀樂果情乎私欲客氣果一物乎二物乎古  
之英才若子房仲舒叔度孔明文中韓范諸公  
德業表著皆良知中所發也而不得謂之聞道  
者果何在乎苟曰斯特生質之美耳則生知安  
行者不愈於學知困勉者乎愚意竊云謂諸公  
見道偏則可謂全無聞則恐後儒崇尚記誦訓  
詁之過也然乎否乎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二

書

性一而已仁義禮智性之性也聰明睿知性之質  
也喜怒哀樂性之情也私欲客氣性之蔽也質有  
清濁故情有過不及而蔽有淺深也私欲客氣一  
病兩痛非二物也張黃諸葛及韓范諸公皆天質  
之美自多暗合道妙雖未可盡謂之知學盡謂之  
聞道然亦自有其學遠道不遠者也使其間學知  
道卽伊傅周召六若文中子則又不可謂之不知  
學者其書雖多由於其徒亦多有未是處然其大  
略則亦居然可見但今相去遼遠無有的然憑證

不可懸斷其所至矣夫良知卽是道良知之在人  
心不但聖賢雖常人亦無不如此若無有物欲牽  
蔽但循着良知發用流行將去卽無不是道但在  
常人多爲物欲牽蔽不能循得良知如數公者天  
質既自清明自少物欲爲之牽蔽則其良知之發  
用流行處自然是學自然遠道不遠學者學循此  
良知而已謂之學知只是知得專在學循良知數  
公雖未知專在良知上用功而或泛濫於多岐衆  
迷於影響是以或離或合而未純若知得時便是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二

書

聖人矣後儒嘗以數子者尚皆是氣質用事未免  
於行不著習不察此亦未爲過論但後儒之所謂  
著察者亦是徂於聞見之狹蔽於沿習之非而依  
擬做象於影響形迹之間尚非聖門之所謂著察  
者也則亦安得以己之昏昏而求人之昭昭也乎  
所謂生知安行知行二字亦就是用功上說若是  
知行本體卽是良知良能雖在困勉之人亦皆可  
謂之生知安行矣知行二字更宜精察  
來書云昔周茂叔每令伯淳尋仲尼顏子樂處

敢問是樂也與七情之樂同乎否乎若同則常  
人之一遂所欲皆能樂矣何必聖賢若別有真  
樂則聖賢之遇大憂大怒大驚大懼之事此樂  
亦在否乎且君子之心常存戒懼是蓋終身之  
憂也惡得樂澄平生多悶未嘗見真樂之趣今  
切願尋之

樂是心之本體雖不同於七情之樂而亦不外於  
七情之樂雖則聖賢別有真樂而亦常人之所同  
有但常人有之而不自知反自求許多憂苦自加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三

書二

元

迷棄雖在憂苦迷棄之中而此樂又未嘗不存但  
一念開明反身而誠則即此而在矣與元靜論  
無非此意而元靜尚有何道可得之問是猶未免  
於騎驢覓驢之蔽也

來書云大學以心有好樂忿懣憂患恐懼爲不  
得其正而程子亦謂聖人情順萬事而無情所  
謂有者傳習錄中以病瘡譬之極精切矣若程  
子之言則是聖人之情不生於心而生於物也  
何謂耶且事感而情應則是是非非可以就格

事或未感時謂之有則未形也謂之無則病根  
在有無之間何以致吾知乎學務無情累雖輕  
而出儒入佛矣可乎

聖人致知之功至誠無息其良知之體皦如明鏡  
略無纖翳妍媸之來隨物見形而明鏡曾無留染  
所謂情順萬事而無情也無所住而生其心佛氏  
曾有是言未爲非也明鏡之應物妍者妍媸者媸  
一照而皆真卽是生其心處妍者妍媸者媸一過  
而不留卽是無所住處病瘡之喻誠已見其精切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三

書二

手

則此節所問可以釋然病瘡之人瘡雖未發而病  
根自在則亦安可以其瘡之未發而遂忘其服藥  
調理之功乎若必待瘡發而後服藥調理則既晚  
矣致知之功無間於有事無事而豈論於病之已  
發未發邪大抵原靜所疑前後雖若不一然皆起  
於自私自利將迎意必之爲祟此根一去則前後  
所疑自將冰消霧釋有不待於問辨者矣

答舒國用

卷末

來書足見爲學篤切之志學患不知要知要矣患

無驚切之志國用既知其要又能立志篤切如此其進也孰禦中間所疑一二節皆工夫未熟而欲速助長之爲病耳以國用之所志向而去其欲速助長之心循循日進自當有至前所疑一二節自將渙然冰釋矣何俟於予言譬之飲食其味之美惡食者當自知之非人之能以其美惡告之也雖然國用所疑一二節者近時同志中往往皆有之然吾未嘗以告也今且姑爲國用一言之夫謂敬畏之增不能不爲灑落之累又謂敬畏爲有心如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二

學

何以可以無心而出於自然不疑其所行凡此皆吾所謂欲速助長之爲病也夫君子之所謂敬畏者非有所恐懼憂患之謂也乃戒慎不睹恐懼不聞之謂耳君子之所謂灑落者非曠蕩放逸縱情肆意之謂也乃其心體不累於欲無入而不自得之謂耳夫心之本體即天理也天理之昭明靈覺所謂良知也君子之戒慎恐懼惟恐其昭明靈覺者或有所昏昧放逸流於非僻邪妄而失其本體之正耳戒慎恐懼之功無時或間則天理常存而

昭明靈覺之本體無所虧蔽無所牽擾無所恐懼憂患無所好樂忿懣無所意必固我無所歉餒愧作和融堂徹充塞流行動容周旋而中禮從心所欲而不踰斯乃所謂真灑落矣是灑落生於天理之常存天理常存生於戒慎恐懼之無間孰謂敬畏之增乃反爲灑落之累耶惟夫不知灑落爲吾心之體敬畏爲灑落之功岐爲二物而分用其心是以互相牴牾動多拂戾而流於欲速助長是國用之所謂敬畏者乃大學之恐懼憂患非中庸戒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二

學

慎恐懼之謂矣程子常言人言無心只可言無私心不可言無心戒慎不睹恐懼不聞是心不可無也非有所恐懼有所憂患是私心不可有也堯舜之兢兢業業文王之心小心翼翼皆敬畏之謂也皆出乎其心體之自然也出乎心體非有所爲而爲之者自然之謂也敬畏之功無間於動靜是所謂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也敬義立而人道達則不疑其所行矣所寄詳說大意亦好以此自勵可矣不必以責人也君子不斬人之信也自信而已不斬人



之知也自知而已因先塋未畢功人事紛沓來使  
立候凍筆潦草無次

與劉元道 癸未

來喻欲入坐窮山絕世故屏思慮養吾靈明必自  
驗至於通晝夜而不息然後以無情應世故且云  
於靜求之似為徑直但勿流於空寂而已觀此足  
見任道之剛毅立志之不凡且前後所論皆不為  
無見者矣可喜可喜夫良醫之治病隨其疾之虛  
實強弱寒熱內外而斟酌加減調理補泄之要在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二

書

去病而已初無一定之方不問證候之如何而必  
使人人服之也君子養心之學亦何以異於是元  
道自量其受病之深淺血氣之強弱自可如其所  
云者而斟酌為之亦自無傷且專欲絕世故屏思  
慮偏於虛靜則恐既已養成空寂之性雖欲勿游  
於空寂不可得矣大抵治病雖無一定之方而以  
去病為主則是一定之法若但知隨病用藥而不  
知因藥發病其失一而已矣聞中且將明道定性  
書熟味意况當又不同憂病不能一一信筆草草

無次

答路賓陽 癸未

憂病中遠使悲問哀感何已守忠之計方爾痛心  
而復 不起慘劇如何可言死者已矣生者益  
子立寡助不及今奮發砥礪坐待漸盡燈滅固將  
抱恨無窮日來山間朋友遠近至者百餘人因此  
頗有警發見得此學益的確簡易真是考諸三王  
而不謬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惜無因復與賓  
陽一面語耳郡務雖繁然民人社稷莫非實學以  
賓陽才質之美行之以忠信堅其必為聖人之志  
勿為時議所搖近名所動吾見其德日進而業日  
廣矣荒憤不能多及心亮

與黃宗賢 癸未

南行想亦從心所欲職守閒靜益得專志於學聞  
之殊慰賤軀入夏來山中感暑痲痺臥雨月餘變  
成痰咳今雖稍平然咳尚未已也四方朋友來去  
無定中間不無切磋砥礪之益但真有力量能擔  
荷得亦自少見大抵近世學者只是無有必為聖



人之志近與尚謙子莘誠甫講孟子鄉原狂狷一章頗覺有所省發相見時試更一論如何聞接引同志孜孜不怠甚善甚善但論議之際必須謙虛簡明爲佳若自處過任而辭意重複卻恐無益有損在高明斷無此因見舊時友朋往往不免斯病謾一言之

寄薛尚謙 癸未

承勸自咎罪疾只緣輕傲二字累倒足知用力懇切但知得輕傲處便是良知致此良知除卻輕傲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三

書二

章

便是格物致知二字是千古聖學之秘向在虔時終日論此同志中尚多有未徹近於古本序中改數語頗發此意然見者往往亦不能察今寄一紙幸熟味此是孔門正法眼藏從前儒者多不曾悟到故其說卒入於支離仕鳴過度常與細說不審間中曾論及否喻及甘泉論仕德處始一時意有所向而云蓋亦未見其止之嘆耳仕德之學未敢便以爲至卽其信道之篤臨死不貳眼前曾有幾人所云心心相持如鏡如鉗正恐同輩中亦未見

有能如此者也書來謂仕鳴海崖大進此學近得數友皆有根力處久當能發揮幸甚聞之喜而不寐也海崖爲誰氏便中寄知之

答周道通 甲申

吳曾兩生至備道道通懇切爲道之意殊慰想念若道通真可謂篤信好學者矣憂病中曾不能與兩生細論然兩生亦有志向肯用功者每見輒覺有進在區區誠不能無負於兩生之遠來在兩生則亦庶幾無負其遠來之意矣臨別以此冊致道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三

書三

美

通意請書數語荒憤無可言者輒以道通來書中所問數節略下轉語奉酬草草殊不細詳兩生當亦自能口悉也

來書云日用工夫只是立志近來於先生誨言愈益明白然須朋友講習則此意纔精健闊大纔有生意若三五日不得朋友相講便覺微弱遇事便會困亦時會忘乃今無朋友相講之日還只靜坐或看書或行動凡寓目措身悉取以培養此志頗覺意思和適然終不如講學時生

意更多也離群索居之人當更有何法以處之此段足驗道通日用工夫所得工夫大略亦只是如此用只要無間斷到得純熟後意思又是不同矣大抵吾人爲學緊要處頭腦只是立志所謂困忘之病亦只是志欠真切今好色之人未嘗病於困忘只是一真切耳自家痛痒自家須會知得自家須會搔摩得既自知得痛痒自家須不能不搔摩得佛家謂之方便法門須是自家調停斟酌他人總難與力亦更無別法可設也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二

書二

表

來書云上蔡常問天下何思何慮伊川云有此理只是發得太早在學者工夫固是必有事焉而勿忘然亦須識得何思何慮底氣象一併看爲是若不識得這氣象便有正與助長之病若認得何思何慮而忘必有事焉工夫恐有墮於無也須是不滯於有不墮於無然乎否也

所論亦相去不遠矣只是契悟未盡上蔡之問與伊川之答亦只是上蔡伊川之意與孔子繫辭原旨稍有不同緊言何思何慮是言所思所慮只是

一箇天理更無別思別慮耳非謂無思無慮也故曰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云殊途云百慮則豈謂無思無慮邪心之本體卽是天理只是一箇更有何可思慮得天理原自寂然不動原自感而遂通學者用功雖千思萬慮只是要復他本來體用而已不是以私意去安排思索出來故明道云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若以私意去安排思索便是用智自私矣何思何慮正是工夫在聖人分上便是自然的在學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二

書二

表

者分上便是勉然的伊川却是把作效驗看了所以有發得太早之說旣而云却好用功則已自覺其前言之有未盡矣濂溪主靜之論亦是此意今道通之言雖已不爲無見然亦未免尚有兩事也來書云凡學者纔曉得做工夫便要識認得聖人氣象蓋認得聖人氣象把做工夫的乃就實地做工夫去纔不會差纔是作聖工夫未知是否先認聖人氣象昔人嘗有是言矣然亦欠有頭腦聖人氣象自是聖人的我從何處識認若不就自

已良知上真切體認如以無星之稱而權輕重未開之鏡而照妍媸真所謂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心矣聖人氣象何由認得自己良知原與聖人一般若體認得自己良知明白即聖人氣象不在聖人而在我矣程子嘗云觀着堯學他行事無他許多聰明睿知安能如彼之動容周旋中禮又云心通於道然後能辨是非今且說通於道在何處聰明睿知從何處出來

來書云事上磨煉一日之內不管有事無事只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二

書二

來

一意培養本原若遇事來感或自己已有感心上既有覺安可謂無事但因事凝心一會大段覺得事理當如此只如無事處之盡吾心而已然乃有處得善與未善何也又或事來得多須要次第與處每因才力不足輒爲所困雖極力扶起而精神已覺衰弱遇此未免要十分退省寧不了事不可不加培養如何

所說工夫就道通分上也只是如此用然未免有出入在凡人爲學終身只爲這一事自少至老自

朝至暮不論有事無事只是做得這一件所謂必有事焉者也若說寧不了事不可不加培養却是尚爲兩事也必有事焉而勿忘勿助事物之來但盡吾心之良知以應之所謂忠恕違道不遠矣凡處得有善有未善及有困頓失次之患者皆是牽於毀譽得喪不能實致其良知耳若能實致其良知然後見得平日所謂善者未必是善所謂未善者却恐正是牽於毀譽得喪自賊其良知者也

來書云致知之說春間再承誨益已頗知用力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二

書二

早

覺得比舊尤爲簡易但鄙心則謂與初學言之還須帶格物意思使之知下手處本來致知格物一併下但在初學未知下手用功還說與格物方曉得致知云云

格物是致知工夫知得致知便已知得格物若是未知格物則是致知工夫亦未嘗知也近有一書與友人論此頗悉今往一通細觀之當自見矣

來書云今之爲朱陸之辨者尚未已每對朋友言正學不明已久且不須枉費心力爲朱陸爭

是非只依先生立志二字點化人若其人果能辨得此志來決意要知此學已是大段明白了朱陸雖不辨彼自能覺得又嘗見朋友中見有人議先生之言者輒爲動氣昔在朱陸二先生所以遺後世紛紛之議者亦見二先生工夫有未純熟分明亦有動氣之病若明道則無此矣觀其與吳澄禮論介甫之學云爲我盡達諸介甫不有益於彼必有益於我也氣象何等從容嘗見先生與人書中亦引此言願朋友皆如此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二

書二

聖

如何

此節議論得極是極是願道通通以告於同志各自且論自己是非莫論朱陸是非也以言語誇人其謗淺若自己不能身體實踐而徒入耳出口呶呶度日是以身謗也其謗深矣凡今天下之論議我者苟能取以爲善皆是砥礪切礪我也則在我無非警惕修省進德之地矣昔人謂攻吾之短者是吾師師又可惡乎

來書云有引程子人而靜以上不容說才說

性便已不是性何故不容說何故不是性晦菴答云不容說者未有性之可言不是性者已不能無氣質之雜矣二先生之言皆未能曉每看書至此輒爲一惑請問

生之謂性生字卽是氣字猶言氣卽是性也氣卽是性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才說氣卽是性卽已落在一邊不是性之本原矣孟子性善是從本原上說然性善之端須在氣上始見得若無氣亦無可見矣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卽是氣程子謂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亦是爲學者各認一邊只得如此說若見得自性明白時氣卽是性性卽是氣原無性氣之可分也

與黃勉之 甲申

屢承書惠兼示述作足知才識之邁向道懇切之難得也何幸何幸然未出一面鄙心之所欲效者尚爾鬱而未申有負盛情多矣君子學以爲已成已成物雖本一事而先後之序有不容紊孟子云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誦習經史本亦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二

書二

聖

學問之事不可廢者而忘本逐末明道尚有玩物  
喪志之戒若立言垂訓尤非學者所宜汲汲矣所  
示格物說修道註誠荷不鄙之盛切深慚悚然非  
淺劣之所敢望於足下者也且其爲說亦於鄙見  
微有未盡何時合并當悉其義願且勿以示人孔  
子云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充足下之才志  
當一日千里何所不可到而不勝駿逸之氣急於  
馳驟奔放抵突若此將恐自蹶其足非任重致遠  
之道也古本之釋不得已也然不敢多爲辭說正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二 學

二甲中

勉之別去後家人病益狼狽賤軀亦咳逆泄瀉相  
仍曾無間日人事紛沓未論也用是大學古本曾  
無下筆處有莘勤勤之意然此亦自可徐徐圖之  
但古本白文之在吾心者未能時時發明却有可  
憂耳來問數條實亦無暇作答締觀簡末懇懇之

誠又自不容已於言也

來書云以良知之教涵泳之覺其微動微靜微  
晝徹夜徹古徹今徹生徹死無非此物不假纖  
毫思索不得纖毫助長亭亭當當靈靈明明觸  
而應感而通無所不照無所不覺無所不達千  
聖同途萬賢合轍無他如神此卽爲神無他希  
天此卽爲天無他順帝此卽爲帝本無不中本  
無不公終日酬酢不見其有動終日閑居不見  
其有靜真乾坤之靈體吾人之妙用也竊又以  
爲中庸誠者之明卽此良知爲明誠之者之戒  
愼恐懼卽此良知爲戒愼恐懼當與惻隱羞惡  
一般俱是良知條件知戒愼恐懼知惻隱知羞  
惡通是良知亦卽是明云云

此節論得已甚分曉知此則知致知之外無餘功  
矣知此則知所謂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  
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非虛語矣誠明戒  
懼効驗功夫本非兩義既知微動微靜微死微生  
無非此物則誠明戒懼與惻隱羞惡又安得別有

一物爲之藏

來書云陰陽之氣所合和暢而生萬物物之有生皆得此和暢之氣故人之生理本自和暢本無不樂觀之爲飛魚躍鳥鳴獸舞草木欣欣向榮皆同此樂但爲客氣物欲攪此和暢之氣始有間斷不樂孔子曰學而時習之便立箇無間斷功夫悅則樂之前矣朋來則學成而吾性本體之樂復矣故曰不亦樂乎在人雖不我知吾無一毫愠怒以間斷吾性之樂聖人恐學者樂之有息也故又言此所謂不怨不尤與夫樂在其中不改其樂皆是樂無間斷否云云

樂是心之本體仁人之心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所合和暢原無間隔來書謂人之生理本自和暢本無不樂但爲客氣物欲攪此和暢之氣始有間斷不樂是也時習者求復此心之本體也悅則本體漸復矣朋來則本體之所合和暢充周無間本體之所合和暢本來如是初未嘗有所增也就使無朋來而天下莫我知焉亦未嘗有所減也來書云

無間斷意思亦是聖人亦只是至誠無息而已其工夫只是時習時習之要只是謹獨謹獨即是致良知良知即是樂之本體此節論得大意亦皆是但不宜便有所執着

來書云韓昌黎博愛之謂仁一句看來大段不錯不知宋儒何故非之以爲愛自是情仁自是性豈可以愛爲仁愚意則曰性卽未發之情情卽已發之性仁卽未發之愛愛卽已發之仁如何喚愛作仁不得言愛則仁在其中矣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也周子曰愛曰仁昌黎此言與孟周之旨無甚差別不可以其文人而忽之也云云

博愛之說本與孟周之旨無大相遠樊遲問仁子曰愛人愛字何嘗不可謂之仁歟昔儒看古人言語亦多有因人重輕之病正是此等處耳然愛之本體固可謂之仁但亦有愛得是與不是者須愛得是方是愛之本體方可謂之仁若只知博愛而不論是與不是亦便有差處吾嘗謂博字不若公

字爲盡大抵訓釋字義亦只是得其大槩若其精微奧蘊在人思而自得非言語所能喻後人多有泥文著相專在字眼上穿求却是心從法華轉也來書云大學云如好好色如惡惡臭所謂惡之云者凡見惡臭無處不惡固無妨礙至於好色無處不好則將凡美色之經於目也亦盡好之乎大學之訓當是借流俗好惡之常情以喻聖賢好善惡惡之誠耳抑將好色亦爲聖賢之所同好經於目雖知其姣而思則無邪未嘗少累

其心體否乎詩云有女如雲言如雲未嘗不知其姣也匪我思存言匪我思存則思無邪而不累其心體矣如見軒冕金玉亦知其爲軒冕金玉也但無歆羨希覬之心則可矣如此看不知通否云云

人於尋常好惡或亦有不真切處惟是好好色惡惡臭則皆是發於真心自求快足曾無纖假者大學是就人人好惡真切易見處指示人以好善惡惡之誠當如是耳亦只是形容一誠字今若又於

好色字上生如許意見却未免有執指爲月之病昔人多有爲一字一句所牽蔽遂致錯解聖經者正是此症候耳不可不察也中間云無處不惡固無妨礙亦便有受病處更詳之

來書云有人因薛文清過思亦是暴氣之說乃欲截然不思者竊以孔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亦將謂孔子過而暴其氣乎以愚推之惟思而外於良知乃謂之過若念念在良知上體認卽如孔子終日終夜以思亦不爲過

不外良知卽是何思何慮尚何過哉云云過思亦是暴氣此語說得亦是若遂欲截然不思却是因噎而廢食者也來書謂思而外於良知乃謂之過若念念在良知上體認卽終日終夜以思亦不爲過不外良知卽是何思何慮此語甚得鄙意孔子所謂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者聖人未必然乃是指出徒思而不學之病以誨人耳若徒思而不學安得不謂之過思與



答劉內重

乙酉

書來警發良多知感知感腹疾不欲作答但內重爲學工夫尚有可商量者不可以虛來意之辱輒復書此耳程子云所見所期不可不遠且大然而爲之亦須量力有漸志大心勞力小任重恐終敗事夫學者既立有必爲聖人之志只消就自己良知明覺處朴實頭致了去自然循循日有所至原無許多門面指數也外面是非毀譽亦好資之以爲警惕砥礪之地卻不得以此稍動其心便將疏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七

書

於心勞日拙而不自知矣內重剛強篤實自是任道之器然於此等處尚須與謙之從容一商量又常有見也眼前路還須放開闊才好容人來往若太拘窄恐自己亦無展足之地矣聖人之行初不遠於人情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鄉人雛朝服而立於阼階難言之互鄉亦與進其童子在此當時固不能無惑之者矣子見南子子路且有悅夫子到此如何更與子路說得是非只好矢之而已何也若要說見南子是得多少氣力來說若且依着

子路認箇不是則子路終身不識聖人之心此學終將不明矣此等苦心處惟顏子便能識得故曰於吾言無所不悅此正是大頭腦處區區舉似內重亦欲內重謙虛其心宏大其量去人我之見絕意必之私則此大頭腦處自將卓爾有見當有雖欲從之末由也已之嘆矣大抵奇特斬絕之行多後世希高慕大者之所喜聖賢不以是爲貴也故索隱行恠則後世有述焉侯乎中庸固有遜世不見知者矣學絕道喪之餘苟有以講學來者所謂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七

書

空谷之足音得似人者可矣必如內重所云則今之可講學者止可如內重輩二三人而止矣然如內重者亦不能時時來講也則法堂前草深一丈矣內重有進道之資而微失之於陰吾固不敢避飾非自是之嫌而叨叨至此內重宜悉此意弗徒求之言語之間可也

與王公弼

乙酉

前王汝止家人去因在妻喪中草草未能作書人來遠承問惠得聞動履殊慰殊慰書中所云斯道



廣大無處欠缺動靜窮達無往非學自到任以來錢穀獄訟事上接下皆不敢放過但反觀於獨猶未是天壽不二根基毀譽得喪之間未能脫然足知用功之密只此自知之明便是良知致此良知以求自慊便是致知矣殊慰殊慰師伊師顏兄弟久居於此黃正之來此亦已兩月餘何廷仁到亦數日朋友聚此頗覺有益惟齊不得力而歸此友性氣殊別變化甚難殊爲可憂爾閒及之

答顧東橋 乙酉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二

書

五

來書云近時學者務外遺內博而寡要故先生特倡誠意一義針砭膏肓誠大惠也

吾子洞見時弊如此矣亦將何以救之乎然則鄙人之心吾子固已一句道盡復何言哉復何言哉若誠意之說自是聖門教人用功第一義但近世學者乃作第二義看故稍與提掇緊要出來非鄙人所能特倡也

來書云但恐立說太高用功太捷後生師傅影響謬誤未免墮於佛氏明心見性定慧頓悟之

機無恠聞者見疑

區區格致誠正之說是就學者本心日用事爲間體究踐履實地用功是多次第多少積累在正與空虛頓悟之說相反聞者本無求爲聖人之志又未嘗講究其詳遂以見疑亦無足恠若吾子之高明自當一語之下便瞭然矣乃亦謂立說太高用功太捷何邪

來書云所喻知行並進不宜分別前後卽中庸尊德性而道問學之功交養互發內外本末一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二

書

五

以貫之道然工夫次第不能無先後之差如知食乃食知湯乃飲知衣乃服知路乃行未有不見是物先有是事此亦毫釐倏忽之間非謂有等今日知之而明日乃行也

旣云交養互發內外本末一以貫之則知行並進之說無復可疑矣又云工夫次第不能不無先後之差無乃自相矛盾已乎知食乃食等說此尤明白易見但吾子爲近聞障蔽不自察耳夫人必有欲食之心然後知食欲食之心卽是意卽是行之

始矣食味之美惡必待入口而後知豈有不待入口而已先知食味之美惡者耶必有欲行之心然後知路欲行之心卽是意卽是行之始矣路岐之險夷必待身親履歷而後知豈有不待身親履歷而已先知路岐之險夷者耶知湯乃飲知衣乃服以此例之皆無可疑若如吾子之喻是乃所謂不見是物而先有是事者矣吾子又謂此亦毫釐倏忽之間非謂截然有等今日知之而明日乃行也是亦察之尚有未精然就如吾子之論則知行之

爲合一並進亦自斷無可疑矣

來書云真知卽所以爲行不行不足謂之知此爲學者喫緊立教俾務躬行則可若真謂行卽是知恐其專求本心遂遺物理必有闕而不達之處抑豈聖門知行並進之成法哉

知之真切篤實處卽是行行之明覺精察處卽是知知行工夫本不可離只爲後世學者分作兩截用工失却知行本體故有合一並進之說真知卽所以爲行不行不足謂之知卽如來書所云知食

乃食等說可見前已畧言之矣此雖喫緊救弊而發然知行之體本來如是非以己意抑揚其間姑爲是說以苟一時之效者也專求本心遂遺物理此蓋失其本心者也夫物理不外於吾心外吾心而求物理無物理矣遺物理而求吾心吾心又何物耶心之體性也性卽理也故有孝親之心卽有孝之理無孝親之心卽無孝之理矣有忠君之心卽有忠之理無忠君之心卽無忠之理矣理豈外於吾心耶晦菴謂人之所以爲學者心與理而已

心雖主乎一身而實管乎天下之理理雖散在萬事而實不外乎一人之心是其一分一合之間而未免已啓學者心理爲二之弊此後世所以有專求本心遂遺物理之患正由不知心卽理耳夫外心以求物理是以有闕而不達之處此告子義外之說孟子所以謂之不知義也心一而已以其全體側但而言謂之仁以其得宜而言謂之義以其條理而言謂之理不可外心以求仁不可外心以求義獨可外心以求理乎外心以求理此知行之

所以二也求理於吾心此聖門知行合一之教吾子又何疑乎

來書云所釋大學古本謂致其本體之知此固孟子盡心之旨朱子亦以虛靈知覺爲此心之量然盡心由於知性致知在於格物

盡心由於知性致知在於格物此語然矣然而推本吾子之意則其所以爲是語者尚有未明也朱子以盡心知性知天爲物格知致以存心養性事天爲誠意正心修身以殀壽不貳修身以俟爲知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二

書二

書

至仁盡聖人之事若鄙人之見則與朱子正相反矣夫盡心知性知天者生知安行聖人之事也存心養性事天者學知利行賢人之事也殀壽不貳修身以俟者困知勉行學者之事也豈可專以盡心知性爲知存心養性爲行乎吾子驟聞此說必又以爲大駭矣然其間實無可疑者一爲吾子言之夫心之體性也性之原天也能盡其心是能盡其性矣中庸云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又云知天地之化育實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此惟聖人

而後能然故曰此生知安行聖人之事也存其心者未能盡其心者也故須加存之功必存之既久不待於存而自無不存然後可以進而言盡蓋知天之知如知州知縣之知知州則一州之事皆已事也知縣則一縣之事皆已事也是與天爲一者也事天則如子之事父臣之事君猶與天爲二也天之所以命於我者心也性也吾但存之而不敢失養之而不敢害如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者也故曰此學知利行賢人之事也至於殀壽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二

書二

書

不貳則與存其心者又有間矣存其心者雖未能盡其心固已一心於爲善時有不存則存之而已今使之殀壽不貳猶以殀壽貳其心者也猶以殀壽貳其心是其爲善之心猶未能一也存之尚有所未可而何盡之可云乎今且使之不以殀壽貳其爲善之心若曰死生殀壽皆有定命吾但一心於爲善修吾之身以俟天命而已是其平日尚未知有天命也事天雖與天爲二然已真知天命之所在但惟恭敬奉承之而已耳若俟之云者則尚

未能真知天命之所在猶有所俟者也故曰所以立命立者創立之立如立德立言立功立名之類凡言立者皆是昔未常有而今始建立之謂孔子所謂不知命無以爲君子者也故曰此困知勉行學者之事也今以盡心知性知天爲格物致知使初學之士尚未能不二其心者而遽責之以聖人生知安行之事如捕風捉影茫然莫知所指其心幾何而不至於率天下而路也今世致知格物之弊亦居然可見矣吾子所謂務外遺內博而寡要

王陽明先生集

卷之二

書二

學

者無乃亦是過歟此學問最緊要處於此而差將無往而不差矣此鄙人之所以冒天下之非笑忘其身之陷於罪戾歟其言有不容已者也

來書云聞語學者乃謂卽物窮理之說亦是玩物喪志又取其厭繁就約涵養本原數說標示學者指爲晚年定論此亦恐非

朱子所謂格物云者在卽物而窮其理卽物窮理是就事事物物上求其所謂定理者也是以吾心而求理於事事物物之中析心與理而爲二矣夫

求理於事事物物者如求孝之理於其親之謂也求孝之理於其親則孝之理其果在於吾之心邪抑果在於親之身邪假而果在於親之身則親沒之後吾心遂無孝之理歟見孺子之人井必有惻隱之理是惻隱之理果在於孺子之身歟抑在於吾心之良知歟其或不可以從之於非歟其或可以手而援之歟是皆所謂理也是果在於孺子之身歟抑果出於吾心之良知歟以是例之萬事萬物之理莫不皆然是可以知析心與理爲二之非

王陽明先生集

卷之二

書二

學

矣夫析心與理而爲二此告子義外之說孟子之所深闢也務外遺內博而寡要吾子既已知之矣是果何謂而然哉謂之玩物喪志尚猶以爲不可歟若鄙人所謂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於事物物也吾心之良知卽所謂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於事事物物則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格物也是合心與理而爲一者也合心與理而爲一則凡區區前之所云與朱子晚年之論皆可以

不言而喻矣

來書云人之心體本無不明而氣拘物蔽鮮有不偏非學問思辨以明天下之理則善惡之機真妄之辨不能自覺任情恣意其害有不可勝言者矣

此段大畧似是而非蓋承沿舊說之弊不可以不辨也夫問思辨行皆所以爲學未有學而不行者也如言學孝則必服勞奉養躬行孝道而後謂之學豈徒懸空口耳講說而遂可以謂之學孝乎學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二

書

射則必張弓挾矢引滿中的學書則必伸紙執筆操觚染翰盡天下之學無有不行而可以言學者則學之始固已卽是行矣篤者敦實篤厚之意已行矣而敦篤其行不息其功之謂爾蓋學之不能以無疑則有問問卽學也卽行也又不能無疑則有思思卽學也卽行也又不能無疑則有辨辨卽學也卽行也辨既明矣思既慎矣問既審矣學既能矣又從而不息其功焉斯之謂篤行非謂學問思辨之受而姑藉之於行也是故以求其止事而

言謂之學以求解其惑而言謂之問以求通其理而言謂之思以求精其察而言謂之辨以求履其實而言謂之行蓋析其功而言則有五合其事而言則一而已此區區心理合一之體知行並進之功所以異於後世之說者正在於是今吾子特舉學問思辨以窮天下之理而不及篤行是專以學問思辨爲知而謂窮理爲無行也已天下豈有不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二

書

李

能窮仁之理義極義而後謂之能窮義之理仁極仁則盡仁之性矣義極義則盡義之性矣學至於窮理至矣而尚未措之於行天下寧有是耶是故知不行之不可以爲學則知不行之不可以爲窮理矣知不行之不可以爲窮理則知知行之合一並進而不可以分爲兩節事矣夫萬事萬物之理不外於吾心而必曰窮天下之理是殆以吾心之良知爲未足而必外求於天下之廣以裨補增益之是猶析心與理而爲二也夫學問思辨篤行之

功雖其困勉至於人一已百而擴充之極至於盡性知天亦不過致吾心之良知而已良知之外豈復有加於毫末乎今必曰窮天下之理而不知反求諸其心則凡所謂善惡之機真妄之辨者舍吾心之良知亦將何以致其體察乎吾子所謂氣拘物蔽者拘此蔽此而已今欲去此之蔽不知致力於此而欲以外求是猶目之不明者不務服藥調理以治其目而徒俛俛然求明於其外明豈可以自外而得哉任情恣意之害亦以不能精察天理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二

書二

奎

於此心之良知而已此誠毫釐千里之謬者不容於不辨吾子毋謂其論之太刻也

來書云教人以致知明德而戒其即物窮理誠使昏闇之士深居端坐不聞教語遂能至於知致而德明乎縱令靜而有覺稍悟本性則亦定慧無用之見果能知古今達事變而致用於天下國家之實否乎其曰知者意之體物者意之用格物如格君心之非之格語雖超悟獨得不踴陳見抑恐於道未相脗合

區區論致知格物正所以窮理未常戒人窮理使之深居端坐而一無所事也若謂即物窮理如前所云務外而遺內者則有所不可耳昏闇之士果能隨事隨物精察此心之天理以致其本然之良知則雖愚必明雖柔必強大本立而達道行九經之屬可一以貫之而無遺矣尚何患其無致用之實乎彼頑空虛靜之徒正性不能隨事隨物精察此心之天理以致其本然之良知而遺棄倫理寂滅虛無以為常是以要之不可以治家國天下孰謂聖人窮理盡性之學而亦有是弊哉心者身之主也而心之虛靈明覺即所謂本然之良知也其虛靈明覺之良知應感而動者謂之意有知而後有意無知則無意矣知非意之體乎意之所用必有其物物即事也如意用於事親即事親為一物意用於治民即治民為一物意用於讀書即讀書為一物意用於聽訟即聽訟為一物凡意之所在無有無物者有是意即有是物無是意即無是物物非意之用乎格字之義有以至字訓者如格于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二

書二

奎

文祖有苗來格是以至訓者也然格於文祖必純  
孝誠敬幽明之間無一不得其理而後謂之格有  
苗之頑實以文德誕敷而後格則亦兼有正字之  
義在其間未可專以至字盡之也如格其非心大  
臣格君心之非之類是則一皆正其不正以歸於  
正之義而不可以至字爲訓矣且大學格物之訓  
又安知其不以正字爲訓而必以至字爲義乎如  
以至字爲義者必曰窮至事物之理而後其說始  
通是其用功之要全在一窮字用力之地全在一  
理字也若上去一窮字下去一理字而直曰致知  
在至物其可通乎夫窮理盡性聖人之成訓見於  
繫辭者也苟格物之說而果卽窮理之義則聖人  
何不直曰致知在窮理而必爲此轉折不完之語  
以啓後世之弊邪蓋大學格物之說自與繫辭窮  
理大旨雖同而微有分辨窮理者兼格致誠正而  
爲功也故言窮理則格致誠正之功皆在其中言  
格物則必兼舉致知誠意正心而後其功始備而  
密今偏舉格物而遂謂之窮理此所以專以窮理

屬知而謂格物未嘗有行非惟不得格物之旨并  
窮理之義而失之矣此後世之學所以析知行爲  
先後兩截日以支離決裂而聖學益以殘晦者其  
端實始於此吾子蓋亦未免承沿積習則見以爲  
於道未相脗合不爲過矣

來書云謂致知之功將如何爲溫清如何爲奉  
養卽是誠意非別有所謂格物此亦恐非

此乃吾子自以己意揣度鄙見而爲是說非鄙人  
之所以告吾子者矣若果如吾子之言寧復有可

通乎蓋鄙人之見則謂意欲溫清意欲奉養者所  
謂意也而未可謂之誠意必實行欲溫清奉養之  
意務求自慊而無自欺然後謂之誠意知如何而  
爲溫清之節知如何而爲奉養之宜者所謂知也  
而未可謂之致知必致其知如何爲溫清之節者  
之知而實以之溫清致其知如何爲奉養之宜者  
之知而實以之奉養然後謂之致知溫清之事奉  
養之事所謂物也而未可謂之格物必其於溫清  
之事也一如其良知之所知當如何爲溫清之節



者而爲之無一毫之不盡於奉養之事也一如其良知之所知當如何爲奉養之宜者而爲之無一毫之不盡然後謂之格物溫清之物格然後知溫清之良知始致奉養之物格然後知奉養之良知始致故曰物格而後知至致其知溫清之良知而後溫清之意始誠致其知奉養之良知而後奉養之意始誠故曰知至而後意誠此區區誠意致知格物之說蓋如此吾子更熟思之將亦無可疑者矣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十一

書二

奎

來書云道之大端易於明白所謂良知良能愚夫愚婦可與及者至於節目時變之詳毫釐千里之謬必待學而後知今語孝於溫清定省孰不知之至於舜之不告而娶武之不葬而興師養志養口小杖大杖割股廬墓等事處常處變過與不及之間必須討論是非以爲制事之本然後心體無蔽臨事無失

道之大端易於明白此語誠然顧後之學者忽其易於明白者而弗由而求其難於明白者以爲學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十一

書二

奎

此其所以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之難也孟子云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由耳良知良能愚夫愚婦與聖人同但惟聖人能致其良知而愚夫愚婦不能致此聖愚之所由分也節目時變聖人夫豈不知但不專以此爲學而所謂學者正惟致其良知以精察此心之天理而與後世之學不同耳吾子未暇良知之致而汲汲焉顧是之憂此正求其難於明白者以爲學之弊也夫良知之於節目事變猶規矩及度之於方圓長短也節目時變之不可預定猶方圓長短之不可勝窮也故規矩誠立則不可欺以方圓而天下之方圓不可勝用矣尺度誠陳則不可欺以長短而天下之長短不可勝用矣良知誠致則不可欺以節目時變而天下之節目時變不可勝應矣毫釐千里之謬不於吾心良知一念之微而察之亦將何所用其學乎是不以規矩而欲定天下之方圓不以尺度而欲盡天下之長短吾見其乖張謬戾日勞而無成也已吾子謂語孝於溫清定省孰不知



之然而能致其知者鮮矣若謂粗知溫清定省之儀節而遂謂之能致其知則凡知君之當仁者皆可謂之能致其仁之知知臣之當忠者皆可謂之能致其忠之知則天下孰非致知者邪以是而言可以知致知之必在於行而不行之不可以爲致知也明矣知行合一之體不益較然矣乎夫舜之不告而娶豈舜之前已有不告而娶者爲之準則故舜得以考之何典問諸何人而爲此邪抑亦求諸其心一念之良知權輕重之宜不得已而爲此邪抑亦求諸其心一念之良知權輕重之宜不得已而爲此邪使舜之心而非誠於爲無後武之心而非誠於爲救民則其不告而娶與不娶而興師乃不孝不忠之大者而後之人不務致其良知以精察義理於此心感應酬酢之間顧欲懸空討論此等變常之事執之以爲制事之本以求臨事之無失其亦遠矣其餘數端皆可類推則古人致

知之學從可知矣

來書云謂大學格物之說專求本心猶可牽合至於六經四書所載多聞多見前言往行好古敏求博學審問溫故知新博學詳說好問好察是皆明白求於事爲之際資於論說之間者用功節目固不容紊矣

格物之義前已詳悉牽合之疑想已不俟復解矣至於多聞多見乃孔子因子張之務外好高徒欲以多聞多見爲學而不能求諸其心以闕疑殆此

其言行所以不免於尤悔而所謂見聞者適以資其務外好高而已蓋所以救子張多聞多見之病而非以是致之爲學也夫子嘗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是猶孟子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之義也此言正所以明德性之良知非由於聞見耳若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則是專求諸見聞之末而已落在第二義矣故曰知之次也夫以見聞之知爲次則所謂知之上者果安所指乎是可以窺聖門致知用力之地矣夫子謂子

貢曰賜也汝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歟非也予一以貫之使誠在於多學而識則夫子何乃爲是說以欺子貢者耶一以貫之非致其良知而何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夫以畜其德爲心則凡多識前言往行者孰非畜德之事此正知行合一之功矣好古敏求者好古人之學而敏求此心之理耳心卽理也學者學此心也求者求此心也孟子云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非若後世廣記博誦古人之言詞以爲好古而汲汲然惟以求功名利達之具於其外者也博學審問前言已盡溫故知新朱子亦以溫故屬之尊德性矣德性豈可以外求哉惟夫知新必由於溫故而溫故乃可以知新則亦可以驗知行之非兩節矣博學而詳說之者將以反說約也若無反約之云則博學詳說者果何事耶舜之好問好察惟以用中而致其精一於道心耳道心者良知之謂也君子之學何嘗離去事爲而廢論說但其從事於事爲論說者要皆知行合一之功正所以致其本心

之良知而非若世之徒事口耳談說以爲知者分知行爲兩事而果有節目先後之可言也來書云楊墨之爲仁義鄉愿之亂忠信堯舜子之之禪讓湯武楚項之放伐周公莽操之攝輔謾無印正又焉適從且於古今事變禮樂名物未嘗考識使國家欲興明堂建辟雍制曆律草封禪又將何所致其用乎故論語曰生而知之者義理耳若夫禮樂名物古今事變亦必待學而後有以驗其行事之實此則可謂定論矣所喻楊墨鄉愿堯舜子之湯武楚項周公莽操之辨與前舜武之論大略可以類推古今事變之疑而於良知之說已有規矩尺度之喻當亦無俟多贅矣至於明堂璧雍諸事似尚未容於無言者然其說甚長姑就吾子之言而取正焉則吾子之惑將亦可以少釋矣夫明堂璧雍之制始見於呂氏之月令漢儒之訓疏六經四書之中未嘗詳及也豈呂氏漢儒之知乃賢於三代之賢聖乎齊宣之時明堂尚有未毀則幽厲之世周之明堂皆無恙

也堯舜茅茨土階明堂之制未必備而不害其爲治幽厲之明堂固猶文武成康之舊而無救於其亂何邪豈非以不忍人之心而行不忍人之政則雖茅茨土階固亦明堂也以幽厲之心而行幽厲之政則雖明堂亦暴政所自出之地耶武帝肇講於漢而武后盛作於唐其治亂何如耶天子之學曰璧雍諸侯之學曰泮宮皆象地形而爲之名耳然三代之學其要皆所以明人倫非以璧不璧泮不泮爲重輕也孔子云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

義和之法而世修之雖曲知小慧之人星術淺陋之士亦能推步占候而無所忒則是後世曲知上慧之人反賢於禹稷堯舜者耶封禪之說尤爲不經是乃後世佞人諛士所以求媚於其上倡爲誇侈以蕩君心而靡國費蓋欺天罔人無耻之大者君子之所不道司馬相如之所以見譏於天下後世也吾子乃以是爲儒者所宜學殆亦未之思耶夫聖人之所以爲聖者以其生而知之也而釋論語者曰生而知之者義理耳若夫禮樂名物古今事變亦必待學而後行以驗其行事之實夫禮樂名物之類果有關於作聖之功也而聖人亦必待學而後能知焉則是聖人亦不可以謂之生知矣謂聖人爲生知者專指義理而言而不以禮樂名物之類則是禮樂名物之類無關於作聖之功矣聖人之所以謂之生知者專指義理而不以禮樂名物之類則是學而知之者亦惟當學知此義理而已困而知之者亦惟當困知此義理而已今學者之學聖人於聖人之所能知者未能學而知之

而顧汲汲焉求知聖人之所不能知者以爲學無  
乃失其所以希聖之方歟凡此皆就吾子之所惑  
者而稍爲之分釋未及乎拔本塞源之論也夫拔  
本塞源之論不明於天下則天下之學聖人者將  
日繁日難斯人入於禽獸而猶自以爲聖人  
之學吾之說雖或暫明於一時終將凍解於西而  
冰堅於東霧釋於前而雲滃於後嗷嗷焉危困以  
死而卒無救於天下之分毫也夫聖人之心以天  
地萬物爲一體其視天下之人無外內遠近凡有  
血氣皆其昆弟赤子之親莫不欲安全而教養之  
以遂其萬物一體之念天下之人心其始亦非有  
異於聖人也特其間於有我之私隔於物欲之蔽  
大者以小通者以塞人各有心至有視其父子兄  
弟如仇讐者聖人有憂之是以推其天地萬物一  
體之仁以救天下使之皆有以克其私去其蔽以  
復其心體之同然其教之大端則堯舜禹之相授  
受所謂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而其節目  
則舜之命契所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

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而已唐虞三代之世教  
者惟以此爲教而學者惟以此爲學當是之時人  
無異見家無異習安此者謂之聖勉此者謂之賢  
而背此者雖其啓明如朱亦謂之不肖下至閭井  
田野農工商賈之賤莫不皆有是學而惟以成其  
德行爲務何者無有聞見之雜記誦之煩辭章之  
靡濫功利之馳逐而但使之孝其親弟其長信其  
朋友以復其心體之同然是蓋性分之所固有而  
非有假於外者則人亦孰不能之乎學校之中惟  
以成德爲事而才能之異或有長於禮樂長於政  
教長於水土播植者則就其成德而因使益精其  
能於學校之中迨夫舉德而任則使之終身居其  
職而不易用之者惟知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  
民視才之稱否而不以崇卑爲輕重勞逸爲美惡  
效用者亦惟知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民苟當  
其能則終身處於煩劇而不以爲勞安於卑瑣而  
不以爲賤當是之時天下之人熙熙皞皞皆相視  
如一家之親其才質之下者則安其農工商賈之

分各勤其業以相生相養而無有乎希高慕外之心其才能之異若皐舜稷契者則出而各效其能若一家之務或營其衣食或通其有無或備其器用集謀并力以求遂其休事俯育之順惟恐當其事者之或怠而重已之累也故稷勤其稼而不耻其不知教視契之善教卽己之善教也夔司其樂而不耻於不明禮視夷之通禮卽己之通禮也蓋其心學純明而有以全其萬物一體之仁故其精神流貫志氣通達而無有乎人已之分物我之間

似者假之於外以內濟其私己之欲天下靡然宗之聖人之道遂以蕪塞相倣相效日求所以富強之說傾詐之謀攻伐之計一切欺天罔人苟一時之得以獵取聲利之術若管商蘇張之屬者至不可名數既其久也鬭爭劫奪不勝其禍斯人淪於禽獸而霸術亦有所不能行矣世之儒者慨然悲傷蒐獵先聖王之典章法制而掇拾修補於煨燼之餘蓋其爲心良亦欲以挽回先王之道聖學既遠霸術之傳積漬已深雖在賢知皆不免於習染其所以講明修飭以求宣暢光復於世者僅可以增霸者之藩籬而聖學之門墻遂不復可親於是乎有訓詁之學而傳之以爲名有記誦之學而言之以爲博有詞章之學而侈之以爲麗若是者紛紛籍籍群起角立於天下又不知其幾家萬徑千蹊莫知所適世之學者如入百戲之場誰能跳跟騁奇闢巧獻笑爭妍者四面而競出前瞻後盼應接不遑而耳目眩昏精神恍惑日夜遨遊淹息其間如病狂喪心之人莫自知其家業之所歸

時若世主亦皆昏迷顛倒於其說而終身從事於無用之虛文莫自知其所謂間有覺其空疎謬妄支離牽滯而卓然自奮欲以見諸行事之實者極其所抵亦不過爲富強功利五霸之事業而止聖人之學日遠日晦而功利之習愈趨愈下其間雖嘗瞽惑於佛老而佛老之說卒亦未能有以勝其功利之心雖又嘗折衷於群儒而群儒之論終亦未能有以破其功利之見蓋至於今功利之毒淪浹於人之心髓而習以成性也幾十年矣相矜以知相軋以勢相爭以利相高以技能相取以聲譽其出而仕也理錢穀者則欲兼夫兵刑典禮樂者又欲與於銓軸處郡縣則思潘臬之高居臺諫則望宰執之要故不能其事則不得以兼其官不通其說則不可以要其譽記誦之廣適以長其放也知識之多適以行其惡也聞見之博適以肆其辯也辭章之富適以飭其僞也是以阜夔稷契所不能兼之事而今之初學小生皆欲通其說究其術其稱名借號未嘗不曰吾欲以共成天下之務而

其誠心實意之所在以爲不如是則無以濟其私而滿其欲也嗚呼以若是之積染以若是之心志而又講之以若是之學術宜其聞吾聖人之教而視之以爲贅疣桤鑿則其以良知爲未足而謂聖人之學爲無所用亦其勢有所必至矣嗚呼士生斯世而尚何以求聖人之學乎尚何以論聖人之學乎士生斯世而欲以爲學者不亦勞苦而繁難乎不亦拘滯而險艱乎嗚呼可悲也已所幸天理之在人心終有所不可泯而良知之明萬古一日則其間吾校本寡源之論必有惻然而悲戚然而痛憤然而起沛然若決江河而有所不可禦者矣非夫豪傑之士無所待而興者吾誰與望乎

答董澐蘿石

乙酉

問其賦性正直守分每遇能言之士則以已之遲鈍爲慚恐是根器弱甚

此皆未免有外重內輕之患若平日能集義則浩然之氣至大至剛克寒天地自然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自然能知人之言而凡詖

淫邪遁之詞皆無所施於前矣况肯自以爲慚乎  
集義只是致良知心得其宜爲義致良知則心得  
其宜矣

問某因親弟糧役與之謀收致累多人因思皆  
不老實之過也如何

謂之老實須是實致其良知始得不然却恐所謂  
老實者正是老實不好也昔人亦有爲手足之情  
受汗辱者然不致知此等事於良知亦自有不安  
問某因海寧縣丞盧珂居官廉甚而極貧饑寒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三

書一

茅

餓死遂走拜之贈以詩襪歸而胸次帖帖然自  
以爲得也只此自以爲得也恐亦不宜

知得自以爲得之非宜只此便是良知矣民之秉  
彝也故好是懿德又多着二分意思不得多着一  
分意思便是私矣

問某見人有善行每好錄之時以展閱常見二  
醫一姓韓一姓郭者以利相讓亦必錄之

錄善人以自勉此亦多聞多見而識乃是致良知  
之功此等人只是欠學問恐不能到頭如此吾輩

中亦未易得也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三

書二

全

王陽明先生全集卷之二

王陽明先生全集目錄

卷之三 書三

寄鄒謙之 丙戌

二 丙戌

三 丙戌

四 丙戌

五 丙戌

答友人 丙戌

答友人問 丙戌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三

答南元善 丙戌

二 丙戌

答季明德 丙戌

與王公弼 丙戌

二 丁亥

答歐陽崇一 丙戌

二 丙戌

答許文蔚 丙戌

二 戊子

寄陸元靜 丙戌

答甘泉 丙戌

答魏師說 丁亥

與馬子莘 丁亥

與毛古庵憲副 丁亥

與黃宗賢 丁亥

答以乘憲副 丁亥

與戚秀夫 丁亥

與陳惟濬 丁亥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三

寄安福諸同志 丁亥

與錢德洪 王汝中 丁亥

二 戊子

三 戊子

答何廷仁 戊子



王陽明先生全集卷之三

同里後學命 嶧重編

書三

始嘉靖丙戌  
至戊子

寄鄒謙之

丙戌

此遭家多難工夫極費力因見得良知兩字比舊愈加親切真所謂大木達道舍此更無學問可講矣隨處體認天理之說大約未嘗不是只要根究下落即未免捕風捉影縱令鞭辟向裏亦與聖門致良知之功尚隔一塵若復失之毫釐便有千里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三

書三

一

之謬矣四方同志之至此者但以此意提撥之無不即有省發只是著實能透徹者甚亦不易得也世間無志之人既已見驅於聲利詞章之習間有知得自己性分當求者又被一種似是而非之學兜絆羈縻終身不得出頭緣人未有真為聖人之志未免挾有見小欲速之私則此種學問極足支吾眼前得過是以雖在豪傑之士而任重道遠志稍不力即且安頓其中者多矣謙之之學既以得其大原近想涉歷彌久則功夫當益精明矣無因

接席一論以資切劘傾企如何范祠之建實亦有裨風教僕於大字本非所長况已久不作所須祠扁必大筆自揮之乃佳也使還值歲元不盡欲言

二

丙戌

承示論俗禮要大抵一宗文公家禮而簡約之切近人情甚善甚善非吾謙之誠有意於化民成俗未肯沒沒為此也古禮之存於世者老師宿儒當年不能窮其說世之人苦其煩且難遂皆廢置而不行故今之為人上而欲導民於禮者非詳且備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三

書三

二

之為難惟簡切明白而使人易行之為貴耳中間如四代位次及祔祭之類固區區向時欲稍改以從俗者今皆斟酌為之於人情甚協蓋天下古今之人其情一而已矣先王制禮皆因人情而為之節文是以行之萬世而皆準其或反之吾心而有所未安者非其傳記之訛闕則必古今風氣習俗之異宜者矣此雖先王未之有亦可以義起三王之所以不相襲禮也若徒拘泥於古不得於心而真行焉是乃非禮之禮行不著而習不察者矣後

世心學不講人失其情難乎與之言禮然良知之  
在人心則萬古如一日苟順吾心之良知以致之  
則所謂不知足而爲屨我知其不爲黃矣非天子  
不議禮制度今之爲此非以議禮爲也徒以末世  
廢禮之極聊爲之兆以興起之故特爲此簡易之  
說欲使之易知易從焉耳冠婚喪祭之外附以鄉  
約其於民俗亦甚有補至於射禮似宜別爲一書  
以教學者而非所以求論於俗今以附於其間卻  
恐民間以非所常行視爲不切又見其說之難曉

王陽明先生集

卷之三

三

遂并其冠婚喪祭之易曉者而棄之也文公家禮  
所以不及於射或亦此意也歟幸更裁之令先公  
墓表決不負約但向在紛冗憂病中近復咳患盛  
作更求假以日月耳施濮兩生知解甚利但已經  
爐鞴則煅煉爲易自此益淬礪之吾見其成之速  
也書院新成欲爲諸生擇師此誠盛德之事但劉  
伯光以家事促歸魏師伊乃兄適有官務倉卒往  
視何廷仁近亦歸省惟黃正之尚留彼意以登壇  
說法非吾謙之身自任之不可須事定後卻與二

三同志造訪因而連留旬月相與砥礪開發效匡  
翼之勞亦所不辭也祠堂位次祔祭之義往年曾  
與徐曰仁備論曰仁嘗記其略今使錄一通奉覽  
以備採擇 或問文公家禮高曾祖禰之位皆西  
向以次而東於心切有未安陽明子曰古者廟門  
皆南向主皆東向合祭之時昭之遷主列於北牖  
穆之遷主列於南牖皆統於太祖東向之尊是故  
西向以次而東今祠堂之制既異於古而又無太  
祖東向之統則西向之說誠有所未安曰然則今

王陽明先生集

卷之三

四

當何如曰禮以時爲大若事死如事生則宜以高  
祖南向而曾祖禰東西分列席皆稍降而弗正對  
似於人心爲安曾見浦江鄭氏之祭四代考妣皆  
與席高考妣南向曾祖禰考皆西向妣皆東向各  
依世次稍退半席其於男女之別尊卑之等兩得  
其宜今吾家亦如此行但恐民間應事多淺隘而  
器物亦有所不備則不能以通行耳又問無後者  
之祔於已之子姪固可下列矣若在祖宗之行宜  
何如祔陽明子曰古者大夫三廟不及其高矣適

士二廟不及其會矣今民間得祀高曾蓋亦體順人情之至例以古制則既爲僭况在其行之無後者乎古者士大夫無子則爲之置後無後者鮮矣後世人情偷薄始有棄貧賤而不嗣者古所謂無後皆錫子之類耳祭法王下祭錫五適子適孫適曾孫適玄孫適來孫諸侯下祭三大夫二適士及庶人祭子而止則無後之祔皆子孫屬也今民間既得假四代之祀以義起之雖及弟姪可矣往年湖湘一士人家有曾伯祖與堂叔祖皆賢而無後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三

五

者欲爲立嗣則族衆不可欲弗祀則思其賢有所不忍也以問於某某曰不祀二三十年矣而追爲之嗣勢有所不行矣若在士大夫家自可依古族厲之義於春秋二社之次特設一祭凡族之無後而親者各以昭穆之次配祀之於義亦可也

三

丙戌

教札時及足慰離索兼示論語講章明白痛快足以發朱註之所未及諸生聽之當有油然而興者矣後世人心陷溺禍亂相尋皆由此學不明之故

只將此學字頭腦處指撥得透徹使人洞然知得是自已生身立命之原不假外求如木之有根暢茂條達自有所不容已則所謂悅樂不愠者皆不待言而論書院記文整嚴精確迥爾不群皆是直寫胸中實見一洗近儒影響雕飾之習不徒作矣某近來卻見得良知兩字日益真切簡易朝夕與朋輩講習只是發揮此兩字不出緣此兩字人人所自有故雖至愚下品一提便省覺若致其極雖聖人天地不能無憾故說此兩字窮却不能盡世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三

六

儒尚有致疑於此謂未足以盡道者只是未嘗實見得耳近有鄉大夫謂某講學者云陰卻良知還有甚麼說得某答云除卻良知還有甚麼說得不審邇來謙之於此兩字見得比舊又如何矣無因一而扣之以快傾渴正之去當能略盡鄙懷不能一一後世大患全是士人以虛文相誑略不知有誠心實意流積成風雖有忠信之質亦且迷溺其間不自知覺是故以之爲子則非孝以之爲臣則非忠流毒扇禍生民之亂尚未知所抵極今欲救

之惟有返朴還淳是對症之劑故吾儕今日用工  
務在鞭辟近裏剛劑繁文始得然鞭辟近裏剛劑  
繁文亦非草率可能必須講明致良知之學每以  
言於同志不識謙之亦以爲何如也講學之後望  
時及之

四 丙戌

正之歸備談政教之善勤懇懇開誘來學毅然  
以斯道爲己任其爲喜幸如何可言前書虛文相  
誑之說獨以嘸夫後儒之沒溺詞章雕鏤文字以

圭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三

書三

七

希世盜名雖賢知有所不免而其流毒之深非得  
根器力量如吾謙之者莫能挽而回之也而謙之  
顧猶歉然欲以猛省寡過此正吾謙之之所以爲  
不可及也欣嘆欣嘆學絕道喪之餘苟有興起向  
慕於是學者皆可以爲同志不必銖稱寸度而求  
其盡合於此以之待人可也若在我之所以爲造  
端立命者則不容有毫髮之或爽矣道一而已仁  
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釋氏之所以爲  
釋老氏之所以爲老百姓日用而不知皆是道也

寧有二乎今古學術之誠僞邪正何啻賦袂美玉  
然有眩惑終身而不能辯者正以此道之無二而  
其變動不拘充塞無間縱橫顛倒皆可推之而通  
世之儒者各就其一偏之見而又飾之以比擬倣  
像之功夫之以章句假借之訓其爲習熟既足以  
自信而條目又足以自安此其所以誑己誑人終  
身沒溺而不悟焉耳然其毫釐之差而乃致千里  
之謬非誠有求爲聖人之志而從事於惟精惟一  
之學者莫能得其受病之源而發其神奸之所由

圭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三

書三

八

伏也若某之不肖蓋亦嘗陷溺於其間者幾年倂  
偃然既自以爲是矣賴天之靈偶有悟於良知之  
學然後悔其向之所爲者固包藏禍機作僞於外  
而心勞日拙者也十餘年來雖痛自洗剔創艾而  
病根深痼萌蘖時生所幸良知在我操得其要譬  
猶舟之得舵雖驚風巨浪顛沛不無尚猶得免於  
傾覆者也夫舊習之溺人雖已覺悔悟而其克治  
之功尚且其難若此又況溺而不悟日益以深者  
亦將何所抵厥乎以謙之精神力量又以有覺於

良知自當如江河之注海沛然無復能有礙之障  
碍者矣默成深造之餘必有日新之得可以警發  
昏惰者便問不惜款款示及之

五 丙戌

張陳二生來適歸餘姚祭掃遂不及相見殊負深  
情也隨事體認天理卽戒慎恐懼工夫以爲尚隔  
一塵爲世之所謂事物物皆有定理而求之於  
外者言之耳若致良知之功明則此語亦自無害  
不然卽猶未免於毫釐千里也來喻以爲恐主於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三

書三

九

事者蓋已深燭其弊矣寄示甘泉尊經閣記甚善  
甚善其間大意亦與區區稽山書院之作相同稽  
山之作向嘗以寄甘泉自謂於此學頗有分毫發  
明今甘泉乃謂今之謂聰明知覺不必外求諸經  
者不必呼而能覺之類則似急於立言而未暇細  
察鄙人之意矣後世學術之不明非爲後人聰明  
識見之不及古人大抵多由勝心爲患不能取善  
相下明知其說之已是矣而又務爲一說以高之  
是以其說愈多而惑人愈甚凡今學術之不明使

後學無所適從徒以致人之多言者皆吾黨自相  
求勝之罪也今良知之說已將學問頭腦說得十  
分下落只是各去勝心務在共明此學隨人分限  
以此循循善誘之自當各有所至若只要自立門  
戶外假衛道之名而內行求勝之實不顧正學之  
因此而益荒人心之因此而愈惑黨同伐異覆短  
爭長而惟以成其自私自利之謀仁者之心有所  
不忍也甘泉之意未必出此因事感觸輒漫及之  
蓋今時講學者大抵多犯此症在鄙人亦或有所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三

書三

十

未免然不敢不痛自克治也如何如何

答友人

丙戌

君子之學務求在己而已毀譽榮辱之來非獨不  
以動其心且資之以爲切磋砥礪之地故君子無  
入而不自得正以其無入而非學也若夫聞譽而  
喜聞毀而戚則將惶惶於外惟日之不足矣其何  
以爲君子往年 駕在留都左右交謔其於 武  
廟當時禍且不測僚屬咸危懼謂群疑若此宜圖  
所以自解者某曰君子不求天下之信已也自信

而已吾方求以自信之不服而服求人之信已乎  
某於執事爲世交執事之心某素能信之而顧以  
相訊若此豈亦猶有未能自信也乎雖然執事之  
心又焉有所不自信者至於防範之外意料所不  
及若校人之於子產者亦安能保其必無則執事  
之懇懇以詢於僕固君子之嚴於自治宜如此也  
昔楚人有宿於其友之家者其僕竊友人之履以  
歸楚人不知也適使其僕市屐於肆僕私其直而  
以竊履進楚人不知也他日友人來過見其履在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三

書三

十一

楚人之足大駭曰吾固疑之果然竊吾履遂與之  
絕逾年而事暴友人踵楚人之門而悔謝曰吾不  
能知子而繆以疑子吾之罪也請爲友如初今執  
事之見疑於人其有其無某皆不得而知縱或有  
之亦何傷於執事之自信乎不俟逾年吾見有踵  
執事之門而悔謝者矣執事其益自信無怠固將  
無入而非學亦無入而不自得也矣

答友人問

丙戌

問自來先儒皆以學問思辨屬知而以篤行屬

行分明是兩截事今先生獨謂知行合一不能  
無疑

曰此事吾已言之屢屢凡謂之行只是著實去  
做這件事若著實做學問思辨的工夫則學問思  
辨亦便是行矣學是學做這件事問是問做這件  
事思辨是思辨做這件事則行亦便是學問思辨  
矣若謂學問思辨之然後去行却如何懸空先去  
學問思辨得行時又如何去得箇學問思辨的事  
行之明覺精察處便是知知之真切篤實處便是  
行若行而不能精察明覺便是冥行便是學而不  
思則罔所以必須說箇知知而不能真切篤實便  
是妄想便是思而不學則殆所以必須說箇行元  
來只是一箇工夫凡古人說知行皆是就一箇工  
夫上補偏救弊說不似今人截然分作兩件事做  
某今說知行合一雖亦是就今時補偏救弊說然  
知行體段亦本來如是吾契但著實就心上體  
履當下便自知得今却只從言語文義上窺測所  
以牽制支離轉說轉糊塗正是不能知行合一之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三

書三

十二

弊耳

象山論學與晦庵大有同異先生嘗稱象山於學問頭腦處見得直截分明今觀象山之論却有謂學有講明有踐履及以致知格物爲講明之事乃與晦庵之說無異而與先生知行合一之說反有不同何也

曰君子之學豈有心於同異惟其是而已吾於象山之學有同者非是苟同其異者自不掩其爲異也吾於晦庵之論有異者非是求異其同者自不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三

書三

上

害其爲同也假使伯夷柳下惠與孔孟同處一堂之上就其所見之偏全其議論斷亦不能皆合然要之不善其同爲聖賢也若後世論學之士則全是黨同伐異私心浮氣所使將聖賢事業作一場見戲看了也

又問知行合一之說是先生論學最要緊處今既與象山之說異矣敢問其所以同

曰知行原是兩箇字說一箇工夫這一箇工夫須著此兩箇字方說得完全無弊病若頭腦處見得

分明見得原是一箇頭腦則雖把知行分作兩箇說畢竟將來做那一箇工夫則始或末便融會終所謂百慮而一致矣若頭腦見得不分明原看做兩箇了則雖把知行合作一箇說亦恐終未有湊泊處况又分作兩截去做則是從頭至尾更沒計下落處也

又問致良知之說真是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象山已於頭腦上見得分明如何於此尚有不同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三

書三

古

曰致知格物自來儒者皆相沿如此說故象山亦遂相沿得來不復致疑耳然此畢竟亦是象山見得未精一處不可掩也

又曰知之真切篤實處便是行行之明覺精察處便是知若謂其心不能真切篤實則其知便不能明覺精察不是知之時只要明覺精察更不要真切篤實也行之時其心不能明覺精察則其行便不能真切篤實不是行之時只要真切篤實更不要明覺精察也知天地之化育心體原是如此乾



知大始心體亦原是如此

答南元善 丙戌

別去忽踰三月居嘗思念輒與諸生私相慨嘆計歸程之所及此時當到家久矣太夫人康強貴眷無恙渭南風景常與柴桑無異而元善之識見興趣則又有出於元亮之上者矣近得中途寄來書讀之恍然如接顏色勤勤懇懇惟以得聞道為喜急問學為事恐卒不得為聖人為憂疊疊千數百言畧無一字及於得喪榮辱之間此非真有朝聞

三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三

書三

五

夕死之志者未易以涉斯境也浣慰何如諸生遍觀傳誦相與嘆仰歆服因而興起者多矣世之高抗通脫之士捐富貴輕利害棄爵祿決然長往而不顧者亦皆有之彼其或從好於外道詭異之說投情於詩酒山水技藝之樂又或奮發於意氣感激於憤排牽溺於嗜好有待於物以相勝是以去彼取此而後能及其所之既倦意衡心憊情隨事移則憂愁悲苦隨之而作果能捐富貴輕利害棄爵祿快然終身無入而不自得已乎夫惟有道之

士真有以見其良知之昭明靈覺圓融洞徹廓然真太虛而同體太虛之中何物不有而無一物能為太虛之障礙蓋吾良知之體本自聰明睿知本自寬裕溫柔本自發強剛毅本自齋莊中正文理密察本自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本無富貴之可慕本無貧賤之可憂本無得喪之可欣戚愛憎之可取舍蓋吾之耳而非良知則不能以聽矣又何有於聰目而非良知則不能以視矣又何有於明心而非良知則不能以思與覺矣又何有於審知然

三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三

書三

十六

則又何有於寬裕溫柔乎又何有於發強剛毅乎又何有於齋莊中正文理密察乎又何有於溥博淵泉而時出之乎故凡慕富貴憂貧賤欣戚得喪愛憎取舍之類皆足以蔽吾聰明睿知之體而窒吾淵泉時出之用若此者如明日之中而翳之以塵沙聰耳之中而塞之以木楔也其疾痛憊逆將必速去之為快而何能忍於時刻乎故凡有道之士其於慕富貴憂貧賤欣戚得喪而取舍愛憎也若洗日中之塵而拔耳中之楔其於富貴貧賤得



喪愛憎之相值若飄風浮靄之往來變化於太虛而太虛之體固常廓然其無碍也元善今日之所造其殆庶幾於是矣乎是豈有待於物以相勝而去彼取此激昂於一時之意氣者所能強而聲音笑貌以爲之乎元善自愛元善自愛關中自古多豪傑其忠信沈毅之質明達英偉之器四方之士吾見亦多矣未有如關中之盛者也然自橫渠之後此學不講或亦與四方無異矣自此關中之士有所振發興起進其文藝於道德之歸變其氣節

圭陽明先生集

卷之三

書三

七

爲聖賢之學將必自吾元善昆季始也今日之歸謂天爲無意乎謂天爲有意乎元貞以病不及別簡蓋心同道同而學同吾所以告之亦不能有他說也亮之亮之

二 丙戌

五月初得蘇州書後月適遇王驛丞去草草曾附短啓其時私計行旆到家必已久矣是月三日余門子回復領手教始知六月尚留汴城世途之險澁難料每每若此也賤軀入夏咳作兼以毒暑大

圭陽明先生集

卷之三

書三

文

早舟楫無所往日與二三子講息池傍小閣中每及賢昆玉則喟然興嘆而已郡中今歲之旱比往年尤甚河渠曾蒙開浚者百姓皆得資灌溉之利相與嘖嘖追頌功德然已控額無及矣彼奸如儉人號稱士類者乃獨譏嫉排搆無所不至曾細民之不若亦獨何哉亦獨何哉色養之暇墳笈協奏切磋講習當日益深造矣里中英俊相從論學者幾人學絕道喪且幾百年居今之時而苟知趨向於是正所謂空谷之足音皆今之豪傑矣便中示知之竊喜晦翁涵育薰陶之說以爲今時朋友相與必有此意而後彼此交益近來一二同志與人講學乃有規礪太刻遂相憤戾而去者大抵皆不免於以善服人之病耳楚國寶又爾憂去子京諸友亦不能亟相會一齊聚楚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雖然風雨如晦鷄鳴不已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非賢昆玉疇足以語於斯乎其餘世情真若浮虛之變態亮非元善之所屑聞者也遂不一及

答季明德 丙戌

書惠遠及以咳恙未平憂念備至感愧良深食姜太多非東南所宜誠然此亦不過暫時劫劑耳近有一友爲易貝母丸服之頗亦有效乃終不若來喻用養生之法拔去病根者爲得本源之論然此又不但治病爲然學問之功亦當如是矣承示立志益堅謂聖人必可以學而至兢兢焉常磨鍊於事爲朋友之間而厭煩之心比前差少喜幸殊極又謂聖人之學不能無積累之漸意亦切實中間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三

書三

九

以堯舜文王孔老諸說發明志學一章之意足知近來進修不懈居有司之煩而能精思力究若此非朋輩所及然此在吾明德自以此意奮起其精神砥切其志意則可矣必欲如此節節分疏引證以爲聖人進道一定之階級又連擡數聖人紙上之陳迹而入之以此一欵條例之中如以堯之試鯀爲未能不惑子夏之啓予爲未能耳順之類則是尚有比擬牽滯之累以此論聖人之亦必由學而至則雖有所發明然其階級懸難反覺高遠深

奧而未見其爲人皆可學乃不如末後一節謂至其極而矩之不論亦不過自此志之不已所積而不踰之上亦必有學可進聖人豈絕然與人異哉又云善者聖之體也害此善者人欲而已人欲吾之所本無去其本無之人欲則善在我而聖體全聖無有餘我無不足此以知聖人之必可學也然非有求爲聖人之志則亦不能以有成只如此論自是親切簡易以此開喻來學足以興起之矣若如前說未免使柔怯者畏縮而不敢當高明者希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三

書三

十

高而外逐不能無弊也聖賢垂訓固有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者凡看經書要在致吾之良知取其有益於學而已則千經萬典顛倒縱橫皆爲我之所用一涉拘執比擬則反爲所縛雖或特見妙詣開發之益一時不無而意必之見流注潛伏蓋有反爲良知之障礙而不自知覺者矣其云善者聖之體意固已好善卽良知言良知則使人尤爲易曉故區區近有心之良知是謂聖之說其間又云人之爲學求盡乎天而已此明德之意本欲合天人

而爲一而未免反離而二之也人者天地萬物之  
心也心者天地萬物之主也心即天言心則天地  
萬物皆舉之矣而又親切簡易故不若言人之爲  
學求盡乎心而已知行之答大段切實明白詞氣  
亦平和有足啓發人者惟賢一書識見甚進間有  
語疵則前所謂意必之見流注潛伏者之爲病今  
既照破久當自融釋矣以效訓學之說凡字義之  
難通者則以一字之相類而易曉者釋之若今學  
字之義本自明白不必訓釋今遂以效訓學以學  
訓效皆無不可不必有所拘執但效字終不若學  
字之混成耳率性而行則性謂之道修道而學則  
道謂之教謂修道之爲教可也謂修道之爲學亦  
可也自其道之示人無隱者而言則道謂之教自  
其功夫之修習無違者而言則道謂之學教也學  
也皆道也非人之所能爲也知此則又何訓釋之  
有所須學記困病未能着筆俟後便爲之

與王公弼

丙戌

來書比舊所見益進可喜可喜中間謂棄置富貴

與輕於方父兄之命只是一事當棄富貴卽棄富  
貴只是致良知當從父兄之命卽從父兄之命亦  
只是致良知其間權量輕重稍有私意於良知便  
自不安凡惡賊作子者緣不知在良知上用功是  
以有此若只在良知上體認所謂雖不中不遠矣

二

丁亥

老年得子實出望外承相知愛念勤倦若此又重  
之以厚儀感愧何可當也兩廣之役積衰久病之  
餘何能堪此已具本辭免但未知遂能得允否耳

王陽明先生集

卷之三

書三

主

來書提醒良知之說甚善甚善所云困勉之功亦  
只是提醒工夫未能純熟須加人一己百之力然  
後能無間斷非是提醒之外別有一段困勉之事  
也王汝止久候不至得渠家事稍問卽須速之一  
來此間亦有一二事欲與商量不可更遲遲也

答歐陽崇一

丙戌

崇一來書云師云德性之良知非由於聞見若  
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則是專  
求之見聞之末而已落在第二義竊意良知雖

不由見聞而有然學者之知未常不因見聞而發滯於見聞固非而見聞亦良知之用也今日落在第二義恐爲專以見聞爲學者而言若致其良知而求之見聞似亦知行合一之功矣如何

良知不由見聞而有而見聞莫非良知之用故良知不滯於見聞而亦不離於見聞孔子云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良知之外別無知矣故致良知是學問大頭腦是聖門教人第一義今云專求之見聞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三

書三

三

之末則是失却頭腦而已落在第二義矣近時同志中蓋已莫不知有致良知之說然其間工夫尚多鶻突者正是欠此一問大抵學問工夫只要主意頭腦是當若主意頭腦專以致良知爲事則凡多聞多見莫非致良知之功蓋日用之間見聞酬酢雖千頭萬緒莫非良知之發用流行除却見聞酬酢亦無良知可致矣故只是一事若曰致其良知而求之見聞則語意之間未免爲二此與專求之見聞之末者雖稍不同其爲未得精一之旨則

一而已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既云擇又云識其良知亦未常不行於其間但其立意乃專在多聞多見上去擇識則已失却頭腦矣崇一於此等處見得當已分曉今日之間正爲發明此學於同志中極有益但語意未瑩則毫釐千里亦不容不精察之也

來書云師云繫言何思何慮是言所思所慮只是天理更無別思別慮耳非謂無思無慮也心之本體即是天理有何可思慮得學者用工雖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三

書三

三

千思萬慮只是要復他本體不是以私意去安排思索出來若安排思索便是自私自用智矣學之弊大率非沉空守寂則安排思索德辛壬之歲着前一病近又着後一病但思索亦是良知發用其與私意安排者何所取別恐認賊作子惑而不知也

思曰睿睿作聖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思其可少乎沉空守寂與安排思索正是自私自用智其爲喪失良知一也良知是天理之昭明靈覺處故良知

卽是天理思是良知之發用若是良知發用之思則所思莫非天理矣良知發用之思自然明白簡易良知亦自能知得若是私意安排之思自是紛紜勞擾良知亦自會分別得蓋思之是非邪正良知無有不自知者所以認賊作子正爲致知之學不明不知在良知上體認之耳

來書又云師云爲學終身只是一事不論有事無事只是這一件若說寧不了事不可不加培養却是分爲兩事也竊意覺精力衰弱不足以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三

書三

重

終事者良知也寧不了事且加休養致知也如何却爲兩事若事變之來有事勢不容不了而精力雖衰稍鼓舞亦能支持則持志以帥氣可矣然言動終無氣力畢事則困憊已甚不幾於暴其氣已乎此其輕重緩急良知固未嘗不知然或迫於事勢安能傾精力或困於精力安能傾事勢如之何則可

寧不了事不可不加培養之意且與初學如此說亦不爲無益但作兩事看了便有病痛在孟子言

必有事焉則君子之學終身只是集義一事義者宜也心得其宜之謂義能致良知則心得其宜矣故集義亦只是致良知君子之酬酢萬變當行則行當止則止當生則生當死則死斟酌調停無非是致其良知以求自謙而已故君子素其位而行思不出其位凡謀其力之所不及而強其知之所不能者皆不得爲致良知而凡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動心忍性以增益其所不能者皆所以致其良知也若云寧不了事不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三

書三

重

可不加培養者亦是先有功利之心較計成敗利鈍而愛憎取舍於其間是以將了事自作一事而培養又別作一事此便有是內非外之意便是自私用智便是義外便有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之病便不是致良知以求自謙之功矣所云鼓舞支持畢事則困憊已甚又云迫於事勢困於精力皆是把作兩事做了所以有此凡學問之功一則誠二則偽凡此皆是致良知之意欠誠一真切之故大學言誠其意者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

曾見有惡惡臭好好色而須鼓舞支持者乎曾有畢事則困憊已甚者乎曾有迫於事勢困於精力者乎此可以知其受病之所從來矣

來書又有云人情機詐百出御之以不疑往往爲所欺覺則自入於逆億夫逆詐卽詐也億不信卽非信也爲人欺又非覺也不逆不億而常先覺其惟良知瑩徹乎然而出入毫忽之間背覺合詐者多矣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三

書三

七

不逆不億而先覺此孔子因當時人專以逆詐億不信爲心而自陷於詐與不信又有不逆不億者然不知致良知之功而往往又爲人所欺詐故有是言非教人以是存心而專欲先覺人之詐與不信也以是存心卽是後世猜忌險薄者之事而只此一念已不可與入堯舜之道矣不逆不億而爲人所欺者尚亦不失爲善但不如能致其良知而自然先覺者之尤爲賢耳蔡一謂其惟良知瑩徹者蓋已得其旨矣然亦頗悟所及恐未實際也蓋良知之在人心亙萬古塞宇宙而無不同不慮而

知恒易以知險不學而能恒簡以知阻先天而天不違天且不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夫謂背覺合詐者是雖不逆人而或未能無自欺也雖不億人而或未能果自信也是或常有求先覺之心而未能常自覺也常有求先覺之心卽已流於逆億而足以自蔽其良知矣此背覺合詐之所以未免也君子學以爲己未嘗虞人之欺已也恒不自欺其良知而已未嘗虞人之不信已也恒自信其良知而已未嘗求先覺人之詐與不信也恒務自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三

書三

夫

覺其良知而已是故不欺則良知無所僞而誠誠則明矣自信則良知無所惑而明明則誠矣明誠相生是故良知常覺常照常覺常照則如明鏡之懸而物之來者自不能遁其妍媸矣何者不欺而誠則無所容其欺苟有欺焉而覺矣自信而誠則無所容其不信苟不信焉而覺矣是謂易以知險簡以知阻子思所謂至誠如神可以前知者也然子思謂如神謂可以前知猶二而言之是蓋推言思誠者之功效是猶爲不能先覺者說也若就至

誠而言則至誠之妙用即謂之神不必言如神至誠則無知而無不知不必言可以前知矣

二 丙戌

正之諸友下第歸備談在京相與之詳知近年雖在仕途紛擾中而功力畧無退轉甚難甚難孫倉官來得書自咎真切別紙論學數條皆卓有定見非獨無退轉且又大有所進矣喜幸何如文蔚所疑良不爲過孟子謂有諸已之謂信今吾未能有諸已未能自信也宜乎文蔚之未能信我矣乃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三

書三

庚

勞崇一遂一爲我解嘲如此負愧負愧然又不敢盡謂崇一解嘲之言爲口給但在區區則亦未能一一盡如崇一之所解者爲不能無愧耳固不敢不自勉力也文蔚天資甚厚其平日學問功夫未敢謂其盡是然却是朴實頭有志學古者比之近時徒尚口說色取行違而居之不疑者相去遠矣前者承渠過訪惜以公務不能久留只就文義間草草一說鄙心之所願致者畧未能少敘去後殊爲怏怏良知之說近時朋友多有相講一二年尚

眩惑未定者文蔚則開口便能相信此其資質誠有超越於人只是見得尚淺未能洞徹到得如有所立卓爾是以未免尚爲舊見舊聞所障然其胸中渣累絕少而又已識此頭腦加之篤信好學如是終不慮其不洞徹也因咳嗽正作兼以人事紛沓不暇寫書故遲孫倉官入候

答薛文蔚

丙戌

夏間遠勞迂途枉顧此情何可當也甚欲扳留旬日少効其鄙見以求切牘之益而公期俗絆勢有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三

書三

辛

不能別去極怏怏如有所失忽承箋箋惠浣慰可知中間推許太過蓋亦獎掖之盛心而規礪真切思欲納之於賢聖之域又托諸崇一以致其勤勤懇懇之懷此非深交篤愛何以及是知感知愧且懼其無以堪之也雖然僕亦何敢不自鞭勉而徒以感媿辭讓爲乎哉其謂思孟周程無意相遭於千載之下與其盡信於天下不若真信於一人道固自在學亦自在天下信之不爲多一人信之不爲少者斯固君子不見是而無悶之心豈世之謏謏



屑屑者知足以及之乎乃僕之情則有大不得已者存乎其間而非以計人之信與不信也夫人者天地之心天地萬物本吾一體者也生民之困苦荼毒孰非疾痛之切於吾身者乎不知吾身之疾痛無是非之心者也是非之心不慮而知不學而能所謂良知也良知之在人心無間於聖愚天下古今之所同也世之君子惟務致其良知則自能公是非同好惡視人猶己視國猶家而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求天下無治不可得矣古之人所以能

人各有心而偏瑣僻陋之見狡僞陰邪之術至於不可勝說外假仁義之名而內以行其自私自利之實詭辭以阿俗矯行以干譽掠人之善而襲以爲己長計人之私而竊以爲己直忿以相勝而猶謂之狗彘險以相傾而猶謂之疾惡如賢忌能而猶自以爲公是非忿情縱微而猶自以爲同好惡相陵相賊自其一家骨肉之親已不能無爾我勝負之意彼此藩籬之形而況於天下之大民物之衆又何能一體而視之則亦無怪於紛紛籍籍而禍亂相尋於無窮矣僕誠賴天之靈偶有見於良知之學以爲必由此而後天下可得而治是以每念斯民之陷溺則爲之戚然痛心忘其身之不肯而思以此救之亦不自知其量者天下之人見其若是遂相與非笑而詆斥之以爲是病狂喪心之人耳嗚呼是奚足恤哉吾方疾痛之切體而暇計人之非笑乎人固有見其父子兄弟之墜溺於深淵者呼號而踴躍顛頓懸崖壁而下拯之士之見者方相與非讓談笑於其傍以爲是棄其禮



貌衣冠而呼號頓顙若此是病狂喪心者也故夫  
扯讓談笑於溺人之傍而不知救此惟行路之人  
無親戚骨肉之情者能之然已謂之無惻隱之心  
非人矣若夫在父子兄弟之愛者則固未有不痛  
心疾首狂奔盡氣匍匐而拯之彼將陷溺之禍有  
不顧而況於病狂喪心之譏乎而又況於斯人之  
信與不信乎嗚呼今之人雖謂僕爲病狂喪心之  
人亦無不可矣天下之人心皆吾之心也天下之  
人猶有病狂者矣吾安得而非病狂乎猶有喪心  
者矣吾安得而非喪心乎昔者孔子之在當時有  
議其爲諂者有譏其爲佞者有毀其未賢詆其爲  
不知禮而侮之以爲東家丘者有嫉而沮之者有  
惡而欲殺之者晨門荷蕢之徒皆當時之賢士且  
曰是知其不可而爲之者歟鄙哉硜硜乎莫已知  
也斯已而已矣雖子路在升堂之列尚不能無疑  
於其所見不悅於其所欲往而且以之爲迂則當  
時之不信夫子者豈特十之一二而已乎然而夫  
子汲汲遑遑若求亡子於道路而不暇於煖席者

寧以斯人之知我信我而已哉蓋其天地萬物一  
體之仁疾痛迫切雖欲已之而自有所不容已改  
其言曰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欲潔其身而亂  
大倫果哉末之難矣嗚呼此非誠以天地萬物爲  
一體者孰能以知夫子之心乎若其遁世無悶樂  
天知命者則固無入而不自得道並行而不相悖  
也僕之不肖何敢以夫子之道爲已任顧其心亦  
已稍知疾痛之在身是以徬徨四顧相求其有助  
於我者相與講去其病耳今誠得豪傑同志之士  
扶持匡翼其明良知之學於天下使天下之人皆  
知自致其良知以相安相養去其自私自利之蔽  
一洗譏妬勝忿之習以濟於大同則僕之狂病固  
將脫然以愈而終免於喪心之患矣豈不快哉嗟  
乎今誠欲求豪傑同志之士於天下非如吾文蔚  
者而誰望之乎如吾文蔚之才與志誠足以援天  
下之溺者今又既知其具之在我而無假於外求  
矣循是以往若決河注海孰得而禦哉文蔚所謂  
一人信之不爲少其又能遜以委之何人乎會稽

素號山水之區深林長谷信步皆是寒暑晦明無  
時不宜安居飽食塵囂無擾良朋四集道義日新  
優哉游哉天地之間寧復有樂於是者孔子云不  
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僕與二三同志方將請  
事斯語奚暇外慕獨其切膚之痛乃有未能恣然  
者輒復云云爾咳疾暑毒書札絕懶盛使遠來遲  
留經日臨期執筆又不覺累紙蓋於相知之深雖  
已縷縷至此殊有所未能盡也

二 戊子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三

書三

奎

得書見近來所學之驟進喜慰不可言諦視數過  
其間雖亦有一二未瑩徹處却是致良知之功尚  
未純熟到純熟時自無此矣譬之驅車既已由於  
康莊大道之中或時橫斜迂曲者乃馬性未調銜  
勒不齊之故然已只在康莊大道中決不賺入傍  
蹊曲徑矣近時海內同志到此地位者曾未多見  
喜慰不可言斯道之幸也賤軀舊有咳嗽畏熱之  
病近入炎方輒復大作 主上聖明洞察責付甚  
重不敢遽辭地方軍務冗沓皆與疾從事今却幸

已平定已具本乞回養病得在林下稍就清涼或  
可瘳耳人還伏枕草草不盡傾企外惟游一簡幸  
達致之

來書所詢草草奉復一二近歲來山中講學者往  
往多說勿忘勿助工夫甚難問之則云才著意便  
是助才不著意便是忘所以甚難區區因問之云  
忘是忘箇甚麼助是助箇甚麼其人默然無對始  
請問區區因與說我此間講學却只說箇必有事  
焉不說勿忘勿助必有事焉者只是時時去集義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三

書三

美

若時時去用必有事的工夫而或有時間斷此便  
是忘了卽須勿忘時時去用必有事的工夫而或  
有時欲速求效此便是助了卽須勿助其工夫全  
在必有事焉上用勿忘勿助只就其間提撕警覺  
而已若是工夫原不間斷卽不須更說勿忘原不  
欲速求效卽不須更說勿助此其工夫何等明白  
簡易何等灑脫自在今學不去必有事上用工而  
乃懸空守著一箇勿忘勿助此正如燒鍋煮飯鍋  
內不曾漬水下水而乃尋去添柴放火不知畢竟

煮出箇甚麼物來吾恐火候未及調停而鍋已先破裂矣近日一種專在勿忘勿助上用工者其病正是如此終日懸空去做箇勿忘又懸空去做箇勿助泔泔蕩蕩全無實落下手處究竟工夫只做得箇沉空守寂學成一箇痴騃漢纔遇些子事來即便牽滯紛擾不復能經綸宰制此皆有志之士而乃使之勞苦纏縛擔閣一生皆由學術誤人之故甚可憫矣夫必有事焉只是集義集義只是致良知說集義則一時未見頭腦說致良知卽當下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三

七

便有實地步可用工故區區專說致良知隨時就事上致其良知便是格物著實去致良知便是誠意著實致其良知而無一毫意必固我便是正心著實致良知則自無忘之病無一毫意必固我則自無助之病故說格致誠正則不必更說箇忘助孟子說忘助亦就告子得病處立方告子強制其心是助的病痛故孟子專說助長之害告子助長亦是他以義爲不知就自心上集義在必有事焉上用工是以如此若時時刻刻就自心上集義

則良知之體洞然明白自然是是非非纖毫莫逃又焉有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之弊乎孟子集義養氣之說固大有功於後學然亦是因病立方說得大段不若大學格致誠正之功尤極精一簡易爲微上徹下萬世無弊者也聖賢論學多是隨時就事雖言若人殊而要其工夫頭腦若合符節緣天地之間原只有此性只有此理只有此良知只有此一件事耳故凡就古人論學處說工夫更不必攙和兼搭而說自然無不脛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三

三

合貫通者纔須攙和兼搭而說卽是自己工夫未明徹也近時有謂集義之功必須兼搭箇致良知而後備者則是集義之功尚未了徹也集義之功尚未了徹適足以爲致良知之累而已矣謂致良知之功必須兼搭一箇勿忘勿助而後明者則是致良知之功尚未了徹也致良知之功尚未了徹適足以爲勿忘勿助之累而已矣若此者皆是就文義上解釋牽附以求混融湊泊而不曾就自己實工夫上體驗是以論之愈精而去之愈遠文蔚

之論其於大本達道既已沛然無疑至於致知窮理及忘助等說時亦有機和兼搭處却是區區所謂康莊大道之中或時橫斜迂曲者到得工夫熟後自將釋然矣文蔚謂致知之說求之事親從兄之間便覺有所持循者此段最見近來真切篤實之功但以此自爲不妨自有得力處以此遂爲定說教人却未免又有因藥發病之患亦不可不一講也蓋良知只是一箇天理自然明覺發見處只是一箇真誠惻怛便是他本體故致此良知之真誠惻怛以事親便是孝致此良知之真誠惻怛以從兄便是弟致此良知之真誠惻怛以事君便是忠只是一箇良知一箇真誠惻怛若是從兄的良知不能致其真誠惻怛即是事親的良知不能致其真誠惻怛矣事君的良知不能致其真誠惻怛即是從兄的良知不能致其真誠惻怛矣故致得事君的良知便是致那從兄的良知致得從兄的良知便是致那事親的良知不是事君的良知不能致那須又從事親的良知上去擴充將來如此

又是脫却本原着在支節上求了良知只是一箇隨他發見流行處當下具足更無去來不須假借然其發見流行處却自有輕重厚薄毫髮不容增減者所謂天然自有之中也雖則輕重厚薄毫髮不容增減而原又只是一箇雖則只是一箇而其間輕重厚薄又毫髮不容增減若得可增減若須假借卽已非其真誠惻怛之本體矣此良知之妙用所以無方體無窮盡語大天下莫能載語小天下莫能破者也孟氏堯舜之道孝弟而已者是就人之良知發見得最真切篤厚不容蔽昧處提省人使人於事君處友仁民愛物與凡動靜語默間皆只是致他那一念事親從兄真誠惻怛的良知卽自然無不是道蓋天下之事雖千變萬化至於不可窮詰而但惟致此事親從兄一念真誠惻怛之良知以應之則更無有遺缺滲漏者正謂其只有此一箇良知故也事親從兄一念良知之外更無有良知可致得者故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此所以爲惟精惟一之學放之四海而皆準施諸

後世而無朝夕者也文蔚云欲於事親從兄之間而求所謂良知之學就自己用工得力處如此說亦無不可若曰致其良知之真誠惻怛以求盡夫事親從兄之道焉亦無不可也明道云行仁自孝弟始孝弟是仁之一事謂之行仁之本則可謂是仁之本則不可其說是矣億逆先覺之說文蔚謂誠則旁行曲行皆良知之用甚善甚善間有挽搭處則前已言之矣惟濬之言亦未爲不是在文蔚須有取於惟濬之言而後盡在惟濬又須有取於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三

書三

聖

文蔚之言而後明不然則亦未免各有倚着之病也舜察邇言而詢芻蕘非是以邇言當察芻蕘當詢而後如此乃良知之發見流行光明圓瑩更無罣碍遮隔處此所以謂之大知纔有執着意必其知便小矣講學中自有去取分辯然就心地上着實用工夫却須如此方是盡心三節區區會有生知學知困知之說頗已明白無可疑者蓋盡心知性知天者不必說存心養性事天不必說歿壽不貳修身以俟而存心養性與修身以俟之功已在

其中矣存心養性事天者雖未得到盡心知天的地位然已是在那裏做箇求到盡心知天的功夫更不必說歿壽不貳修身以俟而歿壽不貳修身以俟之功已在其中矣譬之行路盡心知天者如年力壯健之人既能奔走往來於數千百里之間者也存心事天者如童孺之年使之學習步趨於庭除之間者也歿壽不貳修身以俟者如襁抱之孩方使之扶牆傍壁而漸學起立移步者也既已能奔走往來於數千里之間者則不必更使之於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三

書三

聖

庭除之間而學步趨而步趨於庭除之間自無弗能矣既已能步趨於庭除之間則不必更使之扶牆傍壁而學起立移步而起立移步自無弗能矣然學起立移步便是學步趨庭除之始學步趨庭除便是學奔走往來於數千里之基固非有二事但其工夫之難易則相去懸絕矣心也性也天也一也故及其知之成功則一然而三者人品力量自有階級不可躐等而能也細觀文蔚之論其意似恐盡心知天者廢却存心修身之功而反爲盡

心知天之病是蓋爲聖人憂工夫之或間斷而不知爲自己憂工夫之未真切也吾儕用工却須專心致志在歿壽不貳修身以俟上做只此便是做盡心知天工夫之始正如學起立移步便是學奔走千里之始吾方自慮其不能起立移步而豈遽慮其不能奔走千里又况爲奔走千里者而慮其或遺忘於起立移步之習哉文蔚識見本自超絕邁往而所論云然者亦是未能脫去舊時解說文義之習是爲此三段書分疎比合以求融會貫通

圭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三

書三

學

而自添許多意見纏繞反使用工不專一也近時懸空去做勿忘勿助者其意見正有此病最能擔誤人不可不滌除耳所論尊德性而道問學一節至當歸一更無可疑此便是文蔚曾著實用工然後能爲此言此本不是險僻難見的道理人或意見不同者還是良知尚有纖翳潛伏若除去此纖翳卽自無不洞然矣已作書後移臥簷間偶遇無事遂復答此文蔚之學既已得其大者此等處久當釋然自解本不必屑屑如此分疏但承相愛之

厚千里差人遠及諄諄下問而竟虛來意又自不能已於言也然直慙煩縷已甚不罪不罪惟滯處得轉錄一通寄視之尤好也

寄陸原靜

丙戌

原靜雖在憂苦中其學問功夫所謂顛沛必於是者不言可知矣矣必論說講究而後可以爲學乎南元善曾將原靜後來論學數條列入後錄中初心甚不欲渠如此近日朋輩見之却因此多有省悟始知古人相與辯論窮詰亦不獨要自己明白

圭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三

書三

學

直欲共明此學於天下耳蓋此數條同志中肯用功者亦時有疑及之然非原靜則亦莫肯如此披豁吐露就欲如此披豁吐露亦不能如此曲折詳盡故此原靜一問其有益於同志良不淺淺也自後但有可相啓發者不惜時寄及之幸甚幸甚近得施聘之書意向卓然出於流輩往年嘗竊異其人今果與俗不同也閒中曾相往復否大事今冬能舉得便可無他糾繫如聘之者不妨時時一會窮居獨處無朋友相砥切最是大大一患也貴鄉有

輩友名商臣者聞其用工篤實尤爲難得亦曾一相講否

答甘泉 丙戌

音問雖疎道德之聲無日不聞於耳所以啓瞶消鄙者多矣向承狂生之論初聞極駭彼雖愚倖之甚不應遽至於爾旣而細詢其故良亦有因近復來此始得其實蓋此生素有老佛之溺爲朋輩所攻激遂高自矜大以誇愚泄憤蓋亦不過恠誕妖妄如近世方士呼雷斬蛟之說之類而聞者不察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三

書三

聖

又從而增飾之耳近已真之痛絕而此生深自悔責若無所措其躬賴其資性頗可或自此遂能改創木可知也學絕道喪之餘苟以是心至斯受之矣忠信明敏之資絕不可得如生者良亦千百中之一二而又復不免於陷溺若此可如何哉可如何哉龔生來訪自言素沐教極深其資性甚純謹惜無可以進之者今復遠求陶鑄自此常見其有成也

答魏師說 丁亥

師伊至備聞日新之功兼得來書志意懇切喜慰無盡所云任情任意認作良知及作意爲之不依本來良知而自謂良知者旣已察識其病矣意與良知常分別明白凡應物起念處皆謂之意意則有是有非能知得意之是與非者則謂之良知依得良知卽無有不是矣所疑拘於體面格於事勢等患皆是致良知之心未能誠切專一若能誠切專一自無此也凡作事不能謀始與有輕忽苟且之弊者亦皆致知之心未能誠一亦是見得良知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三

書三

聖

未透徹若見得透徹卽體面事勢中莫非良知之妙用除卻體面事勢之外亦別無良知矣豈得又爲體面所局事勢所格卽已動於私意非復良知之本然矣今時同志中雖皆知得良知無所不在一涉酬應便又將人情物理與良知看作兩事此誠不可以不察也

與馬子莘 丁亥

連得所寄書誠懇領渴綿觀來書其字畫文彩皆有加於疇昔根本盛而枝葉茂理固宜然然草木



之花千葉者無實其花繁者其實鮮矣邇來子莘之志得無微有所消乎是亦不可以不省也良知之說往時亦嘗備講不審邇來能益瑩徹否明道云吾學雖有所受然天理二字却是自家體認出來良知卽是天理體認者實有諸已之謂耳非若世之想像講說者之爲也近時同志莫不知以良知爲說然亦未見有能實體認之者是以尚未免於疑惑蓋有謂良知不足以盡天下之理而必假於窮索以增益之者又以爲徒致良知未必能心於天理須以良知講求其所謂天理者而執之以爲一定之則然後可以率由而無弊是其爲說非實加體認之功而真有以見夫良知者則亦莫能辯其言之似是而非也昔中故多賢國英及志道二三同志之外相與切磋砥礪者亦復幾人良知之外更無知致知之外更無學外良知以求知者邪妄之知矣外致知以爲學者異端之學矣道喪千載良知之學久爲贅就今之友朋知以此事日相講求者殆空谷之足音歟想愈雖切無因面會

一盤此懷臨書惘惘不盡

與毛古庵憲副

丁亥

亟承書惠既荷不遺中間歉然下問之意尤足以仰見賢者進修之功勤勤不懈喜幸何可言也無因促膝一陳鄙見以求是正可勝瞻馳凡鄙人所謂致良知之說與今之所謂體認天理之說本亦無大相遠但微有直截迂曲之差耳譬之種植致良知者是培其根本之生意而達之枝葉者也體認天理者是茂其枝葉之生意而求以復之根本者也然培其根本之生意固自有以達之枝葉矣欲茂其枝葉之生意亦安能舍根本而別有生意可以茂之枝葉之間者乎吾兄忠信近道之資既自出於儕輩之上近見胡正人備談吾兄平日工夫又皆篤實懇切非若世之徇名遠迹而徒以支離於其外者只如此用力不已自當循循有至所謂殊途而同歸者也亦奚必改途易業而別求所謂爲學之方乎惟吾兄益就平日川工得力處進步不息譬之適京都者始在偏州僻壤未免經歷



於傍蹊曲逕之中苟志往不懈未有不達於通衢  
大路者也病軀咳作不能多及寄去鄙錄末後論  
學一書亦頗發明鄙見暇中幸示及之

與黃宗賢

丁亥

人在仕途比之退處山林其工六之難十倍非  
得良友時時警發砥礪則其平日之所志向鮮有  
不潛移默奪弛然口就於頽靡者近與誠甫言在  
京師相與者少二君必須預先相約定彼此但見  
微有動氣處即須提起致良知話頭互相規切凡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三

書三

學

人言語正到快意時便截然能忍默得意氣正到  
發揚時便翕然能收斂得憤怒嗜欲正到騰沸時  
便廓然能消化得此非天下之大勇者不能也然  
見得良知親切時其工夫又自不難緣此數病良  
知之所本無只因良知昏昧蔽塞而後有若良知  
一提醒時即如白日一出而魍魎自消矣中庸謂  
知耻近乎勇所謂知耻只是耻其不能致得自己  
良知耳今人多以言語不能屈服得人爲耻意氣  
不能陵軋得人爲耻憤怒嗜欲不能直意任情得

爲耻殊不知此數病者皆是蔽塞自己良知之事  
正君子之所宜深耻者今乃反以不能蔽塞自己  
良知爲耻正是耻非其所當耻而不知耻其所當  
耻也可不大哀乎諸君皆平日所知厚者區區之  
心愛莫爲助只願諸君都做箇古之大臣古之所  
謂大臣者更不稱他有甚知謀才畧只是一箇斷  
斷無他技休休如有容而已諸君知謀才畧自是  
超然出於衆人之上所未能自信者只是未能致  
得自己良知未全得斷斷休休體段耳今天下事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三

書三

學

勢如沉痾積痼所望以起死回生者實在於諸  
君子若自己病痛未能除得何以能療得天下之  
病此區區一念之誠所以不能不爲諸君一竭盡  
者也諸君每相見時幸默以此意相規切之須是  
克去己私真能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實康濟得天  
下挽回三代之治方是不負如此聖明之君方  
能報得如此知遇不枉了因此一大事來出世一  
遭也病臥山林只好修藥餌苟延喘息但於諸君  
出處亦有痛痒相關者不覺縷縷至此幸亮此情

也

答以乘憲副

丁亥

此學不明於世久矣而舊聞舊習障蔽纏繞一旦驟聞吾說未有不非詆疑議者然此心之良知昭然不昧萬古一日但肯平心易氣而以吾說反之於心亦未有不洞然明白者然不能卽此奮志進步勇脫窠臼而猶依違觀望於其間則舊聞舊習又從而牽滯蔽塞之矣此近時同志中徃徃皆有是病不識以乘別後意思却如何耳昔有十家之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三

書三

王

村皆荒其百畝而日惟轉糴於市取其贏餘以贍朝夕者隣村之農勸之曰爾朝夕轉糴勞費無期曷若三年耕則餘一年之食數年耕可積而富矣其二人聽之舍糴而田八家之人競相非沮過室人老幼亦交徧歸譴曰我朝不糴則無以爲饗暮不糴則無以爲餐朝夕不保安能待秋而食乎其一人力田不顧卒成富家其一人不得已復棄田而糴竟貧餒終身焉今天下之人方皆轉糴於市忽有舍糴而田者寧能免於非謫乎要在深信弗

疑力田而不顧乃克有成耳兩承書來皆有過往直進相信不疑之志殊爲浣慰人還附知少致切廁之誠當不以爲迂也

與戚秀夫

丁亥

德洪諸友時時談及盛德深情追憶留都之會恍若夢寐中矣盛使遠辱兼以書儀感忤何旣此道之在人心皎如白日雖陰晴晦明千態萬狀而白日之光未嘗增減變動足下以邁特之資而能篤志問學勤勤若是其於此道真如掃雲霧而覩白日耳奚暇於區區之爲問乎病癢旣久偶承兩廣之命方具辭疏使還正當紛杳草草不盡鄙懷

與陳惟濬

丁亥

江西之會極草草尚意得同舟旬日從容一談不謂旣入省城人事紛杳及登舟時惟濬已行矣沿途甚怏怏抵梧後卽赴南寧日不服給亦欲遣人相期來此早晚畧暇時可閑話而此中風土絕異炎瘴尤不可當家人輩到此無不病者區區咳患亦因熱大作痰痢腫毒交攻度惟濬斷亦不可以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三

書三

王

居此又復已之近得薛文蔚書知已人漳患難困苦之餘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者宜必日有所進養之以福正在此時不得空放過也聖賢論學無不可用之工只是致良知三字尤簡易明白有實下手處更無走失近時同志亦已無不知有致良知之說然能於此實用工者絕少皆緣見得良知未真又將致字看太易了是以多未有所得力處雖比往時支離之說稍有頭緒然亦只是五十步百步之間耳就中亦有肯精心體究者不覺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三

書三

書

又轉入舊時窠臼中反爲文義所牽滯工夫不得洒脫精一此君子之道所以鮮也此事必須得師友時時相講習切劘自然意思日新自山來不覺便是一年山中同志結廬相待者尚數十人時有書來儘令人感動而地方重務勢難輕脫病軀又日狼狽若此不知天意竟如何也文蔚書中所論迥然大進真有一日千里之勢可喜可喜頗有所詢病中草草答大畧見時可取視之亦有所發也

寄安福諸同志

丁亥

諸友始爲惜陰之會當時惟恐只成虛語邇來乃聞遠近豪傑聞風而至者以百數此可以見良知之同然而斯道大明之幾於此亦可以卜之矣喜慰可勝言耶得虞卿及諸同志寄來書所見比舊又加親切足驗工夫之進可喜可喜只如此用工去當不能有他岐之惑矣明道有云寧學聖人而不至不以一善而成名此爲有志聖人而未能真得聖人之學者則可如此說若今日所講良知之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三

書三

書

說乃真是聖學之的傳但從此學聖人却無有不至者惟恐吾儕尚有一善成名之意未肯專心致志於此耳在會諸同志雖未及一一面見固已神交於千里之外相見時幸出此共勉之王子茂寄問數條亦皆明切中間所疑在子茂亦是更須誠切用功到融化時并其所疑亦皆釋然沛然不復有相阻礙然後爲真得也凡工夫只是要簡易真切愈真切愈簡易愈簡易真切病咳中不能多及亦不能一一備列姓字幸以意亮之而已

與錢德洪 王汝中

丁亥

家事賴廷豹糾正而德洪汝中又相與薰陶切劘於其間吾可以無內顧矣紹興書院中同志不審近來意向如何德洪汝中既任其責當能振作接引有所興起會講之約但得不廢其間縱有一二懈弛亦可因此夾持不致遂有傾倒餘姚又得應元諸友作興鼓舞想益日異而月不同老夫雖出山林亦每以自慰諸賢皆一日千里之足豈俟區區有所警策聊亦以此示觀影耳即日已抵華慶去程不三四日可到方入冗場未能多及千萬心亮紹興書院及餘姚各會同志諸賢不能一一列名字幸亮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三

書三

垂

二 戊子

地方事幸遂平息相見漸可期矣近來不審同志敎會如何得無法堂前今已草深一丈否想臥龍之會雖不能大有所益亦不宜遂爾荒落且存儼羊後或興起亦未可知餘姚得應元諸友相與倡率為益不小近有人自家鄉來問龍山之講至今

不廢亦殊可喜書到望為寄聲益相與勉之九十第與正憲輩不審早晚能來親近否或彼自絕望且誘掖接引之諒與人為善之心當不俟多喋也魏廷豹決能不負所托兒童或不能率教亦望相與夾持之人行匆匆百不一及諸同志不能盡列姓字均致此意

三 戊子

德洪汝中書來見近日工夫之有進足為喜慰而餘姚紹興諸同志又能相聚會講切奮發興起日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三

書三

垂

勤不懈吾道之昌真有火然泉達之機矣喜幸當何如哉喜幸當何如哉此間地方悉已平靖只因二三大賊巢為兩省盜賊之根株淵藪積為民患者心亦不忍不為一除翦又復遲留二三月今亦了事矣旬月間便當就歸途也守儉守文二弟近承夾持啓迪想亦漸有所進正憲尤極傾情若不痛加針砭其病未易能去父子兄弟之間情既迫切責善友難其任乃在師友之間想平日骨肉道義之愛當不俟於多囑也書院規制近聞頗加修

葺是亦可喜寄去銀二十兩稍助工費墻垣之未  
堅完及一應合整備者酌量爲之餘情面話不久

答何廷仁 戊子

區區病勢日狼狽自至廣城又增水瀉日夜數行  
不得止今途兩足不能坐立須稍定卽踰嶺而東  
矣諸友皆不必相候果有山陰之興卽須早鼓錢  
塘之舵得與德洪汝中輩一會聚彼此當必有益  
區區養病本去已三月旬日後必得 旨亦遂發  
舟而東縱未能遂歸田之願亦必得一還陽明與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三 書

諸友一面而別且後會又有可期也千萬勿復遲  
疑徒擔誤日月揔及隨舟而行沿途官吏送迎請  
謁斷亦不能有須臾之暇宜悉此意書至卽撥冗  
德洪汝中輩亦可促之早爲北上之圖伏枕潦草

王陽明先生全集卷之三

王陽明先生全集目錄

卷之四 書四

答佟太守求雨 癸亥

答毛憲副 戊辰

與安宣慰 戊辰

二 戊辰

三 戊辰

答人問神仙 戊辰

答徐成之 壬午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四 日

二 壬午

答儲柴墟 壬申

二 壬申

答何子元 壬申

上晉溪司馬 戊寅

二 巳卯

上彭幸菴 壬午

寄楊邃菴閣老 壬午

二 癸未

三	丁亥	
四	丁亥	
寄席元山	癸未	
答王壘菴中丞	甲申	
與陸清伯	甲申	
與黃誠甫	甲申	
二	甲申	
三	乙酉	
與王勉之	乙酉	
主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四
復章克剛	乙酉	
與鄭啓範侍御	丁亥	
答方叔賢	丁亥	
二	丁亥	
與黃宗賢	丁亥	
三	丁亥	
四	戊子	
五	戊子	

答見山家宰	丁亥	
與霍元厓宮端	丁亥	
答潘直卿		
寄翟石門閣老	戊子	
寄何燕泉	戊子	
與顧惟賢書		
與許台仲書		
與王晉溪司馬書	其二	
三		
主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四
四		
五		
與富道書		

王陽明先生全集卷之四

同里後學俞 嶧重編

書四

答佟太守求雨 癸亥

昨楊李二丞來備傳尊教且詢致雨之術不勝慚悚今早謀節推辱臨復申前請尤爲懇至令人益增惶懼天道幽遠豈凡庸所能測識然執事憂勤爲民之意真切如是僕亦何可以無一言之復孔子云丘之禱久矣蓋君子之禱不在於對越祈祝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四

書四

一

之際而在於日用操存之先執事之治吾越幾年於此矣凡所以爲民祛患除弊興利而致福者何莫而非先事之禱而何俟於今日然而暑旱尚存而雨澤未應者豈別有所以致此者歟古者歲旱則爲之主者減膳徹樂省獄薄賦修祀典問疾苦引咎賑乏爲民遍請於山川社稷故有叩天求雨之祭有省咎自責之文有歸誠請改之禱蓋史記所載湯以六事自責禮記大雩帝用盛樂春秋書秋九月大雩皆此類也僕之所聞於古如是未聞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四

書四

二

有所謂書符咒水而可以得雨者也唯後世方術之士或時有之然彼皆有高潔不污之操特立堅忍之心雖其所爲不必合於中道而亦有以異於尋常是以或能致此然皆出於小說而不見於經傳君子猶以爲附會之談又況如今之方士之流曾不少殊於市井囂頑而欲望之以揮斥雷電呼吸風雨之事豈不難哉僕謂執事且宜出齋於廳事罷不急之務開省過之門洗簡寬滯禁抑奢繁淬誠滌慮痛自悔責以爲八邑之民請於山川社稷而彼方士之所請者聽民間從便得自爲之但弗之禁而不專倚以爲重輕夫以執事平日之所操存苟誠無愧於神明而又臨事省惕躬帥僚屬致懇乞誠雖天道亢旱亦自有數使人事良修旬日之內自宜有應僕雖不肖無以自別於凡民使可以誠有致雨之術亦安忍坐視民患而恬不知顧乃勞執事之僕僕豈無人之心者耶一二日內僕亦將禱於南鎮以助執事之誠執事其但爲民悉心以請毋惑於邪說毋急於近名天道雖遠至

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

答毛憲副 戊辰

昨承遣人喻以禍福利害且令勉赴太府請謝此非道誼深情決不至此感激之至言無所容但差人至龍場陵侮此自差人挾勢擅威非太府使之也龍場諸與之爭鬭此自諸憤懣不平亦非某使之也然則太府固未嘗辱某某亦未嘗傲太府何所得罪而遽請謝乎跪拜之禮亦小官常分不足以爲辱然亦不當無故而行之不當行而行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四

書

三

與當行而不行其爲取辱一也廢逐小臣所守以待死者忠信禮義而已又棄此而不守禍莫大焉凡禍福利害之說某亦嘗講之君子以忠信爲利禮義爲福苟忠信禮義之不存雖祿之萬鍾爵以侯王之貴君子猶謂之禍與害如其忠信禮義之所在雖剖心碎首君子利而行之自以爲福也况於流離竄逐之微乎某之居此蓋瘴癘蠱毒之與處魍魎魍魎之與遊日有三死焉然而居之泰然未嘗以動其中者誠知生死之有命不以一朝之

患而忘其終身之憂也太府苟欲加害而在我誠有以取之則不可謂無憾使吾無有以取之而橫罹焉則亦瘴癘而已爾蠱毒而已爾魍魎魍魎而已爾吾豈以是而動吾心哉執事之論雖有所不敢承然因是而益知所以自勵不敢苟有所墮墮則某也受教多矣敢不頓首以謝

與安宣慰 戊辰

某得罪朝廷而來惟竄伏陰崖幽谷之中以禦魍魎則其所宜故雖風聞使君之高誼經旬月而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四

書

四

不敢見若甚簡仇者然省愆內訟痛自削責不敢比數於寵榮則亦逐臣之禮也使君不以爲過使廩人餽粟庖人餽肉圉人代薪水之勞亦寧不貴使君之義而諒其爲情乎自惟罪人何可以辱守土之大夫懼不敢當輒以禮辭使君復不以爲罪昨者又重之以金帛副之以鞍馬禮益隆情益至某益用震悚是重使君之辱而甚逐臣之罪也愈有所不敢當矣使君堅不可卻求其說而不得無已其周之乎周之亦可受也敬受米二石柴炭雞



鵠悉受如來數其諸金帛鞍馬使君所以交於卿士大夫者施之遂臣殊駭觀聽故因以辭伏惟使君處人以禮恕物以情不至再辱則可矣

二 戊辰

減驛事非罪人所敢與聞承使君厚愛因使者至問問及之不謂其遂達諸左右也悚息悚息然已承見詢則又不可默凡朝廷制度定自祖宗後世守之不可以擅改改在朝廷且謂之變亂况諸侯乎縱朝廷不見罪有司者將執法以繩

圭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四

五

之使君必且無益縱遂幸免於一時或五六年或八九年雖遠至二三十年矣當事者猶得持典章而議其後若是則使君何利焉使君之先自漢唐以來千幾百年土地人民未之或改所以長久若此者以能世守天子禮法竭忠盡力不敢分寸有所違越故天子亦不得踰禮法無故而加諸忠良之臣不然使君之土地人民富且盛矣朝廷悉取而郡縣之其誰以爲不可大驛可減也可可增也驛可改也宣慰司亦可革也由此言之殆甚有

害使君其未之思耶所云奏功陞職事意亦如此夫剷除寇盜以撫綏平良亦守土之常職今纓舉以要賞則朝廷平日之恩寵祿位傾將欲以何爲使君爲參政亦已非設官之舊今又干進不已是無抵極也衆必不堪夫宣慰守土之官故得以世有其土地人民若參政則流官矣東西南北惟天子所使朝廷下方尺之檄委使君以一職或闕或獨其敢弗行乎則方命之誅不旋踵而至捧檄從事千百年之土地人民非復使君有矣由此

圭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四

六

言之雖今日之參政使君將恐辭去之不逮其又可再乎凡此以利害言揆之於義反之於心使君必自有不安者夫拂心違義而行衆所不與鬼神所不嘉也承問及不敢不以正對幸亮察

三 戊辰

阿賈阿札等昨宋氏爲地方患傳者謂使君使之此雖或由於妬婦之口然阿賈等自言使君嘗錫之以詭刀遺之以弓弩雖無其心不幸乃有其迹矣始三堂兩司得是說卽欲問之於朝旣而以

使君平日忠實之故未必有是且信且疑姑令使  
君討賊苟遂出軍勦撲則傳聞皆安何可以濫及  
忠良其或坐觀逶迤徐議可否亦未爲晚故且隱  
忍其議所以待使君者甚厚既而文移三至使君  
始出衆論紛紛疑者將信喧騰之際適會左右來  
獻阿麻之首偏師出解洪邊之圍群公又復徐徐  
今又三月餘矣使君稱疾歸臥諸軍以次潛回其  
間分屯寨堡者不聞擒斬以宣國威惟增剽掠以  
重民怨衆情愈益不平而使君之民罔所知識方  
揚言於人謂宋氏之難當使宋氏自平安氏何與  
而反爲之役我安氏連地千里擁衆四十八萬深  
坑絕地飛鳥不能越猿猱不能攀縱遂高坐不爲  
宋氏出一卒人亦卒如我何斯言已稍稍傳播不  
知三堂兩司已嘗聞之否使君誠久臥不出安氏  
之禍必自斯言始矣使君與宋氏同守土而使君  
爲之長地方變亂皆守土者之罪使君能獨委之  
宋氏乎夫連地千里孰與中土之一大郡擁衆四  
十八萬孰與中土之一都司深坑絕地安氏有之

然如安氏者環門面而居以百數也今播州有楊  
愛愷黎有楊友酉陽保靖有彭世麒等諸人斯言  
苟聞於 朝朝廷下片紙於楊愛諸人使各自爲  
戰共分安氏之所有蓋朝令而夕無安氏矣深坑  
絕地何所川其險使君可無寒心乎且安氏之職  
四十八支更迭而爲今使君獨傳者三世而群支  
莫敢爭以 朝廷之命也苟有可乘之釁孰不欲  
起而代之乎然則揚此言於外以速安氏之禍者  
殆漁人之計蕭牆之憂未可測也使君宜速出軍  
平定反側破衆讒之口息多端之議彈方輿之變  
絕難測之禍補既往之愆要將來之福某非爲人  
作說客者使君幸熟思之

答人問神仙

戊辰

詢及神仙有無兼請其事三至而不答非不欲答  
也無可答耳昨令弟來必欲得之僕誠生八歲而  
即好其說今已餘三十年矣齒漸搖動髮已有一  
二莖變化成白日光僅餘八聲聞兩丈之外又常  
經月臥病不出藥草驟進此殆其効也而相知者

猶妄謂之能得其道足下又妄聽之而以見詢不  
得已姑爲足下妄言之古有至人淳德凝道和於  
陰陽調於四時去世離俗積精全神遊行天地之  
間視聽八達之外若廣成子之千五百歲而不衰  
李伯陽歷商周之代西度函谷亦嘗有之若是而  
謂之曰無疑於欺子矣然其呼吸動靜與道爲體  
精骨完久稟於受氣之始此殆天之所成非人力  
可強也若後世拔宅飛昇點化投奪之類譎怪奇  
駭是乃秘術曲技尹文子所謂幻釋氏謂之外道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四

書四

九

者也若是而謂之曰有亦疑於欺子矣夫有無之  
間非言語可況存久而明養深而自得之未至而  
強喻信亦未必能及也蓋吾儒亦自有神仙之道  
顏子三十二而卒至今未亡也足下能信之乎後  
世上陽子之流蓋方外技術之士未可以爲道若  
達磨慧能之徒則庶幾近之矣然而未易言也足  
下欲聞其說須處山林三十年金耳目一心志  
留中洒洒不掛一塵而後可以言此今去仙道尚  
遠也妄言不罪

答徐成之 上

承以朱陸同異見詢學術不明於世久矣此正吾  
儕今日之所宜明辨者細觀來教則與庵之主象  
山既失而吾兄之主晦庵亦未爲得也是朱非陸  
天下之論定久矣久則難變也雖微吾兄之爭與  
庵亦豈能遽行其說乎故僕以爲二兄今日之論  
正不必求勝務求象山之所以非晦庵之所以是  
窮本極源真有以見其幾微得失於毫忽之間若  
明者之聽訟其事之曲者既有以辨其情之不得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四

書四

十

已而辭之直者復有以察其處之或未當使受罪  
者得以伸其情而獲伸者亦有所不得辭其責則  
有以盡夫事理之公卽夫人心之安而可以俟聖  
人於百世矣今二兄之論乃若出於求勝者求勝  
則是動於氣也動於氣則於義理之正何啻千里  
而又何是非之論乎凡論古人得失決不可以意  
度而懸斷之今與庵之論象山曰雖其專以尊德  
性爲主未免墮於禪學之虛空而其持守端實終  
不失爲聖人之徒若晦庵之一於道問學則支離

決裂非復聖門誠意正心之學矣吾兄之論晦庵曰雖其專以道問學為主未免失於俗學之支離而其循序漸進終不肯於大學之訓若象山之一於尊德性則虛無寂滅非復大學格物致知之學矣夫既曰尊德性則不可謂墮於禪學之虛空墮於禪學之虛空則不可謂之尊德性矣既曰道問學則不可謂失於俗學之支離失於俗學之支離則不可謂道問學矣二者之辯問不容髮然則二兄之論皆未免於意度也昔者子思之論學蓋不下千百言而括之以尊德性而道問學之一語卽如二兄之辯一以尊德性為主一以道問學爲事則是二者固皆未免於一偏而是非之論尚未有所定也烏得各持一是而遽以相非爲乎故僕願一兄置心於公平正大之地無務求勝夫論學而務以求勝豈所謂尊德性乎豈所謂道問學乎以某所見非獨吾兄之非象山與庵之非晦庵皆失之非而吾兄之是晦庵與庵之是象山亦皆未得其所以是也稍暇當而悉姑務養心息辯毋遽

昨所奉答適有遠客酬對紛紜不服細論姑願二兄息未定之爭各反究其所是者必已所是已無絲髮之憾而後可以及人之非早來承教乃謂僕漫爲含糊兩解之說而細繹辭旨若有以陰助與庵而爲之地者讀之不覺失笑曾謂吾兄而亦有是言耶僕嘗以爲君子論事當先去其有我之私一動於有我則此心已陷於邪僻雖所論盡合於理既已亡其本矣嘗以是言於朋友之間今吾兄乃云爾敢不自反其殆陷於邪僻而弗覺也求之反復而昨者所論實未嘗有是則斯言也無乃吾兄之過歟雖然無是心而言之未盡於理未得爲無過也僕敢自謂其言之已盡於理乎請舉二兄之所是者以求正與庵是象山而謂其專以尊德性爲主今觀象山文集所載未嘗不教其徒讀書窮理而自謂理會文字頗與人異者則其意實欲體之於身其亟所稱述以誨人者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曰克己復禮曰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

誠樂莫大焉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曰  
先立乎其大者而小者不能奪是數言者孔子孟  
軻之言也烏在其爲空虛者乎獨其易簡覺悟之  
說頗爲當時所疑然易簡之說出於繫辭覺悟之  
說雖有同於釋氏然釋氏之說亦自有同於吾儒  
而不害其爲異者惟在於幾微毫忽之間而已亦  
何必諱於其同而遂不敢以言徂於其異而遂不  
以察之乎是與庵之是象山固猶未盡其所以是  
也吾兄是晦庵而謂其專以道問學爲事然晦庵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四

書四

十五

之言曰居敬窮理曰非存心無以致知曰君子之  
心常存敬畏雖不見聞亦不敢忽所以存天理之  
本然而不使離於須臾之頃也是其爲言雖未盡  
瑩亦何嘗不以尊德性爲事而又烏在其爲支離  
者乎獨其平日汲汲於訓解雖韓文楚辭陰符參  
同之屬亦必與之註釋考辯而論者遂疑其玩物  
又其心慮恐學者之躡等而或失之於妄作使必  
先之以格致而無不明然後有以實之於誠正而  
無所謬世之學者掛一漏萬求之愈繁而失之愈

遠至有弊力終身苦其難而卒無所入而遂議其  
支離不知此乃後世學者之弊而當時晦庵之自  
爲則亦豈至是乎是吾兄之是晦庵固猶未盡其  
所以是也夫二兄之所信而是者既未盡其所以  
是則其所疑而非者亦豈必盡其所以非乎然而  
二兄往復之辯不能一反焉此僕之所以疑其或  
出於求勝也一有求勝之心則已亡其學問之本  
而又何以論學爲哉此僕之所以惟願二兄之自  
反也安有所謂舍胡兩解而陰爲與庵之地者哉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四

書四

十六

夫君子之論學要在得之於心衆皆以爲是苟求  
之心而未會焉未敢以爲是也衆皆以爲非苟求  
之心而有契焉未敢以爲非也心也者吾所得於  
天之理也無間於天人無分於古今苟盡吾心以  
求焉則不中不遠矣學也者求以盡吾心也是故  
尊德性而道問學尊者尊此者也道者道此者也  
不得於心而惟外信於人以爲學烏在其爲學也  
已僕嘗以爲晦庵之與象山雖其所爲學者若有  
不同而要皆不失爲聖人之徒今晦庵之學天下

之人童而習之既已入人之深有不容於論辯者而獨惟象山之學則以其嘗與晦庵之有言而遂藩籬之使若由賜之殊科焉則可矣而遂擯放廢斥若砥礪之與美玉則豈不過甚矣乎夫晦庵折衷群儒之說以發明六經語孟之旨於天下其嘉惠後學之心真有不可得而議者而象山辯義利之分立大本求放心以示後學篤實爲己之道其功亦寧可得而盡誣之而世之儒者附和雷同不究其實而槩目之以禪學則誠可冤也已故僕嘗

天下公言之而豈獨爲興庵地哉兄又舉太極之辯以爲象山於文義且有所未能通曉而其強辯自信曾何有於所養夫謂其文義之有未詳不害其爲有未詳也謂其所養之未至不害其爲未至也學未至於聖人寧免太過不及之差乎而論者遂欲以是而蓋之則吾恐晦庵禪學之譏亦未免有激於不平也夫一則不審於文義一則有激於不平是皆所養之未至昔孔子大聖也而猶曰假我數年以學易可以無大過仲虺之贊成湯亦惟曰改過不吝而已所養之未至亦何傷於二先生之爲賢乎此正晦庵象山之氣象所以未及於顏子明道者在此吾儕正當仰其所以不可及而默識其所未至者以爲涵養規切之方不當置偏私於其間而有所附會增損之也夫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節之而小人之過也必文世之學者以晦庵大儒不宜復有所謂過者而必曲爲隱飾增加務詆象山於禪學以求伸其說且自以爲有助於晦庵而更相倡引謂之扶

持正論不知晦庵乃君子之過而吾反以小人之見而文之晦庵有間過則喜之美而吾乃非徒順之又從而爲之辭也晦庵之心以聖賢君子之學期後代而世之信者事之以事小人之禮是何誣象山之厚而待晦庵之薄邪僕今者之論非獨爲象山惜實爲晦庵惜也見視僕平日於晦庵何如哉而乃有是論是亦可以諒其爲心矣惟吾兄去世俗之見宏虛受之誠勿求其必同而察其所以異勿以無過爲聖賢之高而以改過爲聖賢之學

答諸柴墟

壬申

盛价來適人事紛紜不及細詢北來事既還却殊怏怏承示劉生墓誌此實友義所關文亦縝密獨敘乃父側室事頗傷忠厚未刻石刪去之爲佳子於父過諫而過激不可以爲幾稱子之美而發其

父之陰私不可以爲訓宜更詳之喻及交際之難此殆謬於私意君子與人惟義所在厚薄輕重已無所私焉此所以爲簡易之道世人心雜於計較毀譽得喪交於中而眩其當然之則是以處之愈周計之愈悉而行之愈難夫大賢吾師次賢吾友此天理自然之則豈以是爲炎涼之嫌哉吾兄以僕於今之公卿若某之賢者則稱謂以友生若某與某之賢不及於某者則稱謂以侍生豈以矯時俗炎涼之弊非也夫彼可以爲吾友而吾可以友之彼又吾友也吾安得而弗友之彼不可以爲吾友而吾不可以友之彼又不吾友也吾安得而友之夫友也者以道也以德也天下莫大於道莫貴於德道德之所在齒與位不得而干焉僕於某之謂矣彼其無道與德而徒有其貴與齒也則亦貴齒之而已然若此者與之見亦寡矣非以事相臨不往見也若此者與凡交遊之隨俗以侍生而來者亦隨俗而侍生之所謂事之無害於義者從俗可也干乘之君求與之友而不可得非在我有

所不屑乎嗟乎友未易言也今之所謂友或以藝同或以事合徇名逐勢非吾所謂輔仁之友矣仁者心之德人而不仁不可以爲人輔仁求以全心德也如是而後友今特以技藝文辭之工地勢聲翼之重而驚然欲以友乎賢者賢者弗與也吾兄技藝炎涼之說貴賤少長之論殆皆有未盡歟孟子曰友也者不可以有挾孟獻子之友五人無獻子之家者也曾以貴賤乎仲由少顏路三歲面由之贈處蓋友也回與曾點同時參曰昔者吾友曾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四

書四

尤

以少長乎將矯時俗之炎涼而自畔於禮其間不能以寸矣吾兄又以僕於後進之來其質美而才者多以先後輩相處其庸下者反待以客禮疑僕別有一道是道也奚有於別凡後進之來其才者皆有意於斯道者也吾安得不以斯道處之其庸下者不過世俗泛然一接吾亦世俗泛然待之如鄉人而已昔伊川初與呂希哲爲同舍友待之友也旣而希哲師事伊川待之弟子也謂敬於同舍而慢於弟子可乎孔子待陽貨以大夫待回賜以

弟子謂待回賜不若陽貨可乎師友道處久後進之中有聰明特達者頗知求道往往又爲先輩待之不誠不諒其心而務假以虛禮以取悅於後進干待士之譽此正所謂病於夏畦者也是以是師友之道日益淪沒無由復明僕常以爲世有周程諸君子則吾固得而執弟子之役乃大幸矣其次有周程之高弟焉吾猶得而私淑也不幸世又無是人有志之士偃偃其將焉求乎然則何能無憂也憂之而不以責之已責之已而不以求輔於人求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四

書四

丰

輔於人而待之不以誠終亦必無所成而已耳凡僕於今之後進非敢以師道自處也將求其聰明特達者與之講明因以自輔也彼自以後進求正於我雖不師事我固有先後輩之道焉伊川瞑目而坐游楊侍立不敢去重道也今世習於曠肆憚於檢飭不復知有此事幸而有一二後進畧知求道爲事是有復明之機又不誠心直道與之發明而徒奄然留世苟且阿俗僕誠痛之惜之傳曰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夫人必有所嚴



惘然後言之

若

此者皆求以明道皆循理而行非不容私於其間也伊尹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也非予覺之而誰也是故大知覺於小知小知覺於無知大覺覺於小覺小覺覺於無覺夫已大知大覺矣而後以覺於天下不亦善乎然而未能也遂自以小知小覺而不敢以覺於人則終亦莫之覺矣仁者固如是乎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僕之意以爲已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四

書

三

有分寸之知卽欲同此分寸之知於人已有分寸之覺卽欲同此分寸之覺於人人之小知小覺者益衆則其相與爲知覺也益易以明如是而後大知大覺可期也僕於今之後進尚不敢以小知小覺自處譬之凍餒之人知耕桑之可以足衣食而又偶聞藝禾樹桑之法將試爲之而遂以告其凡凍餒者使之共爲之也亦何嫌於已之未嘗樹藝而遂不以告之乎雖然君子有諸已而後求諸人僕蓋未嘗有諸已也而可以求諸人乎夫亦謂其

有意於僕而來者耳承相問輒縷縷至此有未當者不惜往復

王中

昨者草率奉報意在求正不覺無冗承長箋批答推許過盛殊增悚汗也來喻責僕不以師道自處恐亦未爲誠心直道顧僕何人而敢以師道自處哉前書所謂以前後輩處之者亦謂僕有一日之長而彼又有求道之心者耳若其年齒相若而無意於求道者自當如常待以客禮安得例以前後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四

書

三

輩處之是亦妄人矣又況不揆其來意之如何而抗顏以師道自居世寧有是理邪夫師云者非可以自處得也彼以是求我而我以是應之耳嗟乎今之時孰有所謂師云乎哉今之習技藝者則有師習舉業求聲利者則有師彼誠知技藝之可以得衣食舉業之可以得聲利而希美官爵也自非誠知已之性分有急於衣食官爵者孰肯從而求師哉夫技藝之不習不過乏衣食舉業之不習不過無官爵已之性分有所蔽障是不得爲人矣人

顧明彼而貽此也可不大哀乎往時僕與王寅之  
劉景素同遊太學每季考寅之恒居景素前列然  
寅之自以為講貫不及景素一旦執弟子禮師之  
僕每嘆服以為如寅之者真可為豪傑之士使寅  
之易此心以求道亦何聖賢之不可及然而寅之  
能於彼不能於此也曾子病革而易簣于路臨絕  
而結纓橫渠徹虎皮而使其子弟從講於二程惟  
天下之大勇無我者能之今天下波頽風靡為日  
已久何異於病革臨絕之時然又人是已見莫肯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四

書

三

相下求正故居今之世非有豪傑獨立之士的見  
性分之不容已毅然以聖賢之道自任者莫知從  
而求師也吾兄又疑後進之來其資稟意向雖不  
足以承教若其齒之相遠者恐亦不當槩以客禮  
相待僕前書所及蓋與有意於斯道者相屬而言  
亦謂其可以客可以無客者耳若其齒數遠絕則  
名分具有不待言矣孔子使闕黨童子將命曰  
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  
也欲速成者也亦未嘗無誨焉雖然此皆以不若

已者言也若其德器之夙成識見之超詣者雖生  
於吾後數十年其大者吾師父者吾友也得以齒  
序論之哉人歸遠劇極潦草便問此復可否不一

答何子元

壬申

來書云禮曾子問諸侯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  
廢者幾孔子曰四又問諸侯相見揖入門不得  
終禮廢者幾孔子曰六而日食存焉曾子曰當  
祭而日食太廟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曰接祭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四

書

三

而已矣如牲至未殺則廢孟春於此有疑焉天  
子崩太廟火后夫人之喪雨雪服失容此事之  
不可期或適相值若日食則可預推也諸侯行  
禮獨不容以少避乎祭又何必專於是日而勿  
勿於接祭哉牲未殺則祭廢當殺牲之時而不  
知日食之候者何也執事幸以見教千萬千萬  
承喻曾子問日食接祭之說而此蓋未嘗有疑及  
此者足見為學精察深用嘆服如基淺昧何足以  
辨此古者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日官居卿以

庶日日御不失日以授百官之朝豈有當祭之日而尚未知有日食者夫子答曾子之問竊意春秋之時日官多失其職固有日食而弗之知者矣堯命羲和敬授人時何重也仲康之時去堯未遠羲和已失其職迷於天象至日食罔聞知故有胤之征降及商周其職益輕平王東遷政教號令不及於天下自是而後官之失職又可知矣春秋所書日食三十有六今以左傳考之其以鼓用牲幣于社及其他變常失禮書者三之一其以官失其職書者四之二凡日食而不書朔日者杜預皆以爲官失之故其必有考也經桓公十七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傳曰不書日官失之也僖公十五年夏五月日有食之傳曰不書朔與日官失之也則傳固已言之矣襄公之二十七年冬十二月乙卯朔日有食之而傳曰辰在申司曆過也再失閏矣夫推候之繆至於再失閏則日食之不知殆其細者矣古之祭者七日戒三日齋致其誠敬以交於神明謂之常祭而日食則罔已行禮矣如是而中輟

之不可也接者疾速之義其儀節固已簡略接祭則可兩全而無害矣況此以天子嘗禘郊社而言是乃國之大祀若其他小祭則或自有可廢者在權其輕重而處之若祭于太廟而太廟火則亦似有不得不廢者然此皆無明文竊意其然不識高明且以爲何如也

上晉溪司馬

戊寅

在日今若無凶荒之災兵革之釁料亦未敢動作但恐一二年後則有所不能保耳今大征甫息勢旣未可輕舉而地方新遭土兵之擾復不堪重困將紆目前之患不過添立屯堡若欲稍爲經久之圖亦不過建立縣治然此二端彼省鎮巡已嘗會奏舉行生雖復往豈能別有區畫但度其事勢屯堡之設雖可以張布聲威然使守瞭日久未免怠弛散歸無事則虛具名數冒費糧餉有急卽張皇賊勢復須調兵此其勢之所必至者惟建縣一事

頗爲得策又聞所設縣分乃瓜分兩省三縣之地  
彼此各各土地人民豈肯安然割已所有以資異  
省別郡必有紛爭異同之論未能歸一則立縣之  
舉勢亦未易克就既承責委亦已遣人再往詢訪  
苟有利弊稍可裨益者當復舉請但因閩事孔棘  
遙聞廟堂之議亦欲繆以見責故且未敢輒往  
郴桂然勅書又未見到則閩中亦不敢遽往且  
夕諮訪其事頗悉願末大槩閩中之變亦由積漸  
所致其始作於延平繼發於邵武又繼發於建寧

三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四

書

主

發於汀漳發於沿海諸嶺所其間驚閩雖小大不  
一然亦皆因倡於前者畧無懲創遂敢效尤而興  
今省城渠魁雖已授首人心尚爾驚惶未定邵武  
諸處尤不可測急之必致變縱而不問將來之禍  
尤有不可勝言者蓋福建之軍縱恣驕騫已非一  
日既無漕運之勞又無征戍之役飽食安坐徭賦  
不及居則腹民之膏血以供其糧有事返藉民之  
子弟而爲之鬪有司養若驕子百姓疾畏如虎  
狼稍不如意呼呶群聚而起焚掠居民鄉胥官吏

氣稜所加帖然惟其所欲而後已今其勢既盈如  
將潰之堤岌乎洶湧匪朝夕雖有智者難善其  
後固非迂劣如守仁者所能辦此也又况積弱之  
軀百病侵剝近日復聞祖母病危日夜痛苦方寸  
已亂豈復堪任臨期收事罪戾益重輒敢先以情  
訴伏望曲加矜憫收授能者使生得全首領歸延  
殘息於田野非生一人之幸實一省數百萬生靈  
之幸也情蹙辭隘忘其突冒死罪死罪

二 已卯

三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四

書

表

齋奏人回每辱頒教接引開懋勤倦懇惻不一而  
足仁人君子愛物之誠與人之厚雖在木石亦當  
感動激發而況於人乎無能報謝銘諸心腑而已  
生始懇疏乞歸誠以祖母鞠育之恩思一面爲訣  
後竟牽滯兵戈不及一見卒抱終天之痛今老父  
衰疾又復日亟而地方已幸無事且蒙朝廷曾  
有賊平來說之言若再拘縛使不獲一申其情後  
雖萬死無以贖其痛恨矣老先生亦何惜一舉手  
投足之勞而不以曲全之乎今生已移疾舟次若

復候 命不至斷亦逃歸死無所憾老先生亦何惜一舉手投足之勞而必欲置之有罪之地乎情隘辭迫瀆冒威嚴臨紙涕泣不知所云死罪死罪

上彭幸庵 壬午

不孝延禍先子自惟罪逆深重久擯絕於大賢君子之門矣然猶強息忍死未卽殞滅又復有所控顧者痛惟先子平生孝友剛直行一出其心之誠然而無所飾於其外與人不爲邊幅而至於當大義臨大節則毅然奮卓而不可回奪忝從大夫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四

書

充

之後逮事 先朝亦既荐被 知遇中遭逆瑾之變退伏田野忠貞之志抑而不申近幸中興之會聖君賢相方興振廢起舊以發舒幽枉而先子則長已矣德蘊痼闕而未宣終將泯溺於俗豈不痛哉伏惟執事才德勳烈動一世忠貞之節剛大之氣屹然獨峙百折不搖真足以廉頑而立懦天子求舊圖新復起以相海內仰望其風采凡天下之輻伏堙滯窒而求通絀而求直者莫不延頸跂足望下風而企訴况先子素爲知與不肯孤亦

嘗受教於門下近者又蒙爲之刷垢雪穢終承推引之恩蓋不一而足者反自疎外不一以其情爲請是委先子於溝壑而重棄於大賢君子也不孝之罪不滋爲甚歟先子之沒有司以贈諡乞非執事之憫之也而爲之一表白焉其敢覬覦於萬一乎荒迷懇迫不自知其僭冒瀆冒死罪死罪

寄楊遂庵閣老 壬午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四

書

充

孤聞之昔古之君子之葬其親也必求名世大賢君子之言以圖其不朽然而大賢君子之生不數數於世固有世有其人而不獲同其時者矣又有同其時而限於勢分無由自通於門牆之下者矣則夫圖不朽於斯人者不亦難乎痛惟先君宅心制行庶亦無愧於古人雖已矣在公卿之後而遭時未久志未大行道未大明取嫉權奸斂德而歸今則復長已矣不孝孤將以是歲之冬舉葬事圖所以爲不朽者惟墓石之誌爲重伏惟明公道德文章師表一世言論政烈儀刑百辟求之昔人蓋歐陽文忠范文正韓魏公其人也所謂名世之大

賢君子非明公其誰歟不幸而生不同時也則亦已矣幸而猶及在後進之末雖明公固所不屑揮之門牆之外猶將冒昧強顏而入焉况先君素歷知與不肖孤又嘗在屬吏之末受教受恩懷知已之感有道誼骨肉之愛邇者又嘗辱使臨吊寵之以文詞惻然憫念其遺孤而不忍遽棄遺之者是以忘其不孝之罪犯僭踰之戮而輒敢以誌為諸伏惟明公休休容物篤厚舊故甄陶一世之士而各欲成其名收錄小大之才而惟恐沒其善則知

圭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四

書

三

先君之素受知愛者其忍靳一言之惠而使之泯然無聞於世耶不腆先人之幣敢以陸司業之狀先於將命者惟明公特垂哀矜生死受賜世世子孫捐軀殞命未足以為報也不勝惶悚顛越之至荒迷無次

二

癸未

前日嘗奉啓計已上達自明公進秉機密天下士夫忻忻然動顏相慶皆為太平可立致矣門下鄙生獨切生憂以為猶甚難也亨屯傾否當今之時

舍明公無可以望者則明公雖欲逃避乎此將亦有所不能然而萬斛之舵操之非一手則緩急折旋豈能盡如已意臨事不得專操舟之權而偵事乃與同覆舟之罪此鄙生之所謂難也夫不專其權而漫同其罪則莫若預逃其任然在明公亦既不能逃矣逃之不能專又不得則莫若求避其罪然在明公亦終不得避矣天下之事果遂卒無所為歟夫惟身任天下之禍然後能操天下之權操天下之權然後能濟天下之患當其權之未得也

圭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四

書

三

其致之甚難而其歸之也則操之甚易萬斛之舵平時從而爭操之者以利存焉一旦風濤顛沛變起不測衆方皇惑震喪救死不遑而誰復與爭操乎於是起而專之衆將恃以無恐而事因以濟苟亦從而委靡焉固淪胥以溺矣故曰其歸之也則操之甚易者此也古之君子洞物情之向背而握其機察陰陽之消長以乘其運是以動必有成而吉無不利伊且之於商周是矣其在漢唐蓋亦庶幾乎此者雖其學術有所不逮然亦足以定國本

而安社稷則亦斷非後世偷生苟免者之所能也夫權者天下之大利大害也小人竊之以成其惡君子用之以濟其善固君子之不可一日去小人之不可一日有者也欲濟天下之難而不操之以權是猶倒持太阿而授人以柄希不割矣故君子之致權也有道本之至誠以立其德植之善類以多其輔示之以無不容之量以安其情擴之以無所競之心以平其氣昭之以不可奪之節以端其向神之以不可測之機以攝其奸形之以必可順

之智以收其望坦然爲之下以上之退然爲之後以先之是以功蓋天下而莫之嫉善利萬物而莫與爭此皆明公之能事素所蓄而有者惟在倉卒之際身任天下之禍決起而操之耳夫身任天下之禍豈君子之得已哉既當其任知天下之禍將終不能免也則身任之而已身任之而後可以免於天下之禍小人不知禍之不可以倖免而百詭以求脫遂致釀成大禍而已亦卒不能免故任禍者惟忠誠憂國之君子能之而小人不能也某受

知門下不能効一得之愚以爲報獻其芹曝伏惟鑒其忱悃而憫其所不逮幸甚

三

丁亥

某素辱愛下然久不敢奉狀者非敢自外於門墻實以地位懸絕不欲以寒暄無益之談塵瀆左右蓋避嫌之事賢者不爲然自嘆其非賢也菲才多病待罪閑散猶懼不堪乃今復蒙顯擢此固明公不遺下體之盛某亦寧不知感激但量能度分自計已審貪冒苟得異時僨事將爲明公知人之累

此所以聞命驚惶而不敢當耳謹具奏辭免所以原職致仕伏惟明公因材而篤於所不能特賜曲成俾得歸延病喘於林下則未死餘年皆明公之賜其爲感激寧有窮已乎懇切至情不覺瀆冒伏冀有恕不具

四

丁亥

竊惟大臣報國之忠莫大於進賢去讒故前者兩奉起居嘗僭及此意亦其自信山林之志已堅而又素受知己之愛不當復避嫌疑故率意言之

若此廼者忽蒙兩廣之命則是前日之言適以爲已地也悚懼何以自容乎某以迂疎之才口耳講說之學耳簿書案牘已非其能而况軍旅之重乎往歲江西之役實亦僥倖偶成近年以來憂病積集疴羸日甚惟養病丘園爲鄉里子弟考訂句讀使知向方庶於保身及物亦稍得效其心力不致爲天地間一蠹此其自處亦既審矣 聖天子方勵精求治而又有老先生主張國是於上苟有襍線之長者不於此時出而自效則亦無其所矣老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四

書四

書

先生往歲方秉鉉軸時有以邊警薦用彭司馬者老先生不可曰彭始成功今或少挫非所以完之矣老先生之愛惜人才而欲成就之也如此至今相傳以爲美談今獨不能以此意而推之某乎懇辭疏上望賜曲成使得苟延喘息俟病痊之後老先生不忍終廢必欲強使一出則如留都之散部或南北太常國子之任量其力之可能者使之自效則圖報當有日也不勝恃愛懇瀆幸賜矜察

寄席元山

癸未

某不孝延禍先子罪逆之深自分無復比數於人仁人君子尚未之知惻念其舊遠使存錄重以多儀號慟拜辱豈勝哀感豈勝哀感伏惟執事長才偉志上追古人進德勇義罕與儔匹向見鳴冤錄及承所寄道山書院記蓋信道之篤任道之勁海內同志莫敢有望下風者矣何幸何幸不肖方在苦毒中意所欲請者千萬荒迷割裂莫得其端緒使還遽臨疏昏塞不盡所云

答王臺庵中丞

甲申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四

書四

書

往歲旌節臨越猥蒙枉顧其時憂病懣懣不及少申款曲自後林居懶僻成性平生故舊不敢通音問企慕之懷雖日以積竟未能一奉起居其爲傾渴如何可言使來遠辱問惠登拜感忤舍親宋孔瞻亦以書來備道執事勤勤下問之盛不肖奚以得此近世士夫之相與類多虛文彌誑而實意衰薄外和中妬徇私敗公是以風俗日惡而世道愈降執事忠信高明克勤小物長才偉識翹然海內之望而白視欿然遠念不遺若古之君子有而若



無以能問於不能者也僕誠喜聞而樂道自顧何德以承之僕已無所可用於世顧其心痛聖學之不明是以人心陷溺至此思守先聖之遺訓與海內之同志者講求切劘之庶亦少資於後學不徒生於聖明之朝然蔽惑既久人是其非其能虛心以相聽者鮮矣若執事之德盛禮恭而與人爲善此誠僕所願效其愚者然又邑里隔絕無因握手一敘其爲傾渴又如何可言耶雖然目擊而道存僕見執事之書旣已知執事之心雖在千萬里外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四

書

五

富有不言而信者謹以新刻小書二冊奉求教正蓋鄙心之所欲效者亦畧具於其中矣便間幸示

與陸清伯

甲申

惟乾之事將申而遂沒痛哉冤乎不如是無以明區區罪惡之重至於貽累朋友不如是無以彰諸君之篤於友道痛哉冤乎不有諸君在則其身沒之後將莫知所任矣况有爲之求余棺殮者乎是則猶可以見惟乾平日爲善之報於大不幸之中而尚有幸者存也嗚呼痛哉卽欲爲之一洗自

度事勢未能遽脫或必須進京候到京日再與諸君商議而行之苟遂歸休終須一舉庶可少泄此痛耳其歸喪一事托王邦相爲之經理倘有不便須僕到京圖之未晚也行李倥傯中未暇悉所欲言千萬心照

與黃誠甫

甲申

近得宗賢寄示禮疏明甚誠甫之議當無不同矣古之君子恭敬樽節退讓以明禮僕之所望於二兄者則在此而不在彼也果若是以爲斯道之計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四

書

五

進於議禮矣先妻不幸於前月奄逝方在悲悼中適陳子文往草草布聞聞

二

甲申

別久極渴一語子莘來備道諸公進修亦殊慰大抵吾人習染已久須得朋友相夾持離群索居卽未免墮情諸公旣同在留都當時時講習爲佳也

三

乙酉

盛价來領手札知有貴恙且喜漸平復矣賤軀自六月暑病然兩目蒙蒙兩耳遂遂幾成廢人僅存

微息旬日前元忠宗賢過此留數日北去山廬臥病期少謝人事而應接亦多今復歸臥小閣省愆自訟而已間有鼓世之興果爾良慰渴望切磋砥礪之益彼此誠不無也

與黃勉之 乙酉

承欲刻王信伯遺言中間極有獨得之見非餘儂所及惜其零落既久後學莫有傳之者因勉之寄此又知程門有此人幸甚幸甚中間如論明道伊川處似未免尚有執著然就其所到已甚高朗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四

五

特達不在游楊諸公之下矣中間可省畧者刪去之爲佳凡刻古人文字要在發明此學惟簡明切實之爲貴若支辭蔓說徒亂人耳目者不傳可也高明以爲何如

復童克剛 乙酉

春初枉顧時承以八策見示鄙意甚不爲然既而思之皆學術不明之故姑且與克剛講學未暇細論策之是非旬日之後學術漸明克剛知見豁然如白日之開雲霧遂翻然悔其初志卽欲焚棄八

策以爲自此以後誓不復萌此等好高務外之念矣當時同志諸友無不嘆服克剛以爲不憚改過而勇於從善若此人人皆自以爲莫及也盛价遠來忽辱長箋巨冊諄諄懇懇意求刪改前策將圖復上與臨別丁寧意大相矛盾豈問罔之久切磋無力遂爾迷誤至此耶易曰君子思不出其位若克剛斯舉乃所謂思出其位矣又曰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遁世無悶憂則違之若克剛斯舉是易乎世而成乎名非遁世無悶憂則違之之謂矣克剛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四

書四

甲

向處山林未嘗知有朝廷事體今日羣司之中縉紳士夫之列其間高明剴切之論經畧康濟之謨何所不有如八策中所陳蓋已不知幾十百人幾十百上矣寧復有俟於克剛耶克剛此舉雖亦仁人志士之心然夜光之璧無因而投人亦且按劍而怒况此八策者特克剛之微箴耳亦何保嗇之深而必以投人爲哉若此策遂上亦非獨不見施行且將有指摘非訾之者其爲克剛之累不小也克剛亦曰苦而汲汲於爲是哉八策之中類

昔老生常談惟第五策於地方利害頗有相關然亦不過訴狀之詞一有司聽之足矣而克剛乃以爲致治垂統之一策得無以身家之故遂爲利害所蔽而未暇深思之耶明者一覽如見肺肝但克剛不自知耳昔者顏子在陋巷簞瓢孔子賢之夫陋巷簞瓢豈遂至於人不堪憂其間蓋亦必有患害屈抑常情所不能當如克剛今日之所遭際者矣若其時遂以控之於時君世主譴論屑屑求白於人豈得復謂之賢乎禹稷昌言於朝過門不人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四

書

學

以有大臣之責也今克剛居顏子陋巷之地而乃冒任禹稷之憂是宗祀而代庖人之割希不傷手矣冊末授受之說似未端的此則姑留於此俟後日再講至於八策斷斷不宜復留遂會同志諸友共付丙丁爲克剛焚此魔障克剛自此但宜收斂精神日以忠信進德爲務默而成之不言而信不見是而無悶可也

與鄭啓軒侍御

丁亥

某愚不自量竊此學之不講而竊有志於發明之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四

書

學

自以劣弱思得天下之豪傑相與扶持砥礪庶幾其能有成故每聞海內之高明特達忠信而剛毅者卽欣慕愛樂不啻骨肉之親以是於吾啓範雖未及一面之識而心孚神契已如白首之交者亦數年矣每得封事讀之其間廼有齒及不肖者則又爲之赧顏汗背促蹙不安古之君子耻有其名而無其實吾於啓範惟切磋之是望乃不考其實而過情以譽於朝異時苟有不稱將使啓範爲失言矣如之何而可不肖志雖切於求學而質本迂狂疎謬招尤速謗自其所宜近者復聞二三君子以不肖之故相與憤爭力辯於鏐金銷骨之地至於銜鋒冒刃而弗顧僕何以當此哉二三君子之心豈不如青天白日誰得而瑕滓之者顧僕自反亦何敢自謂無愧則不肖之軀將不免爲輕雲薄霧於二三君子者矣如之何而可病軀懶放日久已成廢人尚可勉強者惟宜山林之下讀書講學而已兩廣之任斷非所堪已具疏懇辭必不得請恐異日終爲知己之憂也言不能謝惟自遺恨以

期無負相知庶以爲報耳

答方叔賢

丁亥

久不奉狀非敢自外實以憂疾頻仍平生故舊類不敢通問在吾兄誠不當以此例視然廣士之來遊者相踵山中啓處時時聞之簡札虛文似有不然者吾兄當能亮之也 聖主聰明不世出諸公既蒙知遇若此安可不一出圖報今日所急惟在培養君德端其志向於此有立政不足問人不足詢是謂一正君而國定然此非有忠君報國之

王陽明先生集

卷之四

書四

璧

誠其心斷斷休休者亦只好議論粉飾於其外而已矣僕積衰之餘病廢日甚豈復更堪兵甲驅馳之勞况讒構未息又可復出而冒爲之乎懇辭疏下望與扶持得具養病林下稍俟痊復出而圖報非晚也

二

丁亥

昨見邸報知西樵元崖皆有舉賢之疏此誠士君子立朝之盛節若十年無此事矣深用嘆服但與名其間却有一二未曉者此恐鄙人淺陋未能知

人之故然此乃天下治亂盛衰所繫君子小人進退存亡之機不可以不慎也此事譬之養蠶但襍一蠟蠶於其中則一筐好蠶盡爲所壞矣凡薦賢於朝與自己用人又自不同自己用人權度在我故雖小人而有才者亦可以器使若以賢才薦之於朝則評品一定便如白黑其間舍短錄長之意若非明言誰復知之小人之才豈無可用如砒硫芒硝皆有攻毒破壅之功但混於參苓耆朮之間而進之養生之人萬一用之不精鮮有不誤者矣

王陽明先生集

卷之四

書四

璧

僕非不樂二公有此盛舉正恐異日或爲此舉之累故輒叨叨當不以爲罪也思田事貴鄉往來人常能道其詳俗諺所謂生事事生此類是矣今其事體既已壞盡欲以無事處之要已不能只求減省一分則地方亦可減省一分勞擾耳鄙見畧具奏內深知大拂喜事者之心然欲殺數千無罪之人以求成一己之功仁者之所不忍也齎奏人去凡百望指示之舟次草草未盡鄙懷千萬鑒恕

與黃宗賢

丁亥

僕多病積衰潮熱痰嗽日甚一日皆吾兄所自知  
豈復能堪戎馬之役者况謾構未息而往年江西  
從義將士至今查勘未已往往廢業傾家身死牢  
獄言之實爲痛心又何面目見之今若不量可否  
冒昧輕出非獨精力決不能支極其事勢正如無  
舵之舟乘飄風而泛海終將何所止泊乎在諸公  
亦不得不爲多病之人一慮此也懇辭疏千望相  
扶持終得養病林下是幸席元山喪已還蜀否前  
者莫辭想已轉達天不憖遺此痛何極數日間唐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四

書

三

生自黃巖歸知宅上安好世恭書來備道佳子弟  
悉知向方可喜間附知之

二 丁亥

得書知別後動定且知世事之難爲人情之難測  
有若此者徒增慨嘆而已朽才病廢百念俱息忽  
承重寄豈復能堪若懇辭不獲自此將爲知己之  
憂矣奈何奈何江西功久固不足道但已八年餘  
矣尚爾查勘未息致使勤忠赴義之士廢產失業  
身死道途縱使江西之功盡出日熾獨不可比於

留都湖湘之賞乎此事終須一白但今日言之又  
若有挾而要者奈何奈何本翁旬日間亦且啓行  
矣此老慎默簡重當出流輩但精力則向衰若如  
元崖之論欲使之破常格以用財不顧天下之毀  
譽榮辱以力主國議則恐勢有所未能盡行耳因  
論偶及幸自知之東南小恙特瘡疥之疾群僚百  
司各懷讒嫉黨比之心此則腹心之禍大爲可憂  
者近見二三士夫之論始知前此諸公之心尚未  
平貼姑待爨耳一二當事之老亦未見有同寅協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四

書

吳

恭之誠間聞有口從而諛者退省其私多若讐仇  
病廢之人愛莫爲助竊爲諸公危之不知若何而  
可以善其後此亦不可不早慮也兵部差官還病  
筆草草附此西樵元崖皆不及別簡望同致意近  
聞諸公似有德色做客者果爾將重失天下善類  
之心矣相見間可隱言及之

三 丁亥

近得邸報及親友書聞知石龍之於區區乃無所  
不用其極若此而西樵元崖諸公愛厚勸拳亦復

有加無已深川棟樑嗟乎今求朝廷之上信其有  
事君之忠憂世之切當事之勇用心之公若諸公  
者復何人哉若之何而不足悲也諸公既爲此一  
大事出世則其事亦不得不然但於不肖則似猶  
有溺愛過情者異日恐終不免爲諸公知人之累  
耳悚懼悚懼思田之事本亦無大緊要只爲從前  
張皇太過後來遂不可輕易收拾所謂天下本無  
事在人自擾之耳其畧已具奏詞今往一通必得  
朝廷如奏中所請則地方庶可以圖久安不然反  
覆未可知也賤軀患咳原自南嶺蒸暑中得來今  
地益南氣類感觸咳發益甚恐竟成痼疾不復可  
藥地方之事苟幸寒貴山林田野則惟其宜矣他  
尚何說哉西樵元崖家事極爲時輩所擠排殊可  
駭嘆此亦皆由學術不明近來士夫專以客氣相  
尚凡所毀譽不惟其是惟其多且勝者是附是和  
是以至此近日來接見者畧已一講已覺豁然有  
省發處自後此等意思亦當漸消除京師近來事  
體如何君子道長則小人道消疾病既除則元氣

亦當自復但欲除疾病而攻治太厲則亦足以耗  
其元氣藥石之施亦不可不以漸也木翁還老相  
與如何能不孤海內之望否亦在諸公相與調和  
此如行舟若把舵不定而東撐西曳亦何以致遠  
涉險今日之事正須同舟共濟耳齋本人去凡百  
望指示

四 戊子

兩廣大勢罷敵已極非得誠於爲國爲民強力  
有爲者爲之數年未可以責効也思田之患則幸  
已平靖其間三五大巢久爲廣西諸賊之根株淵  
藪者亦已用計剿平就今日久困積冤之民言之  
亦可謂之太平無事矣病軀咳患日增平生極畏  
炎暑今又深入炎毒之鄉遍身皆發腫毒且夕動  
履且有不能若巡撫官再候旬月不至亦只得且  
爲歸休之圖待罪於南嶺之間耳聖天子在上  
賢公卿在朝眞所謂明良相遇千載一時鄙人世  
受國恩從大臣之末固非果於忘世者平生亦  
不喜爲高節求名之事何忍遽言歸乎白度病勢

非還故土就舊醫決將日甚一日難復療治不得  
了然耳靜庵東羅見山西樵兀崖諸公開京中方  
嚴書禁故不敢奉啓諸公既當事且須持之以鎮  
定久遠今一旦名位俱極固非諸公之得已是迺  
聖天子崇德任賢更化善治非常之舉諸公當之  
亦誠無媿但貴不期驕滿不期溢賢者克養有素  
何俟人言更須警惕朝夕謙虛自居其所以感恩  
報德者不必務速効求近功要在誠心實意爲久  
遠之圖庶不負 聖天子今日之舉而亦不負諸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四

書

先

公今日之出矣僕於諸公誠有道義骨肉之愛故  
不覺及此會問幸轉致之

五

戊子

前齋奏去曾具白區區心事不審已能遂所願否  
自入廣來精神頓衰雖因病患侵凌水土不服要  
亦中年以後之人其勢亦自然至此以是懷歸之  
念日切誠恐生廢日月上無益於 國家下無以  
發明此學竟成虛度此生耳奈何奈何泰初思田  
之議悉蒙 朝廷裁允遂活數萬生靈近者八寨

斷藤之役實以一方塗炭既極不得已而爲救焚  
之舉乃不意遂獲平靖此非有諸公田與協贊力  
主於內何由而致是乎書去各致此感謝之私相  
見時更望一申其懇懇巡撫官久未見推僕非厭  
外而希內者實欲早還鄉里耳恐病勢日深歸之  
不及一生未了心事石龍其能爲我憇然乎身在  
而後道可弘皮之不存毛將焉附諸公不敢輒以  
此意奉告至於西樵當亦能諒於是矣曷亦相與  
曲成之地方處置數事附進自度已不能了此倘  
遂允行亦所謂盡心焉耳已舟次伏枕草草不盡  
所懷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四

書

平

答見山冢宰

丁亥

向齋本人去曾奉短札計已達左右矣朽才病廢  
寧堪重托懇辭之疏必須 朝廷憐准與其他日  
蒙顛覆之戮孰若今日以是獲罪乎東南小 何  
足以動煩 朝廷若此致有今日皆由憤激所成  
以 主上聖明德威所被指日自將平定但廟堂  
之上至今未有同寅協恭之風此則殊爲可憂者

耳不知諸公竟何以感化而幹旋之大抵譏邪不遠則賢上君子斷不能安其位以有爲於時自昔當事諸公亦豈盡不知進賢而去不肖之爲美顧其平日本無忠君愛國之誠不免阿時附俗以苟目前之譽卒之悅諛信讒終於蔽賢病國而已矣來官守催力遣數四始肯還病筆草草未盡傾企

與霍元崖宮端

丁亥

往歲曾辱大禮議見示時方在哀疚心善其說而不敢奉復既而元山亦有示使者必求復書草草

圭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四

書四

奎

作答意以所論良是而典禮已成當事者未必能改言之徒益紛爭不若姑相與講明於下俟信從者衆然後圖之其後議論既興身居有言不信之地不敢公言於朝然士夫之問及者亦時時爲之辯析期在委曲調停漸求挽復卒亦不能有益也後來賴諸公明目張膽已申其義然如倒倉滌胃積淤宿痰雖亦快然一去而病勢亦甚危矣今日急務惟在扶養元氣諸公必有同陽奪化之妙矣僕衰病陋劣何足以與於斯耶數年來類罹疾構

痰嗽潮熱日益羸僅存喘息無復人間意矣乃者忽承兩廣之推豈獨任非其才是蓋責以其力之所必不能支將以用之而實以斃之也懇辭疏下望相與扶掖曲成使得就醫林下幸而痊復量力圖報尚有時也

答潘直卿

丁亥

遠承遣問情意藹切兼復獎與過分僕何以得此哉僕何以當此哉媿悚媿悚病廢日久習成懶放雖問水尋山漸亦倦興况茲軍旅之役豈其精力

圭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四

書四

奎

所復能堪已具疏懇辭必須得請始可免於後悔不然將不免爲知己之憂矣奈何奈何寧藩之役湖浙及留都之有功者皆已陞賞獨江西功次今已六七年矣尚爾查勘未息今復欲使之荷戈從役僕將何辭以出號令亦何面目見之賞罰國之大典今乃用之以快恩仇若此僕一人不足恤其如國事何連年久分廢棄此等事不復掛之齒牙今疼痛切身不覺呻吟之發不知畢竟如何而可耳知子文道長尚未至且不作書見時望致意



寄石門閣老

戊子

思田之義悉蒙裁允遂活一方數萬之生靈近者  
八寨斷藤之役實以生民塗炭既極不得已而為  
之救焚之舉乃不意遂獲平靖此非有魏公力主  
於朝則金城之議無因而定非有裴公贊決於內  
則淮蔡之績何由而成今日之事敢忘其所由來  
乎齋奏人去輒申感謝之誠并附起居之敬但惟  
六月徂征衝冒瘴疫將士危險頗異他時稍得沾  
濡亦少慰其勤苦耳處置地方數事附進得蒙贊  
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四 書四 畫

寄何燕泉

戊子

某久臥山中習成懶僻平生故舊音問皆疎遙聞  
執事養高歸榔越東楚西何因一話煙水之涯徒  
切瞻望而已去歲復以兵革之役扶病強出殊乖  
始願正如野麋入市投足搖首皆成駭觸忽枉箋  
教兼辱佳章捧誦洒然蓋安石東山之高節節柴  
桑之興執事兼而有之矣仰嘆可知地方事苟幸  
平靖伏枕已踰月旬日後亦且具疏乞還果遂所

圖雖不獲握手林泉然鄂嶺之下稽山之麓聊復  
同此悠悠之懷也使來值湖兵止還兼有計處地  
方之奏冗冗乃爾久稽又未能細請臨紙惘然伏  
冀照亮不具

與顧惟賢書

承喻討有罪者執渠魁而散脅從此古之政也不  
亦善乎顧淵賊皆長惡怙終其間脅從者無幾朝  
撤兵而暮聚黨若是者亦屢屢矣誅之則不可勝  
誅又恐以其患遺諸後人惟賢謂政教之不行風

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四

書四

畫

俗之不美以至於此豈不信然此膏肓之疾吾  
其旬日之間可奈何哉故今三省連累之賊非殺  
之為難而處之為難非處之為難而處之者能久  
於其道之為難也賤軀以多病之故日夜冀了此  
塞責而去不欲復以其罪累後來之人故猶不免  
於意必之私未忍一日舍置嗟乎我躬不問遑恤  
我後盡其力之所能為今其人勢亦幸底定如其  
體樂以俟君子而已數言而已還軍贛州風毒大  
作壅腫坐臥恐自此遂成廢人行且告休人還草

草復

與許台仲書

榮擢諫垣聞之喜而不寐非爲台仲喜得此官爲朝廷諫垣喜得台仲也孟子云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問也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一正君而國定矣碌碌之士未論其言之若何苟言焉亦足尚矣若夫君子之志於學者必時然後言而後可又不專以敢言爲貴也去惡先其甚者顛倒是非固已得罪於名教若搜羅瑣屑亦君子之所恥矣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四

書

書

與王晉溪司馬書

其二

守仁近因拳賊大修戰具遠近勾結將遂乘虛而入乃先其未發分兵掎撲雖斬獲未盡然克全師而歸賊巢積聚亦爲一空此皆老先生申明律例將士稍知用命以克有此不然以南嶺素無紀律之兵見賊不奔亦已難矣况敢暮夜撲剿奮呼追

擊功雖不多其在南嶺則實創見之事矣伏望老

先生特加勸賞使自此益加激勵幸甚今各巢奔

潰之賊皆聚橫水桶岡之間與郴桂諸賊接壤生

恐其勢窮或并力復出且天氣炎毒兵難深入遠

攻乃分留重卒於金坑營前扼其要害示以必攻

之勢使之旦夕防守不遑他圖又潛遣人於已破

各巢山谷間多張疑兵使既潰之賊不敢復還實

巢聊且與之牽持候秋氣漸涼各處調兵稍集更

圖後舉惟望老先生授之以成妙之算假之以專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四

書

書

一之權明之以賞罰之典生雖庸劣無能爲役敢不鞭策駑鈍以期無負推舉之盛心秋冬之間地方苟幸無事得以歸全病喘於林下老先生肉骨生灰之恩生當何如爲報耶正暑伏惟爲國爲道自重不宜

與王晉溪司馬書

其三

前月奉提人夫會潰短啓計已達門下守仁才劣任重大懼覆餗爲薦揚之累近者南嶺盜賊雖外有稍定其實營之窟竄但未潰決至其惡毒則固

日深月積將漸不可療治生等固附臂又無藥石之備不過從旁撫摩調護以紓目前自非老先生發鉞下砭指示方藥安敢輕措其手冀百一之成前者申明賞罰之請固來求鉞砭於門下不知老先生肯賜俯從卒授起死回生之方否也近得聲中消息云將大舉乘虛入廣蓋兩廣之兵近日皆聚府江生等恐其聲東擊西亦已密切布置將爲先事之圖但其事隱而未露不敢顯言於朝然又不敢不以聞於門下且聞府江不久蒞師則其謀亦將自阻大抵南贛兵力極爲空疎近日稍加募選訓練始得三千之數然而糧賞之資則又百未有措若夾攻之舉果行則其勢尤爲窘迫欲稱貸於他省則他省各有軍旅之費欲加賦於貧民則貧民又有從盜之虞惟贛州雖有鹽稅一事邇來既奉戶部明文停止但官府雖有禁止之名而奸豪實竊私通之利又鹽利下通於三府皆民情所深願而官府稍聞其什一亦商人所悅從用是輒因官廢之議仍任拍放蓋事機窘迫勢不得已

然亦不加賦而財足不擾民而事辦比之他國固猶計之得者也今特具以聞奏伏望老先生曲賜扶持使兵事得賴此以濟實亦地方生靈之幸生等得免於失機誤事之誅其爲感幸尤深且大矣自非老先生體國憂民之至何敢每事控聒若此伏冀垂照不具

與王晉溪司馬書 其四

生於前月二十日地方偶獲微功已於是月初二日具本聞奏差人既發始領部咨知夾攻已有成命前者嘗具兩可之奏不敢專主夾攻者誠以前此三省嘗爲是舉乃往復勘議動經歲月形跡顯暴事未及舉而賊已奔竄大半今老先生略去繁文之擾行以實心斷以大義一決而定機速事果則夾攻之舉固亦未嘗不善也凡敗軍償事皆緣政出多門每行一事既稟巡撫復稟鎮守復稟巡按往返需時之間謀慮既泄事機已去昨睹老先生所議謂調外兵權貴在專委征伐事宜切忌遙制且復除去總制之名使各省事有專責不令

聖用致相推托真可謂一洗近年瑣屑牽擾之弊  
非有大公無我之心發強剛毅者孰能與於斯矣  
廟堂之上得如老先生者爲之張主人亦孰不樂  
爲之用乎幸甚幸甚今各賊巢穴之近江西者蓋  
已焚毀大半但擒斬不多徒黨尚盛其在廣東湖  
廣者猶有三分之一若平日相機拏撲則賊勢分  
而兵力可省今欲大舉賊且并力合勢非有一倍  
之衆未可輕議攻圍况南贛之兵素稱疲弱見賊  
而奔乃其長技廣湖所用皆土官狠兵賊所素畏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四

書

李

火攻之口勢必偏潰江西今欲請調狼兵以當其  
鋒非惟慮其所過殘掠兼恐緩不及事生近以漳  
南之役親見上杭程鄉兩處機快頗亦可用且在  
撫屬之內故今特調二縣各一千名并奏南贛新  
集起倩共爲一萬二千之數若以軍法五攻之例  
必須三省合兵十萬而後可但南贛糧餉無措不  
得已而從減省若此伏望老先生特賜允可若更  
少損其數斷然力不足以支寇矣腐儒小生素不  
習兵勉強當事惟恐覆公之餒伏惟老先生憫其

不逮教以方略使得有所持循幸甚幸甚

與王晉溪司馬書 其五

守仁始至贛卽因閩寇猖獗遂往督兵故前者瀆  
奉謝啓極爲草略迄今以爲罪閩寇之始亦不甚  
多大軍旣集乃連絡四面而起幾不可支今者偶  
獲成功皆賴廟堂德威成算不然且不免於罪累  
矣幸甚守仁腐儒小生實非可用之才蓋未承南  
贛之乏已嘗告病求退後以托疾避難之嫌遂不  
敢固請黽勉至此實恐得罪於道德負薦舉之盛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四

書

李

心耳伏惟終賜指教而曲成之幸甚幸甚今閩寇  
雖平而南贛之寇又數倍於閩且地連四省事權  
不一兼之 勅旨又有不與民事之說故雖虛擁  
巡撫之名而其實號令之所及止於贛州一城然  
且尚多抵牾是亦非皆有司者敢於違抗之罪事  
勢使然也今爲南贛止可以仍坐視稍欲舉動便  
有掣肘守仁竊以南贛之巡撫可無特設止存兵  
備而統於兩廣之總制庶幾事體可以歸一不然  
則江西之巡撫雖三省之務尚有牽礙而南贛之

事猶可自專一應軍馬錢糧皆得通融裁處而預  
爲之所猶勝於今之巡撫無事則閉雙眼以坐視  
有事則空兩手以待人也夫胥盜所以安民而安  
民者弭盜之本今責之以弭盜而使無與于民猶  
專以藥石攻病而不復問其飲食調適之宜病有  
日增而已矣今巡撫之改革事體關係或非一人  
私議之間便可更定惟有申明賞罰猶可以稍重  
任使之權而因以略舉其職故今輒有是奏伏惟  
特賜採擇施行則非獨生一人得以稍追罪戾地

主陽明先生集

卷之四

書

主

方之困亦可以少蘇矣非特道誼深愛何敢冒瀆  
及此萬冀鑒恕不宣

與當道書

江省之變大略具奏內此人逆謀已非一日久而  
未發蓋其心懷兩圖是以遲疑未決抑亦慮生之  
躡其後也近聞生將赴閩必經其地已觀生爲凡  
上肉矣賴 朝廷之威靈諸老先生之德庇竟獲  
脫身虎口所恨兵力寡弱不能有爲爾南嶺舊嘗  
屯兵四千朝有警而夕可發近爲戶部必欲奏革

商稅糧餉無所取給故遂放散未三月而有此變  
復欲召集非數月不能亦且空然無資矣世事之  
相撓阻每每如此亦何望乎今亦一面號召忠義  
取調各縣機快且先遣疲弱之卒張布聲勢於豐  
城諸處牽躡其後天奪其魄彼果遲疑而未進若  
再留半月南都必已有備彼一離窠穴生將奮搗  
其虛使之進不得而退無所據勤王之師又四面  
漸集必成擒矣此生憶料若此切望諸老先生急  
賜議處速遣能將重兵聲罪而南以絕其北窺

主陽明先生集

卷之四

書

主

之望飛召各省急興勤王之師此人究殘忌刻世  
所未有使其得志天下無遺類矣諒在廟堂必有  
宸算區區愚誠亦不敢不竭盡生病疲厄僅存餘  
息近者入閩已具本乞休必不得已且容歸省不  
意忽遭此變本非生之責任但閩省無一官見在  
人情渙散洶洶震搖使無一人牽制其間彼得安  
意順流而下萬一南都無備將必失守彼又分兵  
四掠十三郡之民素居於積威必向風而靡如此  
則湖湘閩浙皆不能保及事聞 朝廷大兵南下

彼之奸計漸成破之難矣以是遂忍寒慙留於此  
徒以空言收拾散亡感激忠義日望命帥之來生  
得以與疾還越矣且瞑目伏惟諸老先生鑒其血  
誠必賜保全勿遂竭其力所不能窮其智所不及  
以爲出身任事者之戒幸甚幸甚

王陽明先生全集目錄

卷之五 序

別三子序 丁卯

贈林以吉歸省序 辛未

送宗伯喬白巖序 辛未

贈王堯卿序 辛未

別張常甫序 辛未

別湛甘泉序 壬申

別方叔賢序 辛未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五

別王純甫序 辛未

別王宗賢歸天台序 壬申

贈周瑩歸省序 乙亥

贈林典卿歸省序 乙亥

贈陸清伯歸省序 乙亥

贈周以善歸省序 乙亥

贈郭善甫歸省序 乙亥

贈鄭德夫歸省序 乙亥

紫陽書院集序 乙亥

朱子晚年定論序 戊寅

別梁日孚序 戊寅

大學古本序 戊寅

禮記纂言序 庚辰

象山文集序 庚辰

羅履素詩集序 壬戌

兩浙觀風詩序 壬戌

山東鄉試錄序 甲子

忒候圖序 戊辰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五

目

二

送毛憲副致仕歸桐江書院序 戊辰

恩壽雙慶詩後序 戊辰

重刻文章軌範序 戊辰

五經臆說序 戊辰

潘氏四封錄序 辛未

送章達德歸東雁序 辛未

壽湯雲谷序 甲戌

文山別集序 甲戌

金壇縣志序 乙亥

送南元善公觀序 乙酉

送聞人邦允序

送別省吾林都憲序 戊子

豫軒都先生八十受封序

送黃敬夫先生念憲廣西序

高平縣志序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五

目

三

王陽明先生全集卷之五

同里後學命 嶠重編

序

別三子序

丁卯

自程朱諸大儒沒而師友之道遂亡六經分裂於訓詁支離蕪蔓於辭章舉業之習聖學幾於息矣有志之士思起而興之然卒徘徊嗟咨逡巡而不振因弛然自廢者亦志之弗立弗講於師友之道也夫一人爲之二人從而翼之已而翼之者益衆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五

序

一

焉雖有難爲之事其弗成者鮮矣一人爲之二人從而危之已而危之者益衆焉雖有易成之功其克濟者亦鮮矣故凡有志之士必求助於師友無師友之助者志之弗立弗求者也自予始知學即求師於天下而莫予誨也求友於天下而與予者寡矣又求同志之士二三子之外邈乎其寥寥也殆予之志有未立邪蓋自近年而又得蔡希顏朱守中於山陰之白洋得徐曰仁於餘姚之馬堰曰仁子妹婿也希顏之深潛守中之明敏曰仁之溫

恭皆予所不逮三子者徒以一日之長視予以先輩予亦居之而弗辭非能有加也姑欲假三子者而爲之證遂忘其非有也而三子者亦姑欲假予而存師友之儼卒不謂其不可也當是之時其相與也亦渺乎難哉予有歸隱之圖方將與三子就雲霞依泉石追濂洛之遺風求孔顏之真趣泮然而樂超然而遊忽焉而忘吾之老也今年三子者爲有司所選一舉而盡之何予得之之難而有司者襲取之之易也予未暇以得舉爲三子喜而史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五

序

二

以失助爲予憾三子亦無喜於其得舉而方且戚於其去予也漆雕開有言吾斯之未能信斯三子之心歟曾點志於詠歌浴沂而夫子喟然與之斯予與三子之其然而契不言而得之者歟三子行矣遂使舉進士任職就列吾知其能也然而非所欲也使遂不進而歸詠歌優游有日吾知其樂也然而未可必也天將降大任於是人必先違其所樂而投之於其所不欲所以衝心拂慮而增其所不能是玉之成也其在茲行歟三子則焉往而非



學矣而予終寡於同志之助也三子行矣沉潛剛克高明柔克非箕子之言乎溫恭亦沉潛也三子識之焉往而非學矣苟三子之學成雖不吾邇其爲同志之助也不多乎哉增城湛原明宦於京師吾之同道友也三子往見焉猶吾見也已

贈林以吉歸省序

辛未

陽明子曰求聖人之學而弗成者殆以志之弗立歟天下之人志輪而輪焉志裘而裘焉志巫醫而巫醫焉志其事而弗成者吾未之見也輪裘巫醫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五

三

遍天下求聖人之學者間數百年而弗一二見爲其事之難歟亦其志之難歟弗志其事而能有成者吾亦未之見也林以吉將求聖人之事過予而論學予曰子盍論子之志乎志定矣而後學可得而論子聞也將圖是求而予言子以越之道路弗之聽也予越也將越是求而予言子以閩之道路弗之聽也夫久溺於流俗而驟語以求聖人之事其始也必將有自侈而不敢當已而舊習牽焉又必有自眩而不能決已而外議奪焉又必有自沮

而或以懈夫餒而求有以勝之眩而求有以信之沮而求有以進之吾見立志之難能也已志立而學半四子之言聖人之學備矣苟志立而於是乎求焉其切磋講明之益以吉自取之尚其有窮也哉見素先生子諸父也子歸而以予言正之且以爲何如

送宗伯喬白巖序

辛未

大宗伯白巖喬先生將之南都過陽明子而論學陽明子曰學貴專先生曰然予少而好奕食忘味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五

四

寢忘寐目無改觀耳無改聽蓋一年而誦鄉之人三年而國中莫有予當者學貴專哉陽明子曰學貴精先生曰然予長而好文詞字字而求焉句句而鳩焉研衆史覈百氏蓋始而希迹於宋唐終焉浸入於漢魏學貴精哉陽明子曰學貴正先生曰然予中年而好聖賢之道奕吾悔焉文詞吾媿焉吾無所容心矣子以爲奚若陽明子曰可哉學奕則謂之學學文詞則謂之學學道則謂之學然而其歸遠矣道大路也外是荆棘之蹊鮮克達矣是

故專於道斯謂之專精於道斯謂之精專於奕而不專於道其專溺也精於文詞而不精於道其精僻也夫道廣矣大矣文詞技能於是乎出而以文詞技能爲者去道遠矣是故非專則不能以精非精則不能以明非明則不能以誠故曰惟精惟一精精也一專也精則明矣明則誠矣是故明精之爲也誠一之基也一天下之大本也精天下之大用也知天地之化育而況於文詞技能之末乎先生曰然哉予將終身焉而悔其晚也陽明子曰豈

非陽明先生集

卷之五

六

易哉公卿之不講學也久矣昔者衛武公年九十而猶詔於國人曰毋以老耄而棄予先生之年半於武公而功可倍之也先生其不媿於武公哉其也敢忘國士之交警

贈王堯卿序

辛未

終南王堯卿爲諫官三月以病致其事而去交遊之贈言者以十數而猶乞言於予甚哉吾黨之多言也夫言曰茂而行益荒吾欲無言也久矣自學術之不明世之君子以名爲實凡今之所謂務乎

其實皆其務乎其名者也無察乎堯卿之行人皆以爲高矣才人皆以爲美矣學人皆以爲博矣是可以無察乎自喜於一節者不足與進於全德之地求免於鄉人者不可以語於聖賢之途氣浮者其志不確心麓者其造不深外誇者其中日陋已矣吾惡夫言之多也虎谷有君子類無言者堯卿過焉其以予言質之

別張常甫序

辛未

非陽明先生集

卷之五

六

太史張常甫將歸省告別於司封王某曰期之別也何以贈我乎某曰處九月矣未嘗有言焉期之別又多乎哉常甫曰斯邦奇之過也雖然必有以贈我某曰工文詞多論說廣探極覽以爲博也可以爲學乎常甫曰知之辯名物考度數釋經正史以爲密也可以爲學乎常甫曰知之整容色脩辭氣言必信動必果談說仁義以爲行也可以爲學乎常甫曰知之曰去是三者而恬淡其心專一其氣廓然而虛湛然而定以爲靜也可以爲學乎常甫默然良久曰亦知之某曰然知之古之君子惟

有所不知也而後能知之後少君子惟無所不知  
是以容有不知也夫道有本而學有要是非之辨  
精矣義利之間微矣斯吾未之能信焉曷亦姑無  
以爲知之也而姑疑之而姑思之乎常甫曰唯吾  
姑無以爲知之而姑疑之而姑思之期而見吾有  
以復於子

別湛甘泉序

壬申

顏子沒而聖人之學亡曾子唯一貫之旨傳之孟  
軻絕又二千餘年而周程續自是而後言益詳道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五

七

益晦析理益精學益支離無本而事於外者益繁  
以難蓋孟氏患楊墨周程之際釋老大行今世學  
者皆知宗孔孟賤楊墨擅釋老聖人之道若大明  
於世然吾從而求之聖人不得而見之矣其能有  
若墨氏之兼愛者乎其能有若楊氏之爲我者乎  
其能有若老氏之清淨自守釋氏之空心性命者  
乎吾何以楊墨老釋之思哉彼於聖人之道異然  
猶有自得也而世之學者章繪句琢以誇俗詭心  
色取相飾以僞謂聖人之道勞苦無功非復人之

所可爲而徒取辯於言詞之間古之人有終身不  
能究者今吾皆能言其畧自以爲若是亦足矣而  
聖人之學遂廢則今之所大患者豈非記誦詞章  
之習而弊之所從來無亦言之太詳析之太精者  
之過歟夫楊墨老釋學仁義求性命不得其道而  
偏焉固非若今之學者以仁義爲不可學性命之  
爲無益也居今之時而有學仁義求性命外記誦  
詞章而不爲者雖其陷於楊墨老釋之偏吾猶且  
以爲賢彼其心猶求以自得也夫求以自得而後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五

并

八

可與之言學聖人之道其幼不問學陷溺於邪僻  
者二十年而始寃心於老釋賴天之靈因有所覺  
始乃沿周程之說求之而若有得焉顧一二同志  
之外莫予翼也岌岌乎仆而復興晚得友於甘泉  
湛子而後吾之志益堅毅然若不可退則予之資  
於甘泉多矣甘泉之學務求自得者也世未之能  
知其知者且疑其爲禪誠禪也吾猶未得而見而  
况其所志卓爾若此則如甘泉者非聖人之徒歟  
多言又烏足病也夫多言不足以病甘泉與甘泉

之不爲多言病也吾信之吾與甘泉友意之所在  
不言而會論之所及不約而同期於斯道斃而後  
已者今日之別吾容無言夫惟聖人之學難明而  
易惑習俗之隆愈下而益不可回任重道遠雖已  
無俟於言顧復於吾心若有不容已也則甘泉亦  
豈以予言爲綴乎

別方叔賢序

辛未

予與叔賢處二年見叔賢之學凡三變始而尚辭  
再變而講說又再變而慨然有志聖人之道方其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五

序

九

辭章之尚於予若冰炭焉講說矣則違合者半及  
其有志聖人之道而沛然於予同趣將遂去之西  
樵山中以成其志叔賢亦可謂善變矣聖人之學  
以無我爲本而勇以成之予始與叔賢爲僚叔賢  
以郅中故事位吾上及其學之每變而禮予曰恭  
卒乃自稱門生而待予以先覺此非脫去世俗之  
見超然於無我者不能也雖橫渠子之勇撤皐比  
亦何以加於此獨愧予之非其人而何以當之夫  
以叔賢之善變而進之以無我之勇其於聖人之

道也何有斯道也絕響於世餘三百年矣叔賢之  
美有若是是以樂爲吾黨道之

別王純甫序

辛未

王純甫之掌教應天也陽明子既勉之以孟氏之  
言純甫謂未盡也請益曰道未之嘗學而以教爲  
職鯨官其罪矣敢問教何以哉陽明子曰其學乎  
盡吾之所以學者而教行焉耳曰學何以哉曰其  
教乎盡吾之所以教者而學成焉耳古之君子有  
諸已而後求諸人也曰剛柔淳漓之異質矣而盡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五

序

十

之我教其可一乎曰不一所以一之也天之於物  
也巨微修短之殊位而生成之一也惟技也亦然  
弓冶不相爲能而其足於川亦一也匠斲也陶埴  
也巧埤也其足以成室亦一也是故立法而考之  
技也各詣其巧矣而同足於用因人而施之教也  
各成其材矣而同歸於善仲尼之答仁孝也孟氏  
之論貨色也可以觀教矣曰然則教無定法乎昔  
之辨者則何嚴也曰無定矣而以之必天下則弓  
焉而治廢匠焉而陶埴廢聖人不欲人人而聖之

乎然而質人人殊故辯之嚴者曲之致也是故或失則隘或失則支或失則流矣是故因人而施者定法矣同歸於善者定法矣因人而施質異也同歸於善性同也夫教以復其性而已由堯舜而來未之有改而謂無定乎

別黃宗賢歸天台序

壬申

君子之學以明其心其心本無昧也而欲爲之蔽習爲之害故去蔽與善而明復匪自外得也心猶水也污入之而流濁猶鑒也垢積之而光昧孔子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五

序

七

告顏淵克己復禮爲仁孟軻氏謂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夫已克而誠固無待乎其外也世儒既叛孔孟之說昧於大學格致之訓而徒務博乎其外以求益乎其內皆入汚以求清積垢以求明者也弗可得已守仁幼不知學陷溺於邪僻者二十年疾疚之餘求諸孔子子思孟軻之言而恍若有見其非守仁之能也宗賢於我自爲童子卽知棄去舉業勵志聖賢之學循世儒之說而窮之愈勤而益難非宗賢之罪也學之難易失得也有原吾

嘗爲宗賢言之宗賢於吾言猶渴而飲無弗入也每見其溢於面今既豁然吾黨之良莫有及者謝病去不忍予別而需予言夫言之而莫予聽倡之而莫予和自今失吾助矣吾則恐於宗賢之別而容無言乎宗賢歸矣爲我結廬天台鴈蕩之間吾將老焉終不使宗賢之獨往也

贈周瑩歸省序

乙亥

永康周瑩德純嘗學於應子元忠旣乃復見陽明子而請益陽明子曰子從應子之所來乎曰然曰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五

序

七

應子何以教子曰無他言也惟日誨之以希聖希賢之學毋溺於流俗且曰斯吾所嘗就正於陽明子者也子而不吾信則盍親往焉瑩是以不遠千里而來謁曰子之來也猶有所未信乎曰信之曰信之而又來何也曰未得其方也陽明子曰子旣得其方矣無所事於吾周生棟然有間曰先生以應子之故望卒賜之教陽明子曰子旣得之矣無所事於吾周生棟然而起茫然有間曰瑩愚不得其方先生毋乃以瑩爲戲望卒賜之教陽明子曰

子之自永康而來也程幾何曰千里而達遠矣  
從舟乎曰從舟而又登陸也曰勞矣當茲六月亦  
暑乎曰途之荏特甚也曰難矣其資糧從童僕乎  
曰中途而僕病乃舍貸而行曰茲益難矣曰子之  
來既遠且勞其難若此也何不遂返而必來乎將  
亦無有強子者乎曰瑩至於夫子之門勞苦艱難  
誠樂之寧以是而遂返又俟乎人之強之也乎曰  
斯吾之所謂子之既得其方也子之志欲至於吾  
門也則遂至於吾門無假於人子而志於聖賢之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五 序

主

學有不至於聖賢者乎而假於人乎子之舍舟從  
陸相僕貸糧冒暑暑而來也則又安所從受之方  
也生躍然起拜曰茲乃命之方也已抑瑩出於其  
方而迷於其說必俟夫子之言而後躍如也則何  
居陽明子曰子未觀乎燕石以求灰者乎火力具  
足矣乃得水而遂化子歸就應子而足其火力焉  
吾將儲擔石之水以俟子之再見

贈林典卿歸省序

林典卿與其弟遊於大學且歸辭於陽明子曰元

叔嘗聞立誠於夫子矣今茲歸敢請益陽明子曰  
立誠典卿曰學固此乎天地之大也而星辰麗焉  
日月明焉四時行焉引類而言之不可窮也人物  
之富也而草木蕃焉禽獸群焉中國 分焉引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五 序

主

類而言之不可窮焉者皆誠也其在人物則其蕃  
焉者則其群焉者則其分焉者則其引類而言之  
不可盡焉者皆誠也是故殫智慮弊精力而莫究  
其緒也靡晝夜極年歲而莫竟其說也析蠶絲擢  
牛毛而莫既其奧也夫誠一而已矣故不可復有  
所益益之是爲二也二則僞故誠不可益不可益  
故至誠無息典卿起拜曰吾今乃知夫子之教若  
是其要也請終身事之不敢復有所疑陽明子曰  
子歸有黃宗賢氏者應元忠氏者方與講學於天

台雁湯之間倘遇焉其遂以吾言諭之

陸清伯歸省序 乙亥

陸清伯澄歸安與其父二三子論釋所學附處焉二三子或曰清伯之學日進矣始吾見清伯其氣揚揚然若浮雲其言滔滔然若流波今而日默默爾日慊慊爾日雍雍爾日休休爾有大徑庭焉以是知其進也或曰清伯始見夫子一月一至既而旬一至又既而五六日三四日而一至又既而遷居於夫子之傍後乃請於夫子掃庖下之室而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五

序

五

旦暮侍焉夫德莫淑於尊賢學莫過於親師故趨權門者日進於勢遊市肆者日進於利清伯於夫子之道日加親附焉吾未遑其他卽是可以知其學之進也矣清伯曰有是哉澄則以爲日退也澄聞夫子之教而茫然已而欲然忽然而疑已而大疑焉又問然大駭乃忽闔然若有覩也當是時則亦幾有所益矣自是且數月益悠焉游焉業不加脩焉反而求焉俛俛然頽然昏蔽擴而愈進私累息而愈興衆妄攻而愈固如上灘之舟屢失

屢下力挽而不能前以爲日退也明日又辭於陽

明子二三子偕焉各言其所以陽明子曰其然乎其然乎謂已爲日退者進脩之勵善日進矣謂人爲日進者與人爲善者其善亦日進矣雖然謂已爲日退也而意阻焉能無日退乎謂人爲日進也而氣歉焉亦能無日退乎斯又進退之機吉凶之所由分也可無慎乎

贈周以善歸省序 乙亥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五

序

六

而不能有所進也聞陽明子之說而異之意其或有見也就而問之聞其說戚然若有所省歸求其故而不合則遲疑旬日又往聞其說則又戚然若有所省歸求其故而不合則又遲疑者旬日如是往復數月求之既無所獲去之又弗能也乃往告之以其故陽明子曰子未聞昔人之論奕乎奕之爲數小數也不專心致志則亦不可以得也今子入而聞吾之說出而有鴻鵠之思焉亦何怪乎勤而弗獲矣於是退而齋潔而以弟子之禮請陽明

子與之坐蓋默然良久乃告之以立誠之說聳然若仆而興也明日又言之加密焉證之以大學明日又言之加密焉證之以論孟明日又言之加密焉證之以中庸乃躍然喜避席而言曰積今而後無疑於夫子之言而後知聖賢之教若是其深切簡易也而後知所以格物致知以誠吾之身吾喜焉吾悔焉十年之攻徒以斃精神而亂吾之心術也悲夫積將以夫子之言告同志俾及時從事於此無若積之底於悔也庶以報夫子之德而無負

主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五

七

於夫子之教居月餘告歸陽明子叙其言以遺之使無忘於得之之難也

贈郭善甫歸省序

乙亥

郭子自黃來學踰年而告歸曰慶聞夫子立志之說亦既知所從事矣今茲將遠去敢請一言以爲夙夜勗陽明子曰君子之於學也猶農夫之於田也既善其嘉種矣又深耕易耨去其荂莠時其灌溉早作而夜思皇皇惟嘉種之是憂也而後可望於有秋夫志猶種也學問思辨而篤行之是耕耨

灌漑以求於有秋也志之弗端是莠稗也志端矣而功之弗繼是五穀之弗熟弗如莠稗也吾嘗見子之求嘉種矣然猶懼其或莠稗也見子之勤耕耨矣然猶懼其莠稗之弗如也夫農春種而秋成時也由志學而至於立自春而徂夏也由立而至於不惑去夏而秋矣已過其時猶種之未定不亦大可懼乎過時之學非人一已百未之敢望而猶或作輟焉不亦大可哀乎從吾游者衆矣雖開說之多未有出於立志者故吾於子之行卒不能舍

主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五

七

是而別有所說子亦可以無疑於用力之方矣

贈鄭德夫歸省序

乙亥

西安鄭德夫將學於陽明子聞士大夫之議者以爲禪學也復已之則與江山周以善者姑就陽明子之門人而考其說若非禪者也則又姑與就陽明子親聽其說焉蓋旬有九日而後釋然於陽明子之學非禪也始具弟子之禮師事之問於陽明子曰釋與儒孰異乎陽明子曰子無求其異同於儒釋求其是者而學焉可矣曰是與非孰辨乎曰



子無求其是非於講說求諸心而安焉者是矣曰  
心又何以能定是非乎曰無是非之心非人也口  
之於甘苦也與易牙同目之於妍媸也與離婁同  
心之於是非也與聖人同其有昧焉者其心之於  
道不能如口之於味目之於色之誠切也然後私  
得而蔽之子務立其誠而已子惟慮夫心之於道  
不能如口之於味目之於色之誠切也而何慮夫  
甘苦妍媸之無辯也乎曰然則五經之所載四書  
之所傳其皆無所用乎曰孰爲而無所用乎是甘  
苦妍媸之所在也使無誠心以求之是談味論色  
而已也又孰從而得甘苦妍媸之真乎旣而告歸  
請陽明子爲書其說遂書之

紫陽書院集序

乙亥

豫章熊侯世芳之守徽也旣敷政其境內乃大新  
紫陽書院以明朱子之學萃七校之秀而躬教之  
於是校士程會氏採撫書院之典廢爲集而弁以  
白鹿之規明政教也來請予言以訟多士夫爲學  
之方白鹿之規焉矣嘗勸之道熊侯之意勤矣興

廢之故程生之集備矣又奚以予言爲乎然予聞  
之德有本而學有要本不於其本而泛焉以從事高  
之而虛無卑之而支離終亦流蕩失宗勞而無得  
矣是故君子之學惟求得其心雖至於位天地育  
萬物未有出於吾心之外也孟子所謂學問之道  
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者一言以蔽之故博學者  
學此者也審問者問此者也慎思者思此者也明  
辯者辯此者也篤行者行此者也心外無事心外  
無理故心外無學是故於父子盡吾心之仁於君  
臣盡吾心之義言吾心之忠信行吾心之篤敬懲  
心忿窒心欲遷心善改心過處事接物無所往而  
非求盡吾心以自慊也譬之植焉心其根也學也  
者其培植之者也灌溉之者也扶植而刪鋤之者  
也無非有事於根焉耳矣朱子白鹿之規首之以  
五教之目次之以爲學之方又次之以處事接物  
之要若各爲一事而不相蒙者斯殆朱子平日之  
意所謂隨事精察而力行之庶幾一旦貫通之妙  
也歟然而世之學者往往遂失之支離瑣屑色莊

外馳而流入於口耳聲利之習豈朱子之教使然哉故吾因諸士之請而特原其本以相勗庶幾乎操存講習之有要亦所以發明朱子未盡之意也

朱子晚年定論序

戊寅

洙泗之傳至孟子而息千五百餘年濂溪明道始復追尋其緒自後辭析日詳然亦日就支離决裂旋復湮晦吾嘗深求其故大抵皆世儒之多言有以亂之守仁蚤歲業舉溺志辭章之習既乃稍知從事正學而苦於衆說之紛撓疲薶茫無可入因

王陽明先生集

卷之五

序

幸

求諸老釋欣然有會於心以爲聖人之學在此矣然於孔子之教間相出入而措之日用往往闕漏無歸依違往返且信且疑其後謫官龍場居處困動心忍性之餘恍若有悟體驗探求再更寒暑證諸六經四子沛然若決江河而放之海也然後嘆聖人之道坦如大路而世之儒者妄開竅運蹈荆棘墮坑塹究其爲說反出二氏之下宜乎世之高明之士厭此而趨彼也此豈二氏之罪哉間嘗以此語同志而聞者競相非議目以爲立異好奇

雖每痛友深抑務自搜剔瑕瑕而愈益精明的確洞然無復可疑獨於朱子之說有相牴牾恒疚於心切疑朱子之賢而豈其於此尚有未察及官留都復取朱子之書而檢求之然後知其晚歲固已大悟舊說之非痛悔極矣至以爲自誑誑人之罪不可勝贖世之所傳集註或問之類乃其中年未定之說自咎以爲舊本之誤思改正而未及而其諸語類之屬又其門人挾勝心以附已見固於朱子平日之說猶有大相繆戾者而世之學者局於

王陽明先生集

卷之五

序

幸

見聞不過持循講習於此其於悟後之論槩乎其未有聞則亦何怪乎予言之不信而朱子之心無以自暴於後世也乎予既自幸其說之不繆於朱子又喜朱子之先得我心之同然且慨夫世之學者徒守朱子中年未定之說而不復知求其晚歲既悟之論競相呶呶以亂正學不自知其已入於異端輒採錄而哀集之私以示夫同志庶幾無疑於吾說而聖學之明可冀矣

別業日學序

戊寅

聖人之道若大路雖有蹊蹶行而不已未有不至而世之君子顧以爲聖人之異於人若彼其甚遠也其爲功亦必若彼其甚難也而淺易若此豈其可及乎則從而求之艱深恍惚溺於支離鶻於虛高率以爲聖人之道必不可至而甘於其質之所便日以淪於污下有從而求之者競相嗤訕曰狂誕不自量者也嗚呼其弊也亦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孟子云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所不爲也世之人不知咎其不爲而歸咎於其不能其亦不思而已矣進士梁日孚携家謁選於京過贛停舟見予始與之語移時而別明日又來與之語日晏而別又明日又來日入而未忍去又明日則假館而請受業焉同舟之人強之北者開譬百端日孚皆笑而不應莫不露其最親愛者曰子有萬里之行戒僮僕聚資斧具舟楫又挈其家室經營閱歲而始就道行未數百里而中止此不有大苦必有大樂者乎予亦可以語我乎日孚笑曰吾今則有大

苦亦誠有大樂者然未易以語子也予見病狂喪心者乎方其昏迷噴亂赴湯火蹈荆棘莫不恬然自信以爲是也此遇良醫沃之以清冷之漿而投之以神明之劑始甦然以醒告之以其向之所爲又始駭然以苦示之以其所從歸之途又始欣然以喜且恨遇斯人之晚也彼病狂不復者反從而嘲唁之以爲是變其常今吾與子之事亦何以異於此矣居無何予以軍旅之役出而遠日孚者且兩月謂日孚旣去矣及旋而日孚居然以待旣以委其資斧於逆旅歸其家室於故鄉泊然而樂若將終身焉扣其學日有所明而月有所異矣然後益嘆聖人之學非夫自暴自棄未有不可由之而至而日孚出於流俗殆孟子所謂豪傑之士者矣復留餘三月其母使人來謂曰姑北行以畢吾願然後從爾所好知日孚者亦交以是勸日孚請曰焯焉能一日而去夫子將復赴湯火蹈荆棘矣予曰其然哉子以聖人之道爲有方體乎爲可拘之以時限之以地乎世未有既醒之人而復赴湯火

躋荆棘者子務醒其心毋徒湯火荆棘之爲懼曰  
季良久曰焯近之矣聖人之道求之於心故不滯  
於事出之以理故不泥於物根之以性故不拘以  
時動之以神故不限以地苟知此矣焉往而非學  
也奚必恒於夫子之門乎焯請暫辭而北疑而復  
求正予莞爾而笑曰近之矣近之矣

大學古本序 戊寅

大學之要誠意而已矣誠意之功格物而已矣誠  
意之極止至善而已矣止至善之則致知而已矣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五

序

重

正心復其體也脩身者其用也以言乎已謂之明  
德以言乎人謂之親民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  
是故至善也者心之本體也動而後有不善而本  
體之知未嘗不知也意者其動也物者其事也致  
其本體之知而動無不善然非卽其事而格之則  
亦無以致其知故致知者誠意之本也格物者致  
知之實也物格則知致意誠而有以復其本體是  
之謂止至善聖人懼人之求之於外也而又覆其  
辭舊本折而聖人之意亡矣是故不務於誠意而

徒以格物者謂之支不事於格物而徒以誠意者  
謂之虛不本於致知而徒以格物誠意者謂之妄  
支與虛與妄其於至善也遠矣合之以經而益綴  
補之以傳而益離吾懼學之日遠於至善也去分  
章而復舊本傍爲之什以引其義庶幾復見聖人  
之心而求之者有其要噫乃若致知則存乎心悟  
致知焉盡矣

禮記纂言序

庚辰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五

序

重

禮也者理也理也者性也性也者命也維天之命  
於穆不已而其在於人也謂之性其粲然而條理  
也謂之禮其純然而粹善也謂之仁其截然而裁  
制也謂之義其昭然而明覺也謂之知其渾然於  
其性也則理一而已矣故仁也者禮之體也義也  
者禮之宜也知也者禮之通也經禮三百曲禮三  
千無一而非仁也無一而非性也天叙天秩聖人  
何心焉蓋無一而非命也故克己復禮則謂之仁  
窮理則盡性以至於命盡性則動容周旋中禮矣  
後之言禮者吾惑焉紛紜器數之爭而牽制刑名

之末窮年矻矻弊精於祝史之糟粕而忘其所謂  
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者禮云禮云玉  
帛云乎而人之不仁也其如禮何哉故老莊之徒  
外禮以言性而謂禮爲道德之衰仁義之失旣已  
墮於空虛濟蕩而世儒之說復外性以求禮遂謂  
禮止於器數制度之間而議擬倣像於影響形迹  
以爲天下之禮盡在是矣故凡先王之禮烟蒙灰  
散而卒以煨燼於天下要亦未可專委罪於秦火  
者僭不自度嘗欲取禮記之所載揭其大經大本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五

序

著

而疏其條理節目庶幾器道本末之一致又懼其  
德之弗任而時亦有所未及也間嘗爲之說曰禮  
之於節文也猶規矩之於方圓也非方圓無以見  
規矩之用非節文則亦無從而睹所謂禮矣然方  
圓者規矩之所出而不可遂以方圓爲規矩故執  
規矩以爲方圓則方圓不可勝用舍規矩以爲方  
圓而遂以方圓爲之規矩則規矩之用息矣故規  
矩者無一定之方圓而方圓者有一定之規矩此  
學禮之要盛德者之所以動容周旋而中也宋儒

朱仲晦氏慨禮經之蕪亂嘗欲考正而刪定之以  
儀禮爲之經禮記爲之傳而其志竟亦弗就其後  
吳幼清氏因而爲纂言亦不數數於未說而於先  
後輕重之間固已多所發明二子之見其規條指  
畫則既出於漢儒矣其所謂觀其會通以行其典  
禮之原則尚恨吾生之晚而未及與聞之也雖然  
後聖而有作則無所容言矣後聖而未有作也則  
如纂言者固學禮者之箕裘筌蹄而可以少之乎  
姻友胡汝登忠信而好禮其爲寧國也將以是而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五

序

著

施之刻纂言以敷其說而屬序於予予將進汝登  
之道而推之於其本也故爲序之若此云

象山文集序

庚辰

聖人之學心學也堯舜禹之相授受曰人心惟危  
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此心學之源也中  
也者道心之謂也道心精一之謂仁所謂中也孔  
孟之學惟務求仁蓋精一之傳也而當時之弊固  
已有外求之者故子貢致疑於多學而識而以博  
施濟衆爲仁夫子告之以一貫而教以能近取譬

蓋使之求諸其心也迨於孟氏之時最氏之言仁至於摩頂放踵而告子之徒又有仁內義外之說心學大壞孟子闢義外之說而曰仁人心也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又曰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弗思耳矣蓋王道息而伯術行功利之徒外假天理之近似以濟其私而以欺於人曰天理固如是不知既無其心矣而尚何有所謂天理者乎自是而後析心與理而爲二而精一之學亡世儒之支離外索於刑名器數之末以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五

序

光

求明其所謂物理者而不知吾心卽物理初無假於外也佛老之空虛遺棄其人倫事物之常以求明其所謂吾心者而不知物理卽吾心不可得而遺也至宋周程二子始復追尋孔顏之宗而有無極而太極定之以仁義中正而主靜之說動亦定靜亦定無內外無將迎之論庶幾精一之旨矣自是而後有象山陸氏雖其純粹和平若不逮於二子而簡易直截真有以接孟子之傳其議論開闢時有異者乃其氣質意見之殊而要其學之必求

諸心則一而已故吾嘗斷以陸氏之學孟氏之學也而世之議者以其嘗與晦翁之有同異而遂詆以爲禪夫禪之說棄人倫遺物理而要其歸極不可以爲天下國家苟陸氏之學而果若是也乃所以爲禪也今禪之說與陸氏之說其書具存學者苟取而觀之其是非異同當有不待於辯說者而顧一倡羣和勦說雷同如矮人之觀場莫知悲笑之所自豈非貴耳賤目不得於言而勿求諸心者之過歟夫是非同異每起於人持勝心便舊習而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五

序

光

是已見故勝心舊習之爲患賢者不免焉撫守李茂元氏將重刊象山文集而請一言爲之序予何所容言哉惟讀先生之文者務求諸心而無以舊習已見先焉則糠粃精鑿之美惡入口而知之矣

羅履素詩集序

壬戌

履素先生詩一帙爲篇二百有奇漸大參羅公某以授陽明子某而告之曰是吾祖之作也今詩文之傳皆其崇高顯赫者也吾祖隱於草野其所存

要無愧於古人然世未有知之者而所爲詩文又  
皆淪落止是某將梓而傳焉懼人之以我爲僻也  
吾子以爲奚若某曰無傷也孝子仁孫之於其父  
祖雖其服玩嗜好之微猶將謹守而弗忍廢況乎  
詩文其精神心術之所寓有足以發聞於後者哉  
夫先祖有美而弗傳是弗仁也夫孰得而議之蓋  
昔者夫子之取於詩也非必其皆有聞於天下彰  
彰然明著者而後取之滄浪之歌採之孺子萍實  
之謠得諸兒童夫固若是其寬博也然至於今其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五

序

李

傳者不過數語而止則亦豈必其多之貴哉今詩  
文之傳則誠富矣使有刪述者而去取之其合於  
道也能幾履素之作吾誠不足以知之顧亦豈無  
一言之合於道乎夫有一言之合於道是其於世  
也亦有一言之訓矣又況其不止於是也而又奚  
爲其不可以傳哉吾觀大叅公之治吾浙寬而不  
縱仁而有勇溫文蘊藉居然稠衆之中固疑其先  
必有以開之者乃今觀履素之作而後知其所從  
來者之遠也世之君子苟未知大叅公之所自吾

請觀於履素之作苟未知履素之賢吾請觀於大  
叅公之賢無疑矣然則是集也固羅氏之文獻孫  
焉其又可以無傳乎哉大叅公起拜曰某固將以  
爲羅氏之書也請遂以吾子之言序之大叅公名  
鑒字某由進士累今官有厚德長才向用未艾大  
叅之父某亦起家進士而以文學政事顯羅氏之  
文獻於此益爲有證云

兩浙觀風詩序

王成

兩浙觀風詩者浙之士夫爲僉憲陳公而作也古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五

序

李

者天子巡狩而至諸侯之國則命太師陳詩以觀  
民風其後巡狩廢而陳詩亡春秋之時列國之君  
大夫相與盟會問遣猶各賦詩以言已志而相祝  
頌今觀風之作蓋亦祝頌意也王者之巡狩不獨  
陳詩觀風而已其始至方岳之下則望秩於山川  
朝見茲土之諸侯同律曆禮樂制度衣服納價以  
觀民之好惡就見百年者而問得失賞有功罰有  
罪蓋所以布王政而興治功其事亦大矣哉漢之  
直指循行唐宋之觀察廉訪採訪之屬及今之按



察雖皆謂之觀風而其實代天子以行巡狩之事  
故觀風王者事也陳公起家名進士自次官郎擢  
僉浙臬執操縱予奪生死榮辱之柄而代天子觀  
風於一方其亦榮且重哉吁亦難矣公之始至吾  
浙適歲之旱民不聊生飢者仰而待哺懸者呼而  
望解病者呻鬱者怨不得其平者鳴弱者強者蹶  
者嚙者梗而孽者夜而竊者乘間投隙胥至而環  
起當是之時而公無以處之吾見其危且殆也賴  
公之才明知神武不震不激撫柔摩剔以克有濟

圭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五

序

圭

期月之間而飢者飽懸者解呻者歌怨者樂不平  
者中蹶者起嚙者馴孽者順竊者靖滌蕩剖剗而  
率以無事於是乎修廢舉墜問民之疾苦而休息  
之勞農勸學以興教化然後上會稽登天姥入鴈  
蕩陟金娥覽觀江山之形勝慨然太息吊子胥之  
忠誼禮嚴光之高節希遐躅於隆龐挹流風於彷彿固亦大丈夫得志行道之一樂哉然公之始其  
憂民之憂也亦既無所不至矣公唯憂民之憂是  
以民亦樂公之樂而相與歡欣鼓舞以頌公德然

則今日觀風之作豈獨見吾人之厚公抑以見公  
之厚於吾人也雖然公之二愛民之憂其惠澤則既  
無日而可忘矣民之樂公之樂其愛慕亦既與日  
而俱深矣以公之才器 天子其能久容於外乎  
則公固有時而去也然則其可樂者能幾而可憂  
者終誰任之則夫今日觀風之作又不徒以頌公  
之厚於吾人將遂因公而致望於繼公者亦如公  
焉則公雖去而所以憂其民者尚亦永有所托而  
因以不墜也

圭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五

序

圭

山東鄉試錄序

甲子

山東古齊魯宋衛之地而吾夫子之鄉也嘗讀夫  
子家語其門人高第大抵皆出於齊魯宋衛之間  
固願一至其地以觀其山川之靈秀奇特將必有  
如古人者生其間而吾無從得之也今年爲弘治  
甲子天下當復大比山東巡按監察御史陸偁輩  
以禮輿幣來請守仁爲考試官故事司考校者惟  
務得人初不限以職任其後三四十年来始皆一  
用學職遂改應名取其事歸外簾而糊名易書之



意微自頃言者頗以爲不便大臣上其議 天子曰然其如故事於是聘禮考校盡如 國初之舊而守仁得以部屬來典試事於茲土雖非其人寧不自慶其遭際又况夫子之鄉同其平日所願一至焉者而乃得以盡觀其所謂賢士者之文而考校之豈非平生之大幸歟雖然亦竊有太懼焉夫委重於考校將以求才也求才而心有不盡是不忠也心之盡矣而真才之弗得是弗明也不忠之責吾知盡吾心爾矣不明之罪吾終且奈何哉蓋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五

序

書

昔者夫子之時及門之士嘗三千矣身通六藝者七十餘人其尤卓然而顯者德行言語則有顏閔子賜之徒政事文學則有由求游夏之屬今所取士其始拔自提學副使陳某者蓋三千有奇而得千有四百既而試之得七十有五人焉嗚呼是三千有奇者其皆夫子鄉人之後進而獲游於門牆者乎是七十有五人者其皆身通六藝者乎夫今之山東猶古之山東也雖今之不逮於古顧亦寧無一二人如昔賢者而今之所取苟不與焉豈非

司考校者不明之罪歟雖然某於諸士亦頗有言者夫有其人而弗取是誠司考校者不明之罪矣司考校者以是求之以是取之而諸士之中苟無其人焉以應其求以不負其所取是亦諸士者之耻也雖然予豈敢謂果無其人哉夫子嘗曰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夫爲夫子之鄉人苟未能如昔人焉而不耻不若又不知所以自勉是自暴自棄也其名曰不肖夫不肖之與不明其相去何遠乎然則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五

序

書

司考校者之與諸士亦均有責焉耳矣嗟夫司考校者之責自今不能以無懼而不可以有爲矣若夫諸士之責其不能者猶可以自勉而又懼其或以自盡也諸士無亦曰吾其勉哉無使司考校者終不免於不明也斯無媿於是舉無媿於夫子之鄉人也矣是舉也某某同事於考校而御史傅實司監臨某某司提調某某司監試某某又相與翊贊防範於外皆與有勞焉不可以不書自餘百執事則已具列于錄矣

氣候圖序

戊辰

天地一元之運爲十二萬九千六百年分而爲十二會會分而爲三十運運分而爲十二世世分而爲三十年年分而爲十二月月分而爲二氣氣分而爲三候候分爲五日日分爲十二時積四千三百二十時三百六十日而爲七十二候會者元之候也世者運之候也月者歲之候也氣者月之候也天地之運日月之明寒暑之代謝氣化人物之生息終始盡於此矣月證於月者也氣證於氣者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五

序

七

也候證於物者也若孟春之月其氣爲立春爲雨水其候爲東風解凍爲蟄蟲始振爲魚負冰獺祭魚之類月令諸書可考也氣候之運行雖出於天時而實有關於人事是以古之君臣必謹修其政令以奉若夫天道致察乎氣運以警惕夫人爲故至治之世天無疾風肅雨之愆而地無昆虫草木之孽孔子之作春秋也大雷震電大雨雪則書大水則書無冰則書無麥苗則書多麋則書蜚蜚雨螽蟃生則書六鵠退飛則書隕霜不殺草李梅實

則書春無冰則書鵠鵠來巢則書凡以見氣候之行變失常而世道之興衰治亂人事之汗隆得失皆於是乎有證焉所以示世之君臣者恐懼修省之道也大總兵懷柔伯施公命繪工爲七十二候圖遣使以幣走龍塲屬守仁敘一言於其間守仁謂使者曰此公臨政之本也善端之發也戒心之萌也使者曰何以知之守仁曰人之情必有所不敢忽也而後著於其念必有所不敢忘也而後存於其心著於其念存於其心而後見之於顏色言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五

序

七

論志之於弓矢凡杖盤盂劒席繪之於圖畫而日省之於其心是故思馳騁者愛觀夫射獵遊田之物甘逸樂者喜觀夫博局燕飲之具公之見於圖繪者不於彼而於此吾是以知其爲善端之發也吾是以知其爲戒心之萌也其殆警惕夫人爲而謹修其政令也歟其殆致察乎氣運而奉若夫天道也歟夫警惕者萬善之本而衆美之基也公克念於是其可以爲賢乎由是內人事以達於天道因一月之候以觀夫世運會元以探萬物之幽蹟

而窮天地之始終皆於是乎始吾是以喜聞而樂道之爲之敘而不辭也

送毛憲副致仕歸桐江書院序

戊辰

正德己巳夏四月貴州按察司副使毛公承上之命得致其仕而歸先是公嘗卜桐江書院於子陵釣臺之側者幾年矣至是將歸老焉謂其志之始獲遂也甚喜而同僚之良惜公之去乃相與咨嗟不忍集而餞之南門之外酒旣行有起而言於公者曰君子之道出與處而已其出也有所爲其處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五

序

也有所樂公始以名進士從政南部理繁治劇頃然已有公輔之望及爲方面於雲貴之間者十餘年內聲其軍民外撫諸戎蠻政務舉而德威著雖或以是召嫉取謗而名稱亦用是益顯建立暴於天下斯不謂之有所爲乎今茲之歸脫屣聲利垂竿讀書樂泉石之清幽就烟霞而屏迹寵辱無所與而世累無所加斯不謂之有所樂乎公於出處之際其亦無憾焉耳已公起拜謝復有言者曰雖然公之出而仕也太夫人老矣先大夫忠襄公

又遺未盡之志欲仕則違其母欲養則違其父不得已權二者之輕重出而自奮於功業人徒見公之憂勞爲國而忘其家不知凡以成忠襄之志而未嘗一日不在於太夫人之養也今而歸告成於忠襄之廟拜太夫人於膝下旦夕承權仲色養之孝公之願遂矣而其勞國勤民拳拳不舍之念又何能釋然而忘之則公雖欲一日遂歸休之樂蓋亦有所未能也公復起拜謝又有言者曰雖然君子之道用之則行舍之則藏用之而不行者往而不返者也舍之而不藏者溺而不止者也公之用行之其舍之也有弗能藏者乎吾未見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五

序

其體者也公又起拜遂行陽明山

人聞其言而論之曰始之言道其事也而未及於其心次之言者得公之心矣而未盡於道終之言者盡於道矣不可以有加矣斯公之所允蹈者乎諸大夫皆曰然子盍書之以贈從者

恩壽雙慶詩後序

戊辰

正德丙寅丹徒沙隱王公壽七十配孺人嚴六十

有九其年 天子以厥子侍御君貴封公監察御史配爲儒人在朝之彥成爲歌詩侈 上之德以祝公壽美侍御君之賢又明年侍御君奉 命巡按貴陽以王事之靡盬將厥父母之弗遑也載是冊以俱每陟岵岵望飛雲徘徊瞻戀喟然而興嘆黯然而長思輒取是冊而披之而微諷之而長歌詠嘆之以舒其懷見其志雖身在萬里固若稱觴座下聞詩禮而趨於庭也大夫士之有事於貴陽者自都憲王公而下復相與歌而和之聯爲巨秩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五

序

屬守仁敘於其後夫孝子之於親固有不必修觴戲綵以爲壽不必柔滑旨甘以爲養不必候起居奔走扶携以爲勞者非子之心謂不必如是也子之心願如是而親以爲不必如是必如彼而後吾之心始樂也子必爲是不爲彼以拂其情而曰吾以爲孝其得爲養志乎孝莫大乎養志親之願於其子者曰弘乃德遠乃猷嘻且夕孰與名垂簡冊以顯我於無盡飲食口體孰與澤被生民以張我之能施服勞奔走孰與比迹夔臯以明我之能

敬非必親之願於其子者咸若是也親以是願其子而子弗能焉弗可得而願也子能之而親弗以願其子焉弗可得而能也以是願其子者賢父母也以是承於其父母者賢子也二者恒百不一遇焉其庸可冀乎侍御君之在 朝則忠愛達於上其巡按於茲也則德威敷於下凡其宣布恩惠摩赤子起其疾而乳哺之者孰非公與孺人之慈凡其儼大奸使不得肆祛大弊使不復作肥梳調服無諸 而納之夏以免 天子一方之顧慮者孰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五

序

重刊文章軌範序

非侍御君之孝而凡若此者亦孰非侍御君之所以壽於公與孺人之壽哉公孺人之賢靳太史之序詳矣其所以修其身教其家誠可謂有是父有是子是詩之作不爲虛與諛故爲序之云爾

重刊文章軌範序

戊辰

宋謝枋得氏取古文之有資於場屋者自漢迄宋凡六十有九篇標揭其篇章句字之法名之曰文章軌範蓋古文之奧不止於是是獨爲舉業者設耳世之學者傳習已久而貴陽之士獨未之多見

侍御王君汝目於按歷之暇手錄其所記憶求善  
本而校是之謀諸方伯郭公輩相與捐俸廩之資  
餼之梓將以嘉惠貴陽之士曰枋得爲宋忠臣固  
以舉業進者是吾微有訓焉屬守仁敘一言於簡  
首夫自百家之言興而後有六經自舉業之習起  
而後有所謂古文古文之去六經遠矣由古文而  
舉業又加遠焉士君子有志聖賢之學而專求之  
於舉業何啻千里然中世以是取士士雖有聖賢  
之學堯舜其君之志不以是進終不大行於天下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五

學

蓋士之始相見也必以贅故舉業者士君子求見  
於君之羔雉耳羔雉之弗飾是謂無禮無禮無所  
庸於交際矣故夫求工於舉業而不事於古作弗  
可工也弗工於舉業而求於倖進是僞飾羔雉以  
罔其君也雖然羔雉飾矣而無恭敬之實焉其如  
羔雉何哉是故飾羔雉者非以求媚於主致吾誠  
焉耳工舉業者非以要利於君致吾誠焉耳世徒  
見夫由科第而進者類多徇私媒利無事君之實  
而遂歸咎於舉業不知方其業舉之時惟欲鈞聲

利己身家之腴以苟一旦之得而初未嘗有其誠  
也鄒孟氏曰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伊川曰自酒  
掃應對可以至聖人夫知恭敬之實在於飾羔雉  
之前則知堯舜其君之心不在於習舉業之後矣  
知酒掃應對之可以進於聖人則知舉業之可以  
達於伊傅周召矣吾懼貴陽之士謂二公之爲是  
舉徒以資其希寵祿之筌蹄也則二公之志荒矣  
於是乎言

### 五經應說序

戊辰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五

序

學

得魚而忘筌醪盡而糟粕棄之魚醪之未得而曰  
是筌與糟粕也魚與醪終不可得矣五經聖人之  
學具焉然自其已聞者而言之其於道也亦筌與  
糟粕耳竊嘗怪夫世之儒者求魚於筌而謂糟粕  
之爲醪也夫謂糟粕之爲醪猶近也糟粕之中而  
醪存求魚於筌則筌與魚遠矣龍場居南 萬山  
中書卷不可攜日坐石穴默記舊所讀書而錄之  
意有所得輒爲之訓釋則有七月而五經之旨畧  
遍名之曰應說蓋不必盡合於先賢聊寫其胸臆

之見而因以娛情養性焉耳則吾之爲是固又忘  
魚而釣奇興於麴蘖而非誠旨於味者矣嗚呼觀  
吾之說而不得其心以爲是亦茶與糟粕也從而  
求魚與鰕焉則失之矣夫說凡四十六卷經各十  
而禮之說尚多缺僅六卷云

潘氏四封錄序

辛未

欽潘氏之仕於 朝者戶部主事君選大理寺副  
君珍戶部員外君旦南大理評事君鑑凡四人正  
德五年冬珍旦以上三載取選鑑以 兩宮徽號

圭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五

序

畢

旬月之間皆得推恩封其親如其官焉於是敘八  
制爲錄侈上之賜以光其族裔而來謂某曰德下  
寵浮若之何其可請一言以永我潘氏某曰一族  
而四顯來者相望也其盛哉夫一月之間而均被  
榮渥則又何難也蓋吾聞之大山之木千仞而四  
餘垂而四峰之巔飛鳥之鳴聲不相及也春氣至  
而四餘之杪花葉若一則其所出之根同有不期  
致焉潘氏之在夢聞聲自宋元而來其音本則厚  
四子者固亦潘氏之四餘矣是世否塞閉膺苟際

明期而諧景會其軒竦條達執禦則夫 寵命之  
沾暨不約而同也其又足異哉雖然木之生風霆  
之鼓舞炎暑之酷烈陰寒冰雪之嚴沍剝落俾堅  
其質而完其氣非獨雨露之沾濡生成之也夫恩  
寵爵祿雨露也號令宣播風霆也法度政事之苛  
密煩困炎暑也時之險阨患難顛沛陰寒冰雪之  
嚴沍剝落也何莫而非生成四子蓋亦畧嘗歷之  
其材中樞柱而仕梁棟矣吾願潘氏之益培其異  
也四子拜而起曰吾其益培之以忠孝乎漑之以  
誠敬乎植之以義而防之以禮乎某曰然則潘氏  
之軒竦條達其益無窮爾已矣某不爲應酬詩文  
餘四年矣寺副君之爲暨陽也予嘗許之文未及  
焉而有南北之別今茲復見於京師而以是責償  
焉故不得而辭也

送章達德歸東雁序

辛未

章達德將歸東雁石龍山人爲之請於是甘泉子  
托以考槃陽明子爲之賦衡門客有在坐者啞然  
曰異哉二夫子之言吾不能知之夫閭閻形無瑩

圭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五

序

畢

爾精也其可矣今茲將惟職業之弗遑而顧雁蕩之懷乎彼章子者雁蕩之產矣則又可以居而弗居依依於京師者數年而未返是二者交相慕乎其外也夫苟游心恬淡而栖神於流俗塵囂之外環堵之間其無屏霞天柱乎雁蕩又奚必造而後至不然托踪泉石而利祿徂其中雖廬常雲之頂其得而居諸於是陽明子仰而喟俯而默卒無以應之也志其言以遺章子曰客見吾機權焉行矣子無忘客之言亦無以客之言而忘甘泉子之托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五

序

甲戌

壽湯雲谷序

甲戌

弘治壬戌春某酉詩句曲與丹陽湯雲谷偕當是時雲谷方爲行人留意神仙之學爲予談呼吸屈伸之術凝神化氣之道蓋無所不至及與之登三茅之巔下探葉陽休玉宸感陶隱君之遺迹慨嘆穢濁飄然有脫屣人間之志予時皆未之許也雲谷意不然之曰子豈有見於吾乎予曰然子之眉間慘然猶有世世之色是道也遲之十年庶幾矣雲谷曰子見吾之貌而吾信吾之心既別雲谷尋

入爲給事中又遷爲右給事殫心職務驅逐瘁勞竟以直道抵權奸斥外而予亦以言事得罪奔走謫鄉不相見者十餘年至是正德癸酉某月予自吏部徙官南太僕再過丹陽而雲谷已家居三年矣訪之迎謂予曰尚憶眉間之說乎吾信吾之心而不若子之見吾貌何也今果十年而始出於泥塗是則信矣然謂吾之庶幾也則貌益衰年益逝去道益遠獨是若未之盡然耳予曰乃今則幾矣今吾又聞子之言見子之貌矣又見子之廬矣又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五

序

甲戌

見子之鄉人矣雲谷曰異哉言貌既遠矣廬與鄉人亦可以見我乎曰古之有道之士外稿而中澤處隘而心廣累釋而無所撓其精機忘而無所忤於俗是故其色愉愉其居于其所遭若清風之被物而莫知其所從往也今子之步徐髮改而貌若益憊然而其精藏矣言下意懇而氣若益衰然而其神守矣室廬無所增益於舊而志意憤然其累釋矣鄉之人相忘於賢愚貴賤且以爲慈母且以爲嬰兒其機忘矣夫精藏則太和流神守則天



光發累釋則怡愉而靜機忘則心純而一四者適之證也夫道無在而神無方安常處順其至矣而又何人間之脫屣乎雲谷曰有是哉吾信吾之心乃不若子之見吾廬與吾鄉人也於是雲谷年七十矣是月值其懸弧鄉人方謀所以祝壽者聞予至皆來請言予曰嘻子之鄉先生既幾於道而尚以壽爲賀乎夫壽不足以爲子之鄉先生賀子之鄉而有有道之士若子之鄉先生者使爾鄉人之子弟皆有所矜式視做出而事君則師其道以用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五 序 兗

文山別集序 甲戌

文山別集者宋丞相文山先生自述其勤王之所經歷後人因而採集之以成者也其間所值險阻艱難顛沛萬狀非先生之述固無從而盡知者先生忠節蓋宇宙皆於是而有據後之人因詞考迹

感先生之大義油然而興起其忠君愛國之心固有茲然泣下裂背扼腕思喪元首之無地者是集之有益於臣道豈小小哉古之君子之忠於其君求盡吾心焉以自慊而已亦豈屑屑言之以晰知於世然而仁人之心忠於其君亦欲夫人之忠於其君也忠於其君則盡心焉已欲夫人忠於其君而思以吾之忠於其君者啓其良心固有人弗及知之者非自言之何由以及人乎斯先生之所爲自述將以教世之忠也當其時仗節死義之士無不備載亦因是以有傳是又與人爲善者也是集也在先生之自盡若嫌於慚世之知以先生之教人則吾惟恐其知之不盡也在先生之自盡若可以無傳以先生之與人爲善則吾惟恐其傳之不遠也先生之裔孫今大僕少卿公宗巖復刻是集而屬某爲之序某之爲廬陵也公之族弟某嘗以序謀茲故不可得而辭嗚呼當顛沛之時而不忘乎與人爲善者節之裕也致自盡之心而欲人同歸於善者忠之推也不以慚知爲嫌而行其教人之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五

序

兗



誠者仁之篤也象賢崇德以章其先世之美之謂  
孝明訓述事以廣其及人之教之謂義吾於是集  
之序無愧辭耳矣

金壇縣志序

乙亥

麻城劉君天和之尹金壇也三月而政成考邑之  
故而創志焉口於乎艱哉吾欲觀風氣之所宜民  
俗之所尚而無所證也以諏於鄉老有遺聽焉吾  
欲觀往昔之得失民俗之急緩弛張先後之無所  
稽也以詢於閭野有通情焉吾欲觀山川之條壑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五

序

五

疆域之所際道路井邑之往來聚散制其經適其  
變而無所裁也則以之闢荒穢入林麓有遺歷焉  
亦惟文獻之未足也而爾已矣嗚呼古君子之忠  
也舊政以告於新尹吾何以盡吾心哉夫政有時  
而或息焉告有時而或窮焉書之冊而世守之斯  
其爲告也不亦遠乎志成使來請序吾觀之秩然  
其有倫也錯然其有章也天也物之祖也地也物  
之妣也故先之以天文而次之以地理地必有所  
產故次之以食貨物產而事典故次之以官政政

行而齊之以禮則教立故次之以學校學以興賢  
故次之以選舉賢興而後才可論也故次之以人  
物人物必有所居故次之以宮室居必有所事事  
窮則變變則通故次之以雜志終焉嗚呼此豈獨  
以志其邑之故君子可以觀政矣夫經之天文所  
以立其本也紀之地理所以順其利也叅之食貨  
所以遂其養也綜之官政所以均其施也節之典  
禮所以成其俗也達之學校所以新其德也作之  
選舉所以用其才也考之人物所以辨其等也修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五

序

五

之宮室所以安其居也通之雜志所以盡其變也  
故本立而天道可睹矣利順而地道可因矣養遂  
而民生可厚矣施均而民政可平矣俗成而民志  
可立矣德新而民性可復矣才用等辨而民治可  
久矣居安盡變而民義不置矣修此十者以治達  
之邦國天下可也而況於邑乎故曰君子可以觀  
政矣

送南元善入覲序

乙酉

渭南南侯之守越也越之敝數十年矣巨奸元惡

窟據根盤良牧和尋未之能去政積事隳俗因隳靡至是乃斬然翦剔而一新之克惡貪殘禁不得行而狡偽淫侈游惰苟安之徒亦皆拂戾失常有所不便相與斐斐緝緝構譏騰誹城狐社鼠之奸又從而黨比翕張之謗遂大行士夫之爲元善危者沮之曰謗甚矣蓋已諸元善如不聞也而持之彌堅行之彌決且曰民亦非無是非之心而蔽昧若是因學之不講而教之不明也吾寧無責而獨以咎歸於民則日至學宮進諸生而作之以聖賢之志啓之以身心之學士亦蔽於習染闕然疑惟以駭曰是迂闊之談將廢吾事則又相與斐斐緝緝訾毀而詆議之士夫之爲元善危者沮之曰民之謗若火之始炎士又從而膏之孰能以無燼乎蓋遂已諸元善如不聞也而持之彌堅行之彌決則又緝稽山書院萃其秀穎而日與之諄諄焉臺臺焉越月踰時誠感而意孚三學泊各邑之士亦漸以動目有所覺而月有所悟矣於是爭相奮曰吾乃今知聖賢之必可爲矣非侯之至吾其已夫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五

序

王

侯真吾師也於是民之謗者亦漸消沮其始猶曰侯之於我利害半我之於侯恩怨半至是惠洽澤流而政益便相與悔曰吾始不知侯之愛我也而反以爲殃我也吾始不知侯之拯我也而反以爲勞我也我其無入之心乎侯真吾之嚴父也慈母也於是侯目入覲百姓皇皇請留不得相與謀之多士曰吾去慈母吾將安哺乎嚴父吾去吾將安侍乎士曰吁嗟維父與母則生爾身維侯我師實生我心吾寧可以一日而無吾師之臨乎則相與假重於陽明子而乞留焉陽明子曰三年之覲大典也侯焉可留乎雖然此在爾士爾民之心夫承志而無違子之善養也離師友而不背弟子之善學也不然雖居膝下而侍几杖猶爲不善養而操戈入室者也奚必以留侯爲哉衆皆默然良久曰公之言是也相顧逡巡而退明日復師生相率而來請曰無以輸吾之情願以公言致之於侯庶侯之適其來旋而有以速諸生之化慰吾民之延頸也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五

序

王

送聞人邦允序

聞人言邦允者陽明子之表弟也將之官閩之嶠峽而請言陽明子謂之曰重矣勿以進非科第而自輕榮矣勿以官卑而自慢夫進非科第則人之待之也易以輕從而自輕者有矣官卑則人之待之也易以慢從而自慢者有矣夫科第以致身而恃以爲暴是厲階也高位以行道而遽以媒利是盜資也於吾何有哉吾所謂重吾有良貴焉耳非矜與敖之謂也吾所謂榮吾職易舉焉耳非顯與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五

序

重

送別省吾林郁憲序

戊子

嘉靖丁亥冬守仁奉命視師思田省吾林君以廣西右轄實與有司既思田來格謀所以糾綏之道咸以爲非得寬厚仁恕德威素爲諸所信服者父臨而母鞠之殆末可以強力詭計矧制於一時而能入於無變者也則莫有踰於省吾者遂以省吾之名上請乞加憲職委之重權以留撫於

茲上蓋二年二年而化洽心革朝廷未可以無

一方顧也乎則又以爲聖天子方側席勵精求卓越之才以更化善治則如省吾之成德風望大臣且交章論薦或者請未及上而先已有隆委峻擢恐未肯爲區區兩府之遺黎淹歲月而借之以重也疏去未踰月而巡撫鄧陽之命果下矣當是時八寨之嵒積禍千里且數十年方議進兵討罪省吾將率思田報效之民以先之報聞衆咸爲省吾賀且謂得免兵革驅馳之勞也省吾曰不然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五

序

重

當事而中輟之仁者忍之乎遇難而苟避之義者爲之乎吾既身任其責幸有改命而亟去之以違吾心吾能如是哉遂弟停驂而往冒暑雨犯瘴毒乘危破險竟成八寨之伐而出嗟乎今世士夫計逐功名甚於市井刀錐之競稍有患害可相連及輒設機阱立黨援以巧脫幸免一不遂其私瞋目攘臂以相抵捍鉤摘公然爲之曾不以爲耻而人亦莫有非之者蓋士風之衰薄至於此而亦極矣而省吾所有獨與時俗相及若是古所謂托孤寄

命臨大節而不可奪者吾有焉正德初某以武選郎抵逆瑾逮錦衣獄而省吾亦以大理評觸時諱在繫相與講易於桎梏之間者彌月蓋晝夜不怠忘其身之爲拘囚也至是別已餘二十年而始復會於此省吾貌益充氣益粹議論益平實而其孜孜講學之心則固如昔加懇切焉公事之餘相與訂舊聞而考新得予自近年偶有見於良知之學遂具以告於省吾而省吾聞之沛然若決江河可謂平生之一快無負於二十年之別也矣今夫

三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五 序 七

天下之不治由於士風之衰薄而士風之衰薄由於學術之不明學術之不明由於無豪傑之士者爲之倡焉耳省吾忠信仁厚之質得之於天者既與人殊而其好學之心又能老而不倦若此其德之日以新而業之日以廣也何疑乎自此而明學術變士風以成天下治將不自省吾爲之倡也乎於省吾之別庸書此以致切劘之意若夫期望於聲位之間而繫情於去留之際是奚足爲省吾道之哉

豫軒都先生八十受封序

弘治癸亥冬守仁自會稽上天目東覲於震澤遇南濠子都玄敬於吳門遂偕之入玄幕登天平還值大雪次虎丘凡相從旬有五日予與南濠子都同年蓋至是而始知其學之無所不窺也歸造其廬獲拜其父豫軒先生與予坐而語蓋屯然其若避而彙趨也秩然其若歛而陽煦也予罔然而心撼焉條而色慚焉條而目駭焉亡予之故先生遇守仁謂南濠子曰先生殆有道者歟胡爲乎色之不存予而德之予薰也南濠子笑而頷之曰然子其知人哉吾家君於藝鮮不通而人未嘗見其學也於道鮮不究而人未嘗知其有也夫善之弗彰也則於子乎避雖然吾家君則其惡之吾子既知之也穆其敢隱乎凡穆之所見知於吾子皆吾家君之所弗屑也故鄉之人無聞焉非吾子之粹於道其寧孰識之夫南濠子之學以該洽聞四方之學者莫不誦南濠子之名而莫有知其學之出自先生者先生之學南濠子之所未能盡而其鄉人

三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五 序 七

曾莫知之古所謂濟世之士哉彼且落其榮而核之存彼且固靈株而寒其兌彼且破燭而懷玉離形迹遁聲華而以爲知己者累孰比此焉跡形骸而求之其遠哉今年先生壽八十神完而氣全齒髮無所變八月甲寅天子崇徽號於兩宮推恩臣下於是南濠子方爲冬官主事得被異數封先生如其官同年之任於京者美先生之高壽樂南濠子之獲榮其親也集而賀之夫樂壽康寧世之所同慕而予不敢以爲先生侈章服華寵世之所

巨陽先生全集

卷之五

序

壬

同貴而予不敢以爲先生榮南濠子以予言致之先生亦且以予爲知言乎乙丑十月序

送黃敬夫先生念憲廣西序

古之仕者將以行其道今之仕者將以利其身將以行其道故能不以險夷得喪動其心而惟道之行否爲休戚利其身故懷土偷安見利而趨見難而懼非古今之性爾殊也其所以養於平日者之不同而觀夫天下者之達與不達耳吾邑黃君敬夫以刑部員外郎擢廣西按察僉事廣西天下之

西南微也地卑濕而土疎薄接境於諸島蠻瘴癘鬱蒸之氣朝夕瀰茫不常睹日月山種海獠非時竊發烏妖蛇毒之患在在而有固今仕者之所體而避焉者也然予以爲中原固天下之樂土人之所趨而聚居者然中原之民至今不加多而嶺廣之民至今不加少何哉中原之民其始非必盡皆中原者也固有從嶺廣而遷居之者矣嶺廣之民其始非必盡皆嶺廣者也固有從中原而遷居之者矣久而安焉習而便焉父兄宗族之所居親

圭陽先生全集

卷之五

序

辛

戚墳墓之所在自不能一日捨此而他也古之君子惟知天下之情不異於一鄉一鄉之情不異於一家而家之情不異於吾之一身故視其家之尊卑長幼猶家之視身也視天下之尊卑長幼猶鄉之視家也是以安土樂天而無入不自得後之人視其見之於己固已有間則又何惟其險夷之異趨而利害之殊節也哉今世之士而能以行道爲心求古人之章以達觀夫天下則嶺廣雖遠固其鄉閭嶺廣之民皆其子弟郡邑城郭皆其父兄宗

族之所居山川道里皆其親戚墳墓之所在而嶺  
廣之民亦將視我爲父兄以我爲親戚雍雍愛戴  
相眷戀而不忍去況以爲懼而避之耶敬夫吾邑  
之英也幼居於鄉鄉之人無不敬愛長徙於南畿  
之六合六合之人敬而愛之猶吾鄉也及舉進士  
宰新鄭新鄭之民曰吾父兄也入爲冬官主事出  
治水於山東改秋官主事擢員外郎僚案曰吾兄  
弟也蓋自居於鄉以至於今經歷且十餘地而人  
之愛敬之如一日君亦自爲童子以至於爲今官  
主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五 序 李

### 高平縣志序

高平志者高平之山川土田風俗物產無不志焉  
曰高平則其地之所有皆舉之矣禹貢職方之述  
已不可尚漢以來地理郡國志方輿勝覽山海經  
之屬或畧而多漏或誕而不經其間固已不能無  
憾惟我朝之一統志則其綱簡於禹貢而無遺  
其目詳於職方而不冗然其規模宏大闢畧實爲  
天下萬世而作則王者事也若夫州縣之志固又  
有司者之職其亦可緩乎弘治乙卯慈谿楊君明  
甫令澤之高平發號出令民既悅服乃行田野進  
父老詢邑之故將以修廢舉墜而邑舊無志無所  
於考明甫慨然太息曰此大闕責在我遂廣詢博  
採搜秘闕疑旁援直據輔之以已見遵一統志凡  
例總其要節而屬筆於司訓李英不踰月編成於  
是繁劇紛沓之中不見聲色而數千載散亂淪落  
之事棄廢磨滅之跡燦然復完明甫退然若無與  
也邑之人士動容相慶駭其昔所未聞者之忽睹  
而喜其今所將泯者之復明也走京師請序予予

惟高平即古長平戰國時秦白起攻趙坑降卒四十萬於此至今天下冤之故自爲童子卽知有長平慷慨好奇之士思一至其地以弔千古不平之恨而不可得或時考圖志以求其山川形勢於彷彿間嘗思賸其志以爲遠莫致之不謂其無有也蓋嘗意論趙人以四十萬俯首降秦而秦卒坑之了無哀恤顧忌秦之毒虐固已不容誅而當時諸侯其先亦自有以取此者夫先王建國分野皆有一定之規畫經制如今所謂志書之類者以紀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五

奎

其山川之險夷封疆之廣狹土田之饒瘠貢賦之多寡俗之所宜地之所產井然有方俾有國者之子孫世守之不得以已意有所增損取予夫然後講信修睦各保其先世之所有而不敢冒法制以相侵陵戰國之君惡其害已不得聘無厭之欲也而皆去其藉於是強凌弱衆暴寡兼併僭竊先王之法制蕩然無考而奸雄遂不復有所忌憚故秦政至於此然則七國之亡實繇文獻不足證而先王之法制無存也典簡圖志之所關其不大哉今

天下一統 皇化周流州縣之吏不過具文書計歲月而以贅癭之物視圖志不知所以宜其民困其俗以興滯補弊者必於志焉是賴則固王政之首務也今天夫一家且必有譜而後可齊而况於州縣天下之大州縣之積也州縣無不治則天下治矣明甫之獨能汲汲於此其所見不亦遠乎明甫學博而才優其爲政廉明毀淫祠興社學敦倫厚俗扶弱鋤強實皆可書之於志以爲後法而明甫謙讓不自有也故予爲序其畧於此使後之續志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五

書

者考而書焉

王陽明先生全集卷之五

王陽明先生全集目錄

卷之六 記

觀德亭記 戊寅

重修文山祠記 戊寅

從吾道人記 乙酉

親民堂記 乙酉

萬松書院記 乙酉

稽山書院尊經閣記 乙酉

重修山陰縣儒學記 乙酉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六 目

興國守胡孟登生像記 壬戌

新建預備舍記 癸亥

平山書院記 癸亥

何陋軒記 戊辰

君子亭記 戊辰

遠俗亭記 戊辰

象祠記 戊辰

臥馬塚記 戊辰

寶陽堂記 戊辰

重修月潭寺建公館記 戊辰

玩易窩記 戊辰

東林書院記 癸酉

應天府重修儒學記 甲戌

重修六合縣學記 乙亥

時雨堂記 丁丑

重修浙江貢院記 乙酉

潞河記 乙酉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六 目

二



王陽明先生全集卷之六

同里後學命 嶙重編

記

觀德亭記 戊寅

君子之於射也內志正外體直持弓矢審固而後可以言中故古者射以觀德德也者得之於其心也君子之學求以得之於其心故君子之於射以存其心也是故操於其心者其動妄蕩於其心者其視浮歎於其心者其氣餒忽於其心者其貌惰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六

一

傲於其心者其色矜五者心之不存也不存也者不學也君子之學於射以存其心也是故心端則體正心敬則容肅心平則氣舒心專則視審心通故時而理心純故讓而憐心宏故勝而不張負而不弛七者備而君子之德成君子無所不用其學也於射見之矣故曰爲人君者以爲君鵠爲人臣者以爲臣鵠爲人父者以爲父鵠爲人子者以爲子鵠射也者射已之鵠也鵠也者心也各射已之心也各得其心而已故曰可以觀德矣作觀德亭

記

重修文山祠記 戊寅

宋丞相文山文公之祠舊在廬陵之富田今螺川之有祠實肇於我孝皇之朝然亦因廢爲新多缺陋而未稱正德戊寅縣令邵德容始議於郡守伍文定相與自諸巡撫巡按守巡諸司皆以是爲風化之所係也爭惜財鳩工圖拓而新之協守令之力不再踰月而工萃地者完陰者闢遺者舉巍然煥然不獨廟貌之改觀而吉之人士奔走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六

二

瞻嘆翕然益起其忠孝之心則是舉之有益於名教也誠大矣使來請記嗚呼公之忠天下之達忠也結推異類猶知敬慕而况其鄉之人乎逆旅經行猶存尸祝而况其鄉之士乎凡有職守皆知事尚而况其土之官乎然而鄉人之慕之也三有司之崇尚之也三公之沒今且三百年矣吉士之以氣節行義後先炳耀謂非開公之風而興不可也然忠義之降激而爲氣節氣節之弊流而爲客氣其上焉者無所爲而爲固公所謂成仁取義者矣

其次有所爲矣然猶其氣之近於正者也迨其弊也遂有憑其憤戾粗鄙之氣以行其媚嫉褊鵠之私士流於矯拂民入於健訟人欲熾而天理滅而猶自視以爲氣節若是者容有之乎則於公之道非所謂操戈入室者歟吾故備而論之以勗夫茲鄉之後進使之去其偏以歸於全克其私以反於正不媿於公而已矣今巡撫暨諸有司之表勵崇飾固將以行其好德之心振揚風教詩所謂民之秉彜好是懿德者也人亦孰無是心苟能充之公

三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六

記

三

之忠義在我矣而又何羨乎然而時之表勵崇飾有好其實而崇之者有慕其名而崇之者有假其迹而崇之者忠義有諸已思以喻諸人因而表其祠宇樹之風聲是好其實者也知其美而未能誠諸身姑以修其祠宇彰其事迹是慕其名者也飾之祠宇而壞之於其身矯之文具而敗之於其行奸以掩其外面襲以誑其中是假其迹者也若是者容有之乎則於公之道非所謂殿瓦畫墁者歟吾故備而論之以勗夫後之官茲土者使無徒慕

其名而務求其實毋徒修公之祠而務修公之行不媿於公而已矣某嘗令茲邑睹公祠之地陋而未能恢既有媿於諸有司慨其風聲氣習之或弊而未嘗講去其偏復有媿於諸人士樂於思之有成也推其魄心之言而爲之記

從吾道人記

乙酉

海寧董蘿石者年六十有八矣以能詩聞江湖間與其鄉之業詩者十數輩爲詩社旦夕操紙吟嘯相與求句字之工至廢寢食遺生業時俗共非笑

三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六

記

四

之不顧以爲是天下之至樂矣嘉靖甲申春蘿石來游會稽聞陽明子方與其徒講學山中以杖屨其瓢笠詩卷來訪入門長揖上坐陽明子異其氣貌且年老矣禮敬之又詢知其爲董蘿石也興之語連日夜蘿石辭彌謙禮彌下不覺其席之彌側也退謂陽明子之徒何生秦曰吾見世之儒者支離瑣屑修飾邊幅爲偶人之狀其下者貪饕爭奪於富貴利欲之場而皆不屑其所爲以爲世豈真有所謂聖賢之學乎直假道於是以求濟其私耳

故遂寫志於詩而放浪於山水今吾聞夫子良知之說而忽若大寐之得醒然後知吾向之所爲日夜弊精勞力者其與世之營營利祿之徒特清濁之分而其間不能以寸也幸哉吾非至於夫子之門則幾於虛此生矣吾將北面夫子而終身焉得無既老而有所不可乎泰起拜賀曰先生之年則老矣先生之志何壯哉入以請於陽明子陽明子喟然嘆曰有是哉吾未或見此翁也雖然齒長於我矣師友一也苟吾言之見信奚必北面而後爲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六

記

五

禮乎蘿石聞之曰夫子殆以予誠之未積歟辭歸兩月棄其瓢笠持一鉢而來謂泰曰此吾老妻之所織也吾之誠積若此縷矣夫子其許我乎泰入以請陽明子曰有是哉吾未或見此翁也今之後生晚進苟知執筆爲文辭稍記習訓詰則已侈然自大不復知有從師學問之事見有或從師問學者則聞然其非笑指斥若怪物翁以能詩訓後進從之遊者過於江湖然先輩矣一旦聞予言而棄去其數十年之成業如敝屣遂求北面而屈

禮焉豈獨今之時而未見若人將古之記傳所載亦未多數也夫君子之學求以變化其氣質焉爾氣質之難變者以客氣之爲患而不能以屈下於人遂至自是自欺飾非長敖卒歸於克頑鄙倍故凡世之爲子而不能孝爲弟而不能敬爲臣而不能忠者其始皆起於不能屈下而客氣之爲患耳苟惟理是從而不難於屈下則客氣消而天理行非天下之大勇不足以與於此則如蘿石固吾之師也而吾豈足以師蘿石乎蘿石曰甚哉夫子之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六

記

六

拒我也吾不能以侯請矣入而強納拜焉陽明子固辭不獲則許之以師友之間與之探禹穴登廬峯陟秦望尋蘭亭一遺迹徜徉於雲門若耶鑑湖剡曲蘿石曰有所聞益充然有得欣然樂而忘歸也其鄉黨之子弟親友與其平日之爲社者或笑而非或爲詩而詔之返且曰翁老矣何乃自苦若是耶蘿石笑曰吾方幸逃於苦海方知憫若之自苦也顧以吾爲苦耶吾方揚髻於渤澥而振羽於雲霄之上安能復投網罟而入樊籠乎去矣吾將

從吾之所好遂自號曰從吾道人陽明子聞之嘆曰卓哉蘿石血氣既衰戒之在得矣孰能挺特奮發而復若少年英銳者之爲乎真可謂之能從吾所好矣世之人從其名之好也而競以相高從其利之好也而貪以相取從其心意耳目之好也而詐以相欺亦皆自以爲從吾所好矣而豈知吾之所謂真吾者乎夫吾之所謂真吾者良知之謂也父而慈焉子而孝焉吾良知所好也不慈不孝焉斯惡之矣言而忠信焉行而篤敬焉吾良知所好也不忠信焉不篤敬焉斯惡之矣故夫名利物欲之好私吾之好也天下之所惡也良知之好真吾之好也天下之所同好也是故從私吾之好則天下之人皆惡之矣將心勞日拙而憂苦終身是之謂物之役從真吾之好則天下之人皆好之矣將家國天下無所處而不當富貴貧賤患難無入而不自得斯之謂能從吾之所好也矣夫子嘗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是從吾之始也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則從吾而化矣蘿石踰耳順而始

知從吾之學毋自以爲既晚也充蘿石之勇其進於化也何有哉嗚呼世之營營於物欲者聞蘿石之風亦可以知所適從也乎

親民堂記

乙酉

南子元善之治越也過陽明子而問政焉陽明子曰政在親民曰親民何以乎曰在明明德曰明明德何以乎曰在親民曰明德親民一乎曰一也明德者天命之性靈昭不昧而萬理之所從出也人之於其父也而莫不知孝焉於其兄也而莫不知弟焉於凡事物之感莫不有自然之明焉是其靈昭之在人心亘萬古而無不同無或昧者也是故謂之明德其或蔽焉物欲也明之者去其物欲之蔽以全其本體之明焉耳非能有以增益之也曰何以在親民乎曰德不可以徒明也人之欲明其孝之德也則必親於其父而後孝之德明矣欲明其弟之德也則必親於其兄而後弟之德明矣君臣也夫婦也朋友也皆然也故明明德必在於親民而親民乃所以明其明德也故曰一也曰親民

以明其明德修身焉可矣而何家國天下之有乎  
曰人者天地之心也民者對已之稱也曰民焉則  
三才之道舉矣是故親吾之父以及人之父而天  
下之父子莫不親矣親吾之兄以及人之兄而天  
下之兄弟莫不親矣君臣也夫婦也朋友也推而  
至於鳥獸草木也而皆有以親之無非求盡吾心  
焉以自明其明德也是之謂明明德於天下是之  
謂家齊國治而天下平曰然則烏在其爲止至善  
者乎昔之人固有欲明其明德矣然或失之虛罔  
空寂而無有乎家國天下之施者是不知明明德  
之在於親民而二氏之流是矣固有欲親其民者  
矣然或失之知謀權術而無有乎仁愛惻怛之誠  
者是不知親民之所以明其明德而五伯功利之  
徒是矣是皆不知止於至善之過也是故至善也  
者明德親民之極則也天命之性粹然至善其靈  
昭不昧者皆其至善之發見是乃明德之本體而  
所謂良知者也至善之發見是而是焉非而非焉  
固吾心天然自有之則而不容有所擬議加損於

其間也有所擬議加損於其間則是私意小智而  
非至善之謂矣人惟不知至善之在吾心而用其  
私智以求之於外是以昧其是非之則至於橫暴  
決裂人欲肆而天理亡明德親民之學大亂於天  
下故止至善之於明德親民也猶之規矩之於方  
圓也尺度之於長短也權衡之於輕重也方圓而  
不止於規矩與其度矣長短而不止於尺度垂其  
制矣輕重而不止於權衡失其準矣明德親民而  
不止於至善亡其則矣夫是之謂大人之學大人  
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也夫然後能以天地萬物  
爲一體元善喟然而嘆曰甚哉大人之學若是其  
易簡也吾乃今知天地萬物之一體矣吾乃今知  
天下之爲一家中國之爲一人矣一夫不被其澤  
若已推而內諸溝中伊尹其先得我心之同然乎  
於是名其蒞政之堂曰親民而曰吾以親民爲職  
者也吾務親吾之民以求明吾之明德也夫爰書  
其言于壁而爲之記

萬松書院在浙省南門外富湖山之間以治初泰  
政周君近仁因廢寺之址而改爲之廟貌規制畧  
如學宮延孔氏之裔以奉祀事近年以來有司相  
繼緝理地益以勝然亦止爲遊觀之所而講誦之  
道未備也嘉靖乙酉侍御潘君景哲奉 命來巡  
憲度三肅文風聿新旣簡鄉闈收一省之賢而上  
之南宮矣又以遺才之不能盡取爲憾思有以大  
成之乃增修書院益廣樓居齋舍爲三十六楹具  
其器用置贍田若干頃揭白鹿之規掄彥選俊肄  
習其間以倡列郡之士而以屬之提學僉事萬君  
汝信汝信曰是固潮之責也藩臬諸君咸贊厥成  
使知事嚴綱董其役知府陳力推官陳麓輩相協  
經理閱月踰旬工訖事舉乃來請言以紀其事惟  
我 皇明自國都至於郡邑咸建廟學郡士之秀  
專官列職而教育之其於學校之制可謂詳且備  
矣而名區勝地往往復有書院之設何哉所以匡  
翼夫學校之不逮也夫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  
今之學宮皆以明倫名堂則其所以立學者固未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六 記 上

嘗非三代意也然自科舉之業盛士皆馳騁於記  
誦辭章而功利得喪分惑其心於是師之所教弟  
子之所學者遂不復知有明倫之意矣懷世道之  
憂者思挽而復之卒亦未知所措其力譬之兵事  
當玩弛偷惰之餘則必選將閱伍更其號令旌旗  
懸非格之賞以倡敢勇然後士氣可得而振也今  
書院之設固亦此類也歟士之來集於此者其必  
相與思之曰旣進我於學校矣而復優我於是何  
爲乎寧獨以精吾之舉業而已乎便吾之進取而  
已乎則學校之中未嘗不可以精吾之業而進取  
之心自吾所沒沒非有待於人之從而趨之也是  
必有進於是者矣是固期我以古聖賢之學也古  
聖賢之學明倫而已堯舜之相授受曰人心惟危  
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斯明倫之學矣道  
心也者率性之謂也人心則僞矣不雜於人僞率  
是道心而發之於用也以言其情則爲喜怒哀樂  
以言其事則爲中節之和爲三千三百經曲之禮  
以言其倫則爲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別長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六 記 中

幼之序朋友之信而三才之道盡此矣舜使契爲司徒以教天下者教之以此也是固天下古今聖愚之所同具其或昧焉者物欲蔽之非其中之所有不備而假求之於外者也是固所謂不慮而知其良知也不學而能其良能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也孔子之聖則曰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是明倫之學孩提之童亦無不能而及其至也雖聖人有所不能盡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家齊國治而天下平矣是故明倫之外無學矣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六

主

外此而學者謂之異端非此而論者謂之邪說假此而行者謂之伯術飾此而言者謂之文辭背此而馳者謂之功利之徒亂世之政雖今之舉業必自此而精之而後不愧於敷奏明試雖今之仕進必由此而施之而後無忝於行義達道斯固國家建學之初意諸君緝書院以興多士之盛心也故爲多士誦之

稽山書院尊經閣記

卷四

經常道也其在於天謂之命其賦於人謂之性其

主於身謂之心心也性也命也一也通人物達四海塞天地亘古今無有乎弗具無有乎弗同無有乎或變者也是常道也其應乎感也則爲惻隱爲羞惡爲辭讓爲是非其見於事也則爲父子之親爲君臣之義爲夫婦之別爲長幼之序爲朋友之信是惻隱也羞惡也辭讓也是非也是親也義也序也別也信也一也皆所謂心也性也命也通人物達四海塞天地亘古今無有乎弗具無有乎弗同無有乎或變者也是常道也是常道也以言其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六

詩

陰陽消息之行焉則謂之易以言其紀綱政事之施焉則謂之書以言其歌詠性情之發焉則謂之詩以言其條理節文之著焉則謂之禮以言其欣喜和平之生焉則謂之樂以言其誠僞邪正之辯焉則謂之春秋是陰陽消息之行也以至於誠僞邪正之辯也一也皆所謂心也性也命也通人物達四海塞天地亘古今無有乎弗具無有乎弗同無有乎或變者也夫是之謂六經六經者非他吾心之常道也故易也者志吾心之陰陽消息者也



書也者志吾心之紀綱政事者也詩也者志吾心之歌詠性情者也禮也者志吾心之條理節文者也樂也者志吾心之欣喜和平者也春秋也者志吾心之誠僞邪正者也君子之於六經也求之吾心之陰陽消息而時行焉所以尊易也求之吾心之紀綱政事而時施焉所以尊書也求之吾心之歌詠性情而時發焉所以尊詩也求之吾心之條理節文而時著焉所以尊禮也求之吾心之欣喜和平而時生焉所以尊樂也求之吾心之誠僞邪正而時辯焉所以尊春秋也蓋昔者聖人之扶人極憂後世而述六經也猶之富家者之父祖慮其產業庫藏之積其子孫者或至於遺忘散失卒困窮而無以自全也而記籍其家之所有以貽之使之世守其產業庫藏之積而享用焉以免於困窮之患故六經者吾心之記籍也而六經之實則具於吾心猶之產業庫藏之實積種種色色具存於其家其記籍者特名狀數目而已而世之學者不知求六經之實於吾心而徒考索於影響之間牽

制於文義之末經經然以為是六經矣是猶富家之子孫不務守祖享用其產業庫藏之實積日遺忘散失至為窶人丐夫而猶置置然指其記籍曰斯吾產業庫藏之積也何以異於是嗚呼六經之學其不明於世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尚功利崇邪說是謂亂經習訓詁傳記誦沒溺於淺聞小見以塗天下之耳目是謂侮經侈淫辭競說辯飾奸心盜行逐世襲斷而猶自以為通經是謂賊經若是者是并其所謂記籍者而割裂棄毀之矣寧復知所以為尊經也乎越城舊有稽山書院在臥龍西園荒廢久矣郡守渭南南君大吉旣敷政於民則慨然悼末學之支離將進之以聖賢之道於是使山陰令吳君瀛拓書院而一新之又為尊經之閣於其後曰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閣成請予一言以諗多士予既不獲辭則為記之若是嗚呼世之學者得吾說而求諸其心焉其亦庶乎知所以為尊經也矣

重修山陰縣學記



山陰之學歲久彌敝教論注君瀚輩以謀於縣尹  
顧君鐸而一新之請所以詔士之言於予時予方  
在疚蹕未有以告也已而顧君入爲秋官卽洛陽  
吳君瀛來代復增其所未備而巾前之請昔予官  
留都因京兆之請記其學而嘗有說矣其大意以  
爲 朝廷之所以養士者不專於舉業而實望之  
以聖賢之學今殿廡堂舍拓而輯之餼廩條教具  
而察之者是有司之修學也求天下之廣居安宅  
者而修諸其身焉此爲師爲弟子者之修學也其  
時聞者皆惕然有省然於凡所以爲學之說則猶  
未之及詳今請爲吾越之士一言之夫聖人之學  
心學也學以求盡其心而已堯舜禹之相授受曰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道心者  
率性之謂而未雜於人無聲無臭至微而顯誠之  
源也人心則雜於人而危矣僞之端矣見孺子之  
入井而惻隱率性之道也從而內交於其父毋焉  
要譽於鄉黨焉則人心矣餽而食渴而飲率性之  
道也從而極滋味之美焉恣口腹之養焉則人心

矣惟一者一於道心也惟精者慮道心之不一而  
或二之以人心也道無不中一於道心而不息是  
謂允執厥中矣一於道心則存之無不中而發之  
無不和是故率是道心而發之於父子也無不親  
發之於君臣也無不義發之於夫婦長幼朋友也  
無不別無不序無不信是謂中節之和天下之達  
道也放四海而皆準亘古今而不窮天下之人同  
此心同此性同此達道也舜使契爲司徒而教以  
人倫教之以此達道也當是之時人皆君子而此  
屋可封蓋教者惟以是爲教而學者惟以是爲學  
也聖人既沒心學晦而入僞行功利訓詁記誦辭  
章之徒紛沓而起支離決裂歲盛月新相沿相襲  
各是其非人心日熾而不復知有道心之微間有  
覺其絀繆而畧知反本求源者則又惘然指爲禪  
學而群訾之嗚呼心學何由而復明乎夫禪之學  
與聖人之學皆求盡其心也亦相去毫釐耳聖人  
之求盡其心也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也吾之父子  
親矣而天下有未親者焉吾心未盡也吾之君臣

義矣而天下有未盡者焉吾心未盡也吾之夫婦  
別矣而序矣朋友信矣而天下有未別未序未  
信者焉吾心未盡也吾之一家飽暖逸樂矣而天  
下有未飽暖逸樂者焉其能以親乎義乎別序信  
乎吾心未盡也故於是有紀綱政事之設焉有禮  
樂教化之施焉凡以裁成輔相成已成物而求盡  
吾心焉耳心盡而家以齊國以治天下以平故聖  
人之學不出乎盡心禪之學非不以心爲說然其  
意以爲是達道也者固吾之心也吾惟不昧吾心

圭陽明先生集

卷之六

記

於其中則亦已矣而亦豈必屑屑於其外其外有  
未當也則亦豈必屑屑於其中斯亦其所謂盡心  
者矣而不知已陷於自私自利之偏是以外人倫  
遺事物以之獨善或能之而要之不可以治家國  
天下蓋聖人之學無人已無內外一天地萬物以  
爲心而禪之學起於自私自利而未免於內外之  
分斯其所以爲異也今之爲心性之學者而果外  
人倫遺事物則誠所謂禪矣使其未嘗外人倫遺  
事物而專以存心養性爲事則固聖門精一之學

也而可謂之禪乎哉世之學者承沿其舉業詞章  
之習以荒穢戕伐其心既與聖人盡心之學相背  
而馳日鶩日遠莫知其所抵極矣有以心性之說  
而招之來歸者則顧駭以爲禪而反仇讐視之不  
亦大可哀乎夫不自知其爲非而以非人者是舊  
習之爲蔽而未可遽以爲罪也有知其非者矣貌  
然視人之非而不以告人者自私者也既告之矣  
既知之矣而猶冥然不以自反者自棄者也吾越  
多豪傑之士其特然無所待而興者爲不少矣而

圭陽明先生集

卷之六

記

亦容有蔽於舊習者乎故吾因諸君之請而特爲  
一言之嗚呼吾豈特爲吾越之士一言之而已乎

興國守胡孟登生像記

壬戌

弘治十年胡公孟登以地官副郎謫貳興國越三  
年擢知州事公既久於其治乃好鋤利植而民以  
大和又明年壬戌擢浙江按察司僉事以去民既  
留公不可則相率祀公之像以報公德而學宮之  
左有壘山祠以祀宋臣謝枋得者舊矣其士曰合  
祀公像於是嗚呼吾州遠之亂以入於皇

朝雖文風稍振而陋習未除士之登名科甲以顯於四方者相望如晨天之星數不能以一二蓋至千今遂茫然絕響者凡幾科矣自公之來斬山斥地以恢學宮洗垢摩鈍以新士習然後人知敦禮興樂而文采蔚然於湖湘之間薦於鄉者一歲而三人蓋夫子之道大明於興國實自公始公之德惠固無庸言而化民成俗於是爲大祀公於此其宜哉民曰不可其爲公別立一廟公之未來也吾民外苦於盜賊內殘於苛政濱湖之民死於漁課者數千餘家自公之至而盜不敢履興國之界民違猛虎魚鱉之患而始釋戈而安寢歌呼相慰以嬉於里巷公之惠澤吾獨不能出諸口耳嗚呼公有大造於吾民乃不能別立一廟而使金食於謝公於吾心有未足也士曰不然公與謝公皆以遷謫而至吾州謝公以文章節義爲宋忠臣而公之氣稟風聲實相輝映祀公於此所以見公之庇吾民者不獨以其政事而吾民之所以懷公於不忘者又有在於長養恩恤之外也其於尊嚴崇重不

滋爲大乎於是其民相頌喜曰果如是吾亦無所憾矣然其誰紀諸石以傳之士曰公之經歷四方也久矣四方之人其聞公之賢亦既有年矣然而屢遭讒嫉而未暢厥猷意亦知公之深者難也公嘗令於餘姚以吾人之知公則某人宜於公爲悉乃走幣數千里而來請於某且告之故某曰是姚人之願不獨興國也公之去吾姚已二十餘年民之思公如其始去每有自公而來者必相與環聚問公之起居飲食及其履歷之險夷手采狀貌鬚髮之蒼白與否退則相傳告以爲欣戚以吾姚之思公知興國之爲是舉亦其情之有不得已也然公之始去吾姚既嘗有去思之碑以紀公德今不可以重複其說而興國之績吾雖聞之其詳然於其民爲遠雖極意掄揚之恐亦未足以當其心也姑述其請記之辭而詩以系之公諱瀛河南之羅山人有文武長才而方嚮於用詩曰於維胡公名毅孔直惟直不撓以來興國惟此興國實荒有年自公之來闢爲良田寇乘千垣死課千澤公曰吁

嗟茲惟予謫勤爾桑禾謹爾室家歲豐時和民謠  
以歌乃築泮宮教以禮讓弦誦詩書溢于里巷庶  
民諄諄庶士彬彬公亦欣欣曰惟家人維公我父  
維公我母曰公之去奪我恃怙維公之政不專於  
寬兩賜維若時其燠寒維公文武亦周于藝射御  
工力展也不器我拜公像從我父兄率我子弟集  
于泮宮父兄相謂毋爾敢望天子用公訓于四方  
新建預備倉記 癸亥

聖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六

記

三

之時上之人不必其盡輸之官府下之人不必其  
盡藏於私室後世若常平義倉蓋猶有所以爲民  
者而先王之意亦既衰矣及其大弊而倉廩之蓄  
遂邈然與民無復相關其遇凶荒水旱民雖孱相  
枕藉荷上無賑貸之令雖良有司亦坐守鍵閉不  
敢發升合以拯其下民之覲其官廩如仇人之壘  
無以事其乃爲也嗚呼倉廩之設豈固如是也哉  
紹興之倉日如坻大行之儲凡三四區中所積亦  
不下數十萬然而民之饑餒稍不稔卽無免焉歲

聖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六

記

三

癸亥春融風日作星火宵隕大守佟公曰是旱徵  
也不可以無備旣命民間積穀謹藏則復鳩工度  
地得舊太積庫地於郡治之東而建以爲預備倉  
於是四月不雨至於八月農工大壞比室罄懸民  
陸走數百里轉嘉湖之粟以自賑市火間作貿遷  
無所居公卽僦吏遍禱於山川社稷迺八月己酉  
大雨洽旬禾稿復植民始有十一之望漸用蘇息  
公曰嗚呼予所建今茲之旱雖誠無補於後患其  
將有裨迺益遂厥營九月丁卯工畢凡爲廩三百  
廿有六楹約受穀十萬幾千斛前爲廳事以司出  
納而以其無事時則凡賓客部使之往來而無所  
寓者又皆可以館之於是極南阻民居限以高垣  
東折爲門出之大衢金門爲屋廿有八楹自南亘  
北以居商旅之貿遷者而月取其值以實廩粟又  
於其間區畫而經理之蓋積三歲而可以有一年  
之備矣二守錢君謂其僚曰公之是舉其惠於民  
豈有窮乎夫後之民食公之德而弗知其所自是  
吾儕無以贊公於今日而又以泯其績於後也於

是相率來歸某以記其口唯唯夫憫災而恤患庇  
民之仁也未患而預防先事之知也已患而不怠  
臨事之勇也創今以圖後救德之誠也行一事而  
四善備焉是而可以無紀也乎某雖不文也願與  
執筆而從事

平山書院記

癸亥

平山在鄞陵之北三里今杭郡守楊君溫甫垂歲  
嘗讀書其下鄞人之舉進士者自溫甫之父僉憲  
公始而溫甫承之溫甫既貴建以爲書院曰使吾

平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六

記

壺

鄉之秀與吾楊氏之子弟誦讀其間翹翹焉相繼  
而興以無亡吾先君之澤於是其鄉多文士而溫  
甫之子晉復學成有器識將紹溫甫而起蓋書院  
爲有力焉溫甫始爲秋官郎子時實爲僚佐相懷  
甚得也溫甫時爲子言平山之勝聳秀奇特比  
於峨嵋望之巖巖壁削若無所容而其上乃寬衍  
平博有老氏宮焉殿閣魁傑偉麗開於天下俯覽  
大江烟雲杳冥暇輒從朋儕往遊其間鳴湍絕壑  
拂雲千仞之木陰翳蔚蔽書院當其麓其高可以

眺其邃可以隱其芳可以采其清可以濯其幽可  
以棲吾因而望之以含遠之樓塾之以寒香之塢  
揭之以秋芳之亭澄之以洗月之池息之以棲雲  
之窩四時交變風雪晦暝之朝花月澄芬之夕光  
景超忽千態萬狀而吾誦讀於其間蓋冥然與世  
相忘若將終身焉而不知其他也今吾汨沒於簿  
書案牘思平山之勝而庶幾夢寐焉何可得耶既  
而某以病告歸陽明溫甫尋亦出守杭郡錢塘波  
濤之恟恟西湖山水之秀麗天下之言名勝者無

平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六

記

美

過焉意溫甫之居是地當無憾於平山耳矣今年  
與溫甫相見於杭而輿興於平山者猶昔也吁亦  
興矣豈其沉溺於茲山果有不能忘情也哉溫甫  
好學不倦其爲文章追古人而金之方其讀書於  
平山也優悠自得因將發爲事業以顯於世及其  
施諸政事沛然有餘矣則又益思致力於問學而  
其間又自有不暇者則其眷戀於茲山也有以哉  
溫甫既已成已則不能忘於成物而建爲書院以  
倡其鄉人處行義之時則不能忘其隱居之地而

拳拳於求其志者無窮已也古人有言成已仁也成物知也溫甫其仁且知者歟又曰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溫甫殆其人也非歟溫甫屬予記予未嘗一至平山而平山巖巖之氣象斬然壁立而不可犯者固可想而知其不異於溫甫之爲人也以溫甫之語予者記之

何陋軒記

戊辰

昔孔子欲居九人以為陋孔子曰君子居之何

陋之有守仁以罪謫龍場龍場古

蔡之外於今

毛

爲要綏而習類尚因其故人皆以予自上國往將陋其地弗能居也而予處之旬月安而樂之求其所謂甚陋者而莫得獨其結題鳥言山棲抵服無軒裳宮室之觀文儀揖讓之縟然此猶淳龐質素之遺焉蓋古之時法制未備則有然矣不得以為陋也夫愛憎而背亂白黜黜浚奸窮黜外良而中整諸良益不免焉若是而彬郁其容宋甫魯掖折旋矩矱將無為陋乎之人適不能此其好言惡

言直情率遂則有矣世徒以其言辭物采之眇而陋之吾不謂然也始予至無室以止居於叢棘之間則鬱也遷於東峰就石穴而居之又陰以濕龍場之民老稚日來視予喜不予陋益予比予嘗圃於叢棘之右民謂予之樂之也相與伐木閤之材就其地爲軒以居予予因而翳之以檜竹蔭之以卉藥列堂階辯室與琴編圖史講誦遊適之道畧具學士之來遊者亦稍稍而集於是人之及吾軒者若觀於通都焉而予亦忘予之居也因名之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六

集

曰何陋以信孔子之言嗟夫諸夏之盛其典章禮樂歷聖修而傳之不能有也則謂之陋固宜於後蔑道德而專法令搜括鈎繫之術窮而狡匿誦詐無所不至渾朴盡矣之民方若未琢之璞未繩之木雖粗礪頑梗而椎斧尚有施也安可以陋之斯孔子所爲欲居也歟雖然典章文物則亦胡可以無講今之俗崇巫而事鬼瀆禮而任情不中不節卒未免於陋之名則亦不講於是耳然此無損於其質也誠有君子而居焉其化之也益易

而予非其人也記之以俟來者

君子亭記 戊辰

陽明子既為何陋軒復因軒之前榮架楹為亭植以竹而名之曰君子曰竹有君子之道四焉中虛而靜通而有間有君子之德外節而直貫四時而柯葉無所改有君子之操應蟄而出遇伏而雨雪晦明無所不宜有君子之時清風時至玉聲珊珊然中采齊而協肆夏揖遜俯仰若洙泗群賢之交集風止籟靜挺然特立不撓不屈若虞廷舞雩

陽明先生集

卷之五

記

七

端冕正笏而列於堂陞之側有君子之容竹有是四者而以君子名不愧於其名吾亭有竹焉而因以竹名名不愧於吾亭門人曰夫子蓋自道也吾見夫子之居是亭也持敬以直內靜虛而若愚非君子之德乎遇屯而不懼處困而能亨非君子之操乎昔也行於朝今也行於順應物而能當雖守方而弗拘非君子之時乎其交翼其處雍雍意適而匪懈氣和而能恭非君子之容乎夫子蓋嫌於自名也而假之竹雖然亦有所不容隱也夫

子之名其軒曰何陋則因以自居矣陽明子曰噫小子之言過矣而又弗及夫是四者何有於我哉抑學而未能則可云爾耳昔者夫子不云乎汝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吾之名亭也則以竹也人而嫌以君子自名也將為小人之歸矣而可乎小子識之

遠俗亭記 戊辰

憲副毛公應奎名其退食之所曰遠俗陽明子為之記曰俗習與古道為消長塵囂燭之既遠則

陽明先生集

卷之五

記

七

必高明清曠之是宅矣此遠俗之所由名也然公以提學為職又兼理夫獄訟軍賦則彼舉業辭章俗儒之學也簿書期會俗吏之務也二者公皆不免焉舍所事而曰吾以遠俗俗未遠而曠官之責近矣君子之行也不遠於微近纖曲而盛德存焉廣業著焉是故誦其詩讀其書求古聖賢之心以蓄其德而達諸用則不遠於舉業辭章而可以得古人之學是遠俗也已公以處之明以決之寬以居之恕以行之則不遠於簿書期會而可以得古

人之政是遠俗也已苟其心之凡鄙猥瑣而徒聞  
散疎放之是托以爲遠俗其如遠俗何哉昔人有  
言事之無害於義者從俗可也君子豈輕於絕俗  
哉然必曰無害於義則其從之也爲不苟矣是故  
苟同於俗以爲通者固非君子之行必遠於俗以  
求異者尤非君子之心

象祠記 戊辰

靈博之山有象祠焉其下諸苗之居者咸神而  
事之宣慰安君因諸苗之請新其祠屋而請記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六

七

於予予曰毀之乎其新之也曰新之新之也何居  
乎曰斯祠之肇也蓋莫知其原然吾諸蠻之居  
是者自吾父吾祖邇曾高而上皆尊奉而裡祀焉  
舉之而不敢廢也予曰胡然乎有鼻之祠唐之人  
蓋嘗毀之象之道以爲子則不孝以爲弟則傲斥  
於唐而猶存於今毀於有鼻而猶盛於茲土也胡  
然乎我知之矣君子之愛若人也推及於其屋之  
烏而況於聖人之弟乎哉然則祀者爲舜非爲象  
也意象之死其在下羽旣格之後乎不然古之薦

祭者豈少哉而象之祠獨延於世吾於是益有以  
見舜德之至入人之深而流澤之遠且久也象之  
不仁蓋其始焉爾又烏知其終之不見化於舜也  
書不云乎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暫瞽亦允若  
則已化而爲慈父象猶不弟不可以爲諧進治於  
善則不至於惡不抵於姦則必入於善信乎象蓋  
已化於舜矣孟子曰天子使吏治其國象不得以  
有爲也斯蓋舜愛象之深而慮之詳所以扶輔  
導之者之周也不然周公之聖而管蔡不免焉斯  
可以見象之既化於舜故能任賢使能而安於其  
位澤加於其民既死而人懷之也諸侯之卿命於  
天子蓋周官之制其殆倣於舜之封象歟吾於是  
益有以信人性之善天下無不可化之人也然則  
唐人之毀之也據象之始也今之諸之奉之也  
承象之終也斯義也吾將以表於世使知人之不  
善雖若象焉猶可以改而君子之修德及其至也  
雖若象之不仁而猶可以化之也

臥馬塚記

戊辰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六

七



臥馬塚在宣府城西比十餘里有山隆然來自滄  
茫若湧若滴若奔若伏布爲層裡擁爲累釜漫衍  
陂迤環抱涵迥中疑外完內缺門若合流泓洞高  
岸屏塞限以重河數爲廣野桑乾燕尾遠泛近挹  
今都憲懷來王公實葬厥考大卿於是方公之卜  
兆也禱於大卿然後出從事屢如未迎未迺來茲  
顧瞻徘徊心契神得將歸而加諸卜爰視公馬脊  
然踞臥噴噴盤旋繼繼嘶秣若故以啓公之意者  
公曰嗚呼其弗歸卜先公則既命於此矣就其地

王陽明先生集

卷之六

墓

墓

寔焉厥土五色厥石四周融潤煦淑面勢環拱既  
葬弗震弗崩安靖妥謐植樹蓊蔚庶草芬茂禽鳥  
哺集風氣凝毓產祥萃休祉福駢降鄉人謂公孝  
感所致相與名其封曰臥馬以志厥祥從而歌之  
士大夫之聞者又從而和之正德戊辰守仁謫貴  
陽見公於巡撫臺下出聞是於公之鄉人客有在  
坐者曰公其休服於無疆哉昔在土行牛眠協兆  
峻陟三公公茲實類於是守仁曰此非公意也公  
其慎厥終惟安親是圖以庶幾無憾焉耳已豈以

微福於躬利其嗣人也哉雖然仁人孝子則天無  
弗比無弗祐匪自外得也親安而誠信竭心斯安  
矣心安則氣和和氣致祥其多受祉福以流衍於  
無盡固理也哉他日見於公以鄉人之言問焉公  
曰信以守仁之言正焉公曰嗚呼是吾之心也子  
知之其遂志之以訓於我子孫毋替我先公之德

賓陽堂記

戊辰

王陽明先生集

卷之六

墓

墓

寅而賓日傳以賓日之寅而賓賓也不曰日乃陽  
之屬爲日爲元爲善爲吉爲亨治其於人也爲君  
子其義廣矣備矣內君子而外小人爲泰曰賓自  
外而內之傳將以賓君子而內之也傳以賓君子  
而容有小人焉則如之何曰吾知以君子而賓之  
耳吾以君子而賓之也賓其甘爲小人乎哉爲賓  
日之歌日出而歌之賓至而歌之歌曰日出東方  
再拜稽首人曰予狂匪日之寅吾其怠荒東方日  
出稽首再拜人曰予憊匪日之愛吾其荒怠其賢

其瞻其目惟霽其胸其霧其目惟雨勿忤其胸倏焉以霧勿謂終翳或時其瞻瞻其光矣其光熙熙與尔偕作與尔偕宜倏其霧矣或時以熙或時以熙孰知我悲

重修月潭寺建公館記 戊辰

隆興之南有巖曰月潭壁立千仞簷垂數百尺其上頡頏玲瓏浮者若雲霞亘者若虹霓豁若樓殿門闕懸若鼓鐘編磬幢纓絡若搏風之鵬翻隼翔鵠鵠之糾蟠傑視之駭攫誦奇變幻不可具

正陽先生全集

卷之五

七

狀而其下溼潭邃谷不測之洞環秘回伏喬林秀水垂蔭蔽虧鳴瀑清溪停澗引映天下之山萃於雲貴連亘萬里際天無極行旅之往來日攀緣下上於窮崖絕壑之間雖雅有泉石之癖者一入雲貴之途莫不困踣煩厭非復風好而惟至於茲巖之下則又皆灑然開豁心洗目醒雖庸儻俗侶素不知有山水之遊者亦皆徘徊顧盼相與延戀而不忍去則茲巖之勝益不言可知矣巖界與隆偏橋之間各數十里行者至是皆憊頓飢悴宜有休

正陽先生全集

卷之五

八

息之所而巖麓故有寺附巖之戊卒官吏與凡苗犂之種連屬而居者歲時令節皆於是焉釐祝寺漸無廢行禮無所憲副滇南朱君文瑞按部至是樂茲巖之勝憫行旅之艱而從士民之請也乃捐資化材新其寺於巖之右以爲釐祝之所曰吾聞爲民者順其心而趨之善今苗之人知有尊君親上之禮而憾於弗伸也吾從而利道之不可乎則又因寺之故材與址架樓三楹以爲館使者休食之館曰吾聞爲政者因勢之所便而政之故事適而民逸今旅無所舍而使者之出師行百里飢不得食勞不得息吾圖其可久而兩利之不亦可乎使遊僧止觀任其勞指揮秋遠度其工千戶某某相其役遠近之施捨勤助者欣然而集不兩月而工告畢自是飢者有所炊勞者有所休遊觀者有所舍釐祝者有所瞻候以爲竭虔效誠之地而茲巖之奇若增而益勝也正觀將記其事於石適予過而請焉予惟君子之政不必專於法要在宜於人君子之教不必泥於古要在入於善

是舉也蓋得之矣况當法網嚴密之時眾方喘息憂危動虞牽觸而乃能從容於山水泉石之好行其心之所不愧者而無求免於俗焉斯其非見外之輕而中有定者能若是乎是誠不可以不志也矣寺始於戊卒周齋公成於遊僧德彬增治於捐揮劉瑱常智李勝及其屬王威韓儉之徒至是三緝而公館之建則自今日始

玩易窩記 八辰

陽明子之居也穴山麓之窩而讀易其間始其未得也仰而思焉俯而疑焉函六合入無微茫乎其無所指予乎其若株其或得之也沛乎其若决瞭今其若微道淤出焉精華入焉若有相者而莫知其所以然其得而玩之也優然其休焉克然其喜焉油然其春生焉精粗一外內翕視險若而不知其之爲阨也於是陽明子撫几而嘆曰嗟乎此古之君子所以甘囚奴忘拘幽而不知其老之將至也夫吾知所以終吾身矣名其窩曰玩易而爲之說曰夫易三才之道備焉古之君子居則

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觀象玩辭三才之體立矣觀變玩占三才之用行矣體立故存而神用行故動而化神故知周萬物而無方化故範圍天地而無迹無方則象辭基焉無迹則變占生焉是故君子洗心而退藏於密齋戒以神明其德也蓋昔者夫子嘗韋編三絕焉嗚呼假我數十年以學易其亦可以無大過已夫

東林書院記 癸酉

東林書院者宋龜山楊先生講學之所也龜山發其地化爲僧區而其學亦遂淪入于佛老訓詁詞章者且四百年成化間今少司徒泉齋邵先生始以舉子復聚徒講誦於其間先生既仕而址復荒屬子邑之華氏華氏先生之門人也以先生之故仍讓其地爲書院以昭先生之跡而復龜山之舊先生既已紀其廢興則以記屬之基當是時遼陽高君文豸方來令茲邑聞其事謂表明賢人君子之迹以風勵士習此吾有司之責而顧以勤諸生則何事爰畢其所未備而亦遣人來請嗚呼物之

廢典亦決有成數矣而亦存乎其人夫龜山沒使  
有若先生者相繼講明其間龜山之學也之人將  
必有傳豈遂淪入于老佛詞章而莫之知求當時  
從龜山遊不無人矣使有如華氏者相繼修緝之  
縱其學未卽明其間必有因迹以求道者則亦何  
至淪沒於四百年之久又使其時有司有若高君  
者以風勵士習爲已任書院將無因而圯又何至  
化爲浮屠之居而蕩爲草莽之野是三者皆宜責  
之以訓後若夫龜山之學得之程氏以上接孔  
下啓羅李晦菴其統緒相承斷無可疑而世猶議  
其晚流於佛此其趨向毫釐之不容於無辯先生  
必嘗講之精矣先生樂易謙虛德器溶然不見其  
喜怒人之悅而從之若百川之趨海論者以爲有  
龜山之風非有得於其學宜弗能之然而世之宗  
先生者或以其文翰之工或以其學術之邃或以  
其政事之良先生之心其始未以是足也從先生  
遊者其以予言而深求先生之心以先生之心而  
上求龜山之學庶乎書院之復不爲虛矣書院在

錫百濟之上東望梅村二十里而遙周太伯之所  
從逃也方華氏之讓地爲阮鄉之人與其同門之  
士爭相趨事若耻於後太伯之遺風尚有存焉特  
世無若先生者以倡之耳是亦不可以無書  
應天府重修儒學記 卅九  
應天京兆也其學爲東南教本國初以爲太學洪  
武辛酉始改創焉再修於宣德之己酉自是而後  
浸以敝圯正德壬申府尹張公宗厚始議新之未  
成而遷中丞以去白公輔之相繼爲尹乃克易朽  
興頽大完其所未備而又自以俸餘增置石欄若  
干楹於櫺星門之外於是府丞趙公時憲亦協心  
贊畫故數十年之廢一旦修舉煥然改觀師模士  
氣亦皆鼓動興起廟學一新教授張雲龍等與合  
學之士二百有若干人撰序二公之績徵予文爲  
記予既不獲辭則謂之日多師多士若知二公修  
學之爲功矣亦知自修其學以成二公之功者乎  
夫立之師儒區其齋廟昭其儀物具其庠庖是有  
國者之立學也而非上之立學也緝其弊壞新其

坊塹給其匱乏警其怠弛是有司者之修學也而非士之修學也士之學也以學爲聖賢聖賢之學心學也道德以爲之地忠信以爲之基仁以爲宅義以爲路禮以爲門廉恥以爲垣牆六經以爲戶牖四子以爲階梯求之於心而無假於雕飾也其功不亦簡乎措之於行而無所不該也其用不亦大乎三代之學皆此矣我國家雖以科目取士而立學之意亦豈能與三代異學之弗立有國者之缺也弗修焉有司者之責也立矣修矣而居其

書南先生全集

卷之六

學

地者弗立弗修是師之咎士之恥也二公之修學既盡有司之責矣多師多士無亦相與自修其學以遠於咎恥者乎無亦擴乃地厚乃基安乃宅闢乃門戶固乃垣牆學成而用大之則以庇天下次之則以庇一省一郡小之則以庇其鄉閭家族庶亦無負於國家立學之意有司修學之心哉若乃曠安宅舍下路地基壞垣倚聖賢之門戶以爲姦是學校之爲萃淵藪也則是朝廷立之而爲士者傾之有司修之而爲士者毀之亦獨何心哉應

天爲首善之地豪傑俊偉先後相望其文采之炳蔚科甲之盛多乃其所素餘有不屑於言者故吾因新學之舉嘉多師多士忻然有維新之志而將進之以聖賢之學也於是乎言

重修六合縣學記

乙亥

六合之學敝久矣師生因仍以苟歲月有司者若無視也故廢日甚正德甲戌縣尹安福萬廷琨氏既和輯其民始議拓而新之維時教諭長興徐丙氏來就圯舍日夜砥新厥士尹因謂曰子爲我造

書南先生全集

卷之六

學

士而講肄無所斯吾責何敢不力顧兵荒之餘民不可重困吾姑日積月累而徐圖焉其可乎民聞相謂曰學諭方急訓吾子弟無寧居尹不忍困吾民而躬苦節省吾儕獨坐視非人也於是耆民李景榮首出百金以倡從而應者相繼不終日聚金五百以告尹尹喜曰吾民尚義若此吾事不難辦矣然吾職務繁劇孰可使以鳩吾事者乎學諭曰尹爲吾師生甚勞苦父老耆義捐金既費其財又盡其力而與一二僚請無妨教事以敦民間相謂

曰尹不恐困吾民學諭方急訓吾子弟又不恐吾勞而身董之吾儕獨坐視非人也於是耆民王彰陳模首請任其役從而應者十夫以告尹尹喜曰吾民尚義如此吾事不難辦矣提學御史張君適至聞其事而嘉之衆益趨以勸十月辛卯尹乃興事學諭經度規制以襄訓導其典史某察其勤惰稽其出納修大成殿修兩廡神厨庫前爲戟門又前爲櫺星門又前爲泮宮坊皆以石毀後爲明倫堂爲東西齋又後爲尊經閣明倫堂之左爲三廡以宅三師前區三圃圃前爲名宦祠又前爲鄉賢祠又前爲崇文倉明倫堂之右爲致齋所又右爲饌房又右爲射圃而亭其圃之北曰觀德致齋之外爲宰牲所又前爲六號凡爲屋百九十有七楹十二月丁巳工告畢役未逾時也開闢之民尙或未知其興作聞而來聚觀者皆相顧惜悞以爲是何神速爾是何非井爾煥煥爾庠生某撰考其事來請予記予曰甚哉誠之易以感民也甚哉民之易以誠感也有司者賦民奉國報答絜繁不能得

則又仇視今縣尹學諭一言而民應之若響使天下之爲有司學職者咸若是天下其有不治乎此可以爲天下之爲有司學職者倡矣民之愛其財與力至爭刀錐靳舉手投足寧殆其身而不悔今六合之民感其上之一言捐數十百金効力爭先恐後使天下之爲民者咸若是天下其有不治乎此可以爲天下之民倡矣民之蔽於欲而厚於利苟有以感之然且不憚費已之財勞已之力以起上之所欲爲士秀於民而志於道修其明德親民之學以應邦家之求固不費財勞力而可能也苟有以感之有不翕然而興者乎吾聞徐論之教六合不數月而士習已爲之一變使由此日遷於高明廣大以洗俗學之陋則夫興起聖賢之學以爲天下士之倡者將又不在于六合之士邪將又不在于六合之士邪

時雨堂記

丁丑

正德丁丑春 命平漳寇駐軍上杭旱甚禱於行臺雨日夜民以爲未足迺四月戊午班師雨明日

又雨又明日大雨乃出田登城南之樓以觀民大  
悅有司請各行臺之堂爲時雨且曰民苦於盜久  
又重以旱將謂靡遺今始去兵革之役而大雨適  
降所謂王師若時雨今皆有焉請以志其實嗚呼  
民惟稼穡德惟雨惟天陰陽惟皇克憲惟將士用  
命去其蟊賊惟乃有司實禡獲之庶克有秋乃乎  
何德之有而敢叨其功然而樂民之樂亦不容於  
無記也巡撫都御史王守仁書是日叅政陳策金  
事胡璉至自班師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六

記

聖

重修浙江貢院記

乙酉

古之選士者其才德行誼皆論定於平日而以時  
升之故其時有司之待士一惟忠信禮義而無有  
乎防嫌逆詐之心也士之應有司一惟廉恥退讓  
而無有乎奔競僥倖之圖也迨世下衰科舉之法  
興而忠信廉恥之風薄上之人不能無疑於其下  
而防範日密下之人不能無疑於其上而鄙詐日  
生於是乎至有搜檢巡綽之事而待之不能以禮  
矣有糊名易書之制而信之不能以誠矣有志之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六

記

果

士未嘗不嘆惜於古道而千數百年卒無以改殆  
亦風氣習染之所成學術教化之所積勢有不可  
得而逸焉者也雖然古人之法不可得而復矣所  
以斟酌古人之意而默行之者不猶有可盡乎後  
世之法不可得而改矣所以匡持後世之弊而善  
用之者不猶有可爲乎有司之奉行其識下者昧  
古之道而益淩之以刻薄猥瑣之意其見高者鄙  
時之弊而遂行之以忽慢苟且之心是以陋者益  
陋而疏者愈疏則亦未可專委咎於法也若浙之  
諸君子之重修貢院斯其有足以起予者矣浙之  
貢院舊在城西嘗以隘遷於藩治之東北而苟簡  
尚仍其舊乃嘉靖乙酉復當大比監察御史潘君  
倣實來臨臨乃與諸司之長佐慎慮其事而預圖  
之慨規制之弗備弗飾相顧而言曰凡政之施孰  
有大於舉賢才者而可忽易之若是夫興居靡所  
而責以殫心厥事人情有所不能矣無亦休其啓  
處優其餼養使人樂事勸忠以各供其職庶亦盡  
心求士之誠乎慢令始禁罔使陷於非僻而後摧



辱之其爲狎侮士類亦甚矣無亦張其紀度明其  
視聽使人不戒而肅以全其廉恥庶亦待士以禮  
之意乎於是新選秀堂而軒於其前爲三楹新至  
公堂而軒於其前爲五楹庖漏器用無不備具又  
拓明遠樓以爲三楹而上崇三簷下疏三道創石  
臺於四隅而各亭其上以爲眺望之所其諸防閑  
之道靡不恪修夫然後入而觀焉則森嚴洞達供  
事者莫敢有輕忽慢易之心而就試者自消其回  
邪非僻之念蓋不費財力而事修於旬月之間不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六

記

書

大聲色而政令行肅觀向一新若諸君者誠可謂  
能求古人之意而默行之者矣能匡後世之弊而  
善用之者矣諸君之盡心其可見者如此至其妙  
運於心術之微而務竭於得爲之地不可以盡見  
者固將無所不川其極可知也是舉也其必有才  
德行誼之士如三代之英者出以應諸君之求已  
乎王說使來請記辭不克而遂爲書之嗚呼天下  
之事所以弊於今而不可復於古者寧獨科舉爲  
然乎誠使求古人之意而默行善用之皆如諸君

今日之舉焉其於成天下之治也何有哉

潯河記

乙酉

越人以舟楫爲輿馬潯河而屬者皆巨室也日規  
月筭水道淤隘畜涉既旱潦頻仍商旅日爭於  
途至有闕而死者矣南子乃決沮障復舊防去豪  
商之壅削勢家之侵失利之徒胥怨交謗從而譴  
之曰南守瞿瞿實破我廬瞿瞿南守使我奔走人  
曰吾守其厲民歟何其謗者之多也陽明子曰遲  
之吾未聞以佚遺使民而或有怨之者也既而舟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六

記

書

楫通利行旅歡呼絡繹是秋大旱江河龜折越之  
人收穫輪載如常明年大水民居免於墊溺遠近  
稱忭又從而歌之曰相彼舟人矣昔揭以曳矣今  
歌以楫矣旱之厲也微南侯今吾其樵矣淫其彌  
月矣微南侯今吾其魚鼈矣我輸我穫矣我遊我  
息矣長渠之活矣維南侯之流澤矣人曰信哉陽  
明子之言未聞以佚遺使民而或有怨之者也紀  
其事于石以詔來者

王陽明先生全集卷之六



王陽明先生全集目錄

卷之七 說 雜著

梁仲用默齋說 辛未

示弟立志說 乙亥

約齋說 甲戌

見齋說 乙亥

矯亭說 乙亥

謹齋說 乙亥

夜氣說 乙亥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七

修道說 戊寅

自得齋說 甲申

博約說 乙酉

惜陰說 丙戌

白龍字貞夫說 乙亥

劉氏三子字說 乙亥

南岡說 丙戌

悔齋說 癸酉

書汪汝成格物卷 癸酉

書石川卷 甲戌

與傅生鳳 甲戌

書王天宇卷 甲戌

書王嘉秀請益卷 甲戌

書孟源卷 乙亥

書楊思元卷 乙亥

書玄默卷 乙亥

書顧維賢卷 辛巳

壁帖 壬午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七

書王一為卷 癸未

書朱守諸卷 甲申

書諸陽卷 甲申

書張思欽卷 乙酉

書中天閣勉諸生 乙酉

書朱守乾卷 乙酉

書正憲扇 乙酉

書魏師孟卷 乙酉

書朱子禮卷 甲申

書林司訓卷 丙戌

書黃夢星卷 丁亥

題湯大行 殿試策問下 壬戌

示徐曰仁應試 丁卯

龍塲生問答 戊辰

論元年春王正月 戊辰

書東齋風雨卷後 癸酉

竹江劉氏族譜跋 甲戌

書察院行臺壁 丁丑

李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七 目 三

諭俗四條 丁丑

題遜祝圖 戊寅

書諸陽伯卷 戊寅

書陳世傑卷 庚辰

諭太和楊茂

書樂惠卷 庚辰

書佛郎機遺事 庚辰

題書外山蟠桃圖 庚辰

書徐汝佩卷 癸未

題夢槎奇遊詩卷 乙酉

為善故樂文 丁亥

客座私祝 丁亥

教條示龍塲諸生

書宋孝子朱壽昌孫教讀源卷

書趙孟立卷

書韓昌黎與太顛坐敘

銘一首

李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七 目 四

王陽明先生全集卷之七

同里後學命 嶧重編

說

梁仲用默齋說

辛未

仲用識高而氣豪既舉進士銳然有志天下之務一旦責其志曰於呼予乃太早烏有已之弗治而能治人者於是專心爲己之學深思其氣質之偏而病其言之多也以默名巷過予而請其方予亦天下之多言人也豈足以知默之道然予嘗自驗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七

一

之氣浮則多言志輕則多言氣浮者耀於外志輕者放其中予請誦古之訓而仲用自取之夫默有四僞疑而不知問蔽而不知辯冥然以自罔謂之默之愚以不言飾人者謂之默之狡慮人之規其長短也掩覆以爲默謂之默之誣深爲之情厚爲之免淵毒阱狠自託於默以售其奸者謂之默之賊夫是之謂四僞又有八誠焉孔子曰君子耻其言而過其行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故誠知耻而後知默又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夫

誠敏於行而後欲默矣仁者其言也訥非以爲默而默存焉又曰默而識之是故必有所識也終日不違如愚者也默而成之是故必有所成也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者也故善默者莫如顏子闇然而日章默之積也不言而信而默之道成矣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而默之道至矣非聖人其孰能與於此哉夫是之謂入誠仲用益亦知所以自取之

示弟立志說

乙亥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七

一

予弟守文來學告之以立志守文因請次第其語使得時時觀省且請於近其辭則易於通曉也因書以與之夫學莫先於立志志之不宜猶不種其根而徒事培植灌溉勞苦無成矣世之所以因循苟且隨俗習非而卒歸於污下者凡以志之弗立也故程子曰有求爲聖人之志然後可與其學人苟誠有求爲聖人之志則必思聖人之所以爲聖人者安在非以其心之純乎天理而無人欲之私歟聖人之

所以爲聖人惟以其心之純乎天理而無人欲則我之欲爲聖人亦惟在於此心之純乎天理而無人欲耳欲此心之純乎天理而無人欲則必去人欲而存天理務去人欲而存天理則必求所以去人欲而存天理之方求所以去人欲而存天理之方則必正諸先覺考諸古訓而凡所謂學問之功者然後可得而講而亦有所不容已矣夫所謂正諸先覺者既以其人爲先覺而師之矣則當專心致志惟先覺之爲聽言有不合不得棄置必從而思之思之不得又從而辯之務求了釋不敢輒生疑惑故記曰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苟無尊崇篤信之心則必有輕忽謾易之意言之而聽之不審猶不聽也聽之而思之不慎猶不思也是則雖曰師之猶不師也

夫所謂考諸古訓者聖賢垂訓莫非教人去人欲而存天理之方若五經四書是已吾惟欲去吾之人欲存吾之天理而不得其方是以求之於此則其展卷之際真如饑者之於食求飽而已病者之

於藥求愈而已暗者之於燈求照而已跛者之於杖求行而已曾有徒事記誦講說以資口耳之弊哉

夫立志亦不易矣孔子聖人也猶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立者志立也雖至於不踰矩亦志之不踰矩也志豈可易而視哉夫志氣之帥也人之命也木之根也水之源也源不濬則流息根不植則木枯命不續則人死志不立則氣昏是以君子之學無時無處而不以立志爲事正目而視之無他見也傾耳而聽之無他聞也如貓捕鼠如鷄覆卵精神心思凝聚融結而不復知有其他然後此志常立神氣精明義理昭著一有私欲即便知覺自然容住不得矣故凡一毫私欲之萌只責此志不立即私欲便退聽一毫客氣之動只責此志不立即客氣便消除或怠心生責此志即不怠忽心生責此志即不忽慊心生責此志即不慊妬心生責此志即不妬忿心生責此志即不忿貪心生責此志即不貪傲心生責此志即不傲吝心生

責此志即不吝蓋無一息而非立志責志之時無一事而非立志責志之地故責志之功其於去人欲有如烈火之燎毛太陽一出而魍魎潛消也自古聖賢因時立教雖若不同其用功大指無或少異書謂惟精惟一易謂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孔子謂格致誠正博文約禮曾子謂忠恕子思謂尊德性而道問學孟子謂集義養氣求其放心雖若人自為說有不可強同者而求其要領歸宿合若符契何者夫道一而已道同則心同心同則學同其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七

五

卒不同者皆邪說也後世大患尤在無志故今以立志為說中間字字句句莫非立志蓋終身問學之功只是立得志而已若只是說而合精一則字字句句皆精一之功以是說而合敬義則字字句句皆敬義之功其諸格致博約忠恕等說無不聊合但能實心體之然後信予言之非妄也

約齋說

甲辰

滁陽劉生韶既學於陽明子乃自悔其平日所嘗致力者之濫而無功煩雜而不得其要也思得夫

簡易可久之道而固守之乃以約齋自號求所以為約之說於予予曰子欲其約乃所以為煩也其惟循理平理一而已人欲則有萬其殊是故一則約萬則煩矣雖然理亦萬殊也何以求其一乎理雖萬殊而皆具於吾心心固一也吾惟求諸吾心而已求諸心而皆出乎天理之公焉斯其行之簡易所以為約也已彼其膠於人欲之私則利害相攻毀譽相制得失相形榮辱相繼是非相傾顧瞻牽滯紛紜舛戾吾見其煩且難也然而世之知約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七

六

者鮮矣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其知所以為約之道歟吾子勉之吾言則亦以煩

見齋說

乙亥

辰陽劉觀時學於潘子既有見矣復學於陽明子嘗自言曰吾名觀時觀必有所見而吾猶懵懵無睹也偏其居曰見齋以自勵問於陽明子曰道有可見乎曰有有而未嘗有也曰然則無可見乎曰無無而未嘗無也曰然則何以為見乎曰見而未嘗見也觀時曰弟子之惑滋甚矣夫子則明言之

以教我乎陽明子曰道不可言也強爲之言而益晦道無可見也妄爲之見而益遠夫有而未嘗有是真有也無而未嘗無是真無也見而未嘗見是真見也子未觀於天乎謂天爲無可見則蒼蒼耳昭昭耳日月之代明四時之錯行未嘗無也謂天爲可見則卽之而無所指之而無定執之而無得未嘗有也夫天道也道天也風可捉也影可拾也道可見也曰然則吾終無所見乎古之人則亦終無所見乎曰神無方而道無體仁者見之謂之仁

以爲飽子求其醉飽則盍飲食之子求其見也其惟人之所不見乎夫亦戒慎乎其所不覩也已斯真覩也已斯求見之道也已

矯亭說

乙亥

君子之行順乎理而已無所事乎矯然有氣質之偏焉偏於柔者矯之以剛然或失則傲偏於慈者矯之以毅然或失則刻偏於奢者矯之以儉然或失則陋凡矯而無節則過過則復爲偏故君子之論學也不曰矯而曰克克以勝其私私勝而理復無過不及矣矯猶未免於意必也意必亦私也故克已則矯不必言矯者未必能盡於克已之道也雖然矯而當其可亦克已之道矣行其克已之實而矯以名焉何傷乎古之君子也其取名也廉後之君子實未至而名先之故不曰克而曰矯亦矯世之意也方君時舉以矯名亭請予爲之說

謹齋說

乙亥

君子之學心學也心性也性天也聖人之心純乎天理故無俟於學下是則心有存而汨其性喪

其天矣故必學以存其心學以存其心者何求哉  
求諸其心而已矣求諸其心何爲哉謹守其心而  
已矣博學也審問也慎思也明辯也篤行也皆謹  
守其心之功也謹守其心者無聲之中而常若聞  
焉無形之中而常若睹焉故傾耳而聽之惟恐其  
或繆也注目而視之惟恐其或逸也是故至微而  
顯至隱而見善惡之萌而纖毫莫遁由其能謹也  
謹則存存則明明則其察之也精其存之也一昧  
焉而弗知過焉而弗覺弗之謹也已故謹守其心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七

九

於其善之萌焉若食之充飽也若抱赤子而履春  
冰惟恐其或陷也若捧萬金之璧而臨千仞之崖  
惟恐其或墜也其不善之萌焉若鴆毒之投於羹  
也若虎蛇橫集而思所以避之也若盜賊之侵陵  
而思所以勝之也古之君子所以凝至道而成盛  
德未有不山於斯者雖堯舜文王之聖然且兢兢  
業業而況於學者乎後之言學者舍心而外求是以  
支離決裂愈難而愈遠吾其悲焉吾友侍御楊  
景瑞以謹名其齋其知所以爲學之要矣景瑞嘗

遊白沙陳先生之門歸而求之自以爲有見又二  
十年而忽若有得然後知其向之所見猶未也一  
旦告病而歸將從事焉必底於成而後出君之篤  
志若此其進於道也孰禦乎君遣其子思元從予  
學亦將別予以歸因論君之所以名齋之義以告  
思元而遂以爲君贈

夜氣說

乙亥

天澤每過輒與之論夜氣之訓津津既有所興起  
至是告歸請益復謂之曰夜氣之息由於旦晝所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七

十

養苟枯亡之反復則亦不足以存矣今大師友之  
相聚於茲也切磋於道義而砥礪乎德業漸而入  
焉及而媿焉雖有半瞬之萌其所滋也亦已罕矣  
迨其離群索居情可得肆而莫之警也欲可得縱  
而莫之泥也物交引焉志交喪焉雖有理義之萌  
其所滋也亦罕矣故曰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  
其養無物不消夫人亦孰無理義之心乎然而不  
得其養者多矣是以若是其寥寥也大澤勉之

修道說

戊寅

率性之謂道誠者也修道之謂教誠之者也故曰  
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中庸爲誠之者而  
作修道之事也道也者性也不可須臾離也而過  
焉不及焉離也是故君子有修道之功戒慎乎其  
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微之顯誠之不可掩也  
修道之功若是其無間誠之也夫然後喜怒哀樂  
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道修而性復  
矣致中和則大本立而達道行知天地之化育矣  
非至誠盡性其孰能與於此哉是修道之極功也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七

說

十一

而世之言修道者離矣故特著其說

### 自得齋說

甲中

孟子云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  
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  
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夫率性之謂道道  
吾性也性吾生也而何事於外求世之學者業離  
章句訓詁工技藝深曠而索隱弊精極力勤苦終  
日非無所謂深造之者然亦離章而已耳訓詁而  
已耳技藝而已耳非所以深造於道也則亦外物

而已耳寧有所謂自得逢原者哉古之君子戒慎  
不睹恐懼不聞致其良知而不敢須臾或離者斯  
所以深造乎是矣是以大本立而達道行天地以  
位萬物以育於左右逢原乎何有黃勉之省曾氏  
以自得名齋蓋有志於道者請學於予而靳爲之  
說予不能有出於孟氏之言也爲之書孟氏之言  
嘉靖甲申六月朔

### 博約說

乙酉

南元真之學於陽明子也聞致知之說而恍若有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七

說

十二

見矣旣而疑於博約先後之訓復來請曰致良知  
以格物格物以致其良知也則旣聞教矣敢問先  
博我以文而後約我以禮也則先儒之說得無亦  
有所不同歟陽明子曰理一而已矣心一而已矣  
故聖人無二教而學者無二學博文以約禮格物  
以致其良知一也故先後之說後儒支繆之見也  
夫禮也者天理也天命之性具于吾心其渾然全  
體之中而條理節目森然畢具是故謂之天理天  
理之條理謂之禮是禮也其發見於外則有五常



百行酬酢變化語默動靜升降周旋隆殺厚薄之屬宜之於言而成章措之於爲而成行書之於冊而成訓炳然蔚然其條理節目之繁至於不可窮詰是皆所謂文也是文也者禮之見於外者也禮也者文之存於中者也文顯而可見之禮也禮微而難見之文也是所謂體用一源而顯微無間者也是故君子之學也於酬酢變化語默動靜之間而求盡其條理節目焉非他也求盡吾心之天理焉耳矣於升降周旋隆殺厚薄之間而求盡其條理節目焉非他也求盡吾心之天理焉耳矣求盡其條理節目焉者博文也求盡吾心之天理焉者約禮也文散于事而萬殊者也故曰博禮根于心而一本者也故曰約博文而非約之以禮則其文爲虛文而後世功利辭章之學矣約禮而非博學於文則其禮爲虛禮而佛老空寂之學矣是故約禮必在於博文而博文乃所以約禮二之而分先後焉者是聖學之不明而功利異端之說亂之也昔者顏子之始學於夫子也蓋亦未知道之無方

體形像也而以爲有方體形像也未知道之無窮盡止極也而以爲有窮盡止極也是猶後儒之見事物物皆有定理者也是以求之仰鑽瞻忽之間而莫得其所謂及聞夫子博約之訓既竭吾才以求之然後知天下之事雖千變萬化而皆不出於此心之一理然後知殊途而同歸百慮而一致然後知斯道之本無方體形像而不可以方體形像求之也本無窮盡止極而不可以窮盡止極求之也故曰雖欲從之末由也已蓋顏子至是而始有真實之見矣博文以約禮格物以致其良知也亦寧有二學乎哉

惜陰說

丙戌

同志之在安成者間月爲會五日謂之惜陰其志篤矣然五日之外孰非惜陰時乎離群而索居志不能無少懈故五日之會所以相稽切焉耳嗚呼天道之運無一息之或停吾心良知之運亦無一息之或停良知即天道謂之亦則猶二之矣知良知之運無一息之或停者則知惜陰矣知惜陰者

則知致其良知矣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此其所以學如不及至於發憤忘食也堯舜兢兢業業成湯日新又新文王純亦不已周公坐以待旦惜陰之功寧獨大禹爲然子思曰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知微之顯可以入德矣或曰鷄鳴而起孳孳爲利商人爲不善亦惟日不足然則小人亦可謂之惜陰乎

白說字貞夫說

乙亥

白生說常太保康敏公之孫都憲敬齋公之長子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十七

說

五

也敬齋賓乎而寇之昨既醮而請曰是兒也嘗辱子之門又辱臨其寇敢請字而教諸曰字而教諸說也吾何以字而教諸吾聞之天下之道說而已天下之說貞而已乾道變化於穆流行無非說也天何心焉坤德闢闢成化生無非說也坤何心焉仁理惻怛感應和平無非說也人亦何心焉故說也者貞也貞也者理也全乎理而無所容其心焉之謂貞不於心而無所拂於理焉之謂說故天得貞而說道以亨地得貞而說道以成人得貞而

說道以生貞乎貞乎三極之體是謂無已說乎說乎三極之用是謂無動無動故順而化無已故誠而神誠神剛之極也順化柔之則也故曰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說之時義大矣哉非天下之至貞其孰能與於斯乎請字說曰貞夫敬齋曰廣矣子之言固非吾兒所及也請問其次曰道一而已孰精粗焉而以次爲君子之德不出乎性情而其至塞乎天地故說也者情也貞也者性也說以正情之性也貞以說性之命也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十七

說

六

性情之謂和性命之謂中致其性情之德而三極之道備矣而又何二乎吾姑語其畧而詳可推也本其事而功可施也目而色也耳而聲也口而味也四肢而安逸也說也有貞焉君子不敢以或過也貞而已矣仁而父子也義而君臣也禮而夫婦也信而朋友也說也有貞焉君子不敢以不致也貞而已矣故貞者說之餘也說者貞之枝也故貞以養心則心說貞以齊家則家說貞以治國平天下則國天下說說心貞未有貞而不說者也貞必

說未有說而不貞者也說而不貞小人之道君子  
不謂之說也不偽則欲不佞則邪奚其貞也哉夫  
夫君子之稱也貞君子之道也字說曰貞夫勉以  
君子而已矣敬齋起拜曰子以君子之道訓吾兒  
敢不拜嘉願謂說曰再拜稽首書諸紳以蚤夜祇  
承夫子之命

劉氏三子字說

乙亥

劉毅齋之子三人當毅齋之始入學也其孟生名  
之曰甫學始舉於鄉也其仲生名之曰甫登始從

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七

七

政也其季生名之曰甫政毅齋將冠其三子而問  
其字於予予曰君子之學也以成其性學而不至  
於成性不可以爲學字甫學曰子成要其終也學  
成而登庸登者必以漸故登高必自卑字甫登曰  
子漸戒其驟也登庸則漸以從政矣政者正也未  
有已不正而能正人者字甫政曰子正反其本也  
毅齋起拜曰乾也既承教豈獨以訓吾子

南岡說

丙戌

浙大叅朱君應周居蕭之壺公山下應周之名曰

鳴陽蓋取詩所謂鳳皇鳴矣于彼朝陽之義也甫  
人之言曰應周則誠吾甫之鳳矣其居青瑣進諫  
言而天下仰望其風采則誠若鳳之鳴於朝陽者  
矣夫鳳之棲必有高岡則壺公者固其所從而棲  
焉也於是號壺公曰南岡蓋亦取詩所謂鳳皇鳴  
矣于彼高岡之義也應周聞之曰嘻因予名而擬  
之以鳳焉其名也人固非鳳也因壺公而號之以  
南岡焉其實也固亦岡也吾方塊其名之虛而思  
以求其號之實也因以南岡而自號大夫鄉士爲

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七

六

之詩歌序記以咏嘆倫湯其美者旣已連篇累牘  
而應周猶若未足勤勤焉以漸於予必欲更爲之  
一言是其心殆不以贊舉稱頌之爲喜而以樂聞  
規切砥礪之爲益也吾何以答應周之意手姑請  
就南岡而與之論學夫天地之道誠焉而已耳聖  
人之學誠焉而已耳誠故不息故久故微故悠遠  
故博厚是故天惟誠也故常清地惟誠也故常寧  
日月惟誠也故常明今天南岡亦采石之積耳而  
其廣大悠久至與天地而無疆焉非誠而能若是

乎故觀夫南岡之厓石則誠厓石爾矣觀夫南岡之溪谷則誠溪谷爾矣觀夫南岡之峯巒巖壑則誠峯巒巖壑爾矣是皆實理之誠然而非有所虛假文飾以偽爲於其間是故草木生焉禽獸居焉寶藏興焉四時之推敘寒暑晦明烟嵐霜雪之變態而南岡若無所與焉鳳凰鳴矣而南岡不自以爲瑞也虎豹藏焉而南岡不自以爲威也養生送死者資焉而南岡不自以爲德雲霧興焉而見光怪而南岡不自以爲靈是何也誠之無所爲也誠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七

九

之不容已也誠之不可掩也君子之學亦何以異於是是故以事其親則誠孝爾矣以事其兄則誠弟爾矣以事其君則誠忠爾矣以交其友則誠信爾矣是故蘊之爲德行矣措之爲事業矣發之爲文章矣是故言而民莫不信矣行而民莫不悅矣動而民莫不化矣是何也一誠之所發而非可以聲音笑貌幸而致之也故曰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應周之有取於南岡而將以求其實者殆亦無出於斯道也矣果若是則知應周豈非

思誠之功歟夫思誠之功精矣微矣應周蓋嘗從事於斯乎異時來過稽山之麓尚能爲我一言其詳

悔齋說

癸酉

悔者善之端也誠之復也君子悔以遷於善小人悔以不敢肆其惡惟聖人而後能無悔無不善也無不誠也然君子之過悔而弗改焉又從而文焉過將日入於惡小人之惡悔而益深巧焉益憤懣焉則惡極而不可解矣故悔者善惡之分也誠者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七

十

雜著

書正汝成格物卷

癸酉

予於汝成格物致知之說博文約禮之說博學篤行之說一貫忠恕之說蓋不獨一論再論五六論數十論不止矣汝成於吾言始而駭以拂既而疑

焉又既而大疑焉又既而稍釋焉而稍喜焉而又疑焉最後與予遊於玉泉蓋論之連日夜而始快然以釋油然而以喜冥然以契不知予言之非汝成也不知汝成之言非予言也於戲若汝成可謂不苟同於予亦非苟異於予者矣卷首汝成之請登其時尚有疑於予今既釋然予可以無言也已敘其所以而歸之

書石川卷

甲戌

先儒之學得有淺深則其為言亦不能無同異學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七

三

者惟當反之於心不必苟求其同亦不必故求其異要在於是而已今學者於先儒之說苟有未合不妨致思思之而終有不同固亦未為甚害但不當因此而遂加非毀則其為罪大矣同志中往往似有此病故特及之程先生云賢且學他是處未須論他不是處此言最可以自警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則不至於責人已甚而自治嚴矣議論好勝亦是今時學者大病今學者於道如管中窺天少有所見即自足自是傲然居之不

疑與人言論不待其辭之終而已先懷輕忽非笑之意訕訕之聲音顏色拒人於千里之外不知有道者從傍視之方為之竦息汗顏若無所容而彼悍然不顧畧無省覺斯亦可哀也已近時同輩中往往亦有是病者相見時可出此以警勵之某之於道雖亦畧有所見未敢盡以為是也其於後儒之說雖亦時有異同未敢盡以為非也朋友之來問者皆相愛者也何敢以不盡吾所見正期體之於心務求真有所見其孰是孰非而身發明之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七

三

庶有益於斯道也若徒入耳出口互相標立門戶以為能學則非某之初心其所以見罪之者至矣近聞同志中亦有類此者切須戒勉乃為無負孔子云默而識之學而不厭斯乃深望於同志者也

與傅生鳳

甲戌

那生傳鳳志在養親而苦於貧徐曰仁之為那也憫其志嘗育而教之及曰仁去那生乃來京師謁予遂從予而南聞予言若有省將從事於學然痛其親之貧且老其繼母弟又瞽而愚無所資以為

養乃記誦訓詁學文辭冀以是干升斗之祿日夜  
不息遂以是得危疾幾不可救同門之士百計寬  
譬之不能已乃以質於予予曰噫若生者亦誠可  
憐者也生之志誠出於孝親然已陷於不孝而不  
之覺矣若生者亦誠可憐者也生聞之悚然來問  
曰家貧親老而不為祿仕得為孝乎予曰不得為  
孝矣欲求祿仕而至於成疾以殞其軀得為孝乎  
生曰不得為孝矣殞其軀而欲讀書學文以求祿  
仕祿仕可得乎生曰不可得祿仕矣曰然則爾何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七

雜著

書

以能免於不孝於是泫然泣下甚悔且曰鳳何如  
而可以免於不孝予曰保爾精母絕爾生正爾情  
母辱爾親盡爾職母以得失為爾惕安爾命母以  
外物戕爾性斯可以免矣其父聞其疾危來視遂  
欲携之同歸予憐鳳之志而不能成也哀鳳之貧  
而不能賑也憫鳳之去而不能留也臨別書此遺  
之

書王天宇卷

甲戌

徐曰仁數為予言天宇之為人予既知之矣今年

春始與相見於姑蘇話通宵益信曰仁之言天宇  
誠忠信者也才敏而沉潛者也於是乎慨然有志  
於聖賢之學非豪傑之士能然哉出茲卷請予言  
予不敢虛則為誦古人之言曰聖誠而已矣君子  
之學以誠身格物致知者立誠之功也譬之植焉  
誠其根也格致其培壅而灌漑之者也後之言格  
致者或異於是矣不以植根而徒培壅焉灌漑焉  
弊精勞力而不知其終何所成矣是故聞日博而  
心日外識益廣而偽益增滋獵考究之愈詳而所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七

雜著

書

以緣飾其奸者愈深以甚是其為弊亦既可觀矣  
顧猶泥其說而莫之察也獨何歟今之君子或疑  
予言之為禪矣或疑予言之求異矣然吾不敢苟  
避其說而內以誣於已外以誣於人也非吾天宇  
之高明其孰與信之

書王嘉秀請益卷

甲戌

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莫非已也故曰已欲立  
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古之人所以能見人之善  
若已有之見人之不善則惻然若已推而納諸溝

中者亦仁而已矣今見善而妬其勝已見不善而疾視輕蔑不復比數者無乃自陷於不仁之甚而弗之覺者邪夫可欲之謂善人之秉彝好是懿德故凡見惡於人者必其在已有未善也瑞鳳祥麟人爭快觀虎狼蛇蝎見者持挺刃而向之矣夫虎狼蛇蝎未必有害人之心而見之必惡爲其有虎狼蛇蝎之形也今之見惡於人者雖其自取未必盡惡無亦在外者猶有惡之形歟此不可以不自省也 君子之學爲已之學也爲已故必克已克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七

雜著

書

已則無已無已者無我也世之學者執其自私自利之心而自任以爲爲已濫焉入於墮墮斷滅之中而自任以爲無我者吾見亦多矣嗚呼自以爲有志聖人之學乃墮於末世佛老邪僻之見而弗覺亦可哀也夫 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恕之一言最學者所喫緊其在吾子則猶對病之良藥宜時時勤服之也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夫能見不賢而內自省則躬自厚而薄責於人矣此遠怨之道也

書孟源卷

乙亥

聖賢之學坦如大路但知所從入苟循循而進各隨分量皆有所至後學厭常喜異往往時入斷路曲徑用力愈勞去道愈遠向在滁陽論學亦懲求俗卑污未免專就高明一路開導引接蓋矯枉救偏以拯時弊不得不然若終迷陋習者已無所責其間亦多興起感發之士一時趨向皆有可喜近來又復漸流空虛爲脫落新奇之論使人聞之甚爲足憂雖其人品高下若與終迷陋習者亦微有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七

雜著

書

間然究其歸極相去能幾何哉孟源伯生復來金陵請益察其意向不爲無進而談說之弊亦或未免故因其歸而告之以此遂使歸告同志務相勉於平實簡易之道庶無負相期云耳

書楊思元卷

乙亥

楊生思元自廣來學既而告歸曰夫子之教思元既畧聞之懼不克任請所以授其疾者而書諸紳予曰子強明者也警敏者也強明者病於矜高是故亢而不能下警敏者病於淺陋是故浮而不能



實矧子之疾其謙然乎謙則虛虛則無不容是故受而不溢德斯聚矣然則慎慎則無不密是故積而愈堅誠斯立矣彼少得而自盈者不知謙者也少見而自衒者不知默者也自盈者吾必惡之自衒者吾必耻之而人有不我惡者乎有不吾耻者乎故君子之觀人而必自省也其謙默乎

書玄默卷 乙亥

玄默志於道矣而猶有詩文之好何耶奕小技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明君子之求道而可分情於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七

七

他好乎孔子曰詞達而已矣蓋世之爲詞章者莫不以是籍其口亦獨不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乎德猶根也言猶枝葉也根之不植而徒以枝葉爲者吾未見其能生也予別玄默久友朋得玄默所爲詩者見其辭藻日益以進其在玄默固所爲根盛而枝葉茂者耶玄默過留都示予以斯卷書此而遺之玄默尚有以告我矣

書頌維賢卷

辛巳

維賢以予將遠去持此卷求書警戒之辭只此警

戒二字便是予所最丁寧者今時朋友大患不能立志是以因循懈弛散漫度日若立志則警戒之意當自有不容已故警戒者立志之輔能警戒則學問思辨之功切磋琢磨之益將日新又新沛然莫之能禦矣程先生云學者爲氣所勝習所奪只好責志又云凡爲詩文亦喪志又言且省外事但明乎善惟盡誠心其文章雖不中不遠矣所守不約泛濫無功學問之道四書中備矣後儒之論未免互有得失其得者不能出於四書之外失者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七

七

七

有毫釐千里之謬故莫如專求之四書四書之言簡實苟以忠信進德之心求之亦自明白易見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覺其臭則與之俱化孔子大聖尚賴三益之資致三損之戒吾儕從事於學顧隨俗同汙不思輔仁之友欲求致道恐無是理矣非笑詆毀聖賢所不免伊川有涪州之行孔子尚微服過宋今日風俗益偷人心日以淪溺苟欲自立違俗拂衆指摘非笑紛然而起勢所必至亦多由所養未深高自標榜所致學者便



不當自立門戶以招謗速毀亦不當故避非毀同  
流合污雖賢溫雅朋友中最爲難得似亦微失之  
弱恐詆笑之來不能無動纔爲所動卽依阿隱忍  
久將淪胥以溺每到此便須反身痛自切責爲已  
之志未能堅定亦便志氣激昂奮發但知明已之  
善立已之誠以求快足乎已豈暇顧人非笑指摘  
故學者只須責自家爲已之志未能堅定志苟堅  
定則非笑詆毀不足動搖反皆爲砥礪切磋之地  
矣今時人多言人之非毀亦當顧恤此皆隨俗習  
非之久相沿其說莫知以爲非不知裡許盡是私  
意爲害不小不可以不察也

壁帖 壬午

守仁鄙劣無所知識且在憂病奄奄中故凡四方  
同志之辱臨者皆不敢相見或不得已而相見亦  
不敢有所論說各請歸而求諸孔孟之訓可矣夫  
孔孟之訓昭如日月凡支離决裂似是而非者皆  
異說也有志於聖人之學者外孔孟之訓而他求  
是舍日月之明而希光於螢燭之微也不亦繆乎

有負遠來之情聊此以謝荒迷不次

書王一爲卷 癸未

王生一爲自惠負笈來學居數月皆隨衆參謁默  
然未嘗有所請視其色津津若有所喜然一日衆  
皆退乃獨復入堂下而請曰致知之訓千聖不傳  
之秘也一爲旣領之矣敢請益予曰千丈之木起  
於膚寸之萌芽子謂膚寸之外無所益歟則何以  
至於千丈子謂膚寸之外有所益歟則膚寸之外  
子將何以益之一爲躍然起拜曰聞教矣又三月  
思其母老於家告歸省視因書以與之

書朱守諧卷 甲申

守諧問爲學予曰立志而已問立志予曰爲學而  
已守諧未達予曰人之學爲聖人也非有必爲聖  
人之志雖欲爲學誰爲學有其志矣而不日用其  
力以爲之雖欲立志亦烏在其爲志乎故立志者  
爲學之心也爲學者立志之事也譬之奕焉奕者  
其事也專心致志者其心一也以爲鴻鵠將至者  
其心二也惟奕秋之爲聽其事專也思援弓繳而

射之事分也守諸曰人之言曰知之未至行之  
不力予未有知也何以能行乎予曰是非之心知  
也人皆有之予無患其無知惟患不肯知耳無患  
其知之未至惟患不致其知耳故曰知之非艱行  
之惟艱今執途之人而告之以凡爲仁義之事彼  
皆能知其爲善也告之以凡爲不仁不義之事彼  
皆能知其爲不善也途之人皆能知之而子有弗  
知乎如知其爲善也致其知爲善之知而必爲之  
則知至矣如知其爲不善也致其知爲不善之知

孟陽先生集

卷之七

七

吾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

書諸陽卷

中

妻姪諸陽伯復請學既告之以格物致知之說矣  
伯復請曰致知者致吾心之良知也是既聞教  
矣然天下事物之理無窮果惟致吾之良知而可  
盡乎抑尚有所求於其外也乎復告之曰心之體

性也性即理也天下寧有心外之性寧有性外之  
理乎寧有理外之心乎外心以求理此告子義外  
之說也理也者心之條理也是理也發之於親則  
爲孝發之於君則爲忠發之於朋友則爲信千變  
萬化至不可窮竭而莫非發於吾之一心故謂端  
莊靜一爲養心而以學問思辨爲窮理者析心與  
理而爲二矣若吾之說則端莊靜一亦所以窮理  
而學問思辨亦所以養心非謂養心之時無有所  
謂理而窮理之時無有所謂心也此古人之學所  
以知行並進而收合一之功後世之學所以分知  
行爲先後而不免於支離之病者也曰然則朱子  
所謂如何而爲溫清之節如何而爲奉養之宜者  
非致知之功乎曰是所謂知矣而未可以爲致知  
也知其如何而爲溫清之節則必實致其溫清之  
功而後吾之知始至知其如何而爲奉養之宜則  
必實致其奉養之力而後吾之知始至如是乃可  
以爲致知耳若但空然知其爲如何溫清奉養而  
遂謂之致知則孰非致知者耶易曰知至至之知

孟陽先生集

卷之七

七

至者知也至之者致知也此孔門不易之教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

書張思欽卷

乙酉

三原張思欽元相將葬其親卜有日矣南走數千里而來請銘於予予之不爲文也久矣辭之固而請弗已則與之坐而問曰子之乞銘於我也將以圖不朽於其親也則亦寧非孝子之心乎雖然子以爲孝子之圖不朽於其親也盡於是而已乎猶有進於是者也夫圖之於人也則苟若圖之於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七

雜著

書

子乎傳之於其人之口也則苟若傳之於其子之身乎故子爲賢人也則其父爲賢人之父矣子爲聖人也則其父爲聖人之父矣其與托之於人之言也孰愈夫叔梁紇之名至今爲不朽矣則亦以仲尼之爲子耶抑亦以他人爲之銘耶思欽蹙然而起稽顙而後拜曰元相非至於夫子之門則幾失所以圖不朽於其親者矣明日人而問聖人之學則語以格致之說焉求格致之要則語之以良知之說焉思欽躍然而起拜而復稽曰元相苟非

至於夫子之門則尚未知其心又何以圖不朽於其親乎請歸葬吾親而來卒業於夫子之門則庶幾其不朽之圖矣

書中天閣勉諸生

乙酉

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承諸君之不鄙每予來歸咸集於此以問學爲事甚盛意也然不能旬日之留而旬日之間又不過三四會一別之後輒復離群索居不相見者動經年歲然則豈惟十日之寒而已乎若是而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七

雜著

書

求萌蘖之暢茂條達不可得矣故予切望諸君勿以予之去留爲聚散或五六日八九日雖有俗事相妨亦須破冗一會於此務在誘掖獎勵砥礪切磋使道德仁義之說日親日近則世利紛華之染亦日遠日疎所謂相觀而善百工居肆以成其事者也相會之時尤須虛心遜志相親相敬大抵朋友之交以相下爲益或議論未合要在從容涵育相感以誠不得動氣求勝長傲遂非務在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其或矜已之長攻人之短粗心浮氣

矯以沽名訐以爲直挾勝心而行憤嫉以圯族敗  
群爲志則雖日講時習於此亦無益矣諸君念之  
念之

書朱守乾卷

乙酉

黃州朱生守乾請學而歸爲書致良知三字夫良  
知者卽所謂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不待學而有不  
待慮而得者也人孰無是良知乎獨有不能致之  
耳自聖人以至於愚人自一人之心以達於四海  
之遠自千古之前以至於萬代之後無有不同是  
良知也者是所謂天下之大本也致是良知而行  
則所謂天下之達道也天地以位萬物以育將富  
貴貧賤患難

無所入而弗自得也矣

書正憲扇

乙酉

今人病痛大段只是傲千罪百惡皆從傲上來做  
則自高自是不肯屈下人故爲子而做必不能孝  
爲弟而做必不能弟爲臣而做必不能忠象之不  
仁丹朱之不肖皆只是一傲字便結果了一生做  
箇極惡大罪的人更無解救得處汝曹爲學先要

除此病根方纔有地步可進做之友爲謙謙字便  
是對症之藥非但是外貌卑遜須是中心恭敬纔  
節退讓常見自己不是真能虛已受人故爲子而  
謙斯能孝爲弟而謙斯能弟爲臣而謙斯能忠堯  
舜之聖只是謙到至誠處便是允恭克讓溫恭允  
塞也汝曹勉之敬之其毋若伯魯之簡哉

書魏師孟卷

乙酉

心之良知是謂聖聖人之學惟是致此良知而已  
自然而致之者聖人也勉然而致之者賢人也自

書陽明先生集

卷之七

美

蔽自昧而不肯致之者愚不肖者也愚不肖者雖  
其蔽昧之極良知又未嘗不存也苟能致之卽與  
聖人無異矣此良知所以爲聖愚之同具而人皆  
可以爲堯舜者以此也是故致良知之外無學矣  
自孔孟既沒此學失傳幾千百年賴天之靈偶復  
有見誠千古之一快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  
每以啓夫同志無不躍然以喜者此亦可以驗夫  
良知之同然矣間有聽之而疑者則是支離之習  
沒溺既久先橫不信之心而然使能姑置其舊見

而平氣以釋吾說蓋亦未有不憮然而悔悟者也  
南昌魏氏兄弟舊學於予既皆有得於良知之說  
矣其季良貴師孟因其諸兄而來請其資稟甚煩  
而意向甚篤然以備計北上不得久從於此吾雖  
畧已言之而未能悉也故特書此以遺之

書朱子禮卷

甲申

子禮爲諸賢宰問政陽明子與之言學而不及政  
子禮退而省其身慙已之忿而因以得民之所惡  
也室已之慙而因以得民之所好也舍已之利而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七

雜著

七

因以得民之所趨也惕已之易而因以得民之所  
忽也去已之蠹而因以得民之所患也明已之性  
而因以得民之所同也三月而政舉嘆曰吾乃今  
知學之可以爲政也已他日又見而問學陽明子  
與之言政而不及學子禮退而修其職平民之所  
惡而因以慙已之忿也從民之所好而因以室已  
之慙也順民之所趨而因以舍已之利也警民之  
所忽而因以惕已之易也拯民之所患而因以去  
已之蠹也復民之所同而因以明已之性也恭年

而化行嘆曰吾乃今知政之可以爲學也已他日  
又見而問政與學之要陽明子曰明德親民一也  
古之人明明德以親其民親民所以明其明德也  
是故明明德體也親民用也而止至善其要矣子  
禮退而求至善之說惘然見其良知焉曰吾乃今  
知學所以爲政而政所以爲學皆不外乎良知焉  
信乎止至善其要也矣

書林司訓卷

丙戌

林司訓年七十九矣走數千里謁予於越予憫其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七

雜著

七

既老且貧無以爲濟也嗟乎昔王道之大行也  
分田制祿四民皆有定制壯者修其孝弟忠信之  
者衣帛食肉不負戴於道路死徙無出鄉出入相  
友疾病相扶持烏有耄耋之年而猶走衣食於道  
路者乎周衰而王迹熄民始有無恒產者然其時  
聖學尚明士雖貧困猶有固窮之節里閭族黨猶  
知有相恤之義逮其後世功利之說日浸以盛不  
復知有明德親民之實士皆巧文博詞以飾詐相  
現以僞相軋以利外冠裳而內禽獸而猶或自以

爲從事於聖賢之學如是而欲挽而復之三代嗚呼其難哉吾爲此懼揭知行合一之說訂致知格物之謬思有以正人心息邪說以求明先聖之學庶幾君子聞大道之要小人蒙至治之澤而嘒嘒者皆視以爲狂惑喪心詆笑訾怒予亦不自知其力之不足日擠於顛危莫之救以死而不顧也不亦悲夫予過彭澤時嘗憫林之窮使邑令延爲社學師至是又失其業於歸也不能有所資給聊書此以遺之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七

雜著

元

書黃夢星卷

丁亥

潮有處士黃翁保號坦夫者其子夢星來越從予學越去潮數千里夢星居數月輒一告歸省其父去二三月輒復來如是者屢屢夢星質性溫然善人也而其孝然稟氣差弱若不任於勞者竊怪其乃不憚道途之阻遠而勤苦無已也因謂之曰生既聞吾說可以家居養親而從事矣奚必往來跋涉若是乎夢星蹠而告曰吾父生長海濱知慕聖賢之道而無所從求入既乃獲見吾鄉之薛楊諸

子者得夫子之學與聞其說而樂之乃以責夢星曰吾衰矣吾不希汝業舉以干祿汝但能若數子者一聞夫子之道焉吾雖啜粥飲水死填溝壑無不足也矣夢星是以不遠數千里而來從每歸省求爲三月之留以奉菽水不許則求爲踰月之留亦不許居未旬日卽已具資糧戒童僕促之啓行夢星涕泣以請則責之曰唉兒女子欲以是爲孝我乎不能黃鵠千里而思爲翼下之雛徒使吾心益自苦故亟遊夫子之門者固夢星之本心然不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七

雜著

早

能久留於親側而倏往倏來吾父之命不敢違也予曰賢哉處士之爲父孝哉夢星之爲子也勉之哉卒成乃父之志斯可矣今年四月上旬其家忽使人來訃云處士沒矣嗚呼惜哉嗚呼惜哉聖賢之學其久見棄於世也不啻如土苴苟有言論及之則衆共非笑詆斥以爲怪物惟世之號稱賢士大夫者乃始或有以之而相講究然至考其立身行己之實與其平日家庭之間所以訓督期望其子孫者則又未嘗不汲汲焉惟功利之爲務而所

謂聖賢之學者則徒以資其談論粉飾文具於其  
外如是者常十而八九矣求其誠心一志實以聖  
賢之學督教其子如處士者可多得乎而今亡矣  
豈不惜哉豈不惜哉阻遠無由往哭遂寄一奠以  
致吾傷悼之懷而叙其遺子來學之故若此以風  
勵夫世之爲父兄者亦因以益勵夢星使之務庶  
於有成以無忘乃父之志

題湯大行 殿試策問下

壬戌

士之登名禮部而進于天子之廷者 天子臨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七

雜著

聖

軒而問之則錫之以制皆得受而歸藏之於廟以  
輝榮其遭際之盛蓋今世士人皆爾也丹陽湯君  
某登弘治進士方爲行人以其嘗所受之制屬某  
跋數語於其下嗟夫明試以言自虞廷而然乃言  
底可績則三代之下吾見亦罕矣君之始進也

天子之所以容之者何如耶而君之所以對之者  
何如耶夫矯言以求進君之所不爲也已進而遂  
忘其言焉又君之所不忍也君於是乎朝夕焉顧  
諷 聖天子之明命其將曰是 天子之所以容

詢我者也始吾旣如是其對揚之矣而今之所以  
持其身以事吾君者其亦果如是耶抑其亦未踐  
耶夫伊尹之所以告成湯者數言而終身踐之太  
公之所以告武王者數言而終身踐之推其心也  
君其志於伊呂之事乎夫輝榮其一時之遭際以  
跨世君所不屑矣不然則是制也者君之所以鑑  
也昔人有惡形而惡鑑者遇之則掩袂却走君將  
掩袂却走之不暇而又烏揭之焉日以示人其志  
於伊呂之事奚疑哉君其勉矣上帝臨汝毋貳爾  
心其亦常繆承明問雖其所以對揚與其所以爲  
志者不可以望君然亦何敢忘自勗

示徐曰仁應試

丁卯

君子窮達一聽於天但旣業舉子便須入場亦人  
事耳爾若則在必得以自窘辱則大惑矣入場之  
日切勿以得失橫在胸中令人氣餒志分非徒無  
益而又害之場中作文先須大開心目見得題意  
大槩了了即放膽下筆縱跡出處詞氣亦條暢今  
人人場有志氣局促不舒展者是得失之念爲之



病也夫心無二用一念在得一念在失一念在文字是三用矣所事寧有成耶只此便是執事不敬便是人事有未盡處雖或幸成君子有所不貴也將進場十日前便須練習調養蓋尋常不會起早得慣忽然當之其日必精神恍惚作文豈有佳思須每日雞初鳴即起盥櫛整衣端坐抖擻精神勿使昏惰日日習之臨期不自覺辛苦矣今之調養者多是厚食濃味劇酣謔浪或竟日偃臥如此是挽氣昏神長傲而召疾也豈攝養精神之謂哉務須絕飲酒薄滋味則氣自清寡思慮屏嗜欲則精自明定心氣少眠睡則神自澄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能致力於學問者茲特以科場一事而言之耳每日或倦甚思休少偃即起勿使昏睡既晚即睡勿使久坐進場前兩日即不得翻閱書史襍亂心目每日止可看文字一篇以自娛若心勞氣耗莫如勿看務在怡神適趣忽克然滾滾若有所得勿便氣輕意滿益加含蓄醞釀若江河之浸泓衍泛濫驟然決之一瀉千里矣每日閑坐時聚方壺然

我猶淵默中心融融自有真樂蓋出乎塵垢之外而與造物者游非吾子樂嘗聞之宜未足以與此也

龍場生問答

戊辰

龍場生問於陽明子曰夫子之言於朝佞也愛不怠乎君也今者譴於是而汲汲於求去殆有所淪乎陽明子曰吾今則有間矣今吾又病是以欲去也龍場生曰夫子之以病也則吾既聞命矣敢問其所以有間何謂也昔為其貴而今為其賤昔處於內而今處於外歟夫乘田委吏孔子嘗為之矣陽明子曰非是之謂也君子之仕也以行道不以道而仕者竊也今吾不得為行道矣雖古之有祿仕未嘗奸其職也曰牛羊茁壯會計當也今吾不無愧焉夫祿仕為貧也而吾有先世之田力耕足以供朝夕且以吾為道乎以吾為貧乎龍場生曰夫子之來也譴也非仕也子於父毋惟命之從臣之於君同也不曰事之如一而可以拂之無乃為不恭乎陽明子曰吾之來也譴也非仕也吾之



謹也乃仕也非役也役者以力仕者以道力可屈也道不可屈也吾萬里而至以承謚也然猶有職守焉不得其職而去非以謚也君猶父母事之如一固也不曰就養有方乎惟命之從而不以道是妾婦之順非所以爲恭也龍場生日聖人不敢忘天下賢者而皆去君誰與爲國矣曰賢者則忘天下乎夫山溺於波濤者沒人之能也陸者冒焉而胥溺矣吾懼於胥溺也龍場生日吾聞賢者之有益於人也惟所用無擇於小大焉若是亦有所不利歟曰賢者之用於世也行其義而已義無不宜無不利也不得其宜雖有廣業君子不謂之利也且吾聞之人各有能有不能惟聖人而後無不能也吾猶未得爲賢也而子責我以聖人之事固非其擬矣曰夫子不屑於用也夫子而苟屑於用蘭蕙榮於堂階而芬馨被於几席萑葦之刈可以覆垣草木之微則亦有然者而况賢者乎陽明子曰蘭蕙榮於堂階也而後芬馨被於几席萑葦也而後可刈以覆垣今子將刈蘭蕙而貢之以覆垣之

用子爲愛之耶抑爲害之耶

論元年春王正月

戊辰

聖人之言明白簡實而學者每求之於艱深隱奧是以爲論愈詳而其意益晦春秋書元年春王正月蓋仲尼作經始筆也以予觀之亦何有於可疑而世儒之爲說者或以爲周雖建子而不改月或以爲周改月而不改時其最爲有據而爲世所宗者則以夫子嘗欲行夏之時此以夏時冠日月蓋見諸行事之實也紛紛之論至不可勝舉遂使聖人明易簡實之訓反爲千古不決之疑嗟夫聖人亦人耳豈獨其言之有遠於人情乎哉而儒者以爲是聖人之言而必求之於不可窺測之地則已過矣夫聖人之示人無隱若日月之垂象於天非有變惟恍惚有目者之所覩而及其至也巧曆有所不能計精於理者有弗能盡知也如是而已矣若世儒之論是後世任情用智拂理亂常者之爲而謂聖人爲之耶夫子嘗曰吾從周又曰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生乎今之世及古之道災及其身

者也仲尼有聖德無其位而改周之正朔是議禮  
制度自己出矣其得爲從周乎聖人一言世爲天  
下法而身自違之其何以訓天下夫子患天下之  
橫諸侯強背不復知有天王也於是手作春秋  
以誅僭亂尊周室正一王之大法而已乃首改  
周之正朔其何以服亂臣賊子之心春秋之法變  
舊章者必誅若宣公之稅畝索王制者必誅若鄭  
莊之歸祊無王命者必誅若宮人之入向是三者  
之有罪固猶未至於變易天王正朔之甚也使魯  
宣鄭莊之徒舉是以詰夫子則將何辭以對是機  
鄰之難而惡其爲盜責人之不弟而自毆其兄也  
豈春秋忠恕先自治而後治人之意乎今必泥於  
行夏之時之一言而曲爲之說以爲是固見諸行  
事之驗又引孟子春秋天子之事罪我者其惟春  
秋之言而證之夫謂春秋爲天子之事者謂其時  
天王之法不行於天下而夫子作是以明之耳其  
賞人之功罰人之罪誅人之惡與人之善益亦據  
事直書而褒貶自見若士師之斷獄辭具而獄成

然夫子猶自嫌於使史之職明天子之權而謂天  
下後世且將以是而罪我固未嘗取無罪之人而  
論斷之曰吾以明法於天下取時王之制而更易  
之曰吾以垂訓於後人法未及明訓未及垂而已  
自陷於殺人比於亂逆之黨矣此在中世之士猶  
知忌憚者所不爲而謂聖人而爲此亦見其陰黨  
於亂逆誣聖言而助之攻也已或曰子言之則然  
耳爲是說者以伊訓之書元祀十有二月而證周  
之不改月以史記之稱元年冬十月而證周之不  
改時是亦未爲無據也子之謂周之改月與時也  
獨何據乎曰吾據春秋之文也夫商而改月則伊  
訓必不書曰元祀十有二月泰而改時則史記必  
不書曰元年冬十月周不改月與時也則春秋亦  
必不書曰春王正月春秋而書曰春王正月則其  
改月與時已何疑焉況禮記稱正月七日日至而  
前漢律曆至武王伐紂之歲周正月辛卯朔合辰  
在斗前一度戊午師度孟津明日己未冬至考之  
太誓十有三年春武成一月壬辰之說皆足以相

爲發明證周之改月與時而予意直據夫子春秋之筆有不更援是以爲之證者今舍夫子明白無疑之直筆而必欲傍引曲據證之於穿鑿可疑之地而後已足惑之甚也曰如子之言則冬可以爲春乎曰何爲而不可陽生於子而極於巳午陰生於午而極於亥子陽生而春始盡於寅而猶夏之春也陰生而秋始盡於申而猶夏之秋也自一陽之復以極於六陽之乾而爲春夏自一陰之極以極於六陰之坤而爲秋冬此文王之所演而周

禮陽明先生集

卷之七

書

公之所係武王周公其論之審矣若夫仲尼夏時之論則以其關於人事者比之建子爲尤切而非謂其爲不可也啓之征有扈曰怠棄三正則三正之用夏而已然非始於周而後有矣曰夏時冠周月此安定之論而程子亦嘗云爾曾謂程子之賢而不及是也何哉曰非謂其知之不及也程子菴泥於論語行夏之時之言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爲之辭菴推求聖言之過耳夫論語者夫子議道之書而春秋者魯國紀事之史議道自夫子則不

可以不盡紀事在魯國則不可以不實道金行而不相悖者也且周雖建子而不改時與月則周夏時矣而夫子又何以行夏之時云乎程子之云菴亦推求聖言之過耳庶何傷夫子嘗曰君子不以人廢言使程子而猶在也其殆不廢予言矣

書東齋風雨卷後

卷四

悲喜憂快之形於前初亦何常之有哉向之以爲愁苦淒鬱之鄉而今以爲樂事者有矣向之歌舞歡愉之地今過之而嘆息咨嗟愴然而泣下者有

禮陽明先生集

卷之七

書

矣二者之相尋於無窮亦何以異於不能崇朝之風雨而顧執而留之於胸中無乃非達者之心歟吾觀東齋風雨之作固亦寫其一時之所感遇風止雨息而感遇之懷亦不知其所如矣而猶諷咏嗟嘆於十年之後得非類於夢爲僕役覺而涕泣者歟夫其隱几於蓬窓之下聽芹波之春聲而咏夜簷之寒聲自今言之但覺其有幽閒自得之趣殊不見其有所苦也借使東齋主人得時於顯要一旦失勢退處寂寞其感念疇昔之懷當與今日

何如哉然則錄而追味之無亦將有洒然而樂靡然而忘言者矣而和者以爲真有所苦而類爲垂楚不任之辭是又不可與言夢者而於東齊主人之意失之遠矣

竹江劉氏族譜跋

甲戌

劉氏之盛散於天下其在安成者出長沙定王發今昔所傳有自來矣竹江之譜斷自竹溪翁而下不及於定王見素子曰大夫不敢祖諸侯禮也夫大夫之不祖諸侯也蓋言祭也若其支系之所自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七

書

則魯三桓之屬是失不可得而翦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蓋孔子之時史之闕疑者既鮮矣竹江之不及定王闕疑也可以爲譜法也已王道不明人偽滋而風俗壞上下相罔以詐人無實行家無信諱天下無信史三代以降吾觀其史若江河之波濤焉聊以知其起伏之槩而已爾士夫不務誠身立德而徒誇詡其先世以爲重冒昧攀緣適以絕其類亂其宗不知桀紂幽厲之出於湯文武而顏閔曾孟之先未始有顯者也若竹江之譜

其可以爲世法也哉孔子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克是心雖以復三代之淳可也且竹溪翁之後其聞於世者歷歷爾至其十一祖敬齋公而遂以清節大顯於當代錄名臣者以首廉吏敬齋之孫南峯公又以清節文學顯德業聲光方爲天下所屬望竹江之後祖敬齋而宗南峯焉亦不一足矣況其世賢之多也而又奚必長沙之爲重也夫

書察院行臺壁

丁丑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七

書

正德丁丑三月奉命征漳寇駐軍上杭旱甚禱於行臺雨日夜民以爲未足四月戊午寇平旋師是日大雨明日又雨又明日復雨登城南之樓以觀農事遂謁晦翁祠於水南覽七星之勝槩夕歸志其事於察院行臺

諭俗四條

丁丑

爲善之人非獨其宗族親戚愛之朋友鄉黨敬之雖鬼神亦陰相之爲惡之人非獨其宗族親戚叛之朋友鄉黨怨之雖鬼神亦陰殛之故積善之家

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

見人之爲善我必愛之我能爲善人豈有不愛我者乎見人之爲不善我必惡之我苟爲不善人豈有不惡我者乎故凶人之爲不善至於隕身亡家而不悟者由其不能自反也

今人不忍一言之忿或爭銖兩之利遂相構訟夫我欲求勝於彼則彼亦欲求勝於我讐讐相報遂至破家蕩產禍貽子孫豈若含忍退讓使鄉里稱爲善人長者子孫亦蒙其庇乎

善陽明先生集

卷之七

書

今人爲子孫計或至謀人之業奪人之產日夜營營無所不至昔人謂爲子孫作馬牛然身沒未寒而業已屬之他人讐家羣起而報復子孫反受其殃是殆爲子孫作蛇蝎也吁可戒哉

題進祝圖

戊寅

薛母太孺人曾方就其長子俊養于玉山仲子侃既舉進士告歸來省孺人曰吾安而兄養子出而仕侃曰吾斯之未能信曰然則盍往學於是携其弟僑姪宗鑑來就予于虔其室在揭陽別且數年

未遑歸視踰年五月望日爲孺人初誕之晨以命不敢往遙拜而祝其友正之廷仁崇一輩相與語曰薛母之教其子可謂賢矣薛子之養其親可謂孝矣吾儕與薛子同學因各勵其所以事親之孝可謂益矣而不獲登其堂申其敬乃命工繪進祝之圖寓諸玉山以致稱觴之意請於予予爲題其事

書諸陽伯卷

戊寅

善陽明先生集

卷之七

題

書

諸陽伯僞從予而問學將別請言予曰相與數月而未嘗有所論別而後言也不旣晚乎曰數月而未敢有所問知夫子之無隱於我而冀或有所得也別而後請言已自知其無所得而慮夫子之或隱於我也予曰吾何所隱哉道若日星然子惟不用目力焉耳無弗覩者也子又何求乎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天下之通患也子歸而立子之志竭子之目力若是而有所弗覩則吾爲隱於子矣

書陳世傑卷

庚辰

堯允恭克讓舜溫恭允塞禹不自滿假文王微柔  
懿恭小心翼翼望道而未之見孔子溫良恭儉讓  
蓋自古聖賢未有不篤於謙恭者向見世傑以足  
恭為可恥故遂入於簡抗自是簡抗自是則傲矣  
傲凶德也不可長足恭也者有所為而為之者也  
無所為而為之者謂之謙謙德之柄溫溫恭人惟  
德之基堂堂乎張也難與金為仁矣仲尼贊易之  
謙曰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故地不  
謙不足以載萬物天不謙不足以載地聖人不謙  
不足以受天下之益昔者顏子以能問於不能有  
而若無益得夫謙道也慎獨致知之說既嘗反覆  
於世傑則百凡私意之萌自當退聽矣復囑囑於  
是蓋就世傑氣質之所急者言之躬自厚而薄責  
於人則遠怨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則德修  
母謂已為已知而輒以誨人母謂人為不知而輒  
以忽人終日但見已過默而識之學而不厭則於  
道也其庶矣乎

論恭和楊茂  
其人華庭在候門求見  
先生以字問茂以字答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七

雜著

五

你口不能言是非你耳不能聽是非你心還能知  
是非否答曰知如此你口雖不如人你耳雖不如  
人你心還與人一般茂時首肯拱謝大凡人只是此心此  
心若能存天理是箇聖賢的心口雖不能言耳雖  
不能聽也是箇不能言不能聽的聖賢心若不存  
天理是箇禽獸的心口雖能言耳雖能聽也只是  
箇能言能聽的禽獸茂時扣指天你如今於父母但盡  
你心的孝於兄長但盡你心的敬於鄉黨鄰里宗  
族親戚但盡你心的謙和恭順見人怠慢不見嗔  
怪見人財利不要貪圖但在裏面行你那是的心  
莫行你那非的心縱使外面人說你是也不須聽  
說你不是也不須聽茂時首肯拱謝你口不能言是非省  
了多少問是非你耳不能聽是非省了多少問是  
非凡說是非便是是非生煩惱聽是非便是非  
添煩惱你口不能說你耳不能聽省了多少問是  
非省了多少問煩惱你比別人到快活自在了許  
多茂時扣指天我如今教你但終日行你的心不消  
口裏說但終日聽你的心不消耳裏聽茂時首肯拱謝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七

雜著

五

書樂惠卷

庚辰

樂子仁訪予於度舟遇於新淦嗟乎子仁久別之懷亦不足為慰乎顧茲薄領紛沓之地雖固道無不在然非所以從容下上其議時也子仁歸矣乞骸之疏已數上行且得報子仁其候我於桐江之許將與子盤桓於雲門若耶間有日也聞子仁之居鄉嘗以鄉約善其族黨固亦仁者及物之心然非子仁所汲汲孔子云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然惟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與則見其倚

圭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七

雜著

書

於衡也而後行子仁其務立參前倚衡之誠乎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聊以是為子仁別去之贈

書佛郎機遺事

庚辰

見素林公開寧濠之變即夜使人範錫為佛郎機銳并抄火藥方手書勉予竭忠討賊時六月暑暑人多道暍死公遣兩僕裹糧從間道冒暑晝夜行二千餘里以遺予至則濠已就擒七日予發書為之感激涕下蓋濠之擒以七月二十六距其始事

六月十四僅月有十九日耳世之君子當其任能

不畏難巧避者鮮矣况已致其事而能急國患踰

其家如公者乎蓋公之忠誠根於天性故老而彌

篤身退而憂愈深節愈勵嗚呼是豈可以聲音笑

貌為哉嘗欲刻其事于朝額非公之心也為作佛

郎機私諒君子之同聲者將不能已於言耳矣

佛郎機誰所為賊取比干腸髮以鴟夷皮裹弘之

血染不足雕陽之怒恨有遺老臣忠憤寄所洩震

驚百里賊膽披徒請尚方劍空聞魯陽揮段公笏

圭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七

雜著

書

板不在茲佛郎機誰所為

正德戊寅之冬福建按察僉事周期雍以公事

抵贛時逆濠奸謀日稔遠近洶洶予恩預為之

備而濠黨伺覘左右搔手動足朝聞暮達以期

雍官異省當非濠所計及因屏左右語之故遂

與定議期雍歸即陰募曉勇其械束裝部勒以

候予檄晨到而期雍夕發故當濠之變外援之

兵惟期雍先至適當見素公書至之日距濠始

事亦僅月有十九日耳初予嘗使門人冀元亨

者因講學說濠以君臣大義或格其奸濠不懌  
已而茲怒遣人陰購害之冀辭予曰濠必反先  
生宜早計遂遁歸至是聞變知予必起兵卽月  
潛行赴難亦適以是日至見素公在莆陽周官  
上杭冀在常德去南昌各三千餘里乃皆同日  
而至事若有不偶然者輒附錄於此聊以識予  
之耿吹云

題薛外母蟠桃圖

庚辰

某之妻之母諸太夫人張今年壽八十二月二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七

雜著

壽

十有二日其設悅辰也某縻於官守不能歸捧一  
觴於堂下幕下之士有郭詡者因爲作王母蟠桃  
之圖以獻夫王母蟠桃之說雖出於僞經異典未  
必其事之有無然今世之人多以之祝願其所親  
愛固亦古人岡陵松栢之意也吾從衆可乎遂用  
之以寄進祝之私而詩以歌之云維彼蟠桃千歲  
一華夫人之壽茲維始葩維彼蟠桃千歲一實夫  
人之壽益堅孔碩維華維實厥根彌植維夫人猗  
子亦昌衍靡極

書徐汝佩卷

癸未

壬午之冬汝佩別予北上赴南宮試已而門下士  
有自京來者告予以汝佩因南宮策問若陰詆夫  
子之學者不對而出遂浩然東歸行且至矣予聞  
之默然不樂者久之士曰汝佩斯舉有志之士莫  
不欽仰敬服以爲自尹彥明之後至今而始再見  
者也夫人離去其骨肉之愛齋糧束裝走數千里  
以赴三日之試將竭精弊力惟有司之好是授以  
斬一日之得希終身之榮斯人人之同情也而汝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廿

雜著

書

佩於此獨能不爲其所不爲不欲其所不欲斯非  
其有見得思義見危授命之勇其孰能聲音笑貌  
而爲此乎是心也因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  
武不能屈者矣將夫子聞之躍然而喜顯然而嘉  
與之也而顧默然而不樂也何居乎予曰非是之  
謂也士曰然則汝佩之爲是舉也尚亦有未至歟  
豈以汝佩骨肉之養且旦暮所不給無亦隨時順  
應以少蘇其貧困也乎若是則汝佩之志荒矣予  
曰非是之謂也士曰然則何居乎予默然不應士



不得問而退他日汝佩既歸士往問於汝佩曰向  
吾以子之事問於夫子矣夫子默然而不樂予云  
云而夫子云云也子以爲奚居汝佩曰始吾見發  
策者之陰詆吾天子之學也蓋怫然而怒憤然而  
不平以爲吾夫子之學則若是其簡易廣大也吾  
夫子之言則若是其真切著明也吾夫子之心則  
若是其仁恕公曾也夫子憫人心之陷溺若已之  
墮於淵壑也冒天下之非笑詆訾而日諄諄焉亦  
豈何求於世乎而世之人曾不覺其爲心而相嫉  
王陽明先生全集

及見夫子親聞良知之誨恍然而大寤醒泊然而  
生意融始自痛悔切責吾不及夫子之門則幾死  
矣今雖知之甚深而未能實諸已也信之甚篤而  
未能孚諸人也則猶未免於身謗者也而遽爾責  
人若是之峻且彼蓋未嘗親承吾夫子之訓也使  
得親承焉又焉知今之非笑詆毀者異日不如我  
之痛悔切責乎不如我之深知而篤信乎何忘已  
之困而責人之速也夫子冒天下之非笑詆毀而  
日諄諄然惟恐人之不入於善而我則反之其間  
不能以寸矣夫子之默然而不樂也蓋所以愛珊  
之至而憂珊之深也雖然夫子之心則又廣矣大  
矣微矣幾矣不覩不聞之中吾豈能盡以語子也  
汝佩見備以其所以告於士者爲問予領之而弗  
答默然者久之汝佩悚然若有省也明日以此卷  
入請曰昨承夫子不言之教珊傾耳而聽若震驚  
百里粗心浮氣一時俱喪矣請遂書之

題夢槎奇遊詩卷

乙酉

君子之學求盡吾心焉爾故其事親也求盡吾心

之孝而非以爲孝也事君也求盡吾心之忠而非以爲忠也是故夙興夜寐非以爲勤也馴繁理劇非以爲能也嫉邪祛蠹非以爲剛也規切諫諍非以爲直也臨難死義非以爲節也吾心有不盡焉是謂自欺其心心盡而後吾之心始自以爲快也惟夫求以自快吾心故凡富貴貧賤憂戚患難之來莫非吾所以致知求快之地苟富貴貧賤憂戚患難而莫非吾致知求快之地則亦寧有所謂富貴貧賤憂戚患難者足以動其中哉世之人徒知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七

七

君子之於富貴貧賤憂戚患難無入而不自得也而皆以爲獨能人之所不可及不知君子之求以自快其心而已矣林君汝桓之名吾聞之蓋久然皆以爲聰明特達者也文章氣節者也今年夏聞君以直言被謫果信其爲文章氣節者矣又踰月君取道錢塘則以書來道其相愛念之厚病不能一往爲恨且惓惓以問道爲急問學爲事嗚呼君蓋知學者也志於道德者也寧可專以文章氣節稱之已而郡守南君元善示予以夢槎奇遊卷蓋

京師士友贈君南行者予讀之終篇嘆曰君知學者也志於道德者也則將以求自快其心者也則其奔走於郡縣之末也猶其從容於部署之間也則將地官郎之議國事未嘗以爲抗而徐聞丞之親民務未嘗以爲瑣也則夢槎未嘗以爲異而南遊未嘗以爲奇也君子樂道人之善則張大而後使之是固贈行者之心乎予亦以病不及與君一面感君好學之篤因論君子之所以爲學者以爲君贈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七

七

爲善最樂文

丁亥

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然小人之得其欲也吾亦但見其苦而已耳五色令人目盲五聲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營戚戚憂患終身心勞而日拙欲縱惡積以亡其生烏在其爲樂也乎若夫君子之爲善則仰不愧俯不忤明無人非幽無鬼責優優蕩蕩心逸日休宗族稱其孝鄉黨稱其弟言而人莫不信行而人莫不悅所謂無入而不自得也亦何樂如之妻弟

諸用明積德勵善有可用之才而不求仕人日子  
獨不樂仕乎用明曰爲善最樂也因以四字扁其  
退若之軒率二子階陽日與鄉之俊彥讀書講學  
於其中已而二子學日有成登賢薦秀鄉人噴噴  
皆曰此亦爲善最樂之效矣用明笑曰爲善之樂  
大行不加窮居不損豈顧於得失榮辱之間而論  
之聞者心服僕夫治圃得一鏡以獻於用明刮土  
而視之背亦適有爲善最樂四字坐客嘆異皆曰  
此用明爲善之符誠若亦不偶然者也相與詠其  
事而來請於予以書之用以訓其子孫遂以最夫  
鄉之後進

客座私祝

但願溫恭直諒之友來此講學論道示以孝友謙  
和之行德業相勸過失相規以教訓我子弟使毋  
陷於非僻不願狂悖傲慢之徒來此博奕飲酒長  
傲飾非導以驕奢淫蕩之事誘以貪財黷貨之謀  
冥頑無恥扇惑鼓動以益我子弟之不肖嗚呼由  
前之說是謂良士由後之說是謂商人我子弟苟

遠良士而近商人是謂逆子戒之戒之嘉靖丁亥  
八月將有兩廣之行書此以戒我子弟并以告夫  
士友之辱臨於斯者請一覽教之

教條示龍場諸生

諸生相從於此甚盛恐無能爲助也以四事相規  
聊以荅諸生之意一曰立志二曰勤學三曰改過  
四曰責善其慎聽毋忽

立志

志不立天下無可成之事雖百工技藝未有不本

於志者今學者曠廢隳惰玩歲愒時而百無所成  
皆繇於志之未立耳故立志而聖則聖矣立志而  
賢則賢矣志不立如無舵之舟無銜之馬漂蕩奔  
逸終亦何所底乎昔人有言使爲善而父母怒之  
兄弟怨之宗族鄉黨賤惡之如此而不爲善可也  
爲善則父母愛之兄弟悅之宗族鄉黨敬信之何  
苦而不爲善爲君子使爲惡而父母愛之兄弟悅  
之宗族鄉黨敬信之如此而爲惡可也爲惡則父  
母怒之兄弟怨之宗族鄉黨賤惡之何苦而必爲

惡爲小人諸生念此亦可以知所立志矣

勤學

已立志爲君子自當從事於學凡學之不動必其志之尚未篤也從吾遊者不以聰慧警捷爲高而以勤謹謙抑爲上諸生試觀儕輩之中苟有虛而爲盈無而爲有諱已之不能忌人之有善自矜自是大言欺人者使其人資稟雖甚超邁儕輩之中有弗疾惡之者乎有弗鄙賤之者乎彼固將以欺人人果遂爲所欺有弗竊笑之者乎苟有謙默自

王陽明先生集

卷之七

雜著

七

持無能自處篤志力行勤學好問稱人之善而咎已之失從人之長而明已之短忠信樂易表裏一致者使其人資稟雖甚魯鈍儕輩之中有弗稱慕之者乎彼固以無能自處而不求上人人果遂以彼爲無能有弗敬尚之者乎諸生觀此亦可以知所從事於學矣

改過

夫過者自大賢所不免然不害其卒爲大賢者爲其能改也故不貴於無過而貴於能改過諸生自

思平日亦有缺於廉恥忠信之行者乎亦有薄於孝友之道陷於狡詐偷刻之習者乎諸生殆不至於此不幸或有之皆其不知而誤蹈素無師友之講習規飭也諸生試內省萬一有近於是者固亦不可以不痛自悔咎然亦不當以此自歉遂候於改過從善之心但能一旦脫然洗滌舊染雖昔爲寇盜今日不害爲君子矣若曰吾昔已如此今雖改過而從善將人不信我且無贖於前過反懷羞澁疑沮而甘心於汙濁終焉則吾亦絕望爾矣

王陽明先生集

卷之七

雜著

七

責善

責善朋友之道然須忠告而善道之悉其忠愛致其婉曲使彼聞之而可從繹之而可改有所感而無所怒乃爲善耳若先暴白其過惡痛毀極詆使無所容彼將發其愧恥憤恨之心雖欲降以相從而勢有所不能是激之而使爲惡矣故凡許人之短攻人之陰私以沽直者皆不可以言責善雖然我以是而施於人不可也人以是而加諸我凡攻我之失者皆我師也安可以不樂受而心感之

乎其於道未有所得其學齒芬耳謬爲諸生相從  
於此每終夜以思惡且未免充於過乎人謂事師  
無犯無隱而遂謂師無可諫非也諫師之道直不  
至於犯而婉不至於隱耳使吾而是也因得以明  
其是吾而非也因得以去其非蓋敦學相長也諸  
生責善當自五始

書宋孝子朱壽昌孫敦讀源卷

敦讀朱源見其先世所遺翰墨知其爲宋孝子壽  
昌之裔也既弊爛矣使工爲裝緝之因諭之曰孝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七

雜著

七

人之性也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橫乎四海施  
之後世而無朝夕保爾先世之翰墨則有時而弊  
保爾先世之孝無時而或弊也人孰無是孝豈保  
爾先世之孝保爾之孝耳保先世之翰墨亦保其  
孝之一事充是心而已矣源歸其以吾言遍諭鄉  
鄰苟有慕壽昌之孝者各充其心焉皆壽昌也已  
正德己卯春三月晦書虔臺之靜觀軒

書趙孟立卷

趙孟立之判辰也問政於陽明子陽明子曰郡縣

之職以親民也親民之學不明而天下無善治矣  
敢問親民曰明其明德以親民也敢問明明德曰  
親民以明其明德也曰明德親民一乎君子之言  
治也如斯而已乎曰親吾之父以及人之父而孝  
之德明矣親吾之子以及人之子而慈之德明矣  
明德親民也而可以二乎惟夫明其明德以親民  
也故能以一身爲天下親民以明其明德也故能  
以天下爲一身夫以天下爲一身也則八荒四表  
皆吾支體而况一郡之治心腹之間乎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七

雜著

七

書韓昌黎與太顛坐敘

退之與孟尚書書云潮州有一老僧號太顛頗聰  
明識道理與之語雖不盡解要自胸中無滯礙因  
與來往及祭神於海上遂造其廬來袁州留衣服  
爲別乃人情之常非崇信其法求福田利益退之  
之交太顛其大意不過如此而後世佛氏之徒張  
大其事往往見之圖書真若弟子之事嚴師者則  
其誣退之甚矣然退之亦自有以取此者故君子  
之與人不可以不慎也

銘一首

來爾同志古訓爾陳惟古爲學在求放心心苟或  
放學乃徒勤勿憂文辭之不富惟慮此心之未純  
勿憂名譽之不顯惟慮此心之或溷斯須不敬鄙  
慢入造次不謹放僻成反觀而內照虛已以受人  
言勿傷於煩易以爲人循勿以亡而爲有勿  
以虛而爲盈勿遂非而文過勿務外而徇名溫溫  
恭人允惟基德堂堂張也難與爲仁卓爾在如愚  
之回一貫乃質魯之參終身可行惟一恕三年之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七

雜著

七

王陽明先生全集卷之七

王陽明先生全集目錄

卷之八 賦 騷 詩

太白樓賦 丙辰

九華山賦 壬戌

王樓夜濤賦

來雨山雪圖賦

弔屈平賦 丙寅

思歸軒賦 庚辰

答言 丙寅

守儉弟歸曰仁歌楚聲爲別予亦和之

祈雨辭 正德丙子

歸越詩 弘治壬戌年以刑部主事告病歸越并楚遊作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八

目錄

一

遊牛峰寺四首 又四絕句 姑蘇吳氏海

天樓次鄭尹韻 山中立秋日偶書 夜雨

山翁家偶書 尋春 西湖醉中漫書二首

九華山下柯秀才家 夜宿無相寺 題

四老圍棋圖 無相寺三首 化成寺六首

李白祠二首 雙峰 蓮花峰 列仙峰

雲門峰 芙蓉閣二首 書梅竹小畫

山東詩 弘治甲子起復主試山東時作

登泰山五首 泰山高次王內翰司獻韻

京師詩弘治乙丑年改除

憶龍泉山 憶諸翁 寄舅 送人東歸

寄西湖友 贈陽伯 故山 憶鑑湖友

獄中詩正德丙寅年十二月以上

不寐 有室七章 讀易 歲暮 見月

天涯 屋罅月 別友獄中

赴謫詩正德丁卯年赴謫

答汪抑之三首 陽明子之南也其友湛元

明歌九章以贈崔子鍾和之以五詩於是陽

陽明先生集 卷之八 二

明子作八詠以答之 南遊三首 憶昔答

喬白巖因寄儲柴墟三首 一日懷抑之也

抑之之贈既答以三詩意若有歉焉是以

賦之也 夢與抑之昆季語湛崔皆在焉覺

而有感因記以詩三首 日雨和杜韻 赴

謫次北新開喜見諸弟 南屏 臥病靜慈

寫懷 移居勝果寺二首 憶別 泛海

武夷次僊間韻 草萍驛次林見素韻奉寄

玉山東嶽廟遇舊識嚴星士 廣信元夕

蔣太守舟中夜話 夜泊石亭寺用韻呈陳

婁諸公因寄儲柴墟都憲及喬白巖太常諸

友 過分宜望鈐岡廟 雜詩三首 袁州

府宜春臺四絕 夜宿宣風館 萍鄉道中

謁濂溪祠 宿萍鄉武雲觀 醴陵道中風

雨夜宿泗州寺次韻 長沙答周生 涉湘

千邁嶽麓是遵仰止先哲因懷友生麗澤興

感伐木寄言二首 遊嶽麓書事 次韻答

趙太守王推官 天心湖阻泊既濟書事

陽明先生集 卷之八 三

右 詩

去婦嘆五首 羅舊驛 沅水驛 鍾鼓洞

平溪館次王文濟韻 清平衛卽事 興

隆衛書壁 七盤 初至龍場無所止結草

菴居之 始得東洞遂改爲陽明小洞天三

首 謫居絕糧請學于農將出南山永言寄

懷 觀稼 採薇 倚荷 南溪 溪水

龍岡新構 諸生來 西園 木瀆洞 山

石 無寐二首 諸生夜坐 艾草次胡少

參韻 鳳雛次韻答胡少參 鸚鵡和胡韻

諸生 遊來儒洞早發道中 別友 贈

黃太守澍 寄友川韻 秋夜 採薪二首

龍岡漫興五首 答毛拙菴見招書院

老衲 邦巫 過天生橋 南齊雲祠 春

晴 陸廣曉發 雪夜 元夕二首 家僮

作紙燈 白雲堂 來儒洞 木閣道中 零

元夕雪用蘇韻二首 曉霽用前韻書懷

二首 次韻陸僉憲元日喜晴 元夕木閣

毛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八 四

山火 夜宿汪氏園 春行 村南 山途

二首 白雲 答劉美之見寄次韻 寄徐

掌教 書庭蕉 送張憲長左遷滇南大參

次韻 南菴次韻二首 觀傀儡次韻 徐

都憲同遊南菴次韻 卽席次王文濟少參

韻二首 贈劉侍御二首 夜寒 冬至

春日花間偶集示門生 次韻送陸文順僉

憲 次韻陸僉憲病起見寄 次韻胡少參

見過 雪中桃次韻 舟中除夕二首 淑

浦山夜泊 過江門崖 辰州虎溪龍興寺

間楊名父將到留韻壁間 武陵湖音閣懷

元明 閣中坐雨 驛夜 僧齋 德山寺

次壁間韻 沅江曉泊二首 夜泊江思湖

憶元明 睡起寫懷 三山晚眺 鵝羊山

泗州寺 再經武雲觀書林玉璣道士壁

再過濂溪祠用前韻 遊金山寺 薇月

山

毛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八 五



王陽明先生全集卷之八

同里後學命 嶙重編

賦 騷 詩

太白樓賦 丙辰

歲丙辰之孟冬兮泛扁舟予南征凌濟川之驚濤  
今覽層構乎任城曰太白之故居兮儼高風之猶  
在蔡侯導余以從陟兮將放觀乎四海木蕭蕭而  
亂下兮江浩浩而無窮鯨敖敖而湧海兮鵬翼異  
而承風月生輝於采石兮今日留景於嶽峯蔽長烟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八

賦

一

乎天姥兮渺匡廬之雲松慨昔人之安在今吾將  
上下求索而不可獲予雖非白之儔兮遇季真之  
知我羌後人之視今兮又烏知其不果吁嗟太白  
公奚爲其居此兮余奚爲其復來倚筇霄以流盼  
今固千載之一哀昔夏桀之顛覆兮尹退手莘之  
野成湯之立賢兮廼登庸而伐夏謂問祖其要說  
今維黨人之擠誦會聖哲之匡時兮夫焉前枉而  
直後當天寶之末代兮淫好色以信讒惡來妹喜  
其猖獗兮衆皆狐媚以貪婪判獨毅而不顧兮爰

命夫以僕妾之役寧直死以頗領兮夫焉患得而

局促開元之紹基兮亦遑遑其求理生逢時以就

列今固雲臺麒麟閣而容與夫何漂泊于天之涯今

登斯樓乎延佇信流俗之嫉妬兮自前世而固然

懷夫子之故都今涕余涕之潏潏廟堂之偃蹇今

或非情之所好惟不合於斯世兮恣沉酣而遠眺

進吾不遇於武丁今退吾將顏氏之簞瓢奚楚蘄

其昏迷今亦夫子之所逃管仲之輔糾兮孔聖興

其政行佐隣而失節今始以見道之未明觀夜郎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八

賦

二

之有作兮橫逸氣以徘徊亦初心之無他兮故雖  
悔而弗摧吁嗟其誰無過兮抗直氣之爲難輕萬  
乘於褐夫兮固孟軻之所嘆曠絕代而相感兮望  
天宇之漫漫去去予其千祀兮世益隘以周容媒  
婦妾以馳驚兮又從而爲之吮癰賢者化而改度  
今就規曲以爲同卒曰嶧山青兮河流瀉風颺颺  
今澹平野凭高樓兮不見舟楫紛兮樓之下舟之  
人兮儼服亦有庶幾夫子之蹤者

九華山賦

丁未

循長江而南下指青陽以幽討啓鴻濛之神秀登  
九華之天巧非效靈於坤軸孰構奇於玄造涉五  
溪而徑入宿無相之窈窕訪王生於遂谷掬金沙  
之清潌凌風雨乎半霄登望江而遠眺步千仞之  
蒼壁俯龍池於深宮吊謫仙之遺跡躋化城之縹  
緲飲鉢盂之朝露見蓮花之孤標扣雲門而望天  
柱列仙舞於晴昊儀雙椒之闢門真人駕陽雲而  
獨騎翠蓋平臨乎石照綺霞掩映乎天姥二神升  
於翠微九千隣於積稻炎熾起於玉甌爛石碑之

李陽明先生集

卷之八

賦

三

文藻回澄秋於枕月建少微之星旄覆甌承滴翠  
之餘瀝展旗立雲外之旌纛下安禪而步逍遙覽  
雙泉於松杪踰西洪而憩黃石懸百丈之瀨瀨瀨  
流鶴而紫紆還石船於澗道呼白鶴於雲峯釣嘉  
魚於龍沼倚透碧之峴岬謝塵寰之紛擾攀齊雲  
之巉巖鑑琉璃之浩淼沿東陽而西歷殄九節之  
蒲草憇人尊余以冥探排碧雲之瑞島攀巒翳其  
繆藹失陰陽之昏曉垂七布之沉沉靈龜隱而復  
徙履高僧而屢招賢開白日之杲杲試明茗於春

陽汲垂雲之淵湫凌繡壁而據石屋何文殊螺髻  
之蟠糾梯拱辰而北吟鑪遺光於拾寶緇裳迂於  
黃鵠休圓寂之幽僧烏乎春於叢篁和雲韶之鶯  
鶯喚起促余之晨興落星河於簷櫳護山岷其驚  
飛惟遊人之太早攬青木之如濯被晨暉而爭妓  
靜鏡聲之剝啄幽人刷參巖於冥杳碧鷄噉於青  
林鳴翻雲而失皓隱搗藥於樛蘿挾提壺餽焦而  
翔繞鳳凰承蓋冠以相遺飲沆瀣之仙醪羞竹簣  
以嬉翺集梧枝之嫋嫋嵐欲雨而霏霏鳴濕濕於

李陽明先生集

卷之八

賦

四

豐蔭蹠三遊而轉青峭拂天香於茫渺席泓潭以  
濯纓浮桃瀉而楊縞涼漸漸而落蔭飲猿猱之捷  
符睨斧柯而昇大還望會仙於雲表憫子京之故  
宅歎知微之碧桃條金光之閃映隄累景於穹圉  
弄玄珠於赤水舞千人之潛蛟金花塘而峻極散  
香林之麝麝撫浮屠之突兀泛五釵之翠濤襲珍  
芳於絕巘翳金步之搖搖莎羅躑躅芬敷而燦燿  
幢玉女之妖嬌寒龍鬚於靈寶瑩鉢囊之飄飄開  
仙掌於欽嵌散青霽之迢迢披白雲而蹠崇壽見

參錯之僧寮日既夕而山冥掛星辰於窿巖宿南  
臺之明月虎夜嘯而羆咆鹿麋羣遊於左右若將  
侶幽人之岑寥迴高寒其無寐開冰壑之洞簫溪  
女厲晴瀧而曝木雜精苓之春苗邀予觴以玉液  
飯玉粒之瓊璫溢辭余而遠去颿霞裾之飄飄復  
中峯而悵望或仙蹤之可招迺下見陽陵之蜿蜒  
忽有感於子明之宿要逝予將遺世而獨立採石  
芝於層霄雖長處於窮僻迺永離乎塵囂彼蒼黎  
之緝緝固吾生之同胞苟顛連之能濟吾豈靳於  
一毛矧狂胡之越獵王師局而奔勞吾寧不欲請  
長纓於闕下快平生之鬱陶顧力微而任重懼覆  
敗於或遭又出位以圖遠將無謂於鳴鶴嗟有生  
之迫隘等滅沒於風泡亦富貴其奚爲猶榮薜之  
一朝曠百世而興威蔽雄傑於蓬蒿吾誠不能同  
草木而腐朽又何避乎群啄之呶呶已矣乎吾其  
鞭風霆而騎日月被九霞之翠袍搏鵬翼於北溟  
釣三山之巨鰲道崑崙而息駕聽王母之雲璈呼  
浮丘於子晉招勾曲之三茅長遨遊於碧落其太

虛而逍遙亂日蓬壺之藐藐今列仙之所逃今九  
華之矯矯今吾將於此巢今匪塵心之足攪今念  
鞠育之劬勞今苟初心之可紹今永矢弗撓今  
黃樓夜濤賦朱君朝章時復黃樓爲予言其  
故夜泊彭城之下子瞻呼予曰  
吾將與子瞻黃樓之事作黃樓夜濤賦  
夢也或子瞻之事作黃樓夜濤賦  
子瞻與客宴於黃樓之上已而客散日夕暝色橫  
樓明月未出乃隱几而坐嗒焉以息忽有大聲起  
於穹窿徐而察之乃在西山之麓倏焉改聽又似  
夾河之曲或隱或隆若斷若逢若揖讓而樂進歛  
掀舞以相雄觸孤憤於屋石駕逸氣於長風爾乃  
乍聞復闕既橫且縱提提颿颿洶洶融融若風雨  
驟至林壑崩奔振長平之屋瓦舞泰山之喬松咽  
悲吟於下浦激高響於遙空恍不知其所止而忽  
已過於呂梁之東矣子瞻曰噫嘻異哉是何聲之  
壯且悲也其爲江之兵散而東下感帳中之悲歌  
慷慨激烈吞聲飲泣怒戰未已憤氣決臆倒戈曳  
戟紛紛藉藉狂奔疾走呼號相及而復會於彭城  
之側者乎其赤帝之子威加海內思歸故鄉千乘

萬騎霧奔雲從車轍轟霆旌旗蔽空擊萬夫之鼓  
撞千石之鐘唱大風之歌按節翔翔而將返於市  
宮者乎於是慨然長噫欠伸起立使童子啓戶憑  
欄而望之則朔光已散河影垂虹帆檣泊於洲渚  
夜氣起於郊垌而明月固已出於芒碭之峰矣子  
瞻曰噫嘻予固疑其爲濤聲也夫風水之遭於瀨  
洞之濱而爲是也豈非南郭子綦之所謂天籟者  
乎而其誰倡之乎其誰和之乎其誰聽之乎當其  
滔天浴日湮谷崩山橫奔四潰茫然東翻以與吾  
孟陽明先生集 卷之八 七

鈞天於廣野是蓋有無之相激其殆造物者將以  
寫千古之不平而用以盡吾胸中之鬱鬱者乎而  
吾亦胡爲而不樂也客曰子瞻之言過矣方其奔  
騰漂蕩而以厄子之孤城也固有莫之爲而爲者  
而豈水之能爲之乎及其安流順道風水相激而  
爲是天籟也亦有莫之爲而爲者而豈水之能爲  
之乎夫水亦何心之有哉而子乃欲據其所有者  
以爲歡而追其既往者以爲戚是豈達人之大觀  
將不得爲上士之妙識矣子瞻喟然而笑曰客之  
言是也乃作歌曰濤之興兮吾聞其聲兮濤之息  
兮吾泯其迹兮吾將乘一氣以遊於鴻濛兮夫孰  
知其所極兮弘治甲子七月書百步洪之養浩軒  
來雨山雪圖賦  
昔年大雪會稽山我時放迹遊其間巖岫皆失色  
崖壑俱收顏歷高林兮入溪嶺銀幢寶籀森圍園  
長矛利戟白齒齒駭心慄慄如穿虎豹之重關淵  
谿埋沒不可辨長松之杪修竹之下時聞寒溜聲  
潺潺杳嶺連天凝華積鉛嗟嗟嘶削浩蕩無顛嶙

响眩耀勢欲倒溪迴路轉忽然當之却立仰視不敢前嵌竇飛瀑忽然中瀉冰磴峻嶒上通天罅枯藤古葛倚巖岷而高掛如瘦蛟老螭之蟠糾蛻皮換骨而將化舉手攀援足未定鱗甲紛紛而亂下側足登龍虬傾耳俯聽寒籟之颼颼陸風蹀躞直際縹緲恍惚最高之上頭迴是仙都玉京中有上帝邀遊之三十六瑤宮傍有玉妃舞婆娑十二層之瓊樓下隔人世知幾許真境倒照見毛髮凡骨高寒難久留劃然長嘯天花墜空素屏縞障坐不

善陽明先生集

卷之八

九

厭琪林珠樹窺玲瓏白鹿來飲澗騎之下千峰驚猿怨鶴時一叫彷彿深谷之底呼其侶蒼茫之外爭行蹙陣排天風盪湖萬頃寒濛濛雙袖拂開湖上雲照我鬚眉忽然皓白成衰翁手掬湖水洗雙眼回看羣山萬朶玉芙蓉草團蒲帳青莎蓬浩歌夜宿湖水東夢魂清徹不得寐乾坤俯仰真在水壺中幽朔陰巖地歲暮常多雪獨無湖山之勝使我每每對雪長鬱結朝回策馬入秋臺高堂大壁寒崔嵬恍然昔日之湖山雙目驚喜三載又一開

誰能縮地法此景何來石田畫師我非爾胸中胡爲亦有此來君神骨清莫比此景奇絕酷相似石田此景非爾不能摸來君來君若非爾不可當此圖我嘗親遊此景得其趣爲君題詩非我其誰乎

弔屈平賦

兩寅

正德丙寅某以罪謫貴陽取道沅湘感風原之事爲文而弔之其詞曰

山黯慘兮江夜波風颼颼兮木落森柯汎中流兮焉泊湛椒醑兮弔湘纍雲冥冥兮月星蔽晦水峻嶒兮微又下繫之宮兮安在悵無見兮愁予高岸

善陽明先生集

卷之八

十

兮欲崎紛糾錯兮樛枝下深淵兮不測穴頽洞兮蛟螭山岑兮無極空谷徐舒兮迥寥寂猿啾啾兮吟雨熊羆嗥兮虎交蹟念繫之館兮焉托處四山無人兮駭狐鼠魑魅遊兮群跳嘯瞰出入兮爲紫姦尤嫉纍正直兮反詆爲殃昵比上官兮子蘭爲戚幽叢薄兮疇侶懷故都兮增傷望九疑兮參差就重華兮陳辭阻積雪兮欄道絕洞庭渺邈兮天路迷要彭咸兮江潭召中層兮使騷娥鼓瑟兮馮夷舞聊遨遊兮湘之浦乘回波兮泊蘭渚睠故都

今獨延佇君不還今郢爲墟心壹鬱今欲誰語郢  
爲墟今伯嶠亦焚讒鬼遺戮今快不酬冤歷千載  
今耿忠愍君可復今排帝閭望遺跡今渭陽箕履  
因今其祥以狂艱貞今晦明懷若人今將予退藏  
宗國淪今摧腑肝忠憤激今中道難勉低回今不  
忍湓自沉今心所安雄之謏今讒喙衆狂穉今謂  
繫揚已爲魑爲魍今爲讒媵妾繫視若鼠今佞賴  
有泚繫忽舉今雲中龍薪曉霽今飄風橫四海今  
倏忽驅玉虬今上衝降望今大壑山川蕭條今濟  
寒廓逝遠去今無窮懷故都今蜷局亂日日西夕  
今沅湘流楚山嵯峨今無冬秋繁不見今涕泗世  
愈隘今孰知我憂

思歸軒賦 庚辰

陽明子之官于虔也解之後喬木蔚然退食而望  
若處深麓而遊於其鄉之園也構軒其下而名之  
曰思歸焉門人相謂曰歸乎夫子之役役於兵革  
而沒沒於微纒也而靡寒暑焉而靡昏朝焉而髮  
蕭蕭焉而色焦焦焉雖其心之固囂囂也而不免

於歎歎焉嗟嗟焉亦奚爲乎稿中竭外而徒以勞  
勞焉爲乎哉且長谷之迢迢也窮林之寥寥也而  
耕焉而樵焉亦焉往而弗宜矣夫退身以全節大  
知也歛德以亨道大時也怡神養性以遊於造物  
大熙也又夫子之夙期也而今日之歸又奚以思  
爲乎哉則又相謂曰夫子之思歸也其亦在陳之  
懷歟吾黨之小子其狂且簡俛俛然若瞽之無與  
偕也非吾夫子之歸孰從而裁之乎則又相謂曰  
嗟乎夫子而得其歸也斯土之人爲失其歸矣乎  
天下之大也而皆若是焉其誰與爲理乎雖然夫  
子而得其歸也而後得於道惟夫天下之不得於  
道也故若是其質質夫道得而志全志全而化理  
化理而人安則夫斯人之徒亦未始爲不得其歸  
也而今日之歸又奚疑乎而奚以思爲乎陽明子  
聞之慨然而嘆曰吾思乎吾思乎吾親老矣而暇  
以他爲乎雖然之言也其始也吾私焉其次也吾  
資焉又其次也吾幾焉乃援琴而歌之歌曰歸兮  
歸兮又奚疑兮吾行日非兮吾親日衰兮胡不然

今日思子旋今後悔可還今歸今歸今二三子之言

答言 丙寅

正德丙寅冬十一月守仁以罪下錦衣獄省愆內訟時有所述既出而錄之

何玄夜之漫漫兮情予懷之獨結嚴霜下而增寒今瞰明月之在隙風嘯嘯以憎木兮鳥驚呼而未息魂營營以惆恍兮月宵宵其焉極懷寒處之生人兮咨不知其所自夜展轉而九起今沾予襟之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八 三

如泗水定省之弗遑兮豈茶甘之如薺懷前哲之耿光兮取周容以為北何天高之冥冥兮孰察予之衷予匪戚於累囚兮特匪予之為恫涕洪波之浩浩兮造雲阪之濛濛稅予駕其安止兮終予去此其焉從孰瘼瘼之在頸今謂累足之何傷重目而弗顧兮惟盲者以為常孔訓之服膺兮惡訐以為首辭婉變期卷遇今豈予言之未力皇天之無私兮鑒予情之靡他寧保身之弗知今膺斧鑕之謂何蒙出位之為愆兮信愚忠而蹈亟苟 聖明

之有裨今雖九死其焉恤亂曰予年將中歲月邁今深谷崢嶸近息遊兮飄然凌風八極周兮孰樂之同不均憂兮匪修名崇仁之求兮出處時從天命何憂兮

守儉弟歸曰仁歌楚聲為別予亦和之

庭有竹兮青青上喬木兮鳥嚶嚶妹之來兮弟與偕行竹青青兮雨風鳥嚶嚶兮西東弟之歸兮兄誰與同江雲閣兮暑雨江波渺渺兮愁予弟別兄今須臾兄思弟兮何處景翳翳兮桑榆念重闌兮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八 三

離居路脩遠兮崎嶇沮風波兮江湖山有洞兮洞有雲深林宵宵兮澗道曛松落落兮為紫雲猿啾啾兮鶴怨群山之人兮不歸山鬼畫嘯兮下上烟霏風嫋嫋兮桂花落草凄凄兮春日遲葺予屋兮雲間荒予園兮溪之陽驅虎豹兮無踐我藿擾麋鹿兮無駭我塲解予綬兮鍾阜委予佩兮江湄往者不可追兮嘆鳳德之日衰將沮溺其耦耕兮孰接輿之避予同予駕兮扶桑鼓予柁兮滄浪終携汝兮空谷採三秀兮徜徉



祈雨辭

正德丙子  
南嶺作

嗚呼十日不雨兮川且無禾一月不雨兮川且無  
波一月不雨兮民已爲疴再月不雨兮民將奈何  
小民無罪兮天無咎民撫巡失職兮罪在予臣嗚  
呼盜賊兮爲民大屯天或罪此今赫威降嗔民則  
何罪兮玉石俱焚嗚呼民則何罪兮天何遽怒油  
然興雲兮雨茲下土彼罪曷逋今哀此窮苦

歸越詩三十五首

弘治壬戌年以刑部主  
事告病歸越并楚遊作

遊牛峯寺四首

牛峯今改  
名浮峯

王陽明先生集

卷之八

詩

五

洞門春雷閉深松飛磴纏空轉石峯猛虎踞厓如  
出柙斷螭蟠頂訝懸鐘金城絳闕應無處翠壁丹  
書尚有踪天下名區皆一到此山殊不厭來重  
縈紆鳥道人雲松下數湖南百二峯巖犬吠人時  
出樹山僧迎客自鳴鐘凌巖陟險真扶病異日探  
奇是舊踪欲扣靈關問丹訣春風羅幃隔重重  
偶尋春寺入層峯曾到渾疑是夢中飛鳥去邊懸  
棧道馮夷宿處有幽宮溪雲晚度千巖雨海月涼  
飄萬里風夜擁蒼厓臥丹洞山中亦自有王公

一臥禪房隔歲心五峯烟月聽猿吟飛湍映樹懸  
蒼玉香粉吹香落細金翠壁年多霜蘚合石牀春  
盡雨花深勝遊過眼俱陳迹珍重新題蒲竹林

又四絕句

翠壁看無厭山池坐益清深林落輕葉不道是秋  
聲

惟石有千窟老松多半枝清風灑巖洞是我再來  
時

入間酷暑避不得清風都在深山中池邊一坐卽

王陽明先生集

卷之八

詩

其

三日忽見巖頭碧樹紅

兩到浮峯輿轉劇醉眠三日不知還眼前風景色

色異惟有人聲似世間

姑蘇吳氏海天樓次鄭尹韻

晴雪吹寒春事濃江樓三月尚殘冬青山暗逐回  
廊轉碧海真成捷徑通風暖簷牙雙燕劇雲深簾  
幙萬花重倚闌天北疑回首想像丹梯下六龍

山中立秋日偶書

風吹蟬聲亂林臥驚新秋山池靜澄碧暑氣亦已



收青峯出白雲突兀成瓊樓袒裼坐溪石對之心  
悠悠倏忽無定態變化不可求浩然發長嘯忽起  
雙白鷗

夜雨山翁家偶書

山空秋夜靜月明松檜涼沿溪步月色溪影搖空  
蒼山翁隔水語酒熟呼我嘗寒衣涉溪去笑引開  
竹房謙言伯暮夜盤食百無將露華明橘柚摘獻  
冰盤香洗盞對酬酢浩歌入蒼茫醉拂巖石臥言  
歸遂相忘

圭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八

詩

古

尋春

十里湖光放小舟謾尋春事及西疇江鷗意到忽  
飛去野老情深只自留日暮草香含雨氣九峯晴  
色散溪流吾儕是處皆行樂何必蘭亭說舊遊

西湖醉中謾書二首

十年塵海勞魂夢此日重來眼倍清好景恨無蘇  
老筆乞歸徒有賀公情白鳥飛處青林晚翠壁明  
邊返照暈欄醉湖雲宿湖寺不知山月墮江城  
掩映紅粧莫謾猜隔林知是藕花開共君醉臥不

須到自有香風拂面來

九華山下柯秀才家

蒼峯抱層嶂翠瀑繞雙溪下有幽人宅蘿深客到  
迷

夜宿無相寺

春宵臥無相月照五溪花掬水洗雙眼披雲看九  
華巖頭金佛國樹杪謫仙家彷彿聞笙鶴青花落  
絳霞

題四老圍棋圖

圭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八

詩

古

世外烟霞亦許時至今風致後人思却懷劉項當  
年事不及山中一着棋

無相寺三首

老僧巖下屋統屋皆松竹朝聞春鳥啼夜伴巖虎  
宿

坐望九華碧浮雲生曉寒山靈應秘惜不許俗人  
看

靜夜聞林雨山靈似欲留只愁梯石滑不得到峯  
頭

化城寺六首

化城高住萬山深，樓閣憑空上界侵。  
天外清秋度明月，人間微雨結浮陰。  
鉢龍降處雲生座，巖虎歸時風滿林。  
最愛山僧能好事，夜堂燈火伴孤吟。  
雲裏軒窗半上鉤，望中千里見江流。  
高林日出三更曉，幽谷風多六月秋。  
仙骨白憐何日化，塵緣翻覺此生浮。  
夜深忽起蓬萊興，飛上青天十二樓。  
雲端鼓角落星斗，松頂袈裟散雨花。  
一百六峯開碧漢，八十四梯踏紫霞。  
山空仙骨葬金柳，春暖石芝抽玉芽。  
獨揮談塵拂烟霧，一笑天地真無涯。  
化城天上寺石磴，入是驪雲外開冊。  
井峯頭耕石田，月明猿聽傷風靜。  
鶴參禪，今日拈雙眼，幽懷二十年。  
僧屋烟霏外，山深絕世譚。  
茶分龍井水，飯帶石田。不似雲嵐雜，窓高峯影遮。  
林棲無一事，終日弄松金。骨藏靈塔神光照，遠峯微茫竟何是。  
老衲話

遺踪

李白祠二首

千古人豪去空山，尚有祠竹深荒舊徑。  
辭合失殘碑，雲雨羅文藻。溪泉繫夢思，老僧殊未解。  
猶自索題詩。

謫仙棲隱地，千載尚高風。  
雲散九峯雨，巖飛百丈虹。  
寺僧傳舊事，詞客吊遺踪。  
回首蒼茫外，青山感慨中。

雙峯

李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八

詩

十

凌崖望雙峯，蒼茫竟何在。  
載拜西北風，爲我掃浮沍。

蓮花峯

夜靜涼颼發，輕雲散碧空。  
玉鉤掛新月，露出青芙蓉。

零

列仙峰

靈峭九萬丈，參差生曉寒。  
僊人招我去，揮手青雲端。

端

雲門峰

雲門出孤月秋色坐蒼海夜久群嶺絕獨照宮錦袍

芙蓉閣二首

青山意不盡還向月中看明日歸城市風塵又馬鞍

巖下雲萬重洞口桃千樹終歲無人來惟許山僧住

書梅竹小畫

寒倚春香蒼玉杖九華峰頂獨歸來柯家草亭深

三陽明先生集

卷之八

詩

圭

雲裏却有梅花傍竹間

山東詩六首

弘治甲子年起復  
主試山東時作

登泰山五首

曉登泰山道行行入烟霏陽光散巖壑秋容淡相輝  
雲梯掛青壁仰見蛛絲微長風吹海色飄飄送天衣  
峰頂動笙樂青童兩相依振衣將往從凌雲忽高飛  
揮手若相待丹霞閃餘暉凡軀無從從羽悵望未能歸

二

天門何崔嵬下見青雲浮決滌絕人世迴豁高天  
秋暝色從地起夜宿天上樓天鷄鳴半夜日出東  
海頭隱約蓬壺樹縹緲扶桑洲浩歌落青冥遺響  
入浴流唐虞變楚漢滅沒如風瀾藐矣鶴山僊秦  
皇豈堪求金砂費日月顏顏竟難留吾意在龐古  
吟然馭涼颺相期廣成子太虛顯遨遊枯槁向巖  
谷黃綺不足儔

三

窮厓不可極飛步凌烟虹危泉瀉石道空影垂雲

三陽明先生集

卷之八

詩

圭

松千峰互攢簇掩映青芙蓉高臺倚巉削側側臨  
崖峭失足墮烟霧碎骨顛厓中下愚竟難曉摧折  
紛相從吾方坐日觀披雲笑天風赤水問軒后蒼  
梧叫重瞳隱隱落天語閭闔開玲瓏去去勿復道  
濁世將焉窮

四

塵網苦羈縻富貴真露草不如騎白鹿東遊入蓬  
島朝登太山望洪濤隔縹緲陽輝出海雲來作天  
門曉遙見碧霞君翩跹起員嶠玉女紫鸞笙雙吹

入晴昊舉首望不及下拜風浩浩擲我玉虛篇讀之殊未了傍有長眉翁一一能指道從此煉金砂人間跡如掃

五

我才不救時匡扶志空大置我有無間緩急非所顧孤坐萬峰巔嗒然遺下塊已矣復何求至精諒斯在澹泊匪虛杳灑脫無芥蒂世人間予言不笑卽吁惟吾亦不強語惟復笑相待魯步不可作此意聊自快

陽明先生集

卷之八

五

泰山高次下內翰司獻韻

歐生誠楚人但識廬山高廬山之高猶可計尋丈若夫泰山仰視恍惚吾不知其尚在青天之下乎其已直出青天上我欲做擬試作泰山高但恐培塿之見未能測識高大筆底難具狀扶輿磅礴元氣鐘突兀半遮天地東南衡北恒西泰華俯視僂僂誰英雄人寰茫昧乍隱見雷雨初解開鴻濛鑿壁丹楸烟霏滿海日初湧照耀蒼翠平麓遠抱滄海灣日觀正與扶桑對聽濤聲之下瀉知百川

陽明先生集

卷之八

五

之東會天門石崩豁然中開幽崖邃谷巖積隱埋中有遜世之流龜潛雌伏殫霞吸秀於其間往往惟謫多傑才上有百丈之飛湍懸空絡石穿雲而直下其源疑是青天來巖頭膚寸出烟霧瀕更滂茫過九垓古來登封七十二主後來相效紛紛如雨王檢金函無不爲只今埋沒知何許但見白雲猶復起封中斷碑無字天外日月磨剛風飛塵過眼倏超忽飄蕩豈復有遺踪天空翠華遠落日辭千峯曾郊獲麟岐陽會鳳明堂旣毀闕宮興頌宣

京師詩八首

弘治乙丑年改除兵部主事時作

憶龍泉山

我愛龍泉寺寺僧頗疎野盡日坐井欄有時臥松

下一夕別山雲三年走車馬媿殺巖下泉朝夕自清瀉

憶諸翁

久別龍山雲時夢龍山雨覺來枕簟涼諸翁在何許終年走風塵何似山中住百歲如轉蓬拂衣從此去

寄舅

老舅近何如心性老不改世故惱情懷光陰不相待借問同輩中鄉隣幾人在從今且爲樂舊事無

勞悔

卷之八

畫

送人東歸

五洩佳山水平生思一遊送子東歸省暮鱸况復秋幽探浪及壯世事苦悠悠來歲春風裏長安憶故丘

寄西湖友

予有西湖夢西湖亦夢予三年成間別近事竟何如况有諸賢在他時終卜廬但恐吾歸日君還軒冕拘

贈陽伯

陽伯卽伯陽伯陽竟安在大道卽人心萬古未嘗改長生在求仁金丹非外待繆矣三十年于今吾始悔

故山

鑑水終年碧雲山盡日閑故山不可到幽夢每相關霧豹言長隱雲龍欲共攀緣知丹壑意未勝紫宸班

憶鑑湖友

長見人來說扁舟每獨遊春風梅市晚月色鑑湖秋空有烟霞好猶爲塵世留自今當勇往先與報江鷗

獄中詩十四首

正德丙寅年十二月以疏忤逆瑾下錦衣獄作

不寐

天寒歲云暮冰雪開河迴幽室魍魎生不寐知夜永驚風起林木驟若波浪洶我心良匪石詎爲戚欣動滔滔眼前事逝者去相踵佳窮猶可陟水深猶可泳焉知非日月胡爲亂予衷深谷自逶迤烟

霞日悠永匡時在賢達歸哉盍耕隴

有室七章

有室如簾周之崇墉室如穴處無秋無冬  
耿彼屋漏天光入之瞻彼日月何嗟及之  
條晦條明凄其以風條雨條雪當晝而蒙  
夜何其矣靡星靡祭豈無白日寤寐永嘆  
心之憂矣匪家匪室或其啓矣頌予匪恤  
氤氲其埃日之光矣淵淵其鼓明既昌矣  
朝既式矣日既夕矣悠悠我思曷其極矣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八

詩

七

讀易

囚居亦何事省愆懼安飽暇坐玩義易洗心見微  
奧乃知先天翁盡畫有至教包蒙戒爲冠童牯事  
宜早塞塞匪爲節號號未違道遜四獲我心蠱上  
庸自保俛仰天地間觸目俱浩浩筆瓢有餘樂此  
意良匪矯幽哉陽明楚可以忘吾老

歲暮

兀坐經句成木石忽驚歲暮還思鄉高簷白日不  
到地深夜點鼠時登床峯頭霧雪開草閣濕下古

松閑石房溪鶴洞猿爾無恙春江歸棹吾相將

見月

屋罅見明月還見地上霜客子夜中起旁皇滄沾  
裳匪爲嚴霜苦悲此明月月光如流水徘徊照  
高堂胡爲此幽室奄忽踰飛揚逝者不可及來者  
猶可望盈虛有天運嘆息何能忘

天涯

天涯歲暮水霜結永巷人稀同象遊長夜星辰瞻  
閣道曉天鐘鼓隔雲樓思家有淚仍多病報主無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八

詩

天

能合遠校留得昇平雙眼在且應簑笠臥滄洲

屋罅月

幽室不知年夜長晝苦短但見屋罅月清光自虧  
蕭佳人宴清夜繁絲激哀管朱閣出浮雲高歌正  
淒婉寧知幽室婦中夜獨愁嘆良人事遊俠經歲  
去不反來歸在何時年華忽將晚蕭條念宗祀淚  
下長如霰

別友獄中

居常念朋舊薄領成濶絕嘆我二三友胡然此簪

蓋累累固固講誦未能輟桎梏敢忘罪至道良  
足悅所恨精誠眇尚口徒自厭 天王本明聖旋  
已但中熱行藏未可期明當與君別願言毋詭隨  
努力從前哲

赴謫詩五十五首

正德丁卯年赴謫  
貴陽龍場驛作

答汪抑之三首

去國心已恫別子意彌惻伊邇怨斯夕况茲萬里  
隔戀戀岐路間執手何能默子有昆弟居而我遠  
親側回思菽水懽羨子何由得知子念我深夙夜

貴陽明倫堂集

卷之八

詩

五

敢忘惕良心忠信資蠻貊非我戚

北風春尚號浮雲正南馳風雲一相失各在天一  
涯客子懷往路起視明星稀驅車赴長阪迢迢入  
嵐霏旅宿蒼山底露雨昏朝暾間關不足道嗟此  
白日微切嗟懷良友願言毋心違

聞子賦蒨屋來歸在何年索居間楚越連峯鬱參  
天緬懷巖中隱磴道窮扳緣江雲動蒼壁山月疏  
燈川朝採石上芝暮漱松間泉蒼湖有前約鹿洞  
多遺編寄子春鴻書待我秋江船

陽明子之南也其友湛元明歌九章以贈崔  
子鍾和之以五詩於是陽明子作八詠以答  
之

君莫歌九章歌以傷我心微言破寥寂重以離別  
吟別離悲尚淺言微感逾深瓦缶易諧俗誰辯黃  
鐘音

其二

君莫歌五詩歌之增離憂豈無良朋侶洵樂相邀  
遊譬彼桃與李不為倉園謀君莫忘五詩忘之我

貴陽明倫堂集

卷之八

詩

五

焉求

其三

洙泗流浸微伊洛僅如綫後來三四公瑕瑜未相  
掩嗟予不量力跛躄期致遠屢興還屢仆惴息幾  
不免道逢同心人秉節倡予敢力爭亭厓間萬里  
或可勉風波忽相失言之淚徒滋

其四

此心還此理寧論已與人千古一嘯吸誰為嘆離  
羣浩浩天地內何物非同春相思輒奮勵無為俗

所分但使心無間萬里如相親不見宴遊交徵逐  
胥以淪

其五

器道不可離二之卽非性孔聖欲無言下學從泛  
應君子勤小物蘊蓄乃成行我誦窮索篇於子既  
聞命如何園中士空谷以爲靜

其六

靜虛匪虛寂中有未發中有亦何有無之卽成  
空無欲見真體忘助皆非功至哉玄化機非子孰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八

詩

圭

與竊

其七

憶與美人別贈我青琅函受之不敢發焚香始開  
誠誦誦意彌遠期我濂洛間道遠恐莫致庶幾終  
不慚

其八

憶與美人別惠我雲錦裳錦裳不足貴遺我冰雪  
腸寸腸亦何遺誓言終不渝珍重美人意深秋以  
爲期

南遊三首

元明與予有衡嶽羅浮之期賦南遊申約  
也

南遊何迢迢蒼山亦南馳如何衡陽鴈不見燕臺  
書莫歌澧浦曲莫吊湘君祠蒼梧烟雨絕從誰問  
九疑

其二

九疑不可問羅浮如可攀遙拜羅浮雲莫以雙瓊  
環渺渺洞庭波東逝何時還人生不努力草木同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八

詩

圭

哀殘

其三

洞庭何渺茫衡嶽何崔嵬風飄迴鴈雪美人歸未  
歸我有紫瑜佩留掛芙蓉臺下有蛟龍峽往往興  
雲雷

憶昔答喬白巖因寄儲柴墟三首

憶昔與君約玩易探玄微君行赴西嶽經年始來  
歸方將事窮索忽復當遠辭相去萬里餘後會安  
可期問我長生訣感也吾誰欺盈虧消息間至哉



大地機聖在天淵隔矣得分毫厘

其二

毫厘何所辨惟在公與私公私何所辨天動與人  
爲遺體豈不貴踐形乃無虧願君崇德性問學知  
支離毋爲氣所役毋爲物所凝恬澹自無欲精專  
絕交馳博奕亦何事好之甘若飴吟咏有性情喪  
志非所宜非君愛忠告斯語容見嗤試問柴墟子  
吾言亦何如

其三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八

詩

柴墟吾所愛春陽溢養眉白巖吾所愛慎默長如  
愚二君廊廟器予亦山泉姿度量較齒德長者皆  
吾師置我五人末度亦忘崇卑迢迢萬里別心事  
兩不疑北風送南鴈慰我長相思

一日懷柳之也柳之之贈既嘗答以三詩意

若有歎焉是以賦也

一日復一日去予日以遠惠我金石言沉鬱未能  
展人生各有際道誼尤所眷嘗嗤兒女悲愛來仍  
不免緬懷滄洲期聊以慰遲晚

其二

遲晚不足嘆人命各有常相去忽萬里河山鬱蒼  
蒼中夜不能寐起視江月光中情良自抑美人難  
自忘

其三

美人隔江水彷彿若可視風吹蕙葭雪飄蕩知何  
處美人有瑤瑟清奏含太古高樓明月夜惆悵爲  
誰鼓

夢與柳之昆季語湛崔皆在焉覺而有感因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八

詩

紀以詩三首

夢與故人語語我以相思才爲旬日別宛若三秋  
期令弟坐我側屈指如有爲頃更湛君至崔子行  
相隨肴醑旋羅列語笑如平時縱言及微與會意  
忘其辭覺來復何有起坐空嗟咨

其二

起坐憶所夢默邇猶歷歷初談自有形繼論入無  
極無極生往來往來萬化出萬化無停機往來何  
時息來者胡爲信往者胡爲屈微哉屈信間子午

當其屈非子盡精微此理誰與測何當衡廬間相  
携玩義易

其三

衡廬曾有約相携尚無時去事多翻覆來踪豈前  
知斜月蒲虛牖樹影何參差林風正蕭瑟驚鴻無  
寧伎逸彼二三子愁焉勞我思

因雨和杜韻

晚堂疎雨暗柴門忽入殘荷瀉石盆萬里滄江生  
白髮幾人燈火坐黃昏客途最覺秋先到荒徑惟

王陽明先生集

卷之八

詩

七

憐翁尚存却憶故園耕釣處短策長笛下江村

赴謫次北新關喜見諸弟

扁舟風雨泊江關兄弟相看夢寐間已分天涯成  
死別寧知意外得生還投荒自識君恩遠多病心  
便更事閒携汝耕樵應有日好移茅屋傍雲山

南屏

溪風漠漠南屏路春服初成病眼開花竹日新僧  
已老湖山如舊我重來層樓雨急青林迴古殿雲  
晴碧嶂迴獨有幽禽解相信雙飛時下讀書臺

臥病靜慈寫懷

臥病空山春復夏山中幽事最能知雨晴階下泉  
聲急夜靜松間月色遲把卷有時眠白石解纓墮  
意濯清漪吳山越嶠俱堪老正奈燕雲繫遠思

移居勝果寺二首

江上但知山色好峰廻始見寺門開半空虛閣有  
雲住六月深松無暑來病肺正思移枕簟洗心兼  
得遠塵埃富春咫尺烟濤外時倚層霞望釣臺  
病餘巖閣坐朝曛異景相新得未聞日脚倒明千

王陽明先生集

卷之八

七

頃霧雨聲高度萬峰雲越山陣水當吳嶠江月隨  
潮上海門便欲携書從此老不教猿鶴更移文

憶別

憶別江干風雪陰艱難歲月兩侵尋重看骨肉情  
何限况復斯文約舊深賢聖可期先立志塵凡未  
脫謾言心移家便住烟霞壑綠水青山長對吟

泛海

險夷原不滯留中何異浮雲過太空夜靜海濤三  
萬里月明飛錫下天風

武夷次壁間韻

肩輿飛度萬峰雲回首滄波月下聞海上其爲滄  
水使山中又遇武夷君溪流九曲初詣路精舍千  
年始及門歸去高堂慰垂白細探更擬在春分

草萍驛次林見素韻奉寄

山行風雪瘦能當會喜江花照野航本與宦途成  
懶散頗因詩景受閑忙鄉心草色春同遠客鬢松  
稍晚更蒼料得烟霞終有分未須連夜夢溪堂

玉山東嶽廟遇舊識嚴星士

玉陽明先生集

卷之八

詩

七

憶昨東歸亭下路數峰簫管隔秋雲肩輿欲到妨  
多事鼓枻重來會有云春夜絕憐燈節近溪聲寂  
好月中間行藏無用君平卜請看沙邊鷗鷺羣

廣信元夕蔣太守舟中夜話

樓臺燈火水西東簫鼓星橋渡碧空何處忽談塵  
世外百年惟此月明中客途孤寂渾常事遠地相  
求見古風別後新詩如不惜橋南今亦有飛鴻

夜泊石亭寺川韻呈陳叟諸公因寄儲柴墟  
都憲及喬白巖太常諸友

廿年不到石亭寺惟有西山只舊青白拂掛牆僧

已去紅蘭照水容重經沙村遠樹凝春望江雨孤

蓬入夜聽何處故人還笑語東風啼鳥夢初醒

悵望沙頭成久坐坐江洲春樹何青青烟霞故國虛

夢想風雨客途真慣經白壁屢投終自信朱絃一

絕好誰聽扁舟心事滄浪舊從與漁人笑獨醒

過分宜望鈴閣廟

共傳峯頂樹古廟有靈神楚俗多尊鬼巫言解惑  
人望裡存舊典捍禦及斯民世事渾如此題詩感

玉陽明先生集

卷之八

詩

七

慨新

雜詩三首

危棧斷我前猛虎尾我後倒崖落我左絕壁臨我

右我足復荆榛雨雪更紛驟邈然思古人無悶聊

自有無悶雖足珍警惕忘爾守君觀真宰意匪薄

亦良厚

其二

青山清我目流水靜我耳琴瑟在我御經書滿我  
几措足踐坦道悅心有妙理頑冥非所懲賢達何

靡靡乾乾懷往訓敢忘惜分晷悠哉天地內不知  
老將至

其三

羊腸亦坦道太虛何陰晴燈窓玩古易欣然獲我  
情起舞還再拜聖訓垂明明拜舞詎踰節頓忘樂  
所形歛衽復端坐玄思窺沉澗寒根固生意息灰  
抱陽精神漠際無極列宿羅青冥夜深向晦息始  
聞風雨聲

袁州府宜春臺四絕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六

詩

五

宜春臺上還春望山水南來眼未嘗却笑韓公亦  
多事更從南浦羨滕王

臺名何事只宜春山色無時不可人不用烟花費  
粧點儘教刊落儘嶙峋

持修江藻拜祠前正是春風欲暮天童冠儘多歸  
詠興城南兼說有溫泉

古廟香燈幾許年增修還費大官錢至今楚地多  
風雨猶道山神駕鐵船

夜宿宣風館

山石崎嶇古轍痕沙溪馬渡水猶渾夕陽歸鳥投  
深麓烟火行人望遠村天際浮雲生白髮林間孤  
月坐黃昏越南黃北俱千里正恐春熱入夜魂

萍鄉道中謁濂溪祠

木偶相沿恐未真清輝亦復凜衣巾簿書曾屑乘  
田吏組豆猶存畏壘民碧水蒼山俱過化光風霽  
月自傳神千年私淑心喪後下拜春祠薦渚蘋

宿萍鄉武雲觀

曉行山徑樹高低雨後春泥沒馬蹄翠色絕雲開  
遠嶂寒聲隔竹隱晴溪已聞南去艱舟楫漫憶東  
歸汎杖藜夜宿仙家見明月清光還似鑑湖西

醴陵道中風雨夜宿洲洲寺次韻

風雨偏從險道嘗深泥沒馬陷車箱虛傳鳥路通  
巴蜀豈必羊腸在太行遠渡漸看連嶼色晚霞會  
喜見朝陽水南昏黑投僧寺還理義編坐夜長

長沙答周生

旅俗憇江觀病齒廢談誦之子特相求禮殫意彌  
重臣言絕學餘有志莫與其手持一編書披歷見

肝衷近希小范踪遠爲買生慟真符及射藝方技  
靡不綜我方懲創後見之色亦動子誠仁者心所  
言亦屢中願子且求志蘊蓄事涵泳孔聖固遑遑  
與點樂歸詠回也王佐才閑戶避隣聞知子信美  
才大構中梁棟木當匠石求滋植務培壅愧子勤  
綖意何以相規諷養心在寡欲操存舍卽縱嶽麓  
何森森遺址自南宋江山足游息賢迹尚堪踵何  
當謝病來上氣多沉勇

涉湘千邁嶽麓是遵仰止先哲因懷友生麗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八

詩

里

澤興感伐木寄言二首

客行長沙道山川鬱稠繆西探指嶽麓凌晨渡湘  
流踰岡復陟巘吊古還尋幽林壑有餘采普賢此  
藏修我來寔仰止匪伊事盤遊衡雲開曉望洞野  
浮春洲懷我二三友伐木增離憂何當此來聚道  
誼日相求

其二

林間憩白石好風亦時來春陽熙百物欣然得予  
懷緬思兩夫子此地得徘徊當年靡童冠曠代登

堂階高情詎今昔物色遺吾儕顧謂二三子取瑟  
爲我諧我彈爾爲歌爾舞我與偕吾道有至樂富  
貴真浮埃若時乘大化勿愧點與回陟岡採松栢  
將以遺所思勿採松栢枝兩賢昔所依綠峰踐臺  
石將以望所期勿踐臺上石兩賢昔所躋兩賢去  
邈矣我友何相違吾斯未能信役役室爾疲胡不  
此簪盍麗澤相遨嬉渴飲松下泉飢殮石上芝偃  
仰絕餘念遷客難久稽洞庭春浪闊浮雲隔九疑  
江洲蒲芳草日極令人悲已矣從此去奚必茲山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八

詩

里

爲戀繫乃從欲安土惟隨時晚聞冀有得此外吾  
何知

遊嶽麓書事

醴陵西來涉湘水信宿江城江風雨不獨病齒畏  
風濕泥濘浸途絕行旅人言嶽麓最形勝隔水溟  
濛隱雲霧迢候需晴邀我遊故人徐陳各傳語周  
生好事屢來速森森雨脚何由住曉來陰翳稍披  
拂便攜周生涉江去戒令休遣府中知徒爾勞人  
更妨務橘洲僧寺浮江流鳴鐘出延立沙際停撻

一 至答其情三洲連綿亦佳處行雲散漫浮日色  
是時峯巒益開濤亂流蕩漿濟倏忽繫楫江邊老  
檀樹岸行里許入麓口周生道予勤指顧柳蹊梅  
堤存彷彿道林林壑獨如故赤沙想像廬山中西  
嶼傾頽今家墓道鄉荒址留突兀赫驥遠望石如  
鼓殿堂釋菜禮從宜下拜朱張息游地鑿石開山  
而勢改雙峯闕闕見江渚聞是吳君所規畫此舉  
良是反遭忌九仞誰虧一簣功嘆息遺基獨延佇  
浮屠觀閣摩青霄盤據名區遍寰宇其徒素爲儒

書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八

詩

七

所損以此方之友多愧愛禮思存告朔羊況此實  
作匪文具人云趙侯意頗深隱忍調停旋修舉昨  
來風雨破棟脊方遣圻人補殘敝予聞此語心稍  
慰野人疏蕨亦羅置欣然一酌才舉孟津夫走報  
群侯至此行隱跡何由聞遣騎候訪自吾寓潯來  
鄙意正爲此倉率行庖公勞費整冠出迎見兩客  
乃知王君亦同御肴羞增一絲竹繁避席興辭懇  
莫拒多儀劣薄非所承樂聞一鴈周且將暮黃堂吏  
散君請先病夫沾醉酒少入舟暝色漸微茫却

喜順流還易渡嚴城燈火人已稀小巷曲折忘歸  
路仙宮酣倦成熟寐曉聞簾聲復如注昨遊偶逐  
寔天假信知行樂皆有數涉躐差償夙好心尚有  
名山敢多慕齒角虧益分則然行李雖淹吾不惡  
次韻答趙太守王推官

詰朝事度謁玄君宿齋沐積霖喜新霽風日散清  
燠蘭橈渡芳渚半涉見水陸溪山儼新宇雷雨荒  
大麓皇皇絃誦區斯文昔炳郁興廢尚屯疑使我  
懷悵悵近聞牧守賢經營亟乘星方舟爲予來飛  
蓋遙肅肅花絮媚晚筵韶景正柔淑浴沂諒同情  
及茲授春服令德倡高祠混珠愧魚目努力崇修  
名迂疎自巖谷

天心湖阻泊既濟書事

掛席下長沙瞬息百餘里舟人共揚眉予獨憂其  
駛日暮入沅江抵石舟果圯補敝詰朝發衝風遂  
亂語暇泊後江湖蕭條旁習壘月黑波濤驚蛟鼉  
互睥睨翌午風益厲狼狽收斷汜天心數里間三  
日但遙指甚雨迅雷電作勢殊未已溟溟雲霧中

四望渺涯埃，篙槳不得施。丁夫盡嗟謫，淋漓念同胞。  
吾寧忍暴使，餒粥且傾囊。苦甘吾與爾，衆意在必濟。  
糧絕亦均死，憑陵何高浪。吾亦詎容止，虎怒安可撓。  
志同稍足倚，且令金岸行。試涉湖濱沚，收舵幸無事。  
風雨亦浸馳，逡巡緣沚濱。迤邐就風勢，新漲翼回湍。  
倏忽逝如矢，夜入武陽江。漁村穩堪縵，羅市謀晚炊。  
且爲衆人喜，江醪信濶濁。聊復盪胸，萍濟險在需。  
時微倖豈常理，爾輩勿輕生。偶然非可恃。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八

詩

七

姑詩一百一十一首

去婦嘆五百

楚人有問於新娶而去其婦者，其婦無所歸去之。山間獨居，懷戀不忘，終無他適。予聞其事而悲之，爲作去婦嘆。

委身奉箕箒，中道成棄捐。蒼蠅問白壁，君心亦何憊。  
獨嘆貧家女，素質難爲妍。命薄良自咎，敢忘君手賢。  
春華不再艷，頽魄無重圓。新歡莫終恃，令儀慎周還。

其二

依違出門去，欲行復遲遲。鄰姬盡出別，強語含辛悲。  
陋質容有繆，放逐理則宜。姑老藉相慰，缺乏多所資。  
妾行長已矣，會面當無時。

其三

妾命如草芥，君身比琅玕。奈何以妾故，廢食懷憤寬。  
無爲傷姑意，燕爾且爲歡。中厨存宿旨，爲姑備朝飧。  
畜育意千緒，倉卒徒悲酸。伊邇望門屏，盍從新人言。  
夫意已如此，妾還當誰顏。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八

詩

七

其四

去矣勿復道，已去還躊躇。鷄鳴尚聞響，犬戀猶相隨。  
感此摧肝肺，淚下不可揮。同回行漸遠，日落羣鳥飛。  
羣鳥各有托，孤妾去何之。

其五

空谷多凄風，樹木何蕭森。浣衣澗水合，採苓山雪深。  
離居寄巖穴，憂思托鳴琴。朝彈別鶴操，暮彈孤鴻吟。  
彈苦思彌切，噴吮隔雲岑。君聽甚明哲，何因聞此音。

羅舊驛

客行日自萬峯頭山水南來亦勝遊布谷鳥啼村  
雨暗刺桐花暝石溪爾蠻烟喜過青楊瘴鄉思愁  
經芳杜洲身在夜郎家萬里五雲天北是神州

沅水驛

辰陽南望接沅州碧樹林中古驛樓遠客日憐風  
土異空山惟見瘴雲浮耶溪有信從誰問楚水無  
情只自流却幸此身如野鶴人間隨地可淹留

鐘鼓洞

見說水南多壯跡歲時有鼓鍾聲空遺石壁千  
年在未信金沙九轉成遠地星辰瞻北極春山明  
月坐更深年來夷險還忘却始信羊腸路亦平

平溪館次王文濟韻

山城寥落閉黃昏燈火人家隔水村清世獨便吾  
職易窮途還賴此心存蠻烟瘴霧永相侵翠壁卅  
厘好共論岐畝投閑終有日小臣何以答君恩

清平衛卽事

積雨山途客午晴殘雲浮動水花明故園日與青

卷之八

詩

七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八

詩

七

春遠微緇涼思白亭輕烟際卉衣窺絕棧時土苗方化發  
峯頭戍角隱孤城華節制嚴冠履漫說殊方刻  
省卿

興隆衛書壁

山城高下見樓臺野戍參差暮角催貴竹路從峰  
頂入夜郎人自日邊來鶯花夾道驚春老雉堞連  
雲向晚開尺素屢題還屢撫衡南那有鴈飛回

七盤

鳥道紆紆下七盤古藤蒼木峽聲寒境多奇絕非

吾土時可淹留是謫官猶記邊烽傳羽檄近聞苗  
俗化衣冠投簪實有君志垂白難承菽水懽

初至龍場無所止結草菴居之

草菴不及肩旅倦體方適開棘自成籬土階漫無  
級迎風亦蕭疎漏雨易補緝靈瀨嚮朝湍深林凝  
暮色羣猿環聚訊語寵意頗質鹿豕且同遊茲類  
猶人屬汚樽映瓦豆盡醉不知夕緬懷黃唐化畧  
和茅茨迹

始得東洞遂改爲陽明小洞天三首



古洞闕荒僻虛設疑相待披萊歷風磴移居快幽  
塋營炊就巖竇放榻依石壘穹室旋薰塞夷坎仍  
灑掃卷帙漫堆列樽壺動光彩居信何陋恬淡  
意方在豈不桑梓懷素位聊無悔

重僕自相語洞居頗不惡人力免結構天巧謝雕  
鑿清泉傍厨落翠霧還成幕我輩日嬉偃主人自  
偷樂雖無榮戟榮且遠塵囂晤但恐霜雪凝雲濕  
衣絮薄

我聞莞爾笑周慮愧爾言上古處巢窟杯飲皆汗

王陽明先生集

卷之八

詩

七

樽江極陽內伏石穴多冬暄豹隱文始為前軀身  
乃存豈無數尺椽輕裘吾不溫逸矣簞瓢子此心  
期與論

謫居糧絕請學于農將田南山永言寄懷

謫居屢在陳從者有愠見山荒聊可田錢鍾還易  
辦俗多火耕倣習亦頗便及茲春未深數畝猶  
足佃豈徒實口腹且以理荒宴遺穗及鳥雀貧寡  
發餘羨出未及明長山寒易霜霰

觀稼

下田既宜稼高田亦宜稷種蔬須土疏種蒔須土  
濕塞多不實秀畧多有螟螣去草不厭頻耘禾不  
厭密物理既可玩化機還默識卽是參贊功毋爲  
輕稼穡

採薇

採薇西下山板援陟崔嵬遊子望鄉國淚下心如  
摧浮雲塞長空頽陽不可回南歸斷舟楫北望多  
風埃已矣供子職勿更貽親哀

猗猗

王陽明先生集

卷之八

詩

七

猗猗澗邊竹青青巖畔松直幹歷水雪密葉留清  
風自期永相托雲壑無違踪如何兩分植憔悴嘆  
西東人事多翻覆有如道上蓬惟應歲寒意隨處  
還當同

南溟

南溟有瑞鳥東海有靈禽飛遊集上苑結侶珍樹  
林願言飾羽儀共舞韶韶音風雲忽中變一失難  
相尋瑞鳥既遭廢靈禽投荒岑天衢雨雪積江漢  
虞羅侵哀哀鳴索侶病翼飛未任羣鳥亦千百誰

當會其心南嶽有竹實卅溜青松陰何時共棲息  
永托雲泉深

溪水

溪石何落落溪水何泠泠坐石弄溪水欣然濯我  
纓溪水清見底照我白髮生年華若流水一去無  
回停悠悠百年內吾道終何成

龍岡新構

諸 以予穴居頗陰濕請構小廬欣然趨  
事不月而成諸生聞之亦皆來集請名龍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八

詩

幸

岡書院其軒曰何陋

謫居聊假息荒穢亦須治鑿巖薙林條小構自成  
趨開窓入遠峯架屏出深樹墟寒俯透迤竹木互  
蒙翳畦蔬稍凝鋤花藥頗徠蒔宴適豈專予來者  
得同憩輪奐匪致美毋令易傾敝

營茅乘田隙治旬始苟完初心待風雨落成還美  
觀鋤荒既開徑拓樊亦理園低簷避松偃踈土行  
竹根勿翦墻下棘束列因可藩莫賴林間蘿蒙籠  
覆雲軒素缺農圃學因茲得深論毋爲輕鄙事吾

道固斯有

諸生來

蕭蕭動雅谷廢幽得幸免 居雖異俗野朴意所  
眷思親獨疚心疾憂庸自遣門生頗羣集樽筆亦  
時展講習性所樂記問復懷覲林行或沿澗洞遊  
還陟巘月榭坐鳴琴雲窓臥披卷澹泊生道真曠  
達匪荒宴豈必鹿門栖自得乃高踐

西園

方園不盈畝疏卉頗成列分溪免壅灌補籬防豕  
躡蕪草稍焚薙清雨夜來歇濯濯新葉敷熒熒夜  
花發放鋤息重陰舊書漫披閱倦枕竹下石醒望  
松間月起來步閑謠晚酌簷下設盡醉卽草鋪忘  
與隣翁別

水濱洞

送還憩岨谷濯纓俯清流沿溪涉危石曲洞藏深  
幽花靜馥常閑溜暗光亦浮平生泉石好所遇成  
淹留好鳥忽雙下儵魚亦羣遊坐久塵慮息澹然  
與道謀

山石

山石猶有理山亦猶有枝人生非木石別久寧無  
思愁來步前庭仰視行雲馳行雲隨長風飄飄去  
何之行雲有時定遊子無還期高梁始歸燕題鵲  
已先悲有生豈不苦逝者長若斯已矣復何事商  
山行采芝

無寐二首

烟燈暖無寐憂思坐長往寒風振喬林葉落聞窓  
響起窺庭月光山空遊罔象懷人阻積雪崖冰幾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八 詩

七

鳳雛生高屋風雨摧其翼養疴深林中百鳥驚辟  
易虞人視為妖舉網爭彈弋此本王者瑞惜哉誰  
能識吾方哀其窮胡忍復相啜鵲梟據叢林驅鳥  
恣搏食嗟爾獨何心梟鳳如白黑

鸚鵡和胡韻

鸚鵡生隴西群飛恣鳴遊何意虞羅及克貢來中  
州金縷縈華屋雲泉謝林丘能言實階禍吞聲亦  
何求主人有隱寇竊發聞其謀感君惠養德一語  
思所酬懼君不見察殺身及為尤

清樽浮鳴琴復散帙壺矢交觥壽夜弄溪上月曉  
陟林間丘村翁或招飲洞客偕探幽講習有真樂  
談笑無俗流緬懷風沂興千載相為謀

艾草次胡少參韻

艾草莫艾蘭蘭有芬芳安況生幽谷底不礙君稍  
畦艾之亦何益徒令香氣衰荆棘生滿道出刺傷  
人肌持刀忌觸手睨視不敢揮艾草須艾棘勿為  
棘所欺

鳳雛次韻答胡少參

鳳雛生高屋風雨摧其翼養疴深林中百鳥驚辟  
易虞人視為妖舉網爭彈弋此本王者瑞惜哉誰  
能識吾方哀其窮胡忍復相啜鵲梟據叢林驅鳥  
恣搏食嗟爾獨何心梟鳳如白黑

鸚鵡和胡韻

鸚鵡生隴西群飛恣鳴遊何意虞羅及克貢來中  
州金縷縈華屋雲泉謝林丘能言實階禍吞聲亦  
何求主人有隱寇竊發聞其謀感君惠養德一語  
思所酬懼君不見察殺身及為尤

諸生

人生多離別，佳會難再遇。如何百里來，三宿便辭去。有琴不肯彈，有酒不肯御。遠涉見深情，寧予有弗顧。洞雲還自栖，溪月誰同步。不念南寺時，寒江雪將暮。不記西園日，桃花夾川路。相去倏幾月，秋風落高樹。富貴猶塵沙，浮名亦飛絮。嗟我二三子，吾道有真趣。胡不携書來，蕭堂好同住。

遊東隱洞早發道中

霜風清木葉，秋意生蕭疎。衡星策曉騎，幽事將有

圭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八

詩

五

但股蟲亂飛，擲道狹草露濡。傾暑特晨發，征犬已先途。浙米石間溜，炊火歲中爐。烟峰上初日，林鳥相嚶呼。意欣物情適，戰勝癰色腴。行樂信宇宙，富貴非吾圖。

別友

幽尋意方結，奈此世界牽。凌晨驅馬別，持盃且爲傳。相求苦非遠，山路多風烟。所貴明哲士，秉道非苟全。去矣崇令德，吾亦行歸田。

贈黃太守淵

歲宴鄉思切，客久親舊疎。臥疴閑空院，忽來故人車。入門辯眉宇，喜定還驚吁。遠行亦安適，符竹膺新除。荒郡號難理，况茲征索餘。君才素通敏，劇宜有紓轡。鄉雖瘴毒逐，客猶安居。經濟非復事，時還理殘書。山泉足遊憩，鹿麋能友予。澹然寄壤內，容膝皆吾廬。惟縈書曰念旦夕，懷歸圖君行。勉三事，吾計終五湖。

寄友用韻

懷人坐沉夜，帷燈暖幽光。耿耿積煩緒，忽忽如有

圭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八

詩

五

忘玄景，逝不處朱炎。化微涼，相彼谷中葛。重陰殞，衰黃感此遊。客子經年未，還鄉伊人不在目。絲竹徒滿堂，天深鴈書杳。夢短關塞長，情好矢無斂。願言覲終饋，惠我金石編。徽音激宮商，馳輝不可卽。式爾增予傷，馨香襲肝膺。聊用中心藏。

秋夜

樹暝栖異喧，螢飛夜堂靜。遙岑出晴月，低簷入峯影。宵然坐幽獨，林雨抱深警。年徂道無聞，心違迹未解。蕭瑟中林秋，雲凝松桂冷。山泉豈無適，離人

懷故境安得駕雲鴻高飛越南景

採薪二首

朝採山上荆暮採谷中粟深谷多凄風霜露霑衣濕採薪勿辭辛昨來斷薪拾晚歸陰壑底抱甕還自汲薪水良獨勞不愧食吾力

倚擔青崖際歷斧厓下石持斧起環顧長松百餘尺徘徊不忍揮俯略澗邊棘同行笑吾餒爾斧安用歷快意豈不能物材各有適可以相天子衆稱詎足識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八

詩

七

龍岡漫興五首

投荒萬里入炎州却喜官卑得自山心在 若何有暇身雖吏隱未忘憂春山卉服時相問雪塞藍輿每獨遊擬把犁鋤從許子謾將絃誦止言游旅况蕭條寄草堂虛簷落日自生涼芳春已共烟花盡孟夏俄驚草木長絕壁千尋凌杳靄深崖六月宿冰霜人間不有宣尼叟誰信中樞未是剛

路僻官卑病益閑空林惟聽鳥間關地無醫藥患書卷身處蠻 亦故山川世謾懷伊尹恥思家獨

功老萊斑夢魂兼喜無餘事只在耶溪舜水灣

臥龍一去忘消息千古龍岡漫有名草屋何人方管樂桑間無耳聽咸英江沙漠漠遺雲鳥草木蕭蕭動甲兵好其鹿門龐處士相期採藥入青真歸與吾道在滄浪顏氏何曾擊柝忙枉尺已非賢者事斷輪徒有古人方白雲晚憶歸巖洞蒼鮮春應遍石床寄語峯頭雙白鶴野夫終不久龍場

答毛拙菴見招書院

野夫病臥成疎懶書卷長拋舊學荒豈有威儀堪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八

詩

七

法象實慚文檄過稱揚移居正擬投醫肆虛席仍煩避講堂範我定應無所獲空令多士笑王良

老榆

老榆斜生古驛傍客來繫馬解衣裳托根非所選憐汝直幹不撓終異常風雪凜然存節槩刮摩聊爾見文章何當移植山林下偃蹇從渠拂漢蒼

却巫

臥病空山無藥石相傳土俗事神巫吾行久矣將焉禱衆議紛然又見迂積習片言容未解輿情三

月或應乎也知伯有能爲厲自笑孫僑非丈夫

過天生橋

水光如練落長松雲際天橋隱白虹  
遼鶴不來華表爛僊人一去石橋空  
徒聞鵲駕橫秋夕謾說秦鞭到海東  
後放長江還濟險可憐虛却萬山中

南嶽雲祠

死矣中丞莫謾疑孤城援絕久知危  
賀蘭未滅空遺恨南人如生定有爲  
風雨長廊嘶鐵馬松杉陰霧捲靈旗  
英魂千載知何處歲歲是人簪旅祠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八

詩

七

春晴

林下春晴風漸和高巖殘雪已無多  
遊絲冉冉花枝靜青壁迢迢白鳥過  
忽向山中懷舊侶幾從洞口夢烟蘿  
客衣塵土終須換好與湖邊長芟荷

陸廣曉發

初日踰曉似曉霞雨痕新霽渡頭沙  
溪深幾曲雲藏峽樹老千年雪作花  
白鳥去邊迴蹕路青崖缺處見人家  
遍行奇勝才經此江上無勞羨九華

雪夜

天涯久客歲侵尋窮屋新開楓樹林  
漸慣省言因病齒屢經多難解安心  
猶憐未繫蒼生望且得閑爲白石吟  
乘興最堪風雪夜小舟何日返山陰

元夕二首

故園今夕是元宵獨向蠻村坐寂寥  
賴有遺經堪作伴喜無車馬過相邀  
春還草閣梅先動月滿虛庭雪未消  
堂上花燈諸弟集重闌應念一身遙

去年今日臥燕臺銅鼓中宵隱地雷  
月傍苑樓燈彩淡風傳閣道馬蹄迴  
炎荒萬里頻回首羌笛三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八

詩

七

更設自哀尚憶先朝多樂事

孝皇曾爲兩宮開

家僮作紙燈

寥落荒村燈事賒蠻奴試巧剪春紗  
花枝綽約含輕霧月色玲瓏映綺霞  
取辦不徒酬令節賞心兼是惜年華  
何如京國王侯第一盞中人產十家

白雲堂

白雲僧舍市橋東別院廻廊小徑通  
歲古簷松存獨幹春還庭竹發新叢  
晴窓暗映群峯雪清梵長飄高閣風  
遷客從來甘寂寞青鞋時過月明中

來儼洞

古洞春寒客到稀  
綠苔荒徑草霏霏  
書懸絕壁留僧偈  
花發層蘿繡佛衣  
壺榼遠從童冠集  
杖藜隨處宦情微  
石門遙鎖陽明鶴  
應笑山人久不歸

木閣道中雪

瘦馬支離綠絕壁  
連峰窅窕入層雲  
山村樹暝驚鴉陣  
澗道雪深逢鹿群  
凍合衡茅炊火斷  
望迷孤戍暮笳聞  
正思講席諸賢在  
絳蠟清醅坐夜分

元夕雪用蘇韻二首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八

詩

李

林間暮雪定歸鴉  
山外鈴聲報使車  
玉盞春光傳柘葉  
夜堂銀燭亂簷花  
蕭條音信愁蓬鴈  
迢遞關河夢裏家  
何日扁舟還舊隱  
一簑江上把魚叉  
寒威入夜益廉纖  
酒甕爐床亦戒嚴  
久客漸憐衣有結  
蠻居長嘆食無鹽  
飢耐正爾群當路  
凍雀從渠自宿簷  
陰極陽回知不遠  
蘭芽行見發春尖

曉霽月前韻書懷二首

雙闌鐘聲起萬鴉  
禁城月色滿朝車  
竟誰詩詠東曹拾  
正憶梅開西寺花  
此日天涯傷逐客  
何年江

上却還家會無一字堪驅使  
設有虛名擬八叉

澗草巖花欲闌纖  
溪風林雪故爭嚴  
連岐盡說還宜麥  
夷海何曾見作監  
路斷慙憐無過客  
病餘兼喜曝晴簷  
謫居亦自多清絕  
門外群峯玉笋尖

次韻陸僉憲元日喜晴

城裏夕陽城外雪  
相將十里異陰晴  
也知造物曾何意  
底是人心苦未平  
栢府樓臺倒景茅  
茨松竹瀉寒聲  
布衾莫謾愁僵臥  
積素還多達曙明

元夕木閣山火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八

詩

李

荒村燈夕偶逢晴  
野燒峯頭處處明  
內苑但知鰲作嶺  
九門空說火爲城  
天應爲我開奇觀  
地有茲山不世情  
却恐炎威被松栢  
休教玉石遂同頽  
夜宿汪氏園

小閣藏身一斗方  
夜深虛白自生光  
梁間來下徐生榻  
坐上慚無荀令香  
驛樹雨聲翻屋瓦  
龍池月色浸書床  
他年貴竹傳遺事  
應說陽明舊草堂

春行

冬盡西歸蒲山雪  
春初復來花蒲山  
白鷗亂浴清

溪上黃鳥雙飛綠樹間物色變遷隨轉眼人生豈  
得長朱顏好將吾道從吾黨歸把漁竿東海灣

村南

花事紛紛春欲酣杖藜隨步過村南山翁開野教  
新犢溪女分流浴種蠶群犬吠人依密樾閑鳬照  
影立晴潭偶逢江客傳鄉信歸臥楓堂夢石龕

山途二首

上山見日下山陰陰欲開時日欲沉晚景無多傷  
遠道朝陽莫更沮雲岑人歸暝市分漁火客舍空

王陽明先生集

卷之八

詩

奎

林依暮禽世事驗來還白領古人先得吾心  
南非驅馳任板輿謫鄉何地是安居家家細雨殘  
燈後處處荒原野燒餘江樹欲迷遊子望朔雲長  
斷故人書茂陵多病終蕭散何事相如賦子虛

白雲

白雲冉冉出晴峯客路無心處處逢已逐石輿度  
青壁還隨孤鶴下蒼松此身愧爾長多繫他日從  
龍謾托踪斷鷺殘鴉飛欲盡故山回首意重重  
答劉美之見寄次韻

休疑遷客迹全貧猶有沙鷗日見親勲業久辭治  
海夢烟花多負故園春百年長恐終無補萬里寧  
期尚得身念我不勞傷鬢雪知君亦欲拂衣塵

寄徐掌教

徐君今安在空梁榻久懸北門傾蓋日東魯校文  
年歲月成超忽風雲易變遷新詩勞寄我不愧鳥  
鳴篇

書庭蕉

簷前焦葉綠成林長夏全無暑氣侵但得雨聲連

王陽明先生集

卷之八

詩

奎

夜靜不妨月色半床陰新詩舊葉題將蒲老芝  
梧恨共深莫笑鄭人談訟鹿至今醒夢兩難尋

送張憲長左遷滇南大叅次韻

世味知公最飽諳百年清德亦何慚栢臺藩省官  
非左江漢滇池道益南絕域烟花憐我遠今宵風  
月好誰談交遊若問君事爲說山泉頗自堪

南巷次韻二首

隔水樵漁亦幾家綠岡石路入溪斜松林晚映千  
峰雨楓葉秋連萬樹霞漸覺形骸逃物外未妨遊



樂在天涯頻來不用勞僧榻已借江鷗一席沙  
斜日江波動客衣水南深竹見巖扉漁人收網舟  
初集野老忘機坐未歸漸覺雲間栖翼亂愁看天  
北暮雲飛年年歲晚長爲客閒殺西湖舊釣磯

觀傀儡次韻

處處相逢是戲場何須傀儡夜登堂繁華過眼三  
更促名利牽人一線長群子自應爭詫說矮人亦  
復浪悲傷本來面目還誰識且向樽前學楚狂

徐都憲同遊南菴次韻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八

詩

巖寺藏春長不夏江花映日艷於桃山陰入戶川  
光暮林影浮空暑氣高樹老豈能知歲月溪清真  
可鑑秋毫但逢佳景須行樂莫遣風霜着鬢毛

卽席次王文濟少參韻二首

搖落休教感客途南來秋興未全孤肝腸已自成  
金石齒髮從渠變柳蒲傾倒酒懷金谷詞逼真詞  
格輞川圖謫鄉莫道貧消骨猶有新詩了舊連  
此身未礙泣窮途隨處翻飛野鶴孤霜冷幾枝存  
晚菊溪春兩度見新蒲荆西寇盜紆繻策湘北流

移入畫圖莫怪當筵倍淒切誅求蒲地促官廵

贈劉侍御二首

蹇以反身困以遂志今日患難正閣下受  
用處也知之則處此當自別病筆不能多  
及然其餘亦無足言者聊次韻某頓首劉

侍御大人契長

相送溪橋未隔年相逢又過小春天憂時敢負君  
臣義念別羞爲兒女憐道自升沉寧有定心存氣  
節不無偏知君已得虛舟意隨處風波只晏然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八

詩

夜寒

簷際重陰覆夜寒石爐松火坐更殘窮荒正訝鄉  
書絕險路仍愁歸夢難僊侶春風懷越嶠釣船明  
月負嚴灘未因謫宦傷憔悴客齋還羞鏡裏看

冬至

客牀無寐聽潛雷珍重初陽夜半回天地未嘗生  
意息水霜不耐鬢毛催春添袞線誰能補歲晚心  
丹自動灰料得重闌強健在早看消息報窓梅

春日花間偶集示門生

閒來聊與二三子，單衣初成行。暮春以課講題非，  
我事研幾悟道是何人。階前細草雨還碧，簷下小  
桃晴更新。坐起咏歌俱實學，毫釐須遣認教真。

次韻送陸文順僉憲

貴陽東望楚山平，無奈天涯又送行。孟酒豫期傾  
蓋日，封書煩慰倚門情。心馳魏闕星辰迥，路遠鄉  
山草木榮。京國交游零落盡，空將秋月寄猿聲。

次韻陸僉憲病起見寄

一賦歸來不願餘，文園多病滯相如。籬邊竹筍青

圭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八 詩

七

應滿洞口桃花紅，自舒荷蕢有心還擊磬。周公無  
夢欲刪書，雲間憲伯能相慰。尺素長題問謫居

次韻胡少參見過

旋營小酌典春裘，佳客真慚竟日留。長惟嶺雲迷  
楚望，忽聞吳語破鄉愁。鏡湖自昔堪歸老，杞國何  
人獨抱憂。莫訝臨花倍惆悵，賞心原不在枝頭。

雪中桃次韻

雪裏桃花強自春，蕭疎終覺損精神。却慚幽竹節  
逾勁，始信寒梅骨自真。遭際本非甘冷淡，飄零須

勝委風塵從來此事還，希濶莫怪臨軒賞更新。

舟中除夕二首

扁舟除夕尚窮途，荆楚還憐俗未殊。處處送神懸  
楮馬，家家迎歲換桃符。江醪信薄聊相慰，世路多  
岐設自吁。白髮頻年傷遠別，綵衣何日是庭趨。  
遠客天涯又歲除，孤航隨處亦吾廬。也知世上風  
波蒲葦戀，山中木石居。事業無心從齒髮，親交多  
難絕。首書江湖未就新春計，夜半樵歌忽起予。

淑浦山夜泊

圭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八 詩

七

淑浦山邊泊雲間，見驛樓灘聲迴遠樹。崖影落中  
流，柳放新年綠。人歸隔歲舟，客途時極目。天北暮  
陰愁。

過江門崖

三年謫宦沮蠻氛，天放扁舟下楚雲。歸信應先春  
鴈到，閒心期與白鷗群。晴溪欲轉新春色，蒼壁多  
遺古篆文。此地從來山水勝，它時回首憶江門。  
辰州虎溪龍興寺間楊名父將到留韻壁間  
杖藜一過虎溪頭，何處僧房是惠休。雲起峯頭沉

閣影林疎地底見江流烟花日煖猶含雨鷗鷺春  
閒欲蒲洲好景同來不同賞詩篇還爲故人留

武陵潮音閣懷元明

高閣憑虛臺十尋捲簾疎雨動微吟江天雲鳥自  
來去楚澤風烟無古今山色漸凝衡嶽近花源欲  
問武陵深新春尚沮東歸棹落日誰堪話此心

閣中坐雨

臺下春雲及寺門懶夫睡起正開軒烟蕪漲野平  
堤綠江雨隨風入夜喧道意蕭疎歲月歸心迢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八

詩

遙憶鄉園年來身迹如漂梗自笑迂痴欲手援

霽夜

雨霽僧堂鐘磬清春溪月色特分明沙邊宿鷺寒  
無影洞口流雲夜有聲靜後始知群動妄開來還  
覺道心驚問津久已慚沮歸向東臯學耦耕

僧齋

盡日僧齋不厭閒獨餘春睡得相關簷前水漲逐  
無地江外雲晴忽有山遠客趨墟招渡急舟人曬  
網得魚還也知世事終無補亦復心存出處間

德山寺次壁間韻

乘興看山薄暮來山僧迎客寺門開雨昏碧草春  
中墓雲捲青峯善卷臺性愛烟霞終是僻詩留名  
姓不須猜巖根老衲成灰色枯坐何年解結胎

沅江晚泊二首

去時烟雨沅江暮此日沅江暮雨歸水漫遠沙村  
市改泊依舊店主人非草深廨宇無官住花落僧  
房自鳥啼處處春光蕭索甚正思荆棘掩殘扉  
春來客思獨蕭騷處處東田沒野蒿雷雨滿江喧  
日夜扁舟經月住風濤流民失業乘時積原歎爭  
群薄暮號邦憶鹿門棲隱地杖藜壺榼餉東臯

夜泊江思湖憶元明

扁舟泊近漁家晚茅屋深環柳港清雷雨驟開江  
霧散星河不動暮川平夢回客枕人千里月上春  
堤夜四更欲寄愁心無過鴈披衣坐聽野鷄鳴

睡起寫懷

江日熙熙春睡醒江雲飛盡楚山青開觀物態皆  
忘心忘天機入寶真道在險夷隨地樂心忘魚

鳥自流形未湏更覓義唐事一曲滄浪擊壤聽

三山晚眺

南望長沙杳霽中驚羊只在暮雲東天高雙檣哀  
明月江闊千帆舞逆風花暗漸驚春事晚水流應  
與客愁窮北飛亦有衡陽鴈上苑封書未易通

驚羊山

福地相傳楚水阿二年春色兩經過羊亡但有初  
平石書罷誰籠道士驚禮斗壇空松影靜步虛臺  
迥月明多巖房一宿猶緣薄遙憶開雲住薜蘿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八

詩

七

泗洲寺

綠水西頭泗洲寺經過轉眼又三年老僧熟認直  
呼姓笑我清癯只似前每有客來看宿處詩留佛  
壁作燈傳聞軒掃榻還相慰慚愧維摩世外緣

再經武雲觀書林玉磯道士壁

碧山道士曾相約歸路還來宿武雲月蒲僊臺依  
鶴侶書留蒼壁看驚群春巖多雨林芳淡暗水穿  
花石溜分奔走連年家尚遠空餘魂夢到柴門

再過濂溪祠用前韻

遊金山寺

曾向圖書識面真半生長自愧儒巾斯文久已無  
先覺聖世今應有逸民一自支離乖學術競將  
雕刻費精神瞻依多少高山意水漫蓮池長綠蘋

蔽月山

金山一點大如拳打破濰揚水底天醉倚妙高臺  
上月玉簫吹徹洞龍眠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八

詩

七

王陽明先生全集目錄

卷之九 詩

廬陵詩 正德庚午年三月遷廬陵作

遊瑞華二首 古道 立春日道中短述

公館午飯偶書 午憩香社寺

京師詩 正德庚午年十月陞南京刑部主事辛未年入覲調北京吏部主事作

夜宿功德寺次宗賢韻二絕 別方叔賢四

香 白灣六章 寄隱巖 香山大韻 夜

宿香山林宗師房次韻二首 別湛甘泉二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九

首 贈別黃宗賢

歸越詩 正德壬申年陞南京太僕寺少卿便道歸越作

四明觀白水二首 杖錫道中用張憲使韻

又用日仁韻 書杖錫寺

滁州詩 正德癸酉年列太僕寺作

梧桐江用韻 林間睡起 贈熊彭歸 別

易仲 送守中至龍盤山中 龍蟠山中用

韻 而 鄒田中二首 答朱汝德用韻 送

惟允 而 鄒田中二首 答朱汝德用韻 送

首 龍潭夜坐 送德觀歸省二首 送蔡

希顏三首 贈守中北行二首 鄭伯興謝

病還鹿門雪夜過別贈三首 門人王嘉秀

實夫蕭琦子玉告歸書此見別意兼寄聲辰

陽諸賢 滁陽別諸友 寄浮峰詩社 樓

雲樓坐雪二首 與商貢士二首

南都詩 正德甲戌年四月陞南京鴻臚寺卿作

題歲寒亭贈汪尚和 與徽州程畢二子

山中懶睡四首 題淮山小隱二絕 六月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九

五章 守文弟歸省携其手歌以別之 書

扇面寄館賓 用實夫韻 游牛首山 送

徽州洪從承瑞 病中大司馬喬公有詩見

懷次韻奉答二首 送諸伯生歸省 寄馮

雪湖二首 諸用文歸用子美韻為別 題

王實夫畫 贈潘給事 與沅陵郭掌教

別族太叔克彰 登憑虛閣和石少宰韻

登閩江樓 獅子山 遊清涼寺三首 寄

張東所次前韻 別余縉子紳 送劉伯光

冬夜偶書 寄潘南山 送胡廷尉 與郭

子全 次樂子仁韻送別四首 書悟真篇

答張太常二首

嶺南詩 德內子年九月陞南

丁丑二月征漳寇進兵長汀道中有感 回

軍上杭 喜雨三首 聞日仁買田書上携

同志待予歸二首 祈雨二首 還嶺 借

山亭 桶岡和那太守韻二首 通天巖

遊通天巖次鄒謙之韻 又次陳惟濬韻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九 三

忘言巖次謙之韻 圓明洞次謙之韻 潮

頭巖次謙之韻 天成臨別索贈 坐忘言

巖間二三子 留陳惟濬 棲禪寺雨中與

惟乾同登 茶寮紀事 回軍九連山道中

短述 回軍龍南小憩玉石巖雙洞絕奇排

徊不忍去因寓以陽明別洞之號兼留此作

三首 再至陽明別洞和那太守韻二首

夜坐偶懷故山 懷歸二首 送德聲叔父

歸姚 示意兒 贈陳東川

江西詩 正德己亥年春

史 延撫公西作

郡陽戰捷 書草莽驛二首 西湖 寄江

西諸士夫 太息 宿淨寺四首 歸興

卽事漫述四首 泊金山寺二首 舟夜

舟中至日 阻風 川韻答伍汝真 過鞋

山戲題 楊遂菴待隱園次韻五首 登小

孤書壁 登嶼次草泉心劉石門韻二首

遊時作 次於此 望廬山 除夕任汝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九 四

真用待隱園韻卽席次答五首 元日霧

二日雨 三日風 立春二首 遊廬山開

元寺 又次壁間杜牧韻 舟過銅陵埜云

縣東小山有鐵船因往觀之果見其彷彿因

題石上 山僧 江上望九華山二首 觀

九華龍潭 廬山東林寺次韻 又次邵二

泉韻 遠公講經臺 太平宮白雲 書九

江行臺壁 又次李僉事素韻 繁昌阻風

二首 江邊阻風散步至靈山寺 泊舟大

同山溪間諸生聞之有挾冊來尋者 巖下

桃花盛開携酒獨酌 白鹿洞獨對亭 豐

城阻風 江上望九華不見 江施二生與

醫官陶楚冒雨登山人多笑之戲作歌 遊

九華道中 芙蓉閣 重遊無相寺次韻四

首 登蓮花峰 重遊無相寺次舊韻 登

雲峰望始盡九華之勝因復作歌 雙峰遺

柯生齋 歸途有僧自望華亭來述且請詩

無相寺金沙泉次韻 夜宿天池月下聞

雷次早知山下大雨三首 文殊臺夜觀佛

燈 書汪進之太極巖二首 勸酒 重遊

化城寺二首 遊九華 弘治壬戌嘗遊九

華值時陰霧竟無所觀至是正德庚辰復往

遊之風日清朗盡得其勝喜而作歌 巖頭

閒坐漫成 將遊九華移舟宿寺山二首

登雲峰二三子詠歌以從欣然成誼二首

有僧坐巖中已三年詩以勵吾黨 春日遊

齊山寺用杜牧之韻二首 重遊開元寺戲

題壁 賈明行 送邵文實方伯致仕 紀

夢 無題 遊落星寺 遊通天巖示鄒陳

二子 青原山次黃山谷韻 睡起偶成

立春 遊廬山開元寺 登小孤次陸良弼

韻 月下吟三首 月夜二首 雪望四首

居越詩 正德辛巳年 歸懷 秋秋吟

歸興二首 次謙之韻 再遊浮峰次韻

夜宿浮峰次謙之韻 再遊延壽寺次舊韻

碧霞池夜坐 秋聲 林汝桓以二詩寄

次韻為別 月夜二首 秋夜 夜坐 心

漁歌為錢會希明別號題 登香爐峰次羅

石韻 觀從吾登爐峰絕頂戲贈 書扇贈

從吾 嘉靖甲申冬二十一日再登泰望自

弘治戊午登後二十七年矣將下適董蘿石

與二三子來復坐久之暮歸同宿雲門僧舍

山中漫興 晚潘南山 和董蘿石菜花

韻 天泉樓夜坐和蘿石韻 詠良知四首

集 50—533

示諸生 示諸生三首 答人問良知二首

答人問道 寄題玉芝菴 別諸生 後

中秋望月歌 書扇示正憲 送蕭子離憲

副之任 中秋 嘉靖丙戌十二月庚申始

得子六有靜齋以詩來賀次韻為謝二首

兩廣詩 嘉靖丁亥起  
平思田之亂

秋日飲月巖新構別王侍御 復過釣臺

方思道送西峰 西安雨中諸生出候因寄

德洪汝中并示書院諸生 德洪汝中方卜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九

目

七

書院盛稱天真之奇并寄及之 寄石潭二

絕 長生 南浦道中 重登黃土腦 過

新溪驛 夢中絕句 謁伏波廟二首 破

斷藤峽 平八寨 南寧二首 往歲破桶

圖宗齊祖世麟老宣慰實來督兵今茲思田

之役乃隨父致仕宣慰明輔來從事目擊其

父子孫三世皆以忠孝相承相尚也詩以嘉

之 題甘泉居 書果翁壁

王陽明先生全集卷之九

同里後學俞 嶙重編

廬陵詩六首

正德庚午年三  
月遷廬陵尹作

遊瑞華二首

薄領終年未出郊此行聊解俗人嘲憂時有志懷

先達作縣無能愧舊交松古尚存經雪幹竹高還

長拂雲梢溪山處處堪行樂正是浮名未易拋

其二

萬死投荒不擬回生還且復荷栽培逢時已負三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九

詩

年學治劇兼非百里才身可益民寧論屈志存經

國未全灰正愁不是中流砥千八狂瀾豈易摧

古道

古道當長坂肩輿入暮天蒼茫聞驛鼓冷落見炊

烟凍燭寒無焰泥爐濕未燃正思江檻外閒卻釣

魚船

立春日道中短述

臘意中宵盡春容傍晚生野塘水轉綠江寺雪消

晴農事占泥犢羈懷聽谷鶯故山梅正發誰寄欲



歸情

公館午飯偶書

行臺依獨寺僧屋自成鄰殿古凝殘雪墻低入早春  
卷泥晴渾馬簷日暖堪人雲散小岩碧松梢挂月新

午憇香社寺

脩程動百里往往餉僧居佛鼓迎官急禪牀爲客  
虛桃花成井落雲水接郊墟不覺泥塗澁看山興有餘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九 詩

二

京師詩二十四首

正德庚午年十月陞南京  
刑部主事辛未年入覲調

北京吏部  
主事作

夜宿功德寺次宗賢韻二絕

山行初試夾衣輕脚軟黃塵石路生一夜洞雲眠  
未足湖風吹月渡溪清  
水邊楊柳覆茅楹飲馬春流更一登坐久遂忘歸  
路夕溪雲正瀉暮山青

別方叔賢四首

西樵山色遠依依東指江門石路微料得楚雲臺

上客久懸秋月待君歸

自是孤雲天際浮篋中枯蠹豈相誹請君靜後看  
義畫曾有陳編一字否

休論寂寂與惺惺不妄山來卽性情笑卻慙慙諸  
老子翻從知見覓虛靈

道本無爲只在人自行自任豈須鄰坐中便是天  
台路不用漁郎更問津

白灣六章

宗嚴文先生居白浦之灣四方學者稱曰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九

三

白浦先生而不敢以姓字某素高先生又  
辱爲之僚因爲書白灣二字并詩以詠之

浦之灣其曰漫漫彼美君子在水之盤

灣之浦其白瀾瀾彼美君子在水之渰

雲之溶溶于灣之涖君子于處民以爲期

雲之油油于灣之委君子于興施及四海

白灣之渚于遊以處彼美君子今可以容與

白灣之泮于濯以湘彼美君子今可以徜徉

寄隱巖

每逢山水地便有卜居心終歲風塵裏何年滄海  
澗洞寒泉滴細花暝石房深青壁湏留姓他時好  
共尋

香山次韻

尋山到山寺得意却忘山巖樹坐來靜壁蘿春自  
閑樓臺星斗上鐘磬翠微間頓息塵寰念清溪踏  
月還

夜宿香山林宗師房次韻二首

幽壑來尋物外情石門遙指白雲生林間伐木時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九

詩

四

開響谷口逢僧不記名天壁倒涵湖月曉烟梯高  
接緯塔平松堂靜夜渾無寐到枕風泉處處聲  
久落泥途惹世情紫崖丹磴是平生養真無力常  
懷靜竊祿未歸羞問名樹隱洞泉穿石細雲迴溪  
路入花平道人只住簪蘿上明月峯頭有磬聲

別湛甘泉二首

行子朝欲發驅車不得暫驅車下長坂顧見城東  
樓遠別情已慘况此艱難秋分手訣河梁涕下不  
可收車行望漸杳飛埃越層丘遲回岐路側孰知

我心憂

其二

我心憂以傷君去阻且長一別豈得已母老思所  
將奉命危難際流俗反猜量黃鵠萬里逝豈伊為  
稻梁棟火及毛羽燕雀猶棲堂跳梁多不測君行  
戒前途違命諒何滯將母能忘虞安居尤罪獲關  
路非岐嶇令德崇易簡可以知險阻結茆湖水陰  
幽期終不忘伊爾得相就我心亦何傷世艱變倏  
忽人命非可常斯文天未墜別短會日長南寺春  
月夜風泉開竹房逢僧或停機先掃白雲床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九

詩

五

贈別黃宗賢

古人戒從惡今人戒從善從惡乃同汚從善翻滋  
怨紛紛嫉妬與指謫相非訕自非篤信士依違多  
背面寧知竟漂流淪胥亦汚賤卓哉汪陂子奮身  
勇厥踐拂衣還舊山霧隱期豹變嗟嗟吾黨賢白  
黑匪難辯

歸越詩五首

正德壬申年陞南京太僕寺少卿便道歸越作

四明觀白水二首

已南富嶽整白水尤奇觀興來每思往十年就茲  
歡停騶指絕壁涉澗緣危磴百源旱方歇雲際猶  
飛滿罪罪灑林薄漠漠疑風寒前聞若未愜仰視  
終莫攀石陰暑氣薄流瀾迴迴瀾茲遊詎盤樂養  
靜意所關逝者諒如斯哀此歲月殘擇幽雖得所  
避時時猶難劉樊古方外感慨有餘嘆

千丈飛流舞白鸞碧潭倒影鏡中看藤蘿半壁雲  
烟濕殿角長年風雨寒野性從來山水癖直躬更  
覺世途難卜居斷擬如周叔高臥無勞比謝安

圭陽先生全集

卷之九

詩

七

杖錫道中用張憲使韻

山鳥懽呼欲問名山花含笑似相迎風迴碧樹秋  
聲早雨過丹巖夕照明雪嶺插天開玉帳雲溪環  
碧抱金城懸燈夜宿茅堂靜洞鶴林僧相對清

又用日仁韻

每逢佳處問山名風景依稀過眼生歸霧忽連千  
嶂暝夕陽偏放一溪晴晚投巖寺依雲宿靜愛楓  
林送雨聲夜久披衣還起坐不禁風月照人清

書杖錫寺

杖錫青真端澗壁環天險垂巖下陡壑涉水攀絕  
巘趾深聽喧瀑路絕駭危棧捫蘿登峻極披翳見  
平行僧遺寄孤衲半廢遺荒殿傷茲窮僻墟曾未  
誅求免探幽冀累息憤時翻意慘極援才已踈栖  
遲心益脊哀猿嘯春嶂懸燈宿西巖誅邪竟何時  
白雲愧舒卷

滁州詩三十六首

正德庚酉年  
劉太僕寺作

梧桐江月韻

鳳鳥久不至梧桐生高岡我來竟日坐清陰灑衣

圭陽先生全集

卷之九

詩

七

裳援琴俯流水調短意苦長遺音滿空谷隨風遞  
悠揚人生貴自得外慕非所臧顏子豈忘世仲尼  
固遑遑已矣復何事吾道歸滄浪

林間睡起

林間盡日掃花眠祇是官閒傀儡錢門徑不妨春  
草合齋居長對晚山妍疑方朔非真隱始信楊  
雄誤太玄混世亦能隨地得野情終是愛丘園

贈熊彭歸

門徑荒涼蔓草生相求深壑遠來情千年絕學蒙

塵土何處江無月明坐着遠山凝暮色忽驚庭  
葉起秋聲歸途望嶽多幽興爲問山田待耨耕

別易仲

辰州劉易仲從予滁陽一日問道可言乎  
予曰啞子喫苦瓜與你說不得爾要知我  
苦還須你自喫易仲省然有悟久之辭歸  
別以詩

迢遞滁山春子行亦何遠縈然良苦心惆恍不遑  
飯至道不外得一悟失群聞秋風洞庭波遊子歸

圭陽明先生集

卷之九

詩

本

已晚結蘭意方勒寸草心先斷末學久化離顏波  
竟誰挽歸哉念流光一逝不復返

送守中至龍巖山中

未盡師生六月情天教風雪阻西行茅堂豈有春  
風坐江郭虛符一月程客邸琴書燈火靜故園風  
竹夢魂清何年穩閉陽明洞楫柳山爐煮石羹

龍巖山中用韻

無奈青山處處情村沽日日辦山行真慚廩食虛  
官守只把山遊作課程谷口亂雲隨騎遠林間飛

雪點衣輕長思澹泊還真性世味年來久絮羹

瑯琊山中三首

草堂寄放瑯琊間溪鹿巖僧且共閒氷雪能回草  
木死春風不化山石頑六經散地莫收拾叢棘被  
道誰刊刪已矣驅馳二三千鳳圖不出吾將還  
狂歌莫笑酒盃增異境人間得未曾絕壁倒翻銀  
海浪遠山真作玉龍騰浮雲野思春前動虛室清  
香靜後凝懶拙惟餘林樾計伐檀長自媿無能  
風景山中雪後增看山雪後亦誰會隔溪巖犬迎  
人吠飲澗飛猿踰樹歸騎林間燈火動鳴鐘谷  
口暮光凝塵踪正自緇籠在一宿雲房尚未能

答朱汝德用韻

東去蓬瀛合有津若爲風雨動經旬同來海岸登  
舟者俱是塵寰欲渡人弱水洪濤非世險長年三  
老定誰真青鸞渺渺無消息帳望烟花又暮春

送惟乾二首

獨見長年思避地相從千里欲移家慚予豈有萬  
閒底借爾剛餘一席沙古洞幽期攀桂樹春溪歸

圭陽明先生集

卷之九

詩

九

路問桃花故人夢念還相慰馬鴈新秋奇錄霞  
簷後連年愧遠求本來無物若爲酬春城驛路聊  
相送夜雪空山旦復得江浦雲開廬嶽曙洞庭  
閣九疑浮懸知再鼓瀟湘柁應是芙蓉湘水秋

別希顏二首

中歲幽期亦幾人其誰長負故山春道情暗與物  
情化世味爭如酒味醇耶水雲門空舊隱青鞋布  
襪定何處童心如故容顏改慚愧年年草木新  
後會難期別未輕莫辭行李滯江城且弔南國春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九

詩

十

山與共聽西堂夜雨聲歸路終知雲外去晴湖想  
見鏡中行爲尋洞裏幽棲處還有峯頭雙鶴鳴

山中示諸生五首

路絕春山久廢尋野人扶病強登臨同遊仙侶須  
乘興共採花源莫厭深鳴鳥遊絲俱自得閒雲流  
水亦何心從前却恨牽文句展轉支離嘆陸沉

其二

滁流亦沂水童冠得幾人莫負詠歸興溪山正暮  
春

其三

桃源在何許西峯最深處不用問漁人沿溪踏花  
去

其四

池上偶然到紅花間白花小亭閒可坐不必問誰  
家

其五

溪邊坐流水水流心共閒不知山月上松影落衣  
班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九

詩

十

龍潭夜坐

何處花香入夜清石林茅屋隔溪聲幽人月出每  
孤往棲鳥山空時一鳴草露不辭芒屨濕松風偏  
與葛衣輕臨流欲寫猗蘭意江北江南無限情

送德觀歸省二首

雪裏閉門十日坐開門一笑忽青天茅簷正好負  
晴日客子胡爲思故園俗樹慣經霜雪老梅花偏  
向歲寒如瑯琊春色如相憶好放山陰月下船  
瑯琊雪是故園雪故園春亦瑯琊春天機動處卽

生意世事到頭還俗塵立雪浴沂傳故事吟風弄月是何人到家好謝二三子莫向長沮錯問津

送蔡希顏三首

正德癸酉冬希淵赴南宮訪予滁陽遂留閱歲既而東歸問其故辭以疾希淵與予論學耶邠之間於斯道既釋然矣別之以詩

風雪蔽曠野百鳥凍不翻孤鴻亦何事嗷嗷迎寒雲豈伊稻梁計獨往求其羣之子眇萬鍾就我滁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九

詩

七

水濱野寺同遊請春山共攀援鳥鳴幽谷曙伐木西澗瞻清夜湛空思晴窓玩奇文寂景賞新悟微言欣有聞寥寥絕代下此意真可論

羣鳥喧北林黃鵠獨南逝北林豈無枝羅弋苦難避之子丹霞姿辭我雲門去山空響流泉路僻迷深樹長谷何盤紆紫芝春可茹求志雙棲巖避喧寧遲世繫予辱風塵送子槐雲霧匡時已無術希聖徒有慕倘入陽明峯爲尋舊棲處

何事憶憶南北行望雲依闕兩關情風塵暫息滁

陽駕鵲鷺還尋鑑亦盟悟後六經無一字靜餘孤月湛虛明從知歸路多相憶伐木山山春鳥鳴

贈守中北行二首

江北梅花雪易殘山窓一樹自家看臨行掇贈聊數顆珍重清香是歲寒

來何匆匆促去何遲來去何心莫漫疑不爲高堂雙雪鬢歲寒寧受北風欺

鄭伯興謝病還鹿門雪夜過別賦贈三首

之子將去遠雪夜來相尋秉燭耿無寐憐此歲寒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九

詩

七

心歲寒豈徒爾何以贈遠行聖路塞已久千載無復尋豈無羣儒迹踐徑榛莽深潛流須萃源積土成高岑擬衣望遠道請君從此征

潛流須有源植木須有根根源未落植枝派寧先審謂勝通夕話義利分毫間至理匪外得譬猶鏡本明外塵蕩瑕垢鏡體自寂然孔訓示克己孟子垂反身明明賢聖則請君勿與談

鹿門在何許君今鹿門去千載龐德公猶存棲隱處潔身非亂倫其次乃避地世人失其心願瞻多

外慕安宅舍弗居狂馳驚奔驚高言詆獨善文非  
遂巧智瑣瑣功利儒寧復知此意

門人王嘉秀實夫蕭琦子玉告歸書此見別  
意兼寄聲辰陽諸賢

王生兼養生蕭生頗慕禪迢迢數千里拜我滁山  
前吾道既匪佛吾學亦匪仙坦然山簡易日用匪  
深玄始聞半疑信既乃心豁然譬彼土中鏡闇闇  
光內全外但去昏翳精明燭熒妍世學如藕絲粧  
綴事蔓延宛宛具枝葉生理終無緣所以君子學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九

詩

古

布種培根原萌芽漸舒發暢茂皆由天秋風動歸  
思共鼓湘江船湘中富英彥往往多及門臨岐綴  
斯語因之寄奉

滁陽別諸友

滁陽諸友從遊送予至烏衣不能別及暮  
王性甫汝德諸友送至江浦必留君侯予  
渡江因書此促之歸并寄諸賢庶幾共進  
此學以慰離索耳

滁之水入江流江湖日復來滁州相思若湖水來

往何時休空相思亦何益欲慰相思情不如崇令  
德掘地見泉水隨處無弗得何必驅馳爲千里遠  
相即君不見堯美與舜墻又不見孔與距對面不  
相識逆旅主人多慇懃出門轉盼成路人

寄浮峯詩社

晚涼庭院坐新秋微月初生亦蒲樓千里故人誰  
命駕百年多病有孤舟風霜草木驚時態砧杵關  
河動遠愁飲水曲肱吾自樂茆堂今在越溪頭

樓雲樓坐雪二首

繞看庭樹玉森森忽漫階除已許深但得諸生通  
夕坐不妨老子半酣吟瓊花入座能欺酒水溜垂  
簷欲墮針却憶征南諸將士未禁寒夜鐵衣沉  
此日樓雲樓上雪不知天意爲誰深忽然夜半一  
言覺又動人間萬古吟玉樹有花難結果天機無  
線可通針曉來不覺城頭鼓老懶羲皇睡正沉  
與商貢士二首  
見說浮山麓深林遶石溪何時拂衣去三十六巖  
樓

其二

見說浮山勝心與浮山期三十六巖內爲選一巖  
奇

南都詩四十七首

正德甲戌年四月  
南京鴻臚寺卿作

題歲寒亭贈汪尚和

一覺紅塵夢欲殘江城六月滯風湍人間炎暑無  
逃遞歸向山中臥歲寒

與徽州程世二千

句句糠粃字字陳却於何處竟知新紫陽山下多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九

詩

七

豪俊應有吟風弄月人

山中懶睡四首

竹裏藤床識懶人脫巾山麓任吾真病夫久已逃

方外不受人間禮數真

掃石焚香任意眠醒來時有客談玄松風不用蒲

葵扇坐對青崖百丈泉

古洞幽深絕世人石床風細不生塵日長一覺羲

皇睡又見峯頭上月輪

人間白日醒猶睡老子山中睡却醒醒睡兩非還

雨是溪雲漠漠水冷冷

題灌山小隱二絕

第屋山中早晚成任他風雨任他晴男婚女嫁多  
年畢不待而今學向平

一自移家入紫烟深林住久遂忘年山中莫道無  
供給明月清風不用錢

六月五章

六月乙亥南都能峯少宰石公以少宗伯

召南都之士聞之有惻然而戚者有欣然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九

詩

七

而喜者其戚者曰公端介敏直方爲器都

所倚重今茲往善類失所恃羣小固以嚴

辯惑考學者易從而討究剖政斷疑者易

從而咨決南都非根本地乎而獨不可以

公遺之其喜者曰公之端介敏直寧獨番

都所倚重其在京師獨無善類乎獨無羣

小子獨無辯惑考學剖政斷疑者乎且天

子之召之也亦寧以少宗伯將必大用大

川則以庇天下斯棠征之慶也公聞之曰



戚者非吾之所欣喜者乃吾之所憂也吾  
思所以逃吾之憂者而不得其道若之何  
陽明子素知于公旣以戚衆之戚喜衆之  
喜而復憂公之憂乃叙其事爲賦六月庸  
以贈公之行

六月淒風七月暑雨條雨條寒道脩以沮允允君  
子迪爾寢興母沾爾行國步斯頻

哀此下民靡肩靡極不有老成其何能國吁嗟老  
成獨遺典刑若屋之傾尚支其楹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九

詩

六

心之憂矣言靡有所如彼啗人食茶與苦依依長  
谷言采其芝人各有能我歸北時

昔彼叔季沉湎以逞耄集以咨我人自靖允允君

子淑慎爾則靡曰休止民何于極

日月其逝如彼滄浪南北其望如彼參商允允君

子母沾爾行如日之昇以揚不光

守文弟歸省携其手歌以別之

爾來我心喜爾去我心悲不爲倚門念吾寧舍爾  
歸長途正炎暑爾行慎興石涼茗勿頻啜節食但

無飢勿出船旁立勿登岸上嬉收心每登坐適意  
時觀書中洪皆冥頑不足長嗔咎見人勿多說慎  
默真如愚接人莫輕率忠信持謙卑從來爲已學  
慎獨乃其基紛紛多嗜欲爾病還爾知到家良足  
樂怡顏報重闈昨秋童蒙去今夏成人歸長者愛  
爾敬少者悅爾慈親朋稱嘖嘖美爾能若茲信哉  
學問功所貴在得師吾匪崇外飾欲爾沾名爲望  
爾日慥慥聖賢以爲期九兄及印弟誦此共勉之  
書扇面寄館賓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九

詩

六

湖上羣山落照晴湖邊萬木起秋聲何年歸去陽  
明洞獨棹扁舟鑑裏行

川實夫韻

詩從雪後吟偏好酒向山中味轉佳巖瀑隨風雜

鐘磬水花如雨落袈裟

游牛首山

春華指天闕烟霞眇何許雙峯久相違千巖來舊  
王浮雲軒中天飛閣凌風雨探秀澗阿人蘿吟息  
簞篋滅迹避塵纓清剎入深沮風磴仰捫歷淙壑

屢窺俯梯雲躋石閣下榻得吾所釋子上方候鳴  
鐘出延佇頽景耀回盼層飈翼輕舉曖曖林芳暮  
冷冷石泉語清宵耿無寐峯月升烟宇會晤得良  
朋可以寄心腑

送徽州洪挺承瑞

平生舉業最踈慵挾冊虛煩五月從竹院檢方時  
論藥藥堂放鶴或開籠憂時漫有孤忠在好古全  
無一藝工念我還能來夜雪逢人休說坐春風  
病中大司馬喬公有詩見懷次韻奉答二首

圭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九

詩

七

十日無緣拜後塵病夫心地欲生榛詩篇極見憐  
才意伎倆慚非可用人黃閣望公長秉軸滄江容  
我老垂綸保釐珍重回天手會看春風萬木新  
一自多岐分路塵堂堂正道遂生榛聊將膚淺窺  
前聖敢謂心傳啓後人淮海帝圖頊節制雲雷大  
造看經綸枉勞詩句裁風雅欲借盤銘獻日新  
送諸伯生歸省

天涯送爾獨傷神歲月龍山夢裏春爲謝江南諸  
故舊起居東嶽太夫人閑中書卷堪時展靜裏工

夫要日新能向塵途薄軒冕不妨簑笠老江濱

寄馮雪湖二首

竿竹誰隱扶桑東白眉之叟今龐公隔湖聞鷄譟  
聖接渡海有鶴蓬山通國因經歲苦秋雨浪痕半  
壁驚湖風歌聲屋低似金石點也此意當能同  
海岸西頭湖水東他年簑笠擬從公釣沙碧海羣  
鷗借樵徑青雲一鳥通席有春陽堪坐雪門垂五  
柳好吟風于今猶是天涯夢悵望青霄月色同  
諸川文歸川子美韻爲別

圭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九

詩

五

一別烟雲歲月深天涯相見二毛侵孤帆江上親  
朋意樽酒燈前故國心冷雪晴林還作雨鳥聲幽  
谷自成吟飲餘莫上峯頭望烟樹迷茫思不禁  
題王實夫畫

隨處山泉着草廬底須松竹掩柴扉天涯遊子何  
曾出畫裏孤帆未是歸小西諸峯開夕照虎溪春  
寺入烟霏他年還向辰陽望却憶題詩在翠微  
贈潘給事

五月滄浪濯足歸正堪荷葉製初衣甲非乙是君

休問西水辰山志未違沙鳥不須疑雀舫江雲先  
爲掃魚磯武陵溪壑猶深僻莫更移家入翠微

與沅陵郭掌教

記得春眠寺閣雲松林水鶴日爲羣諸生問業衝  
星入稚子拈香靜夜焚世事暗隨江草換道情曾  
許碧山閒別來點瑟還誰鼓悵望烟花此送君

別族太叔克彰

情深宗族誼同方消息那堪別後荒江上相逢疑  
未定天涯獨去意重傷身閑最覺湖山靜家近殊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九

詩

七

聞草木香雲路莫嗟遲發軔世塗崎曲盡羊腸

登憑虛閣和石少宰韻

山閣新春負一登酒邊孤興晚堪乘松間鳴瑟驚  
棲鶴竹裏茶烟起定僧望遠每來成久坐傷時有  
涕悵無能峯頭見說連閣幾欲排雲尚未曾

登閣江樓

絕頂樓荒舊有名高皇曾此駐龍旌險存道德  
虛天塹守在蠻豈石城山色古今餘王氣江流  
天地變秋聲登臨授簡誰能賦千古新亭一愴情

獅子山

殘暑須還一雨清高峯極目快新晴海門潮落江  
聲急吳苑秋深樹脚明風火正防騎入羽書愁  
見朔雲橫百年未有汨埃報白髮今朝又幾莖

遊清涼寺三首

春尊載酒本無期乘興還嫌馬足遲古寺共憐春  
草沒遠山徧與夕陽宜雨晴澗竹消蒼粉風煖巖  
花落紫莖昏黑更湏凌絕頂高懷想見少陵詩

其二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九

詩

七

積雨山行已後期更堪多病益遲遲風塵漸覺初  
心負丘壑真於野性宜綠樹陰層新作葢紫蘭香  
細尚餘裊輞川圖盡能如許絕是無聲亦有詩

其三

不顧尙書此日期欲爲花外板輿遲繁絲急管入  
人醉竹徑松堂處處宜雙樹暗芳春寂寞五峯晴  
秀晚義塾暮鍾杳杳催歸騎惆悵烟光不盡詩

寄張東所次前韻

遠趨君命忽中違此意年來識者稀黃綺曾爲炎

祥山子陵終向富春歸江船一話千年閨塵夢金  
驚四十非何日孤帆過天目海門春浪掃漁磯

別余縉子紳

不須買棹往來頻我亦携家向海濱但得青山隨  
鹿豕未論黃閣盡麒麟喪心疾已千年病起死方  
存六籍真歸向蘭溪溪上問桃花春水正迷津

送劉伯光

五月茅茨靜竹扉論心方洽忽辭歸滄江獨棹衝  
新暑白髮高堂戀夕暉謾道六經皆註脚還誰一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九 詩

留

語悟真機相知若問年來意已傍西湖買釣磯

冬夜偶書

百事支離力不禁一官棲息病相侵星辰魏闕江  
湖迴松栢茅茨歲月深欲倚黃精消白髮出來空  
谷有餘音曲肱已醒浮雲夢荷蕢休疑擊磬心

寄潘南山

秋風吹散錦溪雲一笑南山雨後新詩妙盡從言  
外得易微誰見畫前真春山脚健何妨老留客情  
深不計貧朱呂月林傳故事他年還許卜西鄰

送胡廷尉

鍾陵雪後市燈殘簫鼓江船發曉寒山水總憐南  
國好才猷瀝濟劄方艱綵衣得侍仙舟遠春色行  
應故里看別去中宵瞻北極五雲飛處是長安

與郭子全

相別翻憐相見時碧桃開盡桂花枝光陰如許成  
虛擲世故催人總不知雲路不須朱紱去歸帆且  
得綵衣隨嵐山風景濂溪近此去還應自得師

次錢子仁韻送別四首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九

重

子仁歸以四詩請用其韻答之言亦有過  
者蓋因子仁之病而亟之病已則去其藥

從來尼父欲無言須信無言已雖然悟到鳶魚飛  
躍處工夫原不在陳編

操持有養本非禪矯枉寧知已過偏此去好從根  
脚起竿頭百人未湏前

野夫非不愛吟詩才欲吟詩即亂思未會性情涵  
泳地二南還合是誰辭

道聽塗傳影響前可憐絕學遂多年正湏閉口林

閒坐莫道青山不解言

書悟真篇答張太常一首

悟真篇是悟真篇三註由來一手箋恨殺妖魔圖  
利益遂令迷妄競流傳造端難免張平叔首禍誰  
誣薛紫賢直說與君惟箇字從頭去有野狐禪

悟真非是悟真篇平叔當時已有言只爲世人多  
戀着且從情欲起因緣痴人則豈堪談夢真性中  
難更說玄爲問道人還具眼試看何物是青天

贛州詩三十二首

正德四年九月陞南  
御史以後作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九

詩

丁丑二月征漳寇進兵長汀道中有感

將略平生非所長也提皮馬入汀漳數峰斜日旌  
旗遠一道春風鼓角揚莫倚旅師能出塞極知充  
國善平羌瘡痍到處曾無補翻憶鍾山舊草堂

回軍上杭

山城經月駐旌戈亦復幽尋到羅南國已忻回  
甲馬東田初喜出農簞溪雲曉度千峯雨江漲新  
生兩岸波暮倚七星巖北極絕憐蒼翠晚來多

喜雨三首

卽看一雨洗兵戈便覺光風轉石壺順水飛檣來

賈泊絕江喧浪舞漁簑片雲東望懷梁國五月南

征想伏波長擬歸耕猶未得雲門初伴漸無多

轅門春盡猶多事竹院空閒未得過特放小舟乘

急浪始聞幽碧出層蘿山田旱久兼逢雨野老歡

騰且縱歌莫謂可塘終據險地形原不勝人和

吹角峯頭曉散軍橫空萬騎下飆飆前旌已帶洗

兵雨飛鳥猶驚捲陣雲南畝漸新農事動東山休

共凱歌聞正思鋒鏑堪揮淚一戰功成未足云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九

詩

七

聞日仁買田書上樸同志待予歸二首

見說相樸雪上耕連葉應已出烏程荒畝初墾功  
須俟秋熟雖微稅亦輕雨後湖舫兼學釣餉餘堤  
樹今開行山人久有歸農興猶向千峰夜度兵

月色滿林坐夜沉此時何限故園心山中古洞陰

蘿合江上孤舟春水深百戰自知非舊學三驅猶

魏失前禽歸期久負雲門伴獨向幽溪雪後尋

祈雨二首

旬初一雨過汀漳將謂汀虔是接疆天意豈知分

彼此人情端合有炎涼月行今已虛纏畢斗杓何  
曾解把漿夜起中庭成久立正思民瘼欲沾裳  
見說虔南惟苦雨深山毒霧長陰陰我來偏遇一  
春旱誰解挽回三日霖寇盜郴陽方山掠干戈塞  
北還相尋憂民無計淚空憺謝病幾時歸海澤

還贛

積雨零都道山途喜乍晴溪流還渡馬岡樹隱前  
旌野屋多移竈館前尚阻兵迎趨勤父老無補愧  
巡行

圭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九

詩

借山亭

借山亭子近如何乘興時從夢裏過尚想清池環  
醉影猶疑花徑駐鳴珂疎簾細雨燈前局碧樹涼  
風月下歌傳語諸公不類賞休令歲月亦蹉跎

桶岡和邢太守韻二首

處處山田盡入畲可憐黎庶半無家興師正爲民  
瘼甚陟險寧辭鳥道斜勝勢真如飢水建先聲不  
碍嶺雲遮竄巢客有遭驅略尚恐兵鋒或濫加  
戢亂興師既有名揮戈真見風行豈云薄劣能

驅策實仗 皇威自震驚爛額尚慚爲上客徒  
尤覺費經營主恩未報身多病旋凱還隴上耕

通天巖

青山隨地佳豈必故園好但得此身閑塵寰亦蓬  
島西林日初暮明月來何早醉臥石牀涼洞雲秋  
未掃

遊通天巖次鄒謙之韻

天風吹我上丹梯始信青霄亦可躋俯視氛埃成  
獨慨卻憐人世尚多迷東南真境埋名久關楚諸

圭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九

詩

峯入望低莫道仙家全脫俗三更日出亦聞鷄

又次陳惟潯韻

四山落木正秋聲獨上高峯望眼明樹色遙連閩  
嶠碧江流不盡楚天清雲中想見雙龍轉風外時  
傳一笛橫莫遣新愁添白髮且呼明月醉沉觥

忘言巖次謙之韻

意到已忘言興劇復忘飯坐我此巖中是誰鑿混  
沌尼父欲無言達者窺其本此道何古今斯人去  
則遠空巖不見人真處而端立巖深雨不到雲歸

花亦濕

圓明洞次謙之韻

群山走波浪出沒龍蛇脊岩棲奇盤渦沉淪遂成  
癖我來汲東溟爛熳南山石千年熱一炊欲餉岩  
中客

潮頭岩次謙之韻

潮頭起平地化作千丈雪棹舟者何人試問巖頭  
月

天成素有志於學茲得告東歸林居靜養其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九

詩

七

所就可知矣臨別以此紙索贈漫爲賦此遂

寄聲山澤諸賢

予有山水期在巾風塵際高秋送將歸神往迹還  
滯回車當盛年養病非遜世垂竿鑑湖雲結廬浮  
峯樹愛日遂庭趨芳景添遊詣倚生悟玄魄妙靜  
息緣慮眇眇素心人望望滄洲去東行訪天沃雲  
中倘相遇

坐忘言巖間二三子

幾日巖棲事若何莫將佳景復虛過不妨雲壑淹

偕久終是塵寰錯誤多澗道霜風疎草木門烟  
月掛藤蘿不知相繼來遊者還有吾儕此意麼

得陳惟濟

聞說東歸欲問舟清遊方此復離憂卻看陰雨相  
淹滯莫道山靈獨苦留薜荔巖高兼得月桂花香  
蒲正宜秋烟霞到手休輕擲塵土驅人易白頭

棲禪寺雨中與惟乾同登

絕頂深泥冒雨攀天於佳景亦多慳自憐久客頗  
移棹頗羨高僧獨閉關江草連連雲夢澤楚雲長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九

詩

七

斷九疑山年來出處渾無定慚愧沙鷗盡日閒

茶寮紀事

萬壑風泉秋正爽四山雲霧晚初開不因王事兼  
程入安得閑行向北來登陟未妨安石興縱擒徒  
羨孔明才乞身已擬全師日歸掃溪邊舊釣臺

聞軍九連山道中短述

百里妖氛一戰清萬峯雷雨洗回兵未能干羽苗  
頑格深窺壺漿父老迎莫倚謀攻爲上策還須內  
治是先聲功微不願封侯賞但乞蠲輸絕橫征

四軍龍南小憩玉石巖雙洞絕奇徘徊不忍

去因寓以陽明別洞之號兼留此作三首

甲馬新從鳥道回覽奇還更陟崔嵬寇平漸喜流  
移復春煖兼欣農務開兩竇高明行日月九關深  
黑閉風雷投簪最好支茅地戀土猶懷舊釣臺

洞府人寰此最佳當年空自費青鞵麾幢旖旎懸  
仙仗臺殿高低接緯階天巧固應非斧鑿化工無  
乃太安排欲將點瑟揚重冠就撓春雲結小齋

陽明山人舊有居此地陽明景不如但在乾坤俱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九

詩

七

逆旅曾留信宿即吾廬行窩已許人先號別洞何  
妨我借書他日巾車還舊隱應懷茲土復鄉閭

再至陽明別洞和邢太守韻二首

春山隨處欲歸程古洞幽虛道意生澗壑風泉時  
遠近石門羅月自分明林僧住久炊遺火野老忘  
機罷席爭習靜未緣成久坐却慚塵土逐虛名  
山水平生是課程一淹塵土遂心生耦耕亦欲隨  
沮溺七縱何緣得孔明吾道羊腸須屨屈浮名蝸  
角任龍爭好出當前馳車過莫漫尋山說避名

夜生偶懷故山

獨夜殘燈夢未成蕭蕭牕外故園聲草深石徑鼯  
鼯笑雪靜空山猿鶴驚漫有敝書懷舊侶常牽縷  
冕負初情雲溪漠漠春風轉紫萸黃花又自生

懷歸二首

深慚經濟學封侯都付浮雲自去留往事每因心  
有得身閒方喜世無求狼烟幸息昆陽忠蠡測空  
懷杞國憂一笑海天空闊處從知吾道在滄洲  
身經多難早知非此事年來識者稀老大有情成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九

詩

七

舊德細謀無計解重圍意常不足真道情到方  
濃是險機悵望衡茅無事日漫吹松火織秋衣

送德聲叔父歸姚

并序

守仁與德聲叔父共學於家君龍山先生  
叔父屢困場屋一旦以親老辭廩歸養交  
遊強之出輒笑曰古人一日養不以三公  
易吾豈以一老母博一弊儒冠乎嗚呼若  
叔父真知內外輕重之分矣年夏來賴視  
某留三月飄然歸興不可挽因為某曰秋



風尊鯁知子之興無日不切然時事若此  
恐卽未能脫吾不能俟子之歸舟吾先歸  
爲子開荒陽明之麓如何嗚呼若叔父可  
謂真知內外輕重之分矣某方有詩戒叔  
父曰吾行子可無言輒爲賦此

偕記垂髫共學年于今鬢髮兩蒼然窮通只好浮  
雲看歲月真同逝水懸歸鳥長空隨所適秋江落  
木正無邊何時却返陽明洞蘿月松風掃石眠

示憲兒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九

詩

書

幼兒曾聽教誨勤讀書要孝弟學謙恭循禮義節  
飲食戒遊戲毋說謊毋介利毋任情毋鬪氣毋責  
人但自治能下人是自志能容人是大量凡做人  
在心地心地好是良士心地惡是克類譬樹葉心  
是蒂蒂若壞葉必墜吾教汝全在是汝諦聽勿輕  
棄

贈陳東川

白沙詩裏蒨陽子盡是相逢逆旅間開口向人談  
古禮拂衣從此入雲山

江西詩一百二十首

正德己卯年朱勛往

之變趨還吉安集兵平之八  
月陞副都御史巡撫江西作

鄱陽戰捷

甲馬秋驚鼓角風旌旗曉拂陣雲紅勤王敢在汾  
淮後戀闕真隨江漢東羣醜漫勞同吠犬九重  
端合是飛龍涓埃未遂酬滄海病懶先須伴赤松

書草萍驛

九月獻俘北上駐草萍時已暮忽傳王師  
已及徐淮遂乘夜速發次壁間韻紀之二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九

詩

書

首

一戰功成未足奇親征消息尚堪危邊烽西北方  
傳警民力東南已盡疲萬里秋風嘶甲馬千山斜  
日度旌旗小臣何爾驅馳急欲請回鑾罷六師  
千里風塵一劍當萬山秋色送歸航堂垂雙白盧  
頻疏門已三過有底忙羽檄西來秋黯黯關河北  
望夜蒼蒼自嘆力盡螳螂臂此日回天在廟堂

西湖

靈鷲高林暑氣清竺天石壁雨痕晴客來湖上逢

雲起僧住峯頭話月明世路久知難直道此身那  
得尚虛名移家早定孤山計種菜支茅却易成

寄江西諸士夫

甲馬驅馳已四年秋風歸路更茫然慚無國手醫  
民病空有官衙縻俸錢湖海風塵雖暫息江湘水  
旱尚相沿題詩忽憶并州句回首江西亦故園

太息

一日復一日中夜坐嘆息庭中有嘉樹落葉何漸  
瀝蒙翳亂藤纏寧知絕根脉丈夫貴剛腸光陰勿

王陽明先生集

卷之九

詩

虛擲頭白眼昏昏吁嗟亦何及

宿淨寺四首

十月至杭 王師遣人追寧  
侯復還江西是日遂謝病退

湖

老屋深松覆古藤羈棲猶記昔年曾棋聲竹裏消  
閒畫藥裹牕前對病僧烟艇避人長曉出高峯望  
遠亦時登而今更是多牽繫欲似當時又不能  
常苦人間不盡愁每拚酒是入山休若爲此夜山  
中宿猶是中宵煎百憂百戰西江方底定六飛南  
甸尚淹留何人真有回天力諸老能無取日謀

百戰歸來一病身可堪時事更愁人道人莫問行  
藏計已買桃花洞裏春

山僧對我笑長見說歸山如何十年別依舊不曾  
閑

歸興

一絲無補 聖明朝兩鬢徒看長二毛自識淮陰  
非國士山來康節是人豪時方多難容安枕事已  
無能欲善刀越水東頭尋舊隱白雲茅屋數峯高  
卽事漫述四首

王陽明先生集

卷之九

詩

從來野性只山林翠壁丹梯處處尋一自浮名繫  
世網遂令真訣負初心夜馳險寇天峯雪秋 强  
王漢水陰辛苦半生成底事始憐莊舄亦哀吟  
百戰深秋始罷兵六師冬盡尚南征誠微未足回  
天意性僻還多拂世情烟水滄江從鶴好風雲溟  
海任龍爭他年若訪陶元亮五柳新居在赤城  
官宵深愁伴客居江船風雨夜燈虛尚勞 車駕  
臣多缺無補瘡痍術已疎親老豈堪還遠別時危  
那得久無書明朝且就君平卜要使吾心不負初

茅茨松菊別多年，底事寒江尚客船。  
強所不能儒作將，付之無奈數山天。  
徒聞諸葛能興漢，未必山卑解誤燕。  
最羨漁翁閒事業，一竿明月一蓑烟。

泊金山寺二首

十月將起行在

但過金山便一登，鳴鐘出迓每勞僧。  
雲濤石壁深龍窟，風雨樓臺迥佛燈。  
難後詩懷全欲減，酒邊孤興尚堪憑。  
巖梯未用妨苔滑，曾踏天峯雪棧冰。  
醉入江風酒易醒，片帆西去雨冥冥。  
天廻江漢看孤柱，地缺東南著此亭。  
沙渚亂更新世態，峯巒不改舊時青。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九

詩

改舊時青舟人指點龍王廟，欲話前朝不忍聽。

舟夜

隨處看山一葉舟，夜深霜月亦兼愁。  
翠華此際遊何地，畫角中宵起戍樓。  
甲馬尚屯淮海北，旌旗初散楚江頭。  
洪濤滾滾乘風勢，容易開帆不易收。

舟中至日

歲寒尤嘆滯江濱，漸喜陽回大地春。  
未有一絲添袞繡，漫提三尺淨風塵。  
丹心倍覺年來苦，白髮從教鏡裏新。  
若待完名始歸隱，桃花笑殺武陵人。

阻風

冬江盡說風長北，偏我北來風便南。  
未必天公真有意，却逢人事偶相參。  
殘農得暖堪登獲，破屋多寒且縣簷。  
果使困窮能稍濟，不妨經月阻江潭。

用韻答伍汝真

莫怪鄉思日夜深，干戈衰病兩相侵。  
孤腸自信終如鐵，衆口從教盡鑠金。  
碧水卅山曾舊約，青天白日是知心。  
茅茨歲晚饒風景，雲蒲清溪雪蒲岑。

過鞋山戲題

會駕雙虬渡海東，青鞋失脚憶天風。  
經過已是千年後，踪跡依然一夢中。  
屈子慢勞傷世隘，楊朱空自泣途窮。  
正須坐我匡廬頂，誰足寒濤步曉空。

楊遂庵待隱園次韻五首

嘉園名待隱，專待主人歸。  
此日真歸隱，名園竟不違。  
巖花如共語，山石故相依。  
朝市都忘却，無勞更掩扉。

其二

大隱真隱市名園，陋給孤留侯。  
先謝病范老竟歸。

湖種竹非醫俗移山不是愚是日公方移山石對時存樂理經濟自成謨

其三

綠野春深地山陰夜靜時冰霜緣逕滑雲石向人危平難心仍在扶顛力未衰江湖兵甲滿吟罷有餘思

其四

茲園聞已久今度始來窺市裏烟霞靜壺中結構奇勝遊須繼日虛席亦多時莫道東山僻蒼生或

未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九

詩

早

未知

其五

芳園待公隱屯世待公亨花竹深臺榭風塵暗甲兵一身良得計四海未忘情語及艱難際停杯淚欲傾

登小孤書壁

人言小孤殊阻絕從來可望不可攀上有顛崖巖欲墮下有劍石交巉巖峽風閃壁船難進洪濤怒撞蛟龍關帆櫓摧縮不敢越往往退次依前山崖

傍沙岸日東徙忽成巨浸逼西灣帝心似憫舟楫苦神斧夜闌無痕斑風雷倏翕見萬恠人謀不得容其間我來銳意欲一往小舟微服沿回瀾側身脇息仰天寶懸空絕棧蛛絲慳風吹那酒眼花落凍滑卅梯足力孱青龍吹雨出仍沒白鳥避客來復還峯頭四顧盡落日宛然風景如瀛寰烟霞未覺三山遠塵土聊乘半日閒奇觀江海詎爲儉世情平地猶多艱嗚呼世情平地猶多艱回瞻北極雙淚潺

未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九

詩

聖

登蠟磯次草泉心劉石門韻二首

中流片石倚孤雄下有馮百尺宮牆瀕西蟠渾失地長江東去正無窮徒聞吳女埋香玉惟見鷗亂雪風往事淒微何足問永安宮闕草萊中江上孤臣一片心幾經漂沒水痕深極憐撐住卽從古正恐崩頽或自今蘇傾秋螺殘老翠蠟鳴春雨落空音好撈雙鵝磯頭坐明月中宵一朗吟

望廬山

盡說廬山若箇奇當時圖畫亦堪疑九江風浪非

前日五老烟雲豈定期眼慣不妨留壁險足跡須  
着短筇隨香爐瀑布微如綫欲決天河瀉土池

除夕伍汝真用待隱園韻卽席次答五首

一年今又去獨客尚無歸人世傷多難親庭嘆久  
違壯心都欲盡衰病特相依旅館聊隨俗桃符換  
早扉

其二

向憶青年日追歡興不孤風塵淹歲月漂泊向江  
湖濟世渾無術違時竟笑愚未須悲寒難列聖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九

詩

七

有遺謨

其二

正逢兵亂地況是歲窮時天運終無息人心本自  
危憂疑分并集筋力頓成衰千載南山隱悠然獲  
我思

其四

世道從危漏人情只管窺華多涉歷變故益新  
奇莫憚顛危地會逢全盛時海翁機已息應是白  
鷗知

其五

星窮回曆紀貞極起元亨日望天廻駕先沾雨  
洗兵雪猶殘歲戀風已舊春情莫更辭監尾人生  
未幾傾

元日霧

元日昏昏霧塞空出門咫尺誤西東人多失足投  
坑塹我亦停車泣路窮欲斬蚩尤開白日還排闥  
闕拜重瞳小臣沒有澄清志安得扶搖萬里風

二日雨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九  
詩  
七  
昨朝陰霧理元日向曉寒雲迤雨聲莫道人爲無  
意召從來天意亦分明安危他日須周勃痛哭當  
年笑賈生坐對殘燈愁徹夜靜聽晨鼓報新晴

三日風

一霧二雨三日風田家卜歲疑凶豐我心惟願兵  
甲解天意豈必斯民窮虎旅歸思懷舊土鑾輿  
消息望還宮春盤濁酒聊自慰無使戚戚千吾衷

立春二首

才見春歸春又來春風如舊鬢毛衰梅花未放天

機泄萱草先將地脉回漸老光陰逢世難經年懷  
抱欲誰開孤雲渺渺親庭遠長日班衣羨老萊  
天涯霜雪嘆春遲春到天涯思轉悲破屋多時空  
杆軸東風無力起瘡痍周王車駕窮南服漢將旌  
旗守北陲莫訝春盤斷生菜人間菜色正離仇

### 遊廬山開元寺

僻性尋常慣受猜看山又是百忙來北風留客非  
無意南寺逢僧師未回白日高峯開雨雪青天飛  
瀑瀉雲雷緣溪踏得支那地修竹長松覆石臺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九

詩

第

### 又次壁間杜牧韻

春山路僻問歸樵爲指前峯石逕遙僧與白雲還  
暝愁月隨滄海上寒潮世情老去渾無賴遊興年  
來獨未消回首孤航又陳迹踈鐘隔渚夜迢迢

舟過銅陵埜云縣東小山有鐵船因往觀之  
果見其彷彿因題石上

青山滾滾如奔濤鐵船何處來停桡人間剗木寧  
有此疑是仙人之所操仙人一去已千載山頭日  
日長風號船頭出土尚彷彿後岡有石云船梢我

行過此費忖度昔人用心無乃忉由來風波平地  
惡縱有鐵船還未牢秦鞭驅之未能動界力何所  
施其當我欲乘之訪蓬島雷師鼓舵虹爲鏢弱流  
萬里不勝芥復恐駕此成徒勞世路難行每如此  
獨立斜陽首重搔

### 山僧

巖下蕭然老病僧曾求佛法禮南能論詩自許竈  
三昧入聖無梯出小乘高閣松風飄夜磬石床花  
雨落寒燈更深月山山窓曙漱齒焚香誦法楞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九

詩

第

### 江上望九華山二首

當年一上化城峯十日高眠雷雨巾霽色曉開千  
嶂雪濤聲夜渡九江風此時隔水看圖畫幾歲緣  
雲住桂叢却負洞仙逢海約玉函丹訣在崆峒  
窮探雖得盡幽奇山勢須從遠望知幾朵芙蓉開  
碧落九天屏幃列旌麾高同華嶽應無忝名亞匡  
廬却稍卑信是謫仙還具眼九華題後竟難移

### 觀九華龍潭

飛流三百丈瀨洞秘靈湫峽坼開雷斧天虛下月

鉤化形時試鉢吐氣或成樓吾欲鞭龍起爲霖遍九州

廬山東林寺次韻

東林日暮更登山峯頂高僧有闢若雲蘿磴道石參差水聲深澗樹高下遠公學佛却援儒淵明嗜酒不入社我亦愛山仍戀官同是乾坤避人者我歌白雲聽者寡山自點頭泉自瀉月明壑底忽驚雷夜半天風吹屋瓦

又次邵二泉韻

圭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九

詩

果

昨遊開元殊草草今日東林遊始好手持蒼竹撥層雲直上青天招五老萬壑笙竽松籟哀千峯曉映芙蓉開坐俯西巖窺落日風吹孤月江東來莫向人間空白首富貴何如一杯酒種蓮栽菊兩荒涼惠遠陶潛骨何朽乘風我欲還金庭三洲弱水連沙汀他年海上望廬頂烟際浮萍一點青

遠公講經臺

遠公說法有高臺一朵青蓮雲外開臺上久無獅子吼野狐時復聽經來

太平宮白雲

白雲休道本無心隨我迢迢度遠岑攔路野風吹斷又穿深樹候前林

書九江行臺壁

九華真是奇觀更是廬山亦耐看幽勝未窮三日興風塵已覺再來難眼餘五老晴光碧衣染天池積翠寒却恠寺僧能好事直來城市索詩刊

又次李僉事素韻

省災行近郊探幽指層麓回巖振玄閣頽陽薄西

圭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九

詩

署

陸菑田收積雨禾稼泛平萊取徑歷村墟停車問耕收清溪厲月行暇剝披雲宿浙米石間溜斧薪澗底木田翁來聚觀中宵尚馳逐將迎愧深情瘡痍撫掬幽枕靜無寐風泉朗鳴玉雖繆真訣傳頗占塵緣熟終當遁名山鍊藥洗凡骨槭辭謝親交流光易超忽

繁昌道中阻風二首

阻風夜泊柳邊亭懶夢還鄉午未醒臥穩從教波浪惡地深長是水雲冥入林沽酒村童引隔水放

歌漁父聽頗覺看山緣獨在蓬牕剛對一峯青  
東風漠漠水瀼瀼花柳沿村春事殷泊久漁樵來  
作市心閒麋鹿漸同羣自憐失脚趨塵土長恐歸  
期負海雲正憶山中詩酒伴石門延望幾斜曛

江邊阻風散步至靈山寺

歸船不遇打頭風行脚何緣到此中幽谷餘寒春  
雪在虛簷斜日暮江空林間古塔無僧住花外仙  
源有路通隨處看山隨處樂莫將踪跡嘆萍蓬

泊舟大同山溪間諸生聞之有挾冊來尋者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九

集

扁舟經月住林隈謝得黃鸝日日來兼有清泉堪  
洗耳更多修竹好邛邛諸生涉水携詩卷童子  
和雲掃石苔獨奈華峯隔烟霧時勞策杖上崔嵬

巖下桃花盛開携酒獨酌

小小山園幾樹桃安排春色候停撓開樽旋掃花  
陰雲展席平臨松頂濤地遠不須防俗駕溪晴還  
好着漁舫雲間石路稀人跡深處容無避世豪

白鹿洞獨對亭

五老隔青真尋常不易見我來騎白鹿凌空陟飛

嘯長風捲浮雲寒帷始窺面一笑仍舊顏媿我  
先變我來爾爲主乾坤亦郵傳海燈照孤月靜對  
有餘春彭蠡浮一鴈賓主聊酬勸悠悠萬古心  
契可無辭

豐城阻風

前歲避難於此  
得此風幸免

北風休嘆北船艤此地曾經拜北風句踐敢忘嘗  
膽地齊威長憶射鉤功橋邊黃石機先授海上陶  
朱意頗同況是倚門衰白甚歲寒茅屋萬山中

江上望九華不見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九

集

五旬三過九華山一度陰寒一度雨此來天色稍  
晴明忽復昏霾起亭午平生山水最多緣獨此相  
逢客有數人言此山天所秘山下居人不常睹蓬  
萊涉海或可求瑤水崑崙俱舊遊洞庭何止吞八  
九五嶽曾向囊中收不信開雲掃六合手扶赤日  
照九州駕風騎氣覽八極視此瑣屑真浮漚

江旄二生與醫官陶楚月雨登山人多笑之

戲作歌

江旄旄生頗好奇偶逢陶楚奇更痴共言山外有



佳寺勸予往遊爭願隨是時雷雨雲霧塞多傳險  
滑難車騎兩生力陳道非遠整請登高覘路岐三  
人冒雨陟岡背旣仆復起相牽携同儕咻笑招之  
返奮袂徑往凌嶸崎歸來未暇顧沾濕且說地近  
山逕夷青林宿靄漸開霽碧嶺絳氣浮微曦津津  
指譬在必往興劇不道傍人嗤予亦對之成大笑  
不覺老興如童時平生山水已成癖歷深探隱忘  
飢疲年來世務頗羈縛逢場遇境心未衰整本求  
仙志方外兩生學士亦爾爲世人趨逐但聲利赴  
湯蹈火甘傾危解脫塵囂事行樂爾輩任簡翻見  
譏歸與歸與吾與爾陽明之麓終爾期

遊九華道中

微雨山路滑山行人輕舟桃花夾岸迷遠近迴嶺  
疊嶂盤深幽奇峯應接勞回首瞻之在前忽在後  
不道舟行轉屈曲但怪青山亦奔走薄午雨霽雲  
亦開青鞋布襪無塵埃攸蹊柳徑度村落長松白  
石穿林隈始攀風磴出木杪更俯懸崖聽瀑雷亂  
山高頂藏平野扉屋高低自成社此中那得有人

圭陽明先生集

卷之九

詩

手

家恐是當年遊秦者西巖日色漸欲下且向前林  
秣吾馬世途濁隘不可居吾將此地營蘭若

芙蓉閣

九華之山何崔嵬芙蓉直傍青天栽剛風倒海吹  
不動大雪裂地凍遙開夜半峯頭掛明月宛如玉  
女臨粧臺我拂滄浪寫圖畫題詩還愧謫仙才  
重遊無相寺次韻四首

遊興殊未盡塵寰不可留山青只依舊白盡世間  
頭

圭陽明先生集

卷之九

詩

至

其二

人迹不到地蒹葭亦數間借問此何處云是九華

山

其三

拔地千峯起芙蓉插曉寒當年看不足今日復來

看

其四

瀑流懸絕壁峯月上寒空鳥鳴蒼磻底僧住白雲

中

登蓮花峯

蓮花頂上老僧居  
腳踏蓮花不染泥  
夜半華心吐明月  
一顆懸空黍米珠

重遊無相寺次舊韻

舊識仙源路未差  
也從谷口問桃花  
屢攀絕棧經殘雪  
幾度清溪踏月華  
虎穴相隣多異境  
鳥飛不到有僧家  
頻來休下仙翁榻  
只借峯頭一片霞

登雲峯望始盡九華之勝因復作歌

九華之峯九十九  
此語相傳俗人口  
俗人眼淺見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九

詩

五

皮膚焉測其中之所有  
我登華頂拂雲霧極目奇  
峯那有數巨壑中藏萬玉林  
大劍長鎗擗武庫有  
如智者深韜藏復如淑女  
避讒妬閑然避世不求  
知早已尊人著選露何人  
不道九華奇奇中之奇  
人未知我欲窮搜盡拈出  
秘藏恐是天所私旋解  
詩囊旋收拾脫穎露出  
錐參差從來題詩李白好  
渠於此山亦潦草曾見王  
維畫輞川安得渠來拂  
纖編

雙峯遺柯生喬

附家雙峯下不見雙峯景如錐  
處囊中深藏未脫穎  
盛德心愈卑幽人迹多屏  
悠然望雙峯可以發深省

歸途有僧自望華亭來迎且請詩

方自華峯下何勞更望華  
山僧援故事要或到渠  
家自謂遊已至那知望轉佳  
正如酣醉後醒酒卻須茶

無相寺金沙泉次韻

黃金不布地傾沙瀉流泉  
潭淨長開鏡池分或鑄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九

詩

五

蓮風雲爲大雨濟世作豐年  
縱有貪夫過清風自灑然

夜宿天池月下聞雷次早知山下大雨三首

昨夜月明峯頂宿  
隱隱雷聲在山麓  
曉來却問山下人  
風雨三更捲前屋

野人權作青山主  
風景朝昏頗裁取  
嚴傍日脚半

溪雲山下雷聲一村雨

天池之水近無主  
木魅山妖競偷取  
公然又盜山

頭雲去向人面作風雨

文殊臺夜觀佛燈

老大高臥文殊臺  
杖夜撞青天開散落星辰滿  
平野山僧盡道佛燈來

書汪道之太極巖二首

一竅誰將混沌開  
千年樣子道州來  
須知太極元無極  
始信心非明鏡臺

始信心非明鏡臺  
須知明鏡亦塵埃  
人人有箇圓圈在  
莫向蒲團坐死灰

勸酒

平生忠赤有天知  
便欲欺人肯自欺  
毛髮暗從愁裏改  
世情明向笑中危  
春風脉脉回枯草  
殘雪依依戀舊枝  
漫對芳樽辭酩酊  
機關識破已多時

重遊化城寺二首

愛山日日望山晴  
忽到山中眼自明  
鳥道漸非前度險  
龍潭更比舊時清  
會心人遠空遺洞  
識面僧來不記名  
莫謂中丞喜忘世  
前途風浪苦難行  
山寺重來十九秋  
舊僧零落老比丘  
蒼松盡長青真餘  
瀑水猶懸翠壁流  
人住層崖嫌洞淺  
鳥鳴春

遊九華

礪覺山幽年來別有閑尋意  
不似當時孟浪遊  
九華原亦是移文  
錯惟山頭日日雲乘興未甘回  
俗駕初心終不負  
靈均紫芝香煖春堪茹  
青竹泉高晚更分幽夢已分塵土累清猿正好月中聞  
弘治壬戌嘗遊九華  
值時陰霧竟無所覩至  
是正德庚辰復往遊之  
風日清明盡得其勝  
喜而作歌

昔年十日九華住  
雲霧終旬竟不開  
有如昏夜入

寶藏兩目無覩成空回  
每逢好事談奇勝  
卽思策蹇還一來頻年驅逐事  
兵革出入賊壘衝風埃恐  
恐晝夜不遑息  
豈復山水能徘徊  
鄱湖一戰偶天幸  
遠隨歸凱停江隈  
是時軍務頗多暇  
況復戎馬方馳賸舊遊  
諸生亦羣集  
遂將童冠登崔嵬  
先拔霏靄尚暝晦  
却疑山意猶嫌猜  
猜肩輿一入青陽境  
忽然白日開西嶺  
長風擁簞掃浮陰  
九十九峰如夢醒  
羣巒踴躍爭獻奇  
兒孫俯伏摩其頂  
今來始識九華面  
恨無詩筆爲傳影  
層樓疊閣寫未工  
千

朶芙蓉抽玉井惟哉造化亦安排天下奇山此兼  
弁攬衣登高望入荒雙闕下見日月光長江如帶  
繞山麓五湖七澤皆跋塘遙瀛海上浮拳石舉足  
可到虹可梁仙人爲我啓閭闔鸞鶴駕紛紛翔  
從茲脫屣謝塵世飄然拂袖凌蒼蒼

巖頭閒坐漫成

盡日巖頭坐落花不知何處是吾家靜聽谷鳥遷  
喬木閒看林蜂散午衙翠壁泉聲穿亂石碧潭雲  
影透晴沙痴兒公事真難了須信吾生自有涯

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九

詩

將遊九華移舟宿寺山二首

逢山未愜意落日更移船峽寺緣溪逕雲林帶石  
泉鐘聲先度嶺月色已浮川今夜巖房宿寒燈不  
待懸

其二

維舟谷口傍烟霏共說前岡石徑微竹枝穿雲尋  
寺去藤篴採藥帶花歸諸生晚佩聯芳杜野老春  
霞綴衲衣風詠不須沂水上碧山明月更清輝  
登雲峯二三子詠歌以從欣然成誦二首

淳氣日凋薄鄒魯亡真承世儒昌臆說愚瞽相因  
仍晚途益淪溺手援吾不能棄之入烟霞高歷雲  
峯層開茅傍虎穴結屋依巖僧豈曰事高尚庶免  
無予憎好鳥求其侶嚶嚶林間鳴而我在空谷焉  
得無良朋飄飄二三子春服來從行詠歌見真姓  
逍遙無俗情各勉希聖志毋爲塵所縈

深林之鳥何閒關我本無心雲自閒大舜亦與木  
石處醉翁惟在山水間晴牕展卷有會意絕壁題  
詩無厚顏顧謂從行二三子隨遊麋鹿俱忘還

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九

詩

書

有僧坐巖中已三年詩以勵吾黨

莫恡巖僧木石居吾儕真切幾人如經營日夜身  
心外剽竊樵樵齒頰餘俗學未堪欺老衲昔賢取  
善及陶漁年來奔走成何事此日斯人亦起予

春日遊齊山寺用杜牧之韻二首

即看花發又花飛空向花前嘆式微自笑半生行  
脚過何人未老乞身歸江頭鼓角酬春浪雲外旌  
旗閃落暉美殺山中麋鹿伴千金難買芟荷衣  
倦鳥投枝已亂飛林間暝色漸霏微春山日暮成

孤坐遊十天涯正憶歸古洞濕雲含宿雨碧溪明月弄清輝桃花不管人間事只笑山人未拂衣

重遊開元寺戲題壁

中丞不解了公事到處看山復尋寺尚爲妻奴守俸錢至今未得休官去三月開元兩度來寺僧倦客門未開山靈似嫌俗士駕溪風攔路吹人回君不見富貴中人如中酒折腰解醒須五斗未妨適意山水間浮名于我亦何有

賈胡行

賈胡得明珠藏珠剖其軀珠藏未能有此身已先無輕已重外物賈胡一何愚請君勿笑賈胡愚君今奔走聲利途鑽求富貴未能得弊精勞形骨髓枯竟日惶惶憂毀譽終宵惕惕防艱虞一日僅得五升米半級仍甘九族誅胥靡接踵畧無悔請君勿笑賈胡愚

送邵文質方伯致仕

君不見鷓鴣下鷄引類呼羣啄且啼稻梁已足脂漸肥毛羽脫落充庖廚又不見籠中鶴歛翼垂頭困

牢落籠開一旦入層雲萬里翱翔縱廖廓人生山水須認真胡爲利祿纏其身高車駟馬盡枯雲臺麟閣皆埃塵鴟夷抱恨浮江水何似乘舟迷海濱舜水龍山予舊宅讓公且作烟霞伯拂衣便擬遂公回爲予先掃峯頭石

紀夢

正德庚辰八月廿八夕臥小閣忽夢晉忠臣郭景純氏以詩示予且極言王導之奸謂世之人徒知王敦之逆而不知王導實

陰主之其言甚長不能盡錄覺而書其所示詩於壁復爲詩以紀其畧嗟乎今距景

純若干年矣非有實惡深冤鬱結而未暴寧有數千載之下尚懷憤不平若是者耶

秋夜臥小閣夢遊滄海濱海上神仙不可到金銀宮闕高嶙峋中有仙人芙蓉巾顧我宛若平生親欣然就語下烟霧自言姓名郭景純攜手歷歷訴衷曲義憤感激難具陳切齒尤深怨王導深奸老猾長欺人當年王敦亂神器導實陰主和緣負不

然三問三不答胡忍使殺伯仁寄書欲拔太真  
舌不相爲謀敢爾云敦病已篤事已去臨哭嫁禍  
後實敦事成同享帝王貴事敗仍爲顧命臣幾微  
隱約亦可見世史掩覆多失其袖出長篇再三讀  
覺來字字能書紳開臆試抽晉史閱中問事述頗  
有因因思景純有遁者世餘事往千餘春若非精  
誠果有激豈得到今猶憤嗔不戾之語以箴戒敦  
實氣沮竟殞身人生生死亦不易誰能視死如輕  
塵燭微先幾炳易道多能餘事非所論取義成仁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九 詩 李

景純終見伸御風騎氣遊八垠彼敦之徒草木莢  
土臭腐同沉淪  
我昔明易道故知未來事時人不我識遂傳號  
一技一思王導徒神器良久說諸謝豈不力伯  
仁見其底所以敦者備周顧天經與地義不然  
百口未召托何然置之死我於斯時知有分日  
中斬柴市我死何足悲我生良有以九天一人  
撫膺哭晉室諸公亦可恥舉目山河徒嘆非携

手登亭空灑淚王導真奸雄千載人未議偶感  
君子談中及重與寫真記固知倉卒不成文自  
今當與頻謔戲倘其爲我一表揚萬世萬世萬  
萬世

右晉忠臣郭景純自述詩蓋予夢中所得  
者因表而出之

無題

巖頭有石人爲我下嶙峋脚踏破履五十兩身披  
舊衲四十斤任重致遠香象力餐霜坐雪金剛身  
夜寒雙虎與溫足雨後禿龍來伴宿手握頑碑鏡  
未光舌底流泉梅未熟夜來拾得遇寒山翠竹黃  
花好共看同來問我安心法還解將心與汝安

遊落星寺

女媧煉石補天漏璇璣晝夜無停走自從憶却玉  
衡星至今七政迷前後渾儀晝夜徒揣摩敬授人  
時亦何有玉衡憶却此湖中眼前誰是補天手

遊通天巖示鄒陳二子

鄒陳二子皆好遊一往通天十日留候之來歸久

不至我亦乘興聊尋幽巖扉日出雲氣浮二子踈  
髮登巖頭谷轉始聞人語響蒼壁杳杳長林秋塔  
然坐我亦忘去人生得休且復休採芝共約陽明  
麓白首無慚黃綺儔

青原山大黃山谷韻

恣觀歷州郡驅馳倦風埃名山特乘暇林壑盤縈  
迴雲石緣欹逕夏木深層隈仰窺嵐霏際始觀臺  
殿開衣傳西竺舊構遺唐宋材風松溪溜急湍響  
空山哀妙香隱玄洞僧屋懸穹崖板依儼龍象陟

圭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九

詩

降臨緯階飛泉瀉靈竇曲檻連雲棧我來慨遺迹  
勝事多湮埋邈矣西方教流傳遍中垓如何皇極  
化反使吾人猜剝陽幸未絕生意存枯荻傷心眼  
底事莫負生前盃烟霞有本性山水乞歸骸崎嶇  
羊腸坂車輪幾傾摧蕭散麋鹿伴澗谷終追陪恬  
愉返真澹聞寂辭喧歷至樂發天籟絲竹謝淫哇  
千古自同調豈必時代惜珍重三子茲遊非偶  
來且從山叟宿勿受役夫催東峰上烟月夜景方  
徘徊

睡起偶成

四十餘年睡夢中而今醒眼始朦朧不知日已過  
停午起向高樓撞曉鐘  
起向高樓撞曉鐘尚多昏睡正惺惺縱令日暮醒  
猶得不信人間耳盡聾

立春

荒村亂後耕牛絕城郭春來見土牛家業苟存鄉  
井戀風塵先幸甲兵休未能布德慚時令聊復題  
詩寫我愛爲報 雜須遠塞暫時邊將駐南州

圭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九

詩

五

遊廬山開元寺

清晨入谷到斜曛徧歷青霞躡紫雲間闔遠從雙  
劍闕銀河真自九天分驅馳此日原非暇夢想富  
年亦自勤斷擬罷官來駐此不教林鶴更移文

登小孤次陸良弼韻

看盡東南百二峯小孤江上是真龍攀龍我欲乘  
風去高躡層霄絕世踪

月下吟三首

露冷天青月更輝可堪遊子倍沾衣催人歲月心

空在蒲眼兵戈事漸非方朔本無金馬意班超惟  
願玉門歸白頭應倚庭前樹恠我還期秋又違  
江天月色自清秋不管人間底許愁漫憶翠華旋  
北極正憐白髮倚南樓狼烽絕塞寒初入鶴怨空  
山夜未休莫重三公輕一日虛名真覺是浮瀝  
依依颺月夜還來渺渺鄉愁坐未回素位也知非  
自得白頭無奈是親衰當年竹下曾裴仲何日花  
前更老來懇疏乞骸今幾上中宵翹首望三台

月夜二首

高臺月色倍新晴極浦浮沙遠樹平客久欲迷鄉  
國望亂餘愁聽鼓聲湖南水潦頻移粟磧北風  
烟且罷征儒手未辭援溺苦白頭方切倚闌情  
舉世困酣睡而誰偶獨醒疾呼未能起睜目相恠  
驚反謂醒者狂群起環闈爭沫泗輟金鐸灑洛傳  
微聲誰鳴塗毒鼓聞者皆昏冥嗟爾欲奚爲奔走  
皆營營何當聞此鼓開爾天聰明

雪望四首

風雪樓臺夜更寒曉來霽色滿山川富歌莫放陽

春調幾處人家未起州

初日湖山雪未融野人村落閉重重安居信是  
年兆爲語田夫莫情農

霽景朝來更好看河山千里思漫漫茅簷日色猶  
堪曝應是邊關地更寒

法象冥濛失巨纖連朝風雪費粧嚴誰將塵世化  
珠玉好與貧家聚水鹽

次秀宮次一峯韻三首

茲山堪迹迹上應少微星洞裏乾坤別壺中日月  
玉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九 詩 壺

明道心空自警塵夢苦難醒方嶠由來此虛無隔  
九溟

其二

清溪曲曲轉層林始信桃源路未深晚樹烟霏山  
閣靜古松雷雨石壇陰丹爐遺火飛殘藥仙樂浮  
空寄絕音莫道山人才一到千年陳迹此重尋

其三

落日下清江悵望閣道晚人言玉笥更奇絕漳口  
停舟路非遠肩輿取徑沿村落心目先馳嫌足緩



山脊欲就雲儲眠疎林月色與風泉夢魂忽忽到  
真境侵曉循迹來洞天洞天非人世予亦非世人  
當年曾此寄一迹屈指忽復三千春巖頭坐石剝  
落盡手種松栢枯龍鱗三十六峯僅如舊澗谷漸  
改溪流新空中仙樂風吹斷化為鼓角驚風塵風  
塵慘淡半天地何當一掃還吾真從行諸生駭吾  
說問我恐是茲山神君不見廣成子高臥崆峒長  
不死到今一萬八千年陽明真人亦如此

歸懷

三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七

詩

寒

行年忽五十頓覺毛髮改四十九年非童心獨猶  
在世故漸改涉遇坎稍無侵每當快意事退然思  
辱始傾否作聖功物觀豈不快奈何桑梓懷衰白  
倚門待

啾啾吟

知者不惑仁不憂君胡戚戚眉雙愁信步行來皆  
坦道憑天判下非人謀用之則行舍即休此身浩  
蕩浮虛舟丈夫落落欬天地豈顧束縛如窮囚千  
金之珠彈烏雀掘土何煩用銅鏤君不見東家老

翁防虎患虎夜入室啣其頭西家兒童不識虎執  
竿驅虎如驅牛痴人懲噎遂廢食愚者畏溺先自  
投人生逢命自灑落憂讒避毀徒啾啾

居越詩三十四首

止德辛巳年  
歸越後作

歸興二首

百戰歸來白髮新青山從此作閒人  
峯巒尚憶衝巖陣雲起猶疑見  
鹿島嶼微茫滄海暮桃花爛  
熳武陵春而今始信還丹訣却笑當年識未真

其二

三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九

詩

李

歸去休來歸去休千貂不換一羊裘青山待我長  
為主白髮從他自蕭頭種菓移花新事業茂林脩  
竹舊風流多情最愛滄州伴日日相呼理釣舟

次謙之韻

珍重江船冒暑行一宵心話更分明須從根本求  
生死莫向支流辯濁清又奈世儒橫臆說競搜物  
理外人情良知底川安排得此物由來自渾成

再遊浮峯次韻

廿載風塵始一回登高心在力全衰偶懷勝事乘

春到況有良朋自遠來還指松蘿尋舊隱撥開雲  
石翦蒿萊後期此別知何地莫厭花前勸酒盃

夜宿浮峯次謙之韻

日日春山不厭尋野情原自懶朝簪幾家茅屋山  
村靜夾岸桃花溪水深石路草香隨鹿去洞門蘿  
月聽猿吟禪堂坐久發清磬却笑山僧亦有心

再遊延壽寺次舊韻

歷歷溪山記舊踪寺僧遙住翠微重扁舟曾泛桃  
花入岐路新多草樹封谷口鳥聲兼伐木石門烟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九

詩

火出深松年來百好俱衰薄獨有幽探興尚濃

碧霞池夜坐

一雨秋涼入夜新池邊孤月倍精神潛魚水底傳  
心訣棲鳥枝頭說道真莫謂天機非嗜欲須知萬  
物是吾身無端禮樂紛紛議誰與青天掃宿塵

秋聲

秋來萬木發天聲點瑟回琴日夜清絕調迴隨流  
水遠餘音細入晚雲輕洗心真已空千古傾耳誰  
能辯九成徒使清風傳律呂人間瓦缶正雷鳴

林汝桓以二詩寄次韻為別

斷雲微日半晴陰何處高梧有鳳鳴星漢浮槎先  
入夢海天波浪不須驚營郊已自非常典膳肉羶  
為脫冕行試向滄浪歌一曲未云不是九韶聲  
堯舜人人學可齊昔賢斯語豈無稽君令一日真  
千里我亦當年苦舊迹萬理山來吾具足六經原  
只是階梯山中儘有閑風月何日扁舟更越溪

月夜二首

與諸生歌  
于天泉橋

萬里中秋月正晴四山雲靄忽然生須臾濁霧隨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九

詩

五

風散依舊青天此月明肯信良知原不昧從他外  
物豈能攪老夫今夜狂歌發化作鈞天滿太清  
處處中秋此月明不知何處亦羣英須憐絕學經  
千載莫負男兒過一生影響尚疑朱仲晦支離羞  
作鄭康成鏗然含瑟春風裏點也雖狂得我情

秋夜

春園花木始菲非又是高秋落葉稀天迴樓臺含  
氣象月明星斗避光輝閑來心地如空水靜後天  
機見隱微深院寂寥羣動息獨憐烏鵲繞枝飛

夜坐

獨坐秋庭月色新  
乾坤何處更閒人  
高歌度與清風去  
幽意自隨流水春  
千聖本無心外訣  
六經須拂鏡中塵  
却憐擾擾周公夢  
未及惺惺陋巷貧

心漁歌為錢希明別號題  
錢翁德興父三歲雙替姓古博學能

文詩

有漁者歌曰  
漁不以目惟以心  
心不在魚漁更深  
北溟之鯨殊小小  
一舉六鰲未足歆  
敢問何如其為漁  
耶曰吾將以斯道  
為綱良知為綱太  
和為餌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九

詩

辛

天地為魴絜之無意散之無方  
是謂得無所得而忘無可忘者矣

登香爐峯次蘿石韻

曾從爐竈躡天風  
下數天南百二峯  
勝事縱為多病阻  
幽懷還與故人同  
旌旗影動星辰北  
鼓角聲迴滄海東  
世故茫茫渾未定  
且乘溪月放歸篷

觀從吾登爐峯絕頂戲贈

道人無奈登山癖  
日暮猶思絕棧雲  
巖底獨行穿虎穴  
峯頭清嘯亂猿羣  
清溪月出時尋寺  
歸棹城

陞夜欵門可笑中郎無好興  
獨留松院坐黃昏  
書扇贈從吾

君家只在海西隈  
日日寒潮去復迴  
莫道扁舟成久別  
爐峯秋月望君來

嘉靖甲申冬二十一日再登秦望自弘治戊

午登後二十七年矣將下適蘿石與二三

子來復坐久之暮歸同宿雲門僧舍

初冬風日佳杖策登崔嵬  
自予羈宦迹久與山谷  
違屈指廿七載今茲復  
一來沿溪尋往路歷歷皆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九

南

圭

所懷躋險還屢息  
興在知吾衰薄午際峯頂曠望  
未能回良朋亦偶至歸路相徘徊  
夕陽飛鳥靜羣壑風泉哀悠悠觀  
化意默也可與偕

山中漫興

清晨急雨度林扉  
餘滴烟稍尚濕衣  
雨水霞明桃亂吐  
沿溪風煖藥初肥  
物情到底能容懶  
世事從前頓覺非  
自擬春光還自領  
好誰歌詠月中歸

挽潘南山

聖學宮牆亦久荒  
如公精力可升堂  
若為千古經

給手只作終年著述忙末俗澆漓風益下平生辛  
苦意難忘西風一夜山陽笛吹盡南岡落木霜

和董蘿石菜花韻

油菜花開滿地金鷄鳴聲裏又春深閭閻正苦饑  
民色猷私常懷老圃心自有牡丹堪富貴也從蜂  
蝶漫追尋年年開落渾閒事來賞何人共此襟

天泉樓夜坐和蘿石韻

莫厭西樓坐夜深幾人今夕此登臨白頭未是形  
容老赤子依然混沌心隔水鳴榔聞過棹映牕殘

三陽明先生集

卷之七

詩

七

月見疎林看君已得意言意不是當年只苦吟

詠良知四首示諸生

箇箇人心有仲尼自將聞見苦遮迷而今指與真  
頭面只是良知更莫疑

問君何事日憧憧煩惱場中錯用功莫道聖門無  
口訣良知兩字是參同

人人自有定盤針萬化根源總在心却笑從前顛  
倒見伎枝葉葉外頭尋

無聲無臭獨知時此是豈即萬有基拋却自家無

盡藏沿門持鉢效貧兒

示諸生三首

爾身各各自天真不用求人更問人但致良知成  
德業謾從故紙費精神乾坤是易原非畫心性何  
形得有塵莫道先生學禪語此言端的爲君陳  
人人有路透長安坦坦平平一直看盡道聖賢須  
有秘翻嫌易簡却求難只從孝弟爲堯舜莫把辭  
章學柳韓不信自心原具足請君隨事反身觀  
長安有路極分明何事幽人曠不行遂使蓁茅成

三陽明先生集

卷之九

詩

七

問塞儘教麋鹿自縱橫徒開絕境勢懸想指與迷  
途却浪驚冒險甘投蛇虺窟巔崖極險竟亡生

答人問良知二首

良知卽是獨知時此知之外更無知誰人不有良  
知在知得良知却是誰

知得良知却是誰自家痛癢自家知若將痛癢從  
人問痛癢何須更問爲

答人問道

饑來喫飯倦來眠只此修行玄更玄說與世人渾

不信却從身外覓神仙

寄題玉芝庵 丙戌

塵途駿馬勞千里月樹鳴鶴足一枝身既了時心  
亦了不須多羨碧霞池

別諸生

綿綿聖學已千年兩字良知是口傳欲識渾淪無  
斧鑿須從規矩出方圓不離日用常行內直造先  
天未畫前握手臨岐更何語慇懃莫媿別離筵

後中秋望月歌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九

詩

黃

一年兩度中秋節兩度中秋一樣月兩度當筵望  
月人幾人猶在幾人別此後望月幾中秋此會中  
人知在否當筵莫惜慇懃望我已衰年半白頭

書扇示正憲

汝自冬春來頗解學文義吾心豈不喜顧此枝葉  
事如樹不植根暫榮終必瘁植根可如何願汝且  
立志

送蕭子維憲副之任

衰疾悟止足閒居便靜修採芝深谷底考槃南澗

頭之子亦早見枉帆經舊丘幽尋意始結公期已  
先遣星途觸來暑拯焚能自由黃鵠一高舉剛風  
翼難收懷茲戀丘隴回顧未忘憂往志局千里豈  
伊枋榆投哲士營四海細人聊自謀聖作正思治  
吾衰亮何酬所望登才俊濟濟揚鴻休隱者嘉肥  
遜仕者當誰儔寧無寥寂念宜急瘡痍瘳舍藏應  
有時行矣毋淹留

中秋

去年中秋陰復晴今年中秋陰復陰百年好景不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九

詩

黃

多遇况乃白髮相侵尋吾心自有光明月千古團  
圓永無缺山河大地擁清輝賞心何必中秋節  
嘉靖丙戌十二月庚申始得子年已五十有  
五矣六有靜齋二丈昔與先公同舉于鄉聞  
之而喜各以詩來賀藹然世交之誼也次韻  
爲謝二首

海鶴精神老益強晚途詩價重圭璋洗兒惠比金  
錢貴爛日光呈奎井祥何物敢云繩祖武他年只  
好共希長偶逢燈事開湯餅庭樹春風轉歲陽

其二

自分秋禾後吐芒敢云琢玉晚成璋漫憑先德餘  
家慶豈是生申降猷祥携抱且堪娛老况長成或  
可望書香不辭歲歲臨湯餅還見吾家第幾郎

兩廣詩二十一首

嘉靖丁亥起  
平思田之亂

秋日飲月巖新構別王侍御

湖山久繫念塊處限形迹遙望一水間十年靡由  
卽軍旅起衰廢驅馳豈遑息前旌道回圃取捷上  
崎側新構鬱層椒石門轉深寂是時霜始降風淒

王陽明先生集

卷之九

詩

七

羣卉拆壑靜響江聲應涵海色夕陰下西岑涼  
月穿東壁觀風此餘情撫景見高臆匪從羣公餞  
何因得良覩南徼方如燬救焚敢辭亟來歸幸有  
期終遂幽尋僻

復過釣臺

憶昔過釣臺驅馳正軍旅十年今始來復以兵戈  
起空山烟霧深往迹如夢裏微雨林徑滑肺病雙  
足胝仰瞻臺上雲俯濯臺下水人生何碌碌高尚  
當如此瘡痍念同胞至人匪爲已過門不遑入憂

勢豈得已滔滔良自傷果哉末難矣

右正德己卯獻俘行在過釣臺而弗及登  
今茲復來又以兵革之役兼肺病足瘡徒  
顧瞻悵望而已書此付桐廬尹沈元材刻  
置亭壁聊以紀經行歲月云耳嘉靖丁亥  
九月廿二日書時從行進士錢德洪王汝  
中建德尹楊思臣及元材凡四人

方思道送西峯

西峯隱真境微境臨通衢行役空屢屢過眼被塵

王陽明先生集

卷之九

詩

七

迷青林外延望中閭何山窺方子巖廊器兼已雲  
霞姿每逢泉石處必刻棠陵詩茲山秀常玉之子  
囊中雖羣峯瀕秋氣喬木含涼吹此行非佳餞誰  
爲發幽奇奈何春清賞局促率至期悠悠傷絕學  
之子亦如斯爲君指周道直往勿復疑

西安雨中諸生出候因寄德洪汝中并示書

院諸生

幾度西安道江聲暮雨時機關鷗鳥破踪跡水雲  
媚杖鉞非吾事傳經媿爾師天真泉石秀新有鹿

門期

德洪汝中方卜書院盛稱天真之奇并寄及

之

不踏天真路依稀二十年石門深竹逕蒼峽瀉雲  
泉泮壁環胥海龜嶠見宋田文明原有象卜築豈  
無緣

寄石潭二絕

僕茲行無所樂樂與二公一會耳得見閑  
齋固已如見石潭矣留不盡之興於後期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九

詩

五

豈謂樂不可極耶聞尊恙已平復必於不  
出見客無乃太以界限自拘乎奉次二絕

用發一笑且以致不及請教之憾

見說新居止隔山肩輿曉出暮堪還知公久已藩  
籬撤何事深林尚閉關

乘輿相尋涉萬山扁舟亦復及門還莫將身病爲  
心病可是無關却有關

長生

長生徒有慕苦乏大藥資名山遍探歷悠悠養生

絲微軀一繫念去道日遠而中歲忽有覺九還乃  
在茲非爐亦非鼎何坎復何離本無終始究寧有  
死生期彼哉遊方士詭辭又增疑紛然諸老翁自  
傳因多岐乾坤由我在安用他求爲千聖皆過影  
良知乃吾師

南浦道中

南浦重來夢裏行當年鋒鏑尚心驚旌旗不動山  
河影鼓角猶傳草木聲已喜間閭多復業獨憐饑  
饉未寬征迂疎何有甘棠惠慚愧香燈父老迎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九

詩

五

重登黃土腦

一上高原感慨重千山落木正無窮前途且與停  
西日此地曾經拜北風劍氣晚橫秋色淨兵聲寒  
帶暮江雄水南多少流亡屋尚訴征求杼軸空  
過新溪驛

猶記當年築此城廣稱湖寇正縱橫人今樂業皆  
安堵我亦經過一駐兵香火沿門慚老稚壺漿遠  
道及從行峯山竿手疲勞甚且放歸農草近迎

夢中絕句

此予十五歲時夢中所作今拜伏波祠下  
宛如夢中茲行始有不偶然者因識其事  
于此

卷甲歸來馬伏波早年兵法鬚毛皓雲埋銅柱雷  
轟折六字題詩尚不磨

謁伏波廟二首

四十年前夢裏詩此行天定豈人為徂征敢倚風  
雲陣所過頃同時雨師尚喜遠人知向望却慚無  
術救瘡痍從來勝算歸 廟廟恥說兵戈定四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九

全

樓船全鼓宿烏蠻魚麗羣舟夜上灘月遶旌旗千  
嶂靜風傳鈴柝九溪寒荒 未必先聲服神武由  
來不殺難想見虞廷新氣象兩塔千羽五雲端

破斷藤峽

纔看千羽格首 忽見風雷起戰旗六月徂征非  
得一 方流毒已多時遷賓玉石分湏早柳慶雲  
霓怨莫遲嗟爾有司懲既往好將恩信撫遺黎

十八寨

見說韓公破此蠻猓貅十萬騎連山而今止用三

千卒遂爾收功一月間豈是人謀能妙算偶逢天  
助及師還竊搜極討非長計湏有恩威化梗頑

南寧二首

一駐南寧五月餘始因送遠過僧廬浮屠絕壁經  
殘燹井灶沿村見廢墟撫恤尚慚州弊後遊觀正  
及春耕初近聞穰負歸猶種莫陋 方不可居  
勞矣田人莫遠迎瘡痍未定大猶驚燹餘破屋頂  
先緝雨後荒禽莫廢耕歸喜逃亡來負穰貧  
終級旗旌 聖朝恩澤寬如海飢餓益魚從生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九

全

往歲破桶岡宗舜祖世麟老宣慰實來督兵  
今茲思田之役乃隨父致仕宜慰明輔來從  
事目擊其父子孫三世皆以忠孝相承相尚  
也詩以嘉之

宜慰彭明輔忠勤晚益致歸師當五月冒暑淨蠻  
氛九霄雖已老報 國意尤勲五月衝炎暑回軍  
立戰勲

愛爾彭宗舜少年多戰功從親心已孝報國意尤  
忠



題甘泉居

我聞甘泉居近連菊坡施十年勞夢思今來快心  
目徘徊欲移家山南尚堪屋渴飲甘泉泉饑食菊  
坡菊行看羅浮雲此心聊復足

書泉翁壁

我祖死 國事肇裡在增城荒祠幸新復邇來奉  
初蒸亦有兄弟好念言思一尋蒼蒼兼霞色宛隔  
環瀛深入門散圖史想見抱膝吟賢郎敬父執童  
僕意相親病軀不遑宿留詩慰慙慙落落千百載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九

全

人生幾知音道同著形迹期無負初心

王陽明先生全集卷之九

王陽明先生全集目錄

卷之十 墓誌銘 墓表 墓碑 傳 碑

贊 箴 祭文

易直先生墓誌 壬戌

陳處士墓誌銘 癸亥

平樂同知尹公墓誌銘 癸亥

徐昌國墓誌 辛未

凌孺人楊氏墓誌銘 乙亥

文橘菴墓誌 乙亥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十

目

登仕郎馬文重墓誌銘 丙子

明封刑部主事浩齋陸君墓誌銘 丙子

諭襄惠兩峰洪公墓誌銘

贈翰林院編修湛公墓表 壬申

節菴方公墓表 乙酉

湛賢母陳太孺人墓碑 甲戌

程守夫墓碑 甲申

太傅王文恪公傳 丁亥

平茶寮碑 丁丑

平洲頭碑 丁丑

田州立碑 丙戌

田州石刻

陳直夫南宮像贊

三箴

南鎮禱雨文 癸亥

瘞旅文 戊辰

祭鄭朝朔文 甲戌

祭洲頭山神文 戊寅

正陽明先生集

卷之十

二

祭徐曰仁文 戊寅

祭孫中丞文 巳卯

祭外舅介菴先生文 辛巳

祭文相文

又祭徐曰仁文 甲申

祭國子助教薛尚哲文

祭朱守忠文 甲申

祭洪襄惠公文

祭楊仕鳴文 丙戌

祭元山席尚書文 丁亥

祭吳東湖文 丁亥

祭永順寶騎土兵文 戊子

祭軍牙六靈之神文 丁亥

祭南海文 戊子

祭六世祖廣東叅議性常府君文 戊子

正陽明先生集

卷之十

目

三

王陽明先生全集卷之十

同里後學俞 嶙重編

墓誌銘 墓表 墓碑 傳 碑 贊 箴

祭文

易直先生墓誌

壬戌

易直先生卒鄉之人相與哀思不已從而纂述其行以誄之曰嗚呼先生之道諒易平直內篤於窮交外孚於忠實不戚戚於窮不欣欣於得翦微屢幅於物無抵于于施施率意任真而亦不干於禮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十

墓誌

一

藝學積行將施于邦六舉於鄉竟弗一獲以死嗚呼傷哉自先生之沒鄉之子弟無所式為善者無所倚談經究道者莫與考論含章秘迹林棲而澤遁者莫道者莫與考論含章秘迹林棲而耶先生姓王名遊以處天胡奪吾先生之速耶先其號今先生沒德章古者賢士死則有以易其號何益相與私謚年而猶襲其常稱其謂鄉人何蓋而泣曰叔父有易直於是先生之姪守仁聞而泣鄉老亦為於于姪弗能紀述而以辱吾之鄉耆以來世

不乏賢自吾祖竹軒府君以上凡積德累仁者數

世而始發於吾父龍山先生叔父生而勤修砥礪

能協成吾父之志人謂相繼而興以昌王氏者必

在叔父而又竟止於此天意果安在哉叔母葉孺

人先叔父十有三年卒生二子守禮守信繼孺人

方氏生一子守恭叔父之生以正統己巳十月戊

午得壽四十有九而以弘治戊午之八月廿三卒

卒之歲太夫人岑氏方就養於京泣曰頃吾歸視

其柩於是壬戌正月太夫人自京歸始克以十月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十

墓誌

二

甲子葬叔父於邑東穴湖山之陽南去竹軒府君之墓十武而近去葉孺人之墓十武而遙未合葬蓋有所俟也

陳處士墓誌銘

癸亥

處士諱泰字思易父剛祖仲彰曾祖勝一世居山陰之錢清剛戌遼左娶馬氏生處士正統甲子處士生十二年矣始從其父自遼來歸當是時陳雖巨族然已三世外戌基業凋廢殆盡處士歸與其弟耕於清江之上數年遂復其故處士捐介純籊

處其鄉族親黨無內外少長戚疎朴直無委曲又  
好面折人過不以毛髮假借不爲斬險刻削故其  
生也人爭信憚其死也莫不哀思之處士於書史  
僅涉獵不專於文敦典崇禮務在躬行郡中名流  
以百數皆雕繪藻飾煥爛以賈聲譽然稱隱逸之  
良必於處士皆以爲有先太丘之風焉弘治癸亥  
正月庚寅以疾卒年七十二九月己丑其子琢卜  
葬于郡西之廻龍山初處士與同郡羅周管士弘  
朱張弟澍友以善交稱成化間澍以歲貢至京某  
時爲童子聞迴道處士心竊慕之至是歸求其廬  
則既死矣澍姪孫節與子遊以世交之誼爲處士  
請銘且曰先生於處士心與之久矣卽爲之銘亦  
延陵掛劍之意耶予曰諾明日與琢以狀來請惟  
陳氏世有顯聞剛之代父戍遼也甫年十四主帥  
壯其爲人召與語大說遂留叅幙下累立戰功也  
奇計當封賞輒爲當事者沮抑竟死脯下處士亦  
狀貌魁岸幼習邊機論議根核的然可施於用性  
孝友屬其家多難收養其弟姪之孤擻拾扶持不

忍舍去遂終其身琢亦能詩有行次子玠三孫徠  
衝役皆向於學夫屢抑其進其後將必有昌者銘  
曰嗟惟處士敦朴厚堅猶玉在璞其輝煌然秉義  
揭仁鄉之司直邈矣太丘其孫孔式胡濫而逝其  
人則亡德音孔邇鄉人相告毋或而弛無寧處士  
諱其孫子廻龍之岡其鬱有蒼毋爾芻伐處士所  
藏

平樂同知尹公墓誌銘

癸亥

尹自春秋爲著姓降及漢唐代不乏賢至宋而太  
常博士源中書舍人洙及其孫焯皆以道學爲世  
名儒其後有爲黠檢者自洛徙越之山陰迨公七  
世矣公父達祖性中曾祖齊賢皆有聞於鄉公生  
十八年選爲郡庠弟子以詩學知名遠近從之遊  
者數十往往取高第躋顯級而公乃七試有司不  
偶天順年 詔求遺才可經濟大甲者於是司  
以公應 詔而公亦適當貢遂卒業大學成化某  
甲子授廣西南寧通判時部中久苦徭患方議發  
兵人情洶洶公至請守得緩旬日稍圖之乃單騎

入猶嘲呼酋長與語諸酋倉卒不暇集謀相與就  
公問所出來公曰斯行為爾曹乞生無他疑也因  
爲其陳禍福言辨爽慨諸酋感動願謂其黨曰何  
如皆曰願從使君言遂相率羅拜定約而出尋督  
諸軍討木頭等嗣皆捷大臣交章薦公可大川庚  
子擢同知平樂府事平樂地皆峭山互壑猶憑險  
出沒深僻非時剽掠居民如處冢中動應機觸不  
敢輒往來農禾俱廢聞公至喜曰南寧尹使君來  
吾無恐耳已居月餘公從土著問行巖谷盡得其

圭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十

墓誌銘

五

形勢縱火悉焚林薄猶失藉潰散公因盡築城堡  
要害據守猶來無所匿從高巔遠視嘆息踟躕而  
去蓋自是平樂遂爲安土居三年屢以老請輒爲  
民所留弘治改元以慶賀赴京師力求致仕以歸  
家居十四年乃卒得壽若干公性孝友淳篤自其  
貧賤時卽委產三弟拾取其遺少壯衰老雖盛暑  
急遽未嘗見其不以祇服與物熙然無抵至其蒞  
官當事奮教敢直析法繩理勢悍無所撓避庶幾  
古長者而今亡矣先後娶陳氏宋氏殷氏子騏孫

公貴公榮卒之又明年癸亥將葬騏以幣狀來姚  
請銘某幼去其鄉聞公之爲人恨未嘗從之遊銘  
固不辭也公諱浦字文淵葬在郡東保山合殷氏  
之兆銘曰赫赫尹氏望於宗周源洙比潁煒暢厥  
休自洛徂越公啓其閭君子之澤十世未斬篤敬  
忠信蠻貊以行一言之烈雄於九軍豈惟威儀武  
其黨里豈惟友睦篤其昆弟彼保之陽維石巖巖  
尹公之墓今人所瞻

徐昌國墓誌

辛未

圭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十

墓誌銘

六

正德辛未三月丙寅太學博士徐昌國卒年三十  
三士夫聞而哭之者皆曰嗚呼是何促也或曰孔  
門七十子顏子最好學而其年獨不永亦三十二  
而亡說者謂顏子好學精力瘁焉夫顏雖旣竭吾  
才然終日如愚不改其樂也此與世之謀聲利苦  
心焦勞患得患失逐逐終其身耗勞其神氣奚啻  
百倍而皆老死黃馘此何以辨哉天於美質何生  
之甚寡而壞之特速也夫隄隄以夜出涼風至而  
玄鳥逝豈非凡物之盛衰以時乎夫嘉苗難植而

易稿芝榮不踰旬蔓草雜而益繁鵙泉虺蜮遍天下而麟鳳之出間世一視焉商周以降清淑日澆而濁穢薰積天地之氣則有然矣於昌國何疑焉始昌國與李夢陽何景明數子友相與砥礪於辭章既殫力精思傑然有立矣一日諷道書若有所得嘆曰弊精於無益而忘其軀之斃也可謂知乎巧辭以希俗而捐其親之遺也可謂仁乎於是習養生有道士自西南來昌國與語悅之遂究心玄虛益與世泊自謂長生可必至正德庚午冬陽明王守仁至京師守仁故善數子而亦嘗沒溺於僊繹昌國喜馳往省與論構形化氣之術當是時增城湛元明在坐與昌國言不協意沮去異日復來論如初守仁笑而不應因留宿曰吾授異人五金八石之秘服之冲舉可得也子且謂何守仁復笑而不應迺曰吾應黜吾昔而游心高玄塞兌歛華而靈株是固斯亦去之競競於世遠矣而子猶余拒然何也守仁復笑而不應於是默然者久之曰子以予爲非耶抑又有所秘邪夫居有者不足以

起無踐器者非所以融道吾將去知故而宅於埃壚之表子其語我乎守仁曰謂吾爲有秘道固無形也謂吾謂子非子未吾是也雖然試言之夫去有以起無無將奚起矣外器以融道道器爲偶矣而固未嘗超乎而固未嘗融乎夫盈虛消息皆命也藏巨內外皆性也隱微寂感皆心也存心盡性順夫命而已矣而奚所趨舍於其間乎昌國首肯良久曰冲舉有諸守仁曰盡善之性者可以冲於天矣盡魚之性者可以泳於川矣曰然則有之曰盡人之性者可以知化育矣昌國俛而思蹶然而起曰命之矣吾且爲萌甲吾且爲流澌子其煦然屬我以陽春哉數日復來謝曰道果在是而奚以外求吾不過子幾亡人矣然吾疾且作懼不足以致遠則何如守仁曰悸乎曰生寄也死歸也何悸津津然既有志於斯已而不見者踰月忽有人來計昌國逝矣王湛二子馳往哭盡哀因商其家事其長子伯鯢言昌國垂歿整衽端坐託徐子容以後事子容泣昌國笑曰常事耳謂伯鯢曰墓銘其

請諸陽明氣益微以指畫伯虬掌作冥冥漠漠四字餘遂不可辯而神志不亂嗚呼吾未竟吾說以時昌國之及而昌國乃止於是吾則有憾焉臨歿之託又可負之昌國名禎鄉世姑蘇人始舉進士爲大理評事不能其職於是以親老求改便地爲養當事者目爲好異抑之已而降爲五經博士故雖爲京官數年卒不獲封其親以爲憾所著有賸藝錄古今詩文若干首然皆非其至者昌國之學凡三變而卒乃有志於道墓在虎丘西麓銘曰惜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十

墓誌銘

九

也昌國吾見其進未見其至早攻聲詞中廼謝棄脫淖垢濁修形鍊氣守靜致虛恍若有際道幾朝聞遐夕先逝不足者命有餘者志璞之未琢豈方頑礪隱埋山澤有虹其氣後千百年曷考斯誌

凌儒人楊氏墓誌銘

七

古之葬者不封不樹葬之有銘非古矣然必其賢者也然世之皆有銘也亦非古矣而婦人不特銘婦人之特銘也則又非古矣然必其賢者也賢而銘雖婦人其可哉是故非其人而銘之君子不與

也銘之而非其實君子不爲也吾於銘人之墓也未嘗敢以易至於婦人而加審焉必有其證矣凌儒人楊氏之銘也曷證哉證於其夫之狀證於其子之言證於其鄉人之所傳其賢者也儒人之夫爲封監察御史凌公石巖諱雲者也石巖之狀謂儒人爲通懷遠將軍之曾孫女年十八而來歸姑舅愛之族黨稱之鄉閭則之不悉數其行則賢可知矣子僉憲相與同年賢也地官員外郎楷又賢也儒人之慈訓存焉相嘗爲予言儒人之賢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十

墓誌銘

十

餘年矣與今石巖之狀同也吾鄉之士遊業於通者以十數稱通之巨族以凌氏爲最凌氏之賢以石巖爲最則因及於儒人之內助其所稱舉與今之狀又同也夫夫或溺譽焉子或溢美焉吾鄉人之言不要而實契斯又何疑矣儒人之生以正統丁卯十二月九日卒於正德癸酉十一月九日壽蓋六十七男四長卽相次棋早卒次卽楷次扶女二孫男八女三曾孫男一女一相將以乙亥正月丙寅附葬儒人於祖塋之左而格於其次廼以

石巖之狀來請銘且問葬合葬非古也周公以來  
未之有改也先儒人附於祖塋之左昭也家君百  
歲後將合焉葬左則疑於陽虛右則疑於陰若之  
何則可予曰附也則祖爲之尊左陽右陰也陽兼  
陰而主變者也陰從陽而主常者也陽在左則居  
左而在右則居右陰在左則從左而在右則從右  
其虛右而從左乎於是儒人之葬虛右而從左銘  
曰儒人之賢予豈究知知子若夫鄉議是符如彼  
作室則觀其隅彼昏憒憒謂予盡誣狼山之西祖

塋是依左藏右虛儒人之居

文橘菴墓誌

乙亥

高吾之丘兮胡然其歸歸兮鄉人所培兮高吾之  
木兮胡然其殯殯兮鄉人所植兮高吾之行兮胡  
然其砥砥兮鄉人所履兮陽明子曰嗚呼茲橘菴  
文子之墓耶冀元亨曰昔陽明子自貴移廬陵道  
出辰常間遇文子於武陵溪上與之語三夕而不  
輟旬有五日而未能去門人問曰夫子何意之深  
耶陽明子曰人也朴而理直而虛篤學審問比毫

而不衰吾聞其蒞官矣執而忘惠而節其張叔之  
傳歟吾聞其居鄉矣勵行飭己不言而俗化其太  
丘之傳歟嗚呼於今時爲難得也矣別以其墓銘  
屬陽明子心許之而不諾門人曰文子之是請也  
殆猶未達歟陽明子曰達也曰達何以不諾也曰  
古之葬者不封不樹銘非古也後世則有銘旣葬  
而後具像不可也曰然則惡在其爲達矣曰死生  
之變大而若人晝夜視之不以諱非達歟蓋晉之  
末有陶潛者嘗自誌其墓文子旣歿其子裴棠東  
集杖葬之高吾之原陽明子乃撮其所狀而爲之  
銘文子名澍字汝霖號橘菴舉進士歷官刑部郎  
中出爲重慶守已而忤時貴改思州遂謝病去文  
子之先爲南昌人曾祖均玉始避地桃源門人有  
閔廷圭者爲之行狀甚悉

任仕郎馬文重墓誌銘

丙子

沛漢臺里有馬翁者長身而多知涉書史少喜談  
兵交四方之賢指畫山川道里弛張闔闢自謂功  
業可掉臂取嘗登芒碭山左右眺望嘻吁慷慨時



人莫測也中年從縣司辟為掾已得選忽不愜復  
遂棄去授登仕郎歸與家人力耕致饒富輒以散  
其族黨鄉鄰葬死恤孤賑水旱修橋梁惟恐有間  
既老乃益循飭邑人望而尊之以為大賓焉年八  
十六正德丙子四月三日無疾而卒長子思仁時  
為鴻臚司儀署丞勤而有禮予既素愛之至是聞  
父喪慟毀幾絕以狀來請予銘又哀而力遂不能  
辭按狀翁名珣字文重父某祖某曾某皆有隱德  
子男若干人女若干人以是年某月某日葬祖塋  
之側為之銘曰豐沛之間自昔多魁若漢之蕭曹  
使不過高祖乘風雨之會因將老終其身於刀筆  
之間世之懷奇不偶無以自見於時名湮沒而不  
著者何可勝數若翁者亦其人非耶然考其為迹  
亦異矣嗚呼千里之足困於伏櫪連城之珍或混  
瓦礫不琢其章於壁何傷不駕以駭奚損於良鳴  
呼馬翁茲焉永臧

明封刑部主事浩齋陸君墓碑誌

丙子

封君之葬也子澄毀甚失明病不能事事以問於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十

墓誌

五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十

墓誌

五

陽明子曰吾湖俗之葬也成竭資以盛賓客至於  
毀家不則以為儉其親也不肖孤則何費之敢靳  
大懼疾之不任遂底於顛殞以重其不孝敢請已  
之如何陽明子曰不亦善乎棺槨衣衾之得為也  
者君子不以儉其親徇湖俗之所尚是以其親遂  
非而導侈也又況以殆其遺體乎吾子已之既葬  
而以禮告人豈有非之者將湖俗之變必自吾子  
始矣一舉而三善吾子其已之既而復以誌墓之  
文請陽明子辭之不得則謂之曰誌墓非古也古  
之葬者不封不樹孔子之葬其親也自以為東西  
南北之人不可以無識也而封之崇四尺其於季  
札之葬則為之識曰有吳延陵季子之墓後之誌  
者若是焉可矣而內以誣其親外以誣於人是故  
君子耻之吾子志於賢聖之學苟卒為賢聖之歸  
是使其親為賢聖者之父也誌就大焉吾子曷已  
之封君之存也嘗以其田二頃給吾黨之貧者以  
資學是於斯文為有襄也而又重以吾子之好無  
口則如夫子之於札也乎因為之題其誌墓之石

曰 皇明封刑部主事浩齋陸君之墓而書其事  
於石之陰君諱璩字文華湖之歸安人墓在樊澤  
于澄舉進士方為刑部員外郎澄之兄曰津

諡襄惠兩峰洪公墓誌銘

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太子太保刑部尚書兼都察  
院左都御史致仕洪公以嘉靖二年四月十九日  
薨時年八十有一矣計開 天子遣官九諭祭錫  
諡襄惠 賜葬錢塘東穆塢之原其嗣子澄將以  
明年乙酉月日舉葬事以幣以狀來請銘維洪氏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十

墓誌銘

五

世顯於鄱陽自宋太師忠宣公皓始賜第於錢塘  
西湖之葛嶺三子景伯景嚴景廬皆以名德相承  
遂為錢塘望族八世祖諱其二仕宋為浙東安撫  
使元興避地上虞曾祖諱榮甫祖諱有恒迨 皇  
朝建國廼復還家錢塘有恒初名洪武昌忌者上  
書言其名犯年號 高皇帝親錄之曰此朕興之  
兆耳 御書有恒易之父諱新徽州街口批驗所  
大使自曾祖以下皆以公貴 贈太子太保刑部  
尚書妣皆贈一品夫人公諱鐘字宜之自幼岐嶷

不凡成化戊子年二十六以易經領鄉薦乙未舉  
進士授官刑部主事諳習憲典時相繼為大司寇  
者皆耆德宿望咸器重禮信之委總諸司章奏疑  
議大獄取裁於公聲聞驟起庚子陞員外郎仍領  
諸司事癸卯丁內艱丙午起復陞郎中尋慮囚山  
西乙巳江西福建流賊甫定公承 命往審處之  
歸言福建之武平上杭清流永定江西之安遠龍  
南廣東之程鄉皆流移混雜習於鬪爭以武力相  
尚是以易闕而亂譬若羣豺虎而激怒之欲其無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十

墓誌銘

六

相攫噬難矣宜及其平時令有司多立社學以訓  
誨其子弟銷其兵器易之以詩書禮讓庶幾潛化  
其奸宄時以為知本之論弘治己酉陞江西按察  
副使癸丑陞四川按察使所在發奸擿伏無所撓  
避而聽決如流庭無宿訟由是豪橫屏息自土官  
宣慰使皆懷懍奉約束安氏世有馬湖恃力驕僭  
為地方患公從容畫策去之請吏于 朝遂以帖  
定丙辰入 覲陞江西右布政使丁巳轉福建左  
布政使著績兩省戊午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

撫順天等府兼整飭薊州諸邊備時 勢日

猖獗公以邊備積弛乃建議增築邊牆自山海關界嶺口西北至密雲古北口黃花鎮直抵居庸延亘千餘里繕復城堡三百七十悉城沿邊諸縣官無浪費而民不知勞自是緩急有賴又奏減防秋官兵六千人歲省輓輸犒賞之費以數萬創建浮橋於通州以利病涉毀永平陶窰以息軍民橫役之苦奪民產及牧園草場之入於權貴者而悉還之遠近大悅名稱藉甚然權貴人之扼勢失利者

王陽明先生集

卷之十

墓誌銘

七

數短公於 上遂改雲南巡撫再改貴州頃之

召還督理漕運兼巡撫鳳陽諸處正德丁卯陞右

都御史仍董漕政戊辰 命掌南京都察院事尋

陞南京刑部尚書已巳改北京工部復改刑部兼

都察院左都御史加太子少保 賜玉帶庚午

特命出總川陝湖河四省軍務時沔陽洞庭水寇

丘仁楊清等攻掠城邑其鋒甚銳官軍屢失利公

至以計擒滅之藍五起蜀與鄢老人等聚眾往來

寇暴川陝間遠近騷動公涉歷險阻深入賊巢運

謀設奇躬冒矢石前後斬獲招降以十數萬擒其

渠酋二十八人露布以聞土官楊友楊愛相仇激

為變眾至三萬餘流劫重慶保寧諸州縣公隨調

兵剿平之復其故業 朝廷七降勅獎勵 賜自

金麒麟服進太子太保公辭不獲則引年懇疏乞

歸章七上始 允之 聖諭優獎 賜馳驛還仍

進光祿大夫錄其孫一人入胄監公既歸築兩峯

書院於西湖之上自號兩峯居士日與朋舊徜徉

詩酒以為樂如是者十有一年嘉靖改元之壬午

王陽明先生集

卷之十

墓誌銘

本

朝廷念公壽考 詔進公階特進光祿大夫柱國

賜玄纁羊酒遣有司勞問士夫之議者咸以公

先朝之老抱負經濟年雖若邁而精力未衰優之

廊廟足倚以為重思復起公於家而公已不可作

矣公元娶鄭氏累 贈一品夫人繼周氏徐氏又

繼魏氏南京吏部尚書文靖公之孫女卒贈一品

夫人二千錫出長澄鄉進士才識英敏方向於用

次濤廕授南京都察院都事先卒女二側出長適

漕運參將張奎次適國子生李綦孫男四棟楠橋

桓女七墓合魏夫人之兆銘曰桓桓襄惠巍然人傑自其始仕聲聞已揭于臬于藩益弘以騫畧于西陲寔屏寔垣既荒南服圻漕是督壘命于南亟召于北司空司寇邦憲是肅帝曰司寇爾總予司寇賊奸究維爾予治既獲既過豕豕狐逸暨其成功卒以老乞天子曰俞可長爾劬西湖之滄洋洋于千聖化維新丰懷舊臣公已不作維時之屯天子曰咨謚錫有賸哀榮終始其疇則如穆塢之原有鬱其阡詩此貞石垂千萬年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十

墓誌銘

九

贈翰林院編修湛公墓表

壬申

嗚呼聖學晦而中行之士鮮矣世方弁阿爲工方特爲厲紛縱倒置孰定是非之歸哉蓋公治長在縲絏之中仲尼明非其罪匡章通國稱不孝孟子辯之夫然後在所禮貌焉剛捐振礪之士獨行違俗爲世所媚疾卒以傾廢踣墜又浼以非其罪者可勝道哉予讀怡菴誌而悲之怡菴湛公英者廣之增城人介直方嚴刻行砥俗鄉之善良咸服信取則倚以扶弱禦侮然不辭色少貸人面斤人過

惡至無所容狡獪之徒動見矯拂嫉視如讐聚謀必覆公於惡毋使抗吾爲公直行其心不顧竟爲所構誣憤發病以死公既死其徒惡益行鄉之人遂皆謂湛公行義顧報戾其施而惡者自若吾儕何以善爲後十餘年爲奸者貫盈剪滅浸盡而公子若水求濂洛之學爲世名儒舉進士官國史編修堆原華繹公德益用表著朝廷贈官如子目顯赫疎耀鄉人相與追嗟慕嘆爲善之報何如向特未定耳嗚呼古有捐介特行之士直志犯衆惡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十

墓表

十

之死靡悔湛公殆其人非邪向使得志立朝當大節其肯僂首爲奸人僕役啍喘喘息以漸緩須臾死其不能矣夫脂韋佞悅亦何能緩急有毫毛之賴爲國者當何取哉予悲斯人之不遇而因重有所感也昔者君子顯微闡幽以明世警憤信暴者無庸揚矣彼恣然就抑蒙相垢而弗雪其可以無表而出之

節菴方公墓表

乙卯

蘇之昆山人節菴方翁麟者始爲士業舉子已而

果去從其妻家朱氏居朱故業商其友曰子乃去士而從商乎翁笑曰子烏知士之不爲商而商之不爲士乎其妻家勸之從事遂爲郡從事其友曰子又去士而從從事乎翁笑曰子又烏知士之不爲從事而從事之不爲士乎居久之嘆曰吾憤世之碌碌者力雖利祿而屑爲此以矯俗振頹乃今果不能爲益也又復棄去會歲歉盡出其所有以賑饑乏朝廷義其所爲紫之冠服後復遙授建寧州吏目翁視之蕭然若無與其配朱竭力農耕植其家以士業授二子鵬鳳皆舉進士歷官方而翁既老日與其鄉士爲詩酒會鄉人多能道其平生皆磊落可與顧太史九和云吾嘗見翁與其二子書齊禮皆忠孝節義之言出於流俗類古之知道者陽明子曰古者四民異業而同道其盡心焉一也士以修治農以具養工以利器商以通貨各就其資之所近力之所及者而業焉以求盡其心其歸要在於有益於生人之道則一而已士農以其盡心於修治具養者而利器通貨猶其士與

農也工商以其盡心於利器通貨者而修治具養猶其工與商也故曰四民異業而同道蓋昔舜叙九官首稷而次契垂工益虞先於夔龍商周之代伊尹耕於莘野傳說校築於巖膠鬲舉於魚鹽呂望釣於磻渭百里奚處於市孔子爲乘田委吏其諸儀封晨門荷簣斲輪之徒皆古之仁聖英賢高潔不羣之士書傳所稱可考而信也自王道熄而學術乖人失其心交驚於利以相驅軼於是始有歆士而卑農榮宦遊而耻工賈考其實射時罔利有甚焉特異其名耳極其所趨駕浮辭詭辯以誣世惑衆比之具養器貨之益罪浮而實反不逮吾觀方翁士商從事之喻隱然有當於古四民之義若有激而云者嗚呼斯義之亡也久矣翁殆有所聞歟抑其天質之美而默有契也吾於是而重有所感焉吾嘗獲交於翁二子皆頹然敦古道敏志於學其居官臨民務在濟世及物求盡其心吾以是得其源流故爲之論著之云耳翁既歿葬於於邑西馬鞍山之麓配朱孺人有賢行合葬焉鄉

人爲表其墓曰明贈禮部主事節菴方公之墓嗚呼若公者其亦可表也矣

湛賢母陳太孺人墓碑

甲戌

湛子之姊卒於京師葬於增城陽明子迎而弔諸龍江之許已湛子泣曰若水之辱於吾子蓋人莫不聞吾母歿而子無一言人將以病子陽明子曰名者爲之銘矣表者爲之表矣某何言雖然良亦無以紓吾情吾聞太孺人之生七十有九其在孀居者餘四十年端靖嚴潔如一日既老雖其至親

皇朝日知錄

卷之十

墓碑

三

卑幼之請謁見之未嘗踰閭也不亦貞乎績蔴春梁教其子以顯嘗使從白沙之門曰寧學聖人而未至也不亦知乎恤其庶姑與其庶叔化厲爲順撫孤與女愛不違訓不亦慈乎已膺封錫祿養備室而縞衣蔬食不改其初不亦儉乎貞知慈儉老而彌堅不亦賢乎請著其石曰湛賢母之墓湛子拜泣而受之既行人曰湛母之賢信矣若湛子之賢則吾猶有疑焉湛子始以其母之老不試者十有三年是也復出而取上第爲美官則何居毋亦

老矣又去其鄉而迎養既歸復往卒於旅則何居陽明子曰是烏足以疑湛子矣夫湛子純孝人也事親以老於獻馘其志也其出而仕母命之也其迎之也母欲之也既歸而復往母泣而強之也是能無從乎無大拂於義將東西南北之惟命彼湛子者亦豈以人之譽毀於外者以易其愛親之誠乎曰湛子而是則湛母非歟曰烏足以非湛母矣夫湛父之早世也屬其子曰必以顯吾世故命之出者行其夫之志也就之養者安其子之心也強之往者勉其子之忠以卒其夫之願也昔者孟母斷機以勵其子蓋不歸者幾年君子不以孟子爲失養孟母爲非訓今湛母之心亦若此而湛子又未嘗違乎養也故湛母賢母也湛子孝子也然猶不免於世惑吾雖欲無言也可得乎

程守夫墓碑

甲申

吾友程守夫以弘治丁巳之春卒於京去今嘉靖甲申二十有八年矣嗚呼朋友之墓有宿草則勿哭而吾於君尚不能無潸然也君之父味道公與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十

墓碑

三

家君爲同年進士相知甚厚故吾與君有通家之誼弘治壬子又同舉於鄉已而又同卒業於北雍密邇居者四年有餘凡風雪之晨花月之夕山水郊園之遊無不與其益爲時甚久而爲迹甚密也而未嘗見君有憤詞忤色情日益篤禮日以恭其在家庭雍雍于于內外無間交海內之士無貴賤少長咸敬而愛之雖粗鄙暴悍遇君未有不薰然而心醉者當是時予方馳騁於舉業詞章以相矜高爲事雖知愛重君而尚未知其天資之難得也其後君既歿予亦入仕往往以粗浮之氣得罪於人稍知創艾始思君爲不可及華謫貴陽獨於幽寂窮苦之鄉困心衡慮乃從事於性情之學方自若其勝心之難克而客氣之易動又見夫世之學者率多媚嫉險隘不能去其有我之私以其明天下之學成天下之務皆起於勝心客氣之爲患也於是愈益思君之美質蓋天然近道者惜乎當時莫有以聖賢之學啓之有啓之者其沛然順道將如決水之赴壑矣嗚呼惜哉乃今稍見端緒有足

以啓君者而君已不可作也已君之子國子生桂致君臨沒之言欲予與林君利瞻爲之表誌林君旣爲之表而君之葬已久誌已無所及則爲書其墓之碑聊以識吾之哀思夫君者不徒嬉遊征逐之好而已君諱文楷世居嚴之淳安其詳已具於墓表

太傅王文恪公傳

丁亥

公諱鏊字濟之王氏其先自汴赴宋南渡諱百八者始居吳之洞庭山曾祖伯英祖惟道考光化知縣朝用皆 贈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妣三代皆一品夫人公自幼穎悟不凡十六隨父讀書太學大學諸生爭傳誦其文一時先達名流咸屈年行求爲友侍郎葉文莊提學御史陳士賢咸有重望于時見而奇之曰天下士於是名聲動遠邇成化甲午應天鄉試第一主司異其文曰蘇子瞻之流也雖其論策不易一字乙未會試復第一人奉 廷對衆望翕然執政忌其文乃置一甲第三時論以爲屈授翰林



林編修閉門力學避遠權勢若將免焉九載陞侍講 憲廟實錄成陞右諭德尋薦爲侍講學士兼日講官每進講至天理人欲之辯君子小人之用舍必反覆規諭務盡啓沃方春 上遊後苑左右諫不聽公講文王不敢盤于遊田 上爲罷遊講罷常召所幸廣戒之曰今日講官所指殆爲若等好爲之時 東宮將出閣大臣請選正人以端國本首薦用公以本官兼諭德尋陞少詹事兼侍講學士既而吏部闕侍郎又遂以爲吏部時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十

傳

七

公上壽邊八事雖忤權倖而卒多施行公輔之望日隆於是災異內閣謝公引咎求退遂舉公以自代 武宗在亮閣內侍八人荒遊亂政臺諫交章中外洶洶公協韓司徒率文武大臣伏閣以請上大震怒有旨召公等至左順門中官傳諭甚厲衆相視莫敢發言公曰八人不去亂本不除天下何由而治論議侃侃韓亦危言繼之中官語塞一時國論倚以爲重然自是八人者竟分布要路瑾入柄司禮而韓公遂逐內閣劉謝二公亦去矣

詔補內閣缺瑾意欲引策宰焦衆議推公瑾雖中忌而外難公論遂與焦俱入閣瑾方威鉗士類狹索微瑕輒枷械之幾死者累累公亟言於瑾曰士大夫可殺不可辱今既辱之又殺之吾尚何顏於此由是類從寬釋瑾卹韓不已必欲置之死無敢言者又欲以他事中內閣劉謝二公前後力救之乃皆得免大司馬華容劉公以瑾舊怨逮至京將坐以激變士官岑氏罪死公曰岑氏未叛何名爲激變乎劉得減死或惡石淙楊公於瑾謂其築邊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十

傳

天

太費屢以爲言公曰楊有高才重望爲國修邊乃可以功爲罪乎瑾議焚廢后吳氏之喪以滅迹曰不可以成服公曰服可以不成葬不可以苟景泰汪妃薨疑其禮公曰妃廢不以罪宜復其故號葬以妃祭以后皆從之當是時瑾權傾中外雖意不在公然見公開誠與言初亦間聽及焦事事阿議彌不協而瑾驕悍日甚毒流縉紳公過之不能得居常戚然瑾曰王先生居高位何自苦乃爾耶公曰求去瑾意愈拂衆虞禍且不測公曰吾義當



去不去乃禍耳瑾使伺公無所得且聞交贊亦絕  
乃笑曰過矣於是懇疏三上許之賜璽書乘傳歲  
夫月米以歸時方危公之求去咸以爲異數云公  
既歸吳屏謝紛囂翛然山水之間究心理性尚友  
千古至其與人清而不絕於俗和不滯於時無  
貴賤少長咸敬慕悅服有所興起平生嗜欲澹然  
吳中士夫所好尚珍賞觀遊之具一無所入惟喜  
文辭翰墨之事至是亦皆脫落雕繪出之自然中  
年嘗作明理克己二箴以進德砥行及充養既久  
晚益純明凡所著述必有所發其論性善云欲知  
性之善乎盍反而內觀乎寂然不動之中而有至  
虛至靈者存焉湛兮其非有也宵兮其非無也不  
墮於中邊不雜於聲臭當是時也善且未形而惡  
有所謂惡者哉惡有所謂善惡混者哉惡有所謂  
三品者哉性其猶鑑乎鑑者善應而不留物來則  
應物去則空鑑何有爲性惟虛也惟靈也惡安從  
生其生於蔽乎氣質者性之所寓也亦性之所由  
蔽也氣質異而性隨之譬之珠焉碌於澄淵則明

碌於濁水則昏碌於污穢則穢澄淵上智也濁水  
凡庸也污穢下愚也天地間膈塞充滿皆氣也氣  
之靈皆性也人得氣以生而靈隨之譬之月在天  
物各隨其分而受之江湖淮海此月也池沼此月  
也溝渠此月也坑塹亦此月也豈必物物而授之  
心者月之魄也性者月之光也情者光之發於物  
者也其所論造後儒多未之及居閑十餘年海內  
士夫交章論薦不輟及今上卽位始遣官優禮  
歲時存問將復起公而公已沒時嘉靖三年三月  
十一日壽七十五矣贈太傅諡文恪祭葬有加禮  
四子延喆中書舍人延素南京中軍都督府都事  
延陵邵學生延昭尚幼皆彬彬世其家史臣曰  
世所謂完人若震澤先生王公者非邪內裕倫常  
無俯仰之憾外際明良極祿位聲光之顯自爲童  
子至於耆耄自廟朝下逮閭巷至於偏隅或師  
其文學或慕其節行或仰其德業隨所見異其稱  
莫或有瑕疵之者所謂壽福康寧攸好德而考終  
命公殆無媿爾矣無錫邵尚書國賢與公壻徐學

士子容皆文名冠一時其稱公之文規模昌黎以  
及秦漢純而不流于弱奇而不涉于惟雄偉俊潔  
體裁截然振起一代之衰得法於孟子論辯多古  
人未發詩蕭散清逸有王岑風格書法清勁自成  
得晉唐筆意天下皆以爲知言陽明子曰王公所  
深造世或末之能盡也然而言之亦難矣著其性  
善之說以微見其槩使後世之求公者以是觀之

平茶寮碑 丁丑

正德丁丑孫寇大起江廣湖柳之家騷然且三四

王陽明先生集

卷之十

主

年矣於是三省奉 命會征乃十月辛亥予督江  
西之兵自南康入甲寅破橫水左溪諸巢賊敗奔  
庚申復連戰奔桶岡十一月癸酉攻桶岡大戰西  
山界甲戌又戰賊大潰丁亥盡殲之凡破巢八十  
有四擒斬三千餘俘三千六百有奇釋其脅從于  
有餘衆歸流亡使復業度地居民鑿山開道以夷  
險阻辛丑師旋於平兵惟鹵器不得已而後用刻  
茶寮之石匪以美成重舉事也提督軍務都御史  
王其書

平泖頭碑 丁丑

四省之寇惟泖尤黠擬官僭號泖頭孔恭正德丁  
丑冬峯猶既殄益機險阱毒以虞王師我乃休士  
歸農戊寅正月癸卯計擒其魁遂進兵擊其懈丁  
未破三泖乘勝歸北大小三十餘戰滅巢三十有  
八俘斬三千餘三月丁未回軍壘築迎道耕夫遍  
野父老咸懼農器不陳於今五年復我常業還我  
室廬伊誰之力赫赫 皇威匪威曷憑爰伐山石  
用紀厥成提督軍務都御史王其書

王陽明先生集

卷之十

主

田州立碑

丙戌

嘉靖丙戌夏官兵伐田隨與思恩之人相比復煽  
集軍四省洶洶連年于時 皇帝憂憫元元容有  
無辜而死者乎廼 命新建伯王守仁曷往視師  
其以德綏勿以兵虐班師撤旅信義大宣諸 感  
慕旬日之間自縛來歸者七萬一千悉放之還農  
兩省以安昔有苗徂征七旬來格今未朞月而蠻  
率服綏之斯來速於郵傳舞干之化何以加焉  
爰告思田毋忘 帝德爰勒山石昭此赫赫 文

武聖神率土之濱凡有血氣莫不尊親

田州石刻

田石平田州寧民諺如此田水紫田山迎府治新向千萬世

華 呈明嘉靖歲戊子春新建伯王守仁勒此石告後人

陳直夫南宮像贊

夫子稱史魚曰直哉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謂祝鮀宋朝曰非斯人難免乎今之世矣予嘗三復而悲之直道之難行而諂諛之易合也豈一日哉

至陽明先生集

卷之十

像贊

三

魚之直信乎後世其在當時不若朝與鮀之易容也悲夫吾越直夫陳先生嚴毅端潔其正言直氣放蕩佞諛之士嫉視若讐彼寧無知之卒於已非便也故先生舉進士不久輒致仕而歸屢薦復起又入輒退以是也哉然天下之言直者必先生與焉始予拜先生於錢清江上歎然其得先生奚取於予殆空谷之足音也世目趨於下先生而在雖執鞭之事吾亦爲之今既沒矣其予子欽以先生南宮圖像請識一言先生常應視軒冕豈一第

之爲榮聞之子欽蓋初第時有以相遺者受而存

之先生沒子欽始裝潢將藏諸廟則又爲子者宜

爾也詩曰有服膺瞻有北翼翼在彼周行其容孔

式秉笏端介中溫且栗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彼何

人斯邦之司直邦之司直宜公宜孤既來既徂爲

寇爲模執乂其道衆聽且孚如江如河其趨彌汙

邦之司直今也則亡

三箴

嗚呼小子曾不知警堯詎未聖猶日兢兢既墜于

至陽明先生集

卷之十

箴

三

淵猶恬履薄既拆爾股猶邁奔蹶人之冥頑則曉

與汝不見壅腫從迺斯愈不見痠痺劑迺斯起人

之毀訴皆汝受劑汝曾不知友以爲怒匪怒伊色

亦反其語汝之冥頑則曉之比嗚呼小子告爾不

一既四十有五而曾是不憶

嗚呼小子慎爾出語燥言維多吉言維寡多言何

益徒以取禍德默而成仁者言訥訥而譏孰詘

而病譽人之善過情猶耻言人之非罪苟有已鳴

呼多言亦惟汝心汝心而存將日欽欽豈遑多言

上帝汝臨

嗚呼小子。辭章之習。爾工何爲。不以鈞譽。不以蠶  
思。使彼受伶。爾視孔醜。從躋其術。爾顏不厚。日月  
踰邁。爾胡不恤。棄爾天命。匪爾讐賊。昔皇多士。亦  
胥茲溺。爾獨不懲。自抵伊壘。

南鎮禱雨文

公案

惟神秉靈。鑄秀作鎮於南。實與五嶽分服而治。維  
是揚州之域。咸賴神休。以生以養。凡其疾疫災青  
之不時。雨暘寒暑之弗若。無有遠近。莫不引頸企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一

祭文

三

足。惟神是望。怨有歸。功有底。神固不得而辭也。而  
况紹興一郡。又神之宮牆。輦轂之下乎。謂宜風雨  
節而寒暑當。民無疾而五穀昌。特先諸郡以霑神  
惠。而乃入夏以來。亢陽爲虐。連月弗雨。泉源告竭。  
黍苗薦穢。歲且不登。民將無食。農夫相與咨於野。  
商賈相與憾於市。行旅相與怨於途。守土之官。帥  
其吏民。奔走呼號。維是祈禱告請。亦無不至矣。而  
猶雨澤未應。旱烈益張。是豈吏之不職而貪墨者  
衆歟。賦歛繁刻而獄訟冤滯歟。祀典有弗修歟。民

怨有弗平歟。夫是數者皆吏之譴。而民何咎之有。  
夫怒吏之不臧。而移其譴於民。又知神之所不忍  
也。不然豈民之冥頑妄作者衆。將奢淫暴殄以怒  
神威。神將罰而懲之歟。夫薄罰以示戒。神之威靈  
亦既彰矣。百姓震懼憂惶。請罪無所。遂棄而絕之。  
使無唯類。神之慈仁。固應不爲若是之甚也。夫民  
之所賴者神。神之食于茲土。亦非一日矣。今民不  
得已有求於神。而神無以應之。然則民將何恃。而  
神亦何以信於民乎。某生長茲土。猶鄉之人也。鄉  
之人以某嘗讀書學道。繆以爲是鄉之人傑者。其  
有得於山川之秀爲多。藉之以爲吾愚民之不能  
自達者。通誠於山川之神。其宜有威夫某非其人  
也。而冒有其名。人而冒以其名加我。我既不得而  
辭矣。又何敢獨辭其責耶。是以冒昧輒爲之請。固  
知明神亦有所不得而辭也。謹告。

祭旅文 戊辰

維正德四年秋月三日。有吏目云。自京來者。不知  
其名氏。携一子一僕。將之任過龍場投宿土苗家。

子從離落間望見之陰雨昏黑欲就問訊北來事  
不果明早遣人覘之已行矣薄午有人自蜈蚣坡  
來云一老人死坡下傍兩人哭之哀予曰此必更  
日死矣傷哉薄暮復有人來云坡下死者二人傍  
一人坐嘆詢其狀則其子又死矣明日復有人來  
云見坡下積尸三焉則其僕又死矣嗚呼傷哉念  
其暴骨無主將二童子持斧鉏往瘞之二童子有  
難色然予曰嘻吾與爾猶彼也二童惘然涕下請  
往就其傍山麓爲三坎埋之又以隻雞飯三盂嗟  
吁涕洟而告之曰嗚呼傷哉繁何人繁何人吾龍  
場驛丞徐姚王守仁也吾與爾皆中土之產吾不  
知爾郡邑爾爲乎來爲茲山之鬼乎古者重去  
其鄉遊宦不踰千里吾以宸選而來此宜也爾亦  
何辜乎聞爾官吏日耳休不能五斗爾率妻子躬  
耕可有也烏爲乎以五斗而易爾七人之軀又不  
足而益以爾子與僕乎嗚呼傷哉爾誠戀茲五斗  
而來則宜欣然就道烏爲乎吾昨望見爾容遽然  
蓋不任其憂者夫爾日霖霖拔援崖壁行萬峯之

直饑渴勞頓筋骨疲憊而又瘴厲侵其外憂鬱攻  
其中其能以無死乎吾固知爾之必死然不謂若  
是其速又不謂爾子爾僕亦遽爾奄忽也皆爾自  
取謂之何哉吾念爾三骨之無依而來瘞爾乃使  
吾有無窮之愴也嗚呼傷哉縱不爾瘞幽崖之狐  
成群陰壑之虺如車輪亦必能葬爾於腹不致久  
暴露爾爾既已無知然吾何能爲心乎自吾去父  
母鄉國而來此二年矣歷瘴毒而苟能自全以吾  
未嘗一日之戚戚也今悲傷若此是吾爲爾者重  
而自爲者輕也吾不宜復爲爾悲矣吾爲爾歌爾  
聽之歌曰連峯際天兮飛鳥不通遊子懷鄉兮莫  
知西東莫知西東兮維天則同異域殊方兮環海  
之中遠觀隨寓兮奚必予宮魂兮魂兮無悲以恫  
又歌以慰之曰與爾皆鄉土之離兮戀之人言語  
不相知兮性命不可期吾苟死於茲兮率爾子僕  
來從予兮吾與爾遂以嬉兮嗟紫彪而乘文螭兮  
登聖故鄉而嘯啼兮吾苟獲生歸兮爾子爾僕尚  
爾隨兮無以無侶悲兮道傍之塚累累兮多中土

之流離今相與呼嘯而徘徊今飧風飲露無爾飢  
今朝友麋鹿暮猿與栖今爾安爾君今無爲屬於  
茲墟兮

祭鄭朝朔文 甲戌

維正德九年歲次甲戌七月壬戌朔越十有六日  
丁丑南京鴻臚寺卿王守仁馳奠于監察御史云  
友鄭朝朔之墓嗚呼道之將行其命也與道之將  
廢其命也與嗚呼朝朔命實爲之將何如哉將何  
如哉辛未之冬朝於京師君爲御史余留銓司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十

祭文

五

君因世傑謬予是資予辭不獲抗顏以尸君嘗問  
予聖學可至余曰然哉克念則是隱辭與義相與  
剖析探本窮原夜以繼日君喜謂予昔述今悟昔  
陷多岐今由大路嗚呼絕學幾年于茲孰沿孰繹  
君獨奮而古稱豪傑無文猶興有如君者無愧斯  
稱當是之時君疾已構忍痛扶屨精微日究人或  
勸君盍亦休只君曰何哉夕死可矣君遂疾告我  
亦南行君與世傑訪予陽明君疾亦篤遂紆杭城  
天不與道善類云仙嗚呼痛哉嗚呼痛哉時予祖

母亦嬰危疾湯藥自須風江阻涉君喪遂行靡由  
一訣扶視而南事在世傑負恨負愧予復何說嗟  
予顯弱實賴友朋砥礪切磋庶幾有成死者生者  
素居離群靜言永懷中心若焚墓草再青甫茲馳  
奠遙望嶺雲有淚如霰嗚呼哀哉予復何言尚饗

祭涇頭山神文 戊寅

維正德十三年戊寅二月十五日甲申提督軍務  
都御史王某謹以剛鬣柔毛昭告于涇頭山川之  
神惟廣谷大川阜財興物以城民畜衆故古者諸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十

祭文

四

侯祭封內山川亦惟其有功於民然地靈則人傑  
人之無良亦足以爲山川之羞茲土爲盜賊所盤  
據且數十年遠近之稱涇頭者皆曰賊巢耻莫大  
焉是豈山川之罪哉雖然清冽之井糞穢而不除  
久則同於厠溷矣丹鳳之穴鳴狐聚而不去久則  
化爲妖窟矣糞穢之所過者掩鼻妖孽之窟人將  
持刃燎瘞環而攻之何者其積聚招致使然也誠  
使除其糞穢剷剝滌蕩將不終朝而復其清冽鳴  
狐逐而驚鳳歸妖孽之窟還爲孕祥育瑞之所矣

今茲土山川亦何以異於是守仁奉 天子明

命來鎮四陲憤洩賊之克忤民若荼毒無所控顧  
故邇者計擒渠魁提兵搗其巢穴所向克捷動獲  
如志斯固人怨神怒天人順應之理將或茲土山  
川之神厭惡克殘思一洗其積戾陰有以相協假  
手於予今駐兵於此彌月餘旬雖巢穴悉已掃蕩  
擒斬十且八九然漏殄之徒尚有潛逃小民不能  
無怨于山川之神爲之逍逃主萃淵藪也今予提  
兵深入豈獨除民之害亦爲山川之神雪其耻夫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十 祭 里

安舊染乘新圖非中人之情而況於鬼神乎今此  
殘徒勢窮力屈亦方遣人投招將順而撫之則慮  
其無革心之誠復遺患於日後逆而弗受又恐其  
或出於誠心殺之有不忍也神其陰有以相協使  
此殘寇而果誠心邪卽益佑其秉俾盡搗其黨類  
自縛來投若水之赴壑予將隄沿停畜之如其設  
詐懷奸卽陰奪其魄張我軍威風驅電掃一鼓而  
殲之茲惟下民之福亦惟神明之休壇而祀之神  
亦永永無忤惟神實鑒圖之尚饗

祭徐曰仁文 戊寅

嗚呼痛哉曰仁吾復何言爾言在吾耳爾貌在吾  
目爾志在吾心吾終可奈何哉記爾在湘中還嘗  
語予以壽不能長久予詰其故云嘗遊衡山夢一  
老瞿曇撫曰仁背謂曰子與顏子同德俄而曰亦  
與顏子同壽覺而疑之予曰夢耳子疑之過也曰  
仁曰此亦可奈何但今得告疾早歸林下冀從事  
於先生之教朝有所聞夕死可矣嗚呼吾以爲是  
固夢耳孰謂乃今而竟如所夢邪向之所云其果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十 祭 里

夢邪今之所傳其果真邪今之所傳亦果夢邪向  
之所夢亦果妄邪嗚呼痛哉曰仁嘗語予道之不  
明幾百年矣今幸有所見而又卒無所成不亦充  
可痛乎願先生早歸陽明之麓與二三子講明斯  
道以誠身淑後予曰吾志也自轉官南嶺卽欲過  
家堅臥不出曰仁曰未可紛紛之議方馳先生且  
一行愛與二三子姑爲饘粥計先生了事而歸嗚  
呼孰謂曰仁而乃先止於是乎吾今縱歸陽明之  
麓孰與予共此志矣二三子又且離群而索居吾



言之而孰聽之吾倡之而孰和之吾知之而孰問之吾疑之而孰思之嗚呼吾無與樂餘生矣吾已無所進曰仁之進未量也天而喪予也則喪予矣而又喪吾曰仁何哉天胡酷且烈也嗚呼痛哉朋友之中能復有知予之深信予之篤如曰仁者乎夫道之不明也由於不知不信使吾道而非邪則已矣吾道而是邪吾能無斬於人之不予知予信乎自得曰仁計蓋哽咽而不能食者兩日人皆勸予食嗚呼吾有無窮之志恐一旦遂死不克就將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十

祭文

聖

以托之曰仁而曰仁今則已矣曰仁之志吾知之幸未即死又恐使其無成乎於是復強食嗚呼痛哉吾今無復有意於人世矣姑俟冬春之交兵革之役稍定即拂袖而歸陽明二三子苟有予從者尚與之切磋砥礪務求如平日與曰仁之所云縱舉世不以予爲然者亦且樂而忘其死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耳曰仁有知其尚能啓予之昏而警予之情邪嗚呼痛哉予復何言

祭孫中丞文

已卯

嗚呼介阿苟容生也何庸慷慨激烈死也何憫勤勞施於國而惠澤被於民孰謂公之死而非生平守臣節以無虧秉大義而不屈孰謂公之歸而非全乎方逆焰之已炎公盡力撲其燎原之勢而不能屢疏乞免又不獲請則旁行曲成冀緩其怒而徐爲之圖蓋公處事之權而人或未之盡知也比其當危臨難伏節申忠之死靡回然後見公守道之常心迹如青天白日而天下之人始洞然無疑矣嗚呼逆藩之謀積之十有餘年而敗之旬日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十

祭文

聖

豈守仁之知謀才力能及此哉是固祖宗之德澤朝廷之神武而公之精忠憤烈陰助默相於冥冥之中是亦未可知也公之子挾外赴仇奔走千里至則逆賊已擒遂得改殯正殮扶公視而還父子之間忠孝兩無所媿矣亦何憾哉守仁於公既親且交同舉於鄉同官於部今又同遭是難豈偶然哉靈輅將發涕奠寫哀言有盡而意無窮嗚呼

祭外舅芥菴先生文

辛巳



嗚呼自公之葬茲土逮今二十有六年乃始獲一拜墓下中間盛衰之感死喪之戚險夷之變聚散之情可悲可憐可扼腕而流涕者何可勝道嗚呼傷哉死者日以遠生者日以謝而少者日以老矣自今以往其可悲可憐可扼腕而流涕者其又可勝道耶二十六年而始獲一拜自今以往獲拜公之墓下者知復能幾嗚呼傷哉惟是公之子姓羣然集於墓下皆鸞停鶴峙振羽翮而翔乎雲霄未已也所以報純德而慰公于地下者庶亦在茲已

主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十

祭文

哭

手某奉召比行便道歸省甫申展謁輒已告辭言有盡而意無窮顧瞻丘壠豈勝淒斷尚饗

### 祭文相文

嗚呼文相邁往直前之氣足以振頽靡而起退懦通敏果決之才足以應煩劇而解紛拏激昂奮迅之談足以破支離而折多口此文相之所以超然特出乎等夷而世之人亦方以是而稱文相者也然吾之所望於文相則又寧止於是而已乎與文相別數年矣去歲始復一會於江潯握手半日之

談豁然遂破百年之惑一何快也吾方日望文相及其邁往直前之氣以內充其寬裕溫厚之仁歛其通敏果決之才以自昭其文理密察之智收其奮迅激昂之辯以自全其發強剛毅之德固將日趨於和平而大會於中正斯乃聖賢之德之歸矣豈徒文章氣節之士而已乎惜乎吾見其進而未見其止也一疾奄逝豈不痛哉聞訃實欲渡江一慟以舒永訣之哀暑病且冗欲往不能臨風長號有淚如雨嗚呼文相予復何言

主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十

祭文

哭

### 又祭徐曰仁文

甲申

嗚呼曰仁別我而逝今十年于今葬茲丘今宿草幾青我思君今一來尋林木拱兮山日深君不見今宵嵯峨之雲岑四方之英賢今日來臻君獨胡為兮與鶴飛而猿吟憶麗澤兮欵欵與椒醑兮公之陰良知之說今聞不聞道無聞於隱顯今豈幽明而異心我歌白雲兮誰同此音

### 祭國子助教薛尚哲文

甲申

嗚呼良知之學不明於天下幾百年矣世之學者

蔽於見聞習染莫知天理之在吾心而無假於外也皆舍近求遠舍易求難紛紜交鶩以私智相高客氣相競日陷於禽獸而不知間有獨覺其非而畧知反求其本源者則又羣相詬笑斥爲異學嗚呼可哀也已蓋自十餘年來而海內同志之士稍知講求於此則亦如晨星之落落乍明乍滅未見其能光大也潮陽在南海之濱聞其間亦有特然知向之士而未及與見間有來相見者則又去來無常自君之弟尚謙始從予於省都朝夕相與者三年歸以所聞於予者語君君欣然樂聽不厭至忘寢食脫然棄其舊業如敝屣君素篤學高行爲鄉邦子弟所宗依尚謙自幼受業焉至是聞尚謙之言遂不知己之爲兄尚謙之爲弟己之嘗爲尚謙師而尚謙之嘗師於己也盡使其群弟子姪來學於予而君亦躬枉辱焉非天下之大勇能自勝其有我之私而果於徙義者孰能與於此哉自是其邑之士若楊氏兄弟與諸後進之來者源源以十數海內同志之盛莫有先於潮陽者則實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十

祭文

聖

右之昆弟之爲倡也其有功於斯道豈小小哉方將因藉毗賴以共明此學而君忽逝矣其爲同志之痛何可言哉雖然君於斯道亦既有聞則夕死無憾矣其又奚悲乎吾之所爲長號涕洟而不能自己者爲吾道之失助焉耳天也可如何哉相望千里靡由走哭因風寄哀言有盡而意無窮嗚呼哀哉

祭朱守忠文

甲申

嗚呼聖學之不明也久矣予不自量犯天下之誅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十

祭文

哭

笑而目非其任恃以無恐者謂海內之同志若守忠者爲之胥附先後終將必有所濟也而自十餘年來若吾姚之徐曰仁潮陽之鄭朝朔楊仕德武陵之黃惟乾者乃皆相繼物故其餘諸同志之尚存足可倚賴者又皆離羣索居不能朝夕相與以資切磋砥礪之益今守忠又復棄我而逝天其或者既無意於斯文已乎何其善類之難合而易睽善人之難成而易喪也嗚呼痛哉守忠之於斯道既已識其大者又能樂善不倦旁招博采引接同

志而趨之同歸於善若飢渴之於飲食視天下之務不啻其家事每欲以身徇之今茲之沒也實以驅賊山東晝夜勞瘁至隕其身而不顧嗚呼痛哉始守忠之赴山東也過予而告別云節於先生之學誠有終身几席之願顧事功之心猶有未能脫然者先生將何以裁之予曰君子之事進德修業而已雖位天地育萬物皆已進德之事故德業之外無他事功矣乃若不由天德而求聘於功名事業之場則亦希高慕外後世高明之士雖知向學

圭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十

祭文

哭

而未能不爲才力所使者猶不免焉守忠旣已心覺其非固當不爲所累矣嗚呼豈知竟以是而忘其身乎守忠之死蓋禦災捍患而死勤事能爲忠臣志士之所難能矣而吾猶以是爲憾者痛吾道之失助爲海內同志之不幸焉耳嗚呼痛哉靈輻云邁一奠永訣豈無良朋孰知我心之悲嗚呼痛哉

祭洪襄惠公文

嗚呼公以雄特之才家過之氣際明良之會致位

公孤勲業振於當時聲光被於遠邇功成身退全節令終若公真可謂有濟時之具而爲一世之傑矣悲夫才之難成也干雲合抱豈歲月所能致任之棟梁已不爲不見川矣又輟而置之閒散者十餘年不亦大可惜也乎天豈以公有克肖之子將斂其所未盡者而大發諸其後人也乎公優游林下以樂太平之盛其沒也天子錫之祭葬褒以美諡生榮死哀亦復何憾矣而予獨不能無悲且感者方公之生人皆知公之才美而忌者抑

圭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十

祭文

手

之使不得盡用時之人顧亦槩然視之曾不知以爲意嗚呼豈知其沒也遂一仆而不可復起矣老成典刑爲世道計者能無悲傷乎哉先君子素與於公守仁雖晚亦辱公之知愛公子嘗以公之墓銘見屬會不能發揚盛美茲公之葬又不能奔走執紼馳奠一觴聊以寓其不盡之衷焉爾嗚呼哀哉尚饗

祭楊士鳴文

四成

嗚呼士鳴吾見其進也而遽見其止邪往年士德

之歿吾已謂天道之無知矣今而士鳴又相繼以  
逝吾安所歸咎乎嗚呼痛哉忠信明睿之資一郡  
一邑之中不能一二見而顧萃於一家之兄弟又  
皆與聞斯道以承千載之絕學此豈出於偶然者  
固宜使之得志大行發聖學之光輝翼斯文於悠  
遠而乃栽培長養則若彼其艱而傾覆摧折又如  
此其易其果出於偶然倏聚倏散而天亦畧無主  
宰於其間邪嗚呼痛哉潮郡在南海之涯一郡耳  
一郡之中有薛氏之兄弟子姪既足盛矣而又有  
士鳴之昆季其餘聰明特達毅然任道之器後先  
頡頏而起者以數十其山川靈秀之氣殆不能若  
是其淑且厚則亦宜有盈虛消息於其間矣乎士  
鳴兄弟雖皆中道而逝然今海內善類孰不知南  
海之濱有楊士德士鳴者為成德之士如祥麟瑞  
鳳爭一睹之為快因而向風興起者比比則士鳴  
昆季之生其潛啓默相以有結於斯道豈其微哉  
彼黃馘稿斃與草木同腐者又何可勝數求如士  
鳴昆季一日之生以死又安可得乎嗚呼道無生

死無去來士鳴則既聞道矣其生也奚以喜其死  
也奚以悲獨吾黨之失助而未及見斯道之大行  
也則吾亦安能以無一慟乎嗚呼痛哉

祭元山席尚書文

丁亥

嗚呼元山真可謂豪傑之士社稷之臣矣世方沒  
溺於功利辭章不復知有身心之學而公獨超然  
遠覽知求絕學於千載之上世方黨同伐異徇俗  
苟容以鈎聲避毀而公獨卓然定見惟是之從蓋  
有舉世非之而不顧世方私利好利依違反覆以  
壘斷相與而公獨世道是憂義之所存冒孤危而  
必吐心之所宜經百折而不回蓋其所論雖或亦  
有動於氣激於憤而其心事磊磊則如青天白日  
洞然可以信其無他世方媚嫉讒險排勝己以嫉  
高明而公獨誠心樂善求以伸人之才而不自知  
其身之為屈求以進賢於國而不自知怨謗之  
集於其身蓋所謂斷斷休休人之有技若己有之  
者此大臣之盛德自古以為難非獨近世之所未  
見也嗚呼世固有有君而無臣亦有有臣而無君

者矣以公之賢而又遭逢主上之神聖知公之深而信公之篤不啻金石之固膠漆之投非所謂明良相逢千載一時者歟是何天意之不可測其行之也方若巨艦之遇順風而其傾之也忽中流而折櫓舵其植之也方爾枝葉之敷榮而摧之也遂根株而蹶拔其果無意於斯世斯人也乎嗚呼痛哉嗚呼痛哉某之不肖屢屢辱公過情之薦自度終不能有濟於時而徒以爲公知人之累每切私懷慚愧又憶往年與公論學於貴州受公之知

王陽明先生全集

祭文

上

而意無窮嗚呼痛哉

祭吳東湖文

丁亥

嗚呼吳公吾不可得而見之矣公之才如干將莫邪隨其所試皆迎刃而解公之志如長川逝河信

其所趣雖百折不回公之節如堅松古栢必歲寒而後見公之學如深林邃谷必窮探而始知自其筮仕迄於退休數歷中外幾於四十年而天下皆以爲未能盡公之才登陟崇顯至於大司空而天下皆以爲未能行公之志雖未嘗捐軀喪元而天下信其有成仁死義之勇雖未嘗講學論道而天下知其有關邪衛正之心嗚呼若公者真可謂一世之豪傑無所待而興者矣某於公未獲傾益而向慕滋切未獲識公之面而久已知公之心公於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十

祭文

番

某其教愛勤倦不特篇章之稠疊而過情推引亦復薦剗之頻煩長愧菲薄何以承公之教而懼其終不免爲知人之累也今茲承乏是土而來正可登堂請訓論心求益而公則避我長逝已一年矣嗚呼傷哉幸與公金生斯世而復終身不及一面茫茫天壤竟成千古之神交豈不痛哉薄奠一觴以哭我私公神有知尚來格斯

祭永順寶靖土兵文

戊子

維湖廣永順寶靖二司之土兵多有物故於南寧

諸處者嘉靖七年六月十五日乙卯 欽差總制  
四省軍務尚書左都御史新建伯王委南寧府知  
府蔣山卿等告於 南寧府城隍之神使號召諸  
物故者之魂魄以牛二羊四豕四祭而告之曰嗚  
呼諸湖兵壯士傷哉爾等皆勤 國事而來死於  
茲上山谿阻絕不能一旦歸見其父母妻子旅魂  
飄飄於異域無所依倚嗚呼傷哉三年之間兩次  
調發使爾絡繹奔走於道途不獲顧其家室竟死  
客鄉此我等上官之罪也復何言哉復何言哉古  
者不得已而後用兵先王不忍一夫不獲其所況  
忍群驅無辜之赤子而填之於溝壑且兵之爲患  
非獨鋒鏑死傷之酷而已也所過之地皆爲荆棘  
所往之處遂成塗炭民之毒苦傷心慘日可盡言  
乎邇者思田之役予所以必欲招撫之者非但以  
思田之人無可勦之罪於義在所當撫亦正不欲  
無故而驅爾等於兵刃之下也而爾等竟又以疾  
病物故於此則豈非命耶嗚呼傷哉人孰無死豈  
必窮鄉絕域能死人乎今人不山戶庭或飲食傷

多或逸欲過節醫治不痊亦死矣今爾等之死乃  
因驅馳 國事捍患禦侮而死蓋得其死所矣古  
之人固有願以馬革裹尸不願死於婦人女子之  
手者若爾等之死真無愧於馬革裹尸之言矣嗚  
呼壯士爾死何憾乎今爾等徒侶皆已班師去矣  
爾等游魂漂泊正可隨之西歸爾等尚知之乎爾  
等其收爾游魂歛爾精魄駕風逐霧隨爾徒侶去  
歸其鄉依爾祖宗之墳墓以棲爾魂享爾妻子之  
蒸嘗以庇爾後爾等徒侶或有征調之役則爾等  
尚鼓爾生前義勇之氣以陰助爾徒侶立功報國  
爲民除患豈不生爲壯烈之夫而沒爲忠義之士  
也乎予因疾作不能親臨祭所一哭爾等以舒予  
傷感之懷臨文悽愴涕下沾臆今委知府布告予  
秉爾等有靈尚知之乎嗚呼傷哉  
祭軍牙六蠹之神文 戊子  
惟神秉揚神武三軍司命今制度革新威靈丕振  
伏惟仰鎮國家緝定禍亂平服蠻 以永無貽之  
休尚饗

祭南海文

戊子

天下之水萃于南海利濟四方涵濡萬類自有天地厥功爲大今 皇聖明露降河清我實受命南荒以平陰陽表裏維海効靈乃陳牲帛厥用告成尚饗

祭六世祖廣東叅議性常府君文

戊子

於維我祖効節於 高皇之世隆禋茲土歲久淪蕪無寧有司之不遑實我子孫門祚衰微弗克靈承顯揚益冥述昏隔者八九十年言念愴惻子孫

圭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十

祭文

考

之心亦徒有之恭惟我祖晦迹長遁迫而出仕務盡其忠豈曰有身沒之祀父死於忠子殫其孝各安其心曰毋不見又知有一祀之榮乎顧表揚忠孝樹之風聲實良有司修舉 國典以宣流 王化之盛美我祖之烈因以復彰見人心之不泯我子孫亦藉是獲申其愴鬱永有無窮之休焉及茲廟成而末孫某適獲來燕事若有不偶然者我祖之道其殆自茲而昌乎其承 上命來撫是方上無補於 君國下無益於生民循分省績實懷多

慚至於心之不敢以不自盡則亦求無忝於我祖而已矣承事之餘敢告不忘以五世祖秘湖漁隱先生彥達府君配合尚饗

王陽明先生全集目錄

卷十一 奏疏一

陳言兵務疏

乞養病疏

乞 有言官去權姦以章 聖德疏

自劾乞休疏

乞養病疏

諫迎佛疏

辭新任乞以舊職致仕疏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十一

謝 恩疏

給由疏

叅失事官員疏

闕廣捷音疏

申明賞罰以勵人心疏

攻治盜賊二策疏

類奏擒斬功次疏

添設清平縣治疏

疏通鹽法疏

王陽明先生全集卷之十一

同里後學命 麟重編

奏疏一

陳言兵務疏

弘治十二年時進士

邇者竊見 皇上以彗星之變警戒修省又以賊

寇猖獗命將出師 宵旰憂勤不遑寧處此誠

聖主遇災能警臨事而懼之盛心也當茲多故主

憂臣辱孰敢愛其死况有一二之見而忍不以上

聞耶臣愚以爲今之大患在於爲大臣者外託慎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十一

奏疏

一

重老成之名而內爲罔祿希寵之計爲左右者內  
挾交蟠蔽壅之資而外肆招權納賄之惡習以成  
俗互相爲奸憂世者謂之迂狂進言者目以浮躁  
沮抑正大剛直之氣而養成怯懦因循之風故其  
衰耗頹塌將至于不可支持而不自覺今幸上天  
仁愛適有兵戎之患是憂慮警省易懷改轍之機  
也此在 陛下必宜自有所以痛革弊源懲艾而  
振作之者矣新進小臣何敢僭聞其事以干出位  
之誅至於軍情之利害事機之得失苟有所見是



因芻蕘之所可進卒伍之所得言者也臣亦何爲而不可之有雖其所陳未必盡合時論然私心竊以爲必宜如此則又不可以苟避乖刺而遂已於言也謹陳便宜八事以備採擇一曰蓄材以備急二曰舍短以用長三曰簡師以省費四曰屯田以足食五曰行法以振威六曰敷恩以激怒七曰損小以全大八曰嚴守以乘弊何謂蓄材以備急臣惟將者三軍之所恃以動得其人則克以勝非其人則敗以亡其可以不豫畜哉今者偏方小寇曾未足以辱偏裨而朝廷會議推舉固已倉皇失措不得已而思其次一二人之外曾無可以繼之者矣如是而求其克敵致勝其將何恃而能乎夫以南宋之偏安猶且宗澤岳飛韓世忠劉鋹之徒以爲之將李綱之徒以爲之相尚不能止敵人之衝突今以一統之大求其任事如數子者曾未見有一人萬一強寇長驅而入不知陛下之臣孰可使以禦之若之何其猶不寒心而早圖之也臣愚以爲今之武舉僅可以得騎射搏擊之士而不

足以收韜畧統馭之才今公侯之家雖有教讀之設不過虛應故事而實無所裨益誠使公侯之子皆聚之一所擇文武兼濟之才如今之提學之職者一人以教育之習之以書史騎射授之以韜畧謀猷又於武學生之內歲升其超異者於此使之相與磨礪砥礪日稽月考別其才否比年而校試三年而選舉至於兵部自尚書以下其兩侍郎使之每歲更迭巡邊於科道部屬之內擇其通變特達者二三人以從因使之得以周知道里之遠近關隘之要害賊情之虛實事勢之緩急無不深諳熟察於平日則一旦有急所以遙度而往蒞之者不慮無其人矣孟軻有云苟爲不畜終身不得臣願自今畜之也何謂舍短以用長臣惟人之才能自非聖賢有所長必有所短有所明必有所蔽而人之常情亦必有所懲於前而后有所警於后吳起殺妻忍人也而稱名將陳平受金貪夫也而爲謀臣管仲被囚而建霸孟明三北而成功顧上之所以駕馭而鼓動之者何如耳故曰用人之仁去

其貪用人之智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怒夫求才於倉卒艱難之際而必欲拘於規矩繩墨之中吾知其必不克矣臣嘗聞諸道路之言曩者守關將士以驍勇強悍稱者多以過失罪名擯棄於閑散之地夫有過失罪名其在平居無事誠不可使處於人上至於今日之多事則彼之驍勇強悍亦誠有足用也且彼擯棄之又必且悔艾前非以思奮勵今誠委以數千之衆使得立功自贖彼又素熟於兵事加之以積憤之餘其與不習地利志圖保

主陽明先生全集

卷上

奏疏

四

守者功宜相遠矣古人有言使功不如使過是所謂使過也何謂簡師以省費臣聞之兵法曰日費千金然後十萬之師舉夫古之善用兵者取用於國因糧於敵猶且日費千金今以中國而禦外寇非漕輓則無粟非征輸則無財是固不可以言因糧於敵矣然則今日之師可以輕出乎臣以公差在外甫歸旬日遙聞出師竊以爲不必然者何則北地多寒今炎暑漸熾敵性不耐我得其時一也敵恃弓矢今大雨時行筋膠解弛二也敵逐水草

以爲居射生畜以爲食今已蜂屯兩月糧草殆盡野無所獵三也以臣料之官軍甫至彼逋遁矣夫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今師旅旣行言已無及惟有簡師一事猶可以省虛費而得實用夫兵貴精不貴多今速詔諸將密於萬人之內取精健足用者三分之一而餘皆歸之京師萬人之聲旣揚矣今密歸京師遠關固不知也是萬人之威猶在也而其實又可以省無窮之費豈不爲兩便哉況今官軍之出戰則退後功則爭先亦非守將之所

主陽明先生全集

卷上

奏疏

五

喜彼之請兵徒以事之不濟則責有所分焉耳今誠於邊塞之卒以其所以養京軍者而養之以其所以賞京軍者而賞之旬日之間數萬之衆可立募於帳下矣必自京而出哉何謂屯田以給食臣惟兵以食爲主無食是無兵也遠徵轉輸水陸千里踴頓拍棄十而致一故兵法曰國之貧於師者遠輸遠輸則百姓貧近師貴賣貴賣則百姓財竭此之謂也今之軍官既不堪戰陣又使無事坐食以益民困是與敵爲謀也三關之戍方以戰守不

暇耕農誠使京軍分屯其地給種授器待其秋成  
使之各食其力寇至則授甲歸屯遙爲聲勢以相  
犄角寇去仍復其業因其暇繕完敵所拆毀邊  
牆亭堡以遏衝突如此雖未能盡給塞下之食亦  
可以少息輸餽矣此誠持久俟時之道王師出於  
萬全之長策也何謂行法以振威臣聞李光弼之  
代子儀也張用濟斬於轅門狄青之至廣南也陳  
曙戮於戲下是以皆能振疲散之卒而摧方強之  
寇今武臣之失機者往往以計倖脫朝喪師於東

三陽明先生全集

卷十一

奏疏

本

陞募調守於西鄙罰無所加兵因縱弛如此則是  
陛下不惟不賞之罪而復爲曲全之地也彼亦何  
憚而致其死力哉夫法之不行自上犯之也今總  
兵官之頭目動以一二百計彼其誠以武勇而收  
錄之也則亦何不可之有然而此輩非勢家之子  
弟卽豪門之貴族皆以權力而強委之也彼月需  
求刻剝騷擾道路使勢以奪功無勞而冒賞懈戰  
士之心興邊戎之怨爲總兵者且復資其權力以  
相後先其委之也敢以不受乎其受之也其肯以

不庇乎苟戾於法又敢斬之以殉乎是將軍之威  
固已因此輩而索然矣其又何以臨師服衆哉臣  
願陛下下手勅提督等官發令之日卽以先所喪  
師者斬于轅門以正軍法而所謂頭目之屬悉皆  
禁令發回毋使潰擾侵冒以撓將權則士卒奮勵  
軍威振肅克敵制勝皆原於此不然雖有百萬之  
衆徒以虛國勞民而亦無所用之也何謂敷恩以  
激怒臣聞殺敵者怒也今師方失利士氣消沮三  
關之戍其死亡者非其父母子弟則其宗族親戚

三陽明先生全集

卷十一

奏疏

七

也今誠撫其瘡痍問其疾苦恤其孤寡振其空乏  
其死者皆無怨尤則生者自宜感動然後簡其強  
壯宣以國恩喻以寇讐明以天倫激以大義懸  
賞以鼓其勇暴惡以深其怒痛心疾首日夜淬礪  
務與之俱殺父兄之讐以報朝廷之德則我之  
兵勢日張士氣日奮而區區醜類有不足破者矣  
何謂指小以全大臣聞之兵法曰將欲取之必固  
與之又曰佯北勿從餌兵勿食皆指小全大之謂  
也今敵勢方張我若按兵不動彼必出銳以挑戰

挑戰不已則必設詐以致師或捐棄牛馬而偽逃或拚匪精悍以示弱或詐潰而埋伏或潛軍而請和是皆誘我以利也信而從之則墮其計矣然今遠關守帥人各有心敵情虛實事難卒辨當其挑誘之時畜而不應未免小有剽掠之虞一以爲當救一以爲可邀從之則必陷於危亡之地不從則又懼於坐視之誅此王師之所以奔逐疲勞損失威重而醜類之所以得志也今若恣其操縱許以便宜其縱之也不以其坐視其捐之也不以爲失

機養威畜憤惟欲責以大成而小小挫失皆置不問則我師常逸而兵威無損此誠勝敗存亡之機也何謂嚴守以乘弊臣聞古之善戰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蓋中國工於自守而外寇長於野戰今我卒新破彼勢方劇若復與之交戰是投其所長而以勝予敵也爲今之計惟宜嬰城固守遠斥候以防奸勦間諜以謀敵熟訓練以用長嚴號令以肅情而又頻加犒享使皆奮力養銳備之積水俟其盈滿充溢而後乘怒急決之則其勢并

力驟至於崩山漂石而未已昔李牧備邊日以牛酒享士士皆樂爲一戰而牧屢抑止之至其不可禁遏而始奮威奔出若不得已而後從之是以一戰而破強敵今我食既足我威既盛我怒既深我師既逸我守既堅我氣既銳則是周悉萬全而所謂不可勝者既在於我矣由是我足則彼日以匱我盛則彼日以衰我怒則彼日以曲我逸則彼日以勞我堅則彼日以虛我銳則彼日以鈍索情較計必將疲罷奔逃然後用奇設伏悉師振旅出其

所不趨趨其所不意迎邀夾攻首尾橫擊是乃以足當置以盛敵衰以怒加曲以逸擊勞以堅破虛以銳攻鈍所謂勝於萬全立於不敗之地而不失敵之敗者也右臣所陳非有奇特出人之見固皆兵家之常談今之爲將者之所共見也但今守關將帥雖或知之而不能行類皆視爲當談漫不加省勢有所軼則委於無可奈何事憚煩難則爲因循苟且是以玩習弛廢一至於此陛下不忽其微乞勅兵部將臣所奏熟議可否轉行提督等

官卽爲斟酌施行毋使視爲虛文務欲責以實効  
庶於軍機必有少補臣不勝爲國惓惓之至

乞養病疏

十五年八月時  
官刑部主事

臣原籍浙江紹興府餘姚縣人由弘治十二年二

甲進士弘治十三年六月除授前職弘治十四年

八月奉命前往直隸淮安等府會同各該巡按

御史審決重囚已行遵奉奏報外切緣臣自去

歲三月忽患虛弱咳嗽之疾劑灸交攻入秋稍愈

遽欲謝去藥石醫師不可以爲病根旣植當復萌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十一

奏疏一

十

芽勉強服飲頗亦臻效及奉命南行漸益平復

遂以爲無復他慮竟廢醫言捐棄藥餌衝冒風寒

恬無顧忌內耗外侵舊患仍作及事竣北上行至

楊州轉增煩熱遷延三月厄羸日甚心雖戀闕

勢不能前追誦醫言則旣晚矣先民有云忠言逆

耳利於行良藥苦口利於病臣之致此則是不信

醫者逆耳之言而畏難苦口之藥之過也今雖悔

之其可能乎臣自惟田野豎儒粗通章句遭遇

聖明竊祿部署未效荅於涓埃懼遂填於溝壑蠅

蟻之私期得暫離職任投養幽閒苟全餘生庶申  
初志伏望聖恩垂憫乞勅吏部容臣暫歸原  
籍就醫調治病痊之日仍赴前項衙門辦事以圖  
補報臣不勝迫切願望之至

乞

有言官去權姦以章

聖德疏

正德  
元年

時官刑  
部主事

臣聞君仁則臣直大舜之所以聖以能隱惡而揚

善也臣邇者竊見陛下以南京戶科給事中戴

銑等上言時事特勅錦衣衛差官校拿解赴京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十一

奏疏一

七

臣不知所言之當理與否意其間必有觸冒忌諱

上干雷霆之怒者但以銑等職居諫司以言爲責

其言而善自宜嘉納施行如其未善亦宜包容隱

覆以開忠讜之路乃今赫然下令遠事拘囚在

陛下之心不過少示懲創使其後日不敢輕率妄

有論列非果有意怒絕之也下民無知妄生疑懼

臣切惜之今在廷之臣莫不以此舉爲非宜然而

莫敢爲陛下言者豈其無憂國愛君之心哉懼

陛下復以罪銑等者罪之則非惟無補於國事而

徒足以增 陛下之過舉耳然則自是而後雖有  
上關 宗社危疑不制之事 陛下孰從而問之  
陛下聰明超絕苟念及此寧不寒心況今天時艱  
互萬一差去官校督束過嚴銑等在道或致失所  
遂填溝壑使 陛下有殺諫臣之名與群臣紛紛  
之議其時 陛下必將追咎左右莫有言者則既  
晚矣伏願 陛下追收前旨使銑等仍舊供職  
太公無我之仁明改過不吝之勇 聖德昭布  
邇人民胥悅豈不休哉臣又惟君者元首也臣  
耳目手足也 陛下思耳目之不可使壅塞手足  
之不可使痿痺必將惻然而有所不忍臣承乏下  
僚僭言實罪伏覩 陛下明旨有政事得失許諸  
人直言無隱之條故敢昧死爲 陛下一言伏惟  
俯垂宥察不勝干冒戰慄之至

自劾乞休疏

十年時宮  
鴻臚寺卿

臣由弘治十二年進士歷任今職蓋叨值竊祿十  
有六年中間鰥曠之罪多矣邇者 朝廷舉考察  
之典揀汰群僚臣反顧內省點檢其平日正令損

廢之列雖以階資稍崇偶幸漏網然其不職之罪  
臣自知之不敢重以欺 陛下况其氣體素弱  
年以來疾病交攻非獨才之不堪亦且力有不任  
夫幸人之不知而鼠竄苟免臣之所甚耻也淑慝  
混淆使勸懲之典不明臣之所甚懼也伏惟 陛  
下明燭其罪以之爲顯罰使天下曉然知不肖者  
之不得以倖免臣之願死且不朽若從末減罷歸  
田里使得自附於乞休之末臣之大幸亦死且不  
朽臣不勝惶恐待罪之至

乞養病疏

十年  
八月

頃者臣以 朝廷舉行考察自陳不職之狀庶幾  
待罪其時臣疾已作然不敢以疾請者人臣鰥曠  
廢職自宜擯逐以彰 國法疾非所言矣 陛下  
寬恩曲成留使供職臣雖冥頑亦寧不知感激自  
奮及其壯齒陳力就列少效犬馬然臣病侵氣弱  
力不能從其心臣自往歲投竄荒土往來道路前  
後五載蒙犯瘴霧魑魅之與游蠱毒之與處其時  
雖未卽死而病勢因仍漸肌入骨日以深積後值

聖恩汪濊掩瑕納垢復玷清班收歛精魂旋同光澤其實內病潛滋外強中稿頃來南都寒暑失節病遂大作且臣自幼失怙鞠於祖母今年九十有六耄甚不可迎侍日夜望臣一歸爲訣臣之疾痛抱此苦懷萬無生理陛下至仁天覆惟恐一物不遂其生伏乞放臣暫回田里就醫調治使得目見祖母之終臣雖殞越下土永嘶犬馬惟益之恩倘得因是苟延殘喘復爲完人臣齒未甚衰暮猶有圖効之日臣不勝懇切願望之至

書明先生集

卷十一

奏

古

諫迎佛疏

稿具未上

臣自七月以來切見道路流傳之言以爲陛下遣使外國遠迎佛教群臣紛紛進諫皆斥而不納臣始聞不信既知其實然獨竊喜幸以爲此乃陛下聖智之開明善端之萌蘖群臣之諫雖亦出於忠愛至情然而未能推原陛下此念之所從起是乃爲善之端作聖之本正當將順擴充迴流求原而乃狃於世儒崇正之說徒爾紛爭力沮宜乎陛下之有所拂而不受忽而不省矣愚臣之

書明先生集

卷十一

奏

臣

見獨異於是乃惟恐陛下好佛之心有所未至耳誠使陛下好佛之心果已真切懇至不徒好其名而必務得其實不但好其末而必務求其本則堯舜之聖可至三代之盛可復矣豈非天下之幸宗社之福哉臣請爲陛下言其好佛之實陛下聰明聖知昔者青宮固已播傳四海卽位以來偶值多故未暇講求五帝三王神聖之道雖或時御經筵儒臣進說不過日藥故事就文敷論立談之間豈能遠有所開發陛下聽之以爲聖賢之道不過如此則亦有何可樂故漸移志於騎射之能縱心於遊觀之樂益亦無所用其聰明施其才力而偶託寄於此陛下聰明豈固遂安於是而不知此等皆無益有損之事也哉馳逐困憊之餘夜氣清明之際固將厭倦日生悔悟日切而左右前後又莫有以神聖之道爲陛下言者故遂遠思西方佛氏之教以爲其道能使人清心絕欲求全性命以出離生死又能慈悲普愛濟度群生去其苦惱而躋之快樂今災害日興盜賊日熾



財力日竭天下之民困苦已極使誠身得佛氏之  
道而拯救之豈徒息精養氣保全性命豈徒一身  
之樂將天下萬民之困苦亦可因是而蘇息故遂  
特降 綸旨發帑遣使不憚數萬里之遙不愛數  
黃金之費不惜數萬生靈之困絕不厭數年往還  
之遲久遠迎學佛之徒是蓋 陛下思欲一洗舊  
習之非而幡然於高明光大之業也 陛下試以  
聖言及前思之 陛下之心豈不如此乎然則  
聖知老關明善端之萌蘖者亦豈過爲諛言以佞

聖明皇帝集

卷十一

奏議

七

陛下誠以陛下好佛之心誠至則臣請毋好其名  
而務得其實毋好其末而務求其本 陛下誠欲  
得其實而求其本則請毋求諸佛而求諸聖人毋  
求諸外國而求諸中國此又非臣之苟爲遊說之  
談以誑陛下臣又請得而備言之夫佛者外國  
之聖人聖人者中國之佛也在彼外國則可用佛  
而在中國則可用聖人之道  
以教養他育猶行陸者必用車馬渡海者必以舟  
楫今處中國而師佛教是猶以車馬渡海而使造

父爲御王良爲右非但不能利涉必且有沉溺之  
患夫車馬本致遠之具豈不利器乎然而用非其  
地則技無所施 陛下若謂佛氏之道雖不可以  
平治天下或亦可以脫離一身之生死雖不可以  
參贊化育而時亦可以導群品之嚮頤就此二說  
亦復不過得吾聖人之餘緒 陛下不信則臣請  
比而論之臣亦切嘗學佛最所尊信自謂悟得其  
蘊奧後乃窺見聖道之大始遽棄置其說臣請再  
言其短言其長者夫西方之佛以釋迦爲最中國

聖明皇帝集

卷十一

奏議

七

之聖人以堯舜爲最臣請以釋迦與堯舜比而論  
之夫世之最所崇慕釋迦者莫尚於脫離生死超  
然獨存於世今佛氏之書具載始末謂釋迦住世  
說法四十餘年壽八十二歲而沒則其壽亦誠可  
謂高矣然舜年百有十歲堯年一百二十歲其壽  
比之釋迦則又高也佛能慈悲施捨不惜頭目腦  
髓以救人之急難則其仁愛及物亦誠可謂至矣  
然必苦行於雪山奔走於道路而後能有所濟若  
堯舜則端拱無爲而天下各得其所惟克明峻德



以親九族則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則百姓昭明協和萬邦則黎民於變時雍極而至於上下草木鳥獸無不咸若其仁愛及物比之釋迦則又至也佛能方便說法開悟群迷成人之酒止人之殺去人之貪絕人之嘔其神通妙用亦誠可謂大矣然必耳提面誨而後能若任堯舜則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其至誠所運自然不言而信不動而變無爲而成蓋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其神化無方而妙用無體此之釋迦則又大也若乃詛呪變幻眩怪捏妖以欺惑愚冥是固佛氏之所深排極詆謂之外道邪魔正與佛道相反者不應好佛而乃好其所相反求佛而乃求其所排詆者也 陛下若以堯舜既沒必欲求之於彼則釋迦之亡亦已久矣若謂彼中學佛之徒能傳釋迦之道則吾中國之大領豈無人能傳堯舜之道者乎 陛下未之求耳 陛下試求大臣之中苟其能明堯舜之道者日日與之推求講究乃必有能明神聖之道致 陛下於堯

舜之域者矣故臣以爲 陛下好佛之心誠至則請毋好其名而務得其實毋好其末而務求其本務得其實而求其本則請毋求諸佛而求諸聖人毋求諸外國而求諸中國者果非妄爲遊說之談以誑 陛下者矣 陛下果能以好佛之心而好聖人以求釋迦之誠而求諸堯舜之道則不必涉數萬里之遙而西方極樂只在目前則不必糜數萬之費斃數萬之命歷數年之久而一塵不動指之間可以立躋聖地神通妙用隨形隨足此非臣之繆爲大言以欺 陛下必欲討究其說則皆鑿鑿可證之言孔子云我欲仁斯仁至矣一日克己復禮而天下歸仁孟軻云人皆可以爲堯舜豈欺我哉 陛下反而思之又試以詢之大臣詢之群臣果臣言出於虛繆則甘受欺妄之戮臣不知 諱忌伏見 陛下善心之萌不覺踴躍喜幸輒進其將順擴充之說惟 陛下垂察則 宗社幸甚天下幸甚萬世幸甚臣不勝祝望懇切殫越之至專差舍人某具疏奏上以 聞

辭新任乞以舊職致仕疏

十一年十月時

臣原任南京鴻臚寺卿去歲四月嘗以不職自劾

求退後至八月又以舊疾交作復乞 天恩放回

調理皆未蒙 准允 匍匐尸素因循日月至今年

九月十四日忽接吏部咨文蒙 恩陞授前職聞

命驚惶感泣之餘莫知攸措竊念臣才本庸劣性

復迂踈兼以疾病多端氣體羸弱待罪鴻臚閒散

之地猶懼不稱况茲巡撫重任其將何才以堪失

因才器使 朝廷之大政也量力受任人臣之大

分也應仕顯官臣心豈獨不願一時貪倖苟受後

至潰政債事臣一身戮辱亦奚足惜其如 陛下

之事何况臣疾病未已精力益衰平居無事尚爾

奄奄軍旅驅馳豈復堪任臣在少年粗心浮氣狂

誕自居自後涉歷漸久稍知慚沮逮今思之悔創

靡及人或未考其實臣之自知則既審矣又何敢

崇飾舊惡以誤 國事伏願 陛下念 朝廷之

大政不可輕地方之重寄不可苟體物情之有短

長憫凡愚之所不逮別選賢能委以茲任憫臣之

愚不加謫逐容令仍以鴻臚寺卿退歸田里以免

負乘之誅臣雖頑頑敢忘嚆結臣自幼失慈鞠於

祖母岑今年九十有七且暮思臣一見為訣去歲

乞休雖迫疾病實亦因此臣敢輒以螻螻苦切之

情控於 陛下冀得便道先歸省視岑疾少伸反

哺之私以俟矜允之 命臣衷情迫切不自知其

觸昧條憲臣不勝受 恩感激瀆冒戰懼哀懇祈

望之至

謝 恩疏

十二年正月二十六日

臣原任南京鴻臚寺卿正德十一年九月十四日

准吏部咨為缺官事該部題奉 聖旨王守仁陞

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巡撫南贛汀漳等處地方寫

勅與他欽此欽遵臣自以菲才多病懼不勝任以

致債事當具本乞 恩辭免容今原職致仕隨於

十月二十四日節該欽奉 勅諭爾前去巡撫江

西南安贛用福建汀州漳州廣東南雄韶州惠州

潮州各府及湖廣郴州地方撫安軍民修理城池

禁革奸弊一應地方賊情軍馬錢糧事宜小則徑

自區畫大則奏請定奪欽此欽遵外十一月十四日續准兵部咨為緊急賊情事內開都御史文森還延誤事見奉勅書切責乃敢託疾避難奏回養病見今盜賊劫掠民遭荼毒萬一王守仁因見地方有事假託辭免不無愈加誤事該本部題奉聖旨既地方有事王守仁着上緊去不許辭避遲誤欽此聞報憂慙不遑寧處一面扶疾候旨至浙江杭州府地方於十二月初二日復准吏部咨該臣奏為乞恩辭免新任仍照舊職致仕事

奏奉聖旨王守仁不准休致南贛地方見今多事着上緊前去用心巡撫欽此備咨到臣感恩懼罪之餘不敢日昧復請隨於本月初三日起程至次年正月十六日已抵贛州接管巡撫外伏念臣氣體羸弱質性迂疎聊為口耳之學本非折衝之才鴻臚間散尚以疾病而不堪巡撫繁難豈其精力之可任但前官以辭疾招議適踵效尤之嫌而聖旨以多事為言愚竊避難之罪遂爾冒於負乘不暇虞於覆餗勉流事忽已踰旬受

聖陽明先生集卷十一

恩思效每廢寢食顧兵糧耗竭之餘加之師旅而盜賊殘破之後方苦於瘡痍尚爾一籌之未展敢云期月而可觀况炎毒舊侵懼復中於瘡癘延衰日積憂不任於驅馳心有餘而才不逮足欲進而力不前徒切感恩之報莫由效死之誠臣敢不勉其智之所不足竭砥礪於已盡其力之所可為付利鈍於天亮無補於河嶽亦少致其涓埃稍俟孤鼠巢穴之平終遂麋鹿山林之請臣不勝受恩感激

聖陽明先生集卷十一

給由疏 十二年二月二十五日

臣見年四十六歲係浙江紹興府餘姚縣民籍由進士弘治十三年二月內除授刑部雲南清吏司主事弘治十五年八月內告回原籍養病弘治十七年七月內病痊赴部改除兵部武選清吏司主事正德元年十二月內為宥官去權奸以彰聖德事蒙恩降授貴州龍場驛驛丞正德五年三月內蒙陞江西吉安府廬陵縣知縣本年十月內陞南京刑部四川清吏司主事正德六年正月

內調吏部驗封清吏司主事本年十月內陞本部  
文選清吏司員外郎正德七年三月內陞本部考  
功清吏司郎中本年十二月初八日蒙陞南京太  
僕寺少卿正德八年十月二十二日到任至正德  
九年四月二十一日止歷俸六箇月本日接到吏  
部劄付蒙陞南京鴻臚寺卿本月二十五日到任  
至正德十一年九月十四日止連閏歷俸二十九  
箇月零二十日本日准吏部咨蒙 恩陞都察院  
右僉都御史巡撫南贛汀漳等府於正德十二年

參失事官員疏  
正德十二年三月十五日

據江西按察司整飭兵備帶管分巡嶺北道副使  
楊璋呈據贛州府信豐縣及信豐守禦千戶所各  
報稱正德十二年二月初七日有龍南強賊突來

地名崇仙屯劄已經差委興國縣義民蕭承會同  
信豐龍南官兵相機剿捕續據申報強賊突來本  
縣小河住劄離縣約有四十餘里乞要發兵策應  
又據申報本月初九日有龍南流賊六百餘人突  
至城下除嚴督軍兵固守城池緣本所縣無兵禦  
敵誠恐前賊攻城卒難止遏乞調峯山弩手并該  
縣兵夫救護又經差委南安府經歷王祚南康縣  
縣丞舒富統領弩手殺手前去約會二縣掌印官  
并領兵官相機攻圍去後續據縣丞舒富呈本月  
初十日蒙委統領殺手陳禮勳打手吳尚能等共  
五百名經歷王祚義民蕭承統領峯山加善雙秀  
弩手各三百名先後到於信豐縣會剿至十一日  
止有該所管屯千戶林節帶兵四十餘名出城據  
鄉導馬客等報稱止有強賊六百餘人在地名花  
園屯劄當同各官將兵分布約定只見前賊一隊  
正有百十餘徒先出有前哨義民蕭承領兵就與  
敵殺斬獲賊級四顆奪獲白旗一面頃刻衆賊出  
營分爲三哨約有二千餘徒瞰知龍南反招賊首

黃秀魁糾合廣東龍川縣泃頭賊首池大發賊首池大安新總弁池大昇共爲一陣賊首楊金巢自爲一陣勢甚猖獗卑職督統本哨兵快奮勇交鋒殺死賊徒二十餘人不意賊衆一湧前衝殺手陳禮鰲百長鍾德昇等見勢難當俱各不聽約束先行漫散有南康縣報効義士楊習舉等仍與前賊死敵不退俱被截傷身死及有經歷王祚上馬不便亦被執去賊勢得勝仍要攻城隨與蕭承林節等收集衆兵退至南營山把截遇蒙本道親臨該縣督剿各賊聞知退至牛州離城少遠至十二日而賊差人告招十三日蒙本道差蕭承前去招撫就將經歷王祚放回賊往原巢去訖等因到道備呈到臣隨據龍南縣知縣盧鳳呈稱本縣捕盜王簿周政會同鎮撫劉鏜千戶洪恩統領機兵旗軍於本月十八日前去信豐縣截捕得強賊池大發黃秀魁等從鴉鵲隘越過安遠縣往回本縣督兵追截前賊已往廣東龍川縣復回原巢泃頭去訖據安遠縣知縣劉瑞稟稱於本月十九日統領

水元大石等保民兵弩手前去龍泉等保截剿各賊避回原巢去訖難以窮追以此舉兵回縣緣由查得先據該道及信豐縣所各稟報前事已經批仰該道兵備等官急調招撫義官葉芳協同石肯兵夫斷賊歸路及調峯山弩手與南康打手人等責委縣丞舒富統領前後夾擊又看得此賊既離巢穴利在速戰仍仰該府急行所屬隣近官司俱要乘險設伏厚集以待及於各鄉村往來路徑多張疑兵使賊不敢輕易奔突仍調安遠縣知縣劉瑞星夜起集水元大石等保民兵一千橫接龍南邀其不備若賊猶屯信豐急自龍南直趨泃頭搗其巢穴賊進無所獲退無所處不過旬日可以坐擒仰各遵照施行去後今據前因參看得縣丞舒富承委督剿不能相度機宜輕率驟進以致殺傷兵快原其心雖出奮勇責以師律均爲敗事經歷王祚臨陣潰奔爲賊所執後雖倖免終係失機信豐所縣知縣黃天爵千戶鄭鐸巡捕副千戶朱誠惟知固城自守不肯發兵應援龍南知縣盧鳳捕

盜主簿周政既備鎮撫劉鏜千戶洪恩地當開隆  
正可防遏坐視前賊往來畧不出兵邀擊千戶林  
節卽其兵力之寡似難全責究其失律之罪亦宜  
分受安遠縣知縣劉瑞承調迫襲緩不及事俱屬  
違法南康縣百長鍾德昇等臨敵不前故違約束  
先行潰散失誤軍機應合處以軍法該道兵備副  
使陽璋守備都指揮同知王泰俱屬提督欠嚴但  
楊璋往來調度卒能招撫前賊計其功勞可以贖  
罪及招廣東龍川縣掌印捕盜等官明知首賊池  
圭陽明先生全集 卷十一 奏議 天

前去信豐縣地方查勘前項殺死兵快數目及有  
無隱匿別項事情另行奏 奏緣係地方緊急賊  
情及叅失事官員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請  
旨

閩廣捷音疏

十二年五月初八日

據福建按察司整飭兵備兼管分巡漳南道僉事  
胡璉呈會同分守右叅政艾洪經理軍務左叅政  
陳策副使唐澤將領都指揮僉事李胤督據河頭  
等哨委官指揮徐麒知縣施祥知事曾瑤等呈稱  
各職統領軍兵五千餘人進至長富村等處見得  
賊衆地險巢穴數多兼且四路裝伏勢甚猖獗  
期於正德十二年正月十八日等各分哨路從長  
富村至關竹洋新洋大豐五雷大小峯等處與賊  
交鋒前後大戰數合擒斬首從賊犯黃燁等共計  
四百三十二名顆俘獲賊屬一百四十六名口燒  
燬房屋四百餘間奪獲馬牛等項被賊殺死老人  
許六打手黃富璘等六名餘賊俱各奔聚象湖山  
拒守各職又統官兵追至蓮花石與賊對劄誠恐

賊衆我寡呈乞添兵策應等因到道行據大溪哨指揮高偉呈報統兵約會蓮花石官兵攻打象湖山適遇廣東委官指揮王春等領兵亦至彼境大傘地方卑職與指揮覃桓縣丞紀鋪領兵前去會剿不意大傘賊徒突出卑職等奮勇抵戰覃桓紀鋪馬陷深泥與軍人易成等七名兵快李崇靜等八名俱被截傷身死卑職亦被截二鎗勢難抵敵只得收兵暫回聽候緣象湖山係極高絕險自來官兵所不能攻今賊勢日盛若不添調狼兵稍俟

兵奮勇鏖戰自辰至午呼聲震天撼搖山谷三司所發奇兵復從間道鼓噪突登賊始驚潰大敗我兵乘勝追殺擒斬大賊首黃猗狸游四并廣東大賊首蕭細弟郭虎等二百九十一名顆俘獲賊屬一百三十三名口其間墜崖墮壑死者不可勝計奪回水黃牛賊銀鎗刀等物燒燬房屋五百餘間餘賊潰散復入流恩山岡等巢與諸賊合勢亦被各賊殺死頭目賴順打手楊絲等一十四名次早各職分兵追剿指揮高偉推官胡寧道亦由大豐領兵來會仍與前賊交鋒大戰擒斬首從賊犯巫姐旺等一百六十三名顆俘獲賊屬一百六名口餘賊敗走各又遁入廣東交界黃蠟溪上下樟溪大山去訖又據金豐三團哨委官指揮王鑑李誠通判龔震等各呈稱賊首詹師富等恃居可塘洞山寨聚糧守險勢甚強固各職依奉會議分兵五路連日攻打生擒大賊首詹師富江嵩范克起羅招賢等四名餘賊敗走復入竹子洞等處大山嘯聚隨又分兵追襲與賊連戰擒首從賊犯范興長



等一百三十五名顆俘獲賊屬八十二名口奪回被擄男婦五名口奪獲馬牛等物亦被各賊殺死老人胡文政一名戮傷鄉夫葉永旺等五名又擄指揮徐麒等呈稱黃蠟溪上下漳溪與廣東饒平縣并本省永定縣山界相連遵依約會廣東官兵并金豐哨指揮韋鑑大溪哨推官胡寧道等於三月二十一日子時發兵齊至黃蠟廣東義民饒四等領兵亦至會合我兵三路進攻賊山拒戰晷銳我兵奮勇大噪而前擒斬首從賊犯溫宗富等九

平陽明先集

卷十一

奏

奉

十一名顆俘獲賊屬一十三名口餘賊敗走各兵乘勝追至赤石巖仍與大戰良久賊復大敗又擒斬首從賊犯游宗成等一百四十六名顆俘獲賊屬九十名口又據中營委官指揮張鉞百戶呂希良等呈稱領兵追趕黃蠟溪等處逃賊至地名陳呂村遇賊拒戰當陣擒斬首從賊犯朱老叔等六十六名顆俘獲賊屬八名口各另呈解到道轉解審驗紀功外續據委官知府鍾湘呈稱業調官兵先後兩月之間攻破長富村等處巢穴三十餘處

擒斬首從賊犯一千四百二十餘名顆俘獲賊屬五百七十餘名口奪回被擄男婦五名口燒燬房屋二千餘間奪獲牛馬賊仗無算即今脅從餘黨悉願携帶家口出官投首聽撫安插本職遵照兵部奏行勘合并巡撫都察院節行案牌事理出給告示發委知縣施祥縣丞余道招撫脅從賊人朱宗玉翁景璘等一千二百三十五名家口二千八百二十八名口俱經審驗安插復業緣由呈報到道轉呈到臣及據廣東按察司分巡嶺東道兵

平陽明先集

卷十一

奏

奉

備僉事等官顧應祥等會呈遵依本院案驗委官統領軍兵會同福建尅期進剿隨奉本院進兵方畧當即遵依揚言班師一面出其不意從牛皮石嶺脚隘等處分爲三哨鼓噪並進賊膽顧不暇望風瓦解解節據指揮楊昂王春通判徐璣陳策袁官余黃孟等各報稱於本年正月二十四等日攻破古村木窖禾村大水山柘林等巢生擒大賊首張大背劉烏嘴蕭乾爻范端蕭玉印蕭五顯蕭劍蘇琮賴隆等并擒斬首從賊犯乘勝前進會同福建



官軍尅期夾攻間探知大傘賊徒潰圍殺死指揮  
覃相縣丞紀鏞等情當卽進兵策應各賊畏我兵  
勢燒巢奔走生擒賊首羅聖欽餘賊退入箭灌大  
寨合勢乘險併力拒敵蒙委知縣張戢督同指揮  
張天杰分哨由別路進兵攻破白土村赤口巖等  
寨直搗箭灌大寨諸賊迎戰我兵奮勇合擊遂破  
箭灌當陣斬獲首從賊犯共計二百二十四名類  
俘獲賊屬八十四名口及牛馬賊使等物各寨賊  
黨聞風奔竄已散復聚愈相連結各設機險以死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十一

奏疏

書

拒守各職統兵分兵並進於三月二十等日攻破  
水竹大重坑苦宅溪靖泉溪白羅南山等巢直搗  
洋竹洞三角湖等處前後大戰十餘生擒賊首溫  
火燒張大背雷振蔡晟賴英等并擒斬賊犯共一  
千四百八十八名類俘獲賊屬八百三十八名口奪獲  
馬牛賊銀銅錢衣布器械舊紗等物前後共計生  
擒大賊首一十四名擒斬賊犯一千二百五十八  
名類俘獲賊屬九百三十一名口奪獲水黃牛馬  
一百三十九頭匹賊仗衣布等物共二千一百五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十一

奏疏

書

十七件足葛蕉紗九十六斤一兩賊銀三十二兩  
四錢八分銅錢一百四十二文各開報到道收審  
緣由呈報前來卷查先爲急報賊情事准兵部咨  
該本部題已經福建廣東總鎮巡按等衙門都御  
史陳金御史胡文靜等會議區畫各該守巡兵備  
等官欽遵整備糧餉起調軍兵約會進剿間臣於  
本年正月十六日始抵贛州地方行事先於本月  
初三日於南昌地方據兩省各官呈稟師期不同  
事體參錯誠恐彼此推調致誤軍機當臣備遵該  
部咨來事理具開進兵方畧行仰各官協同上緊  
密切施行去後續據福建右叅政等官文洪等會  
呈指揮單桓縣丞紀鏞被大傘賊衆突出馬陷深  
泥被傷身死及據各哨呈稱賊寨險惡天氣漸暗  
我兵遭挫賊勢日甚乞要奏添狼兵候秋再舉備  
呈到臣參看得各官頗兵不進致此敗衄顯是不  
奉節制故違方畧及照奏調狼兵非惟日久路遙  
緩不及事兼恐師老財費別生他虞且勝敗由人  
兵貴善用當此挫折各官正宜協憤同奮因敗求

勝豈可輒自退阻倚調狼兵坐失機會臣當日即自贛州起程親率諸軍進屯長汀上杭等處一面督令各官密照方畧火速進剿立功自贖敢有支吾推調定以軍法論處一面查勘失事緣由另行叅奏聞隨據各呈捷音到臣叅照閩廣賊首詹師富溫火燒等恃險從逆已將十年黨惡聚徒動以萬計鼠狐得肆跳梁蛇豕漸無紀極劫剽焚驅數郡遭其荼毒轉輸征調三省為之騷然臣等奉行誅剿三月之內遂克殲取渠魁掃蕩巢穴百姓解

三陽明先生全集 卷十一 奏疏 奏

倒懸之苦列郡獲再生之安此非 朝廷威德廟堂成筭何以及此及照福建領兵各官始雖踈於警備稍損軍威終能戮力協謀大致克捷論過雖有計功亦多其間福建如僉事胡璉叅政陳策副使唐澤知府鍾湘廣東如僉事顧應祥都指揮僉事楊懋知縣張猷才調俱優勞勩尤著伏乞俯從惟重之典以作敢戰之風除將二省兵快量留防守其餘悉令歸農及將功次另行勘報外原係捷音事理為此具本題 奏

申明賞罰以厲人心疏 十二月五日 月初八日

據江西按察司整飭兵備帶管分巡嶺北道副使楊璋呈伏覲 大明律內該載失誤軍事條領兵官已承調遣不依期進兵策應若承差告報軍期而違限因而失誤軍機者並斬從軍違期條若軍臨敵境託故違期三日不至者斬主將不固守條也及查得原擬直隸山東江西等處征剿流賊陞賞事例一人弁二人為首就陣擒斬以次劇賊一名者五兩二名者十兩三名者陞實授一級不願者賞十兩陣亡者陞一級俱世襲不願者賞十兩擒斬從賊六名以上至九名者止陞實授二級餘功加賞不及六名除陞一級之外扣算賞銀三人以上五人以上共擒斬以次劇賊一名者賞銀十兩均分從賊一名者賞五兩均分領軍把總等官自斬賊級不准陞賞部下獲功七十名以上者陞署一級五百名者陞實授一級不及數者量賞一人捕獲從賊一名者賞銀四兩二名者賞八兩三

三陽明先生全集 卷十一 奏疏 奏

名者陞一級以次劇賊一名者陞署一級俱不准  
世襲不願者賞五兩此皆賞格也賞罰如此宜乎  
人心激勸功無不立然而有未能者蓋以賞罰之  
典雖備然罰典止行於叅提之後而不行於臨陣  
對敵之時賞格止行於大軍征剿之日而不行於  
尋常用兵之際故也且以嶺北一道言之四省連  
絡盜賊淵藪近年以來如賊首謝志珊高快馬黃  
秀魁池大鬚之屬不時攻城掠鄉動輒數千餘徒  
每每督兵追剿不過遙為聲勢俟其解圍退散卒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十一

奏疏一

三

不能取決一戰者以無賞罰為之激勸耳合無申  
明賞罰之典今後但遇前項賊情領兵官不拘軍  
衛有司所領兵衆有退縮不用命者許領兵官軍  
前以軍法從事領兵官不用命者許總統兵官軍  
前以軍法從事所統兵衆有能對敵擒斬功次或  
赴敵陣亡從實開報覆勘是實轉達奏聞一體陞  
賞至若生擒賊徒鞠問明白即時押赴市曹斬首  
示衆庶使人知警畏亦與見行事例決不待時無  
相悖矣如此則賞罰既明人心激勵盜賊生發得

以即時撲滅糧餉可省事功可見矣其呈到臣卷  
查三省盜賊二三年前總計不過三千有餘今據  
各府州縣兵備守備等官所報已將數萬蓋已不  
啻十倍於前臣嘗深求其故詢諸官僚訪諸父老  
采諸道路驗諸田野皆以為盜賊之日滋由於招  
撫之太濫招撫之太濫由於兵力之不足兵力之  
不足由於賞罰之不行誠有如副使楊璋所議者  
臣請因是為 陛下畧言其故盜賊之性雖皆兇  
頑固亦未嘗不畏誅討夫惟為之而誅討不及又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十一

奏疏一

三

從而招撫之然後肆無所忌蓋招撫之議但可偶  
行於無辜脅從之民而不可常行於長惡怙終之  
寇可一施於回心向化之徒而不可屢施於隨招  
隨叛之黨南贛之盜其始也被害之民恃官府之  
威令猶或聚衆而與之角鳴之於官而有司者以  
為既招撫之則皆置之不問盜賊習知官府之不  
彼與也益從而讐脅之民不任其苦知官府之不  
足恃亦遂靡然而從賊由是盜賊益無所畏而出  
劫日頻知官府之必將已招也百姓益無所恃而

從賊日衆知官府之必不能爲已也也夫平良有  
冤苦無伸而盜賊乃無求不遂爲民者困征輸之  
劇而爲盜者獲犒賞之勤則亦何苦而不彼從乎  
是故近賊者爲之戰守遠賊者爲之鄉導處城郭  
者爲之交援在官府者爲之間諜其始出於避禍  
其卒也從而利之故曰盜賊之日滋由於招撫之  
太濫者此也夫盜賊之害神怒人怨孰不痛心而  
獨有司者必欲招撫之亦豈得已哉誠使強兵悍  
卒足以殲渠魁而蕩巢穴則百姓之憤雪地方之  
患除功成名立豈非其所欲哉然而南贛之兵素  
不練養類皆脆弱驕惰每遇征發追呼拘攝旬日  
而始集約束齎遣又旬日而始至則賊已徧載歸  
巢矣或猶遇其未退望賊塵而先奔不及交鋒而  
已敗以是禦寇猶驅群羊而攻猛虎也安得不以  
招撫爲事乎故凡南贛之用兵不過文移調遣以  
苟免坐視之罰應名剿捕聊爲招撫之媒求之實  
用斷有不敢何則兵力不足則剿捕未必能克剿  
捕不克則必有失律之咎則必征調日繁督責日

至糾舉論劾者四面而起徃徃坐視而至於落職  
敗名者有之招撫之策行則可以安居而無事可  
以無調發之勞可以無戴罪殺賊之責無地方多  
事不得遷轉之滯夫如是孰不以招撫爲得計是  
故寧使百姓之荼毒而不敢出一卒以抗方張之  
寧使孤兒寡婦之號哭顛連疾苦之無告而不  
敢提一旅以忤反招之賊蓋招撫之議其始也出  
於不得已其卒也遂守以爲常策故曰招撫之太  
濫由於兵力之不足者此也古之善用兵者驅市  
人而使戰收散亡之卒以抗強 今南贛之兵尚  
足以及數千豈盡無可用乎然而金之不止鼓之  
不進未見敵而亡不待戰而北何者進而效死無  
爵賞之勸退而奔逃無誅戮之及則進有必死而  
退有幸生也何苦而求必死乎吳起有云法令不  
明賞罰不信雖有百萬益於用凡兵之情畏我  
則不畏敵畏敵則不畏我今南贛之兵皆畏敵而  
不畏我欲求其用安可得乎故曰兵力之不足由  
於賞罰之不行者此也今 朝廷賞罰之典固未

嘗不具但未申明而舉行耳古者賞不踰時罰不後事過時而賞與無賞同後事而罰與不罰同況過時而不賞後事而不罰其亦何以齊一人心而作興士氣是雖使韓白爲將亦不能有所成況如臣等腐儒小生才識昧劣而素不知兵者亦復何所冀乎議者以南贛諸處之賊連絡數郡蟠據四省非奏調狼兵大舉夾攻恐不足以掃蕩巢穴是固一說也然臣以爲狼兵之調非獨所費不貲兼其所過殘掠不下於盜大兵之興曠日持久聲勢彰聞比及舉事諸賊渠魁悉已逃遁所得者不過老弱脅從無知之氓於是乎有橫罹之慘於是乎有妄殺之弊班師未幾而山林之間復已呼嘯成群此皆往事之已驗者臣亦近揀南贛之精銳得二千有餘部勒操演畧有可觀誠使得以大軍誅討之賞罰而行之平時假臣等以便宜行事不限以時而惟成功是責則比於大軍之舉臣竊以爲可省半費而收倍功臣請以近事證之臣於本年正月十五日抵贛查兵部所咨申明律例今

後地方但有草賊生發事情緊急該管官司即便依律調撥官軍乘機剿捕應合會捕者亦就調發策應但係軍情火速差人申奏敢有遲延隱匿巡撫巡按三司官即便參問依律罷職充軍等項發落雖不係聚眾草賊但係有名強盜肆行劫掠勢兇惡或曰晝擱截或明火持杖不拘人數多少一面設法緝捕即時差人申報合于上司并具申本部知會處置如有仍前朦朧隱蔽不卽申報以致聚眾滋蔓貽患地方從重叅究決不輕貸等因題奉 欽依備行前來時以前官久缺未及施行臣卽刊印數千百紙通行所屬布告遠近未及一月而大小衙門以賊情來報者接踵亦遂屢有斬獲一二人或五六人七八人者何者其得隨時調用而官無觀望掣肘則自然無可推託逃避思効其力由此言之律例具存而此惟不申明而舉行耳今使賞罰之典悉從而申明之其獲效亦未必不如是之速也伏望 皇上念盜賊之日熾哀民生之日蹙憫地方荼毒之念甚痛百姓冤憤之莫

伸特 勅兵部俯承下議特假臣等 令旗令牌  
使得便宜行事如是而兵有不精賊有不滅臣等  
亦無以逃其死夫任不專權不重賞罰不行以致  
於債車敗事然後還重臣假以總制之權而往逐  
之縱善其後已無救於其所失矣臣才識淺昧且  
體弱多病自度不足以辦此行從 陛下乞骸骨  
苟全餘喘於林下但今方待罪於此心知其弊不  
敢不為 陛下盡言 陛下從臣之請使後來者  
得効其分寸收討賊之功臣亦得以少追死罪於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十一

奏

書

萬一緣係申明賞罰以勵人心事理為此具本請  
旨

攻治盜賊二策疏

十二年五月  
二十八日

據江西按察司整飭兵備管分巡嶺北道副使  
楊璋呈奉臣批據南安府申大庾縣報正德十二  
年四月內被盜賊四百餘人前來打破下南等寨  
竄被上猶橫水等賊七百餘徒截路打寨劫殺居  
民又據南康縣報賊一夥突來龍岡保擄劫居  
民續被盜賊三百餘徒突來坊民郭加瓊等家擄

捉男婦八十餘口耕牛一百餘頭又有盜賊一陣  
擄劫上長龍鄉耕牛三百餘頭男婦子女不知其  
數又據上猶縣申被橫水等村盜賊糾同逃民四  
散擄劫人財續據三門總甲蕭俊報盜賊與逃民  
約有數百在於地名梁灘擄牽人牛本月十六日  
准本縣捕盜主簿利昱牒報盜賊劫打頭里茶坑  
等處駐劄未散已關統兵官縣丞舒富等前去追  
剿賊已退回橫水等巢去訖各申本院批兵備道  
議處回報案照四月初五日據南康府呈同前事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十一

奏

書

彼時本院見在福建漳州督兵未回未知前賊向  
往行查未報續據龍南縣稟被廣東利頭等處強  
賊池大猷等三千餘徒突來攻圍總甲王受寨所  
又經會委義官蕭承調兵前去會剿隨據本縣呈  
前賊退去訖等因又查得先據南康縣申稱上猶  
賊首謝志珊糾合廣東賊首高快馬統衆二千餘  
徒攻圍南康縣治殺損官兵已經議委知府邢珣  
等查勘失事緣由呈報外續該兵部題咨巡撫都  
御史孫燧會同南贛都御史王守仁將前項賊犯

謝志珊等量調官軍設法剿捕務期盡絕應該會同兩廣鎮巡官行事照例約會施行題奉 欽依轉行查勘前賊見今有無出沒及曾否集有兵糧相度機宜即今可否勦捕惟復應會兩廣調集軍馬待時而動務要查議明白處置停當具由呈報仍督各該地方牢固把截用心防守以備不虞等因隨奉本院案驗議照前賊連絡三省盤據千里必須三省之兵並期進剿可成功但今湖廣已有偏橋苗賊之征廣東又有府江徭獍之伐雖欲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十一

奏疏

三

約會夾攻目今已是春深雨水連綿草木茂盛非惟緩不及事抑且虛糜糧餉合無一面募兵練武防守愈嚴積穀貯糧軍需大備告招者俯順其情暫且招安肆惡者乘其間隙擒其穴候三省約會停當然後大舉庶有備無患事出萬全通行呈詳去後今奉前因隨會同分守左叅議黃宏守備都指揮同知王泰查勘得南安府所屬大庾南康上猶三縣除賊巢小者未計其大者總計三十餘處有名大賊首有謝志珊志海志全楊積榮賴文

英藍瑤陳口能蔡積昌賴文聰劉通劉受蕭居謨陳尹誠簡永廣蔡積慶蔡西薛文高洪祥徐華張祥劉清才譚曰真蘇景祥藍清奇朱積厚黃金瑞藍天鳳藍文亨鍾鳴 鍾法官王行雷明聰唐洪劉元滿所統賊衆約有八千餘徒且與湖廣之桂陽桂東魚黃蔬水老虎神仙秀才等巢廣東之樂昌巢穴相聯盤據流劫三省爲害多年贛州之龍南因與廣東之龍川剏頭賊巢接壤被賊首池大髮大安大升糾合龍南賊首黃秀魁賴振祿鍾萬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十一

奏疏

三

光王金巢鍾萬貴古興鳳陳倫鍾萬璇杜思碧孫福榮黃萬珊黃秀珏羅積善王金曾子柰王金柰王洪羅鳳璇黎用璇黃本瑞鄭文鉞陳秀玄陳珪劉經藍斌黃積秀等所統賊衆約有五千餘徒不時越境流劫信豐龍南安遠等縣已經夾攻三次俱被漏網所據前賊占據居民田土數千萬頃殺擄人民尤難數計攻圍城池敵殺官兵焚燒屋廬姦汙妻女其爲荼毒有不忍言神人之所共怒天討所當必加者也今則廣湖二省川兵將軍夾攻



之興亦惟其時但深山茂林東奔西竄匪之本道  
兵糧寡弱必須那借京庫折銀三萬餘兩動調兵  
兵數千前來協力約會三省並進夾攻庶可噍類  
無遺等因又據廣東樂昌縣知縣李增稟稱本年  
二月內有東山賊首高快馬等入百餘徒在地名  
櫃頭村行劫又據乳源縣稟報賊徒千餘在洲頭  
街等處打劫備申照詳及據湖廣整飭郴桂等處  
兵備副使陳璧呈稱本年二月內據黃砂保走報  
廣東強賊三百餘徒突出攻劫又據宜章所飛報  
樂昌縣山峒苗賊二千餘衆出到九陽等處搜山  
捉人未散又報東西二山首賊發票會集四千餘  
徒聲言要出桂陽等處攻城又報江西長流等峒  
輩賊六百餘徒又一起四百餘徒各出劫掠及據  
桂東縣申報強賊一起七百餘徒前到本縣殺  
祭旗捉擄男婦未散又據桂陽縣報強賊六百餘  
徒聲言要來攻寨等因各稟報到道看得前項苗  
賊四山會集報到之數將及萬餘我兵寡弱防守  
尚且不足敵戰將何以支況郴桂所屬永興等縣

原無城池防守地方重計實難爲處伏望軫念  
毒請軍追捕等因又據郴州桂陽縣申本縣四面  
俱係賊巢正德三年以來賊首龔福全等作耗殺  
死守備都指揮鄧晏雖蒙征剿惡黨猶存正德七  
年兵備衙門計將賊首龔福全招撫給與冠帶設  
爲從官賊首高仲仁李賓黎穩梁景聰扶道全劉  
付興李玉景陳賓李聰曹永通謝志珊給與衣巾  
設爲老人未及兩月已出要路劫殺軍民動輒百  
千餘徒號稱高快馬遊山虎金錢豹過天星密地  
蜂總兵等名目隨處流劫正德十一年七月內龔  
福全張打旗號僭稱延溪王李賓黎穩梁景聰僭  
稱總兵都督將軍名目各穿大紅褲民拉轎展打  
京傘擺列頭踏響器其餘從賊俱乘馬匹千數餘  
徒出劫樂昌及江西南康等縣拒敵官軍後蒙撫  
諭將賊首高仲仁李賓給與冠帶重設從官未寧  
十月仍前出劫本年正月十六日一起八百餘徒  
出劫樂昌縣擄掠知縣韓宗堯劫庫劫獄又一起  
七百餘徒打劫生員譚明浩家一起六百餘徒從



老虎等峒出劫一起五百餘徒從興寧等縣出劫切思前賊陽從陰背隨撫隨叛目今從賊萬餘聚集山峒聲言要造呂公大車攻打州縣城池宮民徬徨呈乞轉達請調三省官軍夾剿等情各備申到臣除備行江西廣東湖廣三省該道守巡兵備守備等官嚴督各該府州縣所掌印巡捕巡司把隘提備等官起集兵快人等加謹防禦相機截捕去後查得先因地方盜賊日熾民被荼毒竊計兵力寡弱既不足以防遏賊勢事權輕撓復不足以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十一

奏議

平

齊一人心乞要申明賞罰假臣等 令旗令牌使得便宜行事庶幾舉動如意而事功可成已經具題聞今復據各呈申前因臣等參看得前項賊徒惡貫已盈神怒人怨懲之疽癰之在人身若不速加攻治必至潰肺決腸然而攻治之方亦有二說若 陛下假臣等以賞罰重權使得便宜行事期於成功不限以時則兵衆既練號令既明人知激勵事無掣肘可以伸縮自由相機而動一寨可攻則攻一寨一巢可撲則撲一巢量其罪惡之淺深

而爲撫剿度其事勢之緩急以爲後先如此亦可以省供饋之費無征調之擾日功月削使之漸盡灰滅此則如昔人拔齒之喻日漸動搖齒拔而見不覺者也然而今此下民之情莫不欲大舉來攻以快一朝之忿蓋其怨恨所激不復計慮其他必須南調兩廣之狼達西調湖湘之士兵四路並進一鼓成擒庶幾數十年之大患可除千萬人之積冤可雪然此以兵法十圍五攻之例計賊二萬額兵十萬日費千金殆於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萬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十一

奏議

平

家積粟料財數月而事始集刻期舉謀又數月而兵始交聲迹彰聞賊強者設險以拒敵弱者挾類而深逃迨於鋒刃所加不過老弱脅從且狼兵所過不減於盜轉輸之苦重困於民近年以來江西有姚源之役瘡痍甫起福建有汀漳之寇軍旅未旋府江之師方集於兩廣偏橋之討未息於湖湘乘之桴軸已空種不入土而營建所輸四征未已誅求之刻百出方新若復加以大兵民將何以堪命此則一拔去齒而見亦隨斃者也夫由前之說

則如臣之昧劣實懼不足以堪事必擇能者任之而後可若大舉夾攻誠可以分咎而薄責然臣不敢以身謀而廢國議惟陛下擇其可否斷而行之款係地方緊急賊情事理為此具本請 旨

類奏稿斬功次疏

十二年五月二十八日

據江西按察司整飭兵備帶管分巡嶺北道副使楊璋至正德十二年二月二十等日據潁州府龍南縣申總甲王受等呈蒙差各役領兵與同已招大賊首黃秀璣等前往安遠截捕流賊賴振祿等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十一

奏疏

重

行至地名湖江背不料黃秀璣反招主令伊弟黃大滿黃細滿等沿途打搶民財放火燒燬民人劉必市等房屋仍與賊首賴振祿等連謀行劫本役督率兵快人等前到地名黎坑際下與賊對敵當陣殺獲賊首黃秀璣黃大滿黃細滿黃積瑜首級四顆奪獲黃黑旗一面殺死賊徒三十餘名本年四月初九日又有廣東湖頭老賊首池大磐等同反招賊首黃秀魁陳秀顯等糾衆四百餘徒打劫千長何市等家本役又率兵夫至地名陳坑水與

賊交鋒殺獲首從賊人陳秀顯等一十二顆奪獲紅旗一面大小黃牛五頭餘賊歸巢去訖及據南安府申據大庾縣陰長張德報稱湖廣桂陽縣黃嗣泰賊首唐飛劍總兵嚴宗清千總賴必等糾衆劫擄當起兵夫追至界首南流拘與賊對敵殺獲唐飛劍嚴宗清首級二顆及南安縣申准縣丞舒富開泰賊三百餘人出劫當有保長王萬湖等帶領鄉兵擒捕殺獲賊級一顆生擒賊二名奪回被擄人口三名口奪獲黃牛二頭各解報到道審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十一

奏疏

重

驗明白等因又據廣東按察司分巡嶺南道僉事黃昭呈韶州府乳源縣知縣沈淵申稱本年二月十八日有東山徭賊首高快馬等衆突來城外并附近鄉村打劫欲行攻陷南城當即起集鄉兵及打手民壯固守城池及相機與敵射傷賊徒三名各賊退在北城外伺營囑調深峒等處土兵協力奮勇與賊交鋒射傷賊徒二十餘名射死賊徒一十六名奪回被擄人口三十二名口又據捕盜老人梁真等殺獲賊級二顆生擒賊徒一名及據樂

昌縣知縣李增申強賊六百餘徒出劫當集打手兵壯前去截捕到地名雲門寺與賊交鋒斬獲賊級二十四顆生擒賊徒二名奪獲馬七匹又據曲江縣徭總盤宗興等擒獲賊徒一名奪獲馬一匹各呈解到道審驗是實等因并據潮州府揭陽縣中流賊劫長樂海豐等縣黃義官等家隨調兵快行至地名長門徑與賊對敵擒獲賊徒張宏福正本四等一十六名俘獲賊婦二口及據惠州府申准捕盜通判徐璣牒稱流賊一夥約有八十餘徒圍劫新田屯徐百戶等家當督兵快打手追殺至地名馬驤巡擒獲賊徒杜棟等四名殺獲賊級一顆又督總甲鄭全等在地名葵頭障擒獲賊徒張仔等一十二名及千長彭伯璿等率兵擒獲賊徒黃貴等一十五名殺獲賊級一顆俘獲賊婦一口又有總甲黃廷珠追獲賊徒雷進保等八名俱解赴嶺東道審驗等因及據湖廣郴州桂等處兵備副使陳璧守備指揮同知李璋各呈廣東苗賊一千餘徒出劫興寧等處當起郴州殺手令開住千戶

孔世傑等管領追襲至地名大田橋遇賊當陣擒斬首從賊人龐廣等三十二名顆奪獲賊仗四十七件馬騾五匹奪回被擄人口二百五十名口并據老人劉宣等捕獲賊徒雷克恕等六名俘獲婦女三口申報到道審驗明白各備由呈申開報到臣先為巡撫地方事節該欽奉勅命爾巡撫江西南安贛州福建汀州漳州廣東南雄韶州惠州潮州各府及湖廣郴州地方但有賊盜生發即便設法剿捕欽此欽遵已經備行各道守巡兵備等官嚴督府衛所州縣掌印捕盜等官起集父子鄉兵及顧募打手殺手等手人等各於賊行要路去處加謹防禦遇有盜賊出沒就便相機截捕獲功呈報以靖地方今據各呈除行各該兵備等官將斬獲賊級聞驗明白發仰梟首生擒賊犯問招回報俘獲賊屬并牛馬賊物俱變賣價銀入官與器械俱貯庫被擄人口給親完聚獲功人員照例量行給賞外緣係擒獲功次事理為此具本題知

添設清平縣治疏

十二年五月二十八日

據福建按察司兵備僉事胡璉呈奉本院批據漳州府呈准知府鍾湘閣據南靖縣儒學生員張浩然等連名呈稱南靖縣治僻在一隅相離盧溪平和長樂等處地里遙遠政教不及小民罔知法度不時劫掠鄉村肆無忌憚釀成大禍今日動三軍之衆合二省之威雖曰殲厥渠魁掃除黨類此特一時之計未爲久遠之規乞於河頭中營處所添設縣治引帶汀潮喉襟清寧人烟輳集道路適均

王陽明先生集

卷十一

奏

至

政教既敷盜賊自息考之近日龍巖添設漳平而寇盜以靖上杭添設永定而地方以寧此皆明驗今若添設縣治可以永保無虞等情又據南靖縣義民鄉老魯敦立林大俊等呈稱河頭地方北與盧溪流恩山岡接徑西南與平和象湖山接境而平和等鄉又與廣東饒平縣大傘箭灌等鄉接壤皆係窮險賊巢兩省民居相距所屬縣治各有五日之程各雖分設都圖實則不聞政教往往相誘出劫一呼數千所過荼毒有不忍言正德二年雖

蒙統兵剿捕未曾設有縣治不過數月遺黨復興今蒙調兵勦撫雖少寧息誠恐漏網之徒復踵而弊呈乞添設縣治以控制賊巢建立學校以移易風俗庶得久安長治等因蒙漳南道督同本職與南靖縣知縣施祥帶領耆民曾敦立等并山人洪欽順等親詣河頭地方踏得大洋陂背山面水地勢寬平周圍量度可六百餘丈西接廣東饒平此聯三關盧溪堪以建設縣治合將南靖縣清寧新安等里漳浦縣二三等都分割管攝隨地糧差及

王陽明先生集

卷十一

奏

至

看得盧溪枋頭改地勢頗雄宜立巡檢司以爲防禦就將小溪巡檢司移建仍量加編弓兵點選鄉夫協同巡邏遇有盜賊隨卽撲捕再三審據通都民人合詞執稱南靖地方極臨邊境盜賊易生上策莫如設縣況今奏凱之後軍餉錢糧尚有餘剩各人亦願鑿山採石挑土築城坎伐樹木燒造甃瓦數月之內工可告成爲照南靖縣相離盧溪等處委的爲遠難以隄防管束今欲於河頭添設縣治枋頭坂移設巡檢司外足以控制饒平隣境內

足以壓服盧溪諸巢又且民皆樂從不煩官府督責誠亦一勞永逸事頗相應具呈到道呈乞照詳等因奉批有得開建縣治控制兩省從寨以奠敗邑民居實亦一勞永逸之圖但未經查勘奏請仍仰該道會同始議各官再行該府拘集父老子弟及地方新舊居民審度事體斟酌利害如果遠近無不稱便軍民又皆樂從事已舉興勢單中輟即便具山呈來以憑奏請定奪仍一面俯順民情體度地勢就於建縣地內預行區畫衙衙井巷務體均適端方可以永久無弊聽從領徙新舊人民各先占地建屋任便居住其縣治學校倉場及一應該設衙門始末規畫空址待奏准 命下之日以次建立仍一面通行鎮巡等衙門公同會議此係設縣安民地方重事各官務要計處周悉經畫審當毋得苟且雷同致貽後悔批呈作急勘報等因依蒙拘集坊郭父老及河頭新舊居民再三詢訪各交口稱便有地者願歸官丈量以建城池有山者願聽上砍伐以助木石有人力者又皆忻然相

聚挑築土基業已垂成惟恐上議中止下情難遂等情具呈到臣為照建立縣治固係禦盜安民之長策但當大兵之後繼以重役竊恐民或不堪臣時督兵其地親行訪詢父老訕谷道路衆口一詞莫不舉首願望仰心樂從旦夕皇皇惟恐或阻臣隨遣人私視其地官府未有教令先已伐木畚土雖然並作累糧趨事相望於道究其所以皆緣數邑之民積苦盜賊設縣控禦之議父老相沿已久人心冀望甚渴皆以為必須如此而後百年之盜可散數邑之民可安故其樂事勤工不令而速臣觀河頭形勢實係兩省賊寨咽喉今象湖可塘大傘箭灌諸巢雖已破蕩而遺孽殘黨亦寧無有逃避山谷者舊因縣治不立征剿之後浸復歸據舊巢亂亂相承皆原於此今誠於其地開設縣治正所謂撫其背而扼其喉盜將不解自散行且化為善民不然不過年餘必將復起其時再聚兩省之兵又糜數萬之費圖之已無及矣臣竊以為開縣治於河頭以控制群巢於勢為便雖使民甚不欲

猶將強而從之況其視望欣趨若此亦何憚而不為至於移巡司於枋頭坂亦於事勢有不容已蓋河頭者諸巢之咽喉枋頭者河頭之唇齒勢必相須兼其事體已有成規不過遷移之勞所費無幾臣等皆已經畫區處大畧已備不過數月可無督促而成民之所未敢擅為者惟縣治學校須命下之日乃舉行耳伏願 陛下俯念一方荼毒之久深惟百姓永遠之圖下臣等所議於該部採而行之設縣之後有不如議臣無所逃其責今新撫

之民群聚於河頭者二千有餘皆待此以息其反側若失今不圖衆心一散不可以復合事機一去不可以復追後有滋臍之悔徒使臣等得以爲辭然已無救於事矣緣係添設縣治永保地方事理爲此具本請 旨

疏通鹽法疏

十二年六月十五日

據江西按察司整飭兵備帶管分巡嶺北道副使楊璋呈奉巡撫江西右副都御史孫燧案驗准兵部咨行移各該巡撫官員今歲俱免赴京議事各

要在彼修舉職業若有重大軍務應議事件益於政體便於軍民者明白條陳聽會官計議奏請等因已經行仰所屬查訪去後隨據吉安臨江袁州等府萬安泰和清江宜春等縣商民彭拱劉常郭閏彭秀連名狀告正德六年蒙上司明文行令贛州府起立抽分鹽廠告示商民但有販到閩廣鹽課由南雄府曾經折梅亭納過勸借銀兩止在贛州府發賣者免其抽稅願裝至袁臨吉三府賣者每十引抽一引開鹽自汀州過會昌羊角水廣鹽自黃田江九渡水來者未經折梅亭在贛州府發賣每十引抽一引願裝至袁臨吉三府發賣每十引又抽一引疏通四年官商兩便正德九年十月內又蒙贛州府告示該奉勘合開稱廣鹽止許南贛二府發賣其袁臨吉不係舊例行鹽地方不許越境以致數年廣鹽禁絕准鹽因怯河道逆流灘石險阻止於省城三府居民受其高價之苦客商阻塞買賣之源乞賜俯念吉臨等府與贛州地里相連自昔至今惟食廣鹽一向未經禁革況廣鹽

許于南贛二府發賣原亦不係洪武舊制乃是正  
統年間爲建言民情事奉總督兩廣衙門奏行新  
例如蒙將廣鹽查照南贛事例照舊疏通下流發  
賣萬民幸甚等因又據贛州府抽分廠委官照磨  
汪德進呈近奉勘合禁止廣鹽止許南贛發賣不  
許下流但贛州吉安地里相連水路不過一日之  
程今年夏驟雨泛漲雖有橋船阻隔水勢洶惡衝  
斷橋索以致奸商計乘水勢聚積百船執持兇器  
用強越過後雖拏獲數起問罪不過十之一二又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十一

奏疏

李

有投託勢要官豪夾帶下流發賣者又有挑擔馱  
載從興國贛縣南康等處小路越過發賣者其弊  
多端不禁則違事例禁止則勢所難行呈乞議處  
等因卷查正德六年奉總制江西等處地方軍務  
左都御史陳金批據江西布政司呈准本司右布  
政使任漢咨稱查得江西十三府俱係兩淮行鹽  
地方湖西嶺北二道灘石險惡准鹽因而不到商  
人往往越境私販廣鹽射利肥己先蒙總督衙門  
奏准廣鹽許行南贛二府發賣仰令南雄照引退

米納價類解梧州軍門官商兩便軍餉充足當時  
止是奏行南贛不曾開載袁臨吉三府合無遵照  
勅諭便宜處置暫許廣鹽得下袁臨吉三府地方  
發賣立廠盤掣以助軍餉及據江西按察司兵備  
副使王秩亦呈前事隨該三司布政等官劉果等  
議得委果於事有益於法無礙呈詳批允前來遵  
照立廠照例抽稅外正德九年十月內准戶部咨  
該巡撫都御史周南題該本部覆議內開廣東鹽  
課仍照正德三年題奉 欽依事理有引官鹽許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十一

奏疏

李

於南贛二府發賣不許再行抽稅袁臨吉不係舊  
例行鹽地方不許到彼如有犯者不分有引無引  
俱照律例問罪沒官又經行仰禁革去後今據前  
因隨查得正德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設立抽分  
廠起至正德九年五月終止共抽過稅銀四萬八  
百四十餘兩陸續奉撫鎮衙門明文支發三省夾  
攻大帽山等處賞功軍餉并犒勞過嶺官兵軍士  
兵口糧并取赴饒州征剿姚源軍前應用及起造  
抽分廠廳浮橋修理城池買穀上倉預備賑濟及



遵巡撫軍門批中借支贛州衛官軍月糧等項支  
過稅銀三萬八千二百九十餘兩山此觀之則地  
方糧賞之用歲費不貲而仰給於商稅獨重前項  
商稅所入諸貨雖有而取足於鹽利獨多及查得  
近為緊急賊情事該兵部題奉 欽依轉行議處  
停當具由呈報該本道會同分守衛衙門議得  
賊首謝志珊有名大寨三十餘處擁衆數萬盤據  
三省窮兇極惡神怒人怨已經呈詳轉達奏 聞  
動調三省官兵會剿去後及議得本省動調官兵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十一

奏疏

審

以三萬為率半年為期糧餉等費約用數萬查得  
贛州府庫收貯前項稅銀除支川外止餘二千九  
百餘兩又是節催起解赴部之數續收銀兩止有  
一千六百餘兩但恐不日 命下赴期進剿軍行  
糧食所當預處及查得廣東所奏前項鹽法准行  
南贛二府販賣果係一時權宜不係洪武年間舊  
例合無查照先年總制都御史陳金便宜事例一  
面行令前商許於袁臨吉三府販賣所收銀兩少  
為助給一面別行議處以備軍餉庶使有備無患

不致臨期缺乏候事少寧另行具題禁止庶哀臨  
吉三府居民無乏鹽之苦南贛二府軍門得軍餉  
之利而關津把截去處免阻隔意外之變誠為一  
舉而三得矣等因已經備由呈奉巡撫都御史孫  
燧批看得所議鹽稅既不重累商人抑且有裨軍  
餉輿情允協事體頗宜但其至贛州府十取其一  
吉臨等府十而取二似乎過重仰行再加詳議對  
酌適中回報依奉訪得商民販鹽下至三府發賣  
者倍取其利既許越境販賣乃其心悅誠服並無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十一

奏疏

審

稅重之辭又經呈詳奉批看得所議鹽稅事情商  
賈疏通軍餉有賴一舉兩得合應照欽奉 勅諭  
便宜處置事理仰行各道并該府縣遵奉仍禁革  
奸徒不許乘機作弊因而瞞官射利擾害地方具  
由繳申今照本院撫臨理合再行呈請照詳等因  
據呈到臣看得南贛二府閩廣喉襟盜賊淵藪即  
今具題夾攻不日且將命下糧餉之費委果缺乏  
計無所措必須仰給他省但聞廣東以府江之師  
庫藏漸竭湖廣以偏橋之討稱貸既多亦皆自給



不贍恐無羨餘可推若不請發內帑未免重科貧民然內帑以營建方新力或不逮貧民則窮困已極勢難復征及照前項鹽稅商人既已心服公私又皆兩便廢亦所謂不加賦而財足不擾民而事辦臣除遵照 勅諭徑自區畫事理批行該道暫且照議施行候地方平定之日將抽過稅銀支用過數日另行具奏抽分事宜照例仍舊停止外緣係地方事理爲此具本題 知